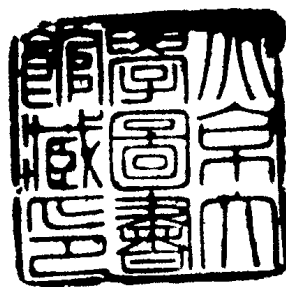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六八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六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2.875印張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圓

經部第六八册目次

經部·詩類

詩經考十八卷

〔明〕黃文煥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經考十八卷》提要

凡例

一世系　周黃帝之苗裔，自姜嫄履帝武敏生，及夏衰，中華震蕩，不窋失官，竄居于戎狄，至亶父迫狄難，遷岐，乃緜瓜瓞，文武集大命于厥身，成康上帝是皇，七世而厲王胡暴虐，宣王側身修行，赫濯中興，幽王嬖褒姒，方虐為犬戎所殺，平王而西徹東矣，千餘年本源山崖略，彩詳序，俱各次第明白，以備考證。

一畿甸　后稷有邰，肇祀岐山邑居，鎬京豐鎬，雒邑卜營，十五國疆域分土，商頌附編，春秋左史原有其故，今乃蒐諸書參訂，庶其存亡顛末，詳悉備錄，以備考證。

一人物　周家世有哲婦佐理內治，四友十亂，胡相治定，功成至宣王，矜有嵩嶽降神，申甫吉召諸人，其狀甚麗於板蕩，今備錄賢俗

暨及今邑孔壬，詳訂出處，以備考證。

一天時地利　詩之定方中，七月流火，周原膴膴，幽居允荒，與書之禹貢禮之月令相表裏，衛獻作三統曆，元許衡郭守敬造授時曆，皆何承天劉焯等所立，歲差宋王柏有詩地理及弟炳而無統紀，紊而無序，今參訂異文，支繁挈要，以備考證。

一兵農禮樂　后稷以農開國，大武成而制禮作樂，堂審代而四方無拂，牧野矢而會朝清明，凡耕籍征伐宮室燕饗祭祀蒐狩衣服見說，宋蔡卞元許謙有名物考，俱可輯錄，今編訂詳明，而蒐逸民廟為耗誠以備考證。

一動植　鳥獸草木昆蟲，詩人興比，有名有義，即關雎首篇也，其鳥獸草木，故宜聖多識之訓，毛鄭申商之箋，漢陶璦有詩草木鳥獸

蟲魚疏宋陸佃有物性門類王應麟有草木鳥獸識俱可附錄今
編訂詳明再蒐稗雅逸書廣為記載以備考證

按詩有六義四始三經三緯五際六情自姬漢來典冊浩汗援
據紛紜刊除訛病于不該採掇復虞于叢委今因經文文序攷
訂頗簡適宜巨細畢舉補傳註之所未及庶經生開卷得典故
紀聞之益若論理釋文悉遵
功令定為畢栄諸名公講說如林不敢入

凡例終

鍾黃維章先生彙輯詩經考文目

古閩　黄文煥　輯著
溫陵　黄景昉　校閱

國風周南

周

釋名云周地在岐山之南其山四周也○鄭譜云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博物志云周自后稷至于文武皆都關中號爲宗周○史記正義大王居周原因號曰周○郡國志美陽有周城○一統志陝西鳳翔府岐山縣在府城東五十里古岐周地周原在岐山縣東北四十里詩曰周原膴膴卽此○鄭譜云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孔氏云文王既遷于豐岐邦地空故分賜二公○括地志周公故城在岐山縣北九里

南

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召公○韓詩說云二南地在南郡南陽之間○書西伯戡黎注云文王爲雍州之伯南兼梁荊○史記云太史公留滯周南張晏注洛陽而謂周南者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朱傳云傳去聲南方之國卽今興元府京西湖北等路諸州

漢南陽今湖廣襄陽荊州二府地是也南陽今屬河南布政司宋興元府今陝西漢中府京西湖北等路今湖廣地卽江漢汝墳之域也又一說以南爲樂名不七自北而南之說推氏鬥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季札觀樂有舞南籥者二南之篇也文王世子有胥鼓南則南之爲樂信矣又路史曰初禹娶塗山之女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爲南音周世有賢內助故詩人以后妃大人之德爲二南之首蓋原效於塗山

關雎篇

周文王

周文王名昌季歷之子也殷王祖甲二十八祀庚寅季秋之月甲子昌生有赤雀啣丹書入於豐止於昌戶其書云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昌龍顏虎肩日角鳥鼻身長十尺聖智慈理在傳弗勤處師弗煩不問亦式不諫亦入爲太子時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監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監曰安昌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監以告太子色憂行不能正履膳宰之饌必敬視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嘗饌善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寡太子亦不能飽以至

于復初然後亦復初君后有過怡聲以諷君后所愛雖小物必嚴奉殷帝乙七祀季歷卒昌立是爲西伯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季歷之法篤仁敬老慈幼禮賢晏朝不食以延四方之士詢於八虞咨於二號度於閎夭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於是伯夷鬻熊之徒咸至西伯問於鬻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鬻子對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暯暯然如日之正中也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晻晻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暯暯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晻晻者民失其教也西伯曰受命矣西伯之在岐也用平土之法以爲治人之道地著爲本故建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

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於是薄其賦稅。弛其刑罰。矜恤鰥寡惸係孤獨。扶植墊督寧輯離散。必興之役。不及耤弱。無赦之罪。不及子孫。仕有賢嗣則祿之。山澤之利有不貢則疎之。安則同其樂。患則同其憂。獄室空而不閉。田野密而相闘。市無啼老。道無闘民。帝乙二十四祀。命西伯西距昆夷。北備玁狁。以衛中國。遠近之人。皆畏而愛之。則而象之。西伯入年。歲六月。西伯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爲人主也。今君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周郊。羣臣皆恐。請移之。西伯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西伯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又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不可。

昌也請改行從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羣臣。無幾何。疾乃止。帝乙三十七祀。崩。子紂立。紂六祀。西伯初禴于畢。紂十一祀。醢九侯。脯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譖西伯于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不利于帝。紂乃囚西伯于羑里。西伯之長子曰伯邑考。質于殷。爲紂御。紂烹以爲羹。賜西伯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西伯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西伯曰。父雖無道。子敢不事父乎。君雖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十二祀。西伯在羑里歎曰。吾惟明天人之道。以順受之耳。遂演易八卦。以六十四作鬱厄之辭。困於石。據于蒺藜。乃申憤以作歌曰。殷道溷溷。浸濁煩兮。朱紫相合。不別分兮。迷亂聲色。信讒言兮。炎炎之虐。

使我怨兮。幽閉牢阱。由其言兮。遘我四人。憂勤勤兮。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之九駟。他奇惟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矣。況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專征伐。錫命爲西方諸侯伯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孔子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虞芮二國。爭田而訟。連年不決。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之。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于卿。虞芮之君曰。嘻。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朝。遂自相與而退。咸以所爭之田爲閒田。天下聞之。歸者四十餘國。孔子曰。以此觀之。文王之道。其不可加焉。不令而從。不教而聽。至矣哉。明年伐犬戎。得呂尚。十六祀。

西伯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我。可先往伐。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太公望曰。臣聞之。先王伐枉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不及。西伯曰。善。遂伐密須氏。滅之。都于程。西伯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紂。用宗讒震怒無疆。諸侯不娛。逆諸西伯。西伯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曰。助余體民。無小不敬。如毛在躬。拔之痛。無不省。於安思危。於始思終。於邇思備。於遠思近。於老思行。不備無違嚴戒。明年伐黎。又明年伐邘。西伯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西伯。乃名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執事之人。朝于大庭。問罷病之故。政事之失。賓客之盛。用度之費。及關市之征。山林之匠。田宅之荒。溝渠之害。於是官考其職。鄉問其利。因謀其舊。旁臣於衆。無敢有違。十九祀。西伯聞崇德亂而伐之。先宣言

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獄不中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不得衣食余將來征之唯爲民頻行至鳳凰之墟韈係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爲也西伯曰上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進軍其城下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作豐邑自程而徙都之立靈臺掘地得死人之骨西伯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矣又安所求主乎遂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西伯澤及枯骨況於人乎於是歸者三十國時五星聚於房有鳳凰銜書於周之郊西伯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復久乃作鳳凰之歌歌曰翼翼翔翔彼鳳凰兮銜書來游以命昌兮瞻

天按鳳殷將亡兮蒼蒼昊天始有萌兮五神連精合謀房兮與我之業望洋來兮諸侯多叛紂歸西伯三分天下奄有其二犬戎獻吉皇之驪東夷獻九尾之狐有赤烏銜珪降周之岐社曰命周伐殷西伯猶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終身不二西伯在鄗召太子發曰我身老矣吾語汝所保所守傳之子孫厚德廣惠忠信愛人君子之行不爲驕侈不爲靡泰不淫於美括柱茅茨爲愛費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不麛不卵以成鳥獸之長畋漁以時童牛不服童馬不馳土不失宜土可犯材可蓄潤濕不可穀樹之竹葦莞蒲礫石不可穀樹之葛木以爲絺綌以爲材用故凡土地之閒者聖人裁之並爲民利是以魚鼈歸其泉禽鳥歸其林孤寡辛苦咸賴其生山以遂其材

工匠以爲其器百物以平其利商賈以通其貨工不失其務農不失其時是謂和德土多民少非其土也土少人多非其人也是故土多發政以漕四方四方流之土少安帑而外其務方輸夏箴門中不容利民乃外次開望門土廣無守可襲伐土狹無食可圍竭二禍之來不稱之災天有四殃水旱飢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飢臣妾輿馬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人各修其學而尊其名聖人制之故諸横生盡以養從從生盡以養一丈夫無殺夭胎無伐不成材無墮四時如此者十年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五年之積者霸無一年之積者亡生十殺一者物十重生一殺十者物頓空十重者王頓空者亡兵強勝人人強

勝天能制其有者則能制人之有不能制其有者則人制之令行禁止王始也出一曰神明出二曰分光出三曰無適異出四曰無過與無適與者亡紂二十祀西伯寢疾病謂太子曰見善勿怠時至勿疑去非勿處此三者道之所以止也太子再拜受教西伯薨太子發立伐殷有天下是爲周武王謚西伯爲文王孔子曰文王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太姒爲妃以武王周公爲子以太顛閎夭爲臣其本美矣天下三分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

太姒

太姒者周武王之母禹後有辛姒氏之女也在洽之陽在渭之涘仁而明道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爲梁及入太姒思媚太姜太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初太姒始至詩人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乃賦關

雎以美之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鍾鼓樂之。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群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麒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太姒號曰文母。文王理陽道而治外。文母理陰道而治內。太姒生有十男。長伯邑考。次則武王發。次則管叔鮮。次則

周公旦。次則蔡叔度。次則曹叔振鐸。次則霍叔武。次則成叔處。次則康叔封。次則聃季載。太姒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常見邪僻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太姒夢見商之庭產棘。乃小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之于闕間。梓化爲松柏棫柞。驚寤以告文王。文王曰。愼勿言也。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萬物自來矣。天道尚左。日月西移。地道尚右。水潦東流。天不享于殷。自發之生。于今十年。夷羊在牧。水潦東流。天下飛鴻滿野。日之出地無移照乎文王。召太子發。占之於明堂。王乃與太子並拜吉夢。受商之大命於皇天君。于謂太姒仁明而有德。詩曰。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又曰。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此之謂也。

爾雅云。雎鳩。王鴡。郭注。雕類。今江東呼之爲鶚。好在江渚山邊食魚。○禽經云。王鴡。鴡鳩。魚鷹也。亦曰白鷢。亦名白鷹。○毛氏曰。鳥摯而有別。箋云。摯之言至也。謂王雎之鳥。雌雄情意至。然而有別。○韓詩說云。詩人言雎鳩貞潔愼匹。以聲相求。隱蔽乎無人之處。○陸璣疏云。鴡鳩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鷲。而楊雄許愼皆曰白鷢。似鷹。尾上白。○風土記云。說詩者或說鴡鳩爲白鷹。白鷹鶚屬。於義無取。蓋蒼鸇。大如白鷹而色蒼。其鳴聲和順。又游于水而息于洲。常隻不雙。○徐鉉草木蟲魚圖云。鴡鳩常在河洲之上。爲儔偶。更不移處。○陸農師云。鴡性好峙。所謂鷙立。義取諸此。俗云。鴡鳩交則雙翔。別則立而異處。是謂摯而有別。傳云。摯鳥不雙。是也。○朱傳云。水鳥。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

常並游。而不相狎。朱子語錄云。常見淮人說淮上有之。狀如鳩。差（差室反）小而長。常是雌雄兩兩相隨。不相失。然亦不曾相近。須隔丈來地。所謂摯而有別也。○杜預左傳注云。鴡鳩摯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則。○列女傳。曲沃負（負音阜）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以鴡鳩起興。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陰陽自然變化論云。鴡鳩不再匹。○淮南子云。關雎興于鳥。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

按釋雎鳴名郭云鵰類許云似鷹陸云幽鵰似以爲鷙鳥蓋鳥之鷙者不正亦是以大淑女之德矣雎朱子以頰鳥鷙者鮮之昔咏陽子因常援往鷙之物不可以比后妃之淑美仲射簡之淮人所爲是說未爲無據但恐江淮所有當年未人詩人之目耳又按通志曰王雎鳥類名鳧水邊尾有一點白故指雎云白鷺舊說鵰類誤矣然白鷺鷹似鷹而非鳧也滿雖云鷺鳩王雎陸白鷺各白一種風上記經爲蒼鷺近代馮元敏云王雎狀似鷲鴦與鵰鳩二物亦未定其然否也鍾氏詩話以爲杜鵑尤妄

河 北方流水之通名

朱傳云。河。北方流水之通名。○莊子音義。北人名水皆曰河。○李吉甫云。河北得水便名爲河。塞北得水便名爲海。

按河即四瀆之河也。太姒生于治陽。正在河西。臨河之曲。故詩起興于河洲之鳥。並不其所生而言也。況雍州東據大河。以關人詠關水。風物親切。而必以流水通名釋之何耶。

洲

爾雅曰。水中可居曰洲。李巡注。四方皆有水。中央獨可居。○韓詩章句曰。河之洲。蔽隱無人之處。○說文云。宛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詩曰在河之州。作洲非。○方言。洲。三輔謂之淤。○釋名云。洲。聚也。人及鳥物所聚息之處。

女

爾雅廣雅云。女。如也。白虎通曰。言如人也。徐鍇曰。女子從父之教。從夫之命。故曰如。○禮記曰。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

周南之妻 [illegible]

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平治水土。過時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其隣人陳素。所與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强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非舜之事。而舜爲之者。爲養父母也。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親操井臼。不擇妻而娶。故父母在。當與小時同。無虧大義。不離患害而已。夫鳳凰不罹於蔚羅。麒麟不入於陷穽。蛟龍不及於枯澤。鳥獸之智。猶知避害。而況於人乎。生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爲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饑。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而能匡夫也。

荇菜

爾雅云。莕。莕即荇字接余。其葉苻。苻音扶○毛傳云。后妃供荇菜以事宗廟。○陸璣云。接余白莖。葉紫赤色。正員。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鬻音煑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肥美可按藻。○本草云。鳧葵。味甘冷。即莕菜。別本注云。生水中。菜似蓴。蓴音純莖澀。根極長。江南人多食。云是豬蓴。誤也。按豬蓴絲蓴。與鳧葵各一種。○顏槩云。參差謂不齊。今池州人稱荇爲荇公鬚。蓋細荇亂生。有

若鬚然。詩人之體不苟矣。○顏氏家訓云。河北人不識荇。博士皆以參差者是莧菜。可笑之甚。

琴

琴書曰。昔者至人伏羲王天下。削桐爲琴。○說文云。琴。禁也。神農所作。○爾雅云。大琴謂之離。郭璞曰或曰。琴大者二十七弦。未詳長短。○樂書云。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旁。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廣雅云。伏羲氏琴長七尺二寸。神農氏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弦。曰少宮少商。○琴操云。伏羲作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也。廣六寸。象六合也。又上曰池。言其平。下曰濱。言其服。前廣後狹。象尊卑。上圓下方。法天地。○風俗通云。雅琴者。樂之

貌也君子所常御不離於身非若鍾鼓陳於宗廟列於筍簴也以為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讙譁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感發善心也故琴之為言禁雅之為言正也言君子守正以自禁也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七弦者法七星也○山海經曰帝俊生晏龍是為琴瑟○揚雄琴清英曰昔者神農造琴以定神禁淫僻去邪欲反其天真者也舜彈五弦之琴而天下治堯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也○書曰琴瑟以詠○周官曰雲和之琴瑟于圜丘奏之空桑之琴瑟于方丘奏之龍門之琴瑟于宗廟奏之小師掌教弦歌瞽矇掌鼓琴瑟○明堂位云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樂記曰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國語云凡絲尚宮○史記騶忌子曰大弦濁以春溫者

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攫之深醳之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時也○陳暘樂書云絲備物以成聲其卦則離其方則南其時則夏其音尚宮其律蕤賓其風景其音哀其至之氣也

按明堂位有大琴中琴之文然則長八尺一寸者大琴之度也長三尺六寸六分者中琴之度也隨之長短雖不同而五弦七弦而已郭氏云大琴二十七弦未知何據陳暘又云舜不過五小琴五弦中琴倍之十弦大琴四倍之二十弦深謂七弦之琴以為存之有害古制其稱十弦二十弦于古罕聞而七弦則古今相傳未可廢也古又有雅琴雅瑟頌琴頌瑟之名豈以其聲之合雅頌耶

瑟

爾雅云大瑟謂之灑徒鼓瑟謂之步○三禮圖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弦其常用者十九弦其餘四弦謂之番番嬴也

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弦盡用也○呂氏春秋云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故士達作為五弦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又云瞽瞍拌五弦之瑟作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舜立仰延乃拌瞽瞍之所為瑟益之八弦為二十三弦○白虎通云瑟者嗇也閑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有君父之節臣子之法○鄉飲酒禮二人皆左何可何瑟後首挎枯越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熊氏云瑟兩頭有孔其在底下者名越若用之祭祀則練其弦疏其越○[illegible]云瑟前其柱則清卻其柱則濁○樂書云五十弦大瑟也二十五弦中瑟即頌瑟也五弦十五弦小瑟也

鍾

爾雅云大鍾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釋名云鍾空也內空受氣多故聲大○說文云鍾秋分之音物鍾成也○白虎通云鍾之為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山海經曰炎帝之孫伯陵生鼓延是始為鍾○呂氏春秋云黃帝命伶倫與榮援鑄十二鍾以和五音○禮記云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古曠反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又云垂之和鍾○周禮云鎛師掌擊編鍾鍾師掌金奏鎛師掌金奏之鼓桃氏為刃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illegible]鳧氏為鍾兩欒謂之銑[illegible]銑間謂之于[illegible]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illegible]鍾縣謂之旋[illegible]旋蟲謂之幹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攠[illegible]謂之隧鍾已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illegible]弇則鬱長甬則

震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鍾大而短則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聲舒而遠聞○左傳伶州鳩云鍾音之器也小者不窕大者不㮯（㮯音話）則和于物○國語單穆公云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五經要義云周禮鍾磬皆編懸之二八十六而在一簴謂之堵鍾磬各一堵謂之肆○三禮圖云特懸者謂之鎛○韓詩外傳云古者天子左右五鍾將出則撞黃鍾之鍾而鍾皆應之○樂汁圖徵云君子鍊金為鍾四時九乳（九乳法九州也）是以撞鍾以知君鍾調則君道得○樂書云金生於土而別於土其卦則兌其方則西其時則秋其風閶闔其聲尚羽其音則鏗立秋之氣也

按鍾有編特○鄭氏云十六枚同在一簴蔡氏安簡云編架十二○按周禮此磬特懸數雖懸之皆也有不編者鎛特懸之十二辰

零鍾若書傳云左右五鍾也在東曰笙鍾在西曰頌鍾前漢云懸一鍾如尚則武帝上之鍾蓋亦不編又有殺案無樂之特此鍾鼓樂之其無樂與

鼓

風俗通云鼓不知誰所作鼓者郭也春分之音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白虎通云鼓震音煩氣其本乃在萬物之始○呂氏春秋曰倕作鼙鼓鞀○五經要義曰鼓所以檢樂為群音之長○周禮云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為鼓而辨其聲用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錞（錞音淳）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大司樂王大食三宥令奏鍾鼓樂師凡國之小事祭食諸侯令奏鍾鼓眡瞭賓射奏鍾鼓小師掌教鼓又云

鼙（鼙音遲）人為皐陶（陶為鼓木名）凡冒鼓必以啟蟄之日良鼓瑕如積環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禮記曰令守將鼓又云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唐樂志云鼓者冬至之音○荀卿云鼓象地○樂書云革去故以為器而聲音首焉其卦則坎其方則北其時則冬其風廣莫其律黃鍾其聲一其音讙冬至之氣也

葛覃篇

葛

毛傳云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羅氏云葛生山澤間其蔓延盛者牽其首以至根可二十步爾貢方服注云草服葛越蕉花藤皆可服猶又蘿薜一名鹿藿一名黃斤藤生延蔓生金剛萍亦可

茶食有榝今之食者非為絺綌者也○周官云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農○周書云良小人得其葉以為羹君子得其材以為絺綌以為君子朝廷夏服

谷

爾雅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說文云泉通川曰谷○老子云谷得一以盈谷無以盈將恐竭

黃鳥

爾雅云皇黃鳥郭注俗呼黃離留亦名搏黍又云倉庚商庚又云鵹黃楚雀又云倉庚鶩黃也（其色鶩黑而黃因以名云）○陸璣云黃鳥黃鸝留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鸎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鶩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當葚熟時來在桑間應節趨時之鳥也或謂之

黃鳥。○禮記曰，仲春之月，倉庚鳴。○陸氏曰，倉庚鳴于仲春，其羽之鮮明在夏，鳴則蠶生。故詩曰，有鳴倉庚，爰求柔桑。○羅氏曰，此鳥之性好雙飛，故鸝字從麗。又曰，鸝必匹飛，鳴必單棲，而東山之末章，以比之子于歸者也。又詩鳥鳴嚶嚶。按禽經，黃鸝鳴嚶嚶，殆詩所謂鳥也。今荊州每冬月，于田中得土堅圓如卵者，破之則鸝在其中，無復毛羽，蓋以土自裹伏，候春始破土而出。出谷遷喬之言，恐似此矣。○禽經云，燕以狂斯，斯音 鸝以喜囀。○格物總論云，鸝黑尾，嘴尖紅，脚青，遍身甘草黃色，羽及尾有黑毛相間，三四月鳴，聲音圓滑。

灌木

爾雅云，木族生爲灌。孫炎注，族，叢也。○易云，巽爲木，坎其于木也，爲堅多心，艮其于木也，爲堅多節，離其于木也，爲科上槁。科空也。○尚書云，兗州厥木維條，揚州厥木維喬。又云，木曰曲直，曲直作酸。○春秋元命包云，木者陽精，生于陰，故木者木之母也，木之爲言觸，氣動躍也。其字八推十爲木，八者陰合，十者陽數。○禮斗威儀云，君乘木而王者，其政升平，則草木豐盛。○淮南子云，喬如生榦木，榦木生庶木。

絺綌

小爾雅云，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月令，孟夏，天子始絺。○曲禮云，爲天子削瓜者巾以絺，諸侯巾以綌。郊特牲云，葛帶榛杖，喪殺也。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又云，振絺綌不入公門。○禮書云，燕禮，公尊幂用綌若錫，大射幂用錫若絺，士虞幂用絺，士昏，鄉飲酒，特牲幂皆用綌，蓋君尊幂冬夏異，臣卑幂冬夏同。

師氏

毛傳云，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昏禮云，姆纚笄綃衣在其右。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矣。○公羊傳伯姬曰，婦人夜出，不見傅母不下堂。何休注，選老大夫爲傅，老大夫妻爲姆。孔氏云，禮，重男女之別，大夫不當教女子，大夫之妻當從夫氏，不當隨女而適人，事無所出，其言非也。○內則云，異爲孺子室于宮中，擇于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白虎通云，禮，昏經曰，教于公宮三月，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無親者，各教于宗廟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者，而明于婦道，又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于宗子之室學事人也。

私

傳云，私，燕服也。箋云，六服之外，惟有纚笄綃衣。○士昏禮注云，纚，纚色 万反 縚髮。笄，今時簪也。纚亦廣充幅，長六尺。宵讀爲綃，綺屬也。玄衣以綃爲領，因以爲名。按左傳衷其衵服，衵音暱 注，近身衣也。此私殆是衵與。

衣

白虎通曰，衣者隱也，裳者鄣也，所以隱形自鄣蔽也。○釋器云，衣裗 裗音流 謂之視 視音倪 黼領謂之襮，緣謂之純，純之允反 袕音穴 謂之裳，衣眥 眥音才細反 謂之襟，衱 衱音劫 謂之裾，衿謂之袸，袸音康 衣蔽前謂之襜。○世本曰，胡曹作衣。○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釋名云，凡服上曰衣，衣，依也，人所依以庇寒暑也。○箋云，衣，謂褘 褘音暉 衣以下至褖 褖音彖 衣。○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 揄音搖 狄

音秋。闕狄。鞠衣。展衣。（展音戰）衣。褖衣。素紗。鄭注云，褘衣從王祭先王。揄狄祭先公。闕狄祭羣小祀。鞠衣以告桑。展衣以禮見王見賓客。褖衣以御于王。

歸寧

春秋左傳曰，杞伯姬來歸寧也。○釋例云，歸寧者，女子既嫁，有時而歸，問父母之寧否。父母沒則使卿歸問兄弟。

父

白虎通曰，父矩也，以度教子也。○釋名云，父甫也，始生已也。

母

廣雅云，母牧也，育養子也。○釋名云，母冒也，含生已也。

卷耳篇

卷耳

爾雅云，卷耳，苓耳。郭璞云，廣雅，枲耳，亦云胡枲，江東呼常枲，或曰苓耳。形如鼠耳，叢生似盤。○陸疏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為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中璫，今或謂之耳璫。幽州人謂之爵耳。○羅願云，幽冀謂之襢（襢音展）菜。其實如鼠耳而蒼色。上多刺，好著人衣。一名葹。（葹音尸）離騷以喻小人，所謂資菉葹以盈室是也。一名羊負來。博物志云，洛中有人入蜀，胡枲著羊毛，蜀人種之，據此物既稱胡枲，必是胡物。但國風爾雅所載，則其來已久。○本草經曰，枲耳實，味苦甘溫，葉味苦辛。久服益氣，耳目聰明，強志輕身。陶隱居曰，此是常思菜，傖（傖音帳）人昔食之，以葉覆麥作黃衣者。方用亦甚稀。

按古釋卷耳者，皆以為即蒼耳。惟鄭夾漈音云，詩云，采采卷耳，以其可茹也。即今卷菜，加連莖者是。若蒼耳但堪入藥，不可食乎。謂陶隱居既云傖人所食，何謂但堪入藥乎。其以卷菜為卷耳，又未知何據也。

筐

方言曰，籅、淇衛之間謂之牛筐。○儀禮，公食大夫，篚實實于筐。聘禮，夫人使大夫餼賓，上介米八筐，衆介米六筐。○禮記云，其曲植（植音値）蘧篨（音渠除）筐。又曰，然君八筐，大夫六筐，士四筐。○說文，方曰筐，圓曰籅。○韓詩曰，頃筐，欹筐也。○三禮圖云，大筐以竹，受五斛，大夫以盛米。致饔于聘賓，小筐以竹，受五升，以盛米。○禮書云，有頃筐，有懿筐，有小筐，有大筐。頃筐其淺者也，懿筐其深者也，大筐實五斛，小筐實績然筐實而已。筐者正也，其深淺大小雖殊，而制皆方。

周行

呂氏曰，周行，大道也。東萊云，毛氏以為周之列位，自左氏以來，其傳舊矣，然以經解經，則不若呂氏之說也。○爾雅云，路，旅途也。路場猶行，道也。○周禮，遂人，凡治野，遂上有徑，溝上有畛，洫上有涂，澮上有道，川上有路。（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又云，遺人掌道路之委積。量人，掌天下之涂數，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之五溝五涂。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野廬氏掌達國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匠人云，王城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環涂以為諸侯經涂，野涂以為都經涂。○禮記曰，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又云，季春開通道路，毋有障塞。○左傳云，司空以時平易道路。

崔嵬

爾雅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傳云土山之戴石者○谷風傳云山巔也按傳與爾雅之說正相反下文釋亦其大本同

馬

說文云馬怒也武也馬一歲曰馵二歲曰駒三歲曰駣駣音兆八歲曰馴馴音八高六尺曰驕七尺曰騋八尺曰龍○易曰坤為地類行地無疆又云乾為良馬○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天子十有二閑六種邦國六閑四種家四閑二種凡大祭祀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其屬有趣馬趣七口反巫馬牧師庾人圉師圉人之官○爾雅云絕有力駥駥音戎膝上皆白惟馵四骹骹音敲皆白驓驓音增四蹢皆白首前足皆白騱騱音奚後足皆白翑翑音劬前右足白啟左白踦踦音欹後右足白驤左白馵駵馬白腹騵驪馬白跨驈白州驠尾本白騴騴音宴尾白駺駺音郎馰馰音的顙白顛白達素縣面顙皆白惟駹駵白駁黃白騜騜音皇駵馬黃脊騝騝音虔驪馬黃脊騽騽音習青驪驎驒青驪繁鬣騥騥音柔驪白雜毛駂黃白雜毛駓陰白雜毛駰蒼白雜毛騅彤白雜毛騢白馬黑鬣駱白馬黑脣駩駩音銓黑喙騧一目白瞷二目白魚又云宗廟齊毫戎事齊力田獵齊足○左傳云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又云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春秋說題辭云地精為馬十二月而生應陰紀陽以合功故人駕馬任重致遠利天下月度疾故馬善走○相馬經云馬頭欲得方目欲得明脊欲得強腹欲得張四下欲長眼欲高鼻孔欲大口中欲得赤膝骨圓而長耳欲得相近而前竪小而厚凡相馬之法先除三羸五駑乃相其餘又云馬生下墮地無毛行千里舉一脚行五百

里龍筋竪者千里馬膝如團麴千里三軍莫逐但知所發不知所宿也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中者目上陷如井字○埤雅曰舊說相馬望之大就之小筋馬也望之小就之大肉馬也前視見目旁視見肉後視見尻駿馬也毛束皮皮束筋筋束肉肉束骨五者然備天下之馬也○莊子徐無鬼曰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䘏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又云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援上銅馬式表云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兵甲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

金

爾雅云黃金謂之璗璗音蕩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鐐音遼餅餅音并金謂之鈑鈑音板錫謂之鈏鈏音引絕澤謂之銑○說文云金五色金也黃為之長久薶不生衣百鍊不輕從革不違西方之行生于土從土左右象金在土中形銅赤金也銀白金也鈆青金也鐵黑金也錫銀鈆之間也○釋名云金禁也氣剛毅能禁制物也○易說卦曰乾為金○尚書云揚州厥貢惟金三品金銀銅也鄭玄云銅三色也又云荊州厥貢惟金三品又云五行四曰金金曰從革從革作辛○周禮玉府職玉之金玉玩好職金掌凡金錫之戒令○考工記云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為聲㮚㮚音栗氏為量段氏為鎛器桃氏為刃金有六齊○淮南子云黃埃五百歲生黃澒澒胡孔切反黃澒五百歲生黃金黃金千歲生黃龍中央數五故五百歲化澒黃金水銀也○參同契云黃土金之父流珠水之母○

地鏡圖云黃金之氣赤黃千萬斤以上光大若鏡盤金氣發本上赤下青銀氣夜正白揆之隨手散復合山有葱下有銀光明隱正白山有磁石下有銅若金○管子云山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銅金上有綠石者下有鉛錫上有赭下有鐵○左傳云夏方有德貢金九牧

罍

爾雅云彝卣罍器也小罍謂之坎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疏云罍者尊之大者也○說文曰樽酒器也罍龜目酒樽也木刻為雲象其施不窮○周禮司尊彝獻象著壺大山六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禮記云山罍夏后氏之尊也又云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禮圖云六彝為上受三斗六尊為中受五斗六罍為下受

一斛○韓詩說云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皆以黃金飾士以梓○毛詩說云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金飾龜目蓋刻為雲雷之象○詩正義云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罍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又司尊彝注罍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言刻畫則用木矣故禮圖依制度云刻木為之韓詩說士以梓士無飾言其木體則以上同用梓而加飾耳毛說言大一碩禮圖亦云大一斛則大小之制尊卑同也

按王仲任云畫工圖雷象纍纍如連鼓又圖一人若力士之容謂之雷公左手引連鼓右手推椎如擊之狀予固五經圖其圖象正如所此宮謂此異形莫觀古人不應簡便乃頭後見博古圖始知所謂雷者蓋鏡為迴文以其似為字而各也曾古雷宗論為又引陸佃云刻為雷形一出一入一屈一伸為相擊狀云出入屈伸正似今之迴文與博古圖合然獨日不見古器誤人多矣又按罍之制有五山罍金罍大罍小罍水罍也周禮鬯人祭祀社遺用大罍則蜃罍若祀誤遺築大射罍水在洗東則罍水者也

則罍之爲用豈一也哉

岡

爾雅云山脊岡孫炎注長山之脊也○釋名云岡亢也在上之言也

兕

爾雅云兕似牛犀似豕○郭璞云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云兕如野牛青毛其皮堅厚可制鎧○交州記兕出九德有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陳藏器云犀之雌者是兕而形不同○山海經云禱過山多兕圖贊云兕惟壯獸似牛青黑力無不傾自焚以革皮充武備角助文德○周禮函人為甲兕甲六屬壽二百年○鄭氏云兕即犀之特者枯犀之角能辟邪惡寧心神散風熱故良于藥便狩犀之角文理分明俗所謂班犀故美于服飾爾雅云兕似

牛犀似豕郭氏稱犀似水牛而豕首然則犀亦似牛與兕同但首如豕耳兕青而犀黑兕一角而犀二角以此為異郭氏又云犀亦有一角者但古多言兕今多言犀北人多言兕南人多言犀耳射以得兕為儁故周詩美宣王殪此大兕也

觥

韓詩說云觥受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觥○三禮圖云觥受七升以兕角為之○詩疏云觥是觚觶角散之外別有此器以兕角為之先師說云刻木為之形似兕角蓋無兕者用木知必以罰者地官閭胥掌比觥撻罰之事

左傳疏異義韓詩說觥五升毛傳說觵觥字大七升許慎云一飲

七升爲過多。當謂五升是也。○陸農師云。老子曰。兕無所投其角。兕者抵觸。故先王之制罰爵以兕角爲之。酒陽物也。而善發人之鬭。其過則在抵觸。故先王制此以爲酒戒。

按古人稱兕觥皆以爲罰爵。詩中此篇及七月桑扈絲衣凡四見。毛鄭之義各自有說。無不謂用以示罰。諸經謂誅亦同。有未傳不載。旅以爲洗常酒器。是不攻古之過也。又按觥之爲用。實之亦飲。賓尸皆有之。七月言朋酒斯饗。稱彼兕觥。左傳衛侯饗苦成叔。寗惠子歌兕觥其觩。知饗有觥也。鄉人燕飲而稱兕觥。是鄉飲有觥也。然不言兕觥。是賓尸有觥也。蓋燕飲爲大夫之饗。賓有射禮。有侯則無算爵。恐有失禮者。故設以罰之。

砠

爾雅云。土戴石爲砠。○傳云。石山戴土曰砠。○釋名云。石戴土曰砠。砠臚然也。

僕

曲禮云。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于馬前。已駕。僕展軨（軨音零）效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跪乘。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拘音俱）疏云。僕即御車者也。古者僕用好人爲之。故孔子曰。吾執御矣。又云。子適衛。冉有僕。及周禮諸僕。皆用大夫士也。少儀云。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立。○周禮。大僕。王出入。自左馭而前驅。大馭掌御玉路以祀。戎僕掌御戎車。齊（齊音齋）僕掌馭金路以賓。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田僕掌御田路以田以鄙。馭夫掌馭貳車從車使車。○禮書曰。有以同等爲之僕者。有以降等爲之僕者。有以弟子爲師僕者。有以貴爲賤僕者。禮曰。若僕降等則受。不然則否。此同等降等者爲僕也。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此貴者爲賤人僕也。論語或稱冉有僕。或稱樊遲御。此弟子爲師僕也。

樛木篇

樛木

鄭氏曰。南土謂荊揚之域。孔氏云。禹貢揚州厥木惟喬。荊揚逴接。故以荊爲荊揚。與南有喬木同。○釋木云。下句曰朻。○說文云。朻高木也。朻即樛字。（按爾雅說文二解亦相反）

藟

爾雅云。諸慮。山櫐。（櫐音壘。今江東呼櫐爲藤。似葛而麤大。）○陸璣云。一名巨瓜。似燕薁。亦延蔓生。葉艾白色。其子赤。可食。酢（酢音醋）而不美。○本草千歲櫐一名虆蕪。陶隱居云。樹如葡萄。葉如鬼桃。陳藏器云。似葛。蔓葉小白。子

赤。條中有白汁。圖經云。藟生泰山川谷。作藤生。蔓延木上。葉如葡萄而小。四月摘其莖。汁白而甘。五月開花。七月結實。八月採子。青黑微赤。冬惟凋葉。此即詩云葛藟者也。蘇恭謂是蘡薁藤。深爲謬妄。○左傳云。葛藟猶能庇其本根。

螽斯篇

螽斯

爾雅云。蜤（蜤音斯）螽。蚣（蚣音鍾）蝑。（蝑音胥）○陸璣云。幽州人謂之舂箕。舂箕即舂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斑黑。其股似瑇瑁。又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公羊傳云。螽何以書。記災也。蝝何以書。記異也。○方言。舂黍謂之䗺蝑。（䗺宗二音）蝑（蝑音胥）○蔡邕月令章句云。其類乳于土中。深埋其卵。江東謂之蚱（蚱音窄）蜢（蜢音猛）

螽善害田稺。○鄭樵曰，蜙蝑，一名蜙蠑，即一種大青蚱蜢，股長而鳴甚稺。○爾雅又云，螽醜奮，蟄醜揚。疏云，螽蝗之類，好奮迅作勢而飛，螽斯之類，好以脚自摩捋。○鄭箋云，凡物有陰陽情慾者，無不妬忌，惟蚣蝑否耳。各得受氣而生子，故能詵詵然衆多。○孔氏云，此言螽斯，七月言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

按蚱蜢稻田中往往有之，然其形頗似陸機所言，但移蟲又有土螽蠜螽，說名以為蚣蝑小者，江南所謂蚱蜢也，爾斯螽別是一物矣。陸氏以此螽為蝑，以七月之斯螽為蚱蜢，下王孔疏之說，旋不能明也。小序但言螽斯不妬忌，其子孫衆多，王古未聞。朱子云，一生九十九子，鄭氏云，一生八十一子，陸佃云，一母百子，二家之說未詳與蛛，而各自不同，安得及其生子之際一一數得以問之也。則其說又按王堂閒話云，螽斯蝗蝻，或曰魚卵所化，每歲生育或二或四，每一生，其卵盈孔，自卵及翼凡一月而飛，羽翼大大，跳躍而行，益本以為羽，而不定其生子之數也。

羽

說文，羽，鳥長毛也。○周禮，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凡受羽十羽為審，百羽為摶，摶徒端反 十摶為縳，縳音絭 鍾氏染羽。○左傳，毛羽不登于器，則公不射。○爾雅，羽本謂之翮，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縳，百羽謂之緷。緷音衮

子

廣雅云，子，孜也，以孝事父，常孜孜也。○釋名云，子，孳也，相生蕃孳也。

孫

說文云，孫，從子從系，系，續也。○爾雅云，子之子為孫，孫之子為曾孫，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子為仍孫，仍孫之子為雲孫。○廣雅云，孫，順也，順于祖。

桃夭篇

桃

爾雅云，楔，楔音結 荊桃，旄，冬桃，榹桃，榹音斯 桃山桃，桃李醜核，又云，桃曰膽之。荊桃，今櫻桃。冬桃，子冬熟。山桃實如桃而小，不解核。疏，桃李之類，子中有核人，膽之者，桃多毛，拭治去毛，令色青滑如膽也。○夏小正云，正月梅杝，杝音夷 桃華，六月煮桃，桃也者，杝桃也，杝桃也者，山桃也，煮以為豆實也。○禮記月令云，仲春之月，桃始華，內則云，桃李梅杏。○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為桃。○管子云，五沃之土，其果宜桃。○韓外傳，春植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韓子仲尼曰，果品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周官，饋食之籩，其實乾䕩，乾桃，䕩音勞 䕩實。○典術云，桃者五木之精，壓伏邪氣，服其華令人好色，蓋仙木也。○淮南子曰，四月其樹桃。○埤雅云，桃有華之盛者，其性早華，又華于仲春，故周南以興

女之年時俱當。諺曰，桃三李四，言桃三歲便華果，然皮束堅幹頗急，四年以上，宜以刀劙其皮，不然，皮急而死，故周南復取小桃以興。○江淹山桃頌曰，惟閩有桃，惟山有穀，丹藥䕺䕺，孳露，紫榮繞風，伊春之秀，乃華之宗。

按夏小正煮桃為豆實，周官饋食之籩有桃，則所謂祭先王不得入廟者，非孔子之言也。

華

說文，䔢，榮也，从艸𠌶，𠌶音虍 亦作華。○韻書云，今俗華，戶花切，化呼瓜切。然記桃始華，鞠有黃華，並無明音。○爾雅云，華，荂也，荂音夫 華荂，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

歸

公羊傳曰，婦人謂嫁曰歸。○周禮曰，大宗伯以冠婚之禮親成男女。

媒氏掌萬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逆人以樂昏擾。○禮記曲禮云。三十曰壯。有室。女子許嫁纓。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鄕黨僚友。以厚其別也。郊特牲曰。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又云。婚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婚禮不賀。人之序也。大傳云。同姓雖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然也。哀公問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世之嗣也。○禮書云。婚有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納采者。擇其族類。問名者。詢其誰氏。問名然後卜之。故納吉。納吉則其禮成矣。故納徵。納采問名納吉請期。以會贄。納徵以圭璋皮帛。○家語。魯哀公問孔子曰。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聞禮三十而有室。女子二十

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不是過。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于此以往。則自婚矣。

室家

左傳云。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沈氏云。卿大夫稱家。家者。外內之大名。戶內曰室。但男子一家之主。職主內外。故曰家。婦人主閨內之事。故爲室也。○釋名云。室。實也。言人物實滿于其中也。○說文云。家。居也。○爾雅。房內謂之家。今人稱家義出于此。○呂覽。高元作室。

兔且篇

兔

爾雅云。兔子嬎。其迹迒。絕有力欣。○廣志云。兔大者曰毚。○禮記云。祭宗廟。兔曰明視。內則云。兔羹和糝不蓼。濡兔皆有芼。○周禮。加豆之實。芹菹兔醢。○典略云。兔者。明月之精。○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爲兔。○論衡云。兔舐雄毫而孕。及其生子。從口中出。○博物志云。兔望月而孕。口中吐子。舊有此說。○抱朴子曰。兔壽千歲。滿五百歲則色白。○埤雅云。吐而生子。故謂之兔。兔。吐也。楚辭曰。顧兔在腹。言顧兔居月之腹。而天下之兔望焉。于是感氣。一曰兔目不瞬。視雄毫而孕。今孔雀亦合。而先儒以孔雀聞雷而孕。則兔舐毫。其感孕則以月。理或然也。月。缺也。故兔口缺。咀嚼者九竅而胎生。獨兔雌雄八竅。○羅氏云。冬月惟齕木皮。至春草長麥祭。而肉反不美。凡野獸有蹄。惟兔足底有毛。蹄是毛性。狡良兔曰東郭㕙。㕙音逡 與韓盧同走還。以此尊用文。今兔之所處。其穴常爲三竅。○古今注云。兔口有缺。尻有九孔。○天玄玉物箋云。孕環之兔。懷于左腋。毛有文彩。冊色。至百

五十年。當轉黑于臟。能隱形。人不復見矣。

罝

爾雅云。兔罟謂之罝。李巡曰。兔自作徑路。張罝捕之也。郭璞曰。罝猶遮也。疏。張網遮兔。因名曰罝。

按罝于文王舉閎夭太顛于罝網之中。按之政而爲士服。則此詩所謂武夫者。其或指二人矣。

公

釋名云。公。貢也。才德兼于人。人咸貢薦于王而用之也。蔡邕獨斷曰。公。直也。謂其正直無私也。字從八從厶。八音背。厶古私字。背私則爲公。○謚法云。立制及衆曰公。○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周官曰。諸公之地。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又曰。上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又曰。上公之贄。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樊

繅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會賓主之間九十步、

侯

周書曰、能樹名生物、與天道俱、謂之侯。侯能成羣、謂之君。又謚法曰、執應八方曰侯。○後漢書云、侯、候也。所以守藩也。○白虎通云、侯者、候也。候順逆也。○周官禮曰、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又曰、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又曰、諸侯之禮、執信（信音身）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會賓主之間七十步。

干

爾雅云、干、扞也。孫炎曰、干盾自蔽扞。○方言云、盾、自關而東或謂之瞂（瞂音伐）或謂之干、關西謂之盾。○釋名云、盾、遯也。跪其後、避以隱遯

也。狹而長者曰步盾、步兵所持、與刀相配者也。狹而短者曰孑盾、車上所持者也。以犀皮作之曰犀盾、以木作之曰木盾。○說文云、瞂、盾也。所以扞身蔽目。㰻、大盾也。○龍魚河圖曰、盾名自障。○周禮云、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司戈盾掌戈楯之物而頒之。樂師舞有干舞。○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學音效）干戈于東序。○春秋元命包云、帝持干。足渭清明、發節移度、蓋象招搖。宋均曰、干、楯、招搖爲天戈、戈盾相副、戴之者象見天中以爲表也。

城

說文云、城所以盛民也。○城、垣也。○堞、城上女牆。○釋名云、城、盛也。盛受國都也。郭、廓也。廓落在外也。城上垣謂之睥睨、睥睨非常也。亦曰陴。言陴助城之高也。亦曰女墻、言卑小比之于城、若女子之於丈夫也。○公羊傳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左傳曰、士彌牟營成周、計丈尺、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周禮掌固掌修城郭溝池。量人掌營國城郭。典命上公國家以九爲節、侯伯以七爲節、子男以五爲節（國家、謂城方。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疏云、天子城方十二里。又云、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國語云、火見而清風戒寒、而修城郭。○五經異義云、天子城千雉、高七雉。公侯百雉、高五雉。子男五十雉、高三雉。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白虎通

云、天子曰崇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干城、言不敢自專、禦于天子也。○春秋說文云、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淮南子云、鯀爲三仞之城。○博物志云、處士東里塊責禹亂天下事、禹退作三城、强者攻、弱者守、敵者戰、城郭蓋禹始也。

逵

爾雅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逵（逵、四道交出、復有旁通者）。疏、案左傳隱十一年云、及大逵。桓十四年、焚渠門、入及大逵。莊二十八年、及逵市。宣十二年、入自皇門、至于逵路。杜預皆以爲道方九軌。案周禮經涂九軌、不名爲逵。杜意蓋以鄭之城内不應有九出之道、故以爲方九軌、于此不合也。○說文云、馗、九達道也。

似龜背故謂之尯尯即椗字

林

爾雅云野外謂之林○釋名云林森也森森然也○說文曰平土有叢木曰林○禮記曰林藪川澤有能取蔬食野獸教導之○周官禮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皂物其民毛而方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法于山虞而掌其政令山師掌山林之名○鄭氏禮注云竹木曰林

腹

說文云腹厚也○釋名云腹複也富也腸胃之屬以自裹盛複于外複之其中多品似富者也自臍以下曰水腹水汋所聚也○廣雅云腹腸也○書正義云腹爲五臟之總○易說卦云坤爲腹○素問云背爲陽腹爲陰

心

釋名云心纖也所識纖微無物不貫于心也○廣雅云心任也○元命包云心者火之精成于五故人心長五寸○白虎通云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象火色赤而銳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銳也耳爲之候何耳能遍內外別音言火照有似于禮上下分明又云目爲心視口爲心談耳爲心聽鼻爲心吹○管子云潔其宮闕其門宮者謂心也心者智之舍也故曰宮潔之者去好過也○莊子庚桑楚云簡髮不可納于靈臺司馬彪云心爲神明之臺○荀子云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又云心者形之君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自禁自使自奪自取自行自止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曲中心不可劫而使易意○孔叢子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周其所察聖人難諸○素問云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脈爲陽中之太陽通于夏氣

芣苢篇

芣苢

爾雅云芣苢馬舄馬舄車前疏葉草也別三名郭云今車前草大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蟆衣○本草云車前子強陰益精令人有子一名當道一名生遺一名勝舄生真定平澤丘陵阪道中陶隱居云子性冷利仙經亦服餌之令人身輕不老韓詩乃云芣苢是木似李食其實宜子孫是爲謬矣圖經云春初生苗葉布地如匙面累

年長及尺餘如鼠尾花甚細青色微赤結實如葶藶赤黑色今人五月採苗七月八月採實○陸璣云馬舄喜在牛跡中生故云車前當道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煮作茹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芣苢如李出于西戎○韓詩說云芣苢木名實似李而曰車前誤曰芣苢又云芣苢澤瀉也臭惡之菜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以事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採取而不已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

按車前子今方劑中相用不聞其臭惡澤瀉又別一物未知韓詩何以云然

漢廣篇

喬木

傳云喬上竦也○爾雅云句如羽喬上句曰喬如木楸曰喬槐棘醜

喬。小枝上繚爲喬。○趙岐孟子喬木注云高大樹木。
按爾雅釋喬雖殊然總之息涼之義惟朱傳增無枝二字爲異耳箋云木高其枝葉故人不得就而止息則有枝喬矣無枝者爾雅所謂檄非喬也。

漢

山海經云嶓冢之山漢水出焉東南流注於沔。○禹貢云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澨音逝）至於大別南入于江東匯（匯胡對反）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水經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至漢州江汻縣東南入于江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又東逕沮水戍而東南流注漢南至江夏沙羨縣北南入于江○常璩（璩音渠）云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爲漾水禹貢導漾東流爲漢是也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逕葭萌入漢始源曰沔故道元云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一統志云漢江源出陝西鞏昌府隴西縣嶓冢山由漢中流經洲鄖襄陽府鄖縣均州光化至府城北由東南經宜城抵安陸州至漢陽府大別山入於江沔水源出襄水南入大江與漢水合按三國以前書傳多稱漢不言沔三國志以後多稱沔不言漢先儒皆疑漢沔爲一然今二水源流不同惟書疏引應劭云沔水下尾與漢合乃入江爲得其實○通典云嶓冢山有二秦州上邽（邽音圭）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經葭萌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江漢中金牛縣嶓冢山禹導漾水至此爲漢水亦曰沔水○周禮云荊州其川江漢○左傳云江漢沮漳楚之望也○蔡邕漢津賦云納陽谷之所吐兼漢沔之殊名總畎澮之險流演西土之陰精遇曼山以左廻游襄陽而南縈上控隴坻下

接江湖。
按諸書俱以爲漢有二源今考之出鞏昌府秦州之嶓冢至四川重慶府江津縣而入江者西漢水也大經所紀導漾爲漢者也出漢中府沔縣之嶓冢至漢陽府漢水入江者東漢水也水經所記沔水與漢合也漾至沮縣會爲漢水自出沮縣盖別爲一水也沮縣今漢中之略陽惟漾至沮爲漢而沔又出于沮縣此古之言二水者多混爲一與

游女

疏云內則云女子居內深宮固門此漢上有游女者內則言閽寺守之則貴家之女也庶人之女則執筐行饁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韓詩章句云游女謂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韓詩傳曰鄭交甫過漢臯遇二女妖服佩兩珠交甫與之言曰願請子之佩二女解佩與交甫而懷之去十步探之即亡矣回顧二女亦即亡矣○水經注方山下水曲之隈云漢女昔游處也張衡南都賦游女弄珠於漢臯之曲漢臯即方山之異名在襄陽縣

江

風俗通云江者貢也爲其出珍物可貢獻也○釋名云江者公也小水流入其中所公共也○尚書云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於滙東爲中江入于海○水經云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岷山即瀆山也水曰瀆水又謂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導也）○春秋元命包云牛女爲江湖江湖者所以開神洞化故其氣遙急○河圖括地象云岷山之精上爲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又云井絡煇煇江漢炳靈泉流深遠盛爲四瀆之首○初學記云按水經及荊州記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可以濫觴在益州建寧湔江縣潛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爲南江初在犍爲與青衣水汶水合

至洛縣。與洛水合。東北至巴郡。與涪(音浮)水、渡水、白水合。東至長沙。與澧水、沅水、湘水合。至江夏與沔水合。至潯陽分為九道。一曰烏江。二蚌江。三烏土江。四嘉靡江。五畎江。六源江。七廩江。八提江。九箘江。東會于彭澤。經蕪湖名為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為北江而入海。○晏子云。江深五里。海深十里。○廣雅云。江神謂之奇相。江記云。帝女也。卒為江神。○李氏云。大別之東。彭蠡之東。乃江漢合流之處。○郭景純江賦。咨五才之並用。寔水德之靈長。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于濫觴。總括漢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汲引沮漳。源二分于崌崍。流九派乎潯陽。鼓洪濤于赤岸。淪餘波于柴桑。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溯㵝(沛音)沛(滿音)滿。汗六州之域。經營炎景之外。呼吸萬里。吐納靈潮。自然往復。或夕或朝。

按。江水。源出四川成都府茂州岷山。又謂之汶山。西南流。經灌縣。又東北流。經重慶府。夔州府界。入湖廣荊州府。歸州。出峽東流。過岳州府。又北至武昌府。合漢水於漢陽府。大別山東北至黃州。人蘄武昌。在江之東。漢陽在江之西。而漢水在漢陽之北。江漢合流。蓋在武昌漢陽之間。

方

爾雅云。方。泭(音孚)也。孫炎注。木置水中為泭筏。論語曰。乘桴浮于海。(編竹木為筏。小曰桴是也。)○爾雅又云。庶人乘泭。○方言云。泭謂之簰。(簰音牌)簰謂之筏。筏秦晉通語也。○釋文云。木曰簰。竹曰筏。小筏曰泭。

薪

爾雅。樵(樵切近反)。采薪。采薪。即薪。(樵者所斬今之樵薪也)○無羊箋云。麤曰薪。○史記。樵蘇後爨。(樵取薪。蘇取草)○月令云。季冬命四監收秩薪柴。(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周禮。甸師。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饔之事。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以式法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

楚

廣雅云。楚。荊也。○廣志云。赤莖大實者。名曰牡荊。○孔氏曰。學記注。以楚為荊。○羅氏云。楚者。楚地所出。其一名荊。故楚國入春秋稱荊。而荊州亦以此木得名也。今之牡荊。作樹生者。實細黃色。而莖甚勁。生子細如麻子。北叟荊。實而細。故稱小荊。牡亦對叟為名。非無實之謂也。○本草圖經云。牡荊即作箠杖者。枝莖堅勁作科。不為叟生。故曰牡。葉如萆麻。更疎瘦。花紅作穗。實細而黃。如麻子大。叟荊莖高四尺。對節生枝。初春因舊枝而生葉。類小楝。夏盛茂。有花淺紅色。蕊黃白。花下有青萼。秋結實。斑黑如梧子大而輕虛。○陶隱居登真隱訣注云。荊有三種。直云荊木。即是今可作箠杖者。葉香。亦有花子。子不入藥。方術則用牡荊。○春秋運斗樞云。玉衡星散為荊。○學記云。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士喪禮云。楚焞在燋(燋音焦)東。○考工記云。弓人取杖。荊次木瓜。

按。朱傳楚荊屬。蓋本郭璞爾雅注。楚荊也。詩楚言皆荊。楚即牡荊。荊有三種。風此楚乃作箠之荊。非牡荊蔓荊也。而南方草木狀寧非荊有三種。荊金荊可作枕。紫荊堪作箠。白荊堪作履。此別是廣南之物。非詩人所詠也。

蔞

釋草云。購。蔏(音商)蔞。郭云。蔏蔞。蔞蒿也。生下田。初生可啖。江東用羹魚。○陸璣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牙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為茹。○管子云。葉下于𦳣(𦳣音與)。𦳣下于莧。莧下于蒲。蒲下于葦。葦下于雚。雚下于蔞。蔞

下于荓荓下于蕭蕭下于薛薛下于萑萑下于茅凡彼草物有二十

莪

騶

毛傳云五尺以上爲騶○周禮校人春執駒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廋人掌教駣(駣音兆)攻駒○鄭司農注曰馬三歲曰駣二歲曰駒○埤雅云傳曰大夫乘駒蓋駒血未定有蹄齧之虞故大夫乘之說文從句字音拘川駒血氣未定必拘執之焉爾○淮南子云方馬爲草駒之時人不羈制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雖歷險超壑弗敢辭馬聾蟲也而可以通氣志

汝墳篇

汝

水經云汝水出河南梁縣勉鄉西天息山(地理志云出高陵山即猛山也亦言出南陽魯陽縣之大盂山又言出弘農盧氏縣還歸山)博物志曰汝出燕泉山竝異名也今汝水出魯陽大盂山黃柏谷西卽盧氏界也(魯陽縣今南陽府汝州魯山縣)○朱傳云逕蔡潁州入淮(蔡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潁今鳳陽府潁州)○一統志汝水源出河南府嵩縣分水嶺經流南陽府郟縣會魯衞長橋等水蔵渡團遊等溪東流入于淮汝墳城在南陽府葉縣境內

墳

釋丘云墳大防李巡曰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周禮墳衍其動物宜莢物其民晳而瘠(水厓曰墳下平曰衍)○方言曰墳地大也青幽之間凡土而高且大者謂之墳

(按釋水云汝爲濆郭璞注引詩遵彼汝濆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又曰汝有濆今悉曰汝旁有肥美之地毛公不同釋水義者或以濆墳字異然嫌其傳云濆涯則毛以濆亦爲大防也)

條枚

傳云枝曰條幹曰枚○說文云條小枝也枚木別生條也

魴

爾雅云魴魾(魾音丕今江東呼魴魚爲鯿一名魾)○陸疏曰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之美者漁陽泉州及遼東梁水魴特肥厚尤美故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埤雅云其廣方其厚褊故一曰魴魴方也一曰鯿鯿褊也○雅翼云魴縮頭穹脊博腹青白而味美漢中者尤美○說苑陽晝云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釋詩章句云魴魚勞則尾赤

魚

爾雅云魚有力者徽(徽音揮)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說文云水蟲也魚尾與燕尾相似○周禮庖(庖字)人凡祭祀共其魚之鱻薧(鱻音仙薧考老反)醢人饋食之豆其實豚拍魚醢○禮器云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曲禮云祭宗廟之禮槁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脡音挺)○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內則云魚曰作之○家語云魚之大者名爲鱄鯨其小者名鯤(鯤音昆)○國語云魚禁鯤鮞(鮞音而)蕃庶物也又云庶人薦以魚○淮南子云月者陰之宗是以月虧則魚腦減月盈則魚腦盈

赬

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赬今之紅也赬染赤淺赤也)

尾

說文，微也。從到毛在尸後。○釋名，尾，微也。承脊之末稍微殺也。

燬

釋言云，燬，火。李巡曰，燬一名火。○方言云，煤（煤音燬），火也。楚轉語也，猶齊言焜（焜音燬）火也。○釋名云，火亦言燬，物入中皆毀壞也。

麟之趾篇

麟

爾雅云，麐，麕身，牛尾，一角。○京房易傳云，麐，麕身，牛尾，狼額，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廣雅云，麟者，含仁懷義，行步中規，折旋中矩，遊必擇土，翔必後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群居，不旅行，不犯陷穽，不罹罘（罘音浮）罟（罟音古），文章彬彬。○大戴禮云，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為之長。○禮記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麟以為畜，則獸不狘。又云，地不愛其寶，鳳凰麒麟，皆在郊棷（棷音藪）。○何法盛徵祥記云，麒，仁獸也。牝曰麒，牡曰麟，鳴曰逝聖，牝鳴曰歸和，夏鳴曰扶幼，秋鳴曰養綏。○毛傳云，麟信而應禮，以足至者也。○箋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孔氏曰，傳以麟信而應禮，箋云公子與禮相應，有似于麟，申述傳文，亦以麟為信獸。駁異義以為西方毛蟲，更為別說。○蔡邕月令云，天官五獸中有大角，軒轅麒麟之信，麟生于火，游于土，故修其母，致其子。五行之精也。視明禮修，則麒麟臻。○春秋運斗樞曰，機星得，則麒麟生，萬人壽。○春秋保乾圖云，歲星散為麟。○感精符云，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于郊。又云，明王動則有義，靜則有容，乃見。○孔演圖云，蒼之滅也，麟不榮也。麟，木精也。（麟木精生水，故□陰。木氣好土，土黃木青，故麟色青黃。不勝陽見殺也。）○禮斗威儀云，君乘金而王，其政平，麒麟在郊。○鶡冠子云，麒麟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瑞應圖云，麟，王者嘉祥，食嘉禾之實，飲珠玉之英。○埤雅云，狼額，赤目，五蹄，似麕，圓頂，一角，故西狩獲麟曰有麕而角也。或曰，麐肉角，肉角肉者，示有武而不用。符云，麒似麟而無角。按爾雅曰，騏如馬一角，不角者騏。然則麒從騏省，不角故也。（按羅氏謂麟只如麕麋之屬，後世言麐者皆妄。景純則何以為四靈。司馬相如賦曰射麋腳麟，此麟并州界有之，大小如鹿，非瑞獸也。羅氏所指之類，或亦物與。）

趾

說文，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址，故以止為足。○釋名云，趾，止也。言行一進一止也。

定

爾雅云，定，題也。

姓

說文云，姓，人所生也。○毛傳云，公姓，公同姓。○易是類謀曰，黃帝吹律而定姓。○禹貢云，錫土姓。○左傳眾仲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國語云，司商協名姓。○白虎通曰，人所以有姓者何，紀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為重人倫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貫功德，下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王者之子稱王子，王者之孫稱王孫，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為氏。○禮記云，同姓從宗合族屬，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

以食而弗殊（始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周禮小史奠繫世辨昭穆○氏族序云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姓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古詛辭多曰隕命亡氏則與奪爵失國同可知為賤也故姓可呼為氏氏不可呼為姓姓所以別婚姻故有異姓同姓庶姓之別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後姓氏則合為一矣○陳祥道云姓所以繫百世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氏又可謂之族羽父為無駭請族公命以為展氏則氏族一也○王氏曰公姓公孫也孫傳姓者也○玉藻子姓之冠疏云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云子姓○喪大記云子姓立于西方

角

說文云角獸角也象形角與刀魚相似○周禮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爾雅角謂之觷（[illegible]音學）又云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按漢書釋五音之角曰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與角其義亦同）

族

白虎通曰族者湊也聚也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傳云公族公同祖疏此有公子公族公姓對例為然○朱傳云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

詩經考卷之二

古閩　黃文煥　輯著
寧波　姜思睿　校閱

國風召南

召

括地志邵亭故城在岐州岐山縣西南十里故召公邑○水經注雍水東逕邵亭南世謂之樹亭川亭故召公之采邑又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孔氏云召是周內之別名○朱傳云舊說扶風雍縣南有邵亭今雍縣析為岐山天興二縣未知邵亭的在何縣（按晉書地道記河東郡垣縣有召亭通典河南府王屋縣古召公之邑此武王分陝之後所徙非詩所云召也）

召康公

召康公名奭與周同姓姬氏伯爵武王出風南至于鮮原召召公王曰嗚呼敬之哉無競惟人人允忠惟事惟敬小人難保后降惠于民民罔不格惟風行賄賄無成事綿綿不絕蔓蔓若何豪末不掇將成斧柯武王既克殷問群臣曰入殷奈何召王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活咸劉厥敵無使有餘烈何如武王曰不可武王祭社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群臣畢從召公贊采王命召公釋箕子之囚武王封召公於北燕爵為伯其地在幽州薊縣食采於召西旅貢獒召公乃作旅獒用訓於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於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

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
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
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
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
世王既而武王崩成王少時召公為太保內弼父兄外撫諸侯自陝
以西諸侯召公主之召公化行陝西之國而鄰厲見召公欲戒成王
以民事乃獻公劉之詩又賦泂酌以戒之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
公先經營之既成周公將歸召公乃取諸侯之幣以與之因作書達
于王曰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
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

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
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
哀於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
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保格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
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
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
于民碞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
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
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
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
不敢知曰其不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

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其不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
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
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
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
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
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
天永命召公從成王遊於卷阿之上乃賦卷阿史佚有子而死下殤
也葬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于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
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召公告老將去周公留之曰君奭

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
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
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
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
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
卜筮罔不是孚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
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
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
有若泰顛有若南宮适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
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
殷命哉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

兹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召公因留不去。成王崩。召公受顧命。相康王。康王立召公率西方諸侯朝之。初召伯在朝有司請營召以居。召伯曰。嗟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烝庶于阡陌隴畝之閒。廬于棠樹而聽斷焉。觀民墾草。發淄耕種五穀。百姓大悦。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民給家足。倉庫充實。召公年九十餘乃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乃作甘棠之詩。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甚矣。甚人必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位。道也。

、鵲巢篇

召南申女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于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潔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爲得婦之道。宜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有淫慾之行者焉

鵲

爾雅云。鵲鶪醜。其飛也翪。翪音宗斂翅上下 又云。鳥鵲醜。其掌縮。飛縮腳腹下 ○月令云。季冬之月。鵲始巢。○周書云。小寒之日。雁北鄉。又五日。鵲始巢。鵲不始巢。國不寧。○易通卦驗云。鵲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見于未風之象。失節不巢。春氣不通。故言春不東風也。○禽經云。鵲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詩推度災云。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鳴鳩因成事。天性如此也。○禽經云。鵲以音感而孕。又云。鵲鳴唶唶。音唶 ○曾子曰。鵲上高城之墻。而巢于高枝之巔。城壞巢風而起。○淮南子云。鵲識歲之多風。去喬木而巢扶枝。又云。猶鳥鵲巢皆向天一者。至和在焉。又云。太陰所建。鵲巢而爲戶。又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乾鵲也 博物志云。鵲巢開口背太歲。○陸賈云。乾鵲噪而行人至。○陶貞白云。一名飛駮鳥。○陸佃云。鵲知人喜。作巢取在木杪枝。不取墮地者。皆傳枝受卵。故一名乾鵲。莊子云。烏鵲孺。鵲以傳枝。必欲所日翻也。○羅願云。鵲巢木大則高。木小則卑。傳枝而生子。冬二月有乳鵲矣。已而合去。他鳥居之。故召南稱鳩居鵲巢。今鳥之類亦逐鵲而居其巢。鵲尾尤長。故漢高祖劉氏冠。民謂之鵲尾冠。能制鵲。其所在。鵲必反覆而受啄矣。

按爾雅鷽山鵲。注似鵲而有文。小長尾。嘴脚赤。說文云。知來事鳥也。據此則術書所言知來者。乃是鷽也。

巢

說文云。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

鳩 鷽鳩

傳云鳩鳲鳩秸鞠也○釋鳥云鳲鳩鴶鵴疏左傳云鳲鳩氏司空詩云維鵲居之皆謂此也郭云今之布穀江東呼爲獲穀方言云戴勝謝氏云布穀類也陸機云今梁宋之間謂布穀爲鴶鵴一名擊穀一名桑鳩按戴勝自生穴中不巢生而方言云戴勝非也○禽經云鳩拙而安也鳲鳩○禮記云仲春之月鷹化爲鳩○列子云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而復爲鷂○埤雅云鳲鳩一名擊穀今之布穀江東呼爲郭公北牡飛鳴以翼相拂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有均一之德蓋其哺子朝自上而下暮自下而上者均也其子在梅在棘在榛也常在桑者一也周官羅氏仲春獻鳩以養國老者鳩性不噎食之復助氣故也○雅翼云此鳥鳴時播種其穀故曰布穀似鷂長尾好鳴之鳥故月令謂之鳴鳩○歐陽永叔云今所謂布穀戴勝者與

鳩絕異惟今人直謂之鳩者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間或於樹上架構樹枝初不成窠便以生子往往墜鷇雛散飛則棄而去寄有鵲來處彼空巢○詩緝云一名桑鳩仲春鷹所化爲鳩也或謂之題肩齊人謂之擊正正不

按揔華方言尸鳩或謂之戴勝邢氏已辨其非又云尸鳩之鷙鷙也即釋鳥所云鴶鵴尸鳩也即其他禽鳥鴶鵴戴勝諸異名皆不足據爾雅頗以爲即月令之鳴鳩拂其羽者也鳴鳩而戴則此鳥亦變聲者但鳴鳩自是鴶鵴而非鳴鳩也雖其之言失于詳究矣但斷然從氏則揔鳩別是一種不在方傳方物之內凡蓋以時驗知之或得其實然古之釋詩者皆謂鳴鳩有均一之德故以比夫人者但拙而已矣是稱乎

兩

風俗通云車一兩謂兩兩相與體也箱裝及輪兩兩而耦故稱兩兩

采蘩篇

蘩

爾雅云蘩皤蒿○陸疏云凡艾白色爲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一名游胡北海人謂之旁勃故夏小正傳曰蘩游胡游胡旁勃也○本草注云生中山川澤二月采又云此蒿麁於青蒿從初生至枯白於衆蒿又云葉似艾葉上有白毛麁澁俗呼爲蓬蒿○孟詵云此蒿春初先諸草生其葉生挼挼音那又奴回反醋淹之爲菹甚益人○陸佃云蒿青而高蘩白而繁詩曰采蘩祁祁今殺蠶種尚用蒿○羅願云我卽古之蘩生澤田漸洳之處詩云采蘩于沼沚澗中則是水草說者乃云蘩皤蒿皤蒿陸草不妨亦謂之蘩顧非夫人所採取之按本草注生中山川澤則皤蒿不妨爲水物也又所在有之多生陸地耳羅氏旁證其石白爲說非也僧罪又云蘩皂莢葉異純所本評他說日白蒿白蒿食之人何宜謂是與○蘩音今

沼

廣雅云沼池也圓曰池曲曰沼○孔安國云停水曰池○古今事物類考云黄帝破蚩尤而爲池沼蓋始於此

沚

爾雅云小洲曰陼陼音主小渚曰沚小沚曰坻人所爲爲潏潏音決○釋名云沚止也小可以止息其上也○韓詩說大渚曰沚

澗

釋名云澗間也言在兩山之間也○爾雅云山夾水澗陵夾水澞澞音虞

宮

傳云宮廟也○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釋名曰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說文云亡者神無所依故孝子以

王纔心。廟者所以藏王列昭穆。〇摯虞決疑要注曰。凡廟之主藏于戶外西牖之下。有石函。故名宗祏。〇周禮小宗伯。掌建国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辨廟祧之昭穆。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堊音惡）之。匠人營國左祖右社。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三个。〇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于寢。明堂位云。山節藻棁。複（複音福）廟重（重平聲）檐。刮楹達鄉（鄉音向）。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祭法云。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去墠曰鬼。諸侯立五廟。一壇

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去墠爲鬼。大夫立三廟二壇。適士二廟一壇。官師一廟。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〇荀子云。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表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

被

箋云。禮記。主婦髲鬄也。〇說文云。髲。益髮也。〇釋名云。髲。被也。髮少者得以被助其髮也。〇少牢禮云。主婦被錫。（被錫讀爲髲鬄。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紒爲飾。因名髲鬄焉。此周禮所謂次也。）〇士昏禮云。女次純衣纁袡。（次首飾。今時髲也。純衣。絲衣。）〇周禮云。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副所以覆首爲之飾。若今步搖。服之以從王祭祀。編。列髮爲之。若今假紒矣。服之以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鬄也。服之以見王。外內命婦衣鞠衣禒衣者服編。衣禒衣者服次。非王祭祀賓客。從后之禮。自於其家則亦降焉。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〇嚴粲云。王后六服。禒衣爲進御于王之服。首則服次。夫人于國。與王后服同。祭祀不應服次。曾氏謂此在商時。與周禮異。

按鄭注編云。編髮爲之。若今假紒。注次云。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鬄。假紒之制。今不可考。而髲鬄則今婦人所恒用也。朱傳云。編髮爲之。誤以次爲編矣。夫人服被者。在祭前夙夜在公之時。及祭畢之後。鄭箋甚明。若正祭。自然服副。不服被。故禮云。夫人副褘立于東房。是也。傳謂于男之夫人服二者。亦應服副矣。但叔引曹氏之言。亦非。

夙

說文。作𠈌（𠈌音夙）。云早敬也。从丮持事。雖夕不休。早敬者也。徐鉉云。今俗作夙。譌。

夜

說文。舍也。天下休舍也。

草蟲篇

草蟲

釋蟲云。草蟲。負蠜。（蠜音煩）郭璞曰。常羊也。〇陸疏云。大小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〇左傳。有蜚。（蜚音非）杜注云。蜚。負蠜。疏。咸昭常有非災。蟲。蜚一名負盤。此注相涉。誤爲蠜耳。〇陳藏器云。飛廉一名負盤。蜀人食之辛辣。杜預左傳注云。蜚。負蠜。如蟀蟲。又夜行一名負盤。名字及蟲相似。終非一物也。〇陸佃云。一云蚱蜢。即負蠜。亦以離應草蟲鳴于上風。負螽鳴于下風。而風化。〇羅願云。蚔雖微物。其啓閉有時。故月令孟夏蟲蚔鳴。後五日蚯蚓出。冬至之日。蚯蚓結。皆以紀候。夏夜好鳴于草底。江東謂之歌女。或曰鳴砌。詩要要草蟲。趯趯阜

螽說草蟲固多端。案張衡云。土蛆鳴則阜螽跳。是則蚚爲草蟲也。○詩緝云。負螽也。蠜也。即螽斯也。按釋草蟲者不一。然只爲似蝗者近之。詩緝以草蟲阜螽爲一。以螽斯斯螽爲二。螽斯斯螽音不知其爲同爲異。而阜螽草蟲之與螽斯。則以爲三。考爾雅自辨矣

阜螽

釋蟲云。阜螽蠜。李巡曰。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螣。許愼云。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明一物。○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陸佃云。阜螽。今謂之蚱蜢。蚱蜢忽宗二音 示䟴示飛。飛不能遠。青色。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博物志云。蝝蠃亦取阜螽子。咒而成己子。○陳藏器云。阜螽蚯蚓二物異類同穴爲雌雄。阜螽如蝗蟲。東人呼爲舴艋 舴音窄 艋音猛 有毒。

按爾雅釋阜螽也。云蠜而已。不知蠜是今之何物。陳藏器云。如蝗蟲。蓋亦蚱蜢之類也。李巡陸璣直謂爲蝗。殊不思蝗是災蟲。則何所謂介蟲之孽。豈歲時所恒有。而詩人詠之乎。謂凡蝗作蝗者謂之螽者。蝗也。凡似蝗而不爲災。歲時恒有者。通謂之螽。故有阜螽草螽蜇螽螽土螽之別。諸說紛紛各執所見。不備可也

蕨

爾雅云。蕨鼈。鼈音鱉 ○廣雅云。紫綦非也。初生無葉可食。○陸璣云。蕨。山菜也。周秦曰蕨。齊魯曰鼈。初生似蒜。蒜音同 莖紫黑色。可食如葵。○陸佃云。狀如大雀拳足。又如其足之蹷。故謂之蕨。俗云。初生亦類鼈脚。故曰鼈也。○羅願云。蕨生如小兒拳。紫色而肥。野人今歲焚山。則來歲蕨菜繁生。其舊生蕨之處。蕨葉老硬敷披。人誌之。謂之蕨基。今道路負荷轉移者。皆不肯食。云令人脚弱。薇猶禮家用之。蕨不復用。可知賤也。○通志云。蕨一名鼈。莽牙也。四皓食之而壽。夷齊食之而夭。此物不可生食。又有一種大蕨。亦可食。謂之綦蕨。爾雅云。綦。月爾。

薇

陸璣云。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埤雅云。爾雅曰。薇。垂水。好生水邊。故曰垂水。似藿菜之薇者也。故禮芼豕以薇。記曰。鉶芼牛藿。羊苦豕薇是也。○雅異云。文王之時。歌采薇以遣戍役。一章作止。二章柔止。三章剛止。故先儒以爲所遣有先中後輩。首章則二月中旬遣之。次章三月上旬遣之。三章則三月中旬遣之。○通志云。白薇曰白幕。曰薇草。曰春草。曰骨美。又云。薇生水旁。葉如萍。爾雅云。薇垂水。三秦記。夷齊食之三年。顏色不變。武王戒之。不食而死。然詩云采薇。有金櫻芽也。○朱傳云。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

蕨。○胡明仲云。荊楚之間。有草叢生修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靡。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甘美。野人呼爲迷陽。疑莊子所謂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即此蕨也

按本草。薇有二種。生平原川谷。似柳葉者。白薇也。生水旁葉似萍者。薇也。詩云。陟山採薇。又云。山有蕨薇。則是山菜。非爾雅所云垂水者也。埤雅混而一之誤矣。然陸機釋菜。如小豆蔓生。按親見官園所種。所言必審。復非似柳之白薇。鄭漁仲謂是金櫻芽。不知何據。朱子胡氏皆以爲迷陽而一云味苦。一云甘美。又自不同。惟項安世以爲今之野豌豆。蜀人謂之巢菜。有合陸機之說。

采蘋篇

蘋

爾雅云。苹。蓱。其大者蘋。郭曰。水中浮蓱。江東謂之薸 薸音飄 ○陸璣云。水上浮萍。麄大者謂之蘋。小者曰蓱。季春始生。可糝蒸爲茹。又可苦

酒淹以就酒。○本草唐本注水萍有三種。大者名蘋。水中又有荇菜。亦相似而葉圓。小者水上浮萍。○吳氏本草云。水萍。一名水廉。生池澤水上。葉圓小。一莖一葉。根入水。五月華白。○陳藏器云。蘋葉圓闊寸許。葉下有一點如水沫。一名芣菜。○詩緝云。蘋可茹。萍不可茹。郭氏以小萍爲大萍誤。○爾雅翼云。蘋葉正方。中折如十字。根生水底。葉敷水上。不若小浮萍之無根而漂浮也。故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薸。薸音瓢 即小萍也。蘋亦不沈。但比萍則有根不浮游耳。五月有華。白色。故謂之白蘋。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崑崙之蘋。萍焉。楚王渡江得萍實。天問曰。靡萍九衢。本草稱水萍。者得萍名。而實蘋也。蓋有非無根者所能生枝葉九道。尤大于蘋矣。陶隱居云。水萍非今浮萍。子詳者之。使覽者無惑。按周處風土記。萍蘋芹菜之別名。此說非是。芹別一物矣。蘋又有水陸之異。柳惲所謂汀洲采白蘋者。水生而似萍者也。宋玉所謂起于青蘋之末者。陸生而似莎者也

濱

孔氏曰。釋水云。滸水涯。孫炎曰。涯水邊。說文云。瀕水濱。廣雅云。浦涯。然則滸濱涯浦。皆水畔之地。同物而異名也

藻

傳云。藻聚藻也。○箋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旣毀。告于宗室。敎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蘋之爲言賓也。藻之爲言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以自潔清。故取名以爲戒。○爾雅云。莙。莙音君 牛藻。疏云。莙一名牛藻。藻之葉大者也。詩召南云。于以采藻。左傳。蘋蘩薀藻之菜。以此草好聚生。故言薀藻。薀謂聚也。○陸氏璣云。藻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聚生。故也。又云。扶風人謂之藻。聚爲發聲。此二藻皆可食。煑熟挼去腥氣。米麵糝蒸爲茹。嘉美。楊州饑荒可當穀食。○埤雅云。韓詩曰。沈者曰蘋。浮者曰藻。蓋藻萍類也。似槐葉而連生。生道旁淺水中。與萍雜。至秋則紫。今俗謂之馬藻。藻亦呼紫藻。故曰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蓋非蒲藻之藻。萍藻之藻。浮薸藻之藻。沈草木疏以爲葉似蓬蒿莖如釵股而大。謂之聚藻。類矣。○爾雅翼云。藻橫陳于水。如自潔若流水之中。隨波衍漾。莖葉條暢。尤爲可喜。故采藻于行潦也。有自然之文。古者衣服有藻火之屬。又畫于梲以爲飾。亦以厭火

行潦

說文云。潦雨水。○楊愼云。行音杭。潦音勞。謂水潦之年。大道上積水

○淮南子云。潦水旬月不雨則涸

筥

方言云。𥫗𥫗音弓 籅籅音余 筥筥音舉切 篆也。江沔之間謂之籅。趙代之間謂之𥫗。淇衛之間謂之牛筐。篆。其通語也。篆小者。南楚謂之簍。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箄。趙魏之間謂之去簇。禮書曰。說文曰。筥。筲也。宋魏之間謂箸筩爲筲。則其制圓而長矣。米筥蓋亦類此。周禮。舍人共其筥米。掌客上公米百二十筥。侯伯百筥。子男八十筥。聘禮。君使卿歸饔餼。賓上介米百筥。筥半斛。夫人使大夫歸禮。賓上介米八筐。士介六筐。筐五斛。夫百筥以多爲榮。而所實少。八筐六筐以少爲貴。而所實多。則筐大而筥小矣。于文。筐正而筥圓。之則筐方而筥圓矣。

錡

釋文錡三足釜也〇說文云江淮之間謂釜爲錡〇方言云鍑音福江淮陳楚之間謂之錡或謂之鏤

釜

毛傳云無足曰釜〇方言曰釜自關而西或謂之釜或謂之鍑〇易說卦云坤爲釜〇三禮圖云釜制度云三斛或云二斛〇古史考云黃帝始造釜甑火食之道成矣〇禮書云詩以錡釜湘菜以釜脩烹魚周禮儀禮以鑊烹牲則鑊又大于釜〇箋云烹蘋藻者于魚湆音泣之中是鉶羹之芼

宗

傳云大宗之廟〇周禮太宰云宗以族得民〇大傳云庶子不祭明

其宗也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敬宗尊祖之義也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音嫡者公子之宗道也〇白虎通宗尊也爲先祖主族人之所尊也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于上宗則易于下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爲小宗以其轉遷別于大宗也別子者自爲其子孫爲祖繼別也各自爲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所親備矣〇儀禮注疏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爲君第二子以下不得禰先君故稱別子也此別子子孫爲卿大夫立此別子爲其後世之始祖又非君之親或是異姓始來此國者亦謂之別子也

牖

說文曰牖穿壁以木爲交窻所以見日也在墻曰牖在屋曰窻〇朱子云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奧也又云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東戶西牖皆南向室西南隅爲奧尊者居之所謂牖下者也凡廟皆南向而主皆西向〇邢昺云古者爲室戶不當中而近東則室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曲禮云人子居不主奧是也

按傳云大夫士祭于宗廟奠于牖下箋云牖下戶牖間之前祭不于室中者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此其義也毛言奠于牖下則祭仍在室鄭則直謂祭于戶外其義雖殊皆不以牖下爲奧也至朱傳始謂以爲奧矣

甘棠篇

甘棠

爾雅云杜甘棠郭云今之杜棠下云杜赤棠白者棠舍人曰杜赤色名赤棠白者亦名棠然則其白者名棠其赤者爲杜爲甘棠爲赤棠杕杜傳云杜赤棠是也〇陸璣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音醋滑美赤棠子澀而酢俗語云澀如杜是也赤棠木理韌亦可作弓幹〇雅翼云每梨有十餘子唯一子生梨餘者有生杜〇通志云甘棠謂之棠梨其花謂之海棠花其實謂之海紅子〇字說云詩言蔽芾甘棠以杜之美言有杕之杜以棠之惡〇括地志召伯廟在洛州壽安縣西北五里召伯聽訟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伐其樹後人懷其德因立廟有棠在九曲城東阜

上。今河南府宜陽縣。按爾雅云，杜，甘棠。又云，杜，赤棠，白者棠。蓋杜其總名，種有赤白之異，其實白棠爲甘棠，而赤棠爲杜也。陸機羅願之說可見。邢昺疏矣。

伯

周禮云，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職主也，是伯分主東西者。王制云，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注云，凡長皆因賢侯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又曰，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公羊傳云，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陜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陜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按伯有五，同名異辰。有伯之首，九命者也。有方伯，則八命之牧也，殷謂之州伯。有殺下二伯，則左傳云五侯九伯，旄丘序云責衛伯者是也。有伯長，則周禮七命之伯也。有州里之伯，內則所云州史獻諸州伯者也。

行露篇

露

釋名云，露，慮也，覆慮物也。○詩含神霧云，陽氣終，白露爲霜。○大戴禮云，露，陰陽之氣也，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氣勝則散爲雨露。○月令，孟秋白露降。○春秋元命包云，霜以殺木，露以潤草。○春秋緯云，武露有文露洗。○列星圖曰，天乳在氐北，主降甘露。○五經通義曰，和氣津液凝而爲露，露從地出。○瑞應圖云，甘露者，美露也，神靈之精，仁瑞之澤，其凝如脂，其甘如飴，一名膏露，一名天酒。○董仲舒云，露結珠而成其，稍潤而成霽。○月令章句云，露，陰液。○曹植云，氣之清者其如露。

雀

春秋運斗樞云，搖光星散爲雀。○易通卦驗云，立夏雀子飛。○說文云，雀，依人小鳥。○雀豹云，雀一名嘉賓，言棲宿人家，如賓客。○淮南子云，季秋之月，候鴈來賓，雀入大水爲蛤。許慎注，賓雀者，老雀也，棲宿人家堂宇之間，有似賓客，故謂之賓客。○禽經云，雀交不一，雉交不一。雉交不再。○格物要論云，雀，背褐者，黑斑身，毛羽褐色，尾長二寸許，指爪黃白。○埤雅云，雀賦曰，頭如顆蒜，目如擘椒。雀，物之淫者，鼠物之貪竊者，故詩言雀角鼠牙，以譬強暴。西方之書曰，雀淫沙受卵。禽經曰，雀以猶懼。今雀俛而啄，仰而四顧，所謂懼也。○雅翼云，雀小隹，其小者黃口，貪食易捕，老者黠難取，號爲賓雀。雀極多欲，至聽點鶴，直不能爲巢，穿屋居之，乃能勝燕，或啣艾于燕巢中，燕輒去，則君之字通乎爵，飲器以爲名，象雀之形，取其鳴節節足足也。○箋云，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按此雀，即依人小鳥。九韓青雀、赤雀、黃雀，有鳥鳥也。又有青雀，蘆雀，寬云蘭有不則雀，背施是水鳥也。永元中安息所獻者，像技大雀也，並與此不同。

屋

釋名云，屋，奥也，其中溫奥也。大屋曰廡。廡，幠音也。幠，覆也。并并平声冀人謂之房。房音序房，正也，屋之正大者也。○考工記，葺屋三分，瓦屋四分。

獄

顧云，鄭興義取云，獄者埆埆音确也，因證于埆核之處，周禮之圜土然。則獄者核實道理之名，皋陶造獄，謂此也。既因證未定，獄事未決，繫之于圜土，因謂圜土亦爲獄。此章言獄，下章言訟，司寇職云，兩造禁民訟，兩劑禁民獄，對文則訟獄異，故彼注云，訟謂以財貨相告者，獄

謂相告以罪名是其對例散則通也此詩亦無財罪之異重在變文耳○大司寇云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凡圜土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釋名云獄确也(确音角)實确人情偽也又謂之牢言所在堅牢也又謂之圜土言築土之表墻其形圜也又謂之囹圄囹領也圄禁也言領錄囚徒禁禦也○急就章曰皐陶造獄○廣雅云夏曰夏臺殷曰羑里周曰囹圄○博物志云夏曰念室殷曰動止周曰稽留三代之異名也○韓詩傳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天文志云貫索賤人之牢句圜十五星屬杓曰賤人之牢星實則囚多虛則開出

鼠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爲鼠○左傳云鼠晝伏夜動不穴于寢廟畏人故也○呂氏春秋曰周鼎著鼠令馬履之爲其不陽也○埤雅云鼠有齒而無牙性疑出入多不果故持兩端謂之首鼠又鼠類最壽俗謂之老鼠是也

按鼠種類最多今畧疏之尓雅鼢鼠地中行者廣雅謂之鼹鼠方言謂之犂鼠者也鼸鼠以頰裹藏食大義所謂甘鼠也鼷鼠有螫毒博物志云鼠之最小者春秋所書食牛角者也鼷鼠似鼴之鼠也鼩鼠一名鼩鼠今之鼠似鼠而小東方朔云鼮鼠之奚俯者也鼫鼠五伎鼠所鼫鼠之頭鼠鼫鼠蔚文鼠終軍所識者也鼮鼠如鼠而人鼷鼠鼤鼠是家中所謂鼠坐也說文鼨似鼶鼠也鼫鼠斬鼠似蝬蝶也鼶可作裘今之鼶鼠也鼬竹鼠也鼢鼠地鼠鼠也又有鼷鼠鼠毫可製筆沙鼠今呉鼠也

牙

說文牙壯齒也象上下相錯之形○釋名云牙樝牙也隨形言之

墉

釋宮云墻謂之墉李巡曰謂垣墻也○釋名云墉容也所以蔽隱形容也○書大傳云天子賁墉諸侯疏杼(賁大也言大牆正道直也)疏衰也杼亦牆也衰殺其上不得正直○新序云諸侯垣牆有黝堊無丹青之色○淮南子云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左傳叔孫豹云人之有牆以蔽惡也○周禮牆厚三尺崇三之(高厚以相稱)禮書云詩曰崇墉言言易曰乘其高墉則墉墻之高者也儀禮于房室言墉于堂下言壁則壁墻之卑者也書有東序西序爾雅曰東西牆謂之序則序堂上之東西牆也詩曰之子于垣百堵皆作書曰既勤垣墉春秋傳曰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納車馬焉則垣宮室之外墻也考工記曰牆厚三尺崇三之則牆者垣墉之總名與

羔羊篇

羔

說文曰羔羊子也羜五月生羔也𦍩(𦍩音務)六月生羔也羍(羍音達)七月生羔也挑(挑音兆)羊未卒歲也○宗伯以禽作六摯卿執羔(羔取其群而不失其類)士相見禮上大夫相見以羔(羔取其從帥群而不黨)春秋繁露云凡贄卿用羔羔有角而不用如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嗁(嗁音啼)類死義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猶祥故以爲贄○禮記云羔裘緇衣以裼之○論語緇衣羔裘鄭注云諸侯視朝之服

羊

說文曰羊祥也象頭角足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羊在

六畜。王瘠脇也。羊大則美。故從大。羸瘦也。羊以瘦爲病。故羸從羊。○爾雅云。羊角不齊。觤。觤音詭 角三觠。觠音拳 羷。羷音撿 羊黄腹。羜。羜音佇 絕有力。奮。○禮記曰。祭廟羊曰柔毛。又云。大夫無故不殺羊。又云。羊泠毛而毳羶。○周禮云。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又云。凡膳食羊宜黍。又云。冬行鱻羽膳膏羶。○春秋說題辭云。羊。祥也。合三而生。以養士也。故羊高三尺。○五行傳云。視之不明。則有羊禍。○尸子云。大羊爲羬六尺。○埤雅云。羊性善群。故於文。羊爲羣。犬爲獨也。羊每成群。要以一雄爲主。舉群隨之。易曰。兌爲羊。兌陰在上。故羊性前逆。牛性前順。詩曰。羊牛下來。先羊而後牛者。晚出早歸。常先于牛故也。○合璧事類云。羊有白黑三色。亦有背者。南人所罕見。

皮革

周禮掌皮掌秋斂皮。冬斂革。遂以式法頒皮革于百工。共其毳毛爲氈。以待邦事。又云。荊州其利齒革。考工記。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函人爲甲。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荼白也。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也。卷而搏之。欲其無迆也。眡其著。欲其淺也。察其線。欲其藏也。韗人爲皐陶。○釋名云。皮。被也。被覆體也。○說文云。獸皮治去其毛曰革。革。更也。○正義云。對文則皮革異。散文則通。司裘曰。大喪飾皮車。謂革輓。去毛得稱皮。明是有毛則稱革。故攻皮之工有函鮑韗韋裘。是皮革通言也。○爾雅云。革中絕謂之辨。革中辨謂之䩞。辨中斷皮也。䩞復平分也。又云。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虎豹之屬皮有文彩者

絲

周禮云。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之時。頒絲于內外工。皆以物受之。染人掌染絲。又云。㡛氏湅絲。㡛音荒 湅音練 以涚水。涚音稅 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涚水。以灰所泲水也。宿諸井。懸井中。○禮記云。蠶事既登。分繭稱絲受功。○春秋考異郵曰。四月蠶餌絲。

紽緎緫

爾雅云。緎羔裘之縫也。孫炎曰。緎之爲界緎。郭璞曰。縫飾羔裘之名。○禮書云。大裘尚質。羔裘有文。毛氏曰。古者素絲以英裘。紽緫數也。爾雅曰。緎縫也。孫炎曰。界也。蓋羔裘以素絲爲組。施縫中以爲英飾。其界有緎有縫[illegible]其別爲紽。其聚爲緫。而又飾之以豹。此所以與大裘異也。○孔氏云。素絲爲飾。惟組紃耳。若爲線則所以縫裘非飾也。紃施縫中若今之絛是也。有組紃施于縫中之驗

按裘毛必采厚。其縫界之飾。俾外見者。惟組紃若絛耳。錢氏云。兩皮不易合。故織白絲爲紃。施之縫中。聯屬兩皮。因以爲飾。此言則仍是絲。非帛。亦長倍曰五絲爲紽。倍紽爲升。倍升爲緎。飾緎爲紽。倍紽爲緵。倍緵爲緫。此乃自少之多。自緎至緫也。即絲字也。以類求之。則緎寡于緵。紽定又寡于緎。蓋絲之數耳。毛傳云。紽緫數也。蒋君章句亦云。紽數名也。其或以此與

殷其靁篇

靁

釋名云。靁者。如轉物有所硠。硠音郎 靁之聲也。○易云。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又云。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又云。震爲雷。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又云。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洪範論曰。雷于天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其出入也。○鄭箋云。雷發聲令。○物理論云。積風成雷。○師曠云。春雷初起。其音洛洛

蟄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依音不大霹靂者謂之雌雷水氣也○京房易傳曰雷雷不雷陽德弱也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雷不驚人號令啓發而已

山

廣雅云山產也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有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春秋說題辭云山之爲言宣也含澤布氣調五神也又云陰含陽故石凝爲山○元命包云山者氣之苞含所以含精藏雲故觸石而出○山海經禹曰天下名山經五千三百七十山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其餘小山甚衆不足記○書大傳孔子曰山生材用無私爲焉四方皆伐無私與焉出雲雨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

摽有梅篇

梅

詩義疏云梅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而黑衣而曝乾爲藨置羹臛虀中又可含以香口○賈思勰云梅華早而白杏花晚而紅梅實小而酸杏實大而甜梅可以調鼎杏則不任此用世人或不能辨言梅杏爲一物○陸農師云梅華在果中華尤香先桃李而華至北方多變成杏故人有不識梅者地氣使然○爾雅翼云古者以梅實爲籩食之遊所謂乾蓛蓛音老蜀志云蜀名梅爲蓛大如雁子其實倪酸故以爲和尚書所謂爾惟鹽梅禮記則獸用梅而已○管子五沃之土其梅其杏其桃其李○西京雜記云漢初修上林苑群臣各獻名果有朱梅紫華梅紫蔕梅同心梅麗支梅燕梅侯梅

按鄭樵云梅似杏實酸是江南之梅而郝懿引陸氏疏與江南之梅花葉不同蓋陸氏說秦風之梅耳又西京雜記上林苑有侯栗侯梅則是異種四月詩亦侯栗侯梅者殆即其物也荒不曾梅者凡九十餘種不能悉載

士

說文云士事也數始于一終于十从十从一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

小星篇

星

釋名曰星散也列位布散也宿宿也星各止宿其所也○春秋說題辭云星之爲言精也陽之榮也陽精爲日日分爲星故其字日生爲星○洪範曰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經月於箕則多風離於畢則多雨○物理論云星者元氣之英水之精也○靈憲云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逌逌音山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以神著有五列焉是謂三十五名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於方爲二十八宿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劉向云天官列宿在位之象小星無名者庶民之類○博雅云東方七宿七十五度南方七宿百一十二度西方七宿八十度北方七宿九十八度四分度之一歲星謂之重星或謂之應星熒惑謂之罰星或謂之執法鎮星謂之地侯太白謂之長庚或謂之太囂辰星謂之鉤星兔星或謂之鉤星大角謂之棟星天官謂之參旗紫宮參伐謂之大辰太微房謂之明堂須須音女謂之婺女參謂之實沈昴謂之旄頭東井謂之鶉首張謂之鶉尾軫謂之鳥帑營室謂之豕韋北辰謂之天堂天淵謂之紐茲兔星謂之大堂天淵謂之三淵軒

輳謂之路寢與鬼謂之天廟

三

傳云三心。○爾雅云大火謂之大辰（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疏大火大辰之次名也。○左傳張趍云火中寒暑乃退（心以季夏昏中而暑退季冬旦中而寒退）。○荊州星占云心爲天王其宿三星一名天司空。○晉天文志云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爲明堂天子位爲大辰主天下之賞罰天下變動心星見祥星明大天下同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心星直則大王失勢。○箋云心在東方三月時也。

五

傳云五噣（噣音）味 爾雅云味謂之柳柳鶉火也疏南方七宿共爲朱鳥之形柳爲朱鳥之口故名味○文耀鉤云味爲鳥陽七星爲頸（陽猶首也）

元命包云柳五星。○樂汁圖徵云柳主材木。○史記正義云柳占以順明爲吉金火守之國兵大起○漢書云柳爲鳥喙主木草○晉天文志云柳八星天之廚宰也主尚食和滋味又主雷雨○箋云噣在東方正月時也。

宵

爾雅云宵夜也舍人曰宵陽氣消也。

在公

周禮九嬪掌敎九御各帥其屬以時御敘于王所（凡群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十五日而徧望後反之）又云女御掌御敘於王之燕寢○内則云妾年未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將御者齊漱澣愼衣服櫛縰笄總拂髦衿纓綦屨（五日一御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次兩媵四日次夫人專夜五日）又云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疏云謂卿大夫以下。○書大傳云古者后夫人將侍君前息燭後舉燭至于房中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史奏鷄鳴于階下然後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也然後應門擊柝告闢也然後少師奏質明于陛下夫人入庭立君出朝。○五經要義云后妃羣妾以禮御于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

參

前漢天文志云參爲白虎三星直者是爲衡石下有三星銳曰罰爲斬艾事。孟康曰在參間上小下大故曰銳。○晉志云參十星一曰參伐一曰大辰一曰天市一曰鈇鉞主斬刈又爲天獄主殺伐又主權

衡所以平理又主邊城爲九譯故不欲其動也其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故黃帝占參應七將中央三小星曰伐天之都尉也主戎狄故不欲明王道缺則芒角張伐明星與參等大臣皆謀兵起○孔仲達云參實三星下三星曰伐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伐與參連體亦爲大星故周禮熊旗六旒以象伐演孔圖云參以斬伐公羊傳云伐爲大辰明伐得統參也○夏小正云三月參則伏又云五月參則見見也者敉星也。

昴

爾雅云大梁昴也西陸昴也疏大梁昴之次名也昴西方之宿名也昴又謂之西陸昭四年左傳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

出之又十三年傳云歲及大梁蔡復楚凶是昴星之名凡三○元命包云昴六星昴之爲言留言物成就繫留也○晉志云昴七星天之耳也主西方主獄事又爲旄頭胡星也昴畢間爲天街天子出旄頭罕畢以前驅此其義也黃道之所經也昴星大而數盡動若胡兵大起○夏小正云四月昴則見

衾

說文云衾大被也○釋名云被所以被覆人也衾广(广音儼)也其下廣大如广受人也

裯

傳云裯襌(襌音丹)被也○箋云牀帳也○爾雅云幬謂之帳疏鄭箋云裯牀帳也幬裯音義同○說文曰幬單帳也在旁曰帷在上曰幎

江有汜篇

汜

爾雅云決復入爲汜疏凡水之岐流復還本水者曰汜○釋名云汜巳也如出有所爲畢巳而還入也○朱子曰今江陵漢陽安復之間蓋多有之又云楚詞哀郢遵江夏以流亡江大江也夏夏水也或以爲自江而別以通於漢還復入江冬竭夏流故謂之夏其入江處今名夏口即詩所謂江有汜也(宋安州即今德安府復州今沔陽州俱隸湖廣)

渚

釋名云小洲曰渚渚遮也體高能遮水使從旁廻也○博雅云渚處也○韓詩章句云一溢一否曰渚○毛氏云水岐成渚

沱

爾雅云江爲沱疏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禹貢荊梁二州沱潛旣道孔安國注梁州云沱潛發源此州入荊州禹貢又云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按一統志枝江縣今屬湖廣荊州府沱江在當陽縣治南至枝江縣界入大江華陽縣屬岳州府鄂縣屬四川成都府汶江縣今爲成都府灌縣卽唐宋之導江縣沱江在新繁縣西北源出岷江眉州彭山縣亦屬四川)

歌

廣雅云聲比於琴瑟曰歌○說文云歌詠也謠徒歌也謳齊歌也○釋名云人聲曰歌歌柯也所歌之言是其質也以聲吟詠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葉也故兗冀言柯聲如歌也○韓詩章句云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又云饑者歌食勞者歌事○五經通義云歌之言雖也以厚志意故發聲而歌長言○樂記云歌者直己而陳德也上如抗下如隊(隊音墜)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

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禮書云天子之祭祀養老饗諸侯諸侯之相見會之賓禮皆升歌下管貴人聲也鄉飲燕禮有歌笙與間而後合樂鄉射有合樂而無歌笙與間大射有歌而無間笙有管而無合樂

野有死麕篇

野

爾雅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疏云以細別言之則郊外之地名牧牧外之地名野若大判而言則野者郊外總名故周禮六遂在遠郊之外遂人職云凡治野田是郊外之地總稱野

麕

說文云麕麞也○埤雅云齊人謂麕謂麞麞如小鹿而美故从章

美也。詩曰。四足之美有麃。麃即麅也。或曰。麅性善驚。故从鹿省。鹿皆健駿。而麅性膽志怯。飲水見影輒奔。道書曰。麅鹿無魂。又曰。麋鹿白腸善怖。爲是故也。麋性喜山善聚。善散故從囷。囷聚也。亦散也。○春秋運斗樞云。樞星散爲麋。○崔豹古今注云。鹿有角而不能觸。麋有牙而不能噬。○呂氏春秋云。使麋疾走。馬弗及也。而得之者。時顧也。

茅

爾雅云。藗遬音 牡茅也。○陸疏云。白茅包之。茅之白者。古用包裹禮物。以充祭祀。縮酒用之。○周易云。拔茅茹。以其彙。征吉。陸佃云。茅之爲物。拔其根而牽茹者。君子以類出處之象。又云。藉用白茅。無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孔子曰。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

春

鄉飲酒義云。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尚書傳云。東方者何也。動方也。物之動。何以謂之春。春出也。物之出也。○素問云。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又曰。東方生風。風生木。其德敷和。敷和之紀。木德周行。陽舒陰布。五化宣平。

樸樕

爾雅云。樕樸心。疏。樕樸一名心。某氏曰。樕樸槲樕槲音斛 樕也。有心能能音耐 濕江河間以作柱。詩云。林有樸樕。此作樕樸。文雖別其實一也。

鹿

爾雅云。鹿。牡麚。牝麀。其子麛。其跡速。絕有力麉。麉音堅 ○說文云。鹿解角獸。羣萃善走者也。○字統云。鹿性驚防。分背而食。以備人物之害

○埤雅云。鹿分背而食。食則相呼。羣居則環其角外向。以防物之害已。故詩以況君臣之義。而毛詩草蟲經曰。鹿欲食。皆鳴相召。志不忘也。周官曰。視朝則皮弁服。蓋取諸此。鹿愛其類。出於天性也。○雅翼云。古稱馬之似鹿者直百金。今荊楚之地。其鹿絕似馬。當解角時。望之無辨。土人謂之馬鹿。是知趙高指鹿爲馬。蓋以類耳。鹿無枝角。觡音 觡角有枝曰觡。夏則解角而易毛。冬則角長而毛深。古伏羲之世。麗皮爲禮。按說文集韻云。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則急而旅行。故麗皮蓋鹿皮云。○家語曰。四九三十六。鹿主律。律主鹿。鹿故六月而生。○運斗樞云。瑤光星散爲鹿。○山谷云。胡居士常言鹿性驚烈。多別良草。食葛葉等九物。餘則不嘗。凡餌藥者勿食鹿肉。以鹿常咬解毒之草也。

玉

大戴禮云。玉在山而木潤。川生珠而岸不枯。珠者陰中之陽也。故勝水。玉者陽中之陰也。故勝木。○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于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而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於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尸子云。水方折者有玉。圓折者有珠。○地鏡圖曰。玉石之精也。其居地。氣清而浮。白而圓。光轉地中常潤。○王逸正部論云。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豬肪。肪音方 黑如純漆。

帨

內則云。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左佩紛帨。帨拭物之佩巾 又云。子生。女子設帨

於門右。

尨

爾雅云，犬生三，獫，(獫音宗) 二，師，一，玂，(玂音其) 未成毫，狗，絶有力，狣，(狣音兆) 狗四尺爲獒。○說文曰，犬，狗之有懸蹄者也。狗，叩也，叩氣吠以守也。尨，犬之多毛者也。○廣雅云，殷虞，晉獒，楚黄，韓盧，宋鵲，狼，狐，狂，(狂音汪) 獫，(獫音) 並犬屬。○五行傳云，雞，畜之有冠翼者，屬貌。犬，畜之以口吠者，屬言。羊，畜之遠視者，屬視。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屬聽。牛，畜之重任者，屬思。

何彼襛矣篇

唐棣

爾雅云，唐棣，栘。郭云，似白楊，江東呼爲夫栘。○陸疏云，唐棣，奥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赤或白，五月中成實，大如李子，可食。○埤雅云，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華先開而後合。詩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本草云，扶栘木，皮味苦。燒木皮，置酒中，令味正，經時不敗。生江南山谷，樹大十數圍，無風葉動，華反而後合。○崔豹古今注云，栘楊，圓葉弱蔕，微風大搖，一名高飛，一名獨搖，一名栘楊，一名栘柳，亦曰蒲栘。

王姬

禮緯云，周姬姓，祖履大人迹而生。○國語云，黄帝以姬水成，故黄帝爲姬。○春秋築王姬之館於外。杜預曰，不稱字，以王爲尊也。○公羊傳云，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序云，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

車

釋名云，古者車聲如居，言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車，舍也，行者所處若舍也。○古史考云，黄帝作車，少昊時略加牛，禹時奚仲駕馬。○晉書云，聖人見秋蓬孤轉，杓觿旁建，乃作輿輪，而方圓興制。○周禮巾車掌公車之政令，王之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王后之五路，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車。王之喪車五乘，木車，素車，藻車，駹車，漆車。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人乘役車。車僕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禮書云，車之制，前軾而後戶，前軓而後軫，旁輢而前以較，下軸而銜以轐。(轐音僕) 對人者謂之對，(對音對) 如輻者謂之輻，揉而相迎者謂之牙，輪之中謂之轂，前疾輈之上平謂之銜，銜之材與輿，輿之下木皆曰任，以其力任於此也。軓之端與輈之下木皆曰軓，以其旁止於此也。軫可以名輿，可以名車，蓋常可以名部，軫前橫木可以名輅。此又因一材而通名之也。其爲車也，有長轂者，有短轂者，有杼輪者，有侔輪者，有反輮(輮音柔)者，有仄輮者，有兩輪者，有四輪者，有有輻者，有無輻者，有曲輈者，有直輈者，有一輈者，有兩轅者，有直輿者，有曲輿者，(曲輿鈎車) 有庶箱者，有方箱者，有重較者，有單較者。或駕以馬，或駕以牛，或輓以人，或飾以物，或飾以漆，或樸以素，要皆因宜以爲之制，稱事以爲之文也。

李

爾雅云，休，無實李。痤，接慮李。駁，赤李。桃李醜核。禮，李曰疐之。○運斗樞云，玉衡星散爲李。○管子云，五沃之土，其木宜李。○西京雜記云，上林苑有紫李，青綺李，黄李，青房李，綠李，顏淵李，合枝李，羌李，朱李。

東下李○燕李○餘李○鬱李○

齊

譜云。齊者古少皡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大師呂望於齊。地方百里。都營丘。周公定九畿。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音維）淄之野。○朱子云。今青齊淄濰德棣等州是其地。○左傳晏子云。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音側）因之。有逢（音龐）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元命包云。虛危之精。流為青州。分為齊國。○史記云。齊所以為齊者。以天齊也。又云。胡公徙都薄姑。獻公徙治臨淄。又云。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琊。北被於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戰國

策蘇秦云。齊南有泰山。東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

釣

說文。釣魚也。○列子曰。釣者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鉤。荊篠為竿。剖粒為餌。○淮南子曰。釣者靜之。

緡

釋言云。緡綸也。孫炎曰。皆繩名也。郭璞曰。緡繩也。江東謂之綸。○釋名云。綸倫也。作之有倫理也。○小爾雅云。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謂而探之為緡。（按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鄭注今有秩嗇夫所佩也。此說文所謂糾青絲綬也。與此綸不同）

騶虞篇

殺

爾雅云。葦醜芀。（芀音迢）葭華。葭蘆。其萌虇。（虇音犬）夏小正云。七月莠雚葦。未秀則不為雚葦。秀然後為雚葦。雚未秀為菼。葦未秀為蘆。○埤雅云。葦醜芀。言其華皆有芀秀。今風飄吹揚如雪。其聚於地如絮。淮南子曰。蘆苗類絮。而不可以為絮。葦即今之蘆。一名葭。葭葦之未秀者也。萑即今之荻。一名蒹。蒹萑之未秀者也。荻一名華。蒹一名薕。至秋堅成。謂之萑葦。先儒以為萑如葦而細。按萑土鼓賁桴葦籥。葦管中𥬪則萑小而葦大矣。其字從艸則萑綏故也。荀子曰。柔從若蒲葦。

豝

爾雅云。豕牝豝。○小爾雅云。豝豬也。其子曰豚。大者謂之豬。○說文云。豝牝豕也。一曰二歲能相把挐也。○古今注云。漁陽以大豬為豝。○字說云。豝所謂婁豬巴猶婁也。○雅翼云。凡六畜之名皆見於釋

畜。惟豕見於釋獸。以豕者適田豕之名。故別與之。詩云。彼茁者葭。一發五豝。于嗟乎騶虞。然則豝牝豕之小者。故又謂之小豝。言雖取官豝之物。亦必待其成。所以為仁也。（按嚴氏云。豝豕之小者。對大豕而言。若豵則豝為大矣。說一章經首葭叢言。故有豝豵。既遭蒐狩。故有豝豵。按說文一歲為豵二歲為豝之說。豝必有所指也。朱子以豝為牝豕。顯行禮雅與向壽之說。廣雅云。獸一歲為豵。二歲為豝。三歲為肩。四歲為特。則豝豵之名可通於群獸也）

騶虞

毛傳云。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陸疏云。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海內北經云。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采畢具。尾長於身。名曰騶吾。（騶芳詩義疏曰吾或作虞）乘之日行千里。○封禪書云。圖騶虞之珍群。頌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

音。敺敺音民 敺穆穆君子之態。〇晉郭璞贊曰。怪獸五采。尾參於身。矯足千里。倏忽若神。是謂騶虞。詩歎其仁。〇吳薛綜頌曰。嬔嬔白虎。俊仁是崇。儀不侵暴。困不改容。飲威揚德。愷悌之風。〇中興徵祥說云。騶虞。仁獸也。其尾參倍。狀如虎而白色。嘯則風興。觭身如雪而無雜者是也。近代所謂白虎。若背班而虎文。爾雅所謂彪虎耳。〇瑞應圖云。白虎仁而不害。王者不暴虐。恩行及草。則見。〇河圖括地象云。令世之野中有玉虎。晨鳴雷聲。聖人感期而興。〇埤雅云。騶虞。西方之獸。而名之曰虎。則宜以獸爲事。今反不食生草。食自死之肉。蓋仁之至也。

蓬

爾雅云。齧。彫蓬。薦。黍蓬。〇說文。蓬。蒿也。草之不理者也。〇埤雅云。其葉散生。末大於本。故遇風輒拔而旋。雖轉徙無常。其相遇往往而有。故其制字從逢。〇曾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〇商子云。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者。乘風之勢。〇說苑云。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〇通志云。菰曰蓬。今人謂之茭。爾雅云。彫蓬者。米茭也。其米謂之彫胡。可作飯。故曰齧。黍蓬者。野茭也。不能結實。惟堪爲薦。故曰薦。

按蓬是蒿類。與茭自別。鄭漁仲所云。蓋本孫炎爾雅注。非也。

豵

爾雅云。豕生三豵。二師。一特。郭注。豕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〇說文云。豵。生六月豚。一曰。一歲豵。尚叢聚也。〇雅翼云。豵从從。義於從也。字以從。母有約從之義。說文又以小豚爲豵。豵子木反 生二月爲豯。豯音奚

生六月爲豵。或曰。一歲爲豵。二歲能相把拏。三歲豕肩相及爲豣。其說豵與爾雅不同。然皆小豕之名。

詩經考卷之三

古閩　黃文煥　輯著
古吳　陳組綬　校閱

國風　邶

邶

詩云邶鄘衛者。商紂畿內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衛濟東及兗州桑土之野。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武庚。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三監叛。成王伐三監。更于此建諸侯。封康叔于衛。使為之長。後世稍并二國。混而名之。疏云。三叔各監一國。不知所監之國為誰。〇周書作雒云。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註東謂衛殷邶鄘。康叔代霍叔。中旄代管叔。〇地里志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邶衛卽鄘字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遷邶鄘之民于雒邑。〇補傳曰。邶鄘衛皆以水得名。邶水在太山之阜。鄘水出宜蘇山。衛水在霧壽鄉真定〇一統志。邶城在河南衛輝府城東北。一說在懷慶府河內縣。

栢舟篇

周武王

周武王。名發。文王之子也。武王即位。太公為師。周公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武王問於王子旦曰。敢問治有必成。戰有必勝乎。攻有必得。而守有必存乎。王子旦對曰。有。政曰。諸侯敢平於內。而威於外矣。行修於身。而信於與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修之以道。而與之以敬。然後能以成也。凡有戰心者。必修之以政。而與之以義。然後能以勝也。凡有攻心者。必結之以約。而諭之以信。然後能以得也。凡有守心者。必固之以和。而諭之以愛。然後能以存也。武王曰。受命矣。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孟津。遂興師。師尚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武王使畫其象於旗旛。以為吉兆。既渡。有火自上伏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是時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及于周。見暍人於樾。王自左攉而右肩之。居二年。紂昏亂暴虐滋甚。殺比干。囚箕子。內史向叔載其圖法出亡之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商王大亂。沉于酒色。辟遠箕子。爰近姑息。姐已為政。賞罰無方。不用法式。殺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國。不可以不伐。十三年。武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乃以伐商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乃作克商之歌。歌曰。上告皇天兮。可以行乎。於是渡孟津。諸侯咸會。前歌後舞。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

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
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
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
粢盛旣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
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
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
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均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
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
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戊午年春王次于河朔乃徇師而
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
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

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
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
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
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
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
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
人今朕必往我武維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勖
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
立定厥功惟克永世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
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
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

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
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
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
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
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
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
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二月甲子昧爽王朝至
于商郊牧野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吁我友
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
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
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

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
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
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
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
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誓已諸
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紂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王使師
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紂師紂師皆倒戈以迎武王紂反走入
登于鹿臺之上自燔而死妲己亦自殺商國百姓咸待于郊於是武
王遂入以黃鉞斬紂之頭懸諸大白之旗以玄鉞斬妲己之頭懸諸
小白之旗已乃出場于位及期百夫荷素質之旗于王前叔振鐸奉
陳常車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輕

呂以衛王王入即位于社太卒之左群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召公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孫紂逆先湯之明侮滅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彰顯聞於昊天上帝王再拜稽首乃出武王進殷之遺老問民之所欲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王於是復盤庚之政王命召公釋箕子之囚賜貝千朋命畢公釋百姓之囚罝旌於商容之廬歸璇臺之珠王放傾宮之美女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民命南宮伯達史佚遷九鼎于洛邑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祀于軍殷人咸喜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於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廬況於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於復籍乎王之於色也在者猶歸其父母況於復徵乎王乃罷兵西歸及四月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

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王始改正朔以建子月爲歲首木德王色尚赤其社用栗牲用騂以赤爲徽號朝燕服冕而玄衣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八寸爲尺作樂曰大武祀於周廟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因定謚法祭王大告武成王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武王追思先聖乃襃封神農之後于焦黃帝之後于祝帝堯之後于薊帝舜之後于陳大禹之後于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爲首封于營丘曰齊封周公于曲阜曰魯召公于北燕畢公于畢弟叔鮮

于管叔度于蔡叔振鐸于曹叔武于郕叔處于霍季載于郯叔繡于滕叔鄭于毛虢仲于西虢虢叔于東虢又封虞仲之後于吳少昊之裔于莒祝融之裔于邾四岳之後于許仲虺之後于薛封紂子武庚祿父于殷以守湯祀使管叔蔡叔霍叔監之班賜宗彝分殷之器物于諸侯王問箕子殷所以亡曰吾殺紂是歟非歟箕子不忍言殷惡而王亦醜之乃以問天道箕子爲之陳洪範遂封箕子于朝鮮而不臣武王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戒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

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彊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常者此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曰吾聞師尚父之言欲造起居之戒隨之以身其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几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㖃口戕口鏡之銘曰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疐

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衣之銘曰。桑蠶苦女工難。得新捐故後必寒。冠之銘曰。寵以著首。將身不正。遺爲德咎。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愼戒必恭。恭則壽。履之銘曰。愼之勞。勞則富。觴之銘曰。樂極則悲。沉湎致非。社稷爲危。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閒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又書門曰。敬遇賓客。貴賤無二。書戶曰。出畏之。入懼之。書牖曰。闚望審。且念所得。可思所忘。書鑰曰。昏謹守。深察訛。書井曰。源泉滑滑。連旱則絕。取事有常。賦斂有節。書硯門曰。行必慮正。無懷僥倖。書劍曰。常以服兵。而行道德。行則福。廢則覆。書車曰。自致者急。載人者緩。取欲無度。自致而反。書鏒曰。忍之須臾。乃全汝軀。書刀曰。刀利皚皚。無爲汝開。書几曰。安無忘危。存無忘亡。孰惟二者。必後無凶。書杖曰。輔人無苟。扶人無咎。書筆曰。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書硯曰。石墨相著而黑。邪心讒言。無得汚白。書箠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蹶。民劇則敗。王欲戒後人。乃作飫詩。名之曰支。詩曰。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所壞。亦不可支也。十四年。通道於九夷八蠻。肅愼氏貢楛矢石砮。西旅貢獒。王謂周公曰。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伊洛。毋遠天室。將營周居於洛邑。遂遷都于鎬。武王娶太公之女曰邑姜。有

賢德。生太子誦。十九年十二月。武王崩。年九十三。太子誦立。是爲成王。孔子曰。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正矣

紂

紂名辛。殷帝乙少子也。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又曰辛。乃紂也。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仲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生紂。帝乙欲置微子啓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帝乙二十七祀崩。紂嗣立。都朝歌。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己之下。不佑帝祀上帝神祇宗廟。恃其強大。喜用兵。性汰侈。好酒色。始爲象箸。箕子嘆曰。彼爲象

箸。必不盛以土簋。將作犀玉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藜藿。衣短褐而舍于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遂方珍怪之物。輿馬宮室之漸。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八祀。伐有蘇。獲妲己。嬖之。惟妲己之言是從。所好者貴之。所惡者誅之。作奇技淫巧以悅之。作北里之舞。靡靡之樂。紂拘師延於陰宮。欲殺之。師延乃奏清商流徵滌角之音。紂猶嫌曰。此乃淳古遠樂。非余可聽悅也。師延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歡修夜之娛。方釋之。造鹿臺。爲瓊室玉門。其大三里。高千尺。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廣沙丘苑臺。大聚樂戲于沙丘。以酒爲池。懸肉爲林。使男女裸以相逐于其間。宮中九市。以百二十日爲長夜之飲。懽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問箕子。箕子謂其從曰。爲天下主。而一國皆

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百姓怨望諸侯多叛妲己曰此罰輕誅薄威不立耳乃重爲刑辟作熨斗以火燒然使人舉之手爛更爲銅柱以膏塗之加于炭火之上使有罪緣之輒墜炭中紂與妲己笑以爲樂名曰炮烙之刑冬月紂見老人晨將渡朝歌之水而沉吟難濟紂問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實故畏寒也紂乃斮其脛以視之十一祀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有美女入之紂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于羑里父乃赦之先是亳有雀生鸇太史占之曰以小生大成振名昌紂愈益矜肆荒耆讒貴戚大臣商容微子微仲箕子比干膠鬲之徒而用費仲爲政費仲善諛好利殷人弗親紂又用惡來惡來善

毀讒諸侯以此益疏紂使飛廉或所近之國使烽燧相續紂於臺以望火之所在乃往伐之収其女樂紂常以六月獵於西上發民逐禽或諫曰今六月天務覆施地務長養今盛夏發民逐禽而元元懸於野君踐一日之苗而民百日不食天子失道後必無福紂以爲妖言而誅之夷羊在牧蜚鴻滿野山鳴河竭天雨肉雨石雨日見龜生毛兎有角女子化爲丈夫宮中夜聞哭聲而不見其人祖伊告紂曰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無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虐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西伯既卒子發立諸侯叛殷歸周者八百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遂持其祭器去之箕子乃佯狂爲奴紂

又囚之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直言諫紂陳先王猥難天命不易國家將亡之明徵請王洗心易行伏于象魏之門紂大怒妲己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遂剖視之又剖比干之妻以視其胎三十三祀周武王率諸侯伐紂紂亦發兵距之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左飲於淇溪右飲於洹溪淇水竭而洹水不流武王麾之紂卒倒戈以北紂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殺妲己於是武王代殷爲天子封紂子武庚以續殷祀武王崩武庚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封微子于宋以續殷後焉孔子曰商紂暴極不辜殺戮無罪殃逮國老惟色是與妖替天道逆亂四時禮樂不行正朔不告於是天降之災水旱臻焉五穀不升六畜餘胔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六蠻四夷交伐於中國大傷厥身失隆天下

在民上者可以無懼乎哉

栢舟仁人

栢舟仁人衛大夫也衛頃公之時小人在側仁人不遇乃賦栢舟詩曰汎彼栢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慍于群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孔子曰吾於栢舟見匹夫之執志不可易也

州吁

衛州吁衛莊公之子桓公之弟也州吁好兵莊公使將石碏諫曰庶子

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碏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二年。州吁驕奢。公黜之。州吁出奔。十三年。鄭莊公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四年冬。鄭人伐衛。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而自立。初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蔡陳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國人怨州吁勇而無禮。乃賦擊鼓詩曰。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濶。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于嗟濶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魯隱公問於衆

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也。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鄭人執之而請涖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

柏

爾雅云。柏。椈。疏。柏一名椈。○埤雅云。柏性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爲暢。曰用以檮鬯。雜記所謂暢臼以椈者是也。○尚書云。荊州厥貢杶幹栝柏。○尚書逸篇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周禮冀州其利松柏。○荀子云。柏經冬而不凋。蒙霜而不變。可謂得其眞矣。○四民月令云。七月收柏實。○漢武內傳曰。藥有松柏之實。服之可長生。

舟

周易云。利涉大川。乘木舟虛。又云。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蓋取諸渙。○世本云。古觀落葉。因以爲舟。○淮南子云。古人見窾(窾音款)木浮而知爲舟。○小爾雅云。小船謂之艇。艇之小者曰艄。船頭謂之舳。尾謂之艫。楫謂之橈。○釋名云。舟言周流也。船循也。循也循水而行也。其上屋曰廬。重屋曰飛廬。又在其上曰雀室。上下重

版曰艦。狹而長曰艨衝。三百斛曰舠。二百斛以下曰艇。○方言云。舟自關而西謂之船。自關而東或謂之舟。或謂之航。首謂之閤閭。或謂之艗艏。後曰舳。○呂氏春秋云。虞姁作舟。○物理論云。化狐作舟。○墨子云。巧倕作舟。○山海經云。番禺始作舟。○東晳發蒙記云。伯益作舟。○世本又云。共鼓貨狄作舟。黃帝二臣也。

酒

說文云。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一曰造也。吉凶所起造也。又曰。醴酒一宿熟也。醇汁滓酒也。酎(酎音紂)三重醇酒也。醨薄酒也。醹厚酒也。○釋名云。酒酉也。釀之米麴酉澤久而味美也。○世本云。儀狄始作酒醪。變五味。少康作秫酒。○月令云。仲冬之月。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熾(湛音尖)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

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貸音二一濟漬而滓 曲禮曰祭宗廟酒曰清酌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醍音體 在堂澄酒在下郊特牲云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涗于清汁獻涗于醆酒射義云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玉藻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言音誾 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

鑒

廣雅云鑒謂之鏡〇周禮司烜氏以鑒取明水于月〇玄中記云尹壽作鏡〇武王鏡銘云見爾前必顧爾後〇韓子云古之人目短于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已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惡〇文子云鏡不設形故能有形〇淮南子云明鏡之始型矇然未見形容也及其粉之以玄錫摩之以白旃鬢眉微毫可得而察

石

釋名云山體曰石石格也格音格 格也堅捍格也山多大石曰礐礐音學 山多小石曰磝磝音敖 〇春秋說題辭云周易艮爲山爲小石石陰中之陽陽中之陰陰精補陽故曰含石石之爲言託也託立法也

席

說文云席薦也〇釋名云薦所以自薦藉也席釋也可卷可釋也〇韓子曰夏禹爲茵蔣席〇周禮云玉府掌王之衽席司几筵掌五席之名物凡大朝覲大饗射封國命諸侯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祀先王酢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酢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甸甸音田 役則設熊席凡喪事設葦席鄭注五席莞藻次蒲熊也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繅席削蒲蒻展之加以五采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莞小蒲席〇曲禮云羣臣五人則長者必異席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函音咸 文禮器云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有以少爲貴者鬼神之祭單席郊特牲云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莞簟之安而蒲越越音活 稾鞂之尚明之也玉藻云登席不由前爲躐席〇左傳云大路越席昭其儉也

日

禮統云日者實也形體光實人君之象〇易曰日月麗乎天又云離

爲日又云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〇易傳云日者衆陽之宗內明外玄黃五色無主以象人君精精似青翼翼似黑玄玄似赤稿稿似白煌煌似黃光照無主不可以一色名也〇春秋內事云日者陽德之母〇元命包云日尊故曰滿滿故仁仁故明明故精在外注云滿者常盛無虧也又云陽數起于一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烏者陽精也〇書考靈曜云日光照四萬六千里〇地說書云日照四十五萬里〇周髀云日光外照徑八十一萬里〇白虎通云日行遲月行疾者何君舒臣勞也日月所以懸著何助天行化照明下地也〇淮南子云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朏音斐 明也 至于曲阿是謂旦明至于曾泉是謂蚤食至于桑野是謂晏食至于衡陽是謂隅中至于昆吾是謂

正中。至于鳥次。西南方山名 是謂小還。至于悲谷。是謂餔時。至于女紀。是謂大還。至于淵虞。地名 是謂高舂。高舂時加戌 至于連石。連音 是謂下舂。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懸車。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日入于虞淵之汜。曙于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又云。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蔡邕云。日光曰景。日影曰晷。日氣曰晛。初出為旭。日昕曰晞。日溫曰煦。日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昳。昳音迭 日晚曰晡。日將落曰薄暮。日西落光反照於東謂之反景。在上曰反景。在下曰倒景。

月

釋名云。月闕也。言滿則復闕也。朏 朏音斐 月未成明也。魄。月始生魄然也。承大月月生二日謂之魄 承小月月生三日謂之朏 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晦。灰也。火死為灰。月光盡似之也。弦。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弦也。望。月遠相望也。○河圖帝覽嬉云。月者金之精也。○援神契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月上為天使。婦從夫。放月紀。○乾鑿度云。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 蟾音 除 體就。穴鼻始明。穴決也 決鼻兎 ○禮斗威儀云。政太平。則月圓而多輝。政升平。則月清而明。○呂氏春秋云。月陰之本。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羣陰虧。夫月形于天。而羣陰化于淵。○淮南子云。月積陰之寒氣。大者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徐整長曆云。月徑千里。周圍三千里。下于地七千里。○地說書云。月照四十五萬里。○隋書云。月者陰之精也。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覩其明。故形圓也。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旁。故半明半魄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也。○乙巳占云。盈極必缺。示其不可久盈也。陰道臣道妻道。理當恒缺也。○埤雅云。朔而月出西方。夕見。至望然後出于東方。夜見。日月之盛。皆在東方

綠衣篇

綠

釋名云。綠瀏也。荊泉之水。于上視之。瀏然綠色。此似之也。○論語疏皇氏云。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間。東為木。木色青。木剋土。土色黃。並以所剋為間。故綠色青黃也。○陳祥道云。甲己合而為綠

黃

考工記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釋名云。黃晃也。猶晃晃象日光色也。

裏

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素紗。鄭云。素紗者。今之白縳。縳音絹 也。六服皆袌制。以白縳為裏。使之張顯。今世有沙穀者。名出于此。

裳

玉藻云。衣正色。裳間色。郊特牲云。三王共皮弁素積。○白虎通云。所以名為裳何。裳者。鄣也。自鄣閉也。○爾雅云。裳削幅謂之纀。纀音僕 郭云。削殺其幅。深衣之裳。○鄭氏周禮注云。婦人尚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論語疏云。玄端素裳。諸侯朝服。若上士以玄為裳。中士以黃為裳。下士以雜色為裳。天子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玄端。不得名為朝服。

風

釋名云風兗豫司横口合脣言之風氾也其氣博氾而動物也青徐開脣推氣言之風放也氣放散也○爾雅云春爲發生夏爲長嬴秋爲收成冬爲安寧四時和爲通正謂之景風又云祭風曰磔（磔音）○易云撓萬物者莫疾乎風又云風以動之○黄帝風經云調暢和和天之喜氣也折揚奔厲天之怒氣也風者氣也得怒之氣則暴得喜之氣則和得金之氣則涼得木之氣則温得火之氣則炎得水之氣則烈又云風不及地和緩而來謂之祥風○翼氏風角云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譴告人君者○呂氏春秋云風師曰飛廉應劭云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者也○董子云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開甲破萌而已

燕燕篇

燕

爾雅云燕燕鳦○埤雅云燕篇（音乙）布翅枝尾齊人呼鳦取其名自呼也一名玄鳥取其色之玄也一名鷾鴯（鷾音意）鷾鴯（音而）莊周所謂鳥莫知於鷾鴯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此燕安之道也故其字又爲燕安之燕○運斗樞云瑤光星散爲燕○博物志云燕戊己日不啣泥塗巢此非才智自然得之○玄中記云千歲之燕戶北向○禽經云作巢玄鳥變其類又云鳥向帝背梓燕背飛向宿

戴嬀

戴嬀字仲嬀姓陳國之女衛莊公之妾桓公之母也莊公夫人莊姜無子戴嬀生子完貿桓公莊姜以爲己子莊姜不見答於莊公妾多上僭獨戴嬀善事夫人夫人亦愛之桓公十六年州吁殺桓公戴嬀于是大歸于陳莊姜遠送之乃賦燕燕詩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君子謂此詩可泣鬼神矣

衛桓公

衛桓公名完莊公之子母戴嬀也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公黜之州吁出奔十三年及鄭莊公弟叔段作亂出奔冬桓公如魯會弃惠公鄭叔段之子公孫滑來奔衛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十四年冬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十六年州吁弑桓公自立衛人殺之迎桓公之弟晉于邢而立之是爲宣公

雨

釋名云雨水從雲下也雨羽也如鳥羽動則散也○爾雅云暴雨謂之涷（涷音東）小雨謂之霡霂久雨謂之淫淫謂之霖濟謂之霽○書云休徵曰肅時雨若咎徵曰狂恒雨若○易飛候云太平之時五日一風十日一雨歲凡三十六雨此休徵時若之應○春秋說題辭云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文也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董子云太平之時雨不破塊津莖潤葉而已○廣雅云雨師謂之屏翳○風俗通云雨師爲玄冥

日月篇

土

說文云土地之吐生萬物者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丨物出形也○

聖證論孔晁云能吐生百穀謂之土○白虎通云土所以王四季何
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扶微助衰歷成
其道故五行更生亦曰土○書禹貢冀州土白壤兖州土黑墳青州
土白墳徐州土赤埴墳揚州荊州土塗泥豫州土惟壤下土墳壚梁
州土青黎雍州土黃壤○孝經鄭注云分別五土視其高下若高田
宜黍稷下田宜稻麥丘陵阪險宜種棗栗○萬機論云土地者何姓
之所歸也殊無兩形之致而謂者殊謂之異體地云者都大之名土
者細碎之號國寧有有地無土有土無地之處乎

終風篇

終風

傳詩說云西風也○毛傳云終日風爲終風

暴

爾雅云日出而風爲暴孫炎曰陰雲不興而大風暴起○乙巳占云
風卒起乍有乍無者曰暴風按說文引此詩暴作瀑疾雨也

霾

爾雅云風而雨土爲霾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釋名曰霾
晦也言如物塵晦之色

曀

爾雅云陰而風爲曀孫炎曰雲氣曀日○釋名曰曀翳也言掩翳日
光使不明也

嚔

釋名云嚔聲乍嚔而出也○禮記月令曰季秋行夏令則人多鼽嚔

內則云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敢噦噫嚏咳

擊鼓篇

鼓

周禮鼓人以鼖鼓鼓軍事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
金鐸通鼓凡軍旅則鼓鼖鼖音墳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錞師凡
軍之夜三鼜皆鼓之守鼜亦如之大司馬仲春教振旅王執路鼓諸
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中冬教大閱鼓人三鼓
車徒皆作

兵

周禮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凡授兵從司馬
之法以頒之用兵亦如之鄭司農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鄭康

成云車之五兵鄭司農所云者是也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
矢○考工記云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句兵欲無彈刺兵欲
無蜎是故句兵椑椑音卑刺兵摶○司馬法云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
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管子云蚩尤受廬山之金而作五兵

漕

戴延之西征記云白馬城故衛之曹邑○通典滑州白馬縣衛國曹
邑戴公廬於曹即此○孔氏曰漕地在鄘而鄘曰土國城漕國人所
築之城也思須與漕衛女所經之邑也

按衛之滑州今直隸大名府滑縣白馬城今廢在滑縣治南一統志云即衛之曹邑也

孫子仲

公孫文仲字子仲衛大夫也州吁弒桓公而自立先糾陳宋使文仲

將兵以伐鄭詩曰從孫子仲平陳與宋此之謂也

孫

傳云公孫文仲也○白虎通云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

朱傳云孫氏○姓纂云衛武公子惠孫曾耳為衛上卿因氏焉○潛夫論云孫氏者或王孫之班也或諸孫之班也衛之公族孫氏

陳

譜云陳者虞舜氏之墟武王以封虞閼父之子嬀滿是曰陳胡公都宛丘之側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盟豬○一統志陳州在河南開封府城東南三百五十里周封舜後於此為陳國

宋

鄭譜云武王克商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封微子啓為宋公代武庚為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地里志梁國睢陽縣故宋國微子所封

凱風篇

凱風

釋天云南風謂之凱風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喜樂故曰凱風○易緯云夏至景風至○呂氏春秋云南方曰巨風○大戴禮云正月時有俊風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故大之也○世紀云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歌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棘

爾雅云茦(茦音策)刺郭璞曰草刺鍼也○方言云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茦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湘之間謂之棘○本草云白棘一名棘鍼一名棘刺棘刺花一名菥蓂○圖經云棘小棗也叢高三四尺花葉都似棗而有赤白二種○孟子養其樲棘趙注樲棘小棘所謂酸棗也○爾雅疏云棗實小而味酢者名樲○圖經云酸棗野生多在坡坂及城壘間似棗木而皮細其木心赤色莖葉俱青花似棗花八月結實紫紅色似棗而圓小味酸○埤雅云棘性堅強凱風之長養者其心之生更難于幹四時纂要云四月棗葉生凱風之時也魏風園有棘棘酸棗也於果爲下舊云鵲巢中必有棘蓋棘性煖○雅翼云棘可以爲矢笴者楚之先甌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棘植

于花外則花不被霜凱風既云自南乃當景風白虎通云景風至棘造實蓋吹彼棘心者將以趣其造實萬物之難生者棘而造實又欲其應候南風雖能生物亦已勞矣○管子五沃之土其棘其棠

寒泉

說文云泉水源也○爾雅云泉一見一否為瀸(瀸音纖)濫(濫音檻)泉正出沃泉懸出氿泉穴出歸異出同肥○通典寒泉在濮州濮陽縣東南浚城○水經注濮水枝津東逕浚城南而北去濮陽二十五里城側有寒泉岡即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世謂之高平渠非也

浚

通典云濮陽縣東南浚城○輿地廣記云開封縣有浚溝詩所謂浚郊浚都也祥符縣北有浚水故謂浚儀有寒泉坡

雄雉篇

雉

韓詩章句云雉耿介之鳥。○朱傳云雉野鷄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鬪。○易曰離爲雉（取其有文章）○大戴禮云正月雉震雊雉震也者鳴也雊也者鼓其翼也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爲必聞之○書云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華蟲雉也）楊炯冕服議云雉身被五采象聖人體兼文明○士相見禮云摯冬用雉（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月令云孟冬雉入水爲蜃季冬之月雉雊鷄乳○曲禮云祭宗廟雉曰疏趾○運斗樞云瑶光散爲雉○蔡邕月令章句云雷在地中雉性精剛故獨知之應而鳴也○化書云雉不再合信也○山海經云小華之山其鳥多赤鷩可以禦火孟山鳥多白雉

匏有苦葉篇

匏

說文云匏瓠也从包从夸聲包取其可包藏物也○古今注云匏瓠也壺盧瓠之無柄者瓠有柄者懸瓠可以爲笙曲沃者尤善秋乃可用之則漆其裹瓠亦瓠也瓠其總瓢其別也○埤雅云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傳云匏謂之瓠誤矣蓋匏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定非一物也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繫而不食以苦故也○陸疏云匏瓠也葉小時可爲羹又可淹煑極美故詩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今河南及楊州人恒食之八月中堅強不可食故云苦葉○詩緝云匏經霜其葉枯落然後乾之腰以渡水

軏

少儀云祭左右軌范乃飲（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軓乃飲軓與軹于車同謂轂頭也軓與范聲同謂式前也）範式前之軓車旁者凡或作範字即詩濟盈不濡軌亦車旁凡與此同也若轂末之軌則車旁者九此經左右軌是也其車轍亦謂之軌亦車旁者九則考工記經途九軌與此字同而事異也○周禮太馭祭兩軹祭軌（軹謂兩轊軌謂車前式也）輈人云軓前十尺而策半之（軓是軌法也謂與三面之材輢式之所尌持車正也）○禮書云車制輿在下輢在兩相式在前軫在後較則輢上出式也軹則橫植于輢者也幬則橫植于式者也（已上釋式前之軓）考工記輪人爲輪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鄭司農云賢大穿也軹小穿也玄云凡大小穿皆謂金也○禮書云軹轂末也亦謂之軹又謂之軓與人三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三分軹圍去一以爲幬圍則軹又輢之橫植者與轂末之軹不同（此所謂轂末之軌）匠人云國中經涂九軌（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凡八尺是謂轍廣）○禮書云車迹爲轍轍廣爲軌左傳曰下而視其轍此車迹也考工記經途九軌此轍廣也（此所謂車迹之軌）

雁

夏小正云正月雁北鄉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雁以北方爲居何以謂之爲居生且長焉爾九月遰（遰遠同）鴻雁遰往也○儀禮士相見曰下大夫相見以雁飾之以布（雁取其知時飛翔有行列也）○士昏禮云下達納采用雁執雁請問名納吉用雁請期用雁（用雁爲贄者取其順陰陽往來）○周書曰白露之日鴻雁來鴻雁不來遠人背畔小寒之日雁北鄉雁不北鄉民不懷至○春秋繁露云凡贄大夫用雁雁有類長者在民上必有先後有行列故以爲贄○古今注云雁自河北渡江瘦瘠能高飛不畏矰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皆銜蘆長數寸以防矰繳

○物類相感志云大曰鴻小曰鴈陽鳥也夜宿洲中鴻在内鴈在外迭更驚避備狐與人之捕巳本草衍義云鴈得中和之氣熱則即北寒則即南以就和氣所以為禮幣者一取其信二取其和○雅翼云今北方有鴈似鴻而小秋深乃來來則霜降河北謂之霜信

妻

儀禮云夫妻胖（胖音判）合也○禮記云天子之妻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又內則云聘則為妻奔則為妾○白虎通云妻者齊也與夫齊體自天子下至庶人其義一也○荀子云天子無妻告無匹也

冰

說文云冰水堅也○風俗通云積冰曰凌冰壯曰凍冰流曰凘冰解曰泮○易坤卦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月令云孟冬水始冰地始凍仲冬冰益壯地始坼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孟春東風解凍魚上冰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左傳申豐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獻羔而啓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藏之也周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

友

說文云友愛也同志為友○釋名云友有也相保有也○鄭康成云同師曰朋同志曰友○孝經云士有爭友則身不離于令名○白虎通云朋友之道有四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患則死之

谷風篇

谷風

釋天云東風謂之谷風孫炎曰谷之言穀穀生也○毛傳云陰陽和而谷風至○呂氏春秋曰東方曰滔風○易緯云春分明庶風至

葑

毛傳云葑須也○爾雅云須葑蓯郭注未詳又云須蕵（蕵音孫）蕪郭注蕵蕪似羊蹄葉細味酢可食○坊記注云葑蔓菁也陳宋之閒謂之葑○陸機云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本草云蕪菁味苦平主明目○圖經云蕪菁四時仍有春食苗夏食心亦謂之薹（薹音臺）子秋食莖冬食根河朔尤多種可備饑歲常食之通中益氣令人肥健南人取北種種之初年相類至二三歲則變為菘矣○嘉話錄云諸葛亮所止令兵士獨種蔓菁取其纔出甲可生啖一也葉舒可煑食二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三也棄不令惜四也迴則易尋而采五也冬有根可斸食六也（三蜀之人今呼蔓菁為諸葛菜江陵亦然）○埤雅云梗長葉瘦高者為菘葉濶厚短者為蕪菁○日華子云蔓菁梗短葉大連地上生濶葉紅色者是

菲

毛傳云菲芴也○爾雅云菲芴郭注即土瓜也孫炎曰葍類也又云菲蒠（蒠音息）菜郭注菲草生下溼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廣雅云

土瓜芴也○崔實四民月令云二月盡三月可採土瓜根○陸疏云菲似葍莖麄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烝鬻爲茹甘美可作羹幽州人謂之芴爾雅又謂之莨菜今河內人謂之宿菜

按爾雅兩釋菲知郭所言殆是兩物張揖陸机以爲一物然郭所云土瓜疑無形狀可的指本草有土瓜乃是月令之王瓜也爾雅之菲蒠菜菲芴此菲也

畿

毛傳云畿門內也○讀詩記云韓愈詩白石爲門畿蓋以畿爲門閫也必有所據可以發明毛氏之說

荼

爾雅云荼苦菜○時訓解云小滿之日苦菜秀苦菜不秀賢人潛伏○陸機云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恬脆而美所謂堇荼如飴內則云濡（濡音而）豚包苦用苦菜是也○顏之推云案易通卦驗玄圖云苦菜生于寒秋更冬歷春得夏乃成今中原苦菜則如此也一名游冬葉似苦苣而細摘斷有白汁花黃似菊江南別有苦菜葉似酸漿其花或紫或白子大如珠熟時或赤或黑此菜可以釋勞案郭璞注爾雅此乃蘵（蘵音職）黃蒢（蒢音除）也今河北謂之龍葵梁世講禮者以此當苦菜既無宿根至春子方生耳亦大誤也○蜀本圖經云春花夏實至秋復生花而不實經冬不凋

薺

爾雅蒫（蒫音嗟）薺實疏引詩其甘如薺○本草云薺味甘溫主利肝氣和中○陶隱居注云薺類多此是今人可食者葉作菹羹亦佳○禮云孟夏之月靡草死鄭注薺亭歷之屬○春秋繁露云薺以冬美冬水氣也薺甘味也乘于水氣而美者甘勝寒也薺之爲言濟與濟大水也○淮南子云薺麥冬生而夏死○師曠占云歲欲豐甘草先生甘草薺也○雅翼云薺亦應陰之物其枝細靡謂之靡草○通志云薺之類甚小自生園圃或以爲薺苨

按爾雅又云菥蓂大薺本草菥蓂在草部味辛亦可食之薺也陳藏器又以大薺爲葶藶然菥蓂之皆薺類耳

涇

周官云雍州其川涇汭○書云涇屬渭汭孔安國曰言治涇水入於渭○廣雅云涇徑也○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岍（岍音牽）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行千六百里○山海經云涇谷之山涇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渭是多白金白玉○漢書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關中記云涇與渭洛爲關中三川與渭灞滻（滻音產）澇潏灃滈爲關中八水○初學記云涇與渭水合流三百里清濁不相雜東合漆沮水至灃津入于河

按涇水出陝西平凉府鎮原縣西笄頭山至涇州又東南至西安府邠州界又東北至西安府高陵縣入渭

渭

書云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於灃又東過漆沮入於河○周官云雍州其侵渭洛○春秋說題辭云渭之爲言布也渭渭流行貌○河圖云鳥鼠同穴山地之幹也渭水出其中象天河○水經云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山○淮南子云渭水多力宜黍○傳涇渭相入而清濁異

梁

爾雅疏云以土石爲隄障絕水者名梁○周禮䱷人掌以時䱷爲梁

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而爲關空以笱承其空○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漢書董卓傳云築梁捕魚

笱

說文云曲竹捕魚笱也从竹从句句亦聲○朱傳云以竹爲器承梁之空以取魚者也○周禮疏云偃水兩畔中央通水爲關孔笱者葦薄以薄承其關孔魚過者以薄承取之

按笱之爲字从竹不从艸則笱與朱子所釋是也賈公彥以爲葦薄者蓋以爲寡婦之笱葦薄爲之故也不知所以名寡婦之笱以其功易則笱爲功難必是以竹爲之

民

說文云衆萌也萌而無識○援神契云民者冥也○公羊傳注四民德能居位曰士辟土殖穀曰農巧心勞手以成器物曰工通財貨曰商

喪

白虎通云人死謂之喪言其亡不可見也生者哀痛之亦稱喪○釋名云人死氣絕曰死死澌也就澌消也士曰不祿大夫曰卒諸侯曰薨天子曰崩少壯而死曰夭未二十而死曰殤尸已在棺曰柩於西壁下塗之曰殯朔望祭曰殷奠所用殷衆也既葬還祭於殯宮曰虞謂虞樂安神使還此也又祭曰卒哭止孝子無時之哭朝夕而已也又祭曰祔祔於祖廟也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閒月而禫亦祭名也

賈

白虎通云商之爲言商商其遠近度其有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賈之爲言固固有其用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市廛以商賈阜貨而行布凡市僞飾之禁在賈者十有二

冬

尚書云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書大傳云北方者伏方也伏方者萬物之方伏也伏方何以謂之冬冬者中也中也者物方藏于中也陽盛則吁荼萬物而養之外陰盛則呼吸萬物而藏之內故曰呼吸者陰陽之交接萬物之始終○爾雅云冬爲玄英氣黑而清英○夏小正云十月豺祭獸黑鳥浴十二月玄駒賁○呂覽云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成剛地不成剛則凍閉不開○釋名云冬終也物終成也

式微篇

黎侯

黎侯襲黎國侯爵失國而寓於衛黎之君臣羽尼流離黎國在衛之西

中露泥中 邶黎

毛氏云中露泥中衛邑箋云黎國在衛西○水經黎陽縣式微黎侯寓于衛是也又云黔河東逕黎縣故城南世謂黎侯城昔黎侯寓于衛詩所謂胡爲乎泥中毛云邑名疑此城也土地污下城居小阜魏濮陽郡治也○杜預左傳注黎侯國上黨壺關縣有黎亭○黃氏日今潞州上黨黎城壺關三縣皆古黎國地○古今山川記云黎侯寓衛以中露泥中二邑處之

旄丘篇

旄丘

爾雅云前高旄丘李巡曰謂前高後卑下○釋名云前高曰旄丘如馬舉頭垂毛也○一統志旄丘在大名府開州城北

丘

說文云土之高也非人所爲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居在丘南一曰四方高中央下爲丘象形○廣雅云小陵曰丘○周禮丘陵動物宜羽物植物宜覈物其民專音團而長○毛公防有鵲巢傳云邛丘也

狐

說文云狐祆音妖獸也鬼所乘之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丘○本草陶隱居注云江東無狐狐皆出北方及益州間形似狸而黃黑能爲魅○名山記云狐者先古之淫婦其名曰紫紫化而爲狐故其性多自稱阿紫○玉策記云狐及狸狼皆壽八百歲滿三百歲

暫變爲人形○北征記云河冰厚數丈冰始合車馬未過須狐先行此物善聽聽水無聲乃過○水經注云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埤雅云狐性好疑疑性好聽又皆妖獸依狐狢之厚以居而蜡祭尸以狐裘也舊說狐有媚珠禮北斗而變化其爲物妖淫故詩人以刺惡○春秋外傳曰狐埋之狐搰之是以無成功詩託心不定之狐

裘

說文云裘皮衣也○周禮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王所服王乃行羽物季冬獻功裘以待頒賜○月令云孟冬天子始裘○玉藻云惟君黼裘以誓省省當作獮大裘非古也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童子不裘不帛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白虎通云裘所以佐女工助溫也古者緇衣羔裘黃衣狐裘禽獸衆多獨以狐羔取其輕煖因狐死首丘明君子不忘本也羔取其跪乳遜順也○五經要義云古者君衣裘於內而以裼衣覆之乃加以朝服當之時袒其朝服見裘裏裼衣謂之裼裼之言露可見之詞所以示美呈好而爲飾加以朝服謂之襲但謂之裼大裘不裼反本取其質也

流離

爾雅云鳥少美長醜爲鶹鷅鶹音留鷅音栗郭注鶹鷅猶留離詩所謂流離之

子○陸璣疏云流離梟也自關而西謂梟爲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鶹鷅食母許慎云梟不孝鳥是也○說文梟食母不孝之鳥故冬至捕梟磔之字从鳥首在木上○劉子云炎州有鳥其名曰梟偃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埤雅云梟食母破獍獍音竟食父○舊說梟食母始飛黃帝欲絕其類使百司用之故後世十歲始獻除凶災取以解祠黃帝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羹以賜百官此並梟也按梟與鶹音近物然梟稱流離[illegible]也

充耳

釋名云充耳充塞也塞耳亦所以止聽也○洪範傳云充耳謂之瑱天子玉瑱諸侯以石○禮緯云旒垂目纊塞耳示不聽讒不視非也○羅氏云瑱以玉爲之以纊縛之而垂於紞縣之當耳紞織如絛上

亂于衞

簡兮篇

方

傳云方四方也以干羽爲萬舞用之宗廟山川○書云柴望秩于山川○禮記云諸侯方祀祭山川歲徧又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周禮大宗伯以貍(貍埋字)沈祭山林川澤司服毳冕以祀山川大司樂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舞師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爾雅云祭山曰庪懸祭川曰浮沈

萬

毛傳云以干羽爲萬舞○鄭注此及終頌萬舞洋洋皆云干舞也○左隱五年傳云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疏萬是舞之

大名○左莊二十八年傳云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公羊宣八年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傳云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何休云干謂楯也能爲人扞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爲武樂萬者其篇名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劉炫左氏說云羽者爲文佾者爲武武則左執朱干右秉玉戚文則左執籥右秉翟○畢義公羊說云樂萬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擧千里

舞

呂氏春秋云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民氣鬱閼故作舞以宣導之○周禮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帗音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凡野舞則皆教之凡小祭祀不興舞鼓人職注云兵謂干戚帗列五采繒爲之舞師職注云羽析白羽爲之形如帗皇析五采羽爲之亦如帗又云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韶字)大夏大濩大武雲門之舞圜丘奏之咸池之舞方丘奏之九磬之舞宗廟奏之樂師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旄舞者氂牛之尾干舞者兵舞人舞者手舞)鄭司農云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後鄭云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籥師祭祀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亦如之司干掌舞器諸子凡樂正舞位授舞器司兵祭祀授舞者兵司戈盾

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

庭

說文庭宮中也○讀詩記云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玉海云堂下至門謂之庭

虎

說文云虎山獸之君也○方言云陳魏宋楚之閒或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閒謂之李耳或謂之於䖘(䖘音菟)自關東西或謂之伯都○運斗樞云樞星散爲虎○考異郵云三九二十七七者陽氣成故虎七月而生陽立于七故虎首尾長七尺般般文者陰陽雜也○元命包云猛虎嘯谷風起類相動也○論衡云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

物以冬見，豚蟲以夏出。○稚璽云，虎性至猛烈，雖遭逐，猶徘徊顧步，搏物不過三躍，不中則捨之。夜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候而射之，目光墮地，得之如白石。子生三日，即有食牛之氣。

轡

釋名云，轡，拂也。言牽引拂戾以制馬也。轡之爲佩，有銜勒韁鞚之類，以成其用也。銜，在口中之言也。勒，絡也。絡其頭而引之。鑣，包也。在旁包斂其口也。羈，檢也。所以持制之也。韁，疆也。繫之使不得出疆限也。鞚亦曰靮。靮音的 故埤蒼曰，靮，馬韁也。鞚，控制之義。○家語曰，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

組

禮記疏云，組紃俱爲絛也。王氏云，組是絞也。然則薄闊爲組，似繩者爲紃。○周禮，典絲，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

籥

爾雅云，大籥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箹。箹音約 籥如笛三孔而短小 ○廣雅云，籥謂之笛，有七孔。○釋文云，以竹爲之，長三尺，執之以舞。○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陳暘云，籥所以爲聲，聲由陽來，故執籥于左，左陽故也。○釋名云，籥，躍也。氣躍出也。

翟

爾雅云，鸐，山雉。郭璞曰，尾長者，今俗呼山雞。○禽經注云，山雉長尾，尤珍護之。林木之森秀者不入，恐觸其尾也。雨則避于巖石之下，恐濡濕也。久雨亦不出而求食，死者甚衆。○樂書云，翟自陰作，故秉翟于右，右陰故也。左傳五雉，爾雅十二雉，而舞之所取者，特翟山雉耳。以其羽猶可用爲儀，執之以舞，所以爲蔽翳者也。又云，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又曰，干戚旄狄以舞之，言羽又言狄，何也。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褘衣，翬翟狄于衣，爾雅謂素質五色皆備成章者也。揄狄，績揄狄于衣，爾雅謂青質皆備成章者也。所謂羽者，豈翟狄揄狄之羽與。

赭

說文云，赤土也。○郭山海經注云，紫赤色。○子虛賦云，其土則丹青赭堊。

錫爵

禮記云，祭有畀煇煇音運胞胞音庖翟閽寺者，惠下之道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毛傳云，見惠不過一散。○朱傳云，即儀禮燕飲而獻工之禮。

疏鄉以公庭爲宗廟，故引畀翟，朱不拘祭祀，故引獻工。畀翟在祭之末，惠以五等之散，獻工之禮則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俱有之。大射卒獻工，主人獻工，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拜送爵。鄉飲鄉射于階上，燕禮大射于西階上，爲臨祭使人相祭，工不飲不拜既爵。主人獻之于西階上，則不拜受爵，授有臨祭不辭，工不祭工飲。笙人，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衆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祭大射不獻笙，畢下樂也。然合射二[illegible]推之，此須人非士，從弄府史，何者，若士則尸飲九，已有散爵之獻，若府史亦恐不在工歌之列，殆是樂正之下衆工，詩云賤吏也。是

爵

說文云，禮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鬯酒，又持之也。所以飲器象爵者，取其鳴節節足足也。○月令，天子執爵于大寢，命曰勞酒。禮器，琥璜爵。又云，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明堂位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又云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以俟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韓詩說云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爲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非所以餉不得名觴○三禮圖云爵受一升尾長六寸博二寸傳其兌(兌音兌)下方足漆赤雲氣○埤雅云雀豹古今注曰九月雀入水不則多淫泆酒善使人淫泆故一升曰爵所以戒也

榛

說文云亲果實如小栗榛木也(今書傳通作榛)○詩義疏云榛栗屬有二種其一種之皮葉皆如栗其子小形如杼子表皮黑味亦如栗所謂樹

之榛栗者也其一種枝莖如木蓼生高丈餘作胡桃味遼代上黨皆饒

隰

釋名云隰蟄也隰蟄意也○說文曰隰坂下濕也○尚書傳云下而平者謂之隰隰之言溼溼也○周禮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五曰原隰其動物宜羸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

苓

爾雅云蘦大苦郭云今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蘦似地黃疏唐風采苓首陽之顛是也(蘦苓字異音義同)○本草云解百藥毒爲九土之精安和七十二種石一千二百種草久服輕身延年一名蜜甘一名美草一名蜜草一名蕗(蕗音路)草圖經云甘草河西川谷積西山及上郡今陝西河東州郡皆有之春生青苗高一二尺葉似槐葉七月開紫花似柰冬結實作角子如畢豆根長者三四尺麤細不定皮赤上有橫梁梁下皆細根也有數種以堅實斷理者爲佳詩采苓首陽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今甘草所生處相近而先儒說苗葉與今全別豈種類有不同者乎○筆談云甘草枝葉悉如槐高五六尺但葉端微尖而糙澁似有白毛子如小扁豆齒嚙不破

泉水篇

泉水

藍田呂氏曰泉水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故曰亦流于淇而竹竿詩言泉源在左淇水

在右者蓋主山而言之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爲左南爲右○一統志泉源在頓丘右城東北頓丘城在大名府清豐縣西南

淇

山海經云沮洳之山淇水出焉南流注于河○水經云淇水出河內隆慮縣西大號山東過內黃縣南爲白溝屈從縣東北與洹水合過廣宗縣東爲清河○通典云淇水至衛州衛縣界入河謂之淇水口古朝歌也衛居河淇之間

衛

地理志云河內朝歌縣紂所都康叔所封更名衛○左傳祝佗曰分康叔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封于殷墟○朱傳云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不知何時并得鄘邶

之地。至懿公爲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楚丘。
大抵今懷衛濬相滑濮等州。開封大名府界。皆衛境也。

諸姬

箋云。諸姬。未嫁之女。○朱傳云。謂姪娣。○莊十九公羊傳云。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成八年。左傳云。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杜預釋例云。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陰訟息。所以廣繼嗣。○穀梁傳云。一人有子。三人緩帶。范注。欲共享其祿也。○爾雅云。女子謂晜弟之子爲姪。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姒。後生爲娣。（同出謂俱嫁事一夫。）○白虎通云。備姪娣从者。謂其不相嫉妬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不娶兩娣者。博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脈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也。還待年于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二國來媵誰爲尊者。大國爲尊。國等以德。德同以色。質家法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

泲

箋云。泲禰。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朱傳云。皆自衛來時所經之處。○蘇氏云。書。濟入於河。溢爲滎。春秋傳。衛敗于滎澤。故泲水及衛。○禹貢云。導沇（沇音兗）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菏音哥）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飲餞

說文。餞。送去也。○傳云。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韓詩章句云。送行飲酒曰餞。

禰

寰宇記云。大禰溝在曹州冤句縣北七十里。○一統志。大禰溝在山東兗州府曹州界內。詩飲餞于禰。卽此。今淤塞。

干

毛傳云。干言。所適國郊也。○地里志。東郡有發干縣。曹氏曰。卽此所謂干。

言

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干言山。○水經注。泜水又東南逕干言山。○一統志。干言山在直隸順德府唐山縣西北四里。衛詩出宿于干。飲餞于言。卽此。

脂

爾雅云。冰脂也。○內則注云。脂肥凝者。釋者曰膏。

舝

釋文云。舝。車軸頭金也。○說文云。車鍵。○釋名云。轄。害也。車之禁害也。（舝轄音同）○禮書云。輨（輨音管）以冐轂。轄以制軸。二者皆金爲之。○詩正義云。舝無事則脫。行乃設之。

肥泉

爾雅云。歸異出同。肥。疏。小水支分。歸入大海則異。其泉源初出則同流者名肥。○釋名云。所出同所歸異曰淝泉。本同出時。所浸潤少。所歸各枝散而多。似淝者也。○水經注。馬溝水出朝歌城北。又東流與

美溝合。又東南注淇。水爲肥泉。詩我思肥泉。毛云。同出異歸爲肥泉。今是水異出同歸。

須

水經注。淇渠東逕須城北。衛詩云。思須與曹也。〇一統志。須城廢縣在兗州府東平州。

駕

後漢輿服志云。乘輿所御駕六。餘皆駕四。注。古文尚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逸禮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周禮四馬爲乘。毛詩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易京氏春秋公羊說。皆云天子駕六。許愼以爲天子駕六。諸侯及卿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史記曰。秦始皇以水數制乘六馬。鄭玄以爲周禮乘馬有四圉。各養一馬也。諸侯亦四馬。顧命時諸侯皆獻乘黃朱。乘亦四馬也。今帝者駕六。此自漢制。與古異耳。

北門篇

門

釋名云。門捫也。在外爲人所捫摸也。〇說文云。門从二戶象形。〇月令。仲冬乃修闔扇。鄭注。內藏蟲啓戶耕事火閑。而治門戶也。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

天

春秋說題辭云。天之言顚也。居高理下。爲人經紀。故其字一大以鎭之。〇禮統云。天鎭也。神也。珍也。施生爲本。運轉精神。功效列陳。其道可珍重也。〇左傳云。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〇毛傳云。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〇爾雅云。穹蒼蒼天也。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疏。歐陽尚書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與爾雅異。〇廣雅云。東方皡天。東南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朱天。西方成天。西北幽天。北方玄天。東北變天。中央鈞天。〇晉書云。天二極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彊。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

北風篇

北風

爾雅云。北風謂之涼風。呂氏春秋曰。北風謂之寒風。〇易緯云。冬至廣莫風至。

雪

釋名云。雪綏也。水下遇寒氣而凝。綏綏然也。〇西京雜記云。太平之代。雪不封條。凌殄毒害而已。〇潛潭巴云。大雪甚厚。必有女主。大雪連月。陰作威。宋均曰。雪爲陰臣道。〇埤雅說文云。凝雨說物者。从彗。蓋雪雨之可埽者也。亦能淨坋穢若彗。所謂以黍雪桃者。以淨爲義。臘雪揑之瓤聚。立春以後不復可摶。亦以稍溫摶之故也。夏小正云。雹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

烏

小爾雅云。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烏。燕烏白脰烏。〇禽經云。慈烏反哺。白脰烏

不祥巨喙烏善警哀烏吟夜烏之白脰者西南人謂之鬼雀鳴則凶餞〇埤雅云烏一名
鵶其名自呼體全黑今人聞鵲噪則喜聞烏噪則唾以烏見異則噪故輒唾其凶也傳曰烏巢空顛
鵲巢傾闕世云鷲交頸而感烏傳涎而孕莊子云烏鵲孺蓋謂是與

靜女篇

彤管

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〇左傳
云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〇古今注牛亨問彤管何也
答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彤管用赤心記事也

牧

毛傳云牧田官也〇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山虞掌山林
之政令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澤虞掌國澤之政令大田獵則萊澤

野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爲之厲禁而守之凡田獵者受令焉獸人凡
田獸者掌其政令

荑

埤雅云荑芽也因以爲荑蕘荑讀如稊稊茅之始生也詩曰手如柔
荑稊荑一也〇箋云荑可以供祭祀

新臺篇

衛宣公

衛宣公名晉莊公之子桓公之弟也初桓公十六年州吁弑桓公衛
人殺州吁迎公子晉于邢而立之是爲宣公宣公元年夏葬桓公初
州吁伐鄭圍其東門五日鄭人侵衛牧邑以報東門之役衛以燕師
伐鄭鄭敗之秋衛師入郕二年冬周饑魯爲之來請糴四年春齊侯
將平宋衛有會期宋殤公以幣請于衛請先相見宣公許之乃遇
于犬丘秋齊人卒平宋衛于鄭七月宣公會宋公齊侯于溫盟于瓦屋
以釋東門之役六年秋入鄭伐戴七年冬魯葬其君隱公九年春宋
督弑其君殤公十年春晉曲沃莊伯弑其君哀侯夏宣公及齊侯胥
命于蒲十二年秋惠公從周桓王伐鄭衛人伯也父從役家人思之乃
賦伯兮十四年冬伐周邑盟向十七年秋宣公期會魯桓公于桃丘
飯而背之冬及齊鄭伐魯戰于郎十八年春宣公及齊侯鄭伯盟于
惡曹是鄭莊公卒秋鄭公子忽來奔初宣公烝于莊公之妾夷姜生
子伋以爲太子而令右公子職傅之右公子爲太子娶齊女未至而
公聞其美乃作新臺於河上以要之遂納之是爲宣姜國人惡之乃
賦新臺以刺之詩曰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宣姜

生壽及朔令左公子洩傅之夷姜死宣姜與朔共譖惡太子伋宣
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之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伋于齊
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
壽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即殺
太子太子可無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
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
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并殺之以報宣公公乃以子朔爲太子十
九年冬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爲惠公

新臺

水經注云鄄城鄄音絹北岸有新臺〇寰宇記云在濮州鄄城北十七
里故濮州今爲山東曹州府濮州今省入州

臺

爾雅云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又云四方而高曰臺○月令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處臺榭○五經異義云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囿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但有時臺囿臺也

河

釋名云河下也隨地下處而通流也○春秋說題辭云河之爲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援神契云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風俗通云江河淮濟爲四瀆瀆通也所以通中國垢濁○尚書云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學記云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王制云天子祭四瀆視諸侯○易乾鑿度云天降嘉應河水先清三日清變爲白白變爲赤赤變爲玄玄變爲黃各三日○漢書谷永云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

水

說文云水準也北方之行象衆水並流中有微陽之氣也徐曰衆屈爲水至柔能攻堅故一其內也○元命包云水之爲言演也陰化淖濡流施潛行也故其立字兩人交一以中出者爲水一者數之始兩人譬男女言陰陽交物以一起也又云水者天地之包幕五行之始萬物之所由生元氣之津液也○管子云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菀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脈之通流者也故曰水具材也夫水淖弱以清而好灑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赴高己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爲都居

籧篨

晉語云籧篨不可使俛（籧篨偃人）又云籧篨蒙璆○朱傳云籧篨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爲囷其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因以名此疾也淮南子霜文沈居若簟籧篨（籧篨草席）

網

廣雅云魚網謂之罟○說文云網庖犧所結繩以田以魚也○抱朴子曰太昊師蜘蛛而結網

鴻

毛傳云大曰鴻小曰雁○周易漸曰初六鴻漸于干六二鴻漸于磐九三鴻漸于陸六四鴻漸于木九五鴻漸于陵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埤雅云鴻之爲物其進也有漸其飛也有序又其羽可用爲儀君子之道也禮曰前有車騎則載飛鴻有行列故也○博物志曰鴻鵠千歲者皆胎產鴻雁大略相類以仲秋來賓一同也雁如家鵝二同也進有漸飛有序三同也雁色蒼而鴻色白一異也雁多聲而鴻寡侶二異也毛有粗細形有大小又曰鴻毛爲囊可以渡江不漏

戚施

國語云戚施不可使仰（僂）又云戚施直鎛○朱傳云戚施不能仰亦醜疾也

按爾雅釋訓云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顏云人口柔者必仰面觀人顏色而爲辭似籧篨不俯之人因名口柔者爲籧篨面

柔者必低首下人媚以容色以成施之人因名面柔者爲戚施
籧篨之作本爲釋詩與本此以申傳言者衛宣公下淫于婦爲
鳥獸行詩人度其孤媚之態故以口柔面柔者醜之非惡木爲
失取[illegible]永[illegible]曲加[illegible]擊未詳厭[illegible]又韓詩薛君章句云戚施蟾
蜍[illegible]醜惡說文作[illegible]引此詩文[illegible]云[illegible]詹諸[illegible]云似
蝦蟆居陸地淮南謂之去蚊者也本草圖經云形大背上多痱
磊行極遲緩不能跳躍亦不解鳴多在人家下濕處其腹下有
丹書八字抱朴子云蟾蜍壽三千歲者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
八字文子云蟾蜍辟兵壽在五月之望蓋其形亦醜惡而可畏
者也似蝦蟆非即蝦蟆本草經云蝦蟆一名蟾蜍一名[illegible]矣

伋壽

衛太子伋公子壽皆衛宣公之子也初宣公烝于莊公之妾夷姜生
太子伋屬諸右公子職宣公爲伋娶于齊聞其美遂自娶之是爲宣
姜生壽及朔公屬壽於左公子洩朔有寵於公宣姜與朔謀欲殺太
子伋而立壽於是壽閔其兄之且見其害乃歌黍離之詩曰行邁靡
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
人哉公使伋之齊將使盜見載旌要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
伋曰棄父之命非子道也不可壽因與之偕行壽之母知不能止也
因戒之曰壽無爲前也壽又爲前竊伋旌以先行幾及齊矣盜見而
殺之伋至見壽之死痛其代己死涕泣悲哀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
賊又殺之國人傷而思之乃賦二子乘舟詩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
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故君
子義此二人而思宣公之聽讒也

詩經考卷之四

古閩　黄文煥　輯著
天台　陳含輝　校閲

國風鄘

鄘

通典云衛州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有鄘城即鄘國○孔氏曰王肅
服虔以鄘在紂都之西孫毓云據鄘風定之方中楚丘之歌鄘在紂
都之南明矣

柏舟篇

共姜

共姜衛僖侯之世子共伯餘之妻也共伯早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
而嫁之誓而弗許乃賦柏舟以絕之詩曰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
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君子謂衛之淫風
流行而有共姜特立之節真可謂遊人欲之横流矣詩云風雨淒淒
雞鳴喈喈此之謂也

髦

內則云子事父母櫛縰笄總拂髦男女未冠笄者櫛縰笄總拂髦總
角[illegible]之[illegible]又云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鬌男
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illegible]○既夕禮云既殯主人脫
髦○左傳云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許慎云髦髮至眉○箋云禮
世子昧爽而朝亦櫛縰笄總拂髦疏云髦者事父母之飾若父母有
先死者於死三日脫之服闋又著之若二親並沒則因去之

衛頃侯

衛頃侯，姬姓，侯爵，貞伯之子，周武王弟康叔之後也。衛本顓頊之墟，殷之舊都。周武王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成王時，封康叔于衛，號曰孟侯，都於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傳七年至頃侯，頃侯厚賂周夷王，王命衛為州牧。頃侯時，小人在側，仁人不遇，乃賦柏舟。十二年，頃侯卒，子僖公立。

公子頑

公子頑，字昭伯，衛宣公之庶子，惠公之兄也。初宣公卒，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公夫人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詩人疾之，乃賦牆有茨以刺之。詩曰：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牆有茨篇

牆　互見召南牆

說文云：垣蔽曰牆。○釋名云：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禮書云：牆者，墉垣之總名。

茨

爾雅：茨，蒺蔾。（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陶隱居云：多生道上，其葉布地，子有刺，狀如菱而小，長安最饒，人行多著木屐。易云：據于蒺蔾，言其內傷。詩云：牆有茨，不可埽也，以刺梗穢也。○師曠占云：歲欲早旱，草先生，草，蒺蔾也。韓詩外傳云：春植桃李，夏得蔭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植蒺蔾，夏不得采其葉，秋得其刺焉。

中冓

箋云：內冓之言，謂宮中所冓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說文：冓，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前漢梁王共傳：聽聞中冓之言。（中冓，材構在室之中也，言閨門）（魯詩以為夜也。顏師古曰：構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

君子偕老篇

宣姜

宣姜，齊侯之女，衛宣公之夫人，惠公之母也。初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以為太子。公為伋娶于齊，既而聞其美，遂自娶之，是為宣姜。生子壽、子朔。夷姜既死，宣姜欲立壽，乃與朔謀構伋子。公使伋子之齊，宣姜乃陰使力士待之界上而殺之。曰：有四馬白旄至者，必要殺之。壽聞之，以告太子，曰：太子其避之。伋子曰：不可，夫棄父之命，則惡用子也。壽度太子必行，乃與太子飲，奪之旄而行，盜殺之。伋子醒，求旄不得，遽往追之，壽已死矣。伋子以壽為已死，乃謂盜曰：所欲殺者乃我也，此何罪，請殺我。盜又殺之。二子既死，朔遂立為太子。詩人以宣姜失事君子之道，乃賦君子偕老以刺之。詩曰：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宣公薨，朔立，是為惠公。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公之庶兄公子頑烝于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詩人惡宣姜與頑淫亂，乃賦鶉之奔奔以刺之。詩曰：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鵲之彊彊，鶉之奔奔。

人之無良我以爲君。自惠公之讒殺太子伋代立百姓大臣常欲敗之。卒歲惠公之子。懿公亂至戴公而後定詩云。乃如之人德音無良此之謂也。

副

釋名云王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以覆首。亦言副貳也兼用衆物成其飾也○毛傳云編髮爲之○祭統云君純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廣雅云假結謂之鬠

笄

釋名云笄係也所以係冠使不墜也○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玉笄諸侯之繅斿九就玉笄○曲禮云女子許嫁笄而字內則云女子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雜記女雖未許嫁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首。

珈

箋云珈之言加也如今步搖上飾。古制所未有聞。疏云。六珈飾之有六○說文云婦人首飾从玉加聲

翟

傳云褕翟闕翟羽飾衣也箋云侯伯夫人之服自褕翟以下如王后○鄭注周禮云翟雉名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王后之服刻繒爲之形而采畫之綴于衣以爲文章褘衣畫翬者褕狄畫搖者闕狄闕而不畫此三者皆祭服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褕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今世有圭衣蓋三翟之遺俗。

雲

釋名云雲猶云云衆盛意也又言運也行也○春秋說題辭云雲之爲言運也動陰路觸石而起謂之雲合陽而起以精運也○禮記云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鄭司農曰二至二分觀雲氣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斗威儀云人君乘水而王其政和平則景雲見也言雲象光明○史記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是謂卿雲○西京雜記云太平之時雲則五色而爲慶三色而成矞○瑞應圖云矞雲外赤內黃○呂氏春秋云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煙火雨雲水波無不比類其所生以示人

瑱 詳見邦充耳

釋名云瑱鎮也懸當耳旁不欲令人妄聽自鎮重也

象

說文云象長鼻牙南越之大獸三歲一乳○左傳云象有齒以焚其身○運斗樞云瑤光之精散而爲象○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旄象之約○本草云身有百獸肉皆自有分段惟鼻是其本肉○酉陽雜俎云象膽隨四時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如龜無定體身有爪可拾鉞古訓云孕五歲始產

揥

釋名云揥摘也所以摘髮也○疏云以象骨搔首因以爲飾○詩稱云若今之篦

皙

說文云人色白也从白析聲○楊用修云男白曰晳女白曰皉

帝

史記天官書云太微三光之庭其內五星五帝坐○文耀鉤云蒼帝其名靈威仰赤帝其名赤熛怒黃帝其名含樞紐白帝其名白招拒黑帝其名汁光紀

展

周禮注云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爲襢襢之言亶亶誠也○禮書云白者陰之純色見王及賓客服之以見王及賓客無足乎飾一於誠爲后禮之懿也

清揚

孔仲達云以目視清明因名爲清揚者眉上之美名因謂眉上眉下皆曰揚目上目下皆曰清故野有蔓草傳云清揚眉目之間猗嗟傳云目下爲清

顏

說文云眉目之間也○庭砌云顏額顙也齊人謂之顙汝南淮泗之間曰顏○方言云顙（音桑）額顏顙也（按顏額同訓朱傳以顏爲額者正解顏字也以[illegible]）

邢

釋名曰大曰邦邦封也封有功于是也

桑中篇

唐

爾雅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孫炎曰別三名郭璞云別四名又云蒙王女郭云蒙即唐也女蘿別名○博雅云女蘿松蘿也菟丘菟絲也

○本草經云菟絲子一名菟蘆一名菟縷一名唐蒙一名王女一名赤網一名菟累生朝鮮川澤田野蔓延艸木之上色黃而細爲赤網色淺而大爲菟累○毛有頍者弁傳云女蘿菟絲松蘿也○陸佃疏云菟絲蔓連艸上生黃赤如金○陶隱居云田野墟落中甚多皆浮生藍紵麻蒿上

沬

晉書地道記朝歌城本沬邑武丁始遷居之爲殷都有新聲靡樂○黃氏云沬水在衛之北○一統志朝歌城在大名府濬縣西七十里紂所都也其南有糟丘酒池土人猶依約識之

鄉

說文云國離邑民所封鄉也○合璧事類云鄉之爲言向也衆所向也○周禮大司徒五州爲鄉使之相賓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以鄉八刑糾萬民小司徒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鄉師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鄉士各掌鄉之獄訟○詩正義云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諸侯三軍出自三鄉

姜

三皇紀云炎帝神農氏長于姜水因以爲姓○國語云姜伯夷之後也背胙曰伯夷堯秩宗炎帝之後四岳之族○正義云列國姜姓齊許申呂之屬不斥其國未知誰國之女也

桑中

禮記云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

故之桑間在濮陽南〇郡國志東郡濮陽縣有顓帝冢皇覽曰冢在城門外廣陽里中博物記曰桑中在其中〇一統志濮陽縣在直隸大名府開州治西南

麥

說文曰麥芒穀秋種厚薶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〇春秋說題辭云麥之爲言殖也寢生觸凍而不息精射刺直故麥含芒事且立也〇禮記月令云孟夏之月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是月也麥秋至仲秋之月乃勸種麥無或失時〇夏小正三月祈麥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九月樹麥樹艸也勸衆而樹麥時之急也〇尚書大傳云秋昏虛星中可以種麥〇援神契云黑墳宜黍麥〇漢書董仲舒說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于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于五穀最重宿麥〇管子云夏至而麥熟天子祀太宗其盛以麥穀之始也〇蔡邕月令章句云百穀各以其初生爲春熟爲秋故麥以孟夏爲秋〇廣雅云大麥麰也小麥麳也〇氾勝之書云凡田六道種麥爲首子欲富黃金覆謂以柴耬麥根也夏至後十七日寒地可種宿麥又云麥早種穗強而有節晚種穗小而少實

弋

朱傳云弋春秋或作姒蓋杞女夏后氏之後亦貴族也

按春秋左傳定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九月辛巳葬定姒穀梁作弋氏定弋

庸

路史國名紀風俗通云古用國見毛詩在高唐乃用地故有用姓庸用音相近〇補傳云鄘本庸姓之國漢有庸光及膠東庸生是其後也

鶉之奔奔篇

鶉

夏小正云三月田鼠化爲鴽鴽鶉也化而之善故盡其辭也鴽爲鼠化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〇周書時訓云清明之日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爲鴽〇素問云鴽鶉也〇本艸云四月已前未堪食是蝦蟆化成〇禽經云鴽鶉野則義奔則搏 月令田鼠化爲鴽 [illegible] 相呼夜則群飛晝則艸伏 鳴善之冬見食相搏鬪也〇說苑云至道二年夏秋間京師鬻鶉者積於市門是時雨水絕無蛙聲人有得於水次者半爲鶉半爲蛙列子天瑞篇云蛙變爲鶉斯不謬矣又田鼠亦爲鶉物變非一揆也〇本艸衍義云鶉有雌雄從卵生何言化也嘗于田野屢得其卵初生謂之羅鶉至初秋謂之早秋中秋已後謂之白唐一物四名〇埤雅云鶉無常居而有常匹俗言此鳥淳蠢不越橫艸遇小艸橫其前即旋行避礙名之曰淳以此筆談曰古人取象不必大物天文家朱鳥乃取象於鶉鶉有丹白二種此丹鶉也色赤黃而銳上禿下是出秋蒸飛必附艸皆火類也

按鶉鴽二物鴽類故田鼠化爲鴽鄭氏注夏小正傳以爲鵪而莊子食經亦以爲鶉也鶉不在卵生者亦有化爲者夏小正傳云田鼠化爲鴽鶉子爲大牟云蛙化鶉雜而了本草云蝦蟆化成則說黃魚上化爲鶉是又有魚化者矣

定之方中篇

衛懿公

衛懿公名赤惠公之子也懿公二年冬周惠王以衛立子頹使赤桓

公會晉莊公于蜧濮詳討衛二年春三月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懿公喜鶴鶴有飾以文繡而乘軒者淮學行役賦斂繁多而不顧其民貴優而輕大臣群臣或諫則面叱之九年冬十二月狄人伐衛懿欲拒戰兵公垂泣而拜其臣民曰危迫矣士民其勉之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君亦使君之貴優將君之愛鶴以為君戰矣我儕棄人也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寗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于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戰于熒澤衛師敗績狄殺懿公遂入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衛之遺民立公子申以廬于漕是為戴公

衛戴公

衛戴公名申公子頑烝于宣公夫人宣姜所生也初懿公九年冬十

二月狄人殺懿公于熒澤因太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漕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是年戴公卒弟文公立

衛文公

衛文公名燬戴公之弟也初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懿公之時有臣曰弘演者受命而使未反而狄人攻衛殺懿公於熒澤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畢呼天而號盡哀而止曰若臣者獨死可耳於是遂自刳出其腹實納懿公之肝而死齊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其為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率諸侯城楚丘以立文公衛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匹文公初立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百姓悅之詩人乃賦定之方中以美之其一章曰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其三章曰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文公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對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文公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四年春文公從齊桓公侵蔡伐楚冬會諸

侯侵陳五年夏文公會諸侯于首止秋盟于首止六年夏伐鄭八年春文公會諸侯盟于洮九年夏文公會諸侯于葵丘十年春狄滅溫溫子來奔十二年春諸侯假狄難城衛楚丘之郛十三年春狄伐衛夏文公會諸侯于鹹十五年春文公會諸侯盟于牡丘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衛文公有邢狄之虞不能禮焉甯莊子言於公曰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善德之建也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無乃不可乎晉公子善人也而衛親也君不禮焉棄三德矣臣故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周之大功在武天胙將在武族苟姬未絕周室而俾守天聚者必武族也武族唯晉實昌晉胤公子實德晉仍無道天胙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鎮武其民必獲

諸侯以討無禮君弗發圖衛而在討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君弗聽十七年冬齊桓公卒十八年春伐齊納孝公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文公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秋師還十九年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二十年徐而滑人叛鄭來服秋齊人狄人爲邢謀衛之難盟于邢於是衛方病二十一年春狄侵衛二十二年夏伐鄭二十四年冬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遂滅邢初將常大旱三年卜云必須人祀文公曰不雨爲民也今殺之不仁吾自當之言未卒雨下夏文公卒子成公立

定

爾雅云營室謂之定娵觜之口營室東壁也（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中爲正）○箋云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四方而中之時謂夏之十月○晉書云營室二星天子之宮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又爲軍糧之府及土功事星明國昌小不明祠祀鬼神不享離宮六星天子之別宮主隱藏休息之所○安成劉氏云亥月昏時定星當南方之午位爲營作之候此蓋成周以後之制若唐虞時定星以戌月昏中歲久而差至周時定星始以亥月昏中下逮今日則星又以子月昏中矣

楚

左傳僖二年諸侯城楚丘而封衛○一統志廢衛南縣在大名府滑縣東六十里衛文公自曹遷此隋初置楚丘縣後改衛南金省入白馬縣本朝白馬縣省入滑縣○地理志齊桓公更封衛於河南曹楚丘而河內殷虛更屬於晉

宮

禮記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周禮云室中度以几宮中度以尋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墨子云上古之人未知爲宮室就陵而居處下潤傷民故聖人作爲宮室之法高足以避潤濕中足以禦風寒上足以待霜雪墻高足以別男女故以便生不以爲樂也○董子云禮天子之宮右清廟左涼室前明堂後路寢四室者足以避寒暑而不高大也夫高室近陽廣室多陰故室適形而止

揆日

考工記云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音臬）以縣眡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陳祥道云水地以縣則旁植四木而縣繩焉以水望其高下所以求地之平置槷以縣眡以景則中植一槷而縣繩焉眡其出入之景將以求四方之正眡出入之景可以正東西而已又爲規以度兩交之間以求其南北則四方於是乎正然猶以爲未也又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諸極星以正朝夕四方與朝夕皆正然後可以建國

景

大戴禮云八月栗零零也者降也零而後取之故不言剝也○左傳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唐本草注云栗作粉勝於麥炎蜀本云樹高二三丈葉似櫧花青黃色似胡桃花圖經云兗州宣州者最勝實有房彙若拳中子三五小者若桃李中子惟一二將熟則罅開子出有若栗但栗其實更小而木與栗不殊但春生夏花秋實冬枯爲異耳栗房當心一子謂之栗楔（楔音屑）治血尤効

椅

爾雅云椅梓注云即楸○陸機云梓實桐皮曰椅○雅翼云郭氏解椅梓云即楸又解楸椵（椵同榎）云大而皵楸小而皵榎說文亦曰椅梓也梓楸也楸梓也檟楸也然則椅梓楸檟一物而四名然定之方中既言椅又言梓故詩義疏曰楸之疏理色白而生子者爲梓梓實桐

皮曰椅

桐

爾雅云榮桐木○詩義疏云梓實桐皮曰椅今人云梧桐也有青桐白桐赤桐白桐宜琴瑟今雲南牂牁人績以爲布○嚴坦叔云陸佃言有青桐白桐赤桐此中琴瑟者白桐也椅桐梓漆之桐爲白桐梧桐生矣之桐爲青桐○本草衍義云桐有四種白桐可斲琴者葉三杈開白華不結子荏桐早春先開淡紅花子作桐油梧桐四月開淡黃小花一如棗花枝頭出絲墮地成油五六月結桐子今人取炒爲果此是月令清明之日桐始華者岡桐無花不中作琴體重○周書云清明之日桐始華桐不華歲有大寒○遁甲經云梧桐不生則九州異主（梧桐以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爲一月有閏則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閏何月也不生則九州異君天下不同也）○管子云五沃之土其木宜梱

梓

詩義疏云楸之疏理色白而生子者爲梓○雅翼云梓爲百木長故古者名御器之工爲梓人管子五沃之土宜白梓楚地尤多此木故尸子曰荊有長松文梓室屋之間有此木則餘材皆不復震其葉可以飼豕肥碩三倍莢細如箸其長僅尺冬後葉落而莢猶在縣縣然○十道記云苑人多種豫章樹梓即豫章也○禮斗威儀云君乘火而王其政和平楸梓爲長生

漆

說文云桼木汁可以桼物（桼音七）象形桼如水滴而下○古今注云漆樹以剛斧斫其皮開以竹管承之汁滴管中即成漆也

虛

釋文云虛本作墟○說文云大丘也崑崙謂之墟○正義云地有故墟高可登之以望猶晉侯登有莘之墟也○管子云狄人伐衛衛君出致於墟（墟虛也名詩所謂升彼虛矣）

堂

傳云楚丘有堂邑○傅氏云堂當是今博州堂邑博濮二州連境（堂邑縣今屬山東東昌府）

景山

水經注河水分濟北逕景山東又北逕楚丘城西○補傳曰景山以大而得名商之故都也衛在商畿內升故虛以望知地勢之勝○寰宇記景山在澶州衛南縣東南三里（澶州今直隸大名府開州衛南縣今廢在滑縣界）

京

爾雅云，絕高爲之京。人力所作。○廣雅云，四起曰京。○風俗通云，按爾雅丘之絕高大者爲京，謂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春秋左氏傳，莫之與京。今京兆京師義取於此。

按爾雅云，絕高謂之京，又云，非人爲之丘，則京是人力所作丘，是地自然生，但對例則異，散則亦通，故此傳云京高丘也，古本應氏所註全脩爾雖不可依用。

桼

爾雅云，桼椰隗條。河那桼條。禮記云，季秋之月，命野虞無伐桑柘。又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管子云，五粟之上，其麋其桑。

卜

洪範云，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衍忒，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禮記曲禮云，卜筮不相襲。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豫也。祭義云，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

霝雨

瑞應圖云，霝雨，瑞雨也，降而應物，謂之霝雨。

倌人

傳云，主駕者。按周禮天子王駕者有巾車典路車僕等職，諸侯禮亡，未聞倌人爲何官也。

田

說文云，田陳也，樹穀曰田，象四口，十阡陌之制也。○釋名曰，土已耕者曰田。田，填也，五穀填滿其中也。○禹貢冀州田惟中中，兗州田惟中下，青州田惟上下，徐州田惟上中，揚州田惟下下，荊州田惟下中，豫州田惟中上，梁州田惟下上，雍州田惟上上。○王制云，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

騋

周禮云，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騋，六尺以上爲馬。○爾雅云，騋牝驪牡。○爾雅云，凡馬宗廟用龍，戎事用駴，田事用騋。騋，田馬也。考工記曰，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鄭云，國馬高八尺，衡高八尺有七寸，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間也。田馬高七尺，衡高七尺有七寸，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間也。

齊桓公

齊桓公名小白，僖公之子，襄公之弟也。初襄公無道，群弟恐禍及，故次弟公子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於僖公。小白自少好善。及無知弒襄公而自立，大夫高傒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爲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拒魯。秋，與魯戰于乾時，魯兵敗奔，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

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
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
桓公從之乃佯爲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
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齋祓而見桓公公厚禮以爲大夫任政
管仲請論百官桓公於是以隰朋爲大行以寧戚爲大司田以王子
城父爲大司馬以賓胥無爲大司理以東郭牙爲大諫之官又以公
子舉公子開方曹孫宿爲行使游於列國管仲謂公作內政而寄軍
令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
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謂伍軌長
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爲
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

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管仲謂公曰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
也玉起於禺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東南西北距周七千八百
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先王爲其途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
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
補於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民事而平天
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公曰吾何以
爲國仲對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今齊有渠展之鹽請君伐菹薪煮
水爲鹽征而積之十月始征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令糶之梁
趙宋衛之國公曰諾於是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齊人皆悅二
年初桓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
滅譚二年桓公去肉食之味去食粟之鳥去綵旦之網羣臣皆悅五

年春桓公會諸侯于北杏齊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
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
之侵地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公後悔欲無與魯地
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
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
信齊而欲附焉六年冬桓公會諸侯于甄七年春諸侯會桓公于甄
而桓公於是始霸焉八年冬桓公會諸侯盟于幽十二年伐戎十四
年春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桓公使敬仲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
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
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
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曰臣

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十八年秋伐徐十九年夏桓公會諸侯同盟
于幽二十年秋荆伐鄭齊救鄭二十三年山戎伐燕燕告急於齊桓
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
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桓公未至卑耳之溪十里闟然止瞠然視援
弓將射引而未敢發也謂左右曰見是前人乎左右對不見也公曰
事其不濟乎寡人大惑今者寡人見人長尺而人物具焉冠右袪衣
走馬前疾豈有人若此者乎管仲對曰臣聞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
尺而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興而登山神見且走馬前疾道也袪衣示
前有水也右袪衣示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溪有贊水者曰從左方
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若右涉其大濟公立拜仲於馬前
曰仲父之聖至若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對曰夷吾聞之聖人先知

無形今已有形而後知之臣非聖也善承教也及還燕莊公遂送桓
公入齊境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
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脩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
時諸侯聞之皆從齊山戎有約早桓公恤之以表霸者之端出山戎
冬葱與戎菽布之天下秋魯莊公卒慶父弑子般二十九年春魯閔
公立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
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
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遂救邢冬仲孫湫省魯難歸曰不去
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
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
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

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二覆昏亂霸王之器也二十六年冬狄人
衛殺懿公衛立戴公廬于漕桓公使公子無虧帥甲士以戍之二十
七年魯閔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慶父慶父弑閔公哀
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僖公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年春衛文公
有狄亂告急於齊桓公率諸侯城楚丘以立文公與車三百乘甲五
千衛國忘亡天下諸侯稱仁焉衛人思報桓公之德乃賦木瓜以美
之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孔子曰吾於
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荊江黃近楚楚數使伐欲滅之江黃患之慕
桓公之義求會盟于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
若伐而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公不聽遂與之盟二十九年
秋桓公會諸侯于陽穀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

之志桓公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
之絕也蔡人嫁之三十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
成王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惟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
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
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
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徵
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
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成王使屈完如師師
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
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
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

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
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過陳陳轅濤塗譖齊令
出東方覺秋伐陳是歲晉殺太子申生三十一年夏桓公會諸侯于
首止秋復盟于首止鄭文公逃歸三十二年伐鄭三十三年秋桓公
盟諸侯于寗母以謀鄭管仲言於公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
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文公使太
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
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桓公將許之管仲曰
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
命供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
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

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旣爲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閒也公辭焉三十四年春桓公會諸侯盟于洮三十五年夏桓公會諸侯于葵丘周襄王使大夫宰孔致胙於桓公曰余一人之命有事於文武使宰孔致胙且有後命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毋下拜公召管仲而謀管仲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公懼出見客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承天子之命而毋下拜恐顚蹶於下以爲天子羞遂下拜登受賞服大路龍旂九斿渠門赤旂秋復會諸侯于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

諸侯頗有叛者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弟無行從之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爲晉君桓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使隰朋立晉君還是時周室微唯齊楚秦晉爲強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僻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荊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爲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太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於是仲睹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

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秀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於是公乃止三十七年冬楚人伐黃三十八年春城衛楚丘之郛夏楚人滅黃周襄王弟帶與戎狄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三十九年淮夷病杞夏桓公會諸侯于鹹以謀杞四十一歲秋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若不可諱也彼政我將安移之鮑叔之爲人如何管仲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爲政其爲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公曰然則孰可對曰隰朋可朋之爲人好上識而下問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於國有所不知政於家

有所不知事必隰朋乎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旣而仲死公不用仲言卒近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秋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淮夷病鄫冬桓公會諸侯于淮以謀鄫四十三年初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宦者豎刀以厚獻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無詭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刀因內寵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詭孝公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公卒

逐相攻，以故宮中莫敢棺，公尸在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十二月辛巳夜，始斂殯。孝公元年八月葬桓公。

蝃蝀篇

蝃蝀

釋名云，虹，攻也。純陽攻陰氣也。○爾雅云，螮蝀謂之雩。螮蝀，虹也。蜺爲挈貳，弇日爲蔽雲。蜺，雌虹也。見離騷。挈貳，其別名也。見尸子。蔽雲，即暈氣五彩覆日也。○韓詩序云，蝃蝀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周書云，清明後十日虹始見。小雪日虹藏不見。虹不收藏，婦不專一。○孔演圖云，霓若斗之亂精也。斗失度則投霓見態主，或於毀斃。○感精符云，九女并御則九虹并見。○運斗樞云，樞星散爲虹霓。○京房易傳云，蜺，旁氣也。其占云，妻乘夫則見。陰勝陽之表也。○月令章句云，虹，陰陽交接之氣，著于形色者也。陰陽不和，婚姻失序，即生此氣。有青赤色，常依陰雲而晝見于日衝。無雲不見，太陰亦不見。見輒與日相互，率以日西見于東方。故詩云，螮蝀在東。蝀之文从東，以此故也。蜺則常依蒙濁見日旁，白而直者曰白虹。凡見日旁者，四時常有，惟雄虹起，是月。不云令乃藏。○埤雅云，舊說，虹常雙見，鮮盛者雄，其暗者雌。一曰，赤白色謂之虹，青白色謂之霓。故虹，紅也。地氣遂失，天氣不復，于是成虹。先儒以爲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今以水噀日，自側視之，暈爲虹霓。然則不常于日，不成也。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

詩經考　鄘風　四卷　蝃蝀篇　蝃蝀　朝　婚姻　廿四

朝

說文云，旦也。○傳云，從旦至食時爲終朝。

姻

白虎通云，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釋親云，壻之父爲姻，壻之黨爲姻兄弟。

相鼠篇

齒

釋名云，齒，始也。少長之別始于此，以齒食多者長，食少者幼也。○說文云，齔，毀齒也。男八月而生齒，八歲而齔。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

體

釋名云，體，第也。骨肉毛血表裏大小，相次第也。

禮

鄭序云，禮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禮。體之謂聖，履之謂賢。○六韜太公對文王云，禮者理之粉澤。○周官，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

詩經考　鄘風　四卷　相鼠篇　禮　干旄篇　干　旄　廿五

干旄篇

干

爾雅云，素錦綢杠。疏，杠，竿也。○禮緯云，旌旗之杠，天子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

旄

說文云，旄，幢也。○爾雅云，注旄首曰旌。郭云，載旄於竿頭，如今之幢，亦有旒。李巡云，旄牛尾著竿首。孫炎云，析五采羽注旄上也。其下亦有旒縿。○箋云，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建物，首皆注旄。○周禮疏云，旌旄羽並有，至於大常以下，首皆有旄羽。○山海經云，潘侯山有獸

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今旄牛背膝及胡尾皆有長毛○廣志云犛牛旄牛也髀膝尾胡皆有毛○禮書云爾雅旄謂之藣皆郊曰四海則有文旄地理志秦西近邛笮有旄西方之産也其尾可以飾旗亦可以飾舞故執旄以麾九旗者有旄旄之上必有羽下有旄旄繫綫以羽毛爲旄旌而云也

郊

爾雅云邑外謂之郊○說文云距國百里曰郊○杜子春周禮注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書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三十里之國三里之郊

旟

周禮司常云鳥隼爲旟大閱頒旗物州里建旟縣鄙建旐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鳥隼象其勇捷也疏熊虎龜蛇皆二物相對則鳥隼亦一物若然鄭以勇鷙隼以捷鷙焉○大司馬云治兵辨旗物百官載旟百官卿大夫載旟者以其爲鄉王也○正義云如鄭注周禮之意則六鄉內州長黨正六遂內鄙長里宰鄰長等五人同建旟

都

傳云下邑曰都○趙岐孟子注云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周禮都鄙鄭云都之所居曰鄙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

旄

曲禮云武車綏旌德車結旌○周禮司常全羽爲旞析羽爲旌全羽析羽五色朱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于干首疏或解以爲旞旌之下亦有旄存而用絳帛又云旄車戴旌旄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旂羽五色象文德也

載馳篇

唁

穀梁傳云弔失國曰唁○服虔左傳注弔生曰唁

大夫　互見小雅三事大夫

白虎通云大夫大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也大夫有上下何明卑者多也爵皆一字大夫獨兩字何春秋傳曰大夫無遂事以爲大夫職在之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于民故獨兩字言之

阿丘

爾雅云偏高阿丘李巡曰謂丘邊高○釋名云偏高曰阿丘阿何也如人擔何一邊高也

蝱

爾雅云莔貝母郭注云根如小貝員而白華葉似韭○陸璣云蝱今藥草貝母也其葉似栝樓而細小子在根下正白四方連累相著有分解也○本草圖經云根有瓣子黃白色如聚貝子故名貝母二月生苗莖細青色葉亦青似蕎麥葉隨苗出七月開花碧綠色形如鼓子花八月採根曬乾又云四月蒜熟時採之良此有數種陸機毛詩疏云云今近道出者正類此郭注爾雅云云此種罕復見之○本草別說云能散心胸鬱結之氣殊有功

許

春秋譜曰許姜姓與齊同祖堯四嶽伯夷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今潁川許昌是也靈公徙葉悼公遷夷一名城父又居析一名白羽許男斯處容城自文叔至莊公十一世始見春秋地理志潁

川許縣故許國二十四世爲楚所滅○括地志故城在許州許昌縣南三十里○一統志河南開封府許州在府城西南二百二十里周爲許國

許穆夫人

許穆夫人者衛戴公之妹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衛侯將與許女因其傅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於大國也言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彊者爲雄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於許穆公三十八年冬狄人入衛殺懿公衛之遺民奔走涉河而南立戴公以廬于漕齊桓公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當此

之時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乃賦載馳詩曰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

詩經考卷之五

古閩　黃文煥　輯著
漢陽　李若愚　按閱

國風衛

淇澳篇

衛武公

衛武公名和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也初共伯蚤卒和有寵於僖侯僖侯卒衛人因立和是爲武公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周幽王時武公入爲王卿士詩人賦淇澳以美之詩曰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孔子曰吾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武公飲酒悔過

乃賦賓之初筵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爲公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道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司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褻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抑詩以自儆武公沒衛人謚之曰睿聖子莊公立

衛莊公

衛莊公名揚武公之子也莊公五年娶齊侯之女爲夫人曰莊姜無子又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子完十八年莊公嬖人之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大夫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

義方弗納于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遠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莊公不能繼先公之業賢者退而窮處乃賦考槃二十三年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爲桓公

奥

爾雅云隩隈厓内爲隩外爲隈孫炎曰隈水曲中也李巡曰厓内近水爲隩郭璞云今江東呼爲浦隩淮南子曰㴩者不乏隩〇博物志云有奥水流入淇水有綠竹草〇水經注美溝水東北注淇水博物

志謂之奥水流入于淇漢武帝塞決河用淇園之竹寇恂爲河内伐竹淇川治矢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唯王芻編（編音匾）草不異毛興

綠

傳云綠王芻〇爾雅云菉王芻郭璞云菉蓐（蓐音辱）也郭云蓐也今呼鴟脚莎詩綠竹猗猗是也〇說文菉王芻詩曰綠竹猗猗〇大學引詩云菉竹猗猗〇本草唐注云藎草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小生平澤溪澗之側荊襄人煑以染黃色極鮮好洗瘡有效爾雅所謂王芻

竹

爾雅云竹萹蓄孫炎某氏引詩云菉竹猗猗郭云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可殺蟲〇韓詩綠薄（薄音毒）猗猗薄萹筑也〇毛傳云竹萹竹也〇陶隱居云處處有布地生華節間白葉細綠人亦呼爲萹竹〇本草注云生下溼地〇圖經云春中布地生道旁苗似瞿麥葉細綠如竹赤莖如釵股節間花出甚細微青黃色根如蒿根〇朱傳云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〇竹譜云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見班彪志淮南子云烏號之弓貫淇衛之箭毛詩云綠竹猗猗是也又云植物之中有物曰竹不剛不柔非草非木或茂沙水或挺嵩陛又云竹之別類六十有一又云竹六十年一易根輒結實而枯死其實落地復生六年遂成町〇陸璣疏云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旁生此草其草蘊碩可以洗攪笏及盤扰利于刀錯俗呼爲木賊彼土人謂此爲綠竹

琇瑩

說文云琇石之次玉者又云瑩玉色一曰石之次玉者逸論語曰如玉之瑩

弁　皮弁

傳云皮弁〇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琪象邸玉笄鄭司農云會以五采束髮也玄謂會縫中也琪讀如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謂之綦邸下柢也以象爲之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韋弁侯伯皮弁七子男瑉五玉亦三采孤瑉飾四三命之卿瑉飾三再命之大夫瑉飾二玉亦二采）〇白虎通云皮弁者何所以法上古至質冠名也弁之爲言樊也所以樊持其髮也〇釋名云弁如兩手相合抃時也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弁以鹿皮爲之

謂之皮弁以靺韋爲之謂之韋弁○儀禮注云弁名出于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後漢輿服志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毋音牟追音堆）殷之章甫者也委貌以皁絹爲之皮弁以鹿皮爲之○魏臺訪議曰五采玉一玉有五色者也即以象骨周緣弁下根抵如魏武帝所作弁抵凡有笄無纓晉喪云天子弁以白玉飾○舊禮圖云皮弁以鹿皮淺毛黄白者爲之高尺二寸

簀

釋器云簀謂之笫（音姊）○方言云牀齊魯之間謂之簀陳楚之間或謂之笫○禮記云華而睆大夫之簀○説文云簀牀棧也

錫

爾雅云錫謂之鈏（鈏音引）疏云鈏今白鑞（鑞音臘）也○周禮職方云揚州其利金錫鄭氏爲剛改煎金錫則不耗○山海經云龍山之下多赤錫濯山多白錫

圭

説文云圭瑞玉也上圓下方以封諸侯楚爵有執圭○白虎通云圭以爲信而見何也珪者銳上象物始生見于上也信莫著於見故以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爲言圭也上銳陽也下方陰也○周禮大宗伯云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又云以青圭禮東方（鎮圭以四鎮之山爲瑑飾長尺有二寸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以爲瑑飾長九寸信當爲身身圭躬圭以人形爲瑑飾文有麤縟耳長七寸）典瑞云瑑圭以覜聘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裸圭有瓚以肆先王裸賓客珍圭（珍讀曰鎮）以徵守以恤凶荒穀圭以和難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玉人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土圭尺有二寸以致日以土地禮器曰諸侯以圭爲瑞家不藏圭言有稱也聘義云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又云圭璋特達德也

璧

爾雅云璧大六寸謂之宣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孫炎曰肉身也好孔也○説文璧瑞玉圜也瑗半璧也瑗大孔璧也○周禮大宗伯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穀所以養人蒲爲席所以安人二者以爲瑑飾璧徑五）又云以蒼璧禮天典瑞云瑑璧以覜聘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璧羡以起度○白虎通云方中圓外曰璧璧之爲言積也肉方象地外圓象天

重較

釋名云較有箱上爲辜較也重較其較重卿所乘也○呂和叔云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床三尺三寸謂之式又于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去車床凡五尺五寸古人立乘若平常則憑較若應爲敬則落手隱下式而頭得俯

考槃篇

考槃隱士

考槃隱士衛人也衛莊公不能繼先公之業賢者退而窮處乃賦考槃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寛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孔子曰吾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

槃

朱子引陳氏云考扣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爲樂也○內則云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槃承盥水者

按槃字從木周禮疏云以木爲之是也陳氏云扣以節歌則是盛槃非承盥矣盤有以銅爲者史記毛遂奉銅槃是也今稱以珠者王府合諸侯共珠槃是也合諸侯之禮蓋以槃盛血

阿

爾雅云大陵曰阿○廣雅云四起曰京四京曰阿○毛傳云曲陵曰阿

陸

爾雅云高平曰陸○釋名云陸漉也水流漉而去也

碩人篇

莊姜

莊姜姜氏齊侯之子東宮得臣之妹衛莊公之夫人也莊姜姣好始往操行衰惰有治容之行淫泆之心傅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云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爲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爲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衣錦絅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莊姜遂感而自修莊公惑於嬖妾妾多上僭莊姜乃賦綠衣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莊姜賢而失位終以無子國人閔之爲之賦碩人詩曰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敖敖稅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莊姜娣戴嬀之子桓公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驕而好兵莊公弗禁莊姜惡之後州吁果殺桓公詩曰無教猱升木此之謂也

錦

箋云國君夫人翟衣而嫁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釋名云錦金也作用功重其價如金故制字帛與金也○王制云錦文珠玉成器不鬻于市○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潛夫論云淮錦以漁

褧衣

玉藻云禪禪音丹與襌不同襌从示爲絅絅音褧○中庸云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方言云襌衣江淮南楚之間謂之褋褋音牒關之東西謂之禪衣○丰箋云褧褧音頃蓋以禪縠爲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爲其文之大著也庶人之妻嫁服也士妻紂紂音緇衣纁袡袡音冉

按說云褧絅也詩門衣錦褧裳衣錦褧裳也褧用枲麻爲高四五尺或七八尺葉似苧而薄實如大麻子今人績以爲布及造繩索者也與禪衣之辭不同

東宮

左傳注太子不敢居上位常處東宮疏常處東宮者四時東爲春萬物生長在東西爲秋萬物成熟在西以此君在西宮太子常處東宮也或可據西北爲乾乾爲君父故君在西東方震震爲長男故太子在東也○卜壺奏云太子所居宮稱東宮不言太子宮者二宮以東西爲稱明是天子之離宮使太子居之○左傳里克云太子奉冢祀

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又云。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均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常袞表云。國之上嗣。古曰元良。觀象于天。應前星之環極。取法于地。視少海之朝宗。

邢

左傳富辰云。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一統志。直隸順德府。禹貢冀州之域。周時爲邢國地。邢臺縣附郭。邢侯夫人墓在府城。齊武平初有掘古冢得銅凷。腹有朴斗字云。邢侯夫人姜氏墓。

邢侯

邢侯。邢國諸侯。齊莊姜之姊嫁之者。

譚

春秋譚子注。譚國在齊南平陵縣西南。○一統志。譚城在山東濟南府城東七十里。古譚子國。漢置譚城縣。

譚公

譚公。亦侯爵。齊莊姜之妹嫁之者。邢侯譚公。與衛莊公皆娶於齊而聯姻也。

私

爾雅云。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孫炎曰。私。無正親之言。○釋名云。姊妹互相謂夫曰私。言于其夫兄弟之中。此人與己姊妹有私恩也。

肩

釋名云。肩。布也。布在表也。

領

正義云。領。一名頸。故禮記云。其頸五寸。又名項。士冠禮云。緇布冠缺項是也。

蝤蠐

爾雅云。蝎。(蝎音曷)蛣(蛣音詰)蜫。(蜫音屈)又云。蟦(蟦音賁)蠐螬。又云。蝤蠐。蝎。又云。蝎。桑蠹。○方言云。蠀螬謂之蟦。自關而東謂之蝤蠐。或謂之蚕蠾。或謂之蝖蝖。梁益之間謂之蛒。或謂之蝎。或謂之蛭蛒。秦晉之間謂之蠹。或謂之天蝼。四方異語而通者也。○唐本草注云。此蟲在腐柳樹中。內外潔白。土糞中者。皮黃內黑黯。○陶隱居云。大者如足大指。以脊行。乃駛于腳。推循瑜作羨。負乳母不能別。○陳藏器云。蠐螬居糞土中。身短足長。背有毛筋。但從水入秋化爲蟬。蝎在朽木中。食木心

穿如錐刀。一名蠹。身長足短。口黑無毛。節慢。至春羽化爲天牛。兩角狀如水牛。色黑背有白點。上下緣木。飛騰不遠。二蟲出處既殊。形質又別。藏器乃混其狀。總名蠐螬。乃千慮一失矣。○化書云。燥濕相育。不母而生。○埤雅云。蝤蠐一名蛣蝠。佶倔曲貌。以形舉也。詩曰。領如蝤蠐。蓋蝤蠐之體。有豊潔且白者。故詩以況莊姜之領。七篇曰。蝤蠐之領。阿邪安頓是也。此即木中蠹蟲。亦曰桑蠹。故古者謂從中起謂之蝎蠹。

瓠犀

爾雅云。瓠棲。瓣。一名瓠棲。人之齒美者似之。衛風云。齒如瓠棲是也。(今詩文作犀)○埤雅云。瓠狀要類于苴。尾類于罌。微銳。稜皮而生。風俗通云。八月秋穫。可以穫瓠。取其色澤而堅。

物類相感志云牛踏葉上則苦以瓠盛酒冬即煖夏即冷○雅翼云瓠匏之判者古者王政瓜瓠果蓏殖于疆場正月可種瓠六月可畜瓠作笛詩云斷壺瓠中白膚所謂張蒼肥白如瓠者可以飼豕致肥其糞可以作燭致明其葉又可為菜詩所謂幡幡瓠葉也與匏以大小長短並若為間然古今亦通言惠子稱魏王貽我大匏之種

螓

傳云螓首顙廣而方○爾雅蚻(蚻音札)蜻蜻(蜻者精如蟬而小)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螓夏小正云鳴扎虎懸○埤雅云一種似蟬而小綠色(北人謂之螓即詩所謂螓首蛾眉也)○方言云蟬其小者謂之麥蚻有文者謂之蜻蜻其鳴蜻蜻月蜻謂之疋

蛾

爾雅云螢羅(螢音羅)蠶蠹此即蠶蛹(蛹音勇)所變者也○埤雅云繭生蛾蛾生卵博物志云食桑者有絲而蛾蛾類者先孕而後交蓋蛹者蠶之所化蛾者蛹之所化荀子曰蛹以為母蛾以為父是也蛹一名蜆(蜆音皃)蛾一名羅孫炎爾雅正義以為蜆即是雌蛹即是雄羅即是雄蛾即是雌蛾似黃蝶而小其眉句曲如畫故詩以譬莊姜曰螓首蛾眉○今一種(晉拂燈火夜飛而之赴蛾一名慕光亦其類也)

眉

釋名云眉媚也有嫵媚也○元命包云天有攝提人有兩眉為人表候陽立于二故眉長一二寸(攝提兩星頰人眉似之)○黃庭經云眉號華蓋覆明珠明珠目也

目

釋名云目默也默而內識也○元命包云目肝之使○靈樞經岐伯曰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于目而為之精精之窠為眼骨之精為瞳子筋之精為黑眼血之精為絡其窠氣之精為白眼目者宗衛所聚營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是故目者心使也○國語單穆公云目之察度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富辰云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論衡云人心慧而目多采○人物志云徵神見貌則情發于目故仁目之精慤然以端勇膽之精曄然以强○真誥云眼者身之鏡視多則鏡昏

朱

士冠禮注云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朱子語類云蒨纁緋朱此紅之染數一入為蒨再入為纁三入為緋四入為朱

幩

說文云馬纏鑣扇汗也○傳云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為飾

翟茀

疏云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茀因以翟羽為之飾○爾雅云輿革前謂之鞎(鞎音痕)後謂之茀竹前謂之禦竹後謂之蔽李巡云茀車後戶名○周禮云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注詩曰翟蔽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于君盛之也此翟蔽蓋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乎重翟重翟雉之羽也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勒面謂以如玉龍勒之韋為當

面飾也。賈總者青黑色以繪為之總著兩耳與兩鑣朱總謂其施之如賈總車衡輨亦皆有焉重翟后從王祭祀厭翟從王賓饗諸侯安車無蔽后朝見于王所乘翟車后乘以出桑輦車后居宮中從容所乘○禮書云三車取飾于翟者以其守死而不犯分被文以相質故也

朝

爾雅疏云鄭玄曰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其天子外朝一者在皐門之內庫門之外大詢衆庶之朝也朝士掌之內朝二者正朝在路門外司士掌之燕朝在路門內太僕掌之諸侯之外朝一者在皐門內應門外內朝二者亦在路寢門之外內以正朝在應門內故謂應門為朝門也○禮書云周官太僕掌燕朝之服位宰夫掌

治朝之法司士掌朝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法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玉藻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文王世子與玉藻所謂朝者諸侯之朝也蓋天子庫門之外外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寢燕朝也大僕掌之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則文王世子所謂內朝者玉藻所謂內寢也玉藻所謂內朝者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也玉藻于路寢之外亦云內朝則又有外朝明矣

罛

釋器云魚罟謂之罛（罛大罟也今江東云）

鱣

傳云鱣鯉也○郭璞云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為黃魚）○陸機云鱣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似龍銳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于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可蒸為臛又可為鮓魚子可為醬○埤雅云鱣長鼻軟骨俗謂之玉版古今注云鯉之大者為鱣鱣之大者為鮪非是也宋詩曰有鱣有鮪鰷鱨鰋鯉言鮪矣而又言鰋鯉則鮪與鯉異名矣○雅翼云鱣大者為黃鱣鯉鮪之類鱣食于水而不正食水淮南子曰鵜鶘飲水數斗而不足鱣鮪入口若露而死故鱣鮪不善游冬乃岫者入河而眼浮亦其驗也○水經注云鱣鮪鯉也出鞏穴三月則上度龍門得度為龍矣否則點額而還○顏氏家訓云鱣魚純灰色無文

鮪

說文云鮪鮥也（鮥音洛）○爾雅云鮥鮛鮪（鮛音叔）鮪郭云鮪鱣屬大者名王鮪小者名叔鮪今宜都郡自京門以上江中通出鱏鱣之魚有一魚狀似鱣而小建平人呼鮥子即此魚也○陸機云鮪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鮪肉色白味不如鱣今東萊遼東人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為此魚又云河南鞏縣東北崖上山腹有穴舊說云此穴與江湖通鮪從此穴而來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故張衡賦云王鮪岫居山穴為岫謂此穴也○埤雅云鮪長鼻體無鱗甲岫居至春始出而浮陽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見日而目眩故詩人言漆沮及河通道此魚禮曰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淰（淰音審）而序詩者亦曰季冬薦魚春獻鮪則鮪別于魚其來自

矣故鮪仲春從河西上得過龍門便化爲龍否則點額而還水經曰
鮪出鞏穴直穴有渚謂之鮪渚周禮春獻王鮪非時及他處則無○
雅翼云周洛曰鮪蜀曰鮔（鮔音亘）鱑（音宣）○天官䱷人云春獻王鮪○
月令季春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夏小正云二月祭鮪鮪之至
有時美物也鮪者魚之先至者也

葵

爾雅云葵薕葵亂其萌雚（雚音桓）又云葵騅也（葵草色如騅在青白之間也）○說文
云葵雚之未秀者葵雚之初生一曰亂一曰雚亂葵也○夏小正云
雚未秀爲葵葦未秀爲蘆○陸機云亂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
雚初生三月中其心挺出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揚州人謂之馬尾
○爾雅疏云葭一名蘆葵一名亂李巡曰分別葦類之異名郭云蘆

葦也葵似葦而小實中江東呼爲烏蓲（蓲音丘）如李巡云蘆亂共一草
如郭云則蘆亂別草案詩大車傳云葵騅也蘆之初生則毛意以葭
葵爲一草衛風碩人云葭葵揭揭陸機疏云則蘆亂別草也○埤雅
云荻之初生爲葵蕭其未秀者也

庶士

毛云齊大夫送女者○朱云謂媵臣
（按左傳云凡公女嫁於敵國則下卿送之於所亦新爲敵國則毛云送女者下卿也朱云媵臣媵者亦送之名古有嫁女於諸侯必有媵臣伊尹爲有莘氏媵臣百里奚爲秦穆公夫人之媵于秦是也送女既卿不得言士卿止一人不得言庶朱義短矣）

氓篇

氓

孟子疏云周官制地之法六鄉以教爲王故其地爲郊民則謂之民
以其近王而有知也六遂以耕爲王故其地爲野而民則謂之氓以
其遠王而無知也○周禮遂人注變民言甿異外內也甿猶懵懵無
知貌○楊用修云氓之爲字从民从亡流亡之民也周禮凡治野以
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又云新氓之治（新遊來者也若是本國之民已受田矣何必以田里安之已安土矣何必以土宜教之乎以詩與孟子證之尤可詩曰氓之）
蚩抱布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此蓋氓之離其本土而
逐于外州者也孟子陳相自楚之滕願受一廛而爲氓此蓋去其本
土而占籍于他國者也又曰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若是本國
何得云天下之民若是本民又何得稱氓乎

布

傳云布幣也○釋名云布布也布列衆縷爲經以緯橫成之也又太

古衣皮女工之始始于是施布其法使民盡用之也○說文云布枲
織也○漢書云太公以布爲貨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疋

頓丘

爾雅云丘一成爲敦丘（成猶重也）周禮曰爲壇三成今江東呼地高者爲
敦亦言丘上更有一丘相重累者名敦丘詩送子涉淇至于頓丘是
也○釋名云一頓而成丘無上下小大之殺也一統志直隸大明府
清豐縣古頓丘衛邑漢爲頓丘縣地屬東郡晉置頓丘郡後廢古城
在縣西南二十五里

媒

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仲春之月令會
男女凡嫁子娶妻入幣純（純讀曰緇）帛無過五兩○禮記云男女非有行

媒不相知名○國策云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為取妻且夫娶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敝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敝者惟媒而已矣○說文云媒謀也謀合二姓

秋

爾雅云秋為白藏（氣白而收藏）○書云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書大傳云西方者何也鮮方也鮮訊也訊者始入之貌始入者何以謂之秋秋者愁也物方愁而入故曰西方者秋也○鄉飲酒義云秋之為言揫也揫之以時察守義者也○素問云秋三月此謂容平天氣以急地氣以明（萬物夏大垂實以成容狀至秋平而定也）○尸子云秋為禮西方為秋秋肅也萬物莫不禮肅敬之至也

○漢書魏相奏云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月令注云孟秋日月會于鶉尾仲秋日月會于壽星季秋日月會于大火

垝垣

莊子云踰上城之垝司馬彪曰垝最高危限之處○釋名云垣援也人所依阻以為援衛者也○禮書云垣宮室之外墻釋文門卑曰垣

復關

一統志復關隄在直隸大明府開州城西南古黃河𡾰北衛詩以望復關即此

鳩

傳云鳩鶻鳩也○爾雅鶌（鶌音屈）鳩鶻鵃舍人曰今之班鳩其氏曰春秋云鶻鳩氏司事春來冬去孫炎曰一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郭璞曰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今江東亦呼為鶻鵃○本草云鶻嘲南北總有似鵲尾短黃色在深林間飛翔不遠○廣雅云鶻鵃鶌鳩也○埤雅云鶻鳩一名鳴鳩一名鷽鳩莊子所謂蜩與鷽鳩笑之者也多聲故名鳴鳩鳴鳩小物也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控于地而已矣○陸機云鶻鳩一名班鳩蓋班鳩似鵓鳩而大鵓鳩灰色無繡項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語曰天將雨鳩逐婦者是也班鳩項有繡文班然故曰班鳩與此鶻鳩全與機之言非今此鳥春則鳴故曰鶻嘲也○周書時訓云穀雨又五日鳴鳩拂其羽鳴鳩不拂其羽國不治兵○許叔重云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數千丈入雲中

按本艸言鶻嘲飛則不遠而許叔重謂直入雲中豈所見各異耶抑于所云與本艸異耶許說非也

葚

古今注云桑實為椹○爾雅云桑辨有椹梔郭璞曰辨半也舍人云桑樹一半有葚半無椹為梔○陳藏器云椹利五藏通血氣久服不饑○本艸圖經云椹有白黑二種暴乾皆主變白髮○傳云鳩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王磐農書云荊桑多椹魯桑少椹

歲

爾雅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郭璞曰歲取歲星一次○廣雅云歲遂也

帷裳

周禮王后之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幨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幢容）○詩正義云以幃障車之旁如裳以為容飾故或謂之帷裳或謂之童容

其上有蓋四旁垂而下謂之幨。

婦

說文云婦服也從女持帚灑掃也○公羊傳云稱婦有姑之辭○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家語云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幼從父兄既嫁從夫夫死從子言無再醮之端教令不出於閨門事在共酒食而已無閫外之非儀也不越境而奔喪事無擅為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效匹婦之德也○左傳云女待人婦義事也

岸

爾雅云望厓洒而高岸疏望視也厓水邊也洒水深也言視水邊之厓其下水深其厓高峻者名岸又云重厓岸

泮

傳云泮坡也○朱傳云泮涯也高下之判也

總角

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總角收髮結之）○甫田傳云總角聚兩髦也

竹竿篇

佩

釋名云佩倍也言非一物有倍貳也有珠有玉有容刀有帨巾有觿之屬也○禮記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薺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君在不佩玉（注云謂世子）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綪（綪音爭）結佩而爵韠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純音緇）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瓀音而玟音民）而縕組綬（縕音溫）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又云子事父母左右佩用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遰音逝）大觿木燧婦事舅姑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縏音盤）袠大觿木燧男女未冠笄者皆衣容臭又云王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大戴禮云下車以佩玉為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衝牙玭（玭音步）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三禮圖云凡玉佩上有雙衡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璜璜徑三寸衝牙蠙（蠙音步）珠以納其間上下為衡

半璧為璜璜中橫以衝牙以蠙珠為瑀○蔡謨毛詩疑字議云佩者服用之稱珮者玉器之名稱其服用則字從人名其器則字從玉○雜書云衡以平其心璜以中其德琚欲其有所安牙欲其有所制佩奚適而非道耶右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左右皆玉事佩則左紛帨右玦捍之類左佩皆五右佩皆六以左陽而奇右陰而偶故也左佩者小右佩者大以左手不如右強故也○詩曰佩玉之儺佩玉瓊琚衛之南子環佩璆然阿谷之女珮璜而浣皆婦人佩也其等衰不可考或亦視其夫而為之度歟

檜

爾雅云檜柏葉松身○禹貢云荊州貢杶榦栝柏（柏葉松身曰栝）○字說云檜柏葉松身則葉與身皆曲樅松葉柏身則葉與身皆直樅以直耐

從之揄以曲而會之

楫

易云，刳木爲楫。○書云，若濟巨川，用女作舟楫。○說文云，楫，舟櫂（音直教反）也。○方言楫謂之橈，或謂之櫂，所以隱櫂謂之㯱（音臬，葉音），所以縣櫂謂之緝。

松

書云，青州厥貢鉛松怪石。○禮記云，其在人也，如松柏之有心也，貫四時不改柯易葉。○左傳太叔云，部（部音蒲口反）婁（婁音力口反）無松柏。○禮斗威儀云，君乘木而王，其政平，則松爲常生。○莊子云，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史記云，松柏爲百木長也，而守宮闕。○玄中記云，松脂淪入地中，千歲爲茯苓。○本艸云，松脂一名松膏，一名松肪，松花一名松黃。○花木考云，松有二種，惟五葉者結子。

芄蘭篇

芄蘭

爾雅云，雚，芄蘭。郭云，蔓生，斷（斷音青）之有白汁，可啖。○陸璣云，一名蘿摩（摩音莫臥反），幽州人謂之雀瓢，蔓生，葉青綠色而厚，摘之白汁出，食之甜脆，嚳爲茹，滑美，其子長數寸，似瓠子。○箋云，芄蘭柔弱，恆蔓延於地，有所依緣。○沈括云，芄蘭之支，支莢也。芄蘭生莢，支出于葉間，垂之如觿狀，其葉如佩䚢之狀。

衛惠公

衛惠公，名朔，宣公之子也。耐惠公之卽位也，少驕而無禮，大夫乃賦芄蘭以刺之。詩曰，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二年冬伐鄭，三年冬，惠公會諸侯于袲，四年周莊王召惠公，公不往，左公子洩、右公子職，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攻惠公，立伋之弟黔牟爲君。冬惠公出奔齊，黔牟立。八年冬，齊襄公率諸侯伐衛，納惠公，黔牟九年春，周莊王使子突救衛，黔牟夏六月，惠公復入，放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卽位。冬歸寶于齊。二十年冬，惠公會諸侯于鄄。二十二年夏伐郕。冬惠公會諸侯，盟于幽。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舍黔牟，冬與燕伐周，周惠王奔溫，衛立惠王之弟子穨爲王。二十九年春，鄭厲公納周惠王。三十一年夏五月，惠公卒，子懿公立。

支

支，石經作枝。○說文云，木別生條也。

童子

說文，僮，未冠也，从人，童聲。又云，男有罪曰奴，奴曰童，女曰妾，从辛（音愆），重省。內則云，成童舞象，學射御（成童十五以上）。（按說文，僮、童二字有辨，今經傳通作童。）

韘

禮記云，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左佩小觿，右佩大觿（鄭註，觿貌如錐，以象骨爲之）。○說文云，觿，佩角，銳耑，可以解結。○毛云，成人之佩也。○劉向云，治煩決亂者佩觿。

容

箋云，容，刀也。孔仲達云，容飾之刀。○考工記曰，桃氏爲刃（刃，刀劍之刃）。○少儀云，刀卻刃授穎，削授拊。○釋名云，刀，到也，其末曰鋒，若鋒刺之

利也其本曰環形似環也佩刀在佩旁之刀也或曰容刀有刀形而無刃備儀容而已

遂

箋云遂瑞也○爾雅云璲瑞也郭璞云玉瑞也○孔氏云大東云鞙鞙佩璲璲本所佩之物又云禮以玉爲瑞信其官謂之典瑞所佩之玉

帶

釋名云帶蔕也著于衣如物之繫蔕也○大戴禮云黃帝黼黻衣大帶○晉語云內子爲大帶○禮記云子事父母鞸紳搢笏婦事舅姑幷總衣紳又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注辟讀如裨冕之裨謂以繒采飾其側也而素帶終辟注謂諸侯不朱裏合素爲之下以采也大夫素帶辟垂注謂其紐及末士練帶率下辟注率以下皆得辟不合而縪積辟其末而已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幷紐約用組三寸注約帶紐組之屬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注有司府史之屬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華帶博二寸凡佩繫于革帶大夫大帶四寸雜帶注雜猶飾也君朱綠注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大夫玄華注華黃色大夫裨垂內以玄外以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注士裨垂之下外內皆以緇大夫以上皆廣四寸士以下廣二寸再繚之凡帶有率無箴功注凡帶有司之帶無箴功則不裨之

按古者帶有二左傳帶裳幅舄之帶革帶也又云鞶厲大帶也革帶用以繫佩韍然後加以大帶于至士大帶皆合帛爲之或以素或以練其裨飾亦別爲之色綠少陽之雜天子諸侯體陽而兼乎下故裨以朱綠與緇者陰之體雜者文之成大人體陽而有文故飾以緇而已於大夫言帶四寸於士言紳三尺則上可知故此箋云垂紳帶三尺

韘決

傳云韘玦也能射御則佩韘○說文云射决也所以拘弦以象骨韋系著右巨指○周禮繕人掌王之用扶拾注扶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禮記曰子事父母右佩玦捍○鄉射禮也决則用正王棘若擇棘則天子用象骨與决猶闓也以鉤弦闓體○賈公彥云扶諸侯及大夫生用象死用棘天子死生皆用象取其滑○箋云韘之言沓所以彄沓手指○大射朱極三注極猶放也所以韜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無極放弦契于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士喪禮纊極二注生者以朱韋爲之而三死用纊又二明不用也○禮書云弓之射也右巨指著决所以鉤弦食指中指無名指著沓所以放弦右臂著拾所以遂弦韘謂之極以其中于指也謂之沓以其沓于指也毛詩訓韘以韘爲决誤矣

按玦决抉三字實一物也沓極二名亦一物也韘之爲决許氏董亦以爲然韘之爲沓則鄭氏一家之說而已孔仲達云然則以韘爲沓又出何禮文耶

河廣篇

宋桓公

宋桓公名御說莊公之子閔公之弟也初閔公九年秋宋大水魯莊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吊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魯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十年秋南宮萬弒閔公于蒙澤立子游御說奔亳南宮牛帥師圍亳冬蕭叔大心殺牛及子游立御說是爲桓公宋萬奔陳宋人請

以賂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醇酒以犀革裹之歸宋宋人醢之齊桓公會諸侯于北杏以平宋亂既而宋人背之二年春諸侯伐宋取成而去冬桓公會諸侯于鄄三年齊桓公始霸秋伐郳郳人侵宋四年夏伐鄭冬桓公會諸侯盟于幽七年娶衛文公之妹爲夫人生太子茲父既而出之十四年秋伐徐十五年夏桓公會諸侯盟于洮十六年秋荆伐鄭宋救鄭二十年齊桓公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桓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二十一年冬狄入衛殺衛懿公桓公立衛戴公以廬于漕二十三年衛文公立二十四年秋桓公會齊侯江人黄人盟于貫二十五年秋桓公會齊侯于陽穀二十六年春桓公從齊侯伐蔡伐楚二十七年夏桓公會諸侯于首止二十八年夏桓公會諸侯伐鄭二十九年秋桓公會諸侯盟于寧毋三十年桓公疾太

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茲父立是爲襄公

宋桓夫人

宋桓夫人宋桓公之夫人襄公之母也初衛公子頑烝于衛宣公夫人宣姜生衛文公宋桓夫人夫人歸宋生太子茲甫既而桓公出之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甫爲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爲之相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絶迹於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可强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爲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甫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甫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甫乃反公復立之以爲太子然後目夷歸也桓公卒太子茲甫立是爲襄公夫人在衛思之義不可往乃賦河廣詩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

宋襄公

宋襄公名茲父桓公之子母衛女也襄公元年使公子目夷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四年夏襄公會諸侯於鹹六年春襄公會諸侯于牡丘冬伐曹七年春正月五石隕于宋六鷁退飛過宋都風疾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三月魯公子季友卒秋魯公孫

茲卒冬襄公會諸侯于淮八年初齊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襄公以爲太子冬齊桓公卒易牙等作亂立公子無虧孝公來奔九年春襄公以諸侯伐齊納孝公齊人殺無虧以說于宋齊人將立孝公不勝群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宋敗齊師于甗遂立孝公而還十年春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夏六月襄公會曹共公邾文公盟于曹南曹之人不修地主之禮鄫子後至會盟于邾襄公使邾子用鄫子于次雎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之其誰享之齊桓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仰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爲幸曹不服秋圍曹子魚言于襄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

困疊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
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十一年冬襄公
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十二年
春襄公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子魚曰小國爭盟禍
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襄公與楚成王期以乘車之會目夷諫曰楚
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
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秋會于盂宋終以乘車之會往子
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楚人果伏兵車執公以伐
宋公謂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
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
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

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于薄
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何爲不入然
後逆公歸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十三年春鄭文公朝于楚
夏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耳楚人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大司馬
公孫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
襄公及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子魚曰彼衆
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
未可既陣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
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
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
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

之何有于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
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
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十四年春齊伐宋圍緡昔公子
重耳過宋公孫固言於公曰晉公子亡長幼矣而好善不厭父事狐
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
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
者寔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成幼而不倦殆有禮矣樹於
有禮必有艾商頌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君其圖之
公從之贈以馬二十乘夏襄公病傷於泓而竟卒于成公立

葦　詳見召南葭

埤雅云葦即今之蘆其管中篇

刀

說文作舠舠小船也字異音同○釋名云三百斛曰舠舠貂也貂短
也江南所名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

伯兮篇

伯

傳云州伯疏謂州里之伯若牧下州伯則非衛人所得爲內則云州
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彼州伯對閭史閭府亦謂州里之伯
也

殳

釋名云殳殊也長丈二尺而無刃有所撞挃挃音質於車上使殊離也
○說文云殳以杸殊人也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于兵車旅

貢以先驅也○周禮司戈盾祭祀授旅賁殳○司馬法云長兵以衛短兵以守太長則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閱閱易則亂太犯則不濟故初列卽戟闕焉次列殳矛闕焉又云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禮書云殳所操者二尺四寸圍其所握則非所操者有稜矣鄭氏謂矜八觚是也細而能散則非竹不可許愼謂積竹爲之是也詩云伯也執殳爲王前驅又曰彼候人兮何戈與祋祋亦殳也蓋殳雖建于車及王行則州執而前賓客往來則候人荷而趨

膏

讀詩記云膏所以膏首爵遺尻者以膏沐勞脊師則膏非專婦人用也

沐

讀詩記云沐蓋潘潘音翻也左氏傳遺之潘沐杜預注云潘米汁可以沐頭○內則云面垢燂潘請靧靧音悔

諼草

說文云薏令人忘憂艸也又作萲及萱○本草云萱草一名鹿葱花名宜男○圖經云萱味甘而無毒主安五藏利心志令人好歡樂無憂輕身明目五月採花八月採根用今人多採其嫩苗及花跗作葅云利胸膈甚佳○徐勉萱賦云信茲華之獨茂挺金質于炎辰既耀色以祛痾亦含香而可珍同芰荷于蘭著及蟬露乎首旲其葉四垂其對六出亦曰宜男加名斯吉華而不艷雅而不質○古今注云欲忘人之憂則贈以丹棘一名忘憂艸○風土記云宜男妊婦佩之必生男

按朱傳云諼草合歡草也古今注云合歡樹似梧桐與萱全別茂音朱子因諼草連引合歡作一句讀而不以合歡解諼艸乎

草

說文云艸百艸也古卉字從二屮屮音徹又云草斗櫟實也一曰象斗子徐鉉曰今俗以此爲草木之艸別作皁字爲其色之皁案櫟實可以染帛爲黑色故曰草通用爲草棧字○方言云蘇芥艸也江淮南楚之間曰蘇自關而西或曰艸或曰芥莽莽艸也東越楊州之間曰艸南楚曰莽○大戴禮云孟春氷泮百艸權輿○周書云霜降之日艸木黃落○淮南子云醴泉生皇辜皇辜生庶艸

背

傳云背北堂疏云背者嚮北之義故知在北士昏禮云婦洗在北堂有司徹云主婦北堂房室所居之地總謂之室房半以北爲北堂房半以南爲南堂○朱子云北堂蓋古樹花木之處

有狐篇

厲

傳云厲深可厲之旁○韓詩云至心曰厲○爾雅云以衣涉水爲厲繇膝以下爲揭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下爲厲○顏師古注云岸高危處曰厲

木瓜篇

木瓜

爾雅云楙木瓜實如小瓜酢可食○陶隱居云山陰蘭亭尤多最療轉筋○蜀本注云其樹枝狀如柰花作房生子火乾甚香○圖經云木狀如柰花生春末深紅色實大者如瓜小者如拳宣州人種蒔尤謹遍滿山谷始實成則鏃紙花薄其上夜露日暴漸而變紅花文如生本州

以充土貢。又有一種榠樝木。葉花實酷類木瓜。欲辨之看蒂間別有重蒂如乳者是木瓜也。○雷公云眞木瓜皮白。微赤黃香酸甘不澁。調榮衛助穀氣。向裏子頭尖。一面方。勿誤用和圓子。蔓子土伏子。

瓊

瓊瓊是玉之美名。○說文瓊赤玉也。

琚

蔡氏云琚瑀所以納間在玉之間。今白珠也。○雜中行云琚處佩之中所以貫蠙珠而上繫于珩下維璜衝牙者也。○朱氏云琚如圭而正方在珩璜之中。瑀如大珠在中央之中。○錢氏云佩玉之雙璜上係于珩。又有組以左右交牽之使得因珩之抑揚以自相衝擊于兩組相交之處。以物居其間。交納而拘捍之。故謂之琚。或以大珠或雜

用瑀石。詩言琚言瓊。則佩之美者也。

按朱氏以兩旁之中爲琚。雜錢二氏以中央之中爲琚。其說不同。

木桃木李

埤雅云。江左做老視其實如小瓜而有鼻。食之津潤不木者謂之木瓜。圓而小于木瓜。食之酸澁而木者謂之木桃。木李大如木桃似木瓜而無鼻。其品又小。木桃亦或謂之木梨。梨蓋梨之誤也。劉仲瓜之脫華處里俗呼之爲味。其者華處乃臍也。梁魚龍河圖曰瓜有兩帶兩鼻者殺人。則鼻與帶異矣。木瓜性脆。木李性堅。今人以蜂蜜漬之者取木瓜煎之者取木李。

按木桃木李依陸璣說即木瓜之類。非即桃李也。述異記云。桃之大者謂之木桃。又即桃類。

瑤

說文云。瑤玉之美者。

玖

傳云。瓊玖玉名。○丘中有麻傳云。玖石次玉者。○說文云石之次玉黑色者。

國風王

王　互見草攻篇末

鄭譜云。王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太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旣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旣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西都。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

括地志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王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赧王又居王城。○呂東萊云。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東周者東都也。威烈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東周者洛陽也。

黍離篇

褒姒

褒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后也。初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于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爲玄蚖以入王

後宮。後宮之童妾旣齔而遭之旣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先是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於褒褒人有獄獻之以贖幽王受而嬖之遂釋褒姁故號曰褒姒旣生子伯服幽王乃廢后申侯之女而立褒姒爲后廢太子宜臼而立伯服爲太子。幽王惑於褒姒出入與之同乘不恤國事驅馳弋獵不時以適褒姒之意飲酒沉湎倡優在前以夜繼晝褒姒㜪妬小人並進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幽王大夫乃賦車舝以刺之詩曰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雖無旨酒式飲庶幾

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褒姒不笑幽王乃欲其笑萬端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悅幽王欲悅之數爲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不至忠諫者誅唯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申侯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燧徵兵莫至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自是之後周與諸侯無異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之謂也

申后

申后申侯之女。周幽王之后。平王之母也。初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臼。後得褒姒生伯服乃黜申后。逐宜臼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詩人爲之賦白華詩曰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幽王十一年申后召西夷犬戎殺王于驪山之下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

黍

說文云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從禾雨省聲孔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爾雅云衆秫(音終)林疏衆一名秫謂黏粟也與稷相似北人用之釀酒其莖稈(稈音幹)似禾而麄大○本草云黍米味甘溫無毒主益氣補中○月令仲夏農乃祭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疏云仲夏黍新熟今蟬鳴黍是也又云孟秋農乃登穀(黍稷之屬於是始熟)曲禮云黍曰薌合內則云羊宜黍豕宜稷○春秋說題辭云精移火轉生黍黍者緒也故其立字禾入米爲黍酒以防老○家語孔子曰黍者五穀之長祭先王以爲上盛○呂氏春秋云得時之黍芒莖而徵下穗芒以長摶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噮(噮音怨)而香如此者不飴先時者大本而華莖殺而不遂葉藁短穗後時者小莖而麻長短穗而厚糠小米鉗而不香○氾勝之書云黍者暑也種必待暑先夏至二十日此時有雨强土可種黍黍欲疏于禾○白虎通云清明風至則黍稷滋閶闔風至則種宿麥黍○梁寅云或黏或不黏或高而

實黑或低而實黃皆謂之黍。

稷

爾雅云粢稷。○左傳云粢食不鑿。（黍稷曰粢）○月令云孟春行冬令首種不入。（舊說首種謂稷）玉藻云子卯稷食而菜羹。又云沐稷而靧粱。○本草云稷米味甘無毒主益氣補不足。陶隱居云稷米亦不識書多云黍與稷相似。圖經云稷爲五穀之長。呂氏春秋云飯之美者有陽山之穄。（穄音祭）高誘云關西謂之糜。冀州謂之緊（去戰反）皆一物也。廣雅解云如黍黑色。○考靈耀云日中星鳥可以種稷。○雅翼云稷所以爲五穀長者以其中央之穀又古號爲首種孟春種稷之時稷又名粢故祭祀之號稷曰明粢而言粢盛者本之故諸穀皆有粢名。○疏云稷苗六月時也稷穗七月時也稷實八月時也。

按稷有五名曰稷曰粢曰穄曰糜曰𪎆舍人注爾雅云稷粟也郭璞云今江東呼粟爲粢此二說非是本草粟米在中部味鹹稷米在下部味甘其治療亦全別。

苗

說文云艸生於田者。从草从田。○詩緝云穀始生曰苗。艸之類始生亦曰苗。○公羊注云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呂氏春秋云苗其弱也欲孤長也欲相與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爲族乃多粟

蒼天

傳云蒼天以體言之。○莊子云天之蒼蒼其正色耶。遠而無所至極耶。○埤雅云詩于高遠難訴每稱蒼天黍離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巷伯云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黃鳥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是也。爾雅云穹蒼蒼天也。穹言形。蒼言色也。桑柔之詩初言倬彼昊天寧不我矜。言昊天則稱望之以其明也。次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言方是時厲王無道甚矣。小人知念士宇而君子反無旅力以念穹蒼也。

穗

說文云禾成秀也。

君子于役篇

雞

易云巽爲雞。疏巽主號令。雞能知時故爲雞也。○運斗樞云玉衡星散爲雞。○古今注云雞一名燭夜。○九家易云風應節而變變不失時。雞時至而鳴與風相應。二九十八主風精爲雞故雞十八日剖而成雛。二九順陽歷故雞知時而鳴也。○五行傳云貌之不恭則有雞

旤。○管輅別傳云雞者兌之畜。故太白揚輝則雞鳴。○廣志云雞有胡髯五指金骹（骹音骹）反翅之種。大者蜀。小者荊。九眞出長鳴雞。○相感志云野雞屬陰。先鳴而後鼓翼。家雞屬陽。先鼓翼而後鳴。○埤雅云鹽鐵論曰雞廉很吞。雞䨾（䨾音庇）而食之。每有所擇。故曰小廉如雞。爾雅云雞大者蜀。郭璞曰今蜀雞也。雞有蜀魯荊越諸種。越雞小。蜀雞大。魯雞又其大者。莊子曰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雞知時而善伏。王褒云魚瞰雞睨。李善以爲魚目不瞑。雞好邪視是也。○雅異云雞鳴必三度。故禮有初鳴而衣服者。又能自守。不爲風雨所止。故詩人以比不改度之君子。雞有冠距文武之觀。不爲威儀貌氣𢾖故有雞賦。

塒

爾雅云鷄棲垣而棲爲塒李巡曰寒鄉鑿墻爲鷄作棲曰塒○說文云西鳥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爲東西之西字或从木妻○禽經云陸鳥曰棲水鳥曰宿

夕

說文夕莫也从月半見○埤雅云詩曰鷄棲于塒日之夕矣言鷄棲矣日于是夕夕于是月見故象半月未有蟾桂之狀月滿則夜見半則夕見故也

牛

說文云牛大牲也象角頭三封尾之形牛爲大物天地之數起于牽牛○禮記云祭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又云牛曰一元大武又云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

又云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又曰牛夜鳴則庮庮音由 又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周禮庖人春行羔豚膳膏香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封人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求牛所以繹者以授職人而芻之○世本云胲胲音孩作服牛胲黃帝臣也又曰少昊時人始駕牛○山海經云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爾雅云牛之名色特牛謂之犅犅音剛 牛父謂之特子謂之犢吳人謂犢曰㸬牛羊無子謂之犢[illegible] 二歲謂之犕犕音逮 三歲謂之犙犙桑含反 四歲謂之牭牭息利反 騬騬音乘 牛謂之犗純色謂之牷駁謂之犖白黑雜毛謂之[illegible][illegible]音[illegible] 黃白色謂之[illegible]駁如星謂之[illegible][illegible] 黃牛虎文謂之[illegible][illegible]音逮 黃牛黑脣謂之犉白脊謂之[illegible][illegible]音[illegible] 又謂之[illegible][illegible]音[illegible] 長脊謂之[illegible]白牛謂之[illegible][illegible]音[illegible]○埤雅云牛土畜也馬火畜也土緩而和火性健決躁速故易坤爲牛乾爲馬牛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故古之視者以耳祭義所謂牛毛尚耳是也詩曰殺時犉牡有捄其角捄長貌社稷之牛角尺故曰捄角牛晉曰昏其耳無竅以鼻聽也

月

爾雅曰月在甲曰畢在乙曰橘在丙曰修在丁曰圉在戊曰厲在己曰則在庚曰窒在辛曰塞在壬曰終在癸曰極又云正月爲陬二月爲如三月爲寎寎音丙 四月爲余五月爲皐六月爲且七月爲相八月爲壯九月爲玄十月爲陽十一月爲辜十二月爲涂○書疏云六曆諸緯與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爲每月二

十九日過半○呂覽云羲和作占日尚儀作占月

桀

爾雅云鷄棲于弋爲桀桀音[illegible] 又云樴樴音職謂之杙杙音弋

君子陽陽篇

簧

傳云簧笙也○說文云簧笙中之簧也笙十三簧象鳳之身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釋名云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竹之貫匏以瓠爲之故曰匏笙亦是也其中汚空以受簧也簧橫也於管頭橫施於中也以竹鐵作於口橫鼓之亦是也○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巢者列管簧中大者十九簧和十三簧也鄉射記曰三笙一和而成聲疏巢高也言其聲高小者名和李巡云小者聲少音相和也簧者笙管之中

金薄鍱也。鍱音葉 笙管必有簧。故或謂笙爲簧。〇白虎通云。笙之言施也。在十二月。萬物始施而牙。笙者太蔟之氣。象萬物之生。故曰笙。有七正之節焉。有六合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〇禮記云。女媧之笙簧。

按毛解簧爲笙。朱子云。笙竽管中金葉。則指簧體言之。而不以爲笙名矣。然禮記曰。女媧之笙簧。又曰。仲夏命樂師調笙竽篪簧。言笙又言簧者。豈簧別一物與。漢武內傳。許飛瓊鼓震靈之簧。神仙傳。王遥有五舌竹簧。宋時民間有鐵葉簧。皆非竽笙中簧也。

翿

釋言云。翿。纛也。李巡曰。舞者所持纛也。又云。纛。翳也。郭璞云。今之羽葆幢。舞者所持以自蔽翳也。〇釋名云。翿。陶也。其貌陶陶下垂也。

按爾雅云。纛。翳也。山海經云。五采之鳥名翳。疑翳即翟也。簡兮所謂右手秉翟者。郭以蔽翳釋之。恐未然也。

敖

箋云。燕舞之位。〇錢云。詩說云。敖。遊也。因謂敖處爲敖。猶周禮云閒游也。

揚之水篇

申

鄭語史伯云。當成周者。南有申呂。〇地里志。南陽郡宛縣。故申伯國。〇括地志。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〇箋云。平王母家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彊楚。

甫

昔甫刑孔氏注。呂侯後爲甫侯。故或稱甫刑。〇唐世系表云。宣王世改呂爲甫。〇王海云。郡國志。汝南新蔡縣。古呂國。

甫侯

甫侯。周穆王時人。作呂刑者。或曰。宣王時人。而作呂刑之子孫。未知孰是。嶽山高大。降靈氣以生甫侯者。姜姓之國也。

周平王

周平王。名宜臼。幽王之子也。初幽王欲殺太子宜臼。立伯服。釋虎將殺之。宜臼叱之。虎弭耳而服。幽王廢太子。立伯服爲太子。宜臼出奔申。幽王十一年。王欲殺宜臼。求之於申。申侯以犬戎伐周。殺幽王於驪山。晉文侯秦襄公鄭武公衛武公率師逐犬戎。卽申國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是時豐鄗迫近戎狄。不可居。乃東遷都于洛邑。以避狄難。是謂東周。自是王室微弱。政由方伯。王始命秦列爲諸侯。取岐豐之地。命衛侯和爲公。錫命晉文侯。賜以河內附庸。王命之曰。

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於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申國在陳鄭之南。迫近彊楚。王室微弱。而數見侵伐。王遣畿內之民戍之。而戍者怨思。乃賦揚之水以刺之。二年。秦立西畤。祠白帝。五年。秦襄公伐戎至岐卒。二十一年。秦文公大敗戎師。收周餘民有之。北至

岐以東歸之王四十八年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王王使
史角往魯公止之魯始用郊四十九年魯隱公立王使宰咺歸惠
公仲子之賵五十一年春三月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爲
桓王

周桓王

周桓王名林平王之孫也桓王二年春晉曲沃莊伯以鄭邢之師攻
翼王使尹氏武氏爲之助翼侯出奔隨莊伯叛王秋王使虢公伐莊
伯莊伯復奔曲沃晉人及虢侯立翼侯子光是謂哀侯三年晉翼侯
自隨入于鄂是謂鄂侯冬京師告饑于魯魯隱公爲之請糴于諸侯
鄭莊公始朝王王不禮焉周桓公言于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
善鄭以勸來者猶懼不蔇況不禮焉鄭不來矣四年冬王使凡伯聘

于魯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晉曲沃莊伯卒子武公立五年春鄭祭
周因與魯易許田許田天子之用事太山田也夏王命虢公忌父爲
卿士秋鄭伯以齊人朝王六年春王使南季聘于魯八年秋王取鄔
劉蔿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
州陘隤懷冬魯公子翬弒隱公立桓公九年春魯侯鄭伯會于垂卒
易祊田十年秋蔡侯鄭伯懼楚會于鄧十一年春晉曲沃武公敗晉
師于汾旁獲哀侯晉人立其子小子侯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十二年夏王使宰渠伯糾聘于魯冬王師秦師圍魏執芮伯以歸晉
曲沃武公弒其君哀侯于曲沃十三年夏王使仍叔之子聘于魯王
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之師伐鄭鄭與王戰于繻葛王卒
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鄭人遣使謝勞詩人以王師傷敗不
樂其生乃賦兔爰以閔之十四年春楚伐隨俾請王之號于周王不
許十五年秋鄭齊衛伐盟向之民于郟冬晉曲沃武公入翼殺小子
侯十六年春曲沃武公滅翼王使家父聘于魯冬王命虢仲伐曲沃
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祭伯如魯遂逆王后于紀楚熊通伐隨求開
地至濮上遂稱王是謂武王十七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十八年春虢
仲譖其大夫詹父于王詹父有辭以王師伐虢夏虢公出奔虞十九
年衛宣公殺其二子伋壽二十年冬衛宣公卒子惠公立二十三年
春二月王使家父如魯求車三月桓王崩子莊王立

周莊王

周莊王名佗桓王之子也莊王元年冬衛公子伋壽傅逐惠公立伋
之弟黔牟惠公出奔齊二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三年夏齊襄公殺

魯桓公于濼立其子同是謂莊公周公黑肩欲弒王而立王弟克辛
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克奔燕初克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
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四年夏使單
伯送王姬歸于齊冬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六年夏葬桓王七年春
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爲王楚武王怒以隨背己伐隨卒子文王立始
都郢八年冬齊帥諸侯伐衛入惠公九年春王使子突救衛夏衛惠
公復入殺二公子傅黔牟來奔十年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
星隕如雨十二年夏齊桓公立管仲相之十三年秋楚敗蔡師于莘
以蔡侯獻舞歸自是江漢之國皆服于楚十五年莊王崩子僖王立

蒲

毛傳云蒲艸也○說文云蒲水草也可以作席蒻音弱 蒲子可以爲

平廉○周禮醢人深蒲醓醢鄭司農云深蒲蒲蒻入水深故云深蒲○陸機云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者名蒻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甘脆煮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埤雅云蒲似莞而褊生于水厓輕揚善泛柔滑而温可以爲席故禮男執蒲璧言有安人之道也○鄭箋云蒲蒲柳○爾雅云楊蒲柳○本艸圖經云蒲柳其枝勁韌可爲箭笴笴音 又謂之雈蒲卽水楊也○古今注云蒲柳生水邊葉似青楊一名蒲楊枝勁細任矢用○國策云夫楊横樹之則生倒樹之亦生折而樹之又生○世說顧悅云蒲柳之姿望秋而落○詩緝云楊可爲舟又可爲屋材

中谷有蓷篇

蓷

爾雅云萑蓷蓷李巡曰臭穢艸也郭云今茺蔚也廣雅名益母葉似荏方莖白華華生節閒○陸機云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藺是也韓詩及三倉說悉云益母故曾子見益母而感○案本艸云益母茺蔚也故劉歆曰蓷臭穢臭穢卽茺蔚也○本艸經云茺蔚子一名益母一名益明一名大札一名貞蔚生海濱池澤陶隱居云葉如荏方莖子形細長三稜圖經云苗葉上節節生花實似雞冠子黑色衍義云茺蔚子葉至初春亦可煮作菜食凌冬不凋悴

兔爰篇

羅

爾雅云鳥罟謂之羅郭云謂羅落之○周禮羅氏掌羅烏鳥蜡則作羅襦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禮記曰鳩化爲鷹然後設尉羅

按鳥罟曰羅禾傳云爰羅本以取兔者蓋互擇則宮叡文亦通也周禮羅氏掌羅烏鳥而鄭特往言大羅氏天子之養鳥獸者諸侯貢屬焉莊子削格羅落罝罘之智多則獸亂於澤是故說得解羅也大東傳云畢所以掩兔而鴛鴦詩云畢之羅之更得通之且而西京賦云結罟百里實無諸網者而言之凡如此類並得通也

罦罿

爾雅云繴罿音 謂之罿罿罬也罬音 罬謂之罦罦覆車也孫炎曰覆車網可以掩兔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展轉相解廣異語○韓詩說云施羅于車上曰罿○東漢書注云罦雉網

葛藟篇

滸

爾雅云岸上滸又云滸水厓

涘

說文云涘水厓也○爾雅云涘爲厓郭注謂水邊

漘

爾雅云夷上洒下不漘李巡曰夷上平上洒下峭下故名漘郭璞曰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漘不發聲也

采葛篇

蕭

爾雅云蕭荻○說文云蕭艾蒿也○陸機云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麤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爲香許慎以爲艾蒿非也○王度記曰士蕭庶人艾蕭艾不同明矣○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郊特牲云既奠然後

原缺第四十四葉

穴

箋云謂塚壙中也○禮記云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

丘中有麻篇

麻

爾雅云枲麻黂（亦蕡）黂枲實莩麻母瓝莩（子）（莩音孚）苴麻子之麁子者也○周禮注云枲是雄麻苴是麻之有蕡實者○雅翼云麻之總名麻別而言之則有實者名苴無實者名枲子夏喪服傳曰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牡麻者枲麻也蕡即實也牡即無實之名然亦通名麻枲（枲音璽）有文理故爲金爲西方之穀明堂月令秋食麻與犬古者朝事之籩蕡麻麥以實之謂之熬蕡于植物中最多子又有粱者亦麻類有實又胡麻亦有實本生大宛一名油麻淳黑者名巨勝亦曰一葉

兩莢爲巨勝枲麻與麥互相爲候麥黃種麻麻黃種麥種枲太早則堅剛厚皮多節晚則皮不堅寧失于早不失于晚○春秋說題辭云麻之爲言微也陰精寢密女作纖微也麻生於夏衰衣物成儀儀故麻可以爲衣陽成于三物以化故三變纖布也宋均曰麻枝葉成謂之衣三變三成形之變也漚取皮二變也績成爲經三變也○月令云仲冬之月天子乃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呂覽云得時之麻必芒以長疏節而色陽小本而莖堅厚枲以均後熟多榮日夜死復生如此者不蝗○四時纂要云種麻熟耕地從橫七遍已上生則無葉

留

曹氏云留本邑名其大夫以爲氏○路史國名留唐氏後晉有留吁之後媿姓留也丘中有麻彼留子國者漢隸彭城子房之封

詩經考卷之六

古閩 黃文煥 輯著
古吳 祝謙吉 校閱

國風鄭

鄭

譜云初宣王封母弟友于宗周畿内咸林之地是爲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爲幽王大司徒幽王爲犬戎所滅桓公死之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于東都王城取虢檜鄢蔽補丹依疇歷華之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地理志云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及成皋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土陜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武公後二十

三世爲韓所滅

按宗周咸林今陝西西安府華州有鄭城即桓公采地其後武公徙河南曰新鄭故莊公曰先公新邑于此新鄭縣今屬河南開封府鄭州及開封之鄭州滎陽汜水縣即漢成皋河南府之登封即漢陽城崇高二縣皆鄭地也

鄭桓公

鄭桓公名友周厲王少子宣王之弟也宣王二十三年封友于鄭爵爲伯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于鄭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也今客之寢安殆非封也桓公聞之援轡自駕其僕接淅而載之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桓公與商人出自周者而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買無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桓公封二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八年桓公爲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爲司徒一歲幽

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於是桓公問於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對曰王室將卑戎狄必昌不可偪也當成周者南有荊蠻申呂應鄧陳蔡隨唐北有衛燕翟鮮虞路洛泉徐蒲西有虞虢晉隗霍楊魏芮東有齊魯曹宋滕薛鄒莒是非王之支子母弟甥舅也則皆蠻荊戎翟之人也非親則頑不可入也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為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之以貪冒君若以周難之故寄孥與賄焉不敢不許周亂而敝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若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鄔蔽補丹依𩣚歷莘君之土也若前莘後河右洛左濟主芣騩而食溱洧脩典刑以守之唯是可以少固公曰南方不可乎對曰夫荊子熊嚴生子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紃

叔逃難於濮而蠻季紃是立薳氏將起之禍又不克是天啓之也又甚聰明和協蓋其先王臣關之天之所啓十世不替夫其子孫必光啓土不可偪也且重黎之後也夫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燿惇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單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百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顯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後八姓於周未有侯伯佐制物於前代者昆吾為夏伯矣大彭豕韋為商伯矣當周未有已姓昆吾蘇顧溫董董姓鬷夷豢龍則夏滅之矣彭姓彭祖豕韋諸稽則商滅之矣禿姓舟人則周滅之矣妘姓鄔鄶路偪陽曹姓鄒莒皆

為采衛或在王室或在夷翟莫之數也而又無令聞必不興矣斟姓無後融之興者其在芈姓乎芈姓夔越不足命也蠻芈蠻矣唯荊實有昭德若周衰其必興矣姜嬴荊芈實與諸姬代相干也姜伯夷之後也嬴伯益之後也伯夷能禮於神以佐堯者也伯益能議百物以佐舜者也其後皆不失祀而未有興者周衰其將至矣公曰謝西之九州何如對曰其民沓貪而忍不可因也唯謝郟之間其冢君侈驕其民怠沓其君而未及周德若更君而周訓之是易取也且可長用也公曰周其敝乎對曰殆於必敝者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今王棄高明昭顯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固去和而取同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

和五味以調口剛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紀以立純德合十數以訓百體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收經入行姟極故王者居九畡之田收經入以食兆民周訓而能用之和樂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一無文味一無果物一不講王將棄是類也而與剸同天奪之明欲無敝得乎夫虢石父讒諂巧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與剸同也棄聘后而立內妾好窮固也侏儒戚施寔御在側近頑童也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不建立卿士而妖試幸措行暗昧也是物也不可以久且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

此人也。叔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爲入，天之命此久矣，其又可爲乎。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傳郊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爲玄蚖，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齓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爲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於褒。褒人褒姁有獄，而以爲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爲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爲毒也大矣，將俟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彊，王室方騷，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

必伐之。若伐申，而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繒與西戎方將德申，申呂方彊，其隩愛太子亦必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亦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君若欲避其難，遠規所矣，時至而求用，恐無及也。公曰，若周衰，諸姬其孰興。對曰，臣聞之，武實昭文之功，文之祚盡，武其嗣乎。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其在晉乎。距險而鄰於小，若加之以德，可以大啓。公曰，姜嬴其孰興。對曰，夫國大而有德者近興，秦仲齊侯，姜嬴之雋也，且大其將興乎。公悅，乃東寄帑與賄，虢鄶受之，十邑皆有寄地。桓公將欲襲鄶，先問鄶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書其名姓，擇鄶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場郭門之外而埋之，釁之以雞豭，若盟狀。鄶君以爲內難也，而而盡殺其良臣。桓公因襲鄶，遂取之。幽王十一年，犬戎殺幽王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滑突，是爲武公。

鄭武公

鄭武公，名滑突，桓公之子也。初桓公將兵從周幽王，犬戎殺幽王，及桓公，武公收其父散兵，與晉文侯東迎平王于申。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武公東取鄶，號十邑居之。武公十年，娶申侯女爲夫人，曰武姜。武公繼桓公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乃賦緇衣以美之。詩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孔子曰，吾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十四年，夫人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十七年，生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

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二十七年，武公疾，夫人請公欲立段爲太子，公弗聽。是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爲莊公。

緇衣篇

緇衣

釋名云，緇，滓也，泥之黑者曰滓，此色然也。○考工記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論語疏云，案玉藻，諸侯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士冠禮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玄冠委貌，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是朝服玄衣，玄即緇色之小別，故知緇衣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

館

箋云。卿士所之之館。在天子宮。如今之諸廬。○考工記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內路寢之裏也。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孔氏云。禮有公館私館。館者宮室之名。

粲

傳云。粲餐也。諸侯入爲天子卿士。食采祿。○周禮疏云。載師家邑任稍地。則大夫之采也。小都任縣地。則六卿之采也。大都任畺地。則三公之采也。古者祿皆月別給之。若今月奉。○爾雅云。粲餐。郭璞曰。今河北人呼食爲粲。

將仲子篇

祭仲

祭足。字仲足。鄭大夫也。其先爲祭封人。因以爲氏。鄭莊公元年。母武

姜爲段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不聽。既而太叔將襲鄭。莊公伐之。逐諸鄢而克之。詩人以莊公弗聽祭仲之諫。以致叔段之亂。乃賦將仲子以刺之。二十四年夏。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三十六年夏。衛人以燕師伐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鄭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三十七年秋。周桓王以諸侯伐鄭。祭足從鄭伯敗王師于繻葛。祝聃射王中肩。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三十八年夏。祭足從太子忽敗北戎。齊人將妻之。忽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四十三年夏。莊公卒。初祭仲有寵于莊公。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爲昭公。宋雍氏女於莊公曰雍姞。生公子突。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突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突歸而立之。是爲厲公。秋昭公奔衛。厲公四年。祭仲專。厲公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遂奔蔡。昭公復歸於鄭。詩人以忽不能與賢臣圖事。祭仲擅命。乃賦狡童以刺之。高渠彌弒昭公。立子亹。明年秋。齊襄公會諸侯於首止。

子亹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行。所以然者。子亹自齊襄公爲公子之時。嘗會鬬相讐。及會諸侯。祭仲請子亹無行。子亹曰。齊強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遽必辱。又且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亹至。齊侯果殺之而轘渠彌人曰。祭仲以智免。仲曰。信也。祭仲迎鄭子于陳而立之。鄭子十二年。祭仲卒。

鄭莊公

鄭莊公名寤生。武公之子也。初武公夫人武姜生莊公。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莊公元年。武姜爲公之弟叔段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

為避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太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二十二年太叔將襲鄭武姜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太叔出奔共公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詩人以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以致大亂乃賦將仲子以刺之詩曰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二十三年潁考叔為潁谷封人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

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冬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初莊公為周平王卿士王二于虢公怨之二十四年春平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夏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宋穆公卒公子馮來奔冬莊公及齊侯盟于石門二十五年衛州吁弒桓公以宋公子馮之故與宋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二十六年伐衛牧以報東門之役衛人以燕師伐鄭曼伯子元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秋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冬宋人伐鄭圍長葛二十七年

春鄭及魯平夏鄭伯侵陳秋宋人取長葛冬莊公如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禮也二十八年秋鄭及宋平盟於宿冬鄭及陳平二十九年春莊公怒周弗禮使宛以泰山之祊易魯許田夏虢公如作卿士于周齊人平宋衛于鄭秋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三十年夏宋殤公不供王職莊公為桓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秋以王命告魯伐宋冬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伏以待之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伏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前遇伏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師大奔三十一年莊公會魯隱公齊僖公于中丘盟于鄧為伐宋之期夏公會魯侯齊侯于老桃魯敗宋

師于菅鄭取宋郜防歸于魯秋七月鄭師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蔡人從之伐戴八月鄭伯圍戴克之取三師焉郕人違王命冬入郕討之三十二年夏莊公會魯隱公于郲來謀伐許鄭伯將伐許五月授兵于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戟以逐之弗及怒秋七月莊公會魯侯齊侯伐許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魯隱公齊侯辭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寔不逞於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供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

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鄭伯與戰於竟息師大敗而還冬鄭伯以虢師伐宋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之役三十三年春莊公會魯桓公于垂莊公以璧假許田夏公及魯侯盟于越以結成冬公會盟于鄧三十四年春宋督弑殤公莊公會諸侯于稷以平宋亂莊公懼楚

秋會蔡桓公于鄧三十七年春陳桓公卒陳佗殺太子免於是陳亂夏莊公如紀周桓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子元請爲左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鬭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支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祝聃請從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三十八年夏北戎伐齊齊來乞師鄭人救之於是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爲其班後鄭鄭人怒三十九年夏周盟向來求成既其背鄭秋伐之四十二年冬莊公以魯班後鄭伐魯戰于郎四十三年春莊公及齊侯衛侯盟于惡曹夏莊公卒子昭公立

鄭昭公

鄭昭公名忽莊公之子也初祭仲爲莊公娶鄧曼生太子忽爲質于周莊公二十八年忽在周桓王所陳桓公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二十九年四月甲辰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於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三十八年北戎伐齊齊僖公使乞師于鄭太子忽帥師救齊六月大敗戎師獲其二帥大良少良甲首三百以獻於齊齊侯欲以文姜妻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

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爲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忽固辭時祭仲與俱勸使娶之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所謂三公子者忽之弟子突子亹子儀也四十二年初北戎病齊諸侯之大夫戍齊齊人饋之餼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忽以其有功也怒鄭人請師于齊齊以衛師助之伐魯戰于郎四十三年莊公卒祭仲立太子忽是爲昭公宋莊公使人誘執祭仲使立公子突祭仲與宋人盟以突歸立之是爲厲公九月丁亥昭公出奔衛詩人以忽不昏于齊失大國之助至於見逐乃賦有女同車以刺之詩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公患之使仲婿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仲仲反殺糾夏五月厲公出奔蔡祭仲迎昭公六月乙亥復入鄭即位秋

九月厲公因櫟人殺其大夫檀伯遂居之諸侯聞厲公出奔冬伐鄭將納之弗克而去羣臣以昭公微弱孤危爲之賦蘀兮詩曰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詩人以昭公不能與賢人圖事祭仲擅命乃賦狡童以刺之詩曰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昭公二年初莊公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立懼其殺己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出獵射殺昭公于野祭仲與渠彌立子亹

鄭文公

鄭文公名捷厲公之子也文公六年夏公從齊桓公盟于幽七年秋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齊侯帥諸侯救鄭楚師夜

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八年夏侵許十一年夏齊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十三年冬狄入衛文公惡高克好利而欲遠之使克將兵禦狄于境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乃賦清人以刺之十四年鄭伯齊秋楚人伐鄭齊侯合諸侯謀于犖謀救鄭十五年冬楚人伐鄭鬭章囚聃伯十六年秋齊侯會江黃于陽穀謀伐楚冬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十七年春文公從齊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陳轅濤塗詠齊令出東方申侯以告齊侯悅與之虎牢執轅濤塗冬鄭從齊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十八年夏齊桓公帥諸侯會周惠王太子鄭于首止陳轅宣仲怨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

美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秋諸侯盟于首止周惠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楚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欲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十九年齊桓公以鄭逃首止之盟夏帥諸侯伐鄭圍新城秋楚成王圍許以救鄭二十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秋齊桓公會諸侯盟于甯母以謀鄭文公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

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辭之子華由是得罪冬公使請盟于齊二十一年春齊侯會諸侯盟于洮鄭伯乞盟二十二年夏文公從齊侯會諸侯于葵丘秋盟于葵丘二十四年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爲伯儵余而祖也以是爲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子名之曰蘭二十六年夏文公合齊侯于鹹二十七年秋狄侵鄭二十八年春文公合諸侯盟于牡丘二十九年冬十一月會于華十二月文公合諸侯于淮三十年冬齊桓公卒三十一年春鄭伯始朝于楚楚成王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三十二年冬文公會諸侯盟于齊三十三年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三十四年秋文公會諸侯于孟

楚成王執宋襄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三十五年春文公如楚
夏宋襄公帥諸侯伐鄭楚人伐宋以救鄭冬十一月己巳朔宋襄公
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享楚成王三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鄭文
公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之親有天用前訓禮兄弟資窮困天所福
也今晉公子有三胙焉天將啓之同姓不婚惡不殖也狐氏出自唐
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成而儁才離違而得所久約而無釁
一也同出九人唯重耳在離外之患而晉國不靖二也晉侯日載其
怨外內棄之重耳日載其德狐趙謀之三也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大
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武
公與晉文侯勠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平王勞而德之而賜之
盟質曰世相起也若親有天獲三胙者可謂大天若用前訓文侯之

功武公之業可謂前訓若禮兄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若
資窮困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窮困棄此四者以徵天禍無乃不
可乎君其圖之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
能為榮黍不為黍不能蕃廡稷不為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唯德之
基公弗聽二十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為晉文公滑又即衛
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周襄王使伯服游孫伯來請滑文公怨
王之與衛滑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
鄭取櫟冬狄攻周襄王王來奔文公居王于氾公與孔將鉏石甲父
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氾而後聽其私政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好聚鷸
冠文公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宋及楚平宋
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
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二十八
年夏晉侯入襄王于成周四十年冬文公從楚成王圍宋四十一年
春文公如楚致其師夏晉人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文公為楚
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來盟文公五月文公及晉侯
盟于衡雍晉侯獻楚俘于周文公傅襄王享之四十二年春晉人侵
鄭秋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二於楚及文公過晉之無禮也
晉軍函陵秦軍氾南鄭以名寶行成晉侯弗許曰予我叔詹而師還
詹請往文公弗許詹固請曰一臣可以救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
臣也乃以詹予晉晉人將烹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固所願也晉
侯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棄禮違親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
左右皆卿才若復其國而得志於諸侯禍無赦矣今禍及矣尊明勝

患智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忠以
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弗殺厚為之禮而歸之鄭以詹伯為將軍管侯
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患之佚之狐言於公曰國危矣若
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
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
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
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
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
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常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
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
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

戎之乃還晉亦去之初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伐鄭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啓之必將爲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元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太宮而立以爲太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四十四年文公惡公子瑕冬瑕出奔楚四十五年夏文公卒太子蘭立是爲穆公

將仲子篇

里

說文云里居也○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又遂人云五家爲鄰五鄰爲里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徵斂其財賦

杞

爾雅云旄澤柳○本艸圖經云今人取其細條火逼令柔韌屈作箱篋河朔猶多告子云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是也○通志云杞柳亦曰澤柳可爲桮棬者

園

說文云所以樹果也○天文要集曰瓠瓜爲天子果園又天園主果實菜茹畜儲○孔氏云有藩曰園有墻曰圃園圃大同藩墻異耳

叔于田篇

叔段

叔段鄭武公之子莊公之弟也初武公夫人武姜生莊公生之難夫人弗愛後生段段生易夫人愛之數請武公欲立段爲太子公弗聽莊公元年封段于京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叔多材而好勇國人悅之爲之賦叔于田詩曰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又賦太叔于田詩曰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擧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既而太叔命西鄙北鄙二分已又收二以爲己邑至於廩延繕治甲兵與武姜謀襲鄭二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爲內應莊公發兵伐段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鄢鄢潰段出奔共厲公二十三年冬段之孫定叔在衛厲公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乃納之以奉段之祀云

田

爾雅云春獵爲蒐夏獵爲苗秋獵爲獮冬獵爲狩宵田爲獠（遼）火田

爲狩○周禮太宰田役以御其衆大司徒大田役以旗致萬民治其徒庶之政令鄉師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法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遂人緬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大宗伯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司馬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禮記云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又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

殀天不覆巢○白虎通云四時之田總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

巷

說文云里中道从𨛜音巷从共皆在邑中所共也篆文从𨛜省作巷

狩

夏小正云十有二月王狩冬獵爲狩陳筋革陳筋革者省兵甲也○何休公羊注云狩猶獸也冬時禽獸長大遭獸可取○爾雅又云火田爲狩李巡孫炎曰放火燒草守其下風

按火田爲狩正以冬時昆蟲既蟄可以火田耳郭景純云放火燒艸獵亦爲守非也

大叔于田篇

藪

說文云大澤也○周禮注云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韓詩云禽獸居之曰藪○風俗通云藪之爲言厚也草木魚鼈所以厚養人君與百姓○爾雅十藪云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陓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燕有昭餘祁鄭有圃田周有焦護

火

釋名云火化也消化物也○元命包云火之言委隨也故其立字人散子爲火○鄒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

按火烈具擧義以爲列人持火蔽云此爲宵田持火炬之蓋凡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爾雅曰冬獵爲狩火田爲狩此于四末必是冬則是宵田用火只炤也然大司馬仲春蒐振旅遂以蒐田火弊獻禽以祭社鄭氏云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陳艸皆殺而火止則各田亦用火曹氏詩說云刈艸爲防驅禽納諸防中然後焚而射焉狩之田皆然也

黃

魯頌駉傳云黃騂曰黃○陸農師云黃赤馬之上色○列子曰牝而黃牡而驪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明堂位曰周人黃馬蕃鬣言吉事乘此詩四黃既駕是也至于戎事則乘驑

射

禮記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又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古者諸侯歲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于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射之爲言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又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已射于澤而後射于射宮○吳越春秋陳音云古者人民死則裹以白茅投于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爲禽獸所食作彈以守之於是神農黃帝弦木爲弧剡木爲矢黃帝之後楚有弧父所射無脫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逢蒙傳于楚琴氏

御

周禮保氏教六藝四曰五馭鄭司農云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列子造父之師曰泰豆氏告造父曰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

鴇

爾雅云驪白雜毛曰鴇疏毛色黑白而後有雜色相錯者今謂之烏

驂○埤雅云騧蓋取諸𤓰今騧其色驟白

掤

詩義問云掤所以覆矢也謂箭筒蓋○左傳云公徒執冰而踞服虔云冰櫝丸蓋杜預云或說櫝丸是箭筒其蓋可以取飲○華谷嚴氏云用矢則舉掤以開箙既用則納矢箙中釋下掤以覆箙

韔

疏云韔者盛弓之器○朱傳云弓囊也與韔同○說文韔弓衣也○禮書云韔弢(音韜)韣(音獨)韇(音瀆)皆弓衣也亦曰弓室覲禮言包干戈以虎皮詩言虎韔而韔韣皆從韋則古之弓衣以韋爲之詩言交韔二弓則一韔之內皆二弓以備缺折

弓

釋名云弓穹也張之穹隆然也○山海經云少昊生般始爲弓矢帝俊賜羿彤弓素矰以扶下國○荀子云倕作弓○墨子云羿作弓○爾雅云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珧音姚)以玉者謂之圭○古今姓纂云黃帝第五子青陽生揮爲弓正觀弧星始制弓矢○易云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周禮注云夾庾之弓合五而成規王弧合九而成規唐大合七而成規○疏云天子之弓王弧諸侯之弓唐大大夫之弓夾庾士之弓則六弓之外弓曲近射用弱弓射大侯者用王弧射參(參讀曰糝)侯者用唐大此據諸侯言之若據天子則用王弧射虎侯用唐大射熊侯用夾庾射豹侯也

清人篇

高克

高克鄭大夫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鄭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文公十三年冬十二月狄入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文公恐狄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清邑之兵于河上以禦狄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之進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乃作清人之詩以刺之詩曰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此之謂也

公子素

公子素鄭大夫也鄭文公惡高克欲遠之時狄侵衛公使克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克出奔陳素乃賦清人以刺之

清

郡國志河南中牟縣有清口水○水經注清池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逕清陽亭南東流即故清人城也詩清人在彭彭爲高克邑杜預春秋釋地云中牟縣西有清陽亭是也清水又屈而北流至清口澤(中牟今屬開封府)

彭河上消軸

傳云彭衛之河上鄭之郊也消軸河上地孔氏云彭消軸皆河上之地蓋久不得歸師有遷移三地亦不相遠

介

說文云鎧甲也釬臂鎧也鍉鍜頸鎧也○家語云家不藏甲○管子云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爲劍鎧○荀子云

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堅如金石。○漢書云。甲不堅密。與袒裼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禮書云。甲亦曰介。曰函。曰鎧。則甲猶植物之有甲也。介猶互物之有介也。函所以周其身。鎧所以致其愷。經言甲而不及鎧。則古者之甲。以革為之。後世乃用金耳。詩曰。駟介彭彭（舊當為彭）。又曰。俴駟孔羣。左傳曰。不介馬而馳之。鄭氏曰。俴淺金也。秦人以俴金介馬。古或用革與否。不可考也。

矛

釋名云。矛冒也。亦下冒矜也。夷矛。夷常也。其矜長丈六尺。不口常而曰夷者。言其可夷滅敵。亦車上所持也。○禮書云。說文曰。矛象形。然則自考工言之。則為刺兵。自說文言之。則為句兵。蓋矛之為器。上銳而旁句。上銳所以象物生之芒。旁句所以象物生之句。會言其兢夾言其易。短者其體兢。長者其體易。此矛之辨也。鄭氏曰。矛或柄竹攢柲（柲音祕）。則矛之柄亦以竹矣。然詩云。厹矛鋈錞。說文云。鋋小矛也。風俗通曰。矛長八尺謂之矠（矠音朔）。則矛之制固不一矣。

英

閟宮疏云。蓋絲纏而朱染之。以為矛之英飾。○王氏云。英之以毛羽。○朱傳云。以朱羽為矛飾。

喬

傳云。重喬累荷也。箋云。喬矛矜近上及室題所以縣毛羽。疏矜謂矛柄。室矛之銎孔。題表識也。箋申傳意。言矛柄近于上頭。及矛銎室之下。有旌以題識之。其題識者。所以縣毛羽。二矛于其上頭皆縣毛羽以題識之。似如重累相負荷然。故謂累荷。○朱傳云。矛之上句曰喬。所以懸英。

中軍

朱傳云。謂將在鼓下。居車之中。○周禮云。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左傳云。中權後勁。

羔裘篇

豹

易云。君子豹變。其文蔚也。○爾雅云。貘白豹（似熊小頭庳腳黑白駁能舐食銅鐵及竹骨骨節強直中實少髓皮辟濕或曰豹白色者別名貘音陌）。陸疏云。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本草圖經云。豹皮人寢可以驅溫癘。今黔蜀中時有貘。象鼻犀目。牛尾虎足。土人鼎釜。多為所食。其齒以刀斧錐鍛鐵皆碎落。火亦不能燒。人得之。詐為佛牙佛骨。以誑俚俗。衍義云。豹毛赤黃。其文黑如錢而中空。比比相次。此獸猛捷過虎。故能安五藏。補絕傷。輕身。又有土豹。毛更無文。色亦不赤。其形小。此各有種。非能變為虎也。○埤雅云。豹一名程。列子曰。程生馬。古詩曰。餓狼食不足。餓豹食有餘。言狼貪豹廉。有所程度而食。其字从勺。當為此也。淮南子曰。蝟使虎申。蛇令豹止。物各有所制也。○列女傳陶荅子妻云。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其衣毛而成其文章。故藏以遠害。

豹飾

疏云。唐風云。羔裘豹袪。羔裘豹褎。然則緣以豹皮。謂之為袪袖也。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袖飾異皮。○禮書云。豹取其武而有文。

遵大路篇

袪

疏云袂是袪之本袪爲袂之末俱是衣袖○釋名云袪虛也○喪服記云袂屬幅袪尺二寸袪袖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

女曰雞鳴篇

明星

蘇氏云明星啓明也○爾雅云明星謂之启明孫炎曰明星太白也出東方高三舍今日明星昏出西方高三舍今日太白部曰太白星也晨見東方爲啓明昏見西方爲太白○天官占云太白者金之精西方白帝之子上公大將軍之象也徑一百里○天官書云太白曰西方秋司兵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率一歲一周天出東方百二十日入西行百二十日日入入以辰戌出以丑未出不經天經天天下

革政日方南金居其南日方北金居其北日贏用兵進吉退凶日方南金居其北日方北金居其南日縮用兵退吉進凶太白白比狼赤比心黃比參左肩蒼比參右肩黑比奎大星亢爲疏廟太白廟也太白大臣也其號上公其他名殷星大正營星觀星宮星明星大衰大澤終星大相天浩序星月緯大司馬位

弋

箋云弋繳射也○夏官司弓矢矰矢茀矢用諸弋射結繳于矢謂之矰矰高也茀矢象焉茀之言刜也二者皆可以弋飛鳥刜羅之也刜音弗○埤雅云弱弓微矢乘風振之曰弋

鳧

爾雅云鸍沈鳧鸍音迷郭云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爲鸍又云鳧雁醜其足蹼蹼音卜其踵企○陸機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雅翼云陸龜蒙稱夜聞有聲類縣雨者一夕數四明訊其耿曰鳧鷖也其曹蔽天而來必竭禾穗而去江南不能弋羅常築而得之鳧所在必賊粱食古人亦養之今江東有小鳧其多無數俗謂之冠鳧善飛方言曰野鳧甚小而好沒水中者南楚之外謂之鷿鸊音鷉

有女同車篇

舜

廣雅云一名朱槿一名赤槿○月令云仲夏木槿榮○本草云木槿作飲服之令人得睡花作湯代茶治風○衍義云如小葵花淡紅色五葉成一花湖南北人家多種植爲籬障○埤雅云木槿一名舜蕣之義取此○篤論云日給之華似奈奈實而日給虛偽之與眞

實相似也○傳玄云蕣花麗木也謂之日給或謂之洽容或謂之愛老猶尾以爲朝菌○傳咸賦云應青春而敷蘂逮朱夏而誕英布天天之纖枝發灼灼之殊榮紅花紫蕊翠葉素莖含暉吐耀爛若列星

英

爾雅云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謂之英○人物志云草之精秀者爲英

山有扶蘇篇

扶蘇

傳云扶胥小木

荷華

說文云荷芙蕖葉茄芙蕖莖芙蓉華未發爲菡萏菡萏同已發爲芙蓉○爾雅云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蕸音遐其本蔤蔤音密其華菡萏其實

蓮其中的的中薏薏音意李巡曰分別蓮莖華葉實之名芙蕖其總名也別名芙蓉江東呼荷郭璞曰蔤莖下白蒻在泥中者蓮謂房也○援神契曰王者德至于地則華苹感華苹盛貌遲也○古今注云荷華華之最秀異者一名水芝一名水花花有赤白紅紫青黃紅白二色差多大者至百葉○王文公云蓮華有色有香得日光乃開雖生于水水不能沒雖在汙泥泥不能汙即華時有實然華事始則實隱華事已則實見

龍

爾雅云紅蘢古其大者蘬○陸機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本草經云葒草主消渴去熱明目益氣一名鴻䓣䓣音藹如馬蓼而大生水旁五月採實○管子云五位之土其山之淺有龍與斥

蘀兮篇

蘀

說文云草木凡皮葉落陊地爲蘀

褰裳篇

溱

說文引詩溱與洧○溱水出鄭國王伯厚云溱水出桂陽臨武入匯當以溱爲正○水經云溱水出鄭縣西北平地南入洧水

洧

一統志洧水源出密縣東至新鄭縣合溱水爲雙洎河至西華縣入黃河

丰篇

堂

釋名云堂猶堂堂高顯貌也○禮記云堂上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又云禮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

東門之墠篇

東門

詩緝云東門鄭要會之地隱公四年左傳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

墠

傳云墠除地町町者○禮記注封土曰壇除地曰墠晉曰三壇同墠

茹藘

爾雅云茹藘茅蒐○說文云茹藘人血所生○本草云茜根可以染絳一名地血一名茹藘一名茅蒐一名蒨蜀本圖經云染緋草葉似棗葉頭尖下濶莖葉俱澀四五葉對生節間蔓延草木上根紫赤色今所在有八月採根陳藏器云周禮庶氏庶音炙掌除蠱毒以嘉草攻之嘉草蘘荷與茜主蠱爲最○貨殖傳云千畝梔茜其人與千戶侯等

阪

爾雅云可食者曰原陂者曰阪下者曰隰邢氏云陂陀不平而可食者名阪此三者雖有高下不平皆可種谷給食也

子衿篇

衿

傳云青衿青領也○爾雅云衣眥謂之襟李巡曰衣眥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方言曰衿謂之交○釋名云襟禁也交于前所以禁禦風寒也○禮記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禮書云以績備五采以爲樂也以青體少陽以致敬也以素存凶飾以致哀也

按青衿之衿本當作襟爾雅又有衿謂之袸衣小帶也士昏禮云施衿結帨釋名云衿亦禁也禁使不得解散皆謂衣小帶也然兩字亦通方言衿謂之交是也

闍

疏云此謂城上別有高闍非宮闕也○釋名云闍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

揚之水篇

兄弟

朱子云兄弟婚姻之稱禮所謂不得嗣爲兄弟是也○周禮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三曰聯兄弟鄭云兄弟謂婚姻嫁娶○何休云圖安危可否曰兄弟之義

出其東門篇

縞

廣雅縞細繒也○禹貢云徐州厥貢玄纖縞○傳云縞衣白色

綦

顧命云四人綦弁鄭注云青黑曰綦馬本作騏亦云青黑色王肅云綦赤黑色○說文作綥云帛蒼艾色詩縞衣綥巾未嫁女所服一曰不借○孔仲達云艾謂青而微白爲蒼艾草之色箋亦以綦爲青色綦是文章之色非染繒之色故云綦綦文

巾

說文云佩巾也从冂丨丨音囟象糸也○方言云幏巾也大巾謂之帉帉音分嵩岳之南陳穎之間謂之帤亦謂之幏

闉

說文云城曲重門也○永嘉陳氏云門之外有副城回曲以障門者謂之闉

闍

說文云闍闍也○爾雅云闍謂之臺孫炎云積土如水渚所以望氣祥也箋云闍讀如彼都人士之都謂國外曲城之中市里也

茶

箋云茶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疏云釋草有荼苦菜又有荼委葉邶風誰謂荼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薅荼蓼即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荼注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茶茅秀然則此古如茶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草也○國語吳王萬人爲方陳白常白旂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茶韋昭云茶茅秀也

溱洧篇

蕑

傳云蕑蘭也○陸機云蕑即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云紉秋蘭孔子云蘭當爲王者香草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可辟魚○本草經云蘭草主殺蠱毒辟不祥久服輕身不老

一名水香。生大吳池澤。澤蘭生汝南諸大澤旁。寄木云。蘭草葉似澤
蘭尖長有岐。花紅白色而香。生下濕地。圖經云。澤蘭與蘭草相類。但
蘭草生水旁。葉光潤。根小紫。五六月盛。而澤蘭生水澤中及下濕地。
葉尖微有毛。不光潤。方莖紫節。七八月初採。微辛。此爲異耳。○盛弘
之荊州記云。都梁縣有小山。山上水極淺。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
芳風藻谷。俗謂蘭爲都梁。卽以號縣云。○陳藏器云。蘭草。婦人和油
澤頭。故曰蘭澤。

芍藥

廣雅云。攣夷芍藥也。○韓詩云。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也。○本草
云。一名白木。一名餘容。一名犁食。一名解倉。一名鋋。生中岳川谷及
丘陵。圖經云。春生紅芽作叢。莖上三枝五葉。似牡丹而狹長。高一二

尺。夏開花。有紅白紫數種。子似牡丹而小。秋時採根。根亦有赤白二
色。○古今注云。芍藥有二種。有草芍藥。木芍藥。木者花大而色深。俗
呼爲牡丹。非也。又牛亨問曰。將離別相贈以芍藥者何。答曰。芍藥一
名可離。故將別以贈之。亦猶相招召贈文無。文無一名當歸也。○花
木攷云。芍藥花譜總別四十二種。其色以黃者爲貴。

雞鳴篇

齊太公

齊太公望呂尚。字子牙。東海上人。其先祖常爲四岳。佐禹平水土。甚
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
子孫。或爲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
常屠牛於朝歌。賣飯於孟津。蓋窮困年老矣。聞西伯善養老曰。盍歸
乎來。乃西歸于周。釣渭濱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卽忿脫其衣冠。上
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
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
於齊。望知其異。西伯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熊非
彪。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西伯曰。兆致
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爲禹占。得皐陶。兆比於此。西伯乃齋三
日。乘田車。駕田馬。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西伯勞而問之曰。
子樂漁耶。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似也。
西伯曰。何謂其有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死等以權。官等
以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西伯曰。願聞其情。太公曰。
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

君子情同而親合。親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
情者。事之極也。今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西伯曰。唯仁人能受
直諫。不惡至情。何謂其然。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綢餌香。中
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
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殺。以祿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
取天下。天下可畢。嗚呼。曼曼緜緜。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遠。微
哉聖人之德。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立斂焉。西伯曰。
立斂何若。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
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
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
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

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西伯謂左右曰得無是乎因載以歸與論政事大悅之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立爲師西伯問太公曰天下熙熙一盈一虛一治一亂所以然者何也其君賢不肖不等乎其天時變化自然乎太公曰君不肖則國危而民亂君賢聖則國安而民治禍福在君不在天時西伯曰古之賢聖可得聞乎太公曰昔者帝堯之王天下上世所謂賢君也西伯曰其治何如太公曰帝堯王天下之時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衣奇恠珍異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泆之樂不聽宮垣屋室不堊甍桷椽楹不斵茅茨徧庭不剪鹿裘禦寒布衣掩形糲粱之飯藜藿之羹不以役作之故害民耕

織之時削心約志從事乎無爲吏忠正奉法者尊其位廉潔愛人者厚其祿民有孝慈者愛敬之盡力農桑者慰勉之旌別淑德表其門閭平心正節制法度禁邪僞所憎者有功必賞所愛者有罪必罰存養天下鰥寡孤獨振贍禍亡之家其自奉也甚薄其賦役也甚寡故萬民富樂而無饑寒之色百姓戴其君如日月親其君如父母西伯曰大哉賢德之君也西伯脫羑里歸謀左右之德孚政平及斷虞芮之訟伐崇密須犬夷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西伯問於呂望曰爲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上溢而下漏西伯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西伯在豐召太公曰嗚呼商王虐極罪殺不辜公尚助予憂民如何太公曰王其修德以下賢惠

民以觀天道天道無殃不可先倡人道無災不可先謀必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必見其陽又見其陰乃知其心必見其外又見其內乃知其意必見其疏又見其親乃知其情行其道道可致也從其門門可入也立其禮禮可成也爭其强强可勝也全勝不鬬大兵無創與鬼神通微哉與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故無甲兵而勝無衝機而攻無溝塹而守大智不智大謀不謀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利天下者天下啓之害天下者天下閉之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取天下者若逐野獸而天下皆有分肉之心若同舟而濟濟則皆同其利敗則皆同其害然則皆有以啓之無有閉之也無取於民者取民者也無取民者民利之無取國者國利之無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故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

知微哉微哉鷙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今彼有商衆口相惑紛紛渺渺好色無極此亡國之徵也吾觀其野草菅勝穀吾觀其衆邪曲勝直吾觀其吏暴虐殘賊敗法亂刑上下不覺此亡國之時也大明發而萬物皆照大義發而萬物皆利大兵發而萬物皆服大哉聖人之德獨聞獨見樂哉西伯使太公傳太子發發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于俎豈有非禮而可以養太子哉西伯寢疾召太公望太子發在側曰嗚呼天將棄予周之社稷將以屬汝今予欲師至道之言以明傳之子孫太公曰君何所問西伯曰先聖之道其所止其所起可得聞乎太公曰見善而怠時至而疑知非而處此三者道之所止也柔而靜恭而敬强而弱忍而剛此四者道之所起也故義勝欲則昌欲勝義則亡敬勝怠則

吉怠勝敬則滅文王崩武王即位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之道愛民而巳曰愛民若何曰利之勿害成之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愛之而巳矣民失其所務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殺之也重賦斂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之也故善爲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饑寒爲之哀見其勞苦爲之悲武王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仗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遂還師居二年紂殺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武王問太公曰殷已亡三人可伐乎太公曰臣聞之知天者不怨天

知己者不怨人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且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非時而生是謂妄成故夏條可結冬冰可釋時難得而易失也武王將伐紂召太公望而問之曰吾欲不戰而知勝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爲之有道乎太公對曰有道王得衆人之心以圖不道則不戰而知勝矣以賢伐不肖則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雖非吾民可得而使也武王曰善乃起衆舉師武王問太公曰兵道何如太公曰凡兵之道莫過乎一一者能獨往獨來黃帝曰一者階於道幾於神用之在於機顯之在於勢成之在於君故聖王號兵爲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今商王知存而不知亡知樂而不知殃夫存者非存在於慮亡樂者非樂在於慮殃今王已慮其殃豈憂其流乎武王將伐紂卜之而龜熸占者曰凶太公曰龜熸以祭則凶以戰則勝武王從之武王到于邢丘楯折爲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之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曰不然折爲三者軍當分爲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洒吾兵也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紂紂師敗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商容與殷民觀周師之入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虎踞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而武王立於社群公奉明水衛康叔布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武王既平殷問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若何太公曰無故無新如天如地得殷之則與殷之民共之得殷之衆同殷之賢牧之則尚得其賢農得其田吏得其職而上下皆得其所也武王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

釋箕子囚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之謀居多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壙壙一人有之蕃民蓁蓁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惟有道者理之惟有道者紀之惟有道者使之惟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以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武王曰受命矣武王問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太公曰黃帝云余在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故金人三緘其口慎言語也堯居民上振振如臨深淵舜居民上兢兢如履薄冰禹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滿湯居民上翼翼恐不敢息道自微而生禍自微而成慎終與始完如金城武王封師尚父於齊昔丘爵其功于是吾之鬥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

齊為大國。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矞華士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使吏執殺之以為首誅周公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享國而誅賢者何也太公曰是昆弟立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是望不得而友也耕食掘飲無求於人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智不為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為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為君乎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却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避害也今不為人用臧獲雖賤

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為世之賢士而不為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是以誅之管蕩為齊司寇太公問以治國之要管蕩對曰任仁義而已太公曰任仁義奈何管蕩對曰愛人義者尊老太公曰愛人尊老奈何管蕩對曰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立誅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汝得征之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丘太公所著有六韜金匱其書多兵權奇計後世之言兵者皆宗之太公卒子丁公立孔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

蒼蠅

爾雅云蠅醜扇青蠅之類好搓翅自扇○方言云蠅東齊謂之羊○埤雅云蠅好交其前足有絞蠅之象故繩字从蠅省亦好交後足搓翅自扇陸氏云蒼蠅聲雄壯青蠅聲清聒其聲皆在翼蒼蠅善亂聲故詩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也蒼蠅銷大肌色正蒼今俗謂之麻蠅蠅逐臭者善煖惡寒值水溺死置灰中須臾即活淮南子以為爛灰生蠅正謂此也○雅翼云蒼蠅蠅之潔者小於青蠅其色蒼好集几按食飲上○韓子云以骨去蟻蟻愈多以魚驅蠅蠅愈至○張敞書云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於騏驥之髮則致千里

按青蠅門俗是白黑蒼者蠅其小者也陸農師謂大青蠅非是又有一種入麻蠅所為蒼蠅以為子振所化

蟲

疏云鳥亦稱蟲此蟲飛薨薨未必唯小蟲也○爾雅云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疏此對文耳散言則無足亦曰蟲○周禮云外骨龜屬內骨鱉屬卻行螾衍屬仄行蟹屬連行魚屬紆行蛇屬以脰鳴者鼃黽屬以注鳴者精列屬以旁鳴者蜩蜺屬以翼鳴者發皇屬以股鳴者蚣蝑屬以胸鳴者榮原屬謂之小蟲之屬○大戴記云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倮蟲之精者曰聖人○禮記曰孟春之月蟄蟲始振仲春之月蟄蟲咸動仲秋之月蟄蟲坏戶季秋之月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春秋考異郵曰二九十八主風精為蟲八日而化風列波激故其命字从蟲蟲之為言屈伸也

還篇

揖

地里志。臨淄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乎嶩之間兮。師古曰齊國風營詩之辭也。毛詩作還。齊詩作營。嶩山名也。字或作峱。或作嶩。言往適營丘而相逢于嶩山也。

按水經注。臨淄城中有丘。淄水出其前。經其左。故有營丘之名。爾雅釋丘云。水出其左營丘。今營丘城在山東青州府昌樂縣東南五十里。峱山在臨淄縣南一十五里。又蔡邕思集注。以還茂昌三者皆地名。今不知何所。

肩

傳云。獸三歲曰肩。○詩緝云。亦作豜。○鄭司農周禮注云。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慎。○毛七月傳云。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孔疏云。箋云。豕生三月豵。既易傳不以豵爲一歲之名。則豜亦非三歲之稱。釋獸釋鹿與麕皆云絕有力麉。麉音堅 箋意蓋以麉爲鹿麕有力者也。

狼

爾雅云。狼。牡貛。牝狼。其子獥。獥音叫 絕有力迅。○陸疏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聰去數十步。其猛健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皮可爲裘。故禮記狼臅膏。臅音蜀 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是也。○毛詩草木疏經云。老狼頸下有袋。來食肅脹向前行乃顚之。退後又自踏跌。上疐是其尾。進退有患。故詩以況周公。○酉陽雜俎云。狼大如狗。蒼色。作聲諸竅皆沸。胜音乃 中筋大如鴨卵。有犯盜者。熏之。當令手攣縮。或言狼筋如織絡。猥狼䯈直上。烽火用之。○瑞應圖曰。白狼。王者仁德明哲則見。一云。王者進退動准法度則見。○埤雅云。里語狼卜食。將遠逐食。必先倒立。以卜所向。狼踞脅腸直。其糞煙直。爲是故也。○雅翼云。狼聚物不整。故稱狼藉。猛而敏捷能有稱。其後。淮南子云。鴟視而狼顧。鳥雄摯于雕。獸牝猛于牡。是以蓋爲熊之牝。而羆猛于熊。狼爲貛之牝。而狼名獨著。猛虎者猶乳虎。蓋其類也。○左傳云。狼子野心。○朱傳云。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

著篇

著

傳云。門屏之間曰著。○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疏云。路門之外。屏樹之內。人君視朝宁立之處。因名爲宁。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曲禮云。天子當宁而立是也。○孔疏云。著與宁音義同。○禮書云。門屏之間謂之著。大夫以簾。士以帷。則無屏矣。詩曰。俟我於著。而大夫士與焉者。蓋簾帷之爲蔽限。亦謂之屏。

按齊風言俟我於著乎而。著。本名。濟南郡有著縣。水經注濟水東北逕著縣故城南。則又非門宁之宁。男氏宁與著字義名別他處未有備通者。

瓊華 瓊瑩 瓊英

傳云。瓊華。美石。士之服也。瓊瑩。石似玉。卿大夫之服也。瓊英。美石似玉者。人君之服也。疏云。瓊瑩俱玉石名也。英華是玉光色

按朱子云。古者五等之貴。朝會祭祀皆以充耳。不知此詩是說何人。傳分三章爲士。爲卿大夫。爲人君。鄭以爲三章共述人臣親迎之禮。無所據。

東方之日篇

闥

說文。闥門也。○韓詩說云。門屏之間曰闥。

東方未明篇

柳

說文。柳小楊也。○朱傳云楊之下垂者。○本草云柳華。一名柳絮。唐本注云柳與水楊全不相似水楊葉圓闊而赤枝條短硬柳葉狹長青綠枯條長軟陶云柳即水楊非也○管子云五沃之土宜柳○埤雅云柳柔脆易生之木與楊同類雖縱横顛倒植之皆生○古今合璧云樹高二三丈許嫋娜枝條葉細而長者曰柳樹低枝直葉小者曰楊楊花入水經宿為浮萍柳花漫空如雪。

樊

爾雅云樊藩。孫炎曰圃之藩也。郭璞曰謂藩籬也。

圃

說文云種菜曰圃。○周禮太宰九職二曰園圃毓草木（樹果蓏曰圃）。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賓客共

其果蓏享亦如之。閭師任圃以樹事貢草木。

辰

傳云時也。○說文云辰震也三月陽氣動雷電振民農時也物皆生从乙匕象芒達厂（厂音罕）聲也辰房星天時也从二二古文上字徐鍇曰匕音化乙艸木萌初出曲卷也徐鍇等曰三月陽氣盛艸木生上徹於土故从上厂非聲疑亦象物之出。

按不能辰夜之辰今朱傳譌作晨考下釋詩時齊齊韓三[illegible]俱已譌有附見也蓋彼皆不依用則所从非毛傳耳而字[illegible]之訛或傳寫之謬也然如終然允臧之然作焉羊牛下括作牛下來爾雅作之爾作戎胡然厲矣之然作焉家伯維宰之宰作宋小吳析二物衣衾作流泉列月令之月作日受其祥之祥作友作奚天降滔德之滔作稍所予將士之予作于俱是傳刻誤作說今人不識注疏說以傳誤俱不能說

莫

說文云。日且冥也。从日在茻（茻音莽）中。

南山篇

齊襄公

齊襄公名諸兒釐公九世之孫僖公之子也。襄公元年初僖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僖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襄公為太子時常與無知鬬及立黜無知秩服無知怨夏襄公會魯桓公于艾。二年冬。衛惠公來奔長狄鄋瞞伐齊王子成父敗之三年春襄公會魯桓公紀靖公盟于黃。夏及魯戰于奚。四年春魯桓公與夫人文姜來齊襄公故常私通文姜文姜者襄公女弟也自僖公時嫁為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桓公知之怒文姜文姜以告襄公。公與魯侯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侯車因拉殺之。豎曼曰

賢者死忠以振撓百姓寓焉。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今彭生二于君無盡言而諂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以構二國之怨。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然夫君以怒遂禍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豈及彭生而能止之哉魯君有誅必以彭生為說。既而魯人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公為殺彭生以謝之大夫遇是惡乃賦南山而去之其一章曰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二章曰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五年春魯莊公立冬襄公娶王姬六年冬襄公會文姜于禚。七年春伐衛秋紀季以酅降八年春文姜享襄公于祝丘。夏襄公及陳宣公鄭厲公遇于垂襄公將復九世祖哀公之仇于

紀卜之日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為不吉也伐紀紀遷去其邑冬公及魯侯狩于禚九年冬襄公會諸侯伐衛納惠公十年夏衛惠公入于衛冬衛人歸寳于齊公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乃歸之魯十一年春襄公會文姜于防冬公會文姜于穀襄公高臺廣池湛樂飲酒田獵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千食必粱肉衣必文繡而戎士凍餒戎馬待游車之獘戎士待陳妾之餘倡優侏儒在前而賢士大夫在後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二人因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無知使間公曰捷吾以汝為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

于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刼而束之費曰我奚禦哉袒而視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明年春齊人殺無知夏桓公立秋葬襄公

南山

傳云齊南山

魯

譜云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于魯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朱傳云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即其地○地里志兗州曲阜縣外城即伯禽所築古魯城○郡縣志曲阜在縣治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世本云周公居少昊之墟易公徙魯○元命包云天弓星主弓弩流為徐州別為魯國

按襲慶府今為山東兗州府東平府今為泰安府沂州直隸州府密州今萊州府高密縣海州今登州府寧海州奄城在曲阜縣西二里神農氏自陳徙居魯帝王世紀曰黃帝生于壽丘在魯東門之北至春秋時齊圍郕其城

魯道

水經注汶水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西南流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今汶上夾水有文姜臺汶水西南流詩云汶水滔滔

按漢鉅平縣在今兗州府寧陽縣境

屨

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赤繶（于力反）黃繶青句（句音劬）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鄭康成曰複下曰舄禪下曰屨有約（約音劬）有繶有純者飾也凡

屨舄各象裳之色凡舄飾如繡之次屨之飾如繡次約謂之拘著舄屨之頭以為行戒繶縫中紃純緣也散屨謂去飾○附考凡母氏屨侍坐于長者屨不上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舉之屏于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大夫士去國鞮屨（鞮音低）○內則云屨著綦（綦音忌）玉藻云生左納有結右納左喪服小記曰練繩屨少儀曰排闔說屨于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凡祭于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國家靡敝君子不履絲屨○莊子云履方屨者知地形○釋名云屨拘也所以拘足也○詩疏云夏日之有葛屨特為便于時耳非行禮之服若行禮之服雖夏猶當用皮鄭于周禮注及志言朝祭屨各從其裳之色明其不用葛也

冠

說文云冠絭也絭卷所以絭髮弁冕之總名也○桓子云古者冠縰縰今也衡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郊特牲云野夫黃冠黃冠艸服也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玉藻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居冠屬武○莊子云戴圜冠者知天時○春秋繁露云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玄武貌之最嚴成者象在後又居首武至而不用矣○禮書云古之冠其飾不過纓武緌其名不過毋追章甫委貌而已大抵吉冠左辟喪冠右辟吉冠內畢喪冠外畢吉冠圜喪冠厭吉冠玄喪冠素吉冠不條屬喪冠條屬吉冠緌喪冠

不緌吉冠緌喪冠不緌居冠屬武非居冠不屬武此其略也

緌

說文云系冠纓也○內則云子事父母冠緌纓玉藻云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大帛不緌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又云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縞而后蕤○禮書云冠系有纓其垂有緌喪冠不緌則凡吉冠皆緌矣○羅氏云二組屬于弁順頤而下結之謂之纓纓之垂者謂之緌

魯桓公

魯桓公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也初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悅子蓋終為君矣隱公曰吾不吾使修菟裘吾將老焉翬恐於是謂桓公曰吾為子問公矣公曰吾不反也桓公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遂弒隱公於鍾巫之祭而立桓公桓公元年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三月公會鄭莊公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夏四月公及鄭伯盟于越以結祊成盟曰渝盟無享國秋大水冬鄭伯來拜盟二年春正月宋太宰督弒殤公三月桓公會諸侯于稷以平宋亂督以郜大鼎賂公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

而寘其賂器於太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秋公及戎盟于唐三年春桓公會齊侯于嬴以成昏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四年春桓公狩于郎六年夏桓公會紀侯于成秋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

祀以罷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八年秋伐郕。十年秋。桓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冬。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十一年夏。鄭莊公卒。昭公立。秋。鄭厲公立。昭公出奔衛。桓公會宋莊公于夫鍾。冬。公會宋公于闞。十二年夏。桓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秋七月。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八月。公會宋公于虛。冬十一月桓公會宋公于龜。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十二月。及鄭師伐宋。十三年夏大水。十四年春。桓公會鄭伯于曹。秋。御廩災。冬。齊僖公卒。子襄公立。十五年夏。鄭厲公出奔蔡。鄭昭公復歸于鄭。桓公會齊襄公于艾。冬。公會諸侯于袲。謀納鄭厲公。十六年春。桓公會諸侯于曹。夏伐鄭入厲公。十七年春。桓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夏。齊人侵我疆戰

于奚。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初。齊襄公淫乎其妹文姜。詩人惡桓公微弱不能防閑。乃賦南山以刺之。其三章曰。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其四章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十八年春。桓公將有行。遂與文姜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齊侯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遂拉殺之。太子同立。是為莊公。

斧

釋名云。斧。甫也。甫。始也。凡將制器。始用斧伐木。已乃制之也。○考工記。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春秋元命包云。斧鉞之王亂行。斬任詐。斧之為言補也。○古今事物類考云。神農作斤斧。

甫田篇

莠

孔疏云。仲虺之誥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秕似粟。莠似苗也。○國語云。馬餼不過稂莠。韋昭注云。似稷而無實。○韋昭問答云。甫田維莠。今何草。答曰。今之狗尾也。○戰國策云。幽莠之幼也似禾。○雅翼云。莠者害稼之草。今之狗尾草也。似稷而不結實。無處不生莠餘惡物。故言之不美者。謂之莠言。

弁　韋弁爵弁

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爵弁服皆士助君祭之服。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純衣絲衣。餘衣皆用布。惟冕與爵弁服用絲耳。皮弁服視朝之服也。以白鹿皮為冠。以素為裳。辟蹙其要中。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

後漢輿服志云。爵弁一名冕。廣八寸。長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綠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笄。所謂夏收殷冔者也。○禮書云。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與冠禮。禮記有爵弁。無韋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劉熙釋名亦曰。以爵韋為之謂之韋弁。則爵弁即韋弁耳。觀弁師司服韋弁先於皮弁。書爵弁先於綦弁孔安國曰綦文鹿皮弁也。士冠禮次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為尊。聘禮。王卿贄禮服皮弁。及歸饔餼服韋弁。而以韋為敬。則皮弁之上。非韋弁則爵弁耳。此所以疑其為一物也。士冠禮爵弁服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檀弓。天子哭諸侯爵弁紂衣。書。二人爵弁執惠。雜記。諸侯爵弁服子羔之襲爵弁一。祭廟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則爵弁雖士之祭服。而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

鄭氏謂冕之次側如冕但無繅耳其布三十升然古文弁象形則其制上銳若合手然非如冕也布其質也爵其色也弁秘玉飾各以其等爲之如皮弁制

按陳氏祥道以爵弁爲韋弁其說式是也韋弁有二兵事之韋弁服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聘禮卿韋弁歸饔餼之韋弁服然亦爲衣而素裳然則與士爵弁纁裳純衣異矣豈卿大夫士之爵弁服韎其衣裳不若皮弁服之共素衣素積與韎韋同非一物也

盧令篇

盧

傳云盧田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

環

箋云環在犬之台下重環謂大環貫一小環也

鋂

說文云大環也一環貫二者梁實云重環者環之中又貫一環所謂子母環也重鋂者環之中又貫二環也

敝笱篇

魯莊公

魯莊公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也初文姜與桓公如齊通于齊襄公襄弑桓公魯人責讓之因晉齊既而歸魯莊公元年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冬周莊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王姬歸于齊齊遷紀三邑二年秋齊王姬卒來告喪莊公爲之大功冬文姜會齊襄公于禚三年冬莊公次于滑以謀紀四年春文姜享齊襄公于祝丘冬莊公及齊人狩于禚五年夏文姜如齊師冬伐衛納惠公六年夏衛惠公入于衛七年春文姜會齊襄公于防冬文姜會齊襄公于穀

齊人傷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乃賦猗嗟以刺之詩曰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八年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曰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皐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脩德以待時乎秋師還冬齊無知弒襄公公子小白奔莒管仲召忽奉公子糾來奔九年春莊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自莒先入是爲桓公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魯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齊人獲之魯殺子糾召忽死之施伯對莊公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致魯之政焉若受之則齊可弱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齊也與同怨尚賢於已公曰諾

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請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群臣故請之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爲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尸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爲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群臣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與齊使齊人相管仲十年春齊師伐魯莊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

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
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
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
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二月公侵宋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
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
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
萬公右歂孫生搏之齊師乃還十一年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魯莊
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十三年冬莊公將會齊桓公于柯
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
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公曰諾於是會乎桓公莊公升壇曹子手
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

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
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齊乃歸魯侵地初
內蛇與外蛇鬭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十四年夏鄭傳瑕殺鄭子納厲
公莊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
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十五年齊
桓公始覇十七年冬多麋十八年夏莊公追戎于濟西秋有蜮十九
年冬齊宋伐魯二十一年秋文姜薨二十二年冬莊公如齊納幣二
十三年夏莊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
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
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狩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
而不法後嗣何觀莊公鑄大鐘曹劌入見曰今國褊小而鐘大君何

不圖之公及齊侯遇于穀秋丹桓公楹冬公會齊侯盟于扈二十四
年春刻桓宮桷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
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夏公如齊逆女秋夫人哀姜至莊
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宗人夏父展曰非故也公曰君作故對曰君
作而順則故之逆則亦書其逆也臣從有司懼逆之書於後也故不
敢不告夫婦贄不過棗栗以告虔也男則玉帛禽鳥以章物也今婦
執幣是男女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不可無也公弗聽二十
六年春公伐戎秋公伐徐二十七年春莊公會杞伯姬于洮夏公會
諸侯盟于幽冬公會齊侯于城濮二十八年秋荊伐鄭公救鄭冬築
郿大無麥禾魯饑臧文仲言於公曰夫爲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
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爲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

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
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文仲以鬯圭與玉
磬如齊告糴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二十九年春新延廐冬城諸及
防三十年冬莊公及齊侯遇于魯濟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夏築臺
于薛秋築臺于秦莊公常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
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
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
誄之三十二年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
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
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
稷門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莊公夫人哀姜無

子。哀姜娣曰叔姜，生子啓。莊公無嫡嗣，愛孟女，欲立其子般。莊公病，而問嗣於叔牙。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慶父在，可爲嗣，君何憂。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般也。公曰：曩者叔牙欲立慶父，柰何。季友以公命命牙待於鍼巫氏，使鍼季劫飲牙以鴆，曰：飲此則有後奉祀，不然死且無後。牙遂飲鴆而死。魯立其子爲叔孫氏。八月癸亥，莊公卒。季友竟立子般，如莊公命。慶父使圉人犖弑子般。魯立公子啓，是爲閔公。慶父又弑之，季友立公子申，是爲僖公。

鰥

毛云：鰥，大魚。〇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鰥則吞矣。〇鄭云：鰥，魚子。〇爾雅云：鯤，魚子。疏引此詩其魚魴鰥云：鯤

鰥字與古字通用。〇魯語里革云：魚禁鯤鮞，鳥翼鷇卵，蕃庶物也。

按毛以鰥爲大魚，故韋昭鯤鮞亦云大魚，則鰥特鯤鮞之類，但非必大至于盈車也，盈車即鰥之尤大者，如今鯨亦有小有大。鄭氏疑以盈車之魚必非筍之所制，故以魚子易之，殊不知魚子尙未成魚，何云制以筍耶。莊子王子年云鯤大不知幾千里長千尺，此又荒唐不可稽矣。

文姜

文姜，齊僖公之女，襄公之妹，魯桓公之夫人，莊公之母也。初，桓公之未昏于齊也，齊僖公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之。桓公三年春，公成昏于齊，乃會齊僖公于嬴。秋，桓公使公子翬如齊迎文姜。九月，齊僖公送文姜于讙，桓公會齊僖公于讙，以文姜歸。冬，齊僖公使其弟年來致文姜。六年九月，文姜生子同，實莊公。桓公以太子生之禮舉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文姜怨姙季友而卜，卜人謂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

初，文姜內亂其兄齊襄公。十八年，桓公將伐鄭，納厲公。旣行，與文姜俱，將如齊也。申繻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且禮婦人無大故則不歸。公不聽，遂與如齊。齊襄公通焉。桓公謫之。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于其乘焉，搚幹而殺之。齊人求彭生以除恥，齊人殺彭生。莊公元年，魯人責讓文姜。夏五月，文姜出奔齊。旣而復歸于魯。四年春二月，文姜享齊襄公于祝丘。五年夏，文姜如齊師。詩人惡文姜與齊襄公淫亂，乃賦載驅以刺之。詩曰：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翶翔。汶水滔滔，行人儦儦。

魯道有蕩，齊子遊遨。冬，莊公會齊襄公伐衛，納惠公。六年夏，衛侯入于衛。文姜請衛寶于齊侯。冬，齊人來歸衛寶。七年春，文姜會齊襄公于防。冬，文姜會齊襄公于穀。八年冬，齊無知弑襄公。十五年夏，文姜如齊。十九年秋，文姜如莒。二十年春二月，文姜如莒。二十一年秋七月戊戌，文姜薨。二十二年春正月癸丑，葬文姜。君子謂桓公之禍，文姜爲之也。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此之謂也。

鱮

箋云：鱮似魴而弱鱗。〇陸璣云：鱮似魴，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鱅音庸。幽州人謂之鴞鷄，或謂之胡鱅。〇埤雅云：鱮色白，北土皆呼白鱮。西征賦云：華魴躍鱗，素鱮揚鬐。性亦旅行，故其制字从與。失水

則死弱魚也今吳越呼鱅鰱魚○六帖曰稀𩼁餌重則嘉魚食之播謝餌芳則庸魚食之鱅庸魚也故其字从庸○雅翼云魚雖一類所食不同今鯇惟食艸鱓食螺蚌鰱乃食鯇矢宜其味之不美○嚴氏曰今鱅鰱相似而小別鰱頭小鱅頭大

載驅篇

簟茀

傳云簟方文席也○爾雅云輿革前謂之鞎（鞎音痕）後謂之茀李巡曰輿革前謂輿前以革爲車飾曰鞎茀車後戶名也郭璞曰鞎以韋靶車軾也茀以韋靶後戶也又云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李巡曰竹前謂編竹當車前以擁蔽名之曰禦禦止也孫炎曰禦以竹簟爲車飾也郭璞曰蔽以簟衣後戶也

鞹

說文云鞹革也又曰獸皮治去其毛曰革○傳云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

驪

驪傳云純黑曰驪○月令孟冬云駕鐵驪○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說文云驪馬深黑色

汶水

淮南子云汶出弗其流合于濟（弗其山在北海朱虛縣東）○禹貢云浮于汶達于濟○水經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過壽張又西南入于濟○許叔重云出琅邪朱虛東泰山東入濰○朱傳云在齊南魯北二國之境○曹氏云汶水有二一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泰山北又東北入濰者青州之汶也

按一統志萊蕪縣今屬山東濟南府有汶河云其源有三一發泰山之旁仙臺嶺一發萊蕪縣原山之陽一發萊蕪縣寨子村至泰安州靜封鎮合焉名曰鞏汶西南流與徂徠山之陽小汶河合又西南流注洸河入濟此徐汶也朱虛故城在今青州府臨朐縣境有汶水云源出沂山東麓流經本縣東南六十里入安丘縣界安丘亦屬青州此青汶也

猗嗟篇

揚

傳云揚廣揚疏云揚是額之別名額貴闊故言廣揚

名

爾雅云目上爲名孫炎曰目上平博郭璞曰眉眼之間○揚用修云名玉篇引此句作顙眉目之間也字从冥言流盼使人冥迷

侯

尚書云侯以明之○周禮司裘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樂以采蘩五節二正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參侯則爲位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縜于貧反）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

正

鄭射人注云考工梓人職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國謂諸侯來朝者也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也正之言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

爲。畫五采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之廣，皆居侯中參分之一，中二尺。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鵠乃用皮，其大如正。此說失之矣。○人射注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爲俊，故射取名焉。○詩正義云，正者侯中所射之處。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畫正。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正居一焉。侯身長一丈八尺者，正方六尺。侯身一丈四尺者，正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身一丈者，正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正以采畫爲之，畫五正之侯者，中央之采方二尺，以外準其采之多少，正之廣狹均布之，以至於外畔也。

甥

爾雅云，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疏，甥，猶生也，取相親之意。

矢

周禮司弓矢，掌八矢之法。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諸散射。注，枉殺矰恒，弓所用也。絜鍭茀庳，弩所用也。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鋌音）十之，重三垸。（垸音換）矢人爲矢，鍭矢參分，茀矢（注，茀當爲殺）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注，謂枉矢絜矢）二在前，三在後。殺矢（注，殺當爲茀）七分，三在前，二在後。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笴厚爲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荀子云，浮游作矢。六韜云，陷堅陣，敗強敵，大黃參連弩，飛鳧電影矢自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鐵爲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銅爲首）方言云，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鍭，關西曰箭。（箭者竹名，因以爲號）釋名云，矢，指也，其有所指向迅疾也。其本曰足，又謂之鏑，齊人謂之鏃，關西謂之釭，其末曰括，括旁曰叉。○唐六典云，骨鏃曰骲，鐵鏃曰鏑，鳴箭曰骹，箭葉曰鈚，皆古之制也。竹箭以竹爲笴，諸箭亦通用木箭，以木爲笴，惟利射獵。○韓詩傳云，諸侯有德，七錫弓矢

詩經考六卷終

詩經考卷之七

古閩　黃文煥　輯著
豫章　楊廷麟　校閱

國風魏

魏

詩含神霧云魏地處季冬之位土地平夷唐地處孟冬之位得常山泰嶽之風音中羽其地墝角故其民險而好嗇○地里志云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詩曰彼汾一曲寘諸河之側○一統志山西平陽府解州平陸縣北五十里有魏侯城即古魏國漢于此置河北縣屬河東郡

葛屨篇

晉獻公

晉獻公名詭諸武公之子也獻公元年春公朝周惠王五年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戎夏交捽交捽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携民國移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殽夫驪戎之役汝曰勝而不吉故賞汝以爵罰汝以無殽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罪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殽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爲瘳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六年夏桓叔莊伯之族偪獻公患之士蔿曰去富子則群公子可謀也已公曰爾試其事士蔿與群公子謀譖富子而去之七年秋士蔿又與群公子謀使殺游氏之二子士蔿告公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八年士蔿使群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群公子九年春士蔿爲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公宮群公子既亡奔虢虢以其故再伐晉弗克十年冬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十二年初獻公娶於賈無子烝於武公之妾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

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邑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公悅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維二姬之子在絳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十三年冬齊人伐山戎十五年冬狄伐邢十六年冬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爲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爲大夫十七年春虢公敗犬戎于渭汭舟之僑來奔狄會虞父弑閔公冬齊桓公使高傒立僖公狄入衛侯旌

敬驪姬夜半而泣。謂獻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強、甚寬惠而慈於民、皆有所行之。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強於君。君未終命而不殁、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爲仁與爲國不同、爲仁者愛親之謂仁、爲國者利國之謂仁、故長民者無親、衆以爲親、苟衆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以衆故不敢愛親、衆況厚之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凡民害是生殺君而厚利衆、衆孰沮之、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悅、欲其甚矣、孰不惑焉、雖欲愛君、惑不釋也、今夫以君爲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無章其惡而厚其敗、均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而其世不廢、祀至于今、吾豈知紂之善否哉、君欲勿恤其可乎、若大難至而恤

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絶、能絶於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皐落狄之朝夕苛我邊鄙、使無日以牧田野、君之倉廩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狄、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若不勝狄、雖濟其罪可也、若勝狄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狄、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儆、倉廩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又知可否、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悅。公遂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

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嫡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捨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先友爲右、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太子遂戰、敗狄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十八年夏、齊桓公遷邢于夷儀、十九年春、齊桓公城衛于楚丘。虢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虢常助晉伐我、又匿晉亡公子、果爲亂弗誅、後遺子孫憂、乃使荀息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

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以下也。公遂使荀息假道於虞曰、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二十年秋、齊桓公會諸侯于陽穀、二十一年春、齊桓公侵蔡伐楚、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日吾固告君曰、得衆、衆弗利焉、能勝狄、今矜狄之善、其志益廣、狐突不順、故不出、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強、又失言於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言不可

食衆不可弭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
以致罪焉獻公將立奚齊旣與中大夫成謀驪姬謂太子曰君夢齊
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
而獻之公欲享之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祭地地墳與
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弒代之况
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弒之謂公曰太子所以
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無徒使
母子爲太子所魚肉也公喟然嘆曰吾與汝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
深也使人謂太子曰爾其圖之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
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
罪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

子怨姬譖殺太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曰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
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二十二年初獻公使士蔿爲二公子
築蒲與屈不愼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
之無喪而慼憂必讐焉無戎而城讐必保焉寇讐之保又何愼焉守
官廢命不敬固讐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
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愼公怒
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寺人披伐蒲重耳出奔狄使人伐屈
屈城守不可下冬齊桓公會諸侯于首止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
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
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
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

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
滅何愛於虞夫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
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况以國乎虞公弗聽許晉使宮之
奇以其族行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
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
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
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一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
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
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荀息牽璧所遺虞屈産之乘馬奉之
公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老矣蓋戲之也二十三年春獻公使賈華
伐屈夷吾奔梁二十四年里克帥師伐狄于采桑二十五年夏狄伐

晉以報采桑之役當此時晉強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狄東至河
內獻公好攻戰婦人以其夫從征役思之賦葛生獻公好聽讒時人
乃賦采苓以刺之詩曰采苓采苓首陽之巓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
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二十六年夏齊桓公大會諸侯
于葵丘獻公將如會遇宰周公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
力而不務德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使至者勸而叛者慕懷之以典
言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是
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譬之如室旣鎭其甍矣又何加焉
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卒於怨讐夫齊侯將施惠如
出責是之不果來而還晉是星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焉其有
勤也公乃還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是以藐諸孤辱在

大夫其君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於是遂屬奚齊于荀息息爲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荀息立奚齊里克殺之息又立卓子克又殺之秦納夷吾是爲晉惠公惠公十四年冬秦納重耳是爲晉文公

霜

釋名云霜喪也其氣慘毒物皆喪也○月令云季冬之月霜始降則百工休○感精符云霜殺伐之表季秋霜始降鷹隼擊王者順天行誅以成肅殺之威若政令苛則夏下霜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草○國語云駟見而隕霜隕霜而冬裘具賈逵曰駟房星也○淮南子云秋三月青女乃出以降霜雪高誘曰青女天神主霜雪○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其霜附木不下地不教而誅其霜反在草上

要

朱傳云要裳要○士喪禮云縿者左執領右執要○玉藻云縫齊倍要

襋

說文云衣領也鄭注禮記云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

汾沮洳篇

汾

山海經曰管涔之山其上無草木而多玉汾水出焉○水經云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淮南子曰汾水濛濁而宜麻

沮洳

朱傳云水浸處下濕之地○山海經沮洳之山郭氏注引詩彼汾沮洳

莫

陸疏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繰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爲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埤雅云子如楮實而紅蘇州人謂之乾絳蓋以此也今吳越呼爲茂子

公路公行

疏云公路與公行一也以其主君路車謂之公路主兵車之行列謂之公行○左傳云初驪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子而爲之田以爲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爲餘子其庶子爲公行趙盾請以括爲公族冬趙盾爲旄車之族杜元凱云旄車公行之官○疏云周禮有諸子掌國子之倅事與公族同巾車掌王五路事與公行同

藚

爾雅藚牛脣郭注毛詩傳曰水蕮也（蕮音昔）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疏云今澤蕮也其葉如車前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本艸澤瀉一名水瀉及瀉芒芋鵠瀉生汝南池澤陶隱居云葉狹長叢生諸淺水中仙經服食斷穀皆用之亦云身輕能步行水上圖經云春生苗多在淺水中葉似牛舌獨莖而長秋開白花作叢似穀精草

按釋艸別云蕍蕮郭云今澤蕮邢云所本草澤瀉也陸以牛脣爲澤蕮誤矣然本草經澤瀉一名水瀉而毛傳非藚爲水蕮故

陸有此說牛舌草即車前之異名澤瀉似車前故韓詩又以車前為澤瀉也。

公族

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昭穆。○左傳曰，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國語，欒伯請公族大夫，公曰，荀家惇惠，荀稽稽古升反文敏，黶也果敢，無忌鎮靜，使茲四人者為之。夫膏粱之性難正也，故使惇惠者教之，使文敏者道之，使果敢者諗之，使鎮靖者修之。○左傳疏，公族之官，掌教公之子弟，卿之適子亦爲公族。

園有桃篇

謠

爾雅云，徒吹謂之和，徒歌謂之謠。孫炎曰，謠，聲消搖也。○韓詩章句云，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毛傳云，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冊府元龜云，春秋以來，乃有變風用之謠，傳於閭巷，皆成章協律。

棘

埤雅云，魏風園有棘，棘，酸棗也。○朱傳云，棘，棗之短者。

按傳棘棗也，此指棘棘而言，豳風八月剝棗乃是本草之大棗，非此傳所云棗也，棘棘辨已詳。

陟岵篇

岵

爾雅云，多艸木，岵。○釋名云，岵，怙也，人所怙取以為事用也。○毛傳云，山無艸木曰岵。

屺

爾雅云，無艸木，峐。與屺同。○釋名云，屺，圮也，無所出生也。○毛傳云，山有艸木曰屺。

按爾雅毛公說岵屺互相反，當是毛公誤耳。朱子從毛，非也。豈有不信周孔子夏之說而信後儒者乎。

伐檀篇

伐檀賢者

伐檀賢者，魏人也。時魏在位貪鄙，賢者不得仕進，伐檀自食其力。詩人為之賦伐檀詩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焉，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孔子曰，吾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

干

傳云，厓也。○斯干傳云，澗也。○易云，鴻漸于干。干謂大水之旁，故有水處。○韓詩考槃注云，干，墝埆之處也。又云，地下而黃曰干。

按水經云，河水東逕河北縣南，又東永樂澗水注之，河北縣即古魏國，此詩所以稱河干也。

漣淪

爾雅云，河水清且瀾漪，大波為瀾，小波為淪，直波為徑。李巡云，分別水大小曲直之名。郭璞曰，瀾，言渙瀾也，淪，言蘊淪也，徑，言徑涎涎徒見反也。邢昺曰，瀾、漣雖異而義同。○毛傳云，風行水成文曰漣，直，直波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釋名云，風吹水波成文曰瀾，瀾，連也，波體轉流相及連也。水小波曰淪，淪，倫也，小文相次有倫理也。小直波曰涇，涇，徑也，言如道徑也。○韓詩說云，順流而風曰淪。

稼

說文云禾之秀實爲稼○毛傳云種之曰稼○周禮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遂人以土宜教甿稼穡遂師巡稼穡遂大夫正歲簡稼器修稼政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趨其稼事鄙長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種穀曰稼如稼女有所生

穡

說文云穀可收曰穡○毛傳云斂之曰穡○疏云以稼穡相對則先稼後穡故知種之曰稼斂之曰穡若散則相通大田云曾孫之稼非唯種之也湯誓云舍我穡事非唯斂之也左傳疏云穡愛也言愛惜而收斂之內則云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稰胥穛側音捉反熟上聲穫而穫之則曰稰生穫之曰穛

禾

說文云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孝經援神契云徂之下地則嘉禾生○董仲舒云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氾勝之書云種禾無期因地爲時三月榆莢雨時高地強土可種禾○七月疏云苗生既秀謂之禾稱殖諸穀名爲稼禾稼者苗幹之名黍稷重穋其餘稻秫菽粱之輩皆名爲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玄山之禾按禾即秔稬二種也春秋書大無麥禾說文云二月而生八月而熟皆指稻而言耳若廣言之可自該諸穀

廛

毛傳云一夫之居曰廛○說文云一畝半一家之居○周禮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玄謂廛里者若今云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以廛里任國中而遂人職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與○遂人夫一廛田百畝鄭司農云廛居也楊子雲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也玄謂廛城邑之居孟子所謂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韻會注云市物邸舍曰廛一曰民居區域之稱○漢書楊雄傳有田一廛晉灼曰一百畝○禮書云廛者國中之居廬者田中之居廬舍二畝半廛亦二畝半則五畝之宅合在野在邑言之考之於禮鄉師巡國及野以施惠鄉大夫辨國中之可任者鄉士掌國中之獄則六鄉之民莫不廛里於國中矣廛里所以定居而廬舍特其宿息之地而已

按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謂夫受一廛者其田百畝先後二鄭之說本自相通毛氏云一夫之居曰廛不易之者蓋以此也毛務及毛但不明指廛爲城邑之居耳孔仲達正義以不達之旨惟先鄭長注以城市空地爲廛後鄭所不從得用爲證是亦孤證且引說文市物邸舍曰廛非許叔重之言也用修尚未大併如是

獵

箋云宵田曰獵○爾雅云宵田爲獠燎音僚今江東亦呼獵爲獠或曰即今夜獵載鑪照也○說文云獵放獵逐禽也

貆

爾雅云貈貉同子貆貈貊似狐其子名貆○詩義問云貉子曰貆貆形狀與貉異

輻

詩緝云輻車轑轑音老也○考工記云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輻也者

以爲直指也。望其輻、欲其揱爾而纖也。（揱音宵小貌）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
眡其綆、（輪箄）欲其蚤之正也。（入牙必正）察其菑蚤不齵、（菑音緇 輻入轂中者）則輪雖敝
不匡。（枉也）凡輻、量其鑿深以爲輻廣、故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弱菑也）則雖有
重任、轂不折。參分其輻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溓音廉）
也（溓黏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股近轂者 骹近牙者）揉輻必齊、（揉以火槁之）
平沈必均。（平沈以水 無輕重）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又云、車人爲車、輻
長一柯有半、其博三寸、厚三之一。栢車輻一柯。

特

傳云、獸三歲曰特。○先鄭周禮注云、三歲爲特。○爾雅云、豕生三豵、
二師、一特。
（按毛云獸三歲曰特、先鄭亦云、當有所由然、考爾雅所指生一特之文、則此特恐謂不耳、上下章貆熊皆專指一物、不應此章乃汎言獸竊、謂宜從爾雅）

輪

釋名云、輪、綸也、言彌綸也。○考工記云、察車自輪始、欲其樸屬而微
至。不樸屬無以爲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戚音蹙）輪已崇則人
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
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
其時。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
凡爲輪、行澤者欲杼、（杼其陵地皆）行山者欲侔。（上下等）規之以眡其圜也、萬（萬音矩）
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視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
也、量其藪以黍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又云、車人爲
車、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反輮則易、仄輮則完。○莊子云、斲輪徐
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

囷

匠人注云、囷、圜倉。○釋名云、囷、綣也、藏物繾綣束縛之也。○月令、孟
冬、命有司修囷倉。○考工記云、囷窌（窌音教）倉城逆墻六分。○說文云、
囷、廩之圜者、從禾在口中。（口音圍）圜謂之囷、方謂之京。

飧

傳云、孰食曰飧。○周禮掌客云、上公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
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牲當爲腥）三十有六、皆陳。侯伯飧四牢、
食三十有二、簠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
二、腥二十有七、皆陳。子男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
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凡介行人宰史皆

有飧、以其爵等爲之禮。（飧客始至致小禮也 小曰飧大曰饔餼）○箋云、飧、讀如魚飧之
飧。○說文、飧、餔也、從夕食。○字林云、水澆飯也。○周禮注云、人日則
食飯、夕則食飧、飧爲飯別名。○釋名云、飧、散也、投水於中、解散也。
（按鄭志答張逸云、禮飧饔大多、非可素餐、故易傳然、說文、人大澆飯、左傳僖負羈饋飧、趙衰以壺飧從、餓而不食、未始非孰食也、不知鄭何見定以孰食爲牢禮之飧乎）

碩鼠篇

碩鼠

爾雅、鼫鼠。（鼫音石）○孫炎云、五伎鼠。郭璞云、形大如鼠、頭似兔、尾有毛、青
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爲鼩鼠。見廣雅。○說文云、鼫五伎鼠
也、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而不能掩身、
能走不能先人。○荀子云、梧鼠五伎而窮。○詩義疏云、碩鼠、樊光謂

即爾雅碩鼠也。許愼云，鼫鼠，五伎鼠也。今之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謂此鼠，非碩鼠也。本艸又謂螻蛄爲石鼠，亦五伎。古今，土名異，鳥鼫異名同，故記也。○文子云，聖人師拱鼠制禮。○錄異記云，拱鼠形如常鼠，行田野中，見人卽拱手而立，人近欲捕之，卽跳躑而走去。秦川有之。○雅翼云，詩稱相鼠，卽河東大鼠也。

按陸云碩鼠非鼫鼠，而邢昺謂陸璣所說與郭氏爾雅注同，今覲爾家之說，未見其同也。碩鼠能交前兩足于頸，或者以爲拱鼠，孫炎遂以鼫鼠有鹿爲相渦時出之碩鼠。雖然相去河東不遠，而錄異記云拱鼠出秦陸，機所說碩鼠亦不名爲拱鼠，未知然否。惟衍古今注謂螻蛄一名鼫鼠，其五技則碩鼠同。然螻蛄不食黍麥，食黍麥者自是鼠，螻蛄飛不能上屋云。碩，大也，則但以爲大鼠。郊特牲云，迎貓爲其食田鼠也。大戴禮云，田鼠責鼫鼠也。然則碩鼠得非鼫鼠之大者乎。

國風唐

唐

詩云，唐者，帝堯舊都。今曰太原晉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唐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大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僖侯孫穆侯又徙於絳。○地理志，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

按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卽秦漢之晉陽縣，有唐城，叔虞子燮父所徙也。晉水出其縣西南十里懸甕山。曲沃今爲曲沃縣，聞喜縣、絳、翼俱在平陽府東南，翼，平陽府又有曲沃縣，亦成師所封。絳州絳縣，景公所徙之新田也。

蟋蟀篇

周成王

周成王，名誦，武王之子也。成王元年，周公居冢宰，以王年幼，恐天下叛，乃攝政代王當國。夏六月，葬武王于畢。王命周公子伯禽代就封于魯。成王曰，今朕不知字民之道，故問周公曰，能求士才者，智也。與民利者，仁也。能取民欲者，義也。能脊民過者，德也。爲民犯難者，武也。王曰，允哉。王問周公曰，舜何以也。周公曰，其政也，好生惡殺。成王問禦子道之要。對曰，爲人下者，敬而肅。爲人上者，恭而仁。爲人君者，敬士愛民以終其身，此道之要也。王曰，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於天乎。對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殺，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君積於道，而民積於用力，爲其衣食而無來役，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君積於仁，而民積於順，無大過之誅，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

聖王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民無厲疾，則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故夫富且壽者，聖王之功也。王曰，受命矣。成王問政於史佚曰，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夏殷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無懼也。管叔蔡叔霍叔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奄君謂武庚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一時也，請舉事。武庚祿父從之，與三監同反，奄淮夷徐戎皆叛。周公避居東都。二年，周公奉王命東征，討武庚，封微子于宋以代殷後，誅管叔，放蔡叔于郭鄰，降霍叔爲庶人。遂定奄及淮夷，東土以寧。泥離之國來朝。四年，成王

因穿麥以詔群臣而求助。王曰。昔天之初。肇作二后。乃設蚩尤。命赤
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臨四方。司明明上天未成之慶。蚩
尤乃逐帝爭于涿鹿之河。九隅無遺。赤帝大懾。乃說于黃帝。執蚩尤
殺之中冀。以甲兵釋怒。用大正。順天思序。紀于大帝。用名之曰絕轡
之野。嗚呼敬之哉。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
上之成王。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爲一。意天下其和而
爲一乎。旃塗國來獻鳳雛育於壑倚之苑。五年夏王來自奄。至于宗
周。詰四國多方。遂奄君于蒲姑。王大蒐于岐陽。成王與弟叔虞戲。削
桐葉爲珪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
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遂封叔虞于唐。因祇之國來
獻女工。六年成王曰。嗚呼。太師朕惟民務官論用有徵。觀誠可得聞

乎。周公曰。富貴者。觀其有禮施。貧賤者。觀其有德守。嬖寵者。觀其不
驕奢。隱約者。觀其不懾懼。其少者。觀其恭敬。其壯者。觀其廉潔。其老
者。觀其思慎。父子之間。觀其和友。鄉黨之間。觀其信誠。省其居處。觀
其貞良。省其出入。觀其交友。設之以謀。以觀其智。示之以難。以觀其
勇。煩之以事。以觀其治。臨之以利。以觀其不貪。濫之以樂。以觀其不
荒。喜之以觀其輕。怒之以觀其重。醉之酒。以觀其恭。從之色。以觀其
常。遠之以觀其不二。昵之以觀其不狎。從復其言。以觀其精。曲省其
行。以觀其備。此之謂觀誠。於是作周官。命太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
司空六卿。各帥其屬。分掌天下之務。周公相成王。朝諸侯于明堂。制
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作樂曰勺。言能酌先祖之道也。又作象
曰武。以象武王伐紂之武功。太公立九府圜法。錢圜函方。輕重以銖。

交趾南有越裳氏。重三譯而來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一使
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周公曰。德澤不加。君子不享其質。政令不施
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耇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
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盍往朝之。使者迷其歸路。周公爲
指南之車以遺之。周公乃作越裳之歌。歌曰。於戲嗟嗟。非旦之力。乃
文王之德。遂致薦于宗廟。燃丘之國來獻比翼之鳥。成王封大山禪
於梁甫。蓂莢生于階。麒麟遊于苑。鳳凰翔於庭。王乃援琴作儀鳳之
歌。歌曰。鳳凰來儀。百獸服。又曰。鳳凰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
頼先王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七年初。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
宗周。是爲西都。將營成周。居於洛邑。而未果。至是成王欲如武王之
志曰。惟予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予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

得而誅也。乃使召公先相宅。周公至洛營築。謂之王城。是爲東都。定
鼎于郟鄏。卜曰。傳世三十。歷年七百。成王觀于洛河。沉璧禮畢。王退
俟至于日昃。榮光並出幕河。青雲浮洛。青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吐之
而去。成王大會諸侯及四夷于成周壇上。張赤帝陰羽。王南向立。朝
服搢珽。相者太史魚大行人。周公在左。太公在右。堂上之右。唐公虞
公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要服荒服立於諸侯之後。西向者
正北方。稷愼以大麈。穢人前兒。良夷在子。揚州貢禺魚。發人以鹿。俞
人雖馬。青丘狐九尾。周頭煇羝。黑齒白鹿白馬。白民乘黃。東越海蛤
歐人蟬蛇。於越納。姑妹以珍。且甌文蜃。共人玄貝。海陽大蟹。自深
以桂。會稽以鼉。皆西向。正北方。義渠以茲白。史林以酋耳。北唐戎以
閭。象渠叟以鼩犬。樓煩以星施。卜盧以紈牛。區陽以鼈封。規矩以麟。

西申以鳳鳥，氐羌以鸞鳥，巴人以比翼鳥，方揚以皇鳥，蜀人以文翰，方人以孔鳥。卜人以丹砂，夷用闒木，康人以桴苡，州靡以費費，都郭生生，奇幹善芳，皆東向。正東高夷嗛羊，獨鹿邛邛，孤竹距虛，不令支玄獏，不屠何青熊，東胡黃羆，山戎戎菽。其西般吾白虎，屠州黑豹，禺氏騊駼，大夏茲白牛，犬戎文馬，數楚每牛，匈奴狡犬，皆北向。權扶三目，白州比閭，禽人菅，路人大竹，長沙鼈，其西魚復鼓鐘鐘牛，蠻楊之翟，倉吾翡翠，南人至衆，皆北向。八年，王命周公分正東都，命蔡仲邦之蔡。十一年王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王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

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爾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三十七年四月甲子，王不懌，乃兆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越翼日乙丑，王崩。太子釗立，是為康王。

蟋蟀

爾雅：蟋蟀，蛬。（蛬音拱）李巡曰：蜻蛚也。郭璞云：今促織也。○易通[illegible]卦日，蟋蟀之[illegible]，隨陰迎陽，居壁向外，趣婦女織績，女工之象。○通卦驗云：立秋蜻蛚鳴，白露下蜻蛚上堂。○周書云：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蟋蟀居壁。○陸疏云：蟋蟀似蝗而小，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

蛬，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幽州人謂之趣織，里語云：趣織鳴，懶婦驚是也。○詩義問云：蟋蟀食蚯而化成。○消津巴云：蟋蟀集人，子無憂矣。○埤雅云：陰陽率萬物以出入，至于悉蟀（蟋蟀），能辨陰陽之悉者也。似蝗而小善跳。

役車

巾車云：庶人乘役車。（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疏：庶人以力役為事，故名車為役車。○詩疏云：收納禾稼，亦用此車。

山有樞篇

樞

爾雅云：樞，（樞音歐）荎。（荎大徒反）郭云：今之刺榆。○廣雅云：栭榆，梗榆也。○陸疏云：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瀹為茹美滑於白榆，榆之類有十種，葉

皆相似，皮及木理異耳。○陳藏器云，江南有刺榆，無大榆，刺榆秋實。

榆

內則云，堇荁枌榆免(音問)薨(音考)以滑之。○元命包云，三月榆莢落。○運斗樞云，玉衡星散為榆。○管子云，五沃之土，其榆條長。○淮南子云，五月其樹榆。○范畢術云，八月榆檽(音如)，令人不饑。○四民月令曰，二月榆莢成者，收乾以為旨蓄，色變白，將落，收為醬。○嵇康云，榆令人瞑。○鄭子云，春取榆柳之火。○廣雅云，山榆，毋估(音估)也。柘榆，梗榆也。○齊民要術云，梜榆(梜音頰)，凡榆三種，色別種之，勿令雜。榆莢葉味苦，凡榆莢味甘。○陶隱居云，榆皮性至滑利，初生莢仁，以作糜羹。○本草衍義云，榆皮磑(音磑)為粉，歎歲以代食，葉青嫩時收貯，亦用為羹茹。○雅翼云，陳藏器云，江南無大榆，蓋大榆北方之木也。

栲

爾雅云，栲，山樗。郭璞曰，栲似樗，色小白，生山中，因名云，亦類漆樹。俗語曰，櫄(音春)樗栲漆，相似如一。○陸疏云，山栲與下田樗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以其葉為茗，方俗無名此為栲者，似誤也。今所云為栲者，葉如櫟，大皮厚數寸，可為車輻，或謂之栲櫟，許慎正以栲讀為糗，今人言栲，失其聲耳。

杻

爾雅云，杻，檍(音億)(似棣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關西呼杻子，一名土橿)。○陸疏云，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為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練而細，蘂正白，蓋樹，今官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共汲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檍，材可為弓弩幹。

廷內

說文云，廷，朝中也。○釋名云，廷，停也，人所集之處。

洒埽

曲禮云，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拘音溝)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扱音吸)之。○少儀云，氾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拚音奮)。拚席不以鬣，執箕膺擖。○管子云，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攘袂及肘，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執箕膺擖，厥中有帚，入戶而立，其儀不忒，執帚下箕，倚于戶側，凡拚之紀，必由奧始，俯仰磬折，拚毋有徹，拚前而退，聚于戶內，坐板排之，以葉適己，實帚于箕，遂出棄之。

揚之水篇

晉桓叔

桓叔名成師，晉穆侯之子，文侯之弟也。初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大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既而穆侯卒，弟殤叔立，太子仇殺殤叔而立，是為文侯。文侯卒，子昭侯立，昭侯元年，封成師于曲沃，曲沃邑大于翼，翼，晉君都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為桓叔，靖侯之孫，欒賓傅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二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

既弱矣。其能久乎。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衆皆附焉。曲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乃賦揚之水。詩曰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旣見君子。云何不樂。詩人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乃賦椒聊。詩曰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七年晉大臣潘父弑昭侯而迎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之。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立昭侯子孝侯。誅潘父。孝侯八年桓叔卒。子鱓代立。是爲曲沃莊伯。

素

說文云。素白緻繒也。从糸𠂹。（𠂹音垂）取其澤也。○釋名云。素樸素也。已織則供用。不復加功飾也。○陳錫玄云。古人動稱竹素。殆所以漸變竹簡而啓薄蹏之始。皆與其輕勻明淨。易于點染可想見矣。

素衣　互見曹風麻衣

詩緝云。素絲也。以素爲衣者。謂中衣也。○鄭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玉藻云。深衣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鄭注云。其爲長衣中衣。繼袂揜一尺。若今褎矣。又云。以帛裏布。非禮也。（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玄端麻衣也。中衣用布。）

朱襮

傳云。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箋云。繡當爲綃。中衣以綃黼爲領。丹朱爲純也。○釋器云。黼領謂之襮。孫炎曰。繡刺黼文以（襮音博）領。○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詩緝云。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裹衣也。朱。朱絲也。謂染絹爲赤色。爲中衣之緣也。襮領也。

謂繡黼領也。繡刺白黑文以襮領也。此以素爲衣。而見服爵弁之中衣。公之孤及天子大夫四命。皆爵弁自祭。士助祭于君。亦服爵弁。以上則中衣亦用素。但不得用朱襮也。○禮記疏云。素衣朱襮。國君之禮。大夫士不用綃黼丹朱。但用采純而已。

沃

水經注。左邑故城。故曲沃。涑水自城西。（水流急濬。故詩人以爲激揚之水。）○孔仲達云。成侯徙居曲沃。則爲晉都。至昭公分曲沃封桓叔。則昭公已前已徙絳矣。然則穆侯以後晉常都絳。

繡

疏云。於綃之上刺繡以爲黼。○尚書云。予欲觀古人之象。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考工記云。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此言刺繡。本所用。）○釋名云。繡修也。文修修然也。

鵠

傳云。曲沃邑。疏云。桓叔都在曲沃。其旁更有邑。

椒聊篇

椒

爾雅云。檓。（檓音毁）大椒。郭云。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爲檓。又云。椒榝（榝音殺）醜莍。李巡曰。椒榝茱萸也。椒茱萸皆有房。故曰莍。莍。實也。○陸疏云。椒樹似茱萸。有針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煮其葉以爲香。今成皋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可著飲食中。又用蒸雞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上亦有椒樹。枝

葉者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味似橘皮島上獐鹿食此椒葉其肉自
然作椒橘香。○范子計然云蜀椒出武都赤色者善秦椒出天水隴
西細者善。○春秋運斗樞云玉衡星散爲椒。○援神契云椒薑禦濕
菖蒲益聰。○酉陽雜俎云椒可以來水銀茱萸氣好上椒氣好下。

升

考工記云㮚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
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爲鬴其耳三寸其實一升。○漢書云嘉量
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左耳爲升右耳爲合合龠合龠之量也升者登
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右者爲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深八寸

匊

傳云兩手爲匊。○詩詁云兩手曰臼屈掌曰匊。○禮書云匊二升二
匊爲豆四升。○呂氏曰古量二升曰匊匊大於升。○埤雅云古者匊
大而升小或曰廣雅以爲兩手謂之匊匊一升也。○曲禮云受珠玉
者以掬。

綢繆篇

三星

傳云三星參也。○箋云三星謂心星也心有尊卑夫婦父子之象又
爲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
按參十星然箋三星下三星曰伐其外四星爲左右肩股故毛以三星爲參心三星天王正位前後小星詩毛以三爲心是也故鄭謂三爲心毛鄭二家說婚姻之時不同後儒各從其所見

良人

毛云美室。○朱云夫稱。

按古無稱女子爲良人惟孔頴達在東孟子其良人出秦風厭厭良人皆指其夫耳鄭注儀禮云婦人稱夫曰良是也此傳當謂而不華木如鄭音云何

芻

說文云芻刈艸也象包束艸之形。○爾雅。菥同 拜謂之芻。○蔡統王
執芻。芻也菉 ○孔氏云芻者飼馬牛之艸蕘者供燃火之艸。

隅

說文隅陬也。○爾雅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謂之宦音頤
東南隅謂之窔。

戶

釋名云戶護也所以謹護閉塞也。○說文云半門曰戶。○毛公云庶
人蓽戶。

杕杜篇

杜 詳見召南甘棠

爾雅云杜赤棠。

羔裘篇

袪

釋名云袪由也手所由出入也亦言受也以受手也。○玉藻 袂可
以回肘注云二尺二寸之節

鴇羽篇

鴇

郭璞云鴇似雁無後趾毛有豹文一名獨豹疏云鴇鳥連蹄性不樹
止樹止則爲苦。○釋文云似雁而大。○雜俎云鴇[illegible]能[illegible]

之。冀者毛悉脫。○禮曰。鴈肝雁腎。鴇奥鹿胃。鄭玄云。奥。脾也。○埤雅曰。說文曰。肉出尺胾。焦貢易林曰。文山鴻鵠。肥腯多脂。蓋言此也。爾彥曰。鴇無舌。兕無髓。說文曰。𠦒。（𠦒音）（𠦒實）相次也。从匕从十。蓋鴇性群居如雁。自然有行列。故从𠦒。詩故曰鴇行。

栩

爾雅云。栩。杼。郭曰。柞樹。又云。櫟。其實梂。孫炎曰。櫟實橡也。有梂彙自裹。邢云。櫟似樗之木也。○陸璣疏云。唐風集于苞栩。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為杼。或謂之為栩。其子為皂。或言皁斗。其殼為汁。可以染皁。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杼斗。謂櫟為杼。五方通語也。秦風山有苞櫟。秦人謂柞櫟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櫟。椒椒之屬也。其子房生為梂。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柞櫟。或曰木蓼。機以為此秦詩。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東海及徐州謂之木蘧。其葉始生。食之味辛。其梂子。八月中成。搗以為燭。明如胡麻燭。研以為羹。肥如胡麻羹。○齊民要術云。柞欲去。遂生料理。遂復。宜種于山阜之曲。十年中椽。二十年中屋。斫薪不在此數。（○按鄭漁仲以栩杼為柞木。以秦風之苞櫟更是一物。榤即今之橡斗樹也。然詩朱子集傳云。按苞櫟叢生有刺。亦與橡斗樹不同耳。）

盬

疏云。盬與蠱。字與義同。左傳云。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然則蟲害器敗穀者。皆謂之蠱。是盬為不攻牢。○董氏云。說文。煑海為鹽。煑池為盬。故安邑之出為盬。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之。

行

傳云。行。翮也。○爾雅云。羽本謂之翮。（翮鳥羽根也）○周禮云。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於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稻

爾雅云。稌。稻也。○說文云。稻。稌也。秔。稻屬。稉。沛國謂稻為稬。○本草稉米。味甘苦。主益氣。止煩止洩。稻米。味苦。主溫中。○顏師古刊謬正俗云。本艸稻米。今之糯米。○養生要集云。秔稻屬也。稻亦秔之總名也。道家方藥有用稻米秔米。此則是兩物也。稻米粒白如霜。味苦。主溫。食之令人多熱。無肌膚。秔米味甘。主利五藏。長肌膚。好顏色。○曲禮云。祭宗廟之禮。稻曰嘉蔬。月令云。季秋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春秋說題辭云。稻之為言藉也。稻冬含水。盛其德也。故稻太陰精。含水沮洳。乃能化也。江旁多稻。因其宜也。○呂氏春秋云。得時之稻。大本而莖葆。長稠（稠音同）疏穖（穖音几）。穗如馬尾。大粒無芒。搏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時者大本而莖葉格對。短稠短穗。多粃厚糠。薄米多芒。後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多粃。辟米不待定熟。仰天而死。○氾勝之書云。種稻。春解凍。耕反其土。種稻。區不欲大。大則水深淺不適。冬至後百一十日可種稻。地美者用種畝四斗。○月令章句云。十月穫稻。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

粱

本艸。青粱米。味甘。微寒。益氣補中。輕身長年。白粱米。味甘。微寒。主除熱。益氣。黃粱米。味甘平。主益氣和中止洩。陶隱居云。青粱出北方。黃粱出青冀州。白粱處處有。唐本注云。青粱殼穗有毛。粒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粱。穀粒似青稞（稞音科）而少麤。夏月食之。極清涼。但以味短色惡。不如黃白粱。故人少種之。此穀早熟而收少。作餳清白勝

餘米。白梁穗大多毛且長。穀麤扁長。不似粟圓。米亦白而大。食之香美。爲黃梁之亞。黃梁出蜀漢。商浙間亦種之。穗大毛長。穀米俱麤于白梁。故子少不耐水旱。食之香美。逾於諸梁。人號爲竹根黃。圖經云。梁皆粟類。大抵人多種粟而少種梁。以其損地力而收穫少。諸梁食之。比他穀最益脾胃。粟米亦相似耳。粟米比梁。乃細而圓。種類亦多。功用則無別矣。○羅願云。古不以粟爲穀名。但米有孚殼者皆稱粟。今人以穀之最細而圓者爲粟。則梁是其類。古天子之飯。有白梁黃梁者。明取二種耳。○周禮食醫。凡會膳食之宜。犬宜梁。疏。犬味酸而溫。梁美味甘而微寒。氣味相成也。○禮記云。祭宗廟之禮。梁曰薌萁。音基又曰。大夫無故不食梁。

無衣篇

晉武公

晉武公名稱。曲沃桓叔之孫。莊伯之子也。晉哀侯八年。晉侵陘廷之田。陘廷南鄙。啓曲沃伐翼。九年春。武公伐翼。次于陘廷。韓萬御戎。梁弘爲右。逐翼侯于汾隰。驂絓而止。夜獲哀侯。及欒共叔。武公殺哀侯。止欒共子曰。苟無死。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爲上卿。制晉國之政。辭曰。臣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君何以訓矣。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待於曲沃也。從君而二。君焉用之。遂鬭而死。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是爲小子侯。自是曲沃益彊。晉無如之何。晉小子四年冬。武公誘召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武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晉侯緡二十七年。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僖王。王使虢公命曲沃武公。以一軍爲晉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大夫以武公能併晉國。請命于天子。乃賦無衣以美之。詩曰。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初。武公伐夷。執周大夫夷詭諸。蔿國請而免之。既而弗報。故子國作亂。謂晉人曰。與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晉師伐夷。殺夷詭諸。武公三十九年卒。子獻公立。

七衣

周禮大行人云。諸侯之禮。冕服七章。○讀詩記云。周禮侯伯鷩冕七章。衣三章。一曰華蟲。以雉爲繪也。二曰火。三曰宗彝。皆畫以爲繢。裳四

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皆希以爲繡。

六衣

周禮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孔仲達云。衣服指謂冠弁也。命則六玉。冠則六旒。

葛生篇

蘞

陸疏云。蘞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

域

毛傳云。域。塋也。○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墓大夫。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

垗而掌其禁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孔子云古者墓而不墳。又云古不修墓。

枕

說文云枕臥所薦首者。○釋名云枕檢也所以檢項也。

夏

尚書云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書大傳云南方者任方也任方者物之方任何以謂之夏夏者假者吁荼萬物養之外者也故曰南方夏也。○夏小正云四月昴則見囿有見杏鳴蜮王萯秀取荼五月參則見浮游有殷蜩鳴六月鷹始摯。○鄉飲酒義云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爾雅云夏爲朱明氣赤而光明。○素問云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管子云南方曰日其時曰夏其氣曰陽陽生火與氣九暑乃至時雨乃降五穀百果乃登此謂日德。○魏相奏云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月令注云孟夏日月會于實沈仲夏日月會于鶉首季夏日月會于鶉火。

采苓篇

首陽

朱傳云首山之南也。○孔氏云首陽之山在河東蒲坂縣南。○馬融云華山之北河曲之中。○十三州志云雷首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水經注云雷首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

詩經考七卷終

詩經考卷之八

古閩　黃文煥　輯著
豫章　楊以任　校閱

國風秦

秦

譜云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周孝王封伯翳之末孫非子爲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命作大夫秦仲孫襄公平王之初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遂橫有周西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迆山在荊岐終南惇物之野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括地志秦州清水縣本名秦十三州志云秦亭秦谷。○元命包云東井鬼星散爲雍州分爲秦國。○詩含神霧云秦地處仲秋之位男懦弱女高膫音料白色秀身音中商其言舌舉而仰聲清以揚。

隴秦今陝西鞏昌府秦州地內有秦亭德公所徙之雍今鳳翔府鳳翔縣地。

夏禹

夏禹姒姓黃帝之後帝顓頊之玄孫崇伯鯀之子也初鯀娶於有莘氏之女曰志是爲修巳修巳山行見流星貫昴意感栗然又吞神珠薏苡孕歲有二月帝堯戊寅五十八載六月六日生禹於僰道之石紐胸虎鼻大口兩耳三漏首戴鉤鈴胸有玉斗足文履巳身長九尺二寸長於西羌西夷之人也當時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群臣四岳僉舉鯀堯始用之治水而九載績用弗成及舜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於羽山以

死禹降在匹庶師於大成摯暨墨如子高學於西王國實懋聖德禹常葵秉冊月中過四岳咸舉之舜進之堯堯命以爲司空繼鯀治水四岳薦禹曰舜以治水無功舉爾嗣考之勳禹曰俞小子敢悉考績以統天意惟委任而已禹傷父績不成乃勞心焦思輕尺璧而惜寸陰擀長風沐甚雨面目黎黑手足胼胝盖不暇食夜不獲寢恍不及挂濡不給扢冠挂不顧履遺不躡聞樂不聽過門不入勤求賢士以及方外見耕者五耦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見山仰之見谷俯之以俗道秉德之士存焉禹乃案黃帝中經曆盖聖人所記曰在于九山東南天柱號曰宛委赤帝左闕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文衣男子自稱玄夷蒼

水使者聞帝使文命於斯故來候之非厥歲月將告以期無爲戲吟故倚歌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存矣禹乃退而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案之得通水之要禹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言治水之事而反於淵又受黑書於臨洮得綠字于禹水禹乃遂與益稷命諸侯興人徒以敷土水行乘舟陸行乘車泥行乘輴山行乘樏行山表木斬高喬下定高山大川疏行道泥鑿水豐物身裔芟以爲人先時水之忠河爲甚沂次之淮次之江漢次之河所被冀兗重而難輕沙之所被則徐輕而兗亦貢兗之流皆自東北走海而冀又上京故治水之急先於河於是發迹冀州壺口斷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至於太岳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太

行恒山至于碣石入於海西傾朱圉鳥鼠至於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於陪尾導嶓冢至於荊山內方至於大別岷山之陽至於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源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坯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於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迆北會於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導沇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滎東出於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

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鑿二十嶽疏十七湛通十二渚開峽口鑿伊闕鑿轘轅行到名山大澤召其人而問之山川脈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虫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之曰山海經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恐時之暮失其度制乃辭云吾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痝痝我家嘉夷來賓爲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際於茲則行明矣哉禹因娶塗山氏之女嬌僅歷辛壬癸甲復行治水旣而十月女嬌生子啓呱呱而泣禹惟荒度土功弗顧也稱畜禁賦貢遠程去后暑茲基平啟聆墝城郭謹門遂以禦寇擴使民知闔閭屋室之禁謂人無食則不能使也不利於人則不能勸也民勞而不怨若利歸

於人也人有無根貢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贖之令益以會厥佐
民食令稷以魚鱉佐民食羨餘胥給以均諸侯禹濟江南省水理黃
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啞然而笑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
生寄也死歸也預何爲者顏色不變謂舟人曰此天所以爲我用也
龍曳尾舍舟而去於是周行宇內東至榑木之錐日出九津青羌之
野攢樹之所捪天之山鳥谷青丘之鄉鏤髮黑齒之區南至交趾孫
濮續樠之城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際南焚黃支之坑羽人裸
民之處西過三危之阮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共肱一
臂三面之邦北至太正之谷夏海之窮犬戎之國夸父之野祝栗之
界禺彊之理積水之山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
澤既陂禹曰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出銅之山四百六十出鐵之

山三千六百九十乃使大章步東西豎亥度南北暢八極之廣旋天
地之數乃商九州之高下相其原隰及山川之便利其脏腑胳脈肸
其瘟癘剩忞沙禁作其畦畛正其疆界以柱爭奪九州之土有常而
物有次五沃之土五粟爲長五臭所織凡彼草木有十二壤上十處
斥黃壤赤埴中土黑墳白壤墳壚下土青黎塗泥品居庶氣而正九
賦一夫授地五十而貢乃復定其九貢兗之漆絲織文青之鹽絺海
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厭絲徐之色土羽畎夏翟泗濱浮
磬嶧陽孤桐淮夷之玄纖縞蠙珠及魚揚荊三金齒革羽毛梢木揚
之瑤琨篠簜島夷卉服織貝橘柚錫貢荊之杶幹栝柏礪砥砮丹及
箘簵楛玄纁璣組包匭菁茅豫之漆枲絺紵纖纊磬錯梁之熊羆狐
狸璆鐵銀鏤砮磬雍之球琳琅玕東海魚須魚目南海魚革璣珠大
貝西海骨幹脇北海魚石魚劍玉塊鑿齒大都鯤魚魚刀河蚖江蟬
五湖元唐鉅野之菱鉅定之嬴治中膌諸孟諸九江大龜陸谷玄玉
歲咸會于尚方以俟其工之需上農挾土出金上工礪石出玉各以
土產任土作貢畿甸出兵車百里賦納總貳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
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方以爲國十國而有長長有師五長而一師
師五十國州有十二師州有牧牧冥命于上京甸服外五百里侯服
百里采二百里任國三百里諸侯侯服外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
教二百里奮武衛綏服外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要服外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外迫四海咸建五長小大之國內
外之侯三正之所用者蓋七千矣得齒千百五十五萬四千男耕女
織不奪其時蓋畋制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義之民而度之群生故

天亡伏陰地亡散陽水亡沉氣火亡夾厲神亡間行時亡逆數民亡
濫心物亡害生率帝之功而度之儀軌近遠通其則以伯不遠東海
于海西被于流沙北盡碣石南越衡山咸暨聲教訖于四海時有神
龜負文而出于洛列于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是爲洪範九疇
禹告厥成功堯美其績乃錫禹曰伯禹賜姓姒氏錫以玄圭封之夏
賞爵爲伯以處于㮾是爲有夏曰夏伯敘領州伯以巡十二部堯崩
禹服三年之喪如喪考妣晝哭夜泣氣不屬聲既而虞舜受堯禪即
帝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
禹作司空舜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
皋陶舜曰俞汝往哉於是禹仍以司空兼行百揆禹祗承于舜曰后
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舜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

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
時克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
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
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
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
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舜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禹功禹曰都帝愼乃
在位舜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
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舜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舜曰臣作
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
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

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
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
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
庸之否則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
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
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
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
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舜曰迪朕德時乃功
惟敘三十三載舜命禹攝位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
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辭舜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
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

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爾
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
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
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
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舜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
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
稽首固辭舜曰毋惟汝諧禹乃受命攝行天子之事如舜之初禹曰
君何而治青北九陽奇惟之所際舜告禹曰予告汝九術五勝之常
可以克之汝能從之師徒其興乃治六師以征不序始歲三歸以一
車徒舜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命群后誓于師曰濟濟
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

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東乃
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
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
禹拜昌言曰俞乃班師而苗格舜時爲賓客禹爲主人樂之舜乃作
卿雲之歌歌曰卿雲爛兮禮漫漫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
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十有五載舜將崩
貞令禹曰戒之哉形莫若緣德莫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
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以待形固不待物舜崩禪位命禹禹服
三年形體枯槁面目黎黑讓位商均退處陽山之南陰河之北禹民
不附商均追就禹之所書歌夜吟登高號呼曰禹棄我如何所戴禹

讓天下於奇子奇子曰君言佐舜勞矣鑿山川通河漢首無髮股無
毛故舜也以勞報子我生而逸不能爲君之勞矣禹不得已方毀天
子之位都陽城太原安邑國號夏華正朔以日至六十日爲正命伯
封叔及昭明作衍曆歲紀甲寅色用黑祀用松牲用玄其祀尸祭心
尚明水以黑爲徽號朝燕服收冠而黑衣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雒驪
追王父鯀禘皇帝而祖顓頊玄堂世室九階三階乃脩祭用籩豆簋
俎雞彝龍勺山罍揭豆賤斝四璉以施之宗廟立尸而卒祭祭以其
闇明日而復祚任皐陶伯益以國政顓後尊帝以杜子業既子施子
烝季子甯然子棐輕子玉爲大夫以相土爲火正立三公九卿二十
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治外立三妃九嬪以治內會諸侯於塗山執
玉帛者萬國長秋防風氏後至禹戮之以徇於諸侯於是賞有功禹

言德封冊朱于唐義均于商作賓王家封季雍于緡制爵公侯伯子
男諸侯之上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受地公侯方百里
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三等諸侯三歲而考績五歲而定政代相
羲攻曹魏衣裳細布卒追玄冕衮罷而山敝貨爵而尚齒養國老於
東序養庶老於西序燕衣而以饗禮以教民之孝弟作易門連山作
螺書十寸爲尺命奚仲爲車正子吉光佐之建旌旗旂旐以別尊卑
等級遂封奚仲於薛初舜分天下爲十二州禹復爲九州命遠方圖
物九牧貢金鑄九鼎於紫金條荆之山圖形象物使人知神姦入川
澤而魑魅魍魎莫能逢之鼎成而太白見者九日禹出見罪人下車
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
也禹曰天下有道民不罹辜天下無道罪及善人堯舜之人皆以堯

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是以痛之也設
五聲於門而詔于旗曰有以道惡我者擊鼓以義告我者鳴鐸以事
詔者振鐸以憂聞者擊磬以獄復者揮鞀立諫榜陳建鼓一饋而七
起一沐而三捉髮曰予懼四海之士須于門而四方之民弗至也諸
侯朝覲而覲報之士月見而躬接之曰諸侯能亡以子爲驕乎諸大
能亡以子爲汰乎其驕若汰而不亡寡是逢君之惡而教寡人之
亡也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
國者乃立祈祥以國山澤立罷械以使州國破增藪楚沛澤以立三
幣而操其重棄以守國蔭作兹丘五騎守以爲民儉罰政衰於唐虞
而民翻于昔始改肉刑誅而用不調德則乃宅人乃三宅亡叛之民
罪疑從輕死者千鍰中罪五百下鍰二百罰有罪而民不輕罰輕而

貧者不致於散命孟涂爲理刑正訟從制五穀之服爲喪法曰死於
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月亡得而逾促餘
禁飯九具作帶麥而精置髮綢練設旗立四飾用明器有金華則殯
而致事政德既成而聽于人采聽言于市聽誦于朝史箴於位官獻
於廷而從斟酌行時時七表承風化制殊類渠搜獻裘氏善入貢青
禁九陽奇怪之所際貢不內拱八風循道有殺用成木禁冬數大雨
金三月赤常南宿黃見應騶騊出方澤出馬靑龜穴庭玄龍卿出鳳
凰棲于樹麒麟步於郊於是大會其教歸元勳祠上帝乃內美釜山
州鎮之功外演龍德以當天心撰玄要作天書以藏南浮之洞命扶
登氏爲承夏之樂歌九叙以樂其成是謂九夏禹東巡狩上苗山乃
作襄陵之歌歌曰嗚呼洪水滔天下民愁悲上帝愈怒三過吾門而

不入父子道衰嗟嗟不欲煩下民命諸侯見耆老納詩書審舒術平斗斛作訓以貽子孫訓曰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又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遂更名茅山曰會稽之山禹欲晉越恐群臣不從言曰吾聞食其實者不傷其枝飲其水者不濁其流吾獲覆釜之書得以除天下之災令民歸於里閭其德彰彰若斯豈可忘乎乃治室居弊山伐木爲邑畫作印造井示民以爲法度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惟聖人能通其道禹將老嘆曰吾受歲年壽將盡矣止絕斯矣命群臣曰吾百歲之後葬我會稽之山葬前因葬之衣衾三領桐棺二寸穿壙七尺上無漏泄下無即水壇高三尺土階三等延袤一畝年百

有六實祀于社亦謂白帝孔子曰夏后敏給克齊其德不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律身爲度亹亹穆穆爲紀爲綱總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其功爲百神主其惠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明耳目治天下任皋陶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以征不庭四極之民莫敢不服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間然矣

周宣王

周宣王名靖厲王之子也宣王承厲王之亂能慎微接下用賢使能召公周公輔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任仲山甫張仲尹吉甫申伯方叔更失理脩德教舉遺士海內翕然向風諸侯復宗周元年以秦仲爲大夫討西戎以尹吉甫爲將北伐獫狁至于太原二年以方叔爲將南征荊蠻命召虎征淮夷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徐方來庭六年大旱王懼側身修行秦仲伐西戎死之王召其子莊公與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與秦仲後及其先大駱犬丘之地爲西陲大夫十二年魯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朝王王愛戲欲立戲爲魯太子仲山甫諫王弗聽卒立之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太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脈發先時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

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籍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

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乏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二十一年魯懿公兄括之子伯御弑其君懿公而自立二十二年宣王常早臥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婢子生亂當服其辜敢請婢子之罪唯君王之命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過從寡人起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王封弟友于鄭是爲桓公三十年有兎舞于鎬京三十二年春王

伐魯誅伯御立懿公之弟稱是爲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三十三年王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三十九年伐姜戎戰于千畝王師敗積喪士怨于父役乃賦祈父以刺之四十年宣王既亡南國之師乃料民於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王不聽卒料之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破之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於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王心惑而疑曰汝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以弱汝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當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故學視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於一家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其力者乎宣王之牧正有役人梁鴦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內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順柔者王慮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傳之紀渻子爲宣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可鬪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四十三年杜伯名曰恒入爲周大夫宣王之妾曰女鳩欲通之杜伯不可女鳩反訴之王曰恒竊求與妾交王信之囚杜伯於焦使薛甫與司空錡殺

之伯之友左儒爭之于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立

秦仲

秦仲嬴姓伯爵非子之曾孫公伯之子也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有虞舜時有伯翳者佐舜調馴鳥獸賜姓嬴氏其後人駱生非子非子居犬丘善養馬周孝王使非子主馬于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曰昔伯益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地在天水隴西縣

秦亭秦谷。秦嬴生秦侯，秦侯生公伯，公伯生秦仲。秦仲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十八年，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爲大夫。秦仲於是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詩人乃賦車鄰以美之，詩曰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焉。二十三年，秦仲伐西戎，西戎殺秦仲。子立。

周幽王

周幽王名宮涅，宣王之子也。幽王元年，娶申侯之女爲后，生太子宜臼。褒人有罪，請入女子于王以贖罪，是爲褒姒。王況湎淫泆，[illegible]酒并進，賦役重煩，百姓愁怨，不以禮信待諸侯，賞罰不當，諸侯怨之。大夫趙竜父之子叔帶去周如晉。二年，西周地震，涇渭洛竭，岐山崩。太史

伯陽父曰：周將亡矣。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若過其序，民之亂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今山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鎮陰也。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三年，王之後宮見褒姒而嬖愛之，生子伯服。褒姒與虢石父比，而譖申后、太子。大夫尹氏及祭公導王爲非。五年，王竟以虢石父、褒姒之譖，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宜臼出奔申。伯陽父曰：禍成矣，無可奈何。六年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大夫乃賦十月之交以刺之。八年，以鄭桓公爲司徒，虢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以爲卿用事，導任，國人皆怨。政治多邪，諸侯皆畔，王室始騷。王鼓鍾淮水之上，爲流連之樂，詩人憂傷，乃賦鼓鍾以刺之。幽王常爲太室之盟，示諸侯，戎狄叛之。十一年，王欲殺故太子宜臼，求之於申，申侯弗予，王伐之。申侯與鄫人召西夷犬戎伐王，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犬戎遂殺王驪山之下，鄭桓公死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諸侯即申而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東遷洛邑，而西周遂亡。

秦襄公

秦襄公，莊公之子，世父之弟也。襄公元年，以女弟繆嬴爲幽王妻。二年，戎圍犬丘，世父世父擊之，爲戎人所虜，歲餘，復歸世父。秦[illegible]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廢太子，立褒姒子爲嫡，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驪山下。而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

功。八年，周避犬戎難，東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大夫美襄公始爲諸侯受顯服，乃賦終南以戒之，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詩人以襄公始命，人樂之。奉稍備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乃賦駟驖以美之，詩曰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襄公居西陲，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駵駒黃牛羝羊各三。西戎方彊，襄公承王命，脩其兵甲以討之，詩人乃賦小戎以美之。十二年，襄公伐戎，至岐卒，子文公立。傳六世至穆公。

車鄰篇

白顛

爾雅云的顙白顛舍人曰的白也顙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周易云震爲的顙疏曰額爲的顙取動而見○埤雅云觀禮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說者以爲卓即的顙故以爲上列而九馬隨其後莊子曰齊之以月題蓋月題額上當顱如月者所以象顛之白然則馬之貴的顙可知矣馬政論云額有白毛謂之的盧又曰戴星上有旋毛及白毛者謂之的吻因俗云的顱非也

寺人

周禮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政令○疏云諸侯寺人傳達君命○范蔚宗云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

月令仲冬閹尹審門閭謹房室宦人之在王朝者其來侍久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楊用修云史千秋書穆公學於宁人宁人寺人也此云寺人之令言君不接群臣但使寺人傳令秦用閹宦非一日矣

阪

爾雅云陂者曰阪李巡曰謂高峯山陂○曹氏曰說文阪山脅也地里志隴西有隴坻在其西（隴阪也即今隴山）三秦記其阪九回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東望秦川然則阪固秦所有也

楊（互見王風論）

爾雅云楊蒲柳○埤雅云今有黃白青赤四種白楊葉圓青楊葉長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黃楊木性堅緻難長俗云歲長一寸閏年倒長一寸揚之孚甲早於衆木○淮南子正月其木楊

駟驖篇

驖

傳云驖驪○說文云驖馬赤黑色也○月令孟冬駕鐵驪（色如鐵）○埤雅云說文曰馬深黑色曰驪馬赤黑色驖先儒云取其馬色如驖非特有取于色蓋亦取其堅壯如鐵故曰驖也月令孟冬乘鐵驪即此是也

辰牡

周禮云獸人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狼膏聚麋膏散聚則溫散則涼以救時之苦也獸物凡獸皆可獻也及狐狸）

拔

疏云拔爲矢末以鏃爲首故拔爲末○釋名云矢末爲括括會也言言與弦會也括旁曰叉形似叉也○大甲曰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考工記矢人爲矢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鄭司農云此謂括也

四馬

箋云四種之馬○周禮校人辨六馬之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其餘馬則小馬三）

輶車

周禮田僕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驅驅禽使前趨獲逆逆之使不出圍）賈公彥云按王制云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彼佐車則此驅逆之車也校人田獵帥驅逆之車

按爾雅輈輕也。夏官車僕掌輕車之萃。鄭玄云輕車馳敵致師之車。然田中以木戎車以革。二輕車不同

鑾

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疏云乘車金玉象也。夏官太馭及玉藻經解之注皆曰鸞在衡和在軾。謂乘之鸞也。此云鸞鑣則鸞在於鑣異於乘車也。○周禮大馭凡御路儀以鸞和爲節。○玉藻云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明堂位云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鸞有鈴和也）○少儀云鸞和之美肅肅雍雍。○韓詩內傳云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倚經注云周之文物大備。法車之上綴以大鈴。如鸞之聲。○陸農師云說文曰鸞赤神靈之精也。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一曰青鳳爲鸞。鸞雌曰和雄曰鸞。乘車和在衡鸞在軾。而輈車置鸞

于鑣顯逆之車。尚輕疾故也。當上古時。鸞與鳳軏。此鳥輒作上雄鳴于前。雌應于後。後世不能致。作和鸞以象之。因謂之鸞佽

鑣（詩見鄭風）

說文云鑣馬銜也。○羅氏曰鑣一名扇汗。又曰排沫。爾雅謂之鑣

獫

爾雅云長喙獫。○說文獫長喙犬。一曰黑犬黃頭。

歇驕

爾雅云短喙猲獢

小戎篇

小戎

疏云戎車小大應同而謂之小戎者。六月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元大也。先啓行之車謂之大戎。從後行者謂之小戎。故箋云群臣之兵車。言群臣在元戎之後也。○董氏云六月言元戎十乘。此天子之車也。故夏鉤車。殷寅車。周元戎。然則諸侯之戎車謂之小戎宜也。

收

疏云軫車之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兵車言淺軫者。對大車平地任載之車爲淺也。兵車當輿之內。從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大車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之軫。比之爲淺。○禮書云軫一曰收。一曰車枕。與後橫木也。軫圍尺一寸。其厚與軹共七寸。其長六尺。與人謂輿爲車。輪人以軫名輿。則輿可謂之車。亦可謂之軫。故鄭氏謂軫與後橫木。又謂軫與也。輈人以軫方對蓋圓。則方軫方與也。秦詩以淺收爲淺軫。則淺軫淺與也。孔穎達謂車前後橫

木皆曰軫。自後軫至前軫。淺于乘車。故曰俴。然考之于禮。車前有軌有陰而已。不聞其有軫也。說文亦曰軫與後橫木

（按軫與後橫木也。所謂俴收者淺與也。兵車之隧深四尺四寸。大車乘廣八尺。則爲方而深矣。故謂俴收。孔氏之意木不當謂車前有軫耳。）

梁

爾雅楣謂之梁。（門戶上橫梁）又云杗（杗音亡）廇（廇音雷）謂之梁。（屋大梁也）

輈

釋名云輈句也。轅上句也。轅援也。車之大援也。○詩輯云輈者轅也衡者服馬之軛也。轅直一木。從後軫至前軫稍曲而上。以便服馬之進退。至衡則駕於衡之上。而鉤下鉤之。衡居於輈下。而輈形穹隆上曲。如屋之梁。謂之梁輈。[illegible]輈之不堅。一輈之上五分其穹。每處以皮

華東之○考工記輈人爲輈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輈欲頎典(頎音懇)(典音殄)欲弧而無折經而無絶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楗音蹇)行數千里馬不契需(契音挈)終歲御衣衽不敝此惟輈之和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良輈環灂自伏兎不至軓七寸軓中有灂謂之國輈又云車人爲車凡爲轅三其輪崇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徹廣六尺鬲長六尺(此謂大車也)

游環

孔氏曰以環貫靷游在馬服背上驂馬之外轡貫之游移無定處驂馬欲出此環牽之所以御出也

脅驅

孔氏曰以一條皮上繫於衡後繫於軫當服馬之脅愼乘駕之具也驂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所以止入也○釋名云脅驅在服馬外脅也

陰

傳云陰揜軓也箋云揜軓在軾前垂輈上○釋名云陰蔭也橫側車前以陰笭(笭音零)也○詩緝云以版橫側置車之前及左右三面以陰映車軓故謂之陰

靷

釋名云靷所以引車也○疏云靷者以皮爲之繫於陰版之上令驂馬引之車衡之長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驂馬頸不當衡別爲二靷以引車左傳鄭無恤云兩靷將絶吾能止之是橫軓之前別有驂馬二靷也○朱傳云以皮二條前繫驂馬之頸後繫陰版之上

鋈續

釋名云鋈沃也冶白金以沃灌靷環也續續靷端也○疏云金銀銅鐵總名爲金此兵車之飾未必皆白銀也靷言鋈續則是作環相接故箋云白金飾續靷之環

文茵

釋名云文軿車中所坐者也用虎皮有文采因與下相連著也○疏云茵者車上之褥

轂

說文云轂輻所湊也○釋名云轂埆也體堅埆也○朱傳云轂者車輪之中外持輻內受軸者也○考工記云轂也者以爲利轉也望其轂欲其眼也(眼出大貌)進而視之欲其幬之廉也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

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不藃(藃音耗)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之圍以其圍之阞(三分之一)捎(音稍)其藪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車人爲車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

騏

騏傳云蒼騏曰騏疏騏者黑色之名蒼騏曰騏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說文曰馬青驪文如博棊

馵

爾雅云。膝上皆白惟馵。又云。後右足白驤。左白馵。○埤雅云。易曰。震爲馵足。蓋取其躁以躁故二絆其足。作足言縶之而動也。馵足言制之而動也。詩曰。駕我其馵。王肅謂駕兩馬者古者士駕二馬。政論云。後足偏白者。内若馵之類是也。此士之所以駕與

板屋

傳云。西戎板屋。○地里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屋。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史記云。犬戎攻殺周幽王。遂取周之焦穫。而經渭之間。秦襄公救周伐戎。至敞如列爲諸侯。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綿諸緄戎翟豲(豲音丸)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氏音支)朐(朐音劬)衍之戎。

騵

箋云。赤身黑鬣曰騵。○雅翼云。古者騵非所貴。故淮南子曰。旁光不升俎。騵駁不入牲。○字林云。騵赤馬黑髦尾也。

騧

爾雅云。黑喙騧。(今之淺黄色者爲騧馬)說文云。騧黄馬黑喙。

觼

疏云。以白金飾皮爲觼。以納物也。○說文云。環之有舌者。徐鍇云。觼以其環形似觼。

軜

說文云。驂馬内轡。繫軾前者。○疏云。驂馬欲入則偏於旁。騑内轡不須牽挽。故知軜者納驂内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金白爲觼也

邑

說文云。國也。從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從卪。○釋名。邑人聚會之稱。

俴駟

箋云。俴淺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韓詩云。駟馬不著甲曰俴駟。

厹矛

傳云。厹三隅矛也。○釋名云。仇矛頭有三叉。言可以討仇敵之矛也。○書曰。二人執惠。一人執鋭。孔安國曰。惠三隅矛。鋭矛屬。

錞

曲禮云。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後其鋭。(鐓底曰鐓鋭曰鐏也)

伐

疏云。櫓是大盾。伐爲中干。干伐皆盾之別名。

鏤膺

疏云。膺胸也。膺上有鏤。是以金飾馬帶。若今之婁胸。用金爲飾。取其堅牢。○先鄭周禮注云。纓當胸。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禮家說曰。纓當胸。以削革爲之。三就三重三匝也。

閉

儀禮注云。䪐弓檠也。弛則縛之于弓裏。備損傷也。以竹爲之。詩云。竹閉緄縢。○考工記云。凡爲弓夾臾體則張不流(定往來[illegible])。又云。恒角而達。譬如終紲。(紲謂弓䪐)○禮書云。䪐以竹爲之。狀如弓然。約弓裏。命之曰閉。所以備損傷也。䪐以閉之。故亦謂之閉。繩以繫之。故亦謂之紲。如此則納之韣中。足以定往來之體。祛翩反之病矣

蒹葭篇 詳見衛風葭菼

蒹

釋草云，蒹薕，郭璞曰，蒹似萑而細，高數尺，江東呼爲薕藡。○陸機云，蒹水草也，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彊，青徐人謂之薕，兗州遼東通語也。○說文云，蒹萑之未秀者。○埤雅云，蒹高數尺，今人以爲簾箔，因此爲名。

湄

爾雅云，水草交爲湄。○釋名云，湄眉也，臨水如眉臨目也。

坻

爾雅云，小渚曰沚，小沚曰坻。○釋名云，小沚曰泜，泜遲也，能遏水使流遲也。○甫田箋云，水中之高地。

終南篇

終南

郡縣志，終南山在京兆府萬年縣南五十里，一名太乙，亦名中南。○關中記曰，終南山一名中南，言在天中，居都之南也。○禹貢云，終南敦物，至於鳥鼠。○左傳云，中南九州之險也。○三秦記云，太一在驪山西，去長安二百里，山之秀者也，中有石室靈芝，一名地肺，可避洪水。○方輿記云，東方朔爲終南天之大阻，其中多金銀鐵玉石梓楩異類之物，此百工取給萬物所仰足也。

條

爾雅云，槄（槄音叨）山榎。孫炎曰，詩云有條有梅，條槄也。郭璞曰，今之山楸。○陸機曰，槄今山楸也，亦如下田楸耳，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爲車板，能濕，又可爲棺木，宜陽共北山多有之。

錦衣狐裘

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鄭氏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絅衣，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疏云，天子視朝服皮弁服，有狐白錦衣，諸侯於天子之朝亦然。凡在朝君臣同服，諸侯朝天子，受皮弁之裼，歸來朝國，則亦錦衣狐裘以告廟，則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是也。又云，士不衣狐白。又云，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非諸集說不明錦衣爲裼）。○孔氏云，諸侯在國視朝，及受鄰國之聘，其皮弁服皆服麑裘，不服狐白。諸侯在天子之朝廷服此服耳，受天子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於後不復服之。

丹

說文云，丹巴越之赤石也。○禹貢荊州貢丹。○本草圖經云，丹砂今出辰州，謂之辰砂。牀砂生石上，其大者如雞子，小者如石榴子，狀若芙蓉頭箭鏃，連牀者紫黯若鐵色，而光明瑩徹。○韓詩作沰，沰赭也，音拕各反。

紀

疏云，紀謂山基也。○程子云，紀稜角。○從堂恩集注作屺，曰終南之旁有屺山。

堂

傳云，堂畢道平如堂也。○爾雅云，畢堂墻。郭璞云，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室之墻。○朱傳云，堂山之寬平處。○王伯厚云，爾雅說文

皆以山如堂者曰箸謂形如堂室也此言終南形勢之壯

黻衣

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孔安國尚書傳云黻謂兩己相背○既云鄭周禮注差次五色黻皆在裳言黻衣者衣大名與繡裳異其文耳○禮書云黻色青黑天下之理歸于所斷成于所辨故服章以黻終焉

黄鳥篇

秦穆公

秦穆公名任好宣公之子成公之弟也穆公元年病卧七日不寤寤之日告公孫枝與子輿曰我之帝所觀鈞天廣樂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覇未老而死覇

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帝錫我鳳命命平晉亂公孫枝言而藏之公自將伐茅津勝之四年迎婦于晉晉太子申生姊也其歲齊桓公伐楚至召陵五年冬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璧馬賂于虞故也既虜百里奚以爲穆公夫人媵于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公大悅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之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常游困於齊而乞食銍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晉使叔虎齊使東郭蹇如秦公孫枝請見之穆公曰請見客子之事歟對曰非也相國使子乎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秦國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爲諸侯笑今子爲非子之事退將論而罪公孫枝出自敷于百里氏百里奚請之公曰此所聞於相國歟枝無罪奚請有罪奚請焉百里奚歸辭公孫枝秋穆公自將伐晉戰于河曲晉驪姬作亂太子死新城重耳夷吾出奔九年秋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晉獻公卒立驪姬子奚齊其臣里克弑之荀息立卓子克又殺卓子及荀息晉夷吾使郤芮賂秦求入穆公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

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弱不好弄能鬬不過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爲則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穆公使百里奚將兵送夷吾夷吾謂曰誠得立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及至已立而使丕鄭謝秦背約不與河西城而殺里克丕鄭聞之恐因與穆公謀曰晉人不欲夷吾實欲重耳今背秦約而殺里克皆吕甥郤芮之計也願君以利急召吕郤吕郤至則更入重耳便公許之使人與丕鄭歸召吕郤吕郤等疑丕鄭有閒乃言夷吾殺丕鄭鄭子丕豹來奔說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能誅其大臣此其調也不聽而陰用豹十一年

夏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周秦伐戎以救周十二年齊管仲隰朋死十三年冬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穆公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奚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不豹請伐晉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十四年冬秦饑請粟于晉晉侯謀之群臣號射曰因其饑伐之可有大功晉侯從之十五年秋晉興兵將攻秦穆公欲伐晉使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公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公遂發兵使不豹將自往擊之九月壬戌與晉惠

公合戰于韓原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鷙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爲晉軍所圍晉擊穆公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穆公曰君子不以畜産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穆公虜晉君以歸令於國齊宿吾將以晉君祠上帝周襄王聞之曰晉我同姓爲之請晉君姊亦爲穆公夫人夫人聞之乃衰絰跣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穆公曰我得晉君以爲功今天子爲請夫人是憂必歸之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秖以成惡且史佚有

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恐爲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十一月歸晉侯晉侯獻其河西地使太子圉爲質于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

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十八年冬齊桓公卒二十年冬秦滅梁芮二十二年秋秦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晉太子圉聞晉君病曰梁我母家也而秦滅之我兄弟多即君百歲後秦必留我而晉輕我亦更立他子乃亡歸晉二十三年秋晉惠公卒子圉立是爲懷公秦怨圉亡去乃迎晉公子重耳于楚而妻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謝後乃受穆公益禮厚遇之二十四年春秦使人告晉大臣欲入重耳晉許之於是使人送重耳二月重耳立是爲晉文公文公使人殺懷公秋周襄王弟帶以狄伐王王出居鄭二十五年春周王使人告難于秦穆公將兵助晉文公入襄王殺王弟帶秋伐鄀二十八年夏晉文公敗楚于城濮二十九年夏小子憖會諸侯盟于翟泉三十年秋穆公助晉文公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穆公穆公悅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

揚孫戾之乃還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
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
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王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
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
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
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
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
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三十三
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
之言於襄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威入險而脫
又不能謀能無敗乎至滑鄭賈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

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
牛十二勞軍士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皇武子辭秦客杞子奔齊
逢孫揚孫奔宋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乃滅
滑將還滑晉之邊邑也是時晉文公喪尚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
我孤曰喪破我滑遂墨衰絰發兵遮秦兵於殽擊之大破秦軍無一
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襄公於是縱淫男女無別文公夫人秦女
也爲秦三囚將請曰秦君之怨此三人入於骨髓願令此三人歸令
我君得自快烹之晉侯許之歸秦三將三將至穆公素服郊迎向師
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
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
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

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
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遂復三人官秩如故愈益厚之三
十四年冬楚太子商臣殺其父成王代立三十五年秦穆公於是復
使孟明等將兵伐晉戰于彭衙秦不利引兵歸秦伯猶用孟明孟明
增修國政重施於民冬晉伐秦取汪及彭衙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
其先晉人也亡入內戎相戎王能晉言聞穆公賢故使由余來聘視
秦之強弱穆公視以宮室積聚引之登三休之臺由余曰臣聞土階
三尺茅茨不剪寡君猶謂作之者勞居之者逸此臺若役鬼爲之則
神勞矣使人爲之則民亦勞矣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
度爲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
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

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
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者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
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治猶一身之治不
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穆公問之曰寡人常聞道而未得目見
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常以由余對曰臣常得聞之矣常
以儉得之以奢失之公曰寡人不辱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
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其地南至交
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
之作爲食器斬山木而裁之削鋸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
爲食器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
作爲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爲茵蔣席頗緣觴酌有采而

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人受之作
為大輅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
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
儉其道也由余出公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
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
之居僻陋而道遠未嘗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
余請以疏其間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
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
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察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
戎王受而悅之終年不遷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穆公又
使數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三

十六年夏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舟大敗晉人取
王官及郊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穆公乃自茅津渡
河封殽中尸為發喪哭之三日乃誓于軍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
汝群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
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
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
愆皤皤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
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
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
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
之　慶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也君子聞之曰嗟乎秦穆
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秋楚人圍江初陳倉人掘地得物若
羊非羊若猪非猪牽以獻穆公道逢二童子曰此為媼述常在地中
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插其首媼述曰此二童子名為雞寶得雄
者王得雌者伯陳倉人捨之逐二童二童子化為雉飛入于林陳倉
人告穆公發徒大獵果得其雌又化為石置之汧渭之間為立祠祭
之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周
襄王使召公告賀穆公以金鼓孔子曰秦穆公國雖小其志大處雖
僻其政中其舉也果其謀也和法無私而令不偷首拔五羖爵之大
夫與語三日而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秋晉伐

秦圍邧新城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
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三
十八年夏秦人入鄀穆公嘗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
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
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
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纆薪菜者有九方皐此其於馬非臣之
下也請見之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公
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悅召伯樂而謂
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
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皐
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

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皐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
馬至果天下之馬也初殷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爲西音
穆公取風焉實始作爲秦音三十九年夏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
十人秦之良臣子車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
人哀之爲作黃鳥之詩君子曰秦穆公廣地益國東服強晉西覇戎
夷然不爲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弃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
之善人乎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若之何奪之古之
王者知命之不長是以並建聖哲樹之風聲分之采物著之話言爲
之律度陳之藝極引之表儀予之法制告之訓典教之防利委之常
秩道之以禮則使無失其土宜衆隸賴之而後即命聖王同之今縱
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

復東征也穆公子四十人太子罃代立是爲康公

秦三良

奄息仲行鍼虎皆秦大夫子車氏之子秦之良也初秦穆公與群臣
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三良許諾及公薨皆從死
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詩曰交交黃鳥至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
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
兮人百其身此之謂也

子車

服虔左傳注云子車秦大夫氏也〇括地志秦穆公冢在岐州雍縣
東南二里三良冢在雍縣一里故城內

晨風篇

晨風

爾雅云晨風鸇〇陸璣云鸇似鷂青黃色燕頷勾喙嚮風
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〇禽經云鸇曰鷂[illegible]
〇埤雅云鸇去來有時〇列子云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
爲鷂也

六駮

陸璣云六駮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駁犖遙視似駮馬故謂之駮馬下
章云山有苞棣隰有樹檖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〇古今注云
六駮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癬駁

檖

釋木云檖蘿〇陸璣云檖一名赤蘿一名山梨今人謂之楊檖實如

梨但小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今人亦種之極有脃美者亦如梨之
美〇埤雅云其文細密如羅故曰羅又有白者赤羅文棘白羅文疏
雖皆文木赤羅爲上〇梁實云子小酢可食

無衣篇

袍

釋名袍丈夫著下至跗者也袍苞也苞內衣也〇玉藻云纊爲繭縕
爲袍衣有著之異名也纊謂今之新綿也縕謂今纊及舊絮也現好者爲袍
惡者爲絮

師

周易師卦彖云師衆也〇周禮小司徒令爲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
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

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司馬序官云。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夫司馬。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鄭志云。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詩之六師。謂六軍之師。

戈

說文。平頭戟也。○釋名。戈。句孑戟也。戈。過也。所刺擣則決過。所鉤引則制之。弗得過也。○周禮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頒之。考工記。冶氏爲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鋝。○廬人爲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凡兵欲無彈。是故句兵椑。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曲禮疏云。戈。鉤孑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向上爲鉤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四寸。援胡長四寸。廣二寸。○禮書云。五兵之便於用者。戈而已。其柲短而易持。其胡廣而易入。可以椿。可以斬。可以擊。可以鉤。然戈句兵也。或謂之鷄鳴。或謂之擁頸。皆指其胡名之也。

澤

說文作襗。襗。袴也。○箋云。襗。褻衣。近汙垢。釋名云。汗衣。近身受汗垢之衣也。詩謂之澤。受汗澤也。或曰鄙袒。或曰羞袒。作之用六尺。裁足覆胷背。言羞鄙於袒而用此耳。

戟

釋名云。戟。格也。旁有枝格也。○說文云。戟。有枝兵也。長丈六尺。○禮書云。戟或作棘。有三鋒。刺則鋒之直前者也。胡則正方。中短而下垂者也。援則磬折而上達者也。楚武王荊尸授師孑。先儒謂之戟。書。一人執戣。一人執瞿。先儒以爲戟屬。則戟之異名多矣。○漢書晁錯上言曰。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

渭陽篇

秦康公

秦康公名罃。穆公之子。母穆姬也。初晉文公爲公子時。遭驪姬之難。出亡未反。而穆姬卒。穆公二十四年春。納文公于晉。康公時爲太子。送文公于渭陽。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乃賦渭陽。詩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穆公三十九年卒。康公立。康公元年。往歲穆公之卒。晉襄公亦卒。襄公之弟名雍。秦出也。在秦。晉趙盾欲立之。使先蔑士會來迎之。夏四月。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既而晉趙盾背先蔑而立靈公。趙盾帥師及董陰戊子。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先蔑來奔。士會從之。二年夏。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三年。康公禁[illegible]三人起兵將欲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禁[illegible]三年。今荊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備

之戎東邊荆人輟行四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康公伐晉取北徵六年秋康公使西乞術聘于魯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術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秦爲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取羈馬晉趙盾御師御諸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公以璧祈戰于河十二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乃以其屬出晉師皆出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

未慭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七年夏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乃使魏壽餘僞以魏叛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伯許之履士會之足于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夫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爲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人譟而還秦人歸其帑十年秋秦從楚滅庸康公常與賢者有始無終詩人爲之賦權輿詩曰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十二年春康公卒子共公立

舅

爾雅云母之昆弟爲舅孫炎曰舅之言舊尊長之稱

氏

朱子云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李氏同爲姬姓而氏不同也

渭陽

箋云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孔氏云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水經渭水逕長安城北在咸陽也

按雍今陝西鳳翔府鳳翔縣地咸漢爲渭城縣今爲咸陽縣屬西安府渭水在縣南三里

路車

白虎通云天子大路路大也道也王也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

之致也諸侯路車大夫軒車士飾車○釋名云輅亦車也謂之輅者言行於道路也○尚書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孔安國曰大輅玉綴輅金先輅象次輅木○禮書云玉路謂之大路獨周爲然若乎商之大輅則木路而已諸侯之大路則金路也猶之熊侯謂之大侯春秋傳稱王賜晉文公以大路之服祝鮀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路王賜鄭子僑以大路王賜叔孫豹以大路杜氏以賜魯衛晉之大路皆金路賜穆叔子僑之大路當是革木二路此不可考

秦穆姬

秦穆姬一曰伯姬晉獻公之女秦穆公之夫人康公之母也初晉獻公烝于武公之妾齊姜生穆姬及太子申生太戎狐姬生重耳小戎

子生夷吾穆姬賢而有義秦穆公四年迎穆姬于晉晉獻公筮嫁伯
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
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
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脫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
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
高梁之虛五年晉獻公滅虞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穆姬獻公
殺太子申生逐群公子重耳奔狄夷吾奔梁九年秋獻公卒夷吾賂
秦求立穆公納之是爲晉惠公十五年初惠公之入也穆姬屬獻公
次妃賈君焉使盡納群公子曰公族者君之根本既入惠公烝于賈
君又不納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又背秦賂晉饑請粟于秦秦與
之秦饑請粟于晉晉不與秋秦伯伐晉戰于韓原晉戎馬旋濘而止

秦獲惠公以歸穆公曰掃除先人之廟寡人將以晉君見穆姬聞晉
侯將至乃以太子罃公子弘與二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
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
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
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
焉晉惠公在秦嘆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冬秦改館晉
侯饋以七牢而遣之以晉太子圉爲質秦伯以懷嬴妻之二十二年
子圉棄懷嬴逃歸二十四年秋晉惠公卒子圉立是爲晉懷公穆公
怒圉逃歸乃納公子重耳于晉是爲晉文公使殺懷公子高梁晉文
公之入也時穆姬已卒康公時爲太子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
詩曰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君子曰慈母生孝子
詩曰敬愼威儀維民之則穆姬之謂也

瑰

說文云玫瑰似玉○疏云瑰是美石之名

權輿篇

夏屋

釋名云屋奥也其中溫奥也○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
○揚子雲云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帡幪也

簋

包氏論語注云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周禮舍
人凡祭祀供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粱器）○掌客注
云簠稻粱器也簋黍稷器也○釋文云內方外圓曰簋以盛黍稷外

方內圓曰簠用貯稻粱皆容一斗二升○三禮圖云簋受一升丁足
高一寸中方外圓漆丹中畫龜形諸侯飾以象天子玉飾簋黍稷簋
受一升足高一寸中圓外方刻其四角漆赤中蓋亦龜形其飾如簠
盛稻粱○易傳云建星之形似簋

終

詩經考卷之九

古閩　黃文煥　維章甫　輯著
溫陵　黃景昉　[illegible]甫　校閱

國風陳

宛丘篇

宛丘

傳云。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爾雅云。宛中宛丘。郭璞曰。宛謂中央隆高。又云。丘上有丘曰宛丘。陳有宛丘。○孔仲達云。宛丘言其中央宛宛然。是爲四方高中央下也。○水經注。宛丘在陳城南道東。○輿地廣記。爾雅。丘上有丘曰宛丘。今其地形則然。

按毛釋宛丘以爲中央下。李巡孫炎爾雅釋同。郭氏獨謂中央隆高者。以爾雅上文云水潦所止泥丘。水潦所止。非中央下而何。下文又云丘上有丘曰宛丘。即是申說中央高之義。孔氏首能力辨丘上有丘亦爲中央下乎。與地廣記云。其地形可同爾雅。亦有所徵矣。爾雅又云。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其二在河北。說者以爲漢南之州黎陳之宛齊之營在河南。晉之潛衛之敦在河北。然則宛爲名丘。故陳公日遊蕩于其上也。

鷺

爾雅云。鷺舂鉏。郭璞曰。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睫攡。名之曰白鷺縗。縗音衰○陸佃云。鷺。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舂鉏。遼東樂浪吳揚人皆云白鷺。大小如鴟。青脚。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喙長三寸。頭上有長毛十數條。毵毵然與衆毛異。好欲取魚時則弭之。今吳人亦養焉。好作飛行。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然則鳥名白鷺。赤者少耳。○禽經云。鷺好露。又云。寀寮雝雝。鴻儀鷺序。○物類相感志云。鷺人養之于池塘。馴若家禽。踏至石塔日即飛騰而去。○埤雅云。鷺步于淺水。好自低昂。故曰舂鉏。色雪白。若鉏也。捕魚其翔集必舞而後下。故詩以況二王之後。曰我客戾止。亦有斯容也。

缶

爾雅云。盎謂之缶。○疏云。缶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易注云。弁是瓦缶。方言云。缶謂之瓿甌。其小者謂之瓶。

按易云。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illegible]缶是樂器。[illegible]缶又是[illegible]器。然缶已作樂[illegible]。不帝日堯使質以麋輅置缶而鼓之。史記藺相如請秦王擊缶。莊子妻死。莊子鼓盆而歌。楊惲言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嗚嗚。[illegible]南子日。嗚嗚之社。如窮揚鼓。相[illegible]而歌。自以爲樂。亦鼓缶之類也。

東門之枌篇

東門

傳云。國之交會。○戴氏云。陳詩多言東門。必陳人游息之地。

枌

爾雅云。榆白。枌。孫炎曰。榆白者名枌。郭璞曰。枌榆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埤雅云。枌先榖後葉。若莢。其葉初生。蓋似兜。月榆性扇地。所扇各與木等。故其陰下五穀不植。而古人蕆以息焉。陳氏東門之枌。婆娑其下是也。○內則云。枌以滑之。

子仲

傳云。陳大夫氏。按序此詩作於陳幽公時。幽公在宣公前。疏中注云子仲氏陳宣公子。則子仲之子者非也。

原

朱傳云。會于南方之原。○爾雅云。大野曰平。廣平曰原。又云。可食者

日原。○公羊傳曰。上平曰原。○春秋說題辭云。原。端也。平而有度也。
○釋名云。廣平曰原。原。元也。元氣廣大也。
按毛公之高平曰原非也。爾雅廣平曰原。高平曰陸。

績

說文云。績。緝也。○漢書云。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閭師。氏不績不衣。

市

易曰。古者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周禮。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祭以陰禮。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序分地而經市。次吏所治思次介次若今市亭思次介次所涖大胥師賈師所涖也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市。以量度成賈而徵儥。儥音育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暴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凡屬有屋人。胥師賈師司虣虣同暴司稽肆長之官。考工記云。匠人營國。面朝後市。市朝一夫。○禮書云。古之治市也。君夫人世子命夫命婦不得過。過者有罰。游飲食者不得行。關譏暴亂出入相陵犯者不得行。圭璧金璋。犧牲祭器。戎器與不中度者。量不中數。伐之類不得粥。然遂人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匠人營軍之法。其市朝州涂。則道路之與軍師。亦有市矣。天文旗星中四星曰天市。中星衆者實。其中虛則此市之象也。

鬷

傳云。鬷。數。王肅述毛云。鬷數。績麻之縷也。○西京雜記云。倍絲爲紀。倍紀爲鬷。

荍

爾雅云。荍。蚍衃。蚍音毗衃音浮郭注云。今荊葵也。似葵紫色。謝氏云。小草多花少葉。葉又翹起。○古今注云。荊葵一名戎葵。一名芘芣。華似木槿而光色奪目。有紅有紫有青有白有黃。莖葉不殊。但花色有異耳。一曰蜀葵。○陸機云。芘芣一名荊葵。似蕪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

衡門篇

衡門

疏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衡門。橫木爲門。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橫木爲之。言其淺也。

鯉

養魚經云。所以養鯉者。鯉不相食。易長又貴。○陶隱居云。鯉魚最爲魚之主。形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江湖。○本草圖經云。鯉脊中鱗一道。每鱗上皆有小黑點。從頭數至尾。無大小皆三十六鱗。○雅翼云。鯉孟春之月應陽而動。上負冰。○埤雅云。鯉魚赤。今人以盆水養之。雖困鱗不反白。蓋健魚也。

子

史記云。舜封契於商。賜姓子氏。○禮緯曰。祖以玄鳥生子也。○中侯握河紀云。堯曰。嗟。朕無德。欽奉丕圖。賜氏二三子。斯封稷契皐陶。賜注稷賜姓姬契爲子皐陶未聞又契握湯說契云。賜姓子氏。以彰朕功。

東門之池篇

東門池

傳云池城池也○孔安國曰停水曰池○說文云隍城池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家語云池水之大魚鱉生焉萑葦長焉誰知其非泉也水經注云陳城故陳國也東門內有池也池水東西七十步南北八十許步水至清潔而不耗竭不生魚艸水中有故臺處詩所謂東門之池也

紵

陸璣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再種也荊楊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剝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謂之徽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周禮典枲掌布緦縷紵之麻艸之物

菅

爾雅云白華野菅郭璞曰菅茅屬○陸疏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為索漚乃尤善矣○濮氏曰左傳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蒯與菅皆蒲若也黃華者俗名黃芒即蒯也白華者俗名白芒即菅也○山海經云天帝之山其下多菅○異物志云香菅似茅而葉長大于茅不生洿下之地凡所烝享必得此菅包裹助調五味

東門之楊篇

昏

說文云昏日冥也从日氐省氐下也○釋名昏損也陽精損滅也○禮記疏云日入後二刻半爲昏

墓門篇

陳佗

陳佗字五父陳文公之子桓公之弟也桓公時佗爲大夫桓公二十七年鄭莊公請成于陳桓公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桓公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遂不許二十八年夏鄭伯侵陳大獲二十九年陳及鄭平十二月五父如鄭涖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鄭良佐如陳涖盟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三十八年春桓公疾病佗殺太子免而代之於是陳亂國人分散初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于萬民詩人乃賦墓門以刺之詩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秋佗從周桓王伐鄭戰于繻葛佗憙獵明年秋佗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殺之

墓互見唐風篇

春官墓大夫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

棘詳見邶風

詩緝云荊棘

鴞

疏云鴞惡聲之鳥一名鵩與梟一名鴟瞻卬云為梟為鴟是也俗說以為鴞即土梟非也○陸璣疏云鴞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臛又可爲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鴞冬夏常施之以其美故也○爾雅云鴞鳴其民有

稱鴞（鴞也肉可為炙故莊子曰見彈而求鴞炙）○荆州記曰巫縣有鳥如雌雞其名為鴞○廣志曰鴞楚鳩所生如鵲巨虛種類不孳乳也○漢書賈誼傳云服似鴞○嶺表錄異云北方梟人家以為怪南中晝夜飛鳴與烏鵲無異桂林人羅取生鸐之家家養使捕鼠以為勝貍○酉陽雜俎云相傳鴞生三子一為鴟不飲泉及井水唯遇雨濡翮方得水飲

防有鵲巢篇

防

毛傳云防邑也○郡國志陳郡陳縣（詩地理考邛地在陳縣北防亭在焉）○朱傳云防人所築以捍水者○說文云堤也○周禮稻人以瀦（陟魚反）畜水以防止水匠人為溝洫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為防廣與崇方其殺（音賽）三分去一大防外殺凡溝防

必一日先深之以為式里（讀作已）為式然後可以傳眾力○禮記云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郊特牲祭防（防以畜水亦以鄣水）

苕

陸璣云苕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詩緝云此言苕苕饒也非小雅苕之華所謂陵苕也

中唐

爾雅云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毛傳云中中庭也唐堂塗也○詩緝云毛以中為中庭唐為堂塗不必分也中唐猶言唐中耳

甓

爾雅云瓴甋謂之甓疏瓴甋甎也今江東呼為瓴甓

鷊

爾雅云鷊綬郭璞曰小草有雜色似綬也○陸璣云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劉公瑾云鷊本鳥名亦名綬鳥咽下有囊如小綬具五色鷊草之名豈因其似鷊鳥而取義乎

株林篇

夏南

夏徵舒字子南陳公子夏之孫大夫御叔之子母夏姬也徵舒祖子夏故為夏氏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徵舒仕陳為大夫邑諸株林陳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于夏姬十五年靈公與二三子飲于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徵舒怒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廄門射殺靈公自立為陳侯二子奔楚冬楚莊王為

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遂入陳殺徵舒轘諸栗門

夏姬

陳女夏姬者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女子貉之妹陳大夫御叔之妻夏徵舒之母也夏姬狀美好無匹善彰老交接之術公孫寧儀行父與陳靈公皆通于夏姬或衣其衣或衷其衵以相戲于朝泄冶見之謂曰君有不善子宜掩之今自子率君而為之不待幽閒於朝廷以戲士民其謂爾何二人以告靈公靈公曰眾人知之吾不善無害也泄冶知之寡人恥焉乃使人微賊泄冶而殺之靈公與二子飲于夏氏召徵舒也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亦曰不若其似公也徵舒疾此言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廄門射殺之公孫寧儀行父皆奔楚靈

公太子午奔晉。楚莊王舉兵誅徵舒。定陳國立午。是爲成公。莊王見夏姬美好將納之。申公巫臣諫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周書曰。明德愼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愼罰務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愼之也。君其圖之。王從之。使壞後垣而出之。將軍子反見美。又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夭子蠻。殺御叔。弒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莊王以夏姬與連尹襄老。晉楚戰于邲。襄老死于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汝。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知罃之父。成公之嬖也。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戌。甚愛此子。其

必因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求媚于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楚恭王卽位。將爲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晉人使爲邢大夫。子反怨之。遂與子重滅巫臣之族。而分其室。旣而晉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之女。美而有色。其母叔姬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吾聞之。有奇福者。必有奇禍。有甚美者。必有甚惡。今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髮黑而甚美。光可鑑人。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娶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戾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恭太子之廢。皆是物也。汝何以爲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也。叔向懼而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伯石。卒滅羊舌氏。夏姬雞皮老而復少者三。三爲王后。七爲夫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詩云。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言婬色殞命也。

株林

傳云。株林。夏氏邑也。○寰宇記。陳州南頓縣西南三十里。有夏亭城。城北五里有株林。

夏

楚語云。昔陳公子夏爲御叔娶于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

而亡之。○疏云。徵舒祖字子夏。故以夏爲氏。

澤陂篇

陳靈公

陳靈公名平國。共公之子也。靈公元年秋。楚莊王卽位。二年初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夏靈公會諸侯。晉趙盾同盟于新城。二年冬。靈公會諸侯盟于扈。六年秋。楚伐陳。十年冬。陳及楚平。晉荀林父伐陳。十一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靈公。淫乎大夫夏徵舒之母夏姬。朝夕馳驅株邑。詩人乃賦株林以刺之。詩曰。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十三年冬。周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于陳。以聘于楚。火朝覿矣。道茀不可行也。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藝。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

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于夏氏及陳靈公與大夫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畱賓弗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儆曰收而場功偫而畚梮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于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覿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圃草囿有林池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野無奧草不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

有班事縣有序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濯膳宰致饔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涖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嬻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矣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乎十四年秋晉成公會諸侯于扈靈公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靈公行成而言夫大夫洩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惡得直影人君不宜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也易曰大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

地動而萬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謂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弒靈公聞之以洩冶為妖言害公與孔寧儀行父皆衷夏姬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大夫鄧元因去陳以族從十五年夏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太子午奔晉楚莊王為徵舒弒靈公率諸侯伐陳誅徵舒因縣陳既而封之立太子午是為成公

澤

釋名云下有水曰澤言潤澤也○風俗通云傳曰水草交厝名之曰澤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周禮云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

字育物其民黑而津澤處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於萬民凡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

陂

傳云陂澤障〇說文云陂也一曰池也〇尚書禹貢九澤既陂孔注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

菡萏

爾雅荷其花菡萏〇說文芙蓉花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蓉〇埤雅曰秀曰菡萏暢茂曰華〇字說云菡萏[illegible]陷皆斯門閫

儼

韓詩作嬒薛君曰重頤也〇傳云矜莊貌

國風檜

檜

鄭語云妘姓鄶（陸終第四子求言為妘姓封于鄶）〇世本曰陸終生六子四曰鄶人〇鄭縣志鄶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二里〇杜預云檜城在滎陽密縣東北〇一統志河南開封府鈞州新鄭縣周封檜國密縣本古密國亦檜國地

羔裘篇

狐裘

箋云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祭服朝〇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黃衣大蜡時臘先祖之服）〇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〇詩正義云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群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時有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以其事相次故連言之〇孫子由云錦衣狐裘其所以朝天子之服

堂

疏云朝路門外之朝堂路寢之堂也〇玉藻云君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素冠篇

素冠

傳云素冠練冠也〇李氏曰毛以素冠為練冠謂練布使熟其色益白是以謂之素三年之喪十有三月而練〇雜記云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緦冠繰纓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縞而後蕤〇禮書云喪禮成服布冠小祥練布

冠布冠春秋傳所謂大白之冠也條屬不委武不蕤〇箋云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〇玉藻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紕緣邊也既祥祭而服之）〇疏云紕緣邊者謂緣冠兩邊及冠卷之下畔其冠與卷身皆用縞但以素緣耳縞是生絹而近吉

素衣

毛云素冠故素衣疏云謂既練之後服此白布衣服〇箋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衣素裳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〇雜記云祥主人之祭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猶縞冠未純吉也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

素韠

疏云祥祭朝服素韠（按素韠亦祥祭之月所服若既祥之後則素縞麻衣不服韠矣）

韠

釋名云韠蔽也所以蔽滌前也○采菽箋云芾太古蔽滌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爲之○乾鑿度云天子之朝朱芾諸侯之朝赤芾（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而不忘本也）○白虎通曰紼者蔽也行以蔽前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以韋爲之者反古不忘本也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禮記云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又云一命緼韍再命赤韍三命赤韍又云齊則綪結佩而赤韠又云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又云韠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東漢志云

佩所以章德服之東也韍所以執事禮之共也○春秋繁露云韍之在前朱鳥之象也

隰有萇楚篇

萇楚

爾雅云萇楚銚芅（銚音姚　芅音弋）郭璞曰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子如小麥亦似桃○陸疏云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於艸上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沒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本艸羊桃一名羊腸一名御弋生山林川谷及生田野陶隱居云子細小苦不堪噉花甚赤蜀本圖經云葉花似桃子細如棗核多生溪澗今人呼爲細子根似牡丹○埤雅云有兩羊桃一種花實皆連理

（按羊桃必蔓于艸上而鄭氏云始生正直長大不妨蔓草木者誤也）

匪風篇

飄

爾雅云迴風爲飄李巡曰迴風旋風也一名飄風○老子曰飄風不終朝○乙巳占云扶搖羊角者曰飄風

鬵

說文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鬵釜屬○釋器云鬵謂之鬵鬵鉹（鉹音移）也孫炎曰關東謂甑爲鬵涼州謂甑爲鉹○考工記陶人爲甗（甗音彥）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方言云甑自關而東或謂之甗或謂之鬵或謂之酢餾（餾音留○按本草甑帶可以烹魚甑亦曰鬵鬵上大下小若釜亦曰鬵釜異物而同名耳凡艸連泥鬵鬵甑以爲供食鬵所遂言之者誤也）

國風曹

曹

朱傳云曹地在禹貢兗州陶丘之北雷夏菏澤之野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孔疏云曹都雖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魯在其東南衛在其西北○郡縣志古曹國在曹州濟陰縣東北四十里伯曹叔至伯陽凡十八葉

蜉蝣篇

蜉蝣

爾雅云蜉蝣渠略舍人曰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郭璞曰似蛣（蛣起吉反）蜣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聚生糞土中朝生暮死豬好

啖之。○陸機云。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陸佃云。蠹生糞壤中。朝生夕死。有浮游之義。○淮南子云。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王褒云。蜉蝣出以陰。廣志云。蜉蝣在水中。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而去。

麻衣

箋云。麻衣。深衣。諸侯之朝朝服。朝夕則深衣。○疏云。諸侯夕服當用十五升布深衣而純以采。○玉藻云。諸侯夕深衣祭牢肉。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衽當旁。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袷二寸。袪尺二寸。緣廣寸半。深衣云。古者深衣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袼音各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無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如矩以

應方。負繩及踝踝胡瓦反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先王貴之。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禮書云。虞夏商周養老。皆以燕服。又周大夫士之於私朝。玄端。夕深衣。庶人吉服深衣而已。則深衣在虞爲燕服。在周以爲夕與喪服。大夫士庶人皆服焉。所以異於餘服者。餘服上衣下裳。深衣則衣裳連矣。餘服幅前三後四。深衣則十二幅矣。餘服二分帶下。紳居二焉。由帶以下四尺五寸。深衣之帶。則當無骨者矣。

按鄭云。深衣者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純之以采。然則未服麻衣。蓋似深衣之制。不必鍛濯灰治。以其服用故也。蓋其製服麻灰治。故得色白如雪。此詩云。麻衣如雪。知是深衣。

候人篇

候人

周禮。候人。上士一人。下士一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竟。○國語單襄公云。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爲導。○孔疏云。身荷戈祋。謂作候人之徒屬。非候人之官長也。

赤芾 詳見檜風解

傳云。大夫以上。赤芾乘軒。

晉文公

晉文公。名重耳。獻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司空季子。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爲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

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欲謀立奚齊。故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殺太子申生。驪姬譖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狄。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以叔隗妻趙衰。居狄五年。而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卓子。乃使屠岸夷召重耳於狄。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吾請爲子鈇。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以哀樂喜怒之節易

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喪亂有小大大喪大亂之剝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掃之臣死又不敢莅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秦穆公使人弔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爲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

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里克使迎重耳之弟夷吾於梁夷吾使郤芮賂秦求入秦穆公乃發兵以送夷吾于晉而立之是爲晉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寺人披與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於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爲可用與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重耳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代子遂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舉塊以與之公子怒將鞭之子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有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及鶉

尾其有此土乎天以命矣復於壽星必獲諸侯天之道也由是始之有土其以戊申乎所以申土也再拜稽首受而載之遂適齊齊侯妻之甚善焉重耳與五臣游乎大澤之中見蜘蛛布網曳繩執豸而食之重耳乃撫僕之手駐駟而覩之僕答犯曰此虫也智之愚薄者矣而猶役其智布其網曳其繩執豸以食之況乎人之有智而不能廚秉天之綱布絡地之羅以供方丈之御是曾不如蜘蛛之智孰可謂之人乎咎犯曰公子慎勿言也若終行之則有邦有嗣也齊桓公卒孝公即位諸侯畔齊子犯知齊之不可以動而知公子之安齊而有終焉之志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焉莫知其在也妾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其聞之者吾已除之矣子必從之不可以二二無成命詩云上帝臨汝無二爾心先

王其知之矣二將可乎子去晉難而極於此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上帝臨子矣二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矣必死於此姜曰不然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行不遑啓處猶懼無及況其順身縱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乎日月不處人誰獲安西方之書有之曰懷與安實疚大事鄭詩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昔管敬仲有言小妾聞之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畏威如疾乃能威民威在民上弗畏有刑從懷如流去威遠矣故謂之下其在辟也吾從中也鄭詩之言吾其從之此大夫管仲之所以紀綱齊國裨輔先君而成霸者也子而棄之不亦難乎齊國之政敗矣晉之無道久矣從者之謀忠矣時日及矣公子幾矣

君國可以濟百姓而釋之者非人也敗不可處時不可失忠不可棄
懷不可從子必速行吾聞晉之始封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寔紀
商人商之享國三十一王瞽史之記曰唐叔之世將如商數今未半
也亂不長世公子唯子子必有晉若何懷安公子弗聽姜與子犯謀
醉而載之以行醒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饜
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
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將適
曹里鳧須盜重耳之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股肉以
食之然後能行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
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
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

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
乘及鄭鄭文公不禮焉叔詹諫公弗聽遂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
九獻庭實旅百公子欲辭子犯曰天命也君其享之亡人而國薦之
非敵而君設之非天誰啓之心既享楚子問於公子曰子若克復晉
國何以報我公子再拜稽首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
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又何以報王曰雖然不穀願聞
之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復晉國晉楚治兵會于中原其避君三舍若
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
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修也我之不
德殺之何爲天之胙楚誰能懼之楚不可胙冀州之土其無令君乎
且晉公子敏而有文約而不諂三才傳之天胙之矣天之所興誰能

禦之於是晉惠公之太子圉自秦逃歸秦伯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
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
耳重耳至秦穆公以女五人妻之故子圉妻懷嬴與焉公子使奉匜
沃盥既而揮之嬴怒曰秦晉匹也何以事我公子懼降服而囚秦伯
見公子曰寡人之嫡此爲才子圉之辱備嬪嬙焉欲以成婚而懼離
其惡名非此則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歡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
唯命是聽公子欲辭司空季子曰今子於子圉道路之人也取其所
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公子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有於
妻唯秦所命從也謂子餘曰何如對曰禮志有之曰將有請於人必
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已也必先愛人欲人之從已也必先從人無德
於人而求用於人罪也今將婚媾以從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之

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乃歸女而納幣且逆之他日穆公享之子犯
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
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太子者命
重耳重耳敢不拜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也筮
史占之皆曰不吉閉而不通爻無爲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
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筮告我曰
利建侯得國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樂
也車班內外順以訓之泉源以資之土厚而樂其實不有晉國何以
當之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是爲晉懷公十
二月晉國大夫欒郤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爲
內應甚衆於是秦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重耳出亡凡十九歲年將

六十二矣。公子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絏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董因迎公子于河。公子問焉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瞽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而天之大紀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子孫賴之。君無懼矣。公子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晉人懼。懷公奔高梁。二月甲午。呂甥冀芮師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

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即位爲晉君。是爲晉文公。戊申。使人殺懷公于高梁。呂甥郤芮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文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汝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汝爲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汝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里鳧須造見文公。使人辭之曰。子尚何面目來見

寡人。鳧須曰。君沐耶。使者曰。否。鳧須曰。臣聞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悖也。使者以聞。文公見之。鳧須仰首曰。須竭君之資。避於深山。而君以餒。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聞。臣之爲賊亦大矣。罪至十族。未足塞責。然君誠赦之罪。與驂乘遊于國中。百姓見之。必知不念舊惡。人自安矣。於是文公悅而從之。文公始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茂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舉善援能。官方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耇老。禮賓旅。友故舊。胥籍狐箕欒郤柏先羊舌董韓。實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狄火以季隗來歸。晉侯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

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効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偕隱。遂去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文公出見其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其過。且旌善人。初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

吾從君而亡。十有二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
及我也。意者君亡我歟。我有大故歟。子試為我言之君。舅犯言之文
公。文公曰。嘻。我豈亡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成。耽我以道。說我
以仁。暴浣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防我以禮。諫
我以誼。蕃援我使我不得為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吾以為次
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
吾又以為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
存人之國。行三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勞苦之士。是子固為首
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輿聞之曰。晉侯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
力。晉侯其當之矣。周襄王以母弟太叔帶之難。出居于鄭。使簡師父
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

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
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
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
公用享于天子之卦也。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
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晉侯辭
秦師而下。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
入于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
請隧。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以供上帝
山川百神之祀。以備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餘以均
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寧宇。以順及天地。無逢其災害。先王豈有賴
焉。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足以供給神祇而已。豈敢厭縱其

耳目心腹。以亂百度。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輕重
布之。王何異之有。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
勤叔父。而班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余一人。
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
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而縮取備物。以鎮撫百姓。余一人其
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為公侯。以復先王
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叔父其茂昭明德。物將自至。余敢以私勞變
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何政令之為也。若不然。叔
父有地而隧焉。余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王與之陽樊溫原攢茅
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葛呼曰。王以晉君為
德。故勞之以陽樊。陽樊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謂君其何德之布

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祊。而蔑殺其民人。宜吾不敢
服也。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狄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此羸者
陽也。未狎君政。故臣承命。君若惠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足以辱
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臣聞之曰。武不可覿。文不可匿。覿武無
烈。匿文不昭。陽不承獲甸。而祇以覿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
且夫陽豈有裔民。夫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君之何其虐之也。晉
侯聞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
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
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
冀。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遂
使趙衰為原大夫。二十年。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

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楚伐齊取穀楚申公叔侯戍之三年冬
楚子及諸侯圍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
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
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
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
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
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
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晉侯始入
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
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
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

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
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四年春晉侯將
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
二月郤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
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
于襄牛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
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
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
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
族報施也魏犨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爇僖負羈氏魏犨傷
於胸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犨束胸見使者

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
立舟之僑以為戎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
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
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
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
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
年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
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
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成王怒少與
之師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
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

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
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
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
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
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
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
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
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
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慭次于城濮楚師背酅
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
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

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癸酉而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初鄭助楚楚敗鄭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楚將臣自殺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為令尹

奉己而已不在民矣六月晉復入衛侯初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冬晉侯會諸侯于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叛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晉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悅復曹伯丁丑諸侯圍許晉侯作三行以禦狄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六年春侵鄭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魯僖公為之請納玉于周襄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九月甲午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亡過時及城濮將助楚也鄭文公恐閒令燭之武說秦穆公穆公悅罷兵去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七年秋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為卿八年春楚鬬章請平于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十二月己卯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太子歡立是為襄公孔子讀史記至晉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者春秋諱之也

鳲

爾雅云鵜洿澤郭璞曰今之鵜鶘也好群飛沈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爲淘河〇陸璣云鵜水鳥形如鶚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群共抒（抒音食呂反）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〇本艸云鳥大如蒼鵝頤下有皮袋容二升物展縮由袋中盛水以養魚身是水沫惟胸前有兩塊肉如拳〇山海經云懸期之山多鵜鶘如鴛鴦而人足其鳴自呼〇莊子云魚不畏網而畏鵜鶘翳衍者公平無私鵜鶘有心故魚畏之〇淮南子云鵜鶘飲水數斗而不足鱣鮪入口若露而死〇禽經云淘河在岸則魚沒沸河在岸則魚出又云鵜志在水〇前漢志鵜鶘集昌邑王殿下劉向以爲水鳥色青青祥也

咮

釋文咮鳥口也

南山

傳云曹南山也〇郡縣志曹南山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詩南山朝隮是也〇一統志曹南山在兗州府曹州南一百里詩南山朝隮春秋盟于曹南皆此

鳲鳩篇

騏弁

尚書顧命云四人騏弁執戈（青黑曰騏）孔安國本作綦（綦文鹿子皮弁）王肅云綦赤黑色〇孔穎云馬之青黑色者謂之騏此字从馬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〇禮書云綦者陰陽之雜故禮以綦組綬爲士之齊冠綦組綬爲世子佩詩以綦巾爲女巾皆其未成德者之服也則士弁以綦安矣弁師言卿大夫之冕弁各以其等爲之則士弁無玉飾康成讀綦爲綦以綦爲結是臆說也〇箋云騏當作璂以玉爲之（詳見爵弁）

年

爾雅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歲取歲星一次祀取四時一終年取禾一熟載取物終更始）

下泉篇

下泉

釋水云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李巡云水泉從上溜下出〇孔氏云此言下泉謂泉下流是爾雅之沃泉也

稂

爾雅云稂童粱郭璞曰莠類也〇傳云稂非溉艸得水而病〇說文

曰禾粟之釆生而不成者謂之董蓈（董音童）蓈或从禾作稂〇陸璣云禾秀爲穗而不成則嶷然謂之童粱（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之守田）〇羅氏曰稂惡艸也古以飼馬魯仲孫它馬餼不過稂莠謂此也詩稱不稂不莠孔氏正義云稂莠苗既似禾實亦類粟鋤禾除非類莠既別是一物稂亦當是一物許叔重陸璣以爲禾之不成者則是亦禾而已何至與莠並稱乎按本艸有狼尾艸子作黍食之令人不饑似芥作穗生澤地廣志曰可作黍引爾雅孟狼尾今人呼爲狼茅子然則此物似是稂稂既有實如黍故能亂苗又莠今謂之狗尾艸稂名狼尾則亦相類

周京

公羊傳云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

君必以大衆言之○白虎通云京師者千里之邑號也法日月之徑千里或曰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

蓍

陸璣云似藾蕭青色科生○本艸云蓍實主益氣充肌膚明目聰慧先知久服不饑不老輕身○圖經云生少室山谷今蔡州上蔡縣白龜祠旁其生如蒿作叢高五六尺一本一二十莖至多者三五十莖生便條直異于衆蒿秋後有花出于枝端紅紫色形如菊○逸禮云天子之蓍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蓍千歲三百莖者先知也○洪範五行傳曰蓍之爲言耆也百年一本生百莖此艸木之壽知吉凶者也聖人以問鬼神焉○史記云蓍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褚先生云聞蓍生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今世取蓍不能中古法度取滿六十莖已上長六尺者即可用矣○論衡云蓍生七十歲生一莖七百歲生一十莖神靈之物遲也○說原云艸植三百六十蓍爲之長

郇

左傳郇文之昭也○毛詩云郇伯郇侯鄭氏云文王之子爲州伯○水經注云涑水又西逕郇城猗秋釋地曰解縣西北有郇城服虔云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余按竹書紀年秦穆公送重耳圍令狐桑泉臼衰至廬柳退次舍于郇桑泉臼衰並在解東南明不至解今解故城東北二十四里有故城在猗氏故城西北俗名郇城考服虔與俗符賢于杜單文孤證○一統志山西平陽府猗氏縣古郇國文王子所封後爲晉令狐地

郇伯

郇伯郇侯也郇姬姓周文王之後郇侯常爲州伯治諸侯有功詩人歌之曰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伯

疏云牧下二伯○鄭荅張逸云一州一牧二伯佐之○施丘箋云周之制使伯佐牧

九卷終

詩經考卷之十

古閩　黄文煥
漢陽　李若愚　校刊

國風豳

豳

釋文云豳者戎狄之地名夏道衰后稷之曾孫公劉自邰而出居豳其封域在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于漢爲右扶風郇邑○[illegible]云豳西近戎北近狄○郡縣志古豳城在邠州三水縣西三十里公劉始都之處○國名記云邠本谷名○一統志陝西西安府邠州古西戎地公劉所居爲豳國淳化縣在州城東二百里三水縣在縣西乾州永壽縣古邠國地邠州今有古公都

后稷

后稷名棄帝嚳之子也其母有台氏之子姜嫄爲帝嚳之妃年少未孕出游於野見大人跡而觀之中心歡然喜其形像因履而踐之身動意若爲人所感後姙娠恐被淫泆之禍遂祭祀以求謂無子履上帝之跡天猶令有之姜嫄惟而棄于阨狹之巷牛馬過者從之而避之復棄于林中適會伐木之人多復置于澤中冰上衆鳥以羽覆之后稷遂得不死姜嫄以爲神收而養之長因名棄字曰度辰樂披顯象亢爲兒時好種樹禾黍桑麻五穀相五土之宜青赤黄黑陵水高下粢稷黍禾蕖麥豆稻各得其理堯遭洪水泛濫人民逐高而居堯聘棄使佐禹治水教民山居隨地造區研營種之術播奏庶艱食鮮食三年餘行人無饑乏之色然遂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堯乃拜棄爲農師封之台號爲后稷姓姬氏孔子曰昔者堯命后稷爲姬氏爲有文王也虞時舜命之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於是棄王稷百穀時茂后稷曰所以務耕織者以爲本教也是故天子親率諸侯耕帝籍田大夫士皆有功業是故當時之務農不見于國以教民尊地產也孔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后稷納姞氏生子不窋稷卒葬于西南廣都之野其後周武王伐商有天下上祀后稷以天子之禮周公相成王以文武之功起於后稷乃郊祀后稷以配天而作生民之詩詩曰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

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黄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孔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

七月篇

公劉

公劉，后稷之孫，不窋之子也。初不窋之末年，夏后氏政衰，不務稼穡，不窋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居于砥石。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羊牛踐葭葦，惻然爲民痛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乃遷邑於豳，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思其德而歌之，賦篤公劉。公劉卒，子慶節立。數傳至古公亶父。孔子曰，周自后稷積行累功，以有爵土，公劉重之以仁，及至太王亶父，敦以德讓，其樹根置本，備豫遠矣。

周公

周公，名旦，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時，旦爲子，仁孝異於群子。文王虞

戡諸侯去殷。三䋆而翌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周公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之，用事居多。王東伐至盂津，公輔行。伐紂至牧野，公佐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衅社，告紂之罪于天。武王觀於殷政，告周公曰，嗚呼，殷政總總若風草，有所積，有所虛，和此如何。周公曰，泉深而魚鱉歸之，草木茂而鳥獸歸之，稱賢使能而有才歸之，關市平商賈歸之，分地薄斂農民歸之。王君欲求天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譬之若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召而民自來。武王曰，允哉。武王將問膠鬲殷之所以亡，膠鬲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以其主之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以此告王矣。武王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監之，以續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公於少昊之墟曲阜。公不就封，留佐王。武王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武王克殷二年，王有疾不豫。群臣懼，太公召公乃穆卜。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於是乃自以爲質，設三壇，公北面立，戴璧秉圭，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旦巧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旦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畏敬。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今我其即命于

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屛璧與圭。公已令史策告于三王欲代武王，於是乃即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公入賀王曰，王其無害。旦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茲道能念予一人。公藏其策金縢匱中，戒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瘳。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公乃攝政代王當國。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乃賦七月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孔子曰，吾於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也。公使伯禽代就封于魯。公戒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

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
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德行寬裕
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
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强記。守之
以淺者智。夫此六者。皆謙德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
謙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紂是也。可不慎歟。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
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虧盈而益
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
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措。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
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戒之哉。其無以魯國驕
士也。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公乃告太公

召公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
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是而後成。武王蚤終。今王少。將
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此。公於是避居東土。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
鴟鴞。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
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汝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
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國家之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時公遭流言
之變。而不失其常。詩人乃賦狼跋以美之。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
公遜碩膚。赤舄几几。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遜碩膚。德音不瑕。孔子
曰。吾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德。不以為聖也。周公居東二年。天大雷風雨。
日夜不休。樹木盡偃。成王大恐。乃發金縢之匱。得周公之冊。知公有
盛德。王乃迎公。及罪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叛。公乃奉王命興師

東征。作大誥。王蒲生見周公。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何以教之。王蒲
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公導入。
王蒲生曰。敬從布席。公不導坐。王蒲生曰。言大事者坐。言小事者倚。
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公導坐。王蒲生坐。公曰。先生何以教之。王蒲
生曰。吾聞聖人不言而知。非聖人雖言不知。今欲言乎。無言乎。公俛
念有頃不對。王蒲生藉筆贖書之曰。社稷且危。傅之于膺。公仰視見
書曰。唯唯。謹聞命矣。明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與淮夷東土。公
既東征而歸。乃賦東山以勞歸士。詩曰。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
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
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孔子曰。吾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後私
也。康叔往守於殷。周公戒之曰。與殺不辜。寧失有罪。無有無罪而見

誅。無有有功而不賞。戒之封。誅賞之慎焉。公欲成王任用賢才。乃作
立政以戒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
惟后矣。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左右攜僕百司庶
府。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
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成
王蒞正治官。制禮作樂。公作周官。公行政七年。布衣之士所贄而師
者十人。所友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
教士千人。官朝者萬人。周公遣使者出。舉遠方之民。有飢寒不得衣
食者。獄訟失職者。賢才不舉者。以告周公。於其君之朝也。揖而問之。
其君歸。召其國大夫。告以周公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何君之深遠。
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當是之時。上順天地。使人以時。賞賜不加

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麥茂美成王長公反政于王公欲告老成王曰公無困我哉留公為太師成王在豐使召公役營洛邑公役卜申視卒營築作洛誥成王既遷殷頑民公作多士以戒之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恭仲之岡過洛見周公公曰不如我者勿與處累我也與我齊者勿與處無益我也惟賢於己者可與處也周公老於豐恐成王治有所淫佚乃作無逸以誡之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嗚呼嗣王其監于茲周公曰昔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周公曰冬日之閉凍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天地不能常侈常費而况於人乎周公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及病將沒曰必葬我于成周以明吾不敢離王公既卒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於畢畢者文王之墓地乃葬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不敢臣周公也成王康王追念公之勳勞而欲尊異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內祭則大嘗禘此天子之禮樂也康周公所以賜魯也魯得世用之所以明公之德而又以申其固也孔子曰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不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抱成王而朝諸侯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威動天地振恐海內可謂能武矣成王非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將也

褐

傳云褐毛布○說文云褐枲韤一曰粗衣○左傳云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褐寒賤之人）

耜

說文云耜耒端木也耒手耕曲木也垂作耒耜以振民○釋名云耜齒也似齒之斷物也○易曰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為民以濟蓋取諸益○夏小正云正月農緯厥耒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考工記匠人耜廣五寸二耜為耦車人為耒庛（庛音刺）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庛緣其外以至于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則利推句庛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疏云耜謂耒頭金庛

耒下前曲接耜者也古法耒下惟一金不岐頭○韓詩云三月之時可預取耒耜脩綈之至于四月始可耒足而耕也

畝

王制云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司馬法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禮記疏云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濶一步畝百爲夫是一頃也長濶一百步夫三爲屋是三頃也濶二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爲井是九百畝也長濶一里○程正叔云古者百畝止當今之四十一畝今之百畝當古之二百五十畝

按畝御田之身也古之治田者雖有溝洫井田二法不同然田之形體大抵因地勢水勢而爲之其在于東者謂之東田王制所云當今東田是也其在于南者謂之南畝詩曼云南畝亦注遂人云以南畝圖之是也論衡人田斯曰國事宜陽而惡陰東南向陽則茨盛西北傍陰則不實故信南山云南東其畝也

田畯

釋言云畯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郭璞曰今之嗇夫是也○傳云田畯田大夫疏云此官選使人主田謂之田畯典農之大夫謂之農夫以王者尤重農事知其爵爲大夫也按鄭注周禮載師云六遂餘地自三百里外天子使大夫治之或于田農之時特命之主其事以周禮無田畯正職故直云田畯大夫春官籥章擊土鼓以樂田畯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之官彼說祈年之祭知爲祭先教者○甫田箋云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疏云郊特牲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先嗇若神農司嗇若后稷蜡者爲田報祭故加祀此二人此言田畯乃是當時主稼之人故以司嗇言之與郊特牲名同實異

微行

傳云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公子

疏云諸侯之女稱公子○左傳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公羊傳舉公子之舍則以卑矣何休曰謂女公子也

萑 詳見衛風菼

埤雅云萑即今之荻一名蒹蒹萑之未秀者也

蠶

周禮云內宰中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爲祭服馬質禁

原蠶者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故禁再蠶者爲傷馬與○禮記月令云季春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命野虞毋伐桑柘具曲植籧筐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孟夏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大昕之朝季春朔日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于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副禕而受之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荀子云身女好而頭馬首屢化而不壽善壯而拙老有父母而無牝牡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溼而惡雨溫雨浴其種蛹以爲母蛾以

爲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俯謂卧而不食）夫是之謂蠶理○淮南子云黃帝
元妃西陵氏始蠶○永嘉郡記曰永嘉有八輩蠶蚖（蚖音元）珍蠶三月
績柘蠶四月初績蚖蠶四月績愛珍五月績愛蠶六月末績與珍七
月末績四出蠶九月初績與蠶十月績○廣志曰有原蠶有冬蠶有
野蠶有柞葉可以作綿○埤雅大玄曰紅蠶緣于枯桑其繭不黃蠶
二十七日蠶已老則紅紅蠶以繭自衣亦或謂之室易林曰僦蠶作
室是也○雅翼云蠶之狀喙呥呥（呥音冉）類馬色斑斑似虎初拂謂之
蚝（蚝音次）以毛掃之蠶尙小不欲見露氣桑葉著候中令燥然得切之
比至再眠常須三箔應上下二箔以隔土障塵何必卷窗開幃伺旣
遶下替蠶昆蟲之類見明則食其旋生駒皆與馬同老食而不飲三
十六日而化淮南曰二十二日而化亦有四眠者旣老將絲其口含

絲徊成繭者謂之徊繭自二以上謂之同功繭徊繭絲緬而有緒蠶
蠶之室欲明而溫古者后妃享先蠶先蠶天駟也漢舊儀曰今蠶神
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

斨

傳云斨方銎也疏云斨卽斧也惟銎孔異耳○釋名云斨戕也所伐
皆戕毀也

女桑

傳云荑桑也○釋木云女桑桋桑（今俗呼桑樹小而條長者爲女桑樹）

鵙

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
○爾雅云鵙伯勞也樊光曰春秋傳曰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
至伯趙鵙也以夏至來冬至去郭云似鶷鶡（鶷音葛）而大又云鵙
鶪醜其飛也翪疏云翪竦也不能翱翔遠飛但竦翅上下○大戴禮
云五月鵙則鳴鵙者百鷯也鳴者相命也○時訓解云芒種之日螳
螂生又五日鵙始鳴鵙不始鳴號令壅偪○楚詞云恐鵜鴂之先鳴
使百艸爲之不芳○惡鳥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爲
仁養陰爲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故以其音名也○
類從云鵙鳴在上蛇鳴不動○禽經注云形似鸜鵒但鸜鵒喙黃伯
勞喙黑○楊用脩云性能擊搏應集于林則盤旋鳴聒伏應飛輙擊
之蜀中名鵟鷙五更輙鳴不止至曙乃息

玄

周禮云染人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玄謂纁玄者謂

始可染此色玄纁天地之色以爲祭服）○考工記云天謂之玄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
入爲緇（凡玄色者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與）○毛氏云玄黑而有赤也

葽

傳云葽葽艸也○箋夏小正四月王萯秀葽其是乎物成自秀葽始
○說文云詩曰四月秀葽劉向說此味苦苦葽也

蜩

爾雅云蜩蜋蜩螗蜩蚻（蚻音札）蜻蜻蠽（蠽音節）茅蜩蝒（蝒音綿）馬蜩蜺寒蜩
蜓蚞（蜓音廷蚞音木）螇螰（螇音奚螰音鹿）疏云蜩者目諸蜩也蜋蜩五采具者
也螗蜩似蟬而小鳴聲淸亮夏小正云螗蜩者蝘蕩篇云如蜩如螗
是也蚻卽蟀也蚻似蟬而小靑色蠽蟬之最大者蜺又名寒蜩（[illegible]）
似蟬而小關東謂蟪蛄爲蜓蚞或謂之螇螰也又云蚻蜩醜螓疏蟲類

能飛翥者謂蟬屬皆剖坼母以爲孔竅而生。○周禮以旁鳴者蜩蜺屬
○夏小正云五月螗蜩鳴螗蜩鳴者匽也七月寒蟬鳴寒蟬也者蝭（音提）
蟧也。○本艸蚱蟬生楊柳上五月採蒸乾之陶隱居云蚱即是瘂
蟬瘂蟬也不能鳴者蟬類甚多莊子云蟪蛄不知春秋則是今四月
五月小紫青色者而離騷云蟪蛄鳴兮啾啾歲莫兮不自聊此乃寒
螿耳九月十月中鳴甚淒急又二月中便鳴者名蟀（音）母似寒螿
而小七月八月鳴者名蛁（蛁音貂）蟟（蟟音遼）色青今此云生楊柳樹上是
詩云鳴蜩嘒嘒者形大而黑傴僂丈人掇此昔人啖之故禮有蜩范
蜩有緌亦謂此此蜩五月便鳴蜺云五月不鳴嬰兒多災蘇恭云蚱
蟬即鳴蟬也○易通卦驗云菿上九候蟬始鳴不鳴國多妖言蟬應
期鳴古聖之象今失節不鳴鳴則失時故多妖言○援神契云蟬無

力故不食○周書曰夏至又五日蜩始鳴不鳴貴臣放逸立秋之日
寒蜩鳴不鳴人臣不力爭○淮南子云蚍不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
無口而鳴自然者也又云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化○論衡云蟬生
于復育開背而出○徐廣車服雜注云侍臣加貂蟬者取其清高飲
露而不食○陸雲寒蟬賦云頭上有緌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
也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常則其信也加
以冠冕取其容也○段柯古云蟬未脫時名復育相傳言蛣蜣所化
常翺（翺音翱）嘗冬中掘樹根見復育附于朽處怪之村人言蟬固朽木
所化也翺因剖視腹中猶實爛木

貉

字林云貈似狐善睡其子名貆又云貈（貈音鄭反）貍頫貗（貗音）謂之貗

（叟反）○郭璞云貉雖者名貆（貆音）今江東呼貉爲狭貗。○淮南子曰蝗
知爲坻貛貉爲曲穴虎豹有茂艸陰以防雨景以蔽日此亦鳥獸之
所以智也○考工記云貉踰汶而死此地氣然也○詩義問云狐之
類貉貒貍也○埤雅云俗云貛貉同穴而異處貛之出入以貉爲導
詩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爲公子裘言往祭表貉因取狐貍之皮
爲裘故傳云于貉謂取狐貍皮周官祭表貉是也○爾雅翼云貉善睡
之獸旨而養之抑之卯以巳而後寐亦善捕○疏云禮無貉裘惟孔
子狐貉以居明貉賤也

按貉狐貍三獸名義云捕貉自爲裘狐貍以供尊者其辨其別矣傳云貉狐貍也何混若此

貍

爾雅云貍子貄（貄音肆）○字林云貍伏獸似貙○本艸貍骨肉療諸疰

疰（音）心腹痛走無常處及鼠瘻（瘻音漏）惡瘡頭骨尤良圖經云貍類甚
多似虎斑文者可用貓斑者不佳南方有一種香貍人以作膾其氣
其氣甚香微有麝氣邕州已南又有風貍似兔而短多棲息高木候
風吹過他木衍義云貍骨形類貓其文有二一如連錢一如虎文肉
味與狐不相遠江南一種牛尾貍其尾如牛人多糟食未聞入藥○
埤雅云貍豸在里者里人所居也貍穴而薶焉故貍又通於薶字貍
之伺物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似貙而小文彩異于貓豸大射以貍步
張三侯鄭氏云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其發必獲是以侯道取
象焉狐善疑貉善擬不可以有爲故古者以爲燕居之裘齊東郎書
云貍與是也貍狐貓貉性一也其跡皆瓜而不速○雅翼云狐口銳
而尾大貍口方而身文黃黑彬彬蓋次于豹○魏志管輅云雖有爪

徵而不彌。雖有文章。蔚而不明。其名曰貍。○異物志云。靈貍一體自為夫婦。故能媚人。○子思子曰。謂狐為貍者。非直不知貍也。勿得狐復失貍者也。○徐廣封禪書注云。貍一名不來。

莎雞

爾雅云。螒天雞。樊光曰。小蟲。黑身赤頭。李巡曰。一名酸雞。郭璞曰。一名莎雞。一名樗雞。○陸疏云。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本艸。樗雞生河內樗樹上。七月採。蘇恭云。五色具者為雄。青黑質白斑者是雌。圖經云。今所謂莎雞。亦生梻木上。六月後出。飛而振羽作聲。人或畜之樊中。但頭方腹大。翅羽外青內紅。而身不黑。頭不赤。此殊不類。惟在樗樹上。人呼紅娘子者。頭翅皆赤。乃如舊說。然不名莎雞。疑古今之稱不

同耳。衍義云。樗雞東西京都尤多。形類蠶蛾。但頭足微黑。翅兩重。外一重灰色。下一重深紅。五色皆具。腹大。○廣志云。莎雞似蠶蛾而五色。亦曰犨雞。○古今注云。莎雞一名促織。一名蟋蟀。促織謂鳴聲如急織。絡緯謂其鳴聲如紡績也。一曰促機。一曰紡緯。○埤雅云。俗云絡緯雄鳴于上風。雌鳴于下風。而風化。○雅翼云。莎雞頭小而羽大。有青褐兩種。一名絡緯。今人謂之絡絲娘。小兒夜亦養之。聽其聲。能食瓜莧之屬。莎雞與絡緯是一物。蟋蟀與促織是一物。崔豹不當合而言之。蓋二蟲俱是機杼聲。可以趣婦功。故易柔亂。孫炎郭璞陸機廣志所云。皆非其類。今莎雞之鳴。乃止而振羽。不待飛也。一名馬蠜。

按斯螽。螽之以股鳴者。莎雞。蟲之以翼鳴者。蟋蟀。蟲之以注鳴者。迥然三物也。朱子云。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其說起于陸正叔。而正叔之說。又起于蔡正甫。蔡正甫之說。混莎雞蟋蟀為一。正叔又混入斯螽。所謂溪中之溪。羅氏辨之精矣。今時驗亦然。

宇

韓詩云。宇。屋霤也。○釋文云。屋四垂為宇。○釋名云。宇。羽也。如鳥羽翼。自覆蔽也。○楚辭云。上棟下宇。以待風雨。

牀

釋名云。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長狹而卑曰榻。小者獨坐。○通俗文云。牀三尺五曰榻板。獨坐曰秤。八尺曰牀。○說文云。牀。身之安也。杠牀前木也。○廣雅云。棱謂之牀。○周禮玉府掌王之牀第。○天文集云。紫宮門外有天牀六星。

向

士虞禮云。祝啓牖鄉。鄉牖一名也。○韓詩云。北向窗也。

鬱

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疏云。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卽鬱。薁李。二者相類而同時熟。

薁

本草云。郁李。一名爵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生高山川谷及丘陵上。五月六月採根。○陸璣云。唐棣。薁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赤或白。五月中成實。大如李子。可食。○本草圖經云。郁李。木高五六尺。枝條葉花皆若李。惟子小若櫻桃。赤色而味甘酸。核隨子熟。六月採根幷實。取核中仁用。

葵

李氏曰。葵可菹。公儀所拔是也。○周禮醢人葵菹。○特牲記云

劉芼夏萊冬苴。○齊民要術云。今世葵有紫莖白莖二種。春必畦種水澆。而冬種者。有雪勿令從風飛起。每雪輒一勞之。勞雪令地保澤。葉又不蟲。掐(掐苦洽反)必待露解。收必待霜降。傷脫則黃爛。傷早則黑澀。詩曰。七月亨葵及菽。即此是也。○本草云。葵葉爲百菜主。陶隱居云。以秋種葵。覆養經冬。至春作子。謂之冬葵。至滑利。春葵子亦滑。葉尤冷利。不可多食。術家取此葵微炒。散著濕地遍踰之。朝種暮生。遠不過宿。日華子云。冬葵久服堅筋骨。秋葵即是種早者。○四民月令云。正月可種葵。四月可收冬葵子。六月六日可收葵。中伏可種乾葵。○埤雅云。左傳葵能衛足。今葵心隨日光所轉。輒低覆其根。似智。字說曰。草也。能揆日向焉。故又訓揆。

按爾雅云。莃。戎葵。即今之蜀葵也。又云。蔵。蚍衃。即今之錦葵也。又云。蔠葵。繁露。即本草之落葵也。又云。莃。菟葵。似葵而小葉者是也。本草又有黃蜀葵龍葵。皆非此七月所烹之葵。七月所烹者。即今秋葵耳。

菽

采菽箋云。菽。大豆也。生民傳云。荏菽。戎菽也。箋云。戎菽。大豆也。○物理論云。菽者。衆豆之總名。○爾雅云。戎菽。謂之荏菽。孫炎曰。大豆也。○廣雅曰。大豆。菽也。小豆。荅也。䜲(䜲丘逆反)豆。豌(豌音剜)豆。蹓(蹓音留)豆也。胡豆。䜲(䜲音平江反)豆。䜮(䜮音雙)也。豆角謂之莢。其葉謂之藿。○春秋說題辭云。菽者。屬也。春生秋熟。理通體爲屬也。菽赤黑。陰生陽大。體應節小。變衆陽色也。○援神契云。赤土宜菽。○呂氏云。得時之菽。長莖而短足。其莢二七以爲族。多枝數節。競葉蕃實。大菽則圓。小菽則搏以芳。稱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必長以蔓。浮葉疏節。小莢不實。後時者短莖疏節。本虛不實。○氾勝之書云。三月榆莢雨時。高田可種大豆。保歲易爲宜。古之所備凶年也。大豆生戴甲而出。種土不可厚。厚則項折不能長達。夏至後二十日尚可種。小豆不保歲。難得。宜椹黑時種。

棗

爾雅云。棗。壺棗。邊要棗。櫅(櫅音齊)白棗。樲酸棗。楊徹齊棗。遵羊棗。洗(洗音先)大棗。煑填棗。蹶泄苦棗。皙無實棗。還味稔(稔音稔)棗。又云。棗李曰疐(疐音帝)之。○周禮饋食之籩。其實棗。○禮記婦人之贄。脯脩棗栗。又云。棗曰新之。又云。棗栗飴蜜以甘之。○埤雅云。䔢大者棗。䔢若酸棗。所謂棘也。於文重朿(朿音刺)爲棗。並朿爲棘。一曰棘實曰棗。棗性重喬。棘則低矣。故其制字如此。詩曰。八月剝棗。剝擊也。棗實未熟。雖擊不落。已熟則爛不擊自隕。齊民要術所謂全赤即收。收法椷而落之爲

上是也。且棗全赤即收。故乾則紅皺。復無爲烏之患。半赤而收者。肉未充滿。乾復黃皺。將赤味亦不佳。故於全赤之時。剝而落之。世云。啖棗令人齒黃。齒居晉而黃。食此故也。

春酒

疏。周禮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然則春酒。即於三酒之中清酒也。

瓜

廣雅云。冬瓜。菰(菰音孤反)也。水芝瓜也。其子謂之瓤(瓤音穰)。龍蹏。虎掌。羊骹。兔頭。桂支。密筩(筩音桶)。瓝(瓝音雹)。瓞。狸頭。白觚。無餘。綿瓜。屬也。○夏小正云。五月乃瓜。乃者。急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也。八月剝瓜。蓄瓜之時也。○禮記云。爲天子削瓜者。副(副音必反)之。巾以絺。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爲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齕之。又云。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又

云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本草瓜蔕七月採圖經云即甜瓜蔕也又有白瓜越瓜胡瓜○埤雅云瓜字象其實在鬚蔓之間性少延輒腐尤忌聞麝乃至一蔕不收

壺

傳云壺瓠也○埤雅云似匏而圓曰壺壺圓器也故謂之壺亦曰壺盧古今注曰壺盧瓠之無柄者也性善浮要之可以涉水南人謂之要舟又可爲樽春秋傳曰樽以魯壺司尊彝曰秋嘗冬烝祼獻用兩壺尊詩曰八月斷壺壺性蔓生披蔓斬之故曰斷也今其收法八月冷露降輒先斷其根令其餘蔓飲之已日乃收尤堅成可用

苴

喪服注云苴麻之有實者○疏云麻九月初熟拾取以供羮菜○本草經云麻子味甘平主補中益氣久服肥健不老○月令仲秋食麻與犬孟冬天子以犬嘗麻

樗

陸機疏云樗樹及皮皆似漆青色其葉臭○本草圖經云椿樗二木相類但椿木實而葉香可啖樗木疎而氣臭膳夫亦能熬去其氣北人呼樗爲山椿江東呼爲虎目葉脫去有痕如樗蒲子又如眼目故得此名衍義云世以無花不實木身大其幹端直者爲椿其有花而莢木身小幹多迂矮者爲樗○莊子云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臃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拳曲而不中規矩

農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日三農生九穀○管子曰一農之量何百畝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國語管仲云昔聖王之處農就田野及寒擊菒（菒音槀）除田以待時耕及耕深耕而疾耰之盡其四支之敏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是故農之子恒爲農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

場

孔仲達云種樹菜果謂之圃除踐禾稼謂之場故春夏爲圃秋冬爲場○周禮場人注場築地爲墠季秋除圃中爲之

穜稑

說文穜先種（稺同穜字）後熟也稑疾孰也稑或从翏○周禮內宰上春詔王后生穜稑之種鄭司農云先種後孰謂之穜後種先孰謂之稑玄謂詩云黍稷穜稑是也賈公彥云先鄭直云先種後種不見穀名後鄭意黍稷皆有穜稑又云舍人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司稼辨穜稑之種

晝

說文云日之出入與夜爲界从畫省

綯

爾雅云綯絞也李巡曰繩之絞也

百穀

物理論云粱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溉種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種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種爲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者衆種之大名也○月令五時食穀春麥夏菽季夏稷秋麻冬黍孟秋農乃登穀內則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

宜芃。○漢食貨志。五種。（麻金。黍火。菽土。麥水。豆木。）○大戴禮云。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巧。○穀梁傳云。一穀不升謂之歉。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淮南子云。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江水肥仁而宜稻。

凌陰

周禮。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氷。三其凌。春始治鑑。夏頒氷。掌事。秋刷。

獻羔

月令。仲春天子乃鮮羔開氷先薦寢廟。（鮮當爲獻。獻羔祭司寒也。）○左傳申豐云。其藏氷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獻羔而啓之。杜預云。二月春分。獻羔祭韭。開氷室。服虔云。司寒。司陰之神。玄冥也。

韭

說文云。一種而久者。故謂之韭。象形。在一之上。一地也。○禮曰。庶人春薦韭。祭宗廟韭曰豐本。內則。豚春用韭。○埤雅云。齊民要術云。韭高三寸便剪。剪如葱法。一歲之中。不過五剪。凡剪不用日中。韭性內生。根昝上跳。故種與葱同法。而畦欲極深。○雅翼云。韭春色黄。未出土時最美。故云春初早韭。冬末晚菘。夏小正曰。正月囿有韭。○易稽覽圖云。政道得。則陰物變爲陽。鄭注云。若葱變爲韭。○本草云。韭辛溫。歸心。安五藏。除胃中熱。

蚤

傳云。蚤。若。鄉人以韭。大夫加以羔羊。○箋云。十月民事俱畢。國君閒于政事。而饗群臣。○月令。孟冬。大飲烝。（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群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是謂有牲體爲俎也。）（按傳所云饗者。謂黨正因蜡飲酒。一黨正職云。國索鬼神而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鄉飲酒經云。尊兩壺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即此詩云朋酒也。說云其在洞。即毛傳所養也。鄉飲酒禮賓賢能具。黨正飲酒不同。毛傳爲說者以爲黨鄉之飲也。其有大夫來觀禮。或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則發羔于州饗之。）

公堂（大學互見大雅辟廱）

傳云。公堂。學校也。疏云。謂黨之序學。○周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射于州序。黨正。以禮屬民飲酒于序。○學記云。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陳氏曰。術當爲州。○鄭禮記注云。庠。鄉學也。州黨曰序。○孟子曰。殷曰序。序者射也。○禮書云。鄉飲在庠。庠有房室。鄉射在序。序無房室。爾雅云。東西牆謂之序。序之名蓋本于此。○疏云。

箋以公堂謂之太學。○禮書云。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又有辟廱成均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于之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于之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制也。周之辟廱卽成均。東膠卽東序。瞽宗卽右學。成均居中。左東序。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商之右學。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大學。蓋夏學上東下西。商學上右下左。周特存其上者耳。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

鴟鴞篇

鴟鴞

爾雅云。鴟鴞。鸋鴂(鸋音寧 鴂音决)。郭璞曰。鴟類。○方言云。桑飛。自關而東謂之工爵。或謂之果贏(贏音裸)。或謂之女匠。謂之鸋鴂。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䴏爵。郭璞曰。桑飛即鷦鷯也。按爾雅云。鷦鴂。鴟鴞。鴟鴞。非此小雀明矣。○陸璣云。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秀爲巢。以麻紩(紩音秩)之。如刺襪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鸋鴂。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贏。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襪雀。或曰巧女。○小毖傳云。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云。鷦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鴞。皆惡聲之鳥。陸璣疏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爲鵰。故俗語鷦鷯生鵰。○爾雅又曰。桃蟲鷦。其雌鴱(鴱音艾)。郭璞曰。鷦䳺(䳺音眇)。桃雀也。俗呼爲巧婦。邢昺曰。此鷦䳺小鳥而生雕鶚者也。○張華鷦鷯賦云。翳薈蒙籠。是焉游集。飛不飄颺。

翔不翕習。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朱傳云。鴟鴞。鵂鶹。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埤雅云。先儒以爲鴟鴞即今巧婦。郭注爾雅。獨云鴟類。則璞與先儒異意。以詩與雅考之。宜如璞義。蓋爾雅言鴟鴞鸋鴂。猶云狂茅鴟。怪鴟。梟鴟。則鴟鴞宜亦鴟類。賈誼所謂鸋鴂伏竄。鴟鴞翱翔是也。鴟鵂一名隻狐。鵂鶹服鬼車之類。○莊子云。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不見丘山。言殊性也。○博物志云。鵂鶹一名鵋䳢。晝目無所見。夜則目至明。人截爪甲棄露地。此鳥夜至人家拾取爪視之。則知吉凶。輒便鳴。其家有殃。○本草云。鉤鵅入城城空。入宅宅空。怪鳥也。又有鵂鶹。亦是其類。微小而黃。夜能拾人手爪。知人吉凶。○說文曰。鵂鶹夜能拾蚤虱。蚤爪音相近。俗人云拾人棄爪。相吉凶。妄說也。○淮南萬畢術曰。鴟鵂致鳥。取鴟鵂折其大羽。絆其兩足以爲媒。張羅其旁。則鳥聚矣。○歐陽氏云。今鴞多攫鳥子而食。

桑土

方言云。東齊謂根曰土。○字林作杜(杜徒古反)。桑皮也。

茶

傳曰。茶萑苕。疏謂亂之秀穗也。出其東門傳云。茶英秀。然則茅亂之秀相類。故皆名茶。

東山篇

東山

詩傳云。三監在周之東。周公自西征東以征之。軍屯必依山爲固。故以東山言之。○王伯厚云。秦漢謂山東山西者。皆指太行山。東山即商地。○孔氏曰。金縢云。周公居東二年。周公在東實出入三年。

裳衣

箋云。裳衣謂兵服也。○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illegible] 春秋傳曰。晉郤克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五伯緹[illegible]衣古兵服之遺色。○禮圖志云。韎韋之不注不謂如幅[illegible] [illegible]○賈公彥云。鄭君兩解。此注裳亦用韎韋。至彼答問志裳用素者。從白舄之義。○左傳均服振振(戎事上下同服)。○疏云。在兵之服。皆韋弁

行

周禮云。振旅如戰之陳。辨鼓鐸鐲鐃之用。茇舍如振旅之陳。辨號名之用。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大閱陳車徒如戰之陳。○周書曰。春爲牝陳。弓爲前行。夏爲方陳。戟爲前行。季夏爲圓陳。牙爲前行。秋爲牡陳。劍爲前行。冬爲伏陳。楯爲前行。是爲五陳。○握奇經云。四

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解云天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六韜云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陳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列此謂地陳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陳

枚

周禮大司馬中冬教大閱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枚如箸銜之有繣繣音話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銜枚氏掌司囂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軍旅田役令銜枚）

蠋

爾雅云蚅（蚅音厄）烏蠋郭云大蟲如指似蠶疏釋夾云條華金厄毛亦云厄烏蠋也又云蜀者蜀邪云言山中之孤獨者名蜀此蟲更無群匹○韓非子云蠶似蠋人見蠋則毛起○雅翼云蜀葵中蟲也亦食於蒼蠶類而不食桑詩乃稱烝在桑野者蓋蠶之下亦桑野之地也

蠶致養千人爲百爲族蜀則獨行故以此教烝獨宿者或作烏名會經曰蜀不獨宿不知何物

果臝之實

爾雅云果臝之實栝樓○孔疏引本草云栝樓如瓜葉形兩兩相值蔓生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如瓜瓣○本草經云栝樓根一名地樓一名果臝一名天瓜一名澤姑實名黃瓜王羽稱悅澤人面陶經云根亦名白藥皮黃肉白三四月內生苗引藤蔓葉如甜瓜葉作叉有細毛七月開花似葫蘆花淺黃色實在花下大如拳生青至九月熟赤黃色有正圓者有銳

伊威

爾雅云蟠（蟠音煩）鼠負又云蛜威委黍（蛜音伊　鼠婦別名）○說文云委黍鼠婦（婦音）卑也○陸璣云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陶隱居云一名鼠負言鼠多在坎中背則負之又一名鼠姑○衍義云此濕生蟲也多足其色如蚓背有橫文蹙起大者長三四分水甕及下濕處多○埤雅云食之令人善淫○劉氏云壁落間小蟲無人歸則出行于室

蠨蛸

爾雅云蠨蛸長踦疏此小蜘（蠨音蕭　踦音奇）長踦者俗呼爲喜子○陸璣云一名長腳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人衣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爲羅網居之○崔豹云蠨蛸身小足長

町畽

傳云鹿跡也○說文云田踐處曰町畽禽獸所踐處也○程子云町

畽庭傍曠隴○董氏曰區（區音）種法曰伊尹作爲區田一畝之中地長十八丈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十四道通人行町爲田里所聚

熠燿

爾雅云螢火即炤舍人云即夜飛有火蟲也○本草云螢火一名夜光一名放光一名熠燿一名即炤生階地池澤間陶隱居曰此是腐草及爛竹根所化初猶未如蟲腹下已有光數日便變而能飛衍義云螢常在大暑前後飛出是得大火之氣而化故如此明照也月令雖云腐草所化然非陰濕處終無○古今注云螢火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腐草爲之食蚊蚋○陳思王螢火論云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爲鬼火或

謂之熒。未爲得也。天陰沈數雨在于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曰宵行。然腐草木得濕而光。亦有明驗。衆說並爲螢火。近得實矣。○夏小正曰。八月丹鳥羞白鳥。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蚋也。其謂之鳥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爲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崇有論云。螢無背而飛。○埤雅云。今西北多螢。大若如衆行而有光。正曰宵行。以此故也。一說螢非熠燿。熠燿行蟲耳。今卑濕處有蟲如蠶蠋。尾後戴火。行而有光。俗謂之熠燿。○董氏曰。熠燿自是一種蟲。夜行地上。如蠶喉下如螢。故曰宵行。

按古今注螢火一名燐。故毛公云熠燿燐也。燐螢火也。孔疏以燐爲鬼火而駁毛公非也。本草明云螢火一名熠燿。而董惟二家復有異論。然止云熠燿別一種蟲。而未嘗以宵行爲蟲名也。朱子始以宵行爲蟲名。蓋以本草有熠燿其羽。熠燿但爲明貌耳。然蟲名可表造乎。楊用脩云。古人用字有虛有實。熠燿之爲螢火實也。熠燿爲倉庚之羽虛也。如小雅交交桑扈有鶯其領。此言桑扈之領如鶯之文。非謂鶯即桑扈也。彼謂倉庚之羽如熠燿之明。非謂熠燿即倉庚也。此說當矣。

鸛

韓詩章句曰。鸛水鳥。巢居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鸛鳥見之。長鳴而喜。○陸璣疏云。鸛鸛雀也。似鴻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望見人。按其子令伏。徑舍去。一名負釜。一名黑尻。一名背竈。一名皂裙。又泥其巢。一傍爲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陶隱居云。鸛有兩種。似鵠而巢樹者爲白鸛。黑色曲頸者爲烏鸛。○本草衍義云。鸛頭無丹。項無烏帶。身如鶴者是。無不善唳。但以啄相擊而鳴。○禽經云。鸛仰鳴則晴。俯鳴則陰。○博物志云。鸛伏卵時。數入水卵冷。則不毈。取礜石周圍繞卵。以助煖氣。○自然論云。鸛影接而懷卵。○蕭組云。江淮謂群鸛旋飛爲鸛井。鸛亦好羣飛。人探巢取鸛子。六十里旱。能羣飛薄霄激雨。雨爲之散。○北夢瑣言云。南方有鸛食蛇。每遇巨石。知道士禹步。其石防然而轉。因得而啄。

垤

疏云。蟻穴處將欲陰雨。水泉上潤。穴處者先知之。避濕而上冢。○方言。垤封場也。楚郢以南蟻土謂之垤。垤中齊語也。○埤雅云。蟻將雨則出而壅土成峰。方言曰。其場謂之坻。亦或謂之垤。垤從至。以蟲之微而能爲垤。用其至故也。今蟻取小蟲入穴。輒壞垤窒穴。益防其逸。亦以窒雨。一名蟻封。剡地蟻封大有如冢者。所謂蟻冢蓋出於此。○易林[illegible]之蹇曰。蟻封戶穴。大雨將集。

皇

爾雅云。黃白曰皇。疏曰。馬有黃處有白處者曰皇。

駁

爾雅云。駵白。駁。孫炎曰。駵赤色也。邢昺曰。謂馬有駵處有白處者曰駁。○易說卦云。乾爲駁馬。○禮斗威儀云。君乘火而王。南海輸駁馬。○埤雅。徐鉉曰。疑象駁文。晉侯乘駁。乳虎見之而伏。則象駁之文理或然也。駁亦馬之上色。故古者國君乘之。

縭

爾雅云。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緌汝誰反 孫炎曰。褘。褘音韋 帨巾也。邢昺曰。即今之香纓也。褘邪交絡帶繫於體。因名爲褘。緌。繫也。此女子既嫁之所著。示繫屬於人。義見禮記。詩云。親結其縭。謂母送女重結其所繫著以申戒之。說者以褘爲帨巾。失之。○韓詩注云。縭。帶也。○孔

疏云按昏禮言結帨此言結縭則縭當是帨非香纓○廣雅云大巾韓○昏禮記曰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毋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

破斧篇

四國

傳云四國管蔡商奄也○書蔡仲之命云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書序云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杜預云樂安博昌北有蒲姑城奄闕不知所在鄭云奄蓋在淮夷之地亦未能詳成王先伐淮夷遂滅

奄似遠于淮夷也○作雒解云武王克商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武王崩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叛二年乃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書傳云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畔○左傳周有徐奄二國嬴姓

按書序稱成王踐奄則四國流言之日周公但討而定之未嘗滅其國至歸政後成王始滅之而徙其君耳孟子云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則周公凡兩次伐奄猶未能蕩平蓋奄本忠于商爲周家反覆之原也

錡

傳曰鑿屬曰錡○韓詩云木屬

銶

傳曰木屬曰銶○韓詩云鑿屬也一解云今之獨頭斧

伐柯篇

柯

考工記車人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首六寸謂今斧也柯其柄也)又云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欘張玉反)一欘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

籩

爾雅云竹豆謂之籩○鄭注云籩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周禮籩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鱐音搜)饋食之籩其實棗栗桃乾䕩榛實加籩之實蔆芡栗脯羞

籩之實糗餌粉餈(餈資反)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凡諸侯之禮夫人致禮八籩侯伯夫人致禮八籩子男夫人致禮六籩○禮記郊特牲云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又云恒用雕篹○禮書士喪特牲籩有巾則簋敦豆有巾可知籩用彤巾士喪禮籩無縢則士大夫吉祭之籩有縢無雕可知

豆

爾雅云木豆謂之豆○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臡乃兮反)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蠯蒲佳反)蜃蚳醢豚拍(拍膊同)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

箈菹（箈音逆）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糝食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掌客凡諸侯之禮豆四十夫人致禮八豆侯伯三十有一夫人致禮八豆子男豆二十有四夫人致禮六豆〇禮器云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有以火爲貴者諸侯相朝無籩豆之薦明堂位云薦用玉豆又云夏后氏以楬豆（楬[illegible]）殷玉豆周獻豆（獻音娑）注云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祭統云君執鸞刀羞嚌（嚌才細反）夫人薦豆又云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校中）（校豆柄也鐙豆下跗也〇鄉飲酒義云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〇三禮圖云豆以木受四升高尺二寸漆赤中大夫以上畫以雲氣諸侯加象飾口足天子玉飾〇邢氏云豆高一尺口足徑一尺校徑二寸〇楚茨傳云豆謂內羞庶羞也

九罭篇

九罭

爾雅云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炎曰九罭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郭璞曰今之百囊罟亦謂之罶（罶音[illegible]）今江東謂之緵〇疏云緵促細目能得小魚〇韓詩說云九罭取鰕芘也

鱒

爾雅云鮅（鮅音必）鱒（鱒[illegible]赤眼）〇陸機云鱒似鯶魚而鱗細于鯶赤眼多細文〇埤雅云鱒魚圓魴魚方鱒好獨行〇爾雅翼云鱒目中赤色一道橫貫瞳魚之美者今俗謂之赤眼食螺蚌多獨行亦有兩三頭同行者極難取見網輒遁

袞衣

尚書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孔安國曰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于衣服旌旗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藻水草有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己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〇周禮司服王之吉服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群小祀則玄冕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

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注袞卷龍衣也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至周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而冕服九章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一龍二山三華蟲四火五宗彝皆畫以爲繢六藻七粉米八黼九黻皆絺以爲繡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希刺粉米無畫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自公之袞冕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于己賈公彥曰古人爲日月星辰于衣取其明也山取爲人所仰龍取能變化華蟲取文理衣是陽陽至輕浮畫亦輕浮故衣繪也宗彝者彝尊有虎彝蜼彝因號虎蜼爲宗彝并爲一章虎取

其嚴猛。蜼取其有智。以其仰鼻長尾。大雨則懸于樹。以尾塞鼻。是其智也。藻取有文。火取其明。粉米共爲一章。取其潔。亦取養人。黼謂白黑爲形。則斧文。近刃白。近上黑。取斷割焉。黻黑與青爲形。兩已相背。取臣民背惡向善。亦取君臣有合離之義。希繡。鄭讀希爲黹。猪里反黹。紩也。衮王陰刺。是沈深之義。故衮刺也。○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釋文云。衮六冕之第一者也。畫爲九章。天子畫升龍于衣上。公但畫降龍。

狼跋篇

胡

疏云。老狼領垂胡。○說文云。胡。牛顄垂也。○釋名。胡。互也。在咽下垂。能斂互物。

赤舄

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注。複下曰舄。單下曰屨。凡屨舄各象裳色。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諸侯與王同。下有白舄黑舄。王后吉服六。惟祭服有舄。玄舄爲上。禕衣之舄也。下有青舄赤舄。鞠衣以下皆屨耳。舄飾如繢之次。赤繶者王黑舄之飾。黃繶者王后玄舄之飾。青絇者王白舄之飾。言繶必有絇純。言絇亦有繶純。三者相將。王及后之赤舄皆黑飾。后之青舄白飾。絇謂之拘。著舄屨之頭以爲行戒。繶縫中紃。純緣也。天子諸侯吉事皆舄。其餘惟服冕衣翟著舄耳。○賈公彥曰。繶者牙底相接之縫。綴絛于其中。絇謂屨頭。狀如刀衣。以儀爲鼻。或謂用絛一寸。屈之爲絇。所以受繫穿貫者也。純以爲口緣也。○釋名云。複其下曰舄。舄腊也。行禮久立。地或泥濕。故複其末下。使乾腊也。○方言曰。屨中有木者謂之複舄。

詩經考十卷終

古閩　黃文煥　維章甫　衡著
豫章　楊以任　惟節甫　校閱

小雅

鹿鳴篇

苹

傳云苹萍也○夏小正七月湟潦生苹○周書曰穀雨一日萍始生萍不生陰氣憤盈○淮南子云萍樹根于水木樹根于土又云容華生萍萍生藻藻生浮艸凡浮生不根茇者生于萍藻○萬畢術曰老血為萍聚血之精至黃泉也○雅翼云萍水上小浮萍無根但有小鬚垂水中然淮南云萍植根于水蓋萍以水為地所植者乃是

根今或反根于上為日所暴即死是與失土同也小雅食野之苹毛氏以為此鄭氏以為非野所生非鹿所食易之曰藾蕭然古人以水艸之交為蘋則蘋鹿亦食水艸○箋云苹藾蕭○爾雅云苹藾蕭郭云今藾蒿也初生亦可食○陸璣云葉靑白色莖似箸而輕脆始生香可生食又可蒸食○盧氏雜說云唐文宗問宰臣苹是何艸李珏曰是藾蕭上曰朕看毛詩疏苹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藾蕭

按唐文宗所說詩疏與今本異

賓

說文賓所敬也○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二曰賓客之聯事○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

笙

詳見王風

白虎通云象萬物之生故曰笙

承筐

箋云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禮書云食有侑食故有侑幣饗有酬爵故有酬幣儀禮公食大夫侑以束帛而庭實以皮大夫相食以束錦此食有侑幣也聘禮公于賓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大夫於賓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士侍禮畢始饗送者酬以束錦此饗有酬幣也燕禮無用幣之文鹿鳴之詩燕群臣嘉賓序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則所謂飲食者燕與食耳此燕有酬幣也孔穎達以飲食為饗食非詩意也春秋傳曰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則燕未嘗不用酬幣特文不備禮器曰琥璜爵鄭氏以為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之禮是天子饗

諸侯諸侯相饗酬幣用玉酬幣亦謂之侑侑幣不謂之酬故春秋傳享醴皆曰宥以侑者勸酬之通稱也

蒿

爾雅云蒿菣郭璞曰今人呼靑蒿香中炙啖者為菣○陸璣云蒿靑蒿也荊豫之間汝南汝陰皆曰菣○爾雅又云蘩之醜秋為蒿郭云春時各有種名至秋老成皆通呼為蒿○本艸云艸蒿一名靑蒿一名方潰生華陰川澤○圖經云葉似茵蔯蒿而背不白春生苗葉極細嫩時人亦取雜諸香菜食之至夏高四五尺秋後開細淡黃花花下便結子如粟米大○衍義云根赤葉香○晏子曰蒿艸之高者也○筆談云靑蒿一類自有靑黃兩種陝西綏銀之間蒿叢時有一兩株迥然靑色土人謂之香蒿莖葉與常蒿悉同但比常蒿色靑翠一如松

谷之色。至深秋，餘蒿並黃。此蒿猶青，氣稍芬香。恐古人所用以此爲勝。

燕

周禮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掌客，掌四方之賓客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凡諸侯之禮，上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燕禮記云：燕朝服於寢，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大門內，揖讓升。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脀音烝不嚌肺，不啐啐音翠酒，其介爲賓。無膳尊，無膳爵，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燕義云：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呂氏云：燕禮折俎，有酒無飯，有一種若燕同姓，夜則飲之，其於異姓，讓之而止。

○賈公彥云：饗亨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在廟行之。燕者其牲狗，一獻四舉旅，降脫屨升坐，無算爵，以醉爲度，行之在寢，此所明賓客聘客則皆一饗，其燕與時賜無數。又云：燕有四等，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國語云：先王之燕禮，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韓詩說云：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既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沈，不可以湎。

芩

陸機云：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爲艸眞實，牛馬亦喜食之。

四牡篇

周道

傳云：岐周之道。○漢書地里志：右扶風郁夷縣。詩周道郁夷，顏氏曰：西北詩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言使臣乘馬於此道。○一統志：郁夷城在陝西鳳翔府隴州。

駱

爾雅云：白馬黑鬣，駱。疏云：鬣，鬛也。○說文云：白馬黑髦尾。○禮記云：夏后氏駱馬黑鬣。疏云：夏尚黑，故用黑鬣。○埤雅云：爾雅曰白馬黑鬣駱，廣雅云白馬朱鬣駱，今呼黃馬尾鬣一道通黑，如界者爲駱，蓋馬無分於黃白，若今衣脊絡縫，故曰駱也。明堂位云夏后氏駱馬黑鬣，此以別白馬朱鬣之駱也。月令曰孟秋駕白駱，此以別黃馬黑鬣

之駱也。俗云：駱馬善奈勞苦，詩曰嘽嘽駱馬，言駱性耐勞，而今取息不平如此，則以其勞故也。

騅

詩緝云：騅，鵓鳩也。○通志云：凡鳥之短尾者皆謂之隹，惟夫不專名焉。○爾雅云：隹其夫不今鵓鳩。○毛傳云：騅，一宿之鳥。箋云：一宿者，一意於所宿之木。又云：鳥之謹愿者，人皆愛之。○方言云：鳩，關東周鄭韓魏謂之鴡音郎鳩，其鴓鳩謂之鸊鴭音卑。關西秦漢之間謂之鵴鳩，其大者謂之鳻鳩，其小者謂之鷁鳩，或謂鷎鳩，或謂鶻鳩，梁宋之間謂之鷦鳩音戶。○陸機云：今小鳩也，一名鶉鳩，幽州人或謂之鷎鳩，梁宋之間謂之騅，楊州亦然。○左傳云：祝鳩氏，司徒也。祝鳩孝，故主教民。○禽經云：騅上無尊，鶏上無常。○聽籟考：詩篇云：雀聲從，鳩聲悲

念。○雉類云。似斑鳩而臆無繡采。又頭有毿。物之出若不能爲巢。纔架數枝。往往破卵。無巢不能居。天將雨則逐其雌。霽則呼而反之。雖既孝鳥。故漢授民七十者玉杖。端以鳩鳥爲飾。

杞

爾雅云。杞枸檵。（今枸杞也）○廣雅云。地筋枸杞。○陸機云。一名苦杞。一名地骨。春生作羹茹微苦。其莖似莓。（莓音梅）子秋熟正赤。莖葉及子服之輕身益氣。○本艸云。枸杞味苦寒。久服堅筋骨。輕身不老。一名杞根。一名地骨。一名枸忌。一名地輔。羊乳。却暑。仙人杖。西王母杖。生常山平澤及諸丘陵阪岸。冬採根。春夏採葉。秋採莖實。○抱朴子云。家柴一名托盧。或名天精。卻老。地骨。○日華子云。地仙苗即枸杞。○圖經云。春生苗葉如石榴葉而軟薄堪食。俗呼爲甜菜。莖幹高三五尺。作叢。六七月生小紅紫花。隨結紅實。形微長如棗核。其根名地骨。與枸棘相類。其實形長而枝無刺者。眞枸杞也。圓而有刺者。枸棘也。世傳蓬萊縣南丘村多枸杞。高者一二丈。其根蟠結甚固。鄉人多壽考。亦飲食其水土之品使然耳。○沈存中云。陜西極邊生枸杞。高丈餘。大可作柱。葉長數寸。無刺。根皮如厚朴。甘美異於諸處。實圓如櫻桃。全少核。暴乾如餅。極膏潤有味。

皇華篇

駰

爾雅云。陰白雜毛。駰。樊光曰。駰者目下白也。郭璞曰。陰。淺黑。今之泥驄。或云。目下白。或云。白陰。俱非也。邢昺曰。毛淺黑而白雜毛者名駰。○埤雅云。詩我馬維駒。維騏維駱維駰。先後與四牡之序合。則駰不如駱。駱不如騏。

常棣篇

常棣

陸機疏云。許愼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宮園種之。又有赤棣樹。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而小。五月始熟。自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君子曰。常棣。今所謂玉李。花鄂相承甚有力。○埤雅云。花蕚上承下覆。甚相親爾。棣从隶。（隶音逮）言華蕚相承棣棣相隶也。

鄂不

箋云。承華者曰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楊用修云。鄂。花苞也。今文作蕚。不。華蒂也。今文作跗。（跗音附）華下有蕚。蕚下有跗。花蕚相承覆。故特韡韡而光明。

脊令

爾雅云。䳭鴒。雝渠。郭云。雀屬也。飛則鳴。行則搖。○陸機云。大如鷃雀。長腳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故杜陽人謂之連錢。○物類相感志云。俗呼雪姑。其色蒼白如雪。鳴則天當大雪。○禽經云。鶺鴒友悌。（鶺鴒共母者。飛鳴不相離。詩人取以喻兄弟相友之道也）○埤雅云。詩曰。脊令在原。脊令水鳥。在原則失其所矣。其鳴自呼。或曰。首尾相應。飛且鳴者。故謂之雝渠。渠之言勤也。○詩緝云。脊令雪姑也。鄭氏以爲水鳥非。今雪姑非水鳥。

朋

公羊傳曰。同門曰朋。○鄭玄云。同師曰朋。

飫

毛云飫私也不脫屨升堂謂之飫鄭云私者圖非常之事若議大疑於堂則有飫禮疏云飫不在公朝在門路內酒內在堂○釋言云飫私孫炎曰飫非公朝私飫飲酒也○國語定王曰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耕以講事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飫以顯物宴以食好歲飫不倦時宴不淫衛彪傒曰武王克商作詩以爲飫歌名之曰支以遺後之人使永鑒焉

帑

傳云子也疏云左傳歸其帑書曰予則帑戮女皆兒子也

伐木篇

鳥

爾雅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又云二足而羽謂之禽○淮南云羽嘉生飛龍飛龍生鳳皇鳳皇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白虎通云鳥所以飛何鳥者陽也陽動所以飛也禽者何鳥獸之總名明爲人所禽制也○禽經云[illegible]鳥性[illegible]鳥性仁綏鳥性樂鳳翔則風雨舞則雨霜[illegible]朝鳴水鳥夜鳴山鳥巖棲原鳥地處物食長喙粒食短[illegible]味搏則利觜鳴則引吭毛協四時色合五方○周禮云庖人供六禽辨其名物射鳥氏掌射鳥羅氏掌羅烏鳥掌畜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四將貢鳥物翨翅反氏掌攻猛鳥庭氏掌射國之妖鳥○禮記云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尚書考靈耀云鳥爲春候

說文天神引出萬物从示申○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神也者妙萬物以爲言不可以形詰○大戴禮云陽之精氣曰神按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則天曰神人曰鬼地曰示對文爲異若通而言之則地示人鬼俱可云神蓋總是精爽之稱耳

羜

爾雅曰未成羊羜郭云俗呼五月羔爲羜○說文云羜五月生羔也○陸璣詩疏云羜从宁宁佇也宁其美成而後足用○羅氏云說文稱五月生羔彼謂仲夏所生按齊民要術五月六月七月生者兩熱相仍惡中之甚古稱肥羜以速諸父不應用此當是生及五月者爾

諸父

覲禮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同姓小邦則曰叔父○禮記曰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同姓謂之伯父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illegible]○服虔左傳注云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

陳饋

箋云陳其黍稷謂爲食禮○皇氏注禮記云食禮者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爲主故曰食也其禮有二種一是禮食故大行人云諸侯三食之禮有九舉及公食大夫禮之屬是也二是燕食者謂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是也按鄭注曲禮酒漿處右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大行人上公食禮九舉侯伯食禮七舉子男食禮五舉掌客上公三食侯伯再食子男一食○聘禮公於賓壹食上介壹食若弗酌則以幣致之

食。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大夫於賓壹食上介若食若饗。○禮記云：族食世降一等。（親者稠疏者稀）又云：凡養老殷人以食禮。○爾雅云：饗其四豆四籩之實，食禮則自饋食而下，無朝事之豆籩也。燕禮則自加豆加籩而下，無饋食之豆籩也。

諸舅

聘禮：大國異姓則曰伯舅，小邦異姓則曰叔舅。○禮記云：五官之長曰伯，天子異姓謂之伯舅。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異姓謂之叔舅。○孔仲達云：衛孔悝鼎銘，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舅之文也。謂異姓大夫長者亦當為伯舅。○爾雅云：餥（音匪）餱，食也。○說文云：餱，乾食也。○釋名云：餱，候也，候人饑者以食之也。

酤

毛傳云：一宿酒也。○聽雨紀談云：鄭康成訓酤為買酤之酤。（詩曰一宿而日酤，孟二代無酤酒者，至漢武帝時方有榷酤，似一宿酒為是）

天保篇

阜

爾雅云：高平曰陸，大陸曰阜。○釋名云：土山曰阜，阜，厚也，言高厚也。○風俗通云：阜者，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屬于山陵也。

陵

爾雅云：大阜曰陵。○韓詩說云：四平曰陵。○釋名云：陵，隆也，體高隆也。○易云：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春秋說題辭曰：陵之為言棱也，輔山成其廉，循稜扶推，益厥長也。

川

釋水云：淡（淡音）闢流川，過辨回川。○釋名云：川，穿也，穿地而流也。○周禮曰：川師掌川澤之名，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祭祀賓客，共川奠。職方氏：揚州，其川三江；荊州，其川江漢；豫州，其川滎雒；青州，其川淮泗；兗州，其川河泲；雍州，其川涇汭；幽州，其川河泲；冀州，其川漳；并州，其川虖（虖呼反）池（池徒多反）嘔（嘔烏侯反）夷。又云：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禹貢曰：濬畎澮距川。○蔡邕云：衆流注海曰川。○國語云：川，氣之導也。

吉

王介甫云：吉言諏日擇士之善。○周禮：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祀大神示，享先王亦如之。○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

不中者不得與於祭。○劉氏云：諏日者，君臣諏謀祭日於何有一日之先，至次日乃卜所諏之日吉否。如少牢饋食，大夫先與有司諏丁巳之日，至明日乃筮其日之吉凶也。擇士者，大射於射宮，以選與祭之士。

蠲

王氏曰：蠲言齊戒滌濯之潔。○禮記云：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又云：七日戒，三日齊。疏曰：七日戒者，謂散齊也；三日齊者，謂致齊也。○周禮：冢宰祀五帝，祀大神示，享先王，及執事，眡滌濯。（執事初為祭事前祭日之夕滌濯祭器及甑甗之屬）疏：儀禮特牲亦云：前祭日之夕，視壺濯及豆籩，士卑得與人君同。少牢大夫禮，當祭日，概（同）祭器者，下人君也。案少牢，饔人

概鼎七俎。廩人概甑甗。司空概豆籩及勺爵。此注不言七俎豆籩勺爵者。之屬中合之。又云。宰夫。祭祀。從太牢而眂滌濯。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太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眂滌濯。小宗伯。大祭祀眂滌濯。肆師。祭祀眂滌濯。

饎

說文。饎酒食也。或从配(配音) 或从米。○周禮。饎(饎同)人。掌凡祭祀共盛。○儀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炊黍稷曰饎)

禴祠烝嘗

爾雅云。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礿同禴)秋祭曰嘗。冬祭曰烝。郭璞曰。祠之言食也。礿新菜可汋(汋音酌)。嘗嘗新穀。烝進品物。○周禮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司尊彝。祠禴。祼用雞彝鳥彝。朝踐用兩獻尊。再獻用兩象尊。嘗烝。祼用斝彝黃彝。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王制云。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天子犆(犆音特)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周改夏祭曰礿。以禘為殷祭。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春之禘當為禴)記又云。禴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古者於禘祭。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孔氏云。自殷而上。禴禘嘗烝。至周公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

飲

釋名云。飲奄也。以口奄而引咽之也。○禮記云。飲養陽氣也。○周禮。膳夫王飲用六清。食醫。掌和王之六飲。酒正。辨四飲。清醫(醫於己反)漿酏。(酏音移)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凡飲共之。

百姓

傳云。百姓。百官族姓也。○虞書平章百姓注云。百姓。百官。○張說云。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為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為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

采薇篇

南仲

南仲。周之名將也。殷王紂時。文王為西伯。得專征伐。于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西伯以殷王之命。命南仲將兵以衛中國。詩人歌之曰。王命南仲。往城于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又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玁狁

史記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於北蠻。逐水草移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攻戰以侵伐。其天性也。○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玁狁。秦曰匈奴。

戎車(詳見秦小戎)

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革路以即戎。車僕。掌戎路之倅。廣車之倅。闕車之倅。苹車之倅。輕車之倅。(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陳之車。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苹車。所用對敵自隱蔽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

弭

爾雅云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孫炎曰緣謂繳束而漆之弭謂不以繳束骨飾兩頭者也〇左傳云左執鞭弭〇鄭氏云弭以助御者解轡紒宜骨也〇孔氏云弭者弓稍之名

魚

陸機疏云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今以為弓鞬步叉者也其皮雖乾燥以為弓鞬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復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〇孔氏曰左傳歸夫人魚軒服虔云魚獸名則魚皮又可飾車

服

釋名云矢其受之器以皮曰箙謂柔服用之也〇周禮司弓矢中春

獻弓弩中秋獻矢箙及其頒之矢箙皆從其弓〇田弋充籠箙矢矢箙盛矢器以獸皮為之一箙百矢籠竹箙也得人掌王之用矢箙采人矢入箙皆三等箙亦加之

出車篇

天子

易緯云天子者繼天治物改正一統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養生人至尊之號也〇保乾圖云天子之尊也神靈與天地通血氣合五帝精天愛之子之也〇說文云古之神聖人母感天而生子〇禮記云天子者與天地參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神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理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

僕夫

疏云周禮戎僕掌御戎車御夫掌御從車從車戎路之副在牧戎車將帥所乘御之則戎僕也下章僕夫況瘁箋云憂其馬之不正則正御亦在焉

旐

周禮司常云龜蛇為旐又云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縣鄙建旐疏云縣鄙是遂之官互約言之鄉之州里遂之縣同建旐龜蛇象其扞難避害也〇夏官大司馬云治兵辨旗物之用郊野載旐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〇釋名云龜蛇為旐旐兆也龜知氣兆之吉凶建之於後察度事宜之形兆也

方

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〇朱傳云今靈夏等州之地〇鄭氏云即六月所謂侵鎬及方郡縣志夏州朔方縣什賁故城在縣治北即漢朔方縣故城也漢武帝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使蘇建築朔方什賁之號蓋蕃語也〇一統志陝西寧夏衛漢朔方郡靈州城在衛城南夏州城在衛城東〇爾雅翼北方也舍人注云朔蓋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

旂

司常云交龍為旂又云及大閱贊司馬頒旗物諸侯建旂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巾車云金路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大司馬治兵諸侯載旂考工記云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〇覲禮云諸侯載龍旂弧韣又云天子載大旂升龍降龍〇禮書云天子諸侯之旂龍章一也升龍

素降龍育。蓋青陽也，素陰也，陽在上而降，陰在下而升，交泰之道也。
先儒以爲王之大常曳地，諸侯之旂齊軫，卿大夫齊較，士齊肩。

西戎

朱傳云，昆夷也。○風俗通云，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禮記云，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丙子朔，昆夷氏侵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脩德而不與戰。○皇矣串夷載路，鄭氏云，即混夷，西戎國名。○漢匈奴傳，周西伯昌伐畎夷。畎夷即畎戎也，又曰昆夷，亦作混，又作緄，亦曰大戎。按西戎在今鞏昌秦州之境，史記稱隴以西有緄戎，在隴西，若秦州之東也。

魚麗篇

罶

爾雅云，凡曲者爲罶。鄭注云，毛傳曰，罶，曲梁也。凡以薄爲魚笱者名爲罶。又云，嫠婦之笱謂之罶。孫炎曰，罶，曲梁，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孔氏曰，其功易，故號寡婦笱，非寡婦所作也。○周勃傳，織薄曲，師古云，葦薄爲曲也。

鱨

陸璣疏云，鱨，一名黃頰魚，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揚黃頰，通語也。○釋文云，江東呼黃鱨魚，尾微黃，大者長七八寸許。○埤雅云，性浮而善飛躍，故一曰揚。

鯊

爾雅云，鯊，鮀。今吹沙小魚，體員而有點文。○陸璣云，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異物志曰，吹沙長三寸許，背上有刺螫人。○海物異名記云，鯊似鯽而狹小。○廣志云，吹沙魚大如指，沙中行。○埤雅云，鯊性善沈，亦於沙中乳子，鰋魴鯉性浮，鯊鱧鱖性沈。○雅翼云，鯊非特吹沙，亦止食細沙，味甚美。大者不過二斤，然不若小者之佳，今人呼爲重脣，脣厚特甚，有若鼉䵶，故名。今江東小谿中，每春甚多，土人珍之。夏則隨水下。是後罕矣。春來夜來，大抵正月先至，魚之最先至者。次則鯉至，次則鱖至，桃花水至而鱖肥，則三月矣。○寧波府志云，皮上有沙，故名。其類甚多。○鳥獸考云，鯊有二種，魚麗之鯊，蓋閩廣江漢之常産，海鯊虎頭鯊，黑文，鯊足巨者餘二百斤，常以春晦陟於海山之麓，旬日化爲虎，惟四足難化，經月乃成矣。

鱧

毛傳云，鱧，鮦也。○爾雅云，鱧，鯇。舍人曰，鱧，一名鯇。郭璞曰，鱧，鮦也。鯇

今鱧魚，似鱒而大。○陸璣云，鱧，鯇也。似鯉，頰狹而厚。○本艸，蠡魚，味甘寒，一名鮦魚，生九江池澤。陶隱居云，今皆作鱧字，舊言是公蠣蛇所變，然亦有相生者。至難死，猶有蛇性。日華子云，諸魚中惟此膽甘可食。衍義云，今人謂之黑鯉魚，道家謂頭有星爲厭。○爾雅又云，鰹，鰹音堅大鮦，小者鮵。鮵音奪疏，此即上文鱧也。○埤雅云，今玄鱧是也，有舌，鱗細有花文，一名文魚，與蛇通氣，其首戴星，夜則北向，蓋北方之魚也。鱧鯊之美，不若魴鱧；魴鱧之美，不若鰋鯉，故詩序如此。○爾雅云，鱧魚圓長而斑點，郭氏解鯶魚稱爲鯇，然今鮦又別一種。

按鱧一名鯇，本艸經也。陶隱居云，鱧鮦別二魚名，如云鱧鯇，今人所食之魚非也。日華子稱鱧魚膽味甘，陳藏器稱鯇魚膽至苦。又云鯇生江湖間，正合陸機之說，則陸機所云是鯇非鱧，鱧鯇乎爲二物矣。羅氏謂鯇別一種，又戾本艸之說。今吳中人知有鱧，不知羅氏所謂鯇是何物。鱧今人指爲烏魚，味亦不佳，故俗今鮮食，俗不甚珍之。

鰋

傳云鰋鮎也○爾雅鰋鮎孫炎曰鰋一名鮎郭璞曰鰋今偃額白魚鮎別名鯷（鰋鯷同音提）江東通呼鮎爲鮧○本艸云鮧魚味甘主百病陶隱居云此是鯷也即是鮎圖經云大首方口背青黑無鱗多涎又有鱯（音護）魚相似而大鮠（音危）魚亦相似色黄而美衍義云鮧魚形少類鱧有四足腹重墜如囊身微紫色無鱗與鮎鮠相類○埤雅云今鰋額白魚也一名鮎鰋魚偃鯉魚俯鱧魚圓魴魚方○雅翼云鮧魚兩目上陳頭大尾小善登竹有水堰處輙自下騰上或曰口腹俱大者名鯷背青口小者名鮎○梁寅云鮎腹平著地故得鰋名

按孫炎以鰋鮎爲一魚郭璞以爲二魚大如鮎見埤雅爾雅之說爲是蓋如陶貞白之說鮎即是鯷與郭說合衍義云鮧魚四足似鱧又與鮎大別今吳中正呼爲鮎不聞謂爲鰋也

南有嘉魚篇

嘉魚

水經注云褒水又東南得丙水口水上承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穴口廣五六尺去平地七八尺泉縣注魚自穴下透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下注褒水故左思稱嘉魚出于丙穴○任豫益州記云嘉魚似鱒蜀中謂之拙魚蜀郡山處處有之從石孔出大者五六尺○雲南記云雅州丙穴出嘉魚似鯉鱗細○嶺表錄異云嘉魚形如鱒（音因）出梧州戎城縣江水口甚肥美最宜爲鮓（頭頗）每炙以芭蕉葉隔火蓋慮脂滴火滅耳○本艸嘉魚味甘溫食之令人肥健悅澤此乳穴中小魚常食乳水所以益人○方輿勝覽云首有黑點謂照映星象相感而成長身細鱗肉白如玉其味自鹹○虞衡志云嘉魚出梧火山下丙穴如小鰣魚多脂煎不假油蜀中丙穴亦出肥美相似○埤雅云鯉質鱒鱗肌肉甚美食乳泉出于丙穴先儒言丙穴在漢中沔南縣北有乳穴二常以三月取之

按嘉魚所產不一大率蜀與兩廣之境也然皆云出自丙穴豈因嘉魚所出而遂得此名耶若水經注所云丙穴則在今陝西漢中府沔縣境

罩

爾雅云䈇（音罩）謂之罩李巡曰䈇編細竹以爲罩捕魚也孫炎曰今楚䈇也○孔仲達曰罩以竹爲之無竹則以荊故謂之楚䈇○陸佃云魚欲逃則罩之使入

汕

爾雅云罺（音巢）謂之汕郭璞曰今之撩罟○朱傳云以薄汕魚也○陸氏云魚欲伏則汕之使出

南山有臺篇

臺

爾雅云臺夫須○陸機云舊說夫須莎艸也可爲蓑笠故曰臺笠緇撮或云臺艸有皮堅細滑緻可爲簦笠南山多有○說文曰臺一名山莎○本艸香附子即莎艸根在田野二月八月採圖經云香附子交州者大如棗近道者如杏仁苗莖葉都似三稜根若附子周市多毛今近道生者苗葉如薤而瘦根如筯頭大○埤雅云莎艸疏而無溫故从沙

萊

陸機云萊艸名其葉可食今兗州人烝以爲茹謂之萊烝

枸

陸機云枸枳枸也木高大似白楊所在山中皆有枝柯不直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九月熟江南特美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本從南方來能敗酒若以為屋柱則一屋之酒皆薄○本艸云枳椇（音矩）味甘平一名木蜜其木皮温唐本注云其樹徑尺葉如桑柘其子作房似珊瑚核在其端人皆食之○古今注云枳椇子一名樹蜜一名木餳實形拳曲核在實外亦名白石白實木石木實○廣志云葉似蒳椰子十一月熟樹乾者益美○埤雅云多枝而曲飛鳥喜巢其上賦曰枳句來巢是也○雅翼云古者人君燕食所加庶羞凡三十一物其果則有蔆椇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側加反）棃又婦人之贄椇榛棗栗荊楚之俗亦鹽藏荷裹以為冬儲今不以為重毀者食之而已

楰

爾雅云楰鼠梓郭璞曰楸屬也今江東有虎梓○陸機云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曹氏云官家之良材

蓼蕭篇

鞗革

傳云鞗轡也革轡首也○爾雅云轡首謂之革○孔仲達云馬轡所靶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革鞗皮為之故云鞗革

和（詳見秦風）

啓詩訓曰和設軾者也鸞設衡者也○韓詩說曰在軾曰和在軛曰鸞○毛傳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子賓周禮注云和鸞皆以金為鈴鸞者在衡和者在軾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故詩云和鸞雝雝言得其和也○孔仲達云和亦鈴也以其與鸞相應和故載見曰和鈴央央是也○埤雅云青鳳為鸞鸞雌曰和後世作和鸞以象之

湛露篇

夜飲

箋云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庶姓讓之則止○燕禮無算爵無算樂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為大燭于門外賓醉奏陔遂出

宗（詳見斯干）

傳云夜飲必于宗室○朱傳云蓋路寢之屬○詩緝燕禮云膳宰具官饌于寢東（寢路寢也當從朱氏）

彤弓篇

彤弓

傳云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左傳甯武子云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音盧）弓矢千以覺報宴○禮記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孔疏云弓皆漆之以飾箭路彤弓則禮當唐弓大弓往體來體若一合七成規彤矢當周禮恒矢也色以赤者周之所尚

饗

周禮大行人云上公饗禮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大國之孤視小國之君掌客云上公三饗侯伯三饗子男一饗○聘禮云公於賓再

饗賓介皆明日拜於朝上介一饗大夫於賓一饗上介若食若饗○禮記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仲尼燕居云禮有九焉大饗有四焉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左傳云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王室之禮也又云享以訓共儉燕以示慈惠○皇氏禮記注云饗有四種一是諸侯來朝天子饗之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其所云飫即謂饗也其禮亦有飯食故舂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也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王饗之禮亦有飯食及酒其酌數亦當依命其牲折俎亦曰殽烝三是戎狄之

君使來王委饗之四是饗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醉為度○儀禮疏云受賓聘享則於大廟饗食則於禰廟燕又在寢彌相親也周禮疏云饗禮九獻者謂後日王速賓賓來就廟中行饗饗者亨大牢以飲賓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九獻者王酌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酬後更八獻是為九獻

右

傳云右勸也疏云謂設享禮勸其功○箋云右之者主人獻之賓受爵奠于薦右既祭俎乃席末坐卒爵之謂也○詩緝云右與侑侑通皆助也莊十八年左傳云王饗醴命之宥以幣物助勸也僖二十五年二十八年皆云饗醴命宥是饗禮必有賜以為宥而彤弓則宥之大者也

醻

傳云醻報也疏云為享以報功○箋云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之醻○孔氏曰醻有二等既酢而酬賓者賓奠之不舉謂之奠醻至三爵之後乃舉向者所奠之爵以行之於後交錯相醻名曰旅醻謂衆相醻也

菁莪篇

莪

爾雅云莪蘿○陸機云莪蒿也生澤田漸洳之處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三月中莖可生食又可烝香美味頗似蔞蒿○廣志云莪蒿廩蒿○本草唐注云葉似白蒿花如瞿麥紅赤可愛子似王不留行黑色作角七月八月採蜀本圖經云葉似蛇床青蒿等子角似蔓菁實黑秋熟所在皆有之○衍義云角蒿莖葉如青蒿開淡紅紫花花大約

徑三四分花罷結子長二寸許微彎

百朋

箋云古者貨貝五貝為朋疏云漢書食貨志有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也○食貨志云王莽居攝更作龜貝錢布之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是為貝貨五品

六月篇

周康王

周康王名釗成王之子也初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發顧命

及成王既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太保命太史作冊書。康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從王入即位。太保大宗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答拜。太保暨芮伯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王乃作誥以告諸侯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

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由是諸侯率服。十二年六月。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康王常朝諸侯于酆宮。王克遵洪業敬恭神人守明堂之制觀

存亡之跡。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爲。擇善而後從事。四夷賓服海內晏然百姓興於禮義。囹圄虛空。刑措不用。有康氏之風焉。二十六年王崩。子昭王立。

周厲王

周厲王名胡。夷王之子也。周自夷王王政不興。厲王元年。楚熊渠畏之。自去其王號。三十年王好利近榮夷公。芮伯諫王。王不聽。卒以榮公爲卿士用事。三十三年時荊楚寇于南徼化寇于北淮夷寇于東王命虢公征之不克。彼欲敵起虐用其民。民不堪命。聚議道興謗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穆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諫王王不聽。三十六年西戎反。王室滅秦犬丘大駱之族。三十七年國

人相與畔襲王，王出奔于彘。太子靖匿召公之家，國人乃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太子，太子竟得脫。召公周公行政，號曰共和。四十二年王在彘，五十一年王死于彘。太子長于穆公家，二相乃共立之，是爲宣王。

尹吉甫

尹吉甫，周卿士也。吉甫有文武才，事周宣王。時玁狁內侵，逼近京邑。宣王命吉甫北伐有功，詩人乃賦六月以美之。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宣王封申伯于謝，吉甫賦崧高以贈之。宣王命仲山甫城齊，吉甫賦烝民以美之。韓侯朝周，受命而歸，吉甫賦韓奕以送之。宣王命召公平淮夷，吉甫賦江漢以美之。宣王伐淮夷，吉甫以卿士兼內史掌策命，寵侯文武之境土。會諸侯于東都，中興之功，吉甫爲盛。吉甫之家大宴，食日救百人。吉甫前妻子伯奇，後妻子伯封。伯奇事後母至孝。後母欲立其子伯封，譖于吉甫曰，伯奇好妾，若不信，試上臺觀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于衣領之中，使伯奇視而殺之。母便大呼曰，伯奇牽我。吉甫心疑，遂放伯奇于野。伯奇乃集芰荷以爲衣，采楟花以爲食。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放，於是援琴作履霜之操。操曰，履朝霜兮采晨寒，考不明其心兮聽讒言，孤恩別離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此愆，痛歿不同兮恩有偏，誰說顧兮知我冤。曲終投河而死。吉甫後悟，而追傷之，乃援琴作子安之操。吉甫出遊于田，見鳥鳴于桑，其聲噭然。吉甫動心曰，伯奇乎。鳥乃撫其翼，其音尤切。吉甫乃顧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鳥[illegible]聲而棲其蓋，歸入門，集于井

幹之上，向室而號。吉甫命後妻載弩，遂射殺後妻，以謝之。

常

傳云，日月爲常。○周禮司常，日月爲常。巾車，王乘玉路，建太常十有二旒以祀。大司馬教治兵，王載太常。司勳，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鄭氏云，春夏之田用大麾，秋冬建太常。王之自將建太常，不自將建太白。○禮書云，常有三辰，升龍降龍，設崇牙，備弧矢，(崇牙者[illegible]以飾之也)飾之以旄羽，韜之以鈴。考工記曰，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明堂位曰，乘大輅，載弧韣。左傳曰，錫鸞和鈴。爾雅曰，有鈴曰旂。則太常之制可知矣。太常不特祀天王于郊，且祀方明，禮四瀆山川，狄治兵，冬大閱，皆載焉。然常之三辰則非斗而已，與衣服畫星辰不同。觀曲禮曰，招搖在上，天子[illegible]日，天子葬，盛旐，建日月七星，蓋旂以指物所畫，不過北斗耳。

焦穫

宸宇記，焦穫藪在京兆府涇陽縣北十數里，亦名瓠口。朱傳云，焦未詳所在。穫，郭璞以爲瓠中。(今在耀州三原縣)○一統志云，焦穫澤在陝西西安府涇陽縣西北，亦名瓠口，蓋古之焦穫藪也。池陽廢縣在三原縣東北二十里，漢書遺跡略存。

鎬方

鄭氏云，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王基云，劉向曰，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鎬去京師千里。○朱傳云，劉向以爲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未詳所在，方疑即是朔方也。

涇陽

通典云今涇原州地並涇水之陽〇一統志涇陽在西安府城北七十里故城在平涼府界以居涇水之北故名

織文

箋云織徽織也將帥以下衣皆著焉疏云言徽織者以其在軍爲徽號之織織與幟字同以絳爲縿畫爲鳥隼又絳爲旐書名於末其制如所建旌旗而畫之著之于衣自王以下旌旗雖有等差其徽織同長三尺縿長一尺旒長二尺〇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旃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及大閱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識也大傳謂之徽號事名號三者旌旗之細也[illegible]亦為徽識各以其[illegible]則以[illegible]長[illegible]幅[illegible]長終幅廣二寸書其[illegible]焉大閱禮象而爲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〇呂東萊云日月爲常之類皆幟之文也鳥章特其一耳詩之所指乃其建之旗鄭氏所箋乃所服之號初非一物

白

孔氏曰白謂絳帛〇尚書曰舜修三帛〇周禮染人掌染帛肆師大祀用玉帛典命諸侯之適子未誓以皮帛繼子男閭師民不蠶者不帛職方氏并州其利布帛㡛[illegible]氏練帛〇坊記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〇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〇說文帛繒也

白旆

毛傳云白旆繼旐者也疏云此旗而言旐者散則通名九旗之帛皆用絳言白旆者謂絳帛猶通帛爲旃亦是絳也〇爾雅云緇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帛續旐末爲燕尾者〇曹氏曰白旆以帛續旐末爲燕尾戰則旆之

元戎

司馬法云夏后氏曰鉤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〇毛氏云元大也鉤車先正也寅車先疾也元戎先良也〇韓詩說云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緩輅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突衝啓敵家之行伍也〇王介甫云軍前曰啓後曰殿元戎十乘以先軍行之前者所謂選鋒也兵法軍無選鋒曰北

大原

書禹貢既修大原顏師古曰即今晉陽〇黄氏云晉大原大鹵大夏夏虛晉陽凡六名〇朱傳云大原亦曰大鹵今在大原陽曲縣〇穀梁傳云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〇大全注大原即今大原府陽曲縣隸山西

鼈

周禮鼈人掌取互物物有甲以時簎[illegible]魚鼈龜蜃凡貍[illegible]物春獻鼈蜃秋獻龜魚〇禮記云水潦降不獻魚鼈又云水煩則魚鼈不大又云居山以魚鼈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又云鼈去醜〇淮南子云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瞥精於明也〇博物志云九竅者胎化八竅者卵生龜鼈龍此諸類皆卵生而影伏〇段成式云甲蟲影伏羽蟲體伏今鼈伏于淵而卵剖于陵此思化也內典曰鶴影生鼈思生是則思生與影伏異矣

膾

釋名云膾會也細切肉令散分其赤白異切之已乃會合和之也〇禮記云進食之禮膾炙處外又云牛膾羊炙魚膾芥醬大夫燕食有

膾無膴，有膴無膾，膾春用葱，秋用芥，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軒音憲）又云，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聶而不切，麕為辟雞，兎為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陳氏云，聶而切之者，謂先聶為大臠，而後報切之為膾也。

張仲

張仲，周之卿也，仲為人孝友，宣王常命尹吉甫北伐玁狁，唯仲侍王贊助之力居多，吉甫歸而飲至，仲亦與焉，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此之謂也。

采芑篇

方叔

方叔，周卿士也，周宣王時，方叔常與尹吉甫北伐玁狁有功，蠻荊背

叛，宣王命方叔南征亦有功，詩人乃賦采芑以美之，詩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芑

陸疏云，芑菜似苦菜，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烝為茹，西河雁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是也。○朱傳云，即今苦蕒（蕒音買）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本艸云，野苦蕒五六回拗後味甘滑于家苦蕒。

新田

爾雅云，二歲曰新田，孫炎曰，新田新成柔田也。

菑

爾雅云，田一歲曰菑，孫炎曰，菑始菑殺其草木也，郭璞曰，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菑。○孔仲達云，菑是殺草之名，雖二歲之後，耕而殺艸，亦名為菑。

鉤膺

朱傳云，鉤膺，馬婁頷有鉤，而在膺有樊有纓也，樊馬大帶，纓鞅也。○疏云，此鉤是金路，或方叔為同姓，或五官之長，得乘金路矣，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戰所乘，此時受命率車，未至戰時，故不言戎車也。○周禮巾車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金路，鉤樊纓九就，象路，朱樊纓七就，革路，龍勒條纓五就，木路，前樊鵠纓。[illegible]鄭司農云，纓，謂當胸，以削革為之，玄謂纓今馬鞅，玉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罽飾之，十二就，就成也，鉤，婁頷之鉤也，金路無錫有鉤，亦以金為之，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象路無鉤，以朱飾勒而已，其樊及纓

以五采罽飾之而七成，革路以白黑韋為勒，條讀為絛，其樊及纓以絛絲飾之而五成，木路無龍勒，以淺黑飾韋為樊，鵠色飾為纓，前讀為緵，淺黑色也，就數與革路同。○大行人云，上公樊纓九就，侯伯七就，子男五就。○禮書云，鉤在膺前，以金為之，杜預曰，纓在馬膺前，如索帬，則纓非鞅也，樊然為鞅之飾耳，巾車言五者之飾，皆其首面領膺之著者也，故不及腹帶，鄭康成以樊為鞶帶之鞶，又以龍為尨，條為絛，前為翦，非也，纓蓋用組為之，與冠纓同，五采一匝為就，與圭繅冕旒之就同。

中鄉

鄭氏云，中鄉，美地名。

軝（詳見秦風載）

說文曰軝長轂也○考工記云容轂必直陳篆必正容者治轂乃之形容也篆轂約也垂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詩詁云軝轂之旁出者也

衡

釋名云衡橫也橫馬頸上也○考工記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輈人爲輈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衡任謂兩軛之閒也○烈祖箋云余飾錯衡之車○禮書云衡長六尺六寸衡任之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而其長與輪崇車廣等衡圍與衡圍等矣說文謂轅端持衡曰軏軛下曲曰軥軏音月軥音劬軛軥曰軶軶於革反左傳衡厄公差追衛獻公射兩軥而還則軛在轅端衡在軛上軛軥軥在衡下而軛與軥本一物也衡上有采以爲飾詩曰錯衡是也軛上有環以貫轡爾雅曰載轡謂之轙是也

命服

箋云命服者命爲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疏云經云朱芾斯皇芾從裳色故知裳亦朱不用戎服素裳者以其命將非在軍不可純如之也亦變爲美故襍祭服之飾

葱珩

朱傳云珩佩首橫玉也○玉藻云一命緼韍幽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珩衡佩玉之衡也幽讀爲黝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孔氏曰玉藻累一命至三命而止而云葱珩則三命而上至九命皆葱珩也○雅翼云葱本白而末青青色尤美古者佩玉有葱珩以玉色如葱色得名

隼

爾雅云鷹隼醜其飛也翬郭云鼓翅翬翬然疾○陸機云隼鷂屬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題肩或謂雀鷹春化爲布穀者是也○考異郵云陰陽氣貪故題肩擊宋均云題肩有爪芒爲陰中陽故擊殺也○禽經云鳥之小而鷙者皆曰隼大而鷙者皆曰鳩又云鷹好峙隼好翔鷹以膺之鶻以猾之隼以尹之○法言云鷹隼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螭虎桓桓鷹隼獲獲獲音未至也○化書云鳥反哺仁也隼憫胎義也○許慎云隼今之鶻○李善云鷙鳥之鳥通呼曰隼○陸佃云準于文从水从隼今鷹之搏噬不能無失獨隼爲有準每發必中或曰即今所呼爲鶻者是

鉦

說文云鉦鐃也鐃小鉦也似鈴柄中上下通鐲鉦也○孔氏云鐲鐃俱得名鉦但鐲以節鼓非靜之義故知鉦以靜之指謂鐃也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陳鐲然依文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周禮鼓人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鐲鉦也形如小鍾軍行鳴之以爲鼓節鐃如鈴無舌有柄執而鳴之以止擊鼓大司馬職云中春教振旅辨鼓鐸鐲鐃之用卒長執鐃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中冬教大閱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行及表乃止又三鼓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樂記曰今夫古樂始奏以文復亂以武疏云武謂金鐃○樂書云國語曰鼓丁寧昭曰丁寧鉦也蓋自其聲濁言之謂之鐲自其儆人言之謂之丁寧自其正人言之

原缺第三十三葉

禮記云五官之長出于諸侯故曰天子之老

霆

爾雅疾雷為霆霓（雷之急擊者謂霹靂）○說文云霆雷餘聲也鈴鈴所以挺出萬物霹靂振物者春秋傳曰震夷伯之廟○五經通義云震與霆皆霹靂也○春秋繁露云王言下不從則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霹靂者金氣其音商故應以霹靂○莊子云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絯音駭）於是乎有雷有霆

征伐

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又云征者正也各欲正己也○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壇音墠）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春秋左傳云有鐘鼓曰伐無曰侵○公羊傳云觕（觕音粗）者曰侵精者曰伐○穀梁傳云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詩經考卷之十二

古閩　黃文煥[illegible]輯著
豫章　楊以任[illegible]校閱

小雅

車攻篇

東（已見豳風王）

傳云東洛邑也○周書度邑解武王曰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過于有嶽丕顧瞻過于河宛瞻于伊洛無遠天室其曰茲曰度邑○作雒解云周公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郛方七十里南繫于洛水北因于郟山以為天下之大湊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為方千里○史記婁敬云成王即位而營成周洛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通鑑外紀云成王使召公先相宅周公至洛師復卜申視營築謂之王城是為東都○東京賦云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公初基其繩則直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東門於旋太室作鎮揭以熊耳底柱輟流鐔（音淫）以大伾（音丕）○陸機洛陽記云洛陽城周公所制東西十里南北十二里城上百步有一樓櫓外有溝渠○一統志河南河南府禹貢豫州之域武王定鼎郟鄏成王營洛為王城下都平王東遷乃都王城洛陽縣本成周地居洛水之北故曰洛陽洛陽故城在府城東洛水北周公所營成周也

田車

李彭山云田車在周禮巾車謂之木路不鞔以革而但漆之蓋樸素

淳堅之制也。與賡六尺六寸。與兵車乘車同。惟輪則田車小兵車乘車三寸。說者以兵車乘車。皆駕國馬。而田車駕田馬故也。然既差馬而脊之。故四牡孔阜。皆良馬也。特以田車欲便于搏獸。故其輪稍低。所謂田馬雖不及龍馬之八尺。蓋亦七尺之駣矣。

甫艸

鄭箋云。甫田之艸也。○爾雅。十藪鄭有圃田。郭云。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水經注云。渠水歷中牟縣之圃田澤。澤多麻黃艸。故述征記曰。踐縣境便覩斯卉。窮則知踰界。詩所謂東有圃艸也。西限長城東極官渡。北佩渠水。東西四十許里。南北二百許里。中有沙岡。上下二十四浦。津流逕通。淵潭相接。水盛則北注。渠溢則南播。爲鄭隰之淵藪矣。○一統志。圃田澤在河南開封府中牟縣西北七里

其澤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西限長城。東極官渡。高者可耕。窪者成瀦。今爲澤者八。若東澤西澤之類。爲陂者三十有六。若大灰小灰之類。其實一圃田澤耳。

苗

傳云。夏獵曰苗。○爾雅。夏獵爲苗。郭璞曰。爲苗稼除害。○周禮。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辨號名之用。遂以苗田。鄭曰。夏田爲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

○公羊傳云。春曰苗。

獸

說文云。獸守備者也。○國語云。獸三爲群。○爾雅云。四足而毛謂之獸。周禮。庖人。掌共六獸。鄭司農云。麋鹿熊麕野豕兔。玄謂六獸當有狼而熊不屬。又獸人。掌罟田獸。獸醫。掌療獸病。療獸瘍。服不氏。掌養猛獸而教擾之。穴氏。掌攻蟄獸。囿人。掌囿游之獸禁。○淮南子曰。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于庶獸。

敖

箋云。敖鄭地。今近滎陽。○鄭縣志。敖山在鄭州滎澤縣西十五里。○水經。濟水東逕敖山北。詩所謂薄獸于敖。山上有城。殷仲丁所遷。秦置倉于其中。亦曰敖倉城。○呂東萊云。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設七覆於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險峯可以設伏。東有甫草。即此地。○郡國志。河南滎陽有敖亭。周宣王狩于敖。○一統志。敖山在河南開封府鄭州河陰縣西北二十里。

金舄

箋云。金舄黃朱色也。疏。即禮之赤舄也。加金爲飾。故謂金舄。

會　互見乃木韻

儀禮云。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此謂時會殷同也。爲宮者於國外。王將會諸侯。爲之壇。爲宮以見之。又云。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天子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于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時見曰會。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大司馬。大會同。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小司馬。凡小會同。掌其事。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禁謂九伐之法。司馬職文。時會者諸侯不順服則令焉。三歲。官步一閏。謂王侯諸侯朝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晉叔向云。明王之制。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

同

周禮大宗伯云。殷見曰同。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旣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大行人云。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政謂邦國之九法。按毛傳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此釋文則然耳。其實宣王會諸侯於東都。非必在征討。又非十二年之事。意者會諸侯之時亦會爲壇于國外。如鄭氏所云與。然會者交會。同者同聚。則諸侯見天子或並得稱之乎。

拾

三禮圖云。拱遂音者臂捍。以朱韋爲之。謂之拱。拱所以遂弦也。○周禮繕人。掌王之用決拾。拾謂韝捍也。著左臂裹以韋爲之。○禮書云。拾亦謂之遂。儀禮所謂袒決遂是也。亦謂之捍。內則所謂佩決捍是也。鄉射記大夫與士射。袒纁襦。禮記君射。袒朱襦。蓋大夫與士射。士則以拾蔽膚。大夫歛衣而已。君與大夫射。大夫以拾蔽膚。君歛衣而已。鄭氏謂拾

所以蔽膚歛衣者此也。曲禮曰。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則拾亦可以爲摯與。

射夫

孔氏云。大射禮選群臣爲三耦。若大夫不足以士充之。三耦之外。其餘衆士與射者各自取匹。謂之衆耦。射人說賓射之禮云。王以六耦。則天子大射亦六耦也。故夏官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此其義也。射人云。諸侯四耦。大射惟三耦者。賓射對都國之君尊故四耦。大射與已之臣下卑。故降之。天子尊無與敵。無所差等。大射賓射六耦之外。亦當有衆耦。

徒

爾雅云。徒御不驚輦者也。○傳云。徒輦也。○周禮鄉師云。大軍旅會同。治其徒役。注云。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蕃營。族師以時校登族之車輦。縣師辨車輦之稽。遂人遂師掌以時登其車輦。稍人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輦。○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梩。周輦加二版二築。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

庖

周禮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鱻薨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鄭玄云。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苴。○禮記曰。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物。弗身踐也。又曰。獵之禮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帝王世紀云。太昊取犧牲以共庖廚。

吉日篇

戊

爾雅云。太歲在戊曰著雍。○說文云。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戊承丁象人脅。○釋名云。戊茂也。物皆茂盛。○漢書云。豐茂于戊。○蔡邕云。大撓採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於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日。謂之支。支幹相配以成六旬。○箋云。戊剛日也。

伯

夏官校人云。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馬祖天駟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爲災害馬者。○爾雅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孝經說云。房爲龍馬。○國語云。農祥晨正。土乃脈發。韋氏曰。農祥房星也。○晉書云。房四星爲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

將也下第一星上將也次次將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也南二星君位北二星夫人位亦曰天駟爲天馬主車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亦曰天廄又主開閉爲畜藏之所由也房星明則王者明驂星大則兵起星離民流

禱

說文云禱告事求福也禂禂音禱牲馬祭也詩曰既禡既禂○爾雅曰既伯既禱馬祭也伯祭馬祖也將用馬力必先祭其先禱求之夫春祭馬祖明求祭之使其常也而將用馬九斷又月貴禮以禱之○周禮廋人祭馬祖祭閑之先牧甸祝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杜子春云禂禱也爲馬禱無疾爲田禱多獲禽牲

庚

爾雅云太歲在庚曰上章○史記云庚者言陰氣庚萬物故曰庚○

漢書曰斂更于庚○說文云位西方象秋時萬物庚庚有實也庚承己象人齎齎音咨○釋名云庚猶庚也堅強貌○孔氏云内事以剛日擇馬亦用庚爲剛日也

午

爾雅云太歲在午曰敦牂○史記云午者陰陽交故曰午○漢書曰咢布于午○說文云午啎也啎音忤也五月陰气啎逆陽冒地而出○孔氏曰擇馬用午日蓋於辰午爲馬故也○漢書翼奉云南方之情惡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之情喜喜行寬大巳酉主之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

麀

釋獸云麀牡麌牝麀

麌

箋云麌牡曰麌○爾雅云麌牡麌牝麜

漆沮

禹貢雍州漆沮既從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孔安國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顏師古曰漆沮即馮翊之洛水也○蔡傳云漆水寰宇記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縣合沮水沮水地志出北地郡直路縣東今坊州宜君縣西北境也寰宇記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俗號子午水下合榆谷慈馬等川遂爲沮水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俞山東北入于渭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祋祤音 縣北東入于洛○水經注鄭渠在太上皇

陵東南濁水注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柒沮其一水東出即沮水也故濁水得柒沮之名東北流注于洛水

祁

箋云祁當作麎麎音辰○爾雅云麋牡麔麔音咎牝麎麎音辰其子麇麇音几其迹躔絕有力狄疏云麎總名也詩吉日云其麎孔有○說文云麎麋牝也冬至解角○運斗樞云瑤光星散爲麎○獸人云夏獻麋麎人朝事之豆昌本麋臡菁菹鹿臡○左傳莊十七年多麋麋多則害五稼○月令仲冬麋角解熊氏云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澤獸故冬至得陽氣而解角賈公彥云麋爲陰獸情淫而游澤冬至陰方退故解角從陰退之象鹿是陽獸情淫而游山夏至得陰而解角從陽退之象若節氣早則麋角十一月解故夏小正云十一月麋角隕墜

若節氣晚則十二月麋角解故小正云十二月隕麋角○陶隱居云麋千百爲群多牝少牡人言一牡輒交十餘牝交畢即死其脂墮土中經年人得之方好名曰遁脂○埤雅云白虎通曰熊爲獸乃猛麋爲獸迷惑故天子射熊諸侯射麋麋水獸也青黑色肉蹄一牡能乘十牝角自生至堅無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餘斤其堅如石計一夜須生數兩此骨血之至強者

客

周禮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小行人（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疏云大客爲要服以內諸侯之使臣小客謂蕃國諸侯之使臣○孔疏云天子所賓客惟諸侯耳對文君爲大賓臣爲大客散則賓亦客也

醴

周禮酒正辨五齊之名二曰醴齊（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明堂位云殷尚醴○韓詩說云醴甜而不泲也○說文云酒一宿熟也○孔疏云醴不可專飲天子於群臣不徒設醴而已此言酌醴者左傳天子饗諸侯每言饗醴命之宥是饗醴者天子飲酒之敬故舉醴言之也

鴻鴈篇

鰥

釋名云鰥昆也昆明也愁悒不寐目恒鰥鰥然故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閉者也○白虎通云鰥之言鰥鰥無所親也○孝經注云男子六十無妻曰鰥○禮記云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鰥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寡

小爾雅云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煢寡婦曰嫠○釋名云寡踝也踝踝單獨之言也○孝經注云婦人五十無夫曰寡○禮記疏云男子無妻亦謂之寡左傳云崔杼生成及彊而寡

堵

說文云垣也五版爲堵○傳云一丈爲版五版爲堵箋云春秋傳曰五版爲堵五堵爲雉雉長三丈則版六尺疏云毛言五版爲堵謂累五版也版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是版廣二尺也傳以一丈爲版鄭欲易之故引公羊傳文以證版之長短○韓詩說云八尺爲版五版爲堵五堵爲雉又云堵四十尺雉二百尺以叙長

八尺接五版而爲堵接五堵而爲雉

宅

說文云所託也○釋名云宅擇也言擇吉處而營之也○尉繚子云天子宅千畝諸侯宅百畝大夫以下里舍九畝○周禮云國宅無征（城中之宅無征）

庭燎篇

庭燎

周禮閽人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賓客亦如之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曰庭燎皆所以照眾爲明）疏云庭燎以葦爲中心以布纏之飴蜜灌之若今蠟燭或以百根一處束之或百處設之若人所執者用荆燋爲之此照眾爲明者禮云燭不見跋是也○禮記

云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三十。疏云凡數自天數記也。百者皇氏云作百炬列于庭或云百炬共一束也○周語單子云敵國賓至何人積薪火師監燎○禮書云在手曰燭在地曰燎

晨

說文云早昧爽也從臼從辰辰時也亦聲丮夕爲夙臼辰爲晨皆同意○釋名云晨伸也旦而日光復伸見也

沔水篇

朝

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諸侯春見曰朝受贄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殺氣質也朝者位于內朝而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于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王制云諸侯之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又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周禮太宰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宰人凡朝覲會同以牢禮之法掌其牢禮帝人朝覲會同共帷帟幄帝綬掌次朝覲會同張大次小次大宗伯春見曰朝秋見曰覲匪頒其禾之乎又云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司几筵大朝覲王位設黼依莞筵席玉几典瑞云侯伯執圭子男執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小臣朝覲沃王盥齊僕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大司寇朝覲會同前王大行人春朝諸侯以圖天下之事凡諸侯之邦交歲相朝也○孟子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

宗

大宗伯云夏見曰宗。宗尊也欲其尊王○大行人云夏宗以陳天下之謨

海

釋名云海晦也主承穢濁其色黑如晦也○說文云海天池也以吐納百川者○公羊傳云河海潤千里○春秋攷異郵云黃星騁海水躍宋均云黃星土精土安靜躍則失常○山海經云大荒中有山曰天臺海水入焉○莊子云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晏子云海深十里○博物志云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七戎六蠻九夷八狄形類不同總謂四海言皆近于海也○晉書日札云東海南海暘窮漢史東道極于黑齒國南道極于烏弋山離國此亦當是西南也烏弋山離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行可百餘

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又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于闐水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源出焉康居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其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臨大澤無涯蓋北海云

鶴鳴篇

鶴

春秋說題詞云鶴知夜半鶴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喜而鳴○通卦驗云立夏清風至而鶴鳴○周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義疏云鶴大如鵝長脚青黑高三尺餘喙長四寸餘多純白或有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雌者一作老聲差下鷄鳴時亦鳴○風土記云鳴鶴戒露白鶴也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即高鳴相警○相鶴經云鶴陽鳥而遊于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食于水故喙

長軒於前故後趾短棲陸故足高而尾凋翔雲故毛豐而肉疏大喉以吐故修頸以納新故壽體無青黃二色者木土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行必依洲嶼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騏驥也鶴之上相瘦頭朱頂露眼黑睛高鼻短喙鮭頰䪼耳長頸促身燕膺鳳翼雀毛龜背鱉腹軒前垂後高脛麤節洪髀纖指此相之備者也鳴則聞于天飛則一舉千里鶴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產伏復七年羽翮具復七年飛薄雲漢復七年舞應節復七年十二時鳴中律復百六十年不食生物大毛落茸毛生雪白或純黑泥水不汚復百六十年雌雄相見目精不轉而孕千六百年飲而不食鸞鳳同為群　禽經云鶴老則聲下而不能高近而不能來來音　又云鶴愛陰而惡陽聲交而孕又云鶴以怨望以潔唳○古今注云千載變蒼又千歲變黑所

謂玄鶴○玉策記云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于木色純白腦盡成丹其未千歲者終不集于林也○雲峰蒯要云鶴胎生者形體堅小唯食稻粱雖甚飢久須乘去鶴介而卵生其體大食魚鰕啄蟲虫不能去耳○埤雅云鶴雌雄相隨履跡而孕。內典曰鶴影生。

皐

傳云皐澤也○箋云澤中水溢出所為坎○韓詩說云九皐九折之澤○楚辭注云澤曲曰皐

淵

說文云淵回水也○管子云水出地而不流者命之曰淵○李巡云云水通之斯為川塞之斯為淵○荀子曰積水成淵蛟龍生焉○列子云鯢旋之潘潘音盤為淵止水之潘為淵流水之潘為淵濫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氿水之潘為淵雍水之潘雍上聲為淵汧水之潘為淵肥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

錯

說文作厝云厲石也○傳云可以琢玉○嚴氏云揚子不礱不錯焉攸用錯謂治玉也○尚書豫州錫貢磬錯治玉石曰錯

穀

廣雅云穀楮也○陸疏云幽州人謂之穀桑荊揚交廣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桑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謂之穀皮紙潔白光澤其裏甚好葉初生可以為茹○管子云五位之土其柞其穀○酉陽雜俎云構穀田久廢必生構葉有瓣曰楮無曰構○本草圖經云楮有二種一種皮有斑花文謂之斑穀

今人用為冠一種皮無花但葉似葡萄作瓣而有子者為佳其實初夏生如彈丸青綠色至六七月漸深紅色乃成熟八月九月採○抱朴子云柠柠同楮實赤者餌之一年老者還少○物類相感志云其膠可圖丹砂○埤雅云楮宜澗谷○羅願云穀惡木易生實赤如楊梅而無核

祈父篇

祈父

傳云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書云圻父薄違○蔡氏云圻父逼逐違命者也又云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周禮云大司馬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以九伐之法正邦國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閱

若大師則掌其戒令，及職思隙賊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記王制云：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家語云：司馬之官以成聖賢能，而失官爵功勞而失賞祿，士卒衰怨，兵弱不用，日不平，不平則飭司馬。

爪

說文曰：覆手曰爪。○釋名云：爪紹也，筋極爲爪，紹續指端。

爪士

箋云：司右，主勇力之士，爲王閑守之衛。○周禮司右掌群右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乘，屬其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賁氏下大夫二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孔疏云：司右與虎賁氏俱率其屬以衛王。○禮書云：古之守衛王宮者，不特士庶子而已。有虎賁之虎士，司隸之五隸，可以戈盾。軍旅會同，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則王之在國在野可謂嚴矣。必使四夷之隸者，以著王之所守在四夷也。或使師氏之屬師之者，以著王之使武以文也。

餐

說文：餐，食也。○周禮內饔外饔，鄭云：饔，割烹煎和之稱。○儀禮雍人概鼎七俎于雍爨。雍人掌割亨之事者。

白駒篇

藿

說文：藿，尗之少也。○公食禮云：鉶芼牛藿。注：藿，豆葉也。

黃鳥篇

粟

說文云：粟，嘉穀實也。粟之爲言續也。○周禮云：倉人掌粟入之藏。○春秋說題辭云：粟助陽扶性，一變而以陽生爲苗，二變而秀爲禾，三變而粲然謂之粟，四變入臼米出甲，五變而烝飯可食。陽以一立爲法，故粟積一，大分穗長一尺。西者金所立，米者陽精，故西字合米而爲粟。○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不周之粟。○羅氏云：古不以粟爲穀之名，但米之有孚殼者皆稱粟。今人以穀之最細而圓者爲粟，則粱是其類。○仁山金氏云：呂氏書說有殼曰粟，無殼曰米。按粟即所謂穀也。古人米與穀兼積，米切用而易腐，穀氣全而可久，積惡兼儲，後世軍儲獨以米，故久即不可食。○本草：粟米味鹹，主養腎氣，去脾胃中熱，益氣。陳者味苦，主胃熱消渴，利小便。粟類多種，而金剛於諸粱，北土常食，與粱有別。

明

箋云：明當爲盟，信也。○禮記曰：約信曰誓，涖牲曰盟。○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注云：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有疑，不協也。明神，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於壇上，所以依之也。詔之者，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盟詛者，欲相與共惡之也。又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敦音對。戎右：盟則以玉敦辟盟，辟音闢。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封人：大盟飾牛牲。詛祝作盟詛之載辭。司寇：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

之。○左傳子貢曰盟有玉帛以奉之

諸父

爾雅云父爲考父之考爲王父父之世父叔父爲從祖祖父父之晜弟先生爲世父後生爲叔父父之從父晜弟爲從祖父父之從祖晜弟爲族父按諸之諸衆也謂衆父兄當合三族而言箋傳義非也

我行其野篇

蓫

箋云牛蘈也仲春時生可采。○爾雅云蓫蘈牛蘈郭云今江東呼草爲牛蘈者高尺餘許方莖葉長而銳有穗穗間有華華紫縹色可淋以爲飲。陸璣云今人謂之羊蹄似蘆菔而莖赤煑爲茹滑美。○本草羊蹄一名東方宿一名連蟲陸一名鬼目一名蓄陶隱居云今人呼禿菜即蓄音之訛詩云言采其蓄圖經云生下濕地春生苗高三四尺葉狹長頗似萵苣而色深莖節間紫赤花青白成穗子三稜若茺蔚夏中即枯根似牛蒡蒡音旁而堅實衍義云葉如菜中菠薐薐音稜但無歧而色差青白葉厚花與子亦相似按箋云蓫牛蘈爾雅云蓫蘈牛蘈則蓫即是蓄孔疏云蓫字異文非也孫炎注爾雅云車前草一名牛蘈而車前草本草自有五名皆不云牛蘈孫說誤矣

蓄

箋云蓄亦仲春時生可采。○爾雅云葍藑郭云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啖又云葍藑藑音瓊茅。疏葍與藑茅一草也華白者即名葍華赤者別名藑茅。○廣雅云烏蓲葍也。○陸璣曰河內謂之蓲蓲音 幽州謂之燕葍一名藑其根正白宜著熱灰中溫噉之饑歲可烝茹以禦饑或云花葉有兩種一種葉細而花赤一種葉大而花白復香。○風土記云葍蔓生被樹而升紫黄色大如牛角二三同蔕長七八尺甜味如蜜按陸璣所言花赤者即是藑茅也風土記所云恐別是一物蓋葍毛公並謂之惡菜然遂堪入藥用葍花白而香根可茹未必惡菜也

斯干篇

妣

爾雅云母爲妣。○廣雅云妣媲也媲匹於父。○周禮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以上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

祖

釋名云祖祚也祚物先也。○大司樂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先祖謂先王先公

棘

疏云矢簇之角爲棘古有此名。○韓詩作朸朸音力朸隅也。

革

傳云翼也。○韓詩作䩯䩯音革䩯翅也。

翬

爾雅云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

楹

廣雅云楹謂之柱。○釋名云楹亭也亭亭然孤立旁無所依也齊魯讀曰輕輕勝也孤立獨處能勝任上重也。○穀梁傳云丹桓宮楹禮天子丹諸侯黝大夫蒼。

正

箋云正晝也○朱傳云何明之處○呂氏曰正謂正寢

寘 互見刀匕篇

箋云寘夜也○朱傳云奥窔之間○爾雅云西南隅謂之奥東南隅謂之窔孫炎曰奥室中隱奥之處也郭璞曰窔亦隱闇○釋名云奥不見戶明所在秘奥也窔幽也亦取幽冥也

莞 詳見[illegible]風篇

爾雅云莞苻離其上蒚 今西方人呼蒲爲莞蒲蒚謂其頭臺首也今江東謂之苻蘺 又云䕲 音郎 彼 鼠莞 亦莞屬也纖細似龍須可以爲席蜀中出好者 ○釋文曰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廣雅曰䓤蒲莞也○箋云莞小蒲之席○濮氏曰莞又云燈心草生池澤中即苻離也○本草燈心草叢生莖圓細而長直人將爲席

簟

箋云竹葦曰簟○釋名云簟簟也布之簟簟然平正也○說文云簟竹席也○方言云簟宋魏謂之笙或謂籧苗 苗音 自關西謂之簟或謂之䈴 析音 其麄者謂之籧篨自關東或謂之篕 盍音 棪○禮曰笫簟之安張席之儀○淮南子云席上之先雚蕈之上玄樽先于貫之先本而後末 孫司几筵有次席元以爲桃枝所次成者其用此簟與莞席在下謂筵也竹簟在上即重席也孔氏凡設席之席自天子以下宜莞簟同

寢

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寢之脩 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路寢以視事小寢以時燕息焉 又司士居虎門之左司王朝 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 ○禮記寢不踰廟又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又云路寢成則考之○孔仲達云天子路寢制如明堂燕寢如諸侯路寢故有左右房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禮書云以書攷之天子路寢之制室居中左戶右牖東西有房又有東序西序東堂西堂東階西階賓階阼階房之南有東西夾室鄭康成釋儀禮謂房當夾室北是也孔安國謂西房西夾室東房東夾室誤矣諸侯路寢與大夫士之室皆東西房鄭氏謂大夫士無西房誤矣王六寢后六宮諸侯三寢夫人三宮王大寢一小寢五諸侯大寢一小寢二大寢在前謂之路寢又謂正寢小寢在後謂之燕寢又謂少寢自卿以下二寢正寢居前燕寢居後其妻二寢亦如之

熊

說文云熊獸似豕山居冬蟄○援神契云赤熊見則姦宄自遠○淮南子莊云熊食鹽而死○抱朴子云熊壽五百歲能化爲狐狸○異苑云熊藏山穴穴裹不得見痕及傷處見則舍穴自死○續搜神記云熊無穴或居大樹孔中東土呼熊爲子路以物擊樹云子路可起於是便下不呼則不動也○陶隱居云熊白是背上膏寒月則有夏月則無○酉陽雜俎云熊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埤雅云熊似豕堅中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熊白好舉木而引氣謂之熊經冬蟄不食饑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鬼谷子曰分威法伏熊說者以爲熊之擊搏先伏而後動○字說云熊強毅有所堪能而可以其物火之羆亦熊類而又強焉然可网 网同 也

羆

爾雅云，羆如熊，黃白文。郭云，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貑羆（貑音加）。○詩義疏云，有黃羆，有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麄理，不如熊白美。○禹貢云，梁州厥貢熊羆狐貍織皮。○山海經云，嶓冢之山，其獸多熊羆。○爾雅翼云，羆者，羆熊之雄者，力猶猛。柳宗元稱鹿畏貙（貙音樞），貙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周禮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謂熊羆之屬。

虺

爾雅，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舍人曰，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孫炎曰，有牙最毒。郭曰，此自一種蛇，名為蝮虺。邢昺曰，今蛇細頸大頭，色如文綬，文間有毛似豬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如虺類，足以明此自一種蛇。○廣雅云，虺，蝰（蝰音奎）也。○廣志云，蝮蛇與土色相亂，長三四尺，其中人以牙櫟之，裁斷皮出血，則身盡痛，九竅出血而死。○述異記云，虺五百年化為蛟。○埤雅云，虺狀似蛇而小。錦曰，為虺弗摧，為蛇奈何，以此故也。虺一名蝮，舊說蝮蛇怒時毒在頭尾。一曰虺與蝮異，虺如土色，所在有之。蝮蛇鼻反在上，有針錦文，衆蛇之中，此獨胎產，生輒坼副母腹，亦有與地同色者。○陶隱居云，蝮形短而扁。○陳藏器云，蝮著足斷足，著手斷手，不爾合身糜潰。七八月毒盛時，嚙樹以泄其氣，樹便死，又吐涎沫於艸木上，著人身腫成瘡。○圖經云，蝮蛇黃黑色，黃頷尖口。○張文仲云，蝮蛇頭斑身赤斑，亦有青黑色者。○葛洪云，青蝰蛇綠色，大者四五尺，一種尾三四寸。

蛇

爾雅云，螣（螣上音朕，下音螣），螣蛇，蟒，王蛇。○周易云，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左傳云，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星經云，螣蛇二十二星，在室北，近河，主螣蛇。○埤雅云，魚屬連行，蛇屬紆行，盤常向壬，蛇以耳聽。○雅翼云，蛇艸居常饑，得食稍飽，輒蛻，藏冬含土入蟄，及春出蟄則吐之。其圓重如錫石，謂之蛇黃。種類至多，惟烏蛇性善，不噬物，而白花蛇有毒，生於蘄州。今蛇死目皆閉，惟蘄州者目開若生，舒蘄兩界間者，則一開一閉，此理之不可曉者。○陶隱居云，蛇皆有足，五月五日取燒地令熱，以酒沃之，置中足出。

大人

朱傳云，太卜之屬，占夢之官也。○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以龜之八命，贊三夢之占。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於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舍音釋）萌於四方，以贈惡夢。

男

說文云，丈夫也，从田从力。○易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射義云，天地四方者，男女之所有事也。○釋名云，男，任也，典任事也。

璋

周禮，太宗伯以赤璋禮南方。（半圭曰璋。典瑞瑑璋繅二采一就，以覜聘。玉人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瑑圭璋八寸，以覜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禮記云，灌以圭璋，用玉氣也。又

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又聘義云致饔餼還圭璋

地

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又云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又曰在地成形○考靈耀云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地常動移而人不知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舟行不覺也○元命包云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任交易變化含吐應節故其立字土力於一者為地又云地所以右轉者氣濁精少含陰而起遲故轉右迎天佐其道○春秋說題辭云地之為言媛也承天行其義也山陵之大非地不制含功以收生也○柔剛云積陰為地故地者濁陰也○家語子夏云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

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國語云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有地震

裼

說文裼緥也詩曰載衣之裼○正義云裼褓夾被也侯苞云示之方也明福制方

瓦

傳云瓦紡塼也箋云習所有事○古史考云夏世昆吾氏作屋瓦烏曹氏作甎○物原云伏羲始以炎凝屋瓦作土墾石甃桀臣昆吾作甎瓦舜作瓷周公作甓○朱子曰瓦紡塼所用之物猶兒人畫刻女得豢室女如今銀子様者意其為紡甎也

無羊篇

犉

爾雅云黑脣犉（毛詩傳曰黃牛黑脣此宜通謂黑脣牛）爾雅又云牛七尺為犉

蓑

傳云蓑所以備雨○說文云艸雨衣也○公羊傳不蓑城也（注今以艸衣城）○韻會注云秦謂之萆○國語身衣襏襫（襏蒲木反襫始赤反）

笠

疏云笠所以禦暑亦可禦雨○說文云簦（簦都滕反）無柄也○增韻云有柄曰簦無柄曰笠○國語云簑笠時雨既至必求之又云首戴茅蒲（簦笠也）

牲

周禮庖人掌共六畜（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又膳夫膳用六牲（六牲牛馬羊豕犬雞也）閭

師民不畜者祭無牲○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時祭之牲必用牷物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凡牲不繫者共奉之○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小宗伯毛六牲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雞人掌共雞牲辨其物○羊人掌羊牲○校人掌王馬之政牧師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令凡田事贊焚萊庾人掌十二閑之政教圉師掌教圉人養馬圉人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禮記云犧牲不略于帝又云仲秋之月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又云帝牛必

在滌三月。殺牛惟具所以覲事天神與人鬼也。又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也。○左傳云牛卜日曰牲。又云五牲不相爲用。牛羊豕犬雞 又云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麏狼兎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 服虔云三犧鴈鶩雞也。○國語云天子祀以會。諸侯大牢。卿特牛。大夫少牢。士特牲。

烝

箋云。冬曰蒸。綱曰烝。

牧人 許見牲

周禮牧人下士六人府一人史二人徒二十人。牧人養牲於野田者

節南山篇

師

尚書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大戴禮云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閑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是其屬太師之任也。○賈誼云師道之教訓。○宋書曰三公論道人主尊以德義天子加飛待以不臣之禮其人則闕。

尹

春秋隱三年夏四月尹氏卒。公羊傳云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孫毓箋云尹官氏。○路史云于朝人尹周地尹氏八采。杜預謂在西南偃偏今汾州有吉甫墓記。即其邑。按假借今屬河南府汾州不遠縣名東有尹吉甫墓

昊天

爾雅。夏爲昊天。邢氏云元氣博大之貌。○尚書歐陽說云春曰昊天。○鄭玄云堯典羲和以昊天總敘以四時故知昊天不獨春也。○埤雅云夏曰昊天昊大者大以明與玄天反。

亞

爾雅云兩壻相謂爲亞。郭璞云今江東人呼同門爲僚壻。○釋名云兩壻相謂爲亞者言每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又並來女氏則姊夫在前妹夫在後亦相亞也。

家

朱傳云家氏。○左傳桓公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杜氏云家氏父字。何休公羊注云家采地父字也。范寧穀梁 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 ○古今姓氏書辯證云家姓京兆周大夫家父之後。

家父

家父周大夫也。周幽王用尹氏爲太師秉政以致亂。家父乃風節南山以刺之。其一章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其六章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其七章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其十章曰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孔子曰吾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

正月篇

周大夫

周大夫周幽王時大夫也幽王行酷暴之刑時四月降霜大夫乃賦正月以刺之其一章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其六章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惕然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也既不遇又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類是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

正月

箋云夏之四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左傳曰正月繁霜未作○孔氏云以易爻卦言之從建子之後每月一陽息一陰消至四月建巳六陰消盡六陽並盛是為純乾之卦正陽之月也從建午之後每月一陰息一陽消至十月建亥六陽消盡六陰並盛是為純坤之卦正陰之月也

臣僕

傳曰古者有罪不入于刑則役之圜土以為臣僕○周禮云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司圜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孔氏云古者罪有等級重者入于肉刑輕者役于圜土晝則役之夜入圜土皆役之賤為臣僕之事故號之為臣僕○左傳云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朱傳云亡國所虜亦為臣僕○書箕子云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

蜴

爾雅云蠑(音榮)螈(音原)蜥蜴蜥蜴蝘蜓(音偃殄)蝘蜓守宮也疏一物四名○說文云榮蚖(蚖音元)蛇醫以注鳴者也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蜴○古今注云蝘蜓一曰守宮一曰龍子善於樹上捕蟬食之其長細五色者名蜥蜴其短大者名蠑螈一曰蛇醫大者長三尺色玄紺善魅人一曰玄螈一曰綠螈○考異郵云土勝水故守宮食蠆○東方朔射守宮云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

跂脈脈善緣壁若非守宮即蜥蜴○博物志云蜥蜴或蝘蜓以器養之食以朱砂體盡赤所食滿七斤擣萬杵以點女人支體終身不滅偶則落故號守宮○箋云虺蜴之性見人則走○三教珠英云守宮餘色如蛇而四足亦與魚合○爾雅云易十二時變色故曰易也舊說蜴吐雹蜴蛇有傷銜草傅之故有蛇醫之號考工記注云刷刷以螺原蜴馬融周官作以胃鳴于賓周官作以骨鳴○詩誦云守宮與蜴二物蜥蜴尾通于身如蛇而加足有黑色者有青綠色者常居井欄守宮褐色四足有尾偎伏壁間故名蝘蜓亦謂守宮

宗周

書多方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官歸于宗周○孔氏曰正月云赫赫宗周謂鎬京也後平王居洛邑亦謂洛邑為宗周祭統云即宮于宗

周謂洛邑也○呂氏云王者天下之所宗宗周初無定名隨所都而名耳

褒

水經注褒水又南逕褒縣故城東褒中縣也本褒國又南流入于漢南鄭縣故褒之附庸周顯王之世蜀有褒漢之地至六國楚人象之懷王衰弱秦略取焉○一統志陝西漢中府褒城縣在府城西北四十五里古褒國褒谷在褒中縣以地在褒谷中故名古褒城在褒城縣境內○鄭語云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褒姁姁況羽反有獄而以爲入于王王嬖是女使至于爲后

姒

禮緯云禹祖以吞薏苡生故姓姒氏○國都城記云褒國姒姓夏同姓所封

褒姒

褒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后也初有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漦化爲玄蚖以入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先是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奔於褒褒長而美好褒人姁有獄獻之以贖幽王受而嬖之遂釋褒姁故號曰褒姒既生子伯服幽王乃廢后申侯之女而立褒姒爲后廢太子宜臼而立伯服爲太子幽王惑於褒姒出入與之同乘不恤國事驅馳弋獵不時以適褒姒之意飲酒流湎倡優在前以夜續晝褒姒嬌妒小人並進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幽王大夫乃賦車舝以刺之詩曰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

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褒姒不笑幽王乃欲其笑萬端故不笑幽王爲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爲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不至忠諫者誅唯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申侯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燧徵兵莫至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自是之後周與諸侯無異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之謂也

輔

孔氏云輔是可解脫之物如今人縛杖于輻以防輔車也

殽

說文肴啖也徐鍇曰謂已脩庖之可食也○釋文云熟肉有骨曰殽

大䣙日藏○曲禮云進食之禮左殽右胾○箋云凡非殺而食之曰胾

鄉

周禮遂人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鄰長五家則一人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左傳晏子云非宅是卜惟鄰是卜○晉書云堯制八家爲鄰三鄰爲朋○合璧事類云周禮大司徒曰五家爲比遂人曰五家爲鄰考之則在郊內者謂之比在郊外者謂之鄰釋文皆訓爲近鄭玄云異其名者示相變耳

十月之交篇

朔

釋名云朔月初之名也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

辛

爾雅太歲在辛曰重光○史記云辛者言萬物之辛生○漢書云悉新於辛○釋名云辛新也物初新者皆收成也○推度災云辛者正秋之王氣

卯

爾雅太歲在卯曰單閼○史記云卯之爲言茂也言萬物茂也○漢書云茂茆於卯○說文云卯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爲天門○推度災云卯者正春之臣位

日食

釋名云日月虧曰食稍稍侵虧如蟲食草木葉也○周禮膳夫天地有裁則不舉大司樂日月食令去樂庭氏救日之弓救月之矢（日食射太陰月食射太陽）○曾子問孔子云諸侯旅見天子諸侯相見日食廢大夫之祭日食廢昏義云男教不脩陽事不得謫見于天日爲之食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書云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左傳士文伯云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叔孫昭子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穀梁傳云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兵三鼓大夫擊門士擊柝凡有聲皆陽事也以厭陰氣也○管子云日掌陽陽爲德故日食則失德之國惡之望壬日食則脩

德（按唐書志十月辛卯日食在幽王六年而國語載山川震岐山崩爲幽王三年事三川竭涇渭洛也即此詩之百川沸騰也岐山崩即山冢崒崩也蓋十月前事而詩人追言之矣）

行

箋云行道度也○周髀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皆右行于天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唐一行日議云日行黃道月有九道道交則有薄蝕之變至如合朔如合璧則不食其交不軌道則食也

月食

易云月盈則食○禮記云婦順不脩陰事不得謫見於天月爲之食故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管子云月掌陰陰爲刑故月食則失刑之國惡之聖人月食則脩刑○靈憲云當日

之衡光常不合是謂闇虛在星則星微遇月則月食○荊州占云月餓后自提鼓階前擊鼓者三中良人諸御者官人皆擊柝救之月已食后乃齋服縞素三日不從樂以應其祥○新唐書曆志云月臣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虧望而正于黄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餓之矣朔而正于黄道是謂臣壅君明則陽爲之餓矣

電

釋名云電殄也乍見則殄滅也○說文云電陰陽激燿也○易曰離爲電電雷合而章○時訓解云春分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不始電君無威震○莊子云陰氣伏于黄泉陽氣上通于大陽陰分爭故爲電○大戴禮云陰陽之氣偏則風俱則雷交則電○董仲舒云太平之世電不眴（眴音眩）目宣示光輝而已○物理論云風濤熱之氣散爲電○易元包云壁壹列鈌霹破（霹先念反破念反）灼傳曰列鈌霹雷之動也礔礰灼電之耀也

皇父

皇父南仲之曾孫周之卿士也宣王常親征淮北之夷命皇父以卿士兼太師以總六師有功而歸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此之謂也

冢

釋山云山頂冢孫炎曰謂山巔也○釋名云冢腫也言冢起也

卒

釋名云卒者厜（厜子規反）㕒（㕒詣規反）郭璞曰謂山峯頭巉巖者

卿士

孔氏云六卿之外更爲之都官總統六官之事兼攝爲名故謂之卿士○朱傳云或曰卿士蓋卿之士周禮太宰之屬有上中下士公羊所謂宰士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爲已卿士是也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左傳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卿士王卿之執政者）○白虎通曰卿之爲言章善明理也○伊尹曰九卿通寒暑

番聚蹶楀

箋云番聚蹶楀皆氏疏云蓋后氏之外親（按番音繁詩作繁漢有御史大夫繁延壽其字音婆漢又有游俠萬章音與此同蹶楀宣王時有蹶父爲卿士蓋其族也）

司徒

尚書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周禮大司徒卿一人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民物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建王國焉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以保息六養萬民以本俗六安萬民施教法頒職事于邦國都鄙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以鄉八刑糾萬民大軍旅大田役以旗致萬民而治其徒庶之政令○禮記云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韓詩外傳云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人怨其上則責之司徒○家語云司徒之官以成德地空不殖財物不蕃萬民

饑寒。教訓不行。風俗淫僻。人民離散。日危。危則飭司徒。

宰

箋云。冢宰。○書云。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周禮。太宰卿一人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斂貨賄。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王眡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家語云。冢宰之官以成道。官屬不理。分職不明。治政不一。百事失紀曰亂。亂則飭冢宰。○齊職儀云。堯命羲和。主陰陽之職。即天官也。后稷服事虞夏。敬授民時。尊稷爲天官。殷以其官

爲冢宰。周公在豐。爲太宰。召公又居之。

膳夫

周禮。天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王之食飲膳羞。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淸。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罋。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王齊日三舉。大喪大荒大札天地有災邦有大故則不舉。王燕飲酒則爲獻主。掌后及世子之膳羞

内史

周禮。春官。内史。中大夫一人。掌王之八枋(枋同柄)之法。(爵祿廢置殺生予奪。)執國法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掌叙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内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爲之。賞賜亦如之。掌書王命。○家語子曰。天子以内史爲左右手。

趣馬

周禮。夏官。趣馬。下士阜一人。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師氏

周禮。地官。師氏。中大夫一人。掌以美詔王。以三德教國子。教三行。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内列

豔妻

魯詩曰。閻妻扇方處。谷永疏云。閻妻驕扇。日以不臧。師古曰。閻嬖寵

之族也。厲王無道。内寵熾盛。○班倢伃賦。哀褒閻之爲郵。○中候擿雒戒曰。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刻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孔氏曰。剡豔古今字。以豔對姬。剡爲其姓。

洿

疏云。洿停水之名。禮記曰。洿其宮而豬焉。是也。

萊

孔氏云。田廢生草。謂之萊。周禮以田易者爲萊。(萊休不耕者)

向

孔氏云。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云。河内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畿内。○水經注云。向城北向亭。左傳襄十一年。

諸侯伐鄭師于向○朱傳云都大邑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也向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是也○一統志向城在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南即周向國

按路史國名紀謂皇父之向在河內龍元若然則不在東都畿內矣與朱箋異不可從

三有事 詳見下三事大夫

傳云有司國之三卿疏云太宰云施則於都鄙立其兩兩謂兩卿則皇父當二卿今立三有事是自同畿外增一卿也

卷終

詩經考卷之十三

古閩 黃文煥 輯著
寧波 姜思睿 校閱

小雅

雨無正篇

昊天

爾雅秋為昊天李巡曰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昊天昊文也郭璞曰昊猶愍也愍萬物彫落○毛傳云仁覆閔下則稱昊天

正大夫

箋云正長也長官之大夫○王制公云周官八職一曰正六官之長是也○周禮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賈公彥曰正長也六卿下各有屬六十故六卿稱正也六掌官法者掌當官之法也以治要者要謂大計要也

三事大夫

疏云卿言三公以經三事大夫為三公也○尚書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周禮曰面三槐三公位焉○晉書云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主開德宣符○鹽鐵論云天設三光以照記天子立公卿以明治故曰公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後漢書云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深濟要略云三公者太師太傅太保也師王所尊也傅助王事保保其身也凡此皆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三公者象山三足共承其上也○大戴禮曰天子無恩於父母不惠於庶人無禮於大臣不中於制

微無經於有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強於行不從太師之言凡是之屬太傅之任也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聲音不中律進退節阼不以禮俯仰周旋不中節凡此之屬太保之任也太保見前○白虎通云公之爲言公正無私也○七傳云三事三公也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周禮疏云諸侯三卿司徒司馬司空大夫五人謂司徒下二大夫一大夫爲司徒大夫一大夫爲大宰大夫司空下二大夫一大夫爲司空事一大夫爲司馬事合聞一大夫故五人視王子弟食邑與三公同在五百里畺地各百里其次疏者在四百里縣地各五十里與六卿同二者得立兩卿五大夫六卿雖尊位在大子下故相而立兩卿不足于諸侯其次吏疏者在五百里稍地各食二十五里

與大夫同不得立兩卿五大夫亦職相兼也

邦君諸侯

尚書云列爵維五分土維三周禮曰八命作牧九命作伯又八十公九命爲伯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又云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禮記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爲鬯○白虎通云侯義氏之王天下也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質家據天故法三光文家據地故法五行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初學記云易稱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史記云黃帝置左右大監以監萬國兆共云協和萬邦左傳云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萬國之數蓋親賢兼封夏列九州制五服立爵三等分地有三公侯方百里伯方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足五十里曰附庸殷則爵列三等周又列爲五等則公方五百里侯伯子男各百里爲差不滿百里爲附庸凡王之子弟並參封之

暬御

朱傳云近侍也○楚語有褻有暬御之箴暬近也

舌

釋名云舌泄也舒泄所當言也舌卷也可以卷制物使不落也○元

命包云舌之爲言達也陽立于三故舌在口中者長三寸象斗玉衡陰合有四故舌淪入溢內者長四寸○養性經云舌者和之候也

王都

釋名云國城曰都者國君所居人所都會也

血

釋名云血濊也出于肉流濊濊也○文子云人受天地變化而生一月而膏二月血脉又云血氣者人之華也○素問云諸血者皆屬于心肝受血而能視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攝

小旻篇

龜

爾雅云龜三足賁俯者靈仰者謝前弇諸果後弇諸獵左倪不類右

倪不若。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易曰或益之十朋之龜離爲龜○易緯云靈著四十九莖下有千歲龜守之○雒書云靈龜王者不偏黨尊者老則出○逸周書云伊尹請正西以神龜爲獻大戴禮云甲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爲之長○逸禮云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民士四寸龜者陰蟲之老也龜三千歲上游於卷耳上老者先知故君子舉事必考之○禮斗威儀云君乘土而王則龜被文而見○運斗樞云瑤光星散爲龜○管子云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是也龜生于水發之于火於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史記云龜千歲乃游蓮葉之上江旁人家常畜龜飲食之以爲能導引致氣有益于助衰養老○褚先生云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

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王龜凡八名龜各有文在腹下此龜必不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論衡孔子云龍食於清游於清龜食于清游于濁魚食于濁游于清○說苑云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存亡吉凶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龜經云龜一千二百歲可卜天地之終始又云夫龜甲黃足赤眼白尾青腹黑者蓋與受乎五行之粹也○埤雅云龜舊也外骨內肉腸屬于首廣肩無雄與蛇爲匹故龜與蛇合謂之玄武化書曰牝龜相顧神交也言龜亦有以神交者易曰介爾靈龜蓋龜有壽德伏匿而噎善潛而不志於養

小宛篇

螟蛉

爾雅云螟蛉桑蟲郭注俗謂之桑蟃蟃音 亦曰戎女○陸機云螟蛉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

蜾蠃

爾雅云蜾蠃蒲盧郭注即細腰蟲也俗呼爲蠮螉蠮音噎 螉音翁○說文云細腰土蜂也天地之性小腰純雄無子○陸機云蜾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蟲負之于木空中七月而化爲其子○列子云純雄其名稺蜂○方言曰蜂燕趙之間謂之蠓螉其小者謂之蠮螉蠓音 螉音 或謂蚴蜕蚴音幽 蜕音悅法言云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本草蠮螉一名土蜂陶隱居云此類甚多雖名土蜂不

啻土中爲窠謂摙摙音輦 土作房爾今一種黑色腰甚細銜泥于人室及器物邊作房如併竹管是也其生子如粟米大置中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餘枚滿中仍塞口以擬其子大爲糧其一種入蘆竹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蟲一名蜾蠃詩人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言取青蟲教祝變爲己子斯爲謬矣唐本注云土蜂土中爲窠大如烏蜂不傷人非蠮螉蠮螉不入土中爲窠○段成式云書齋中多蠮螉好作窠于書卷或在筆管中祝聲可聽有時開卷視之悉是小蜘蛛大如蠅虎以泥隔之乃知不獨負桑蟲也○朱齊丘云蠮螉之蟲孕螟蛉之子傳其情交其精混其氣和其神隨物大小皆得其真蠢動無定情萬物無定形。

按蜾蠃螟蛉以成其子揚雄鄭玄皆有是說列子云然有純雄其名稺蜂莊子云細腰者化是也惟陶隱居以爲不然有

擬于大焉猿之論所謂然則之說爲後人蠮螉蠃房見有子蛹累在死蠡上者是變與未變耳豈後形存之其蟲蝕皆亦或形則非爲物所食明矣范處義之說更謂可疑彼所謂詩人者業已飼食其身見有不生不死之螟蛉後日何待穴穀而出且案破了影響懸殊何得日益長大盡數飢新說則負日之驗而測度非實事也楊用修引之于丹鉛錄不思甚矣

桑扈

爾雅云扈鷃鷃音晏又云桑扈竊脂郭云俗謂之青雀觜曲食肉好盜脂膏因名云又名春扈鳻鶞鳻音汾鶞音春鶉及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桑扈竊脂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唶音借宵扈嘖嘖嘖音責皆因其聲以爲名疏云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虦虦音棧貓虦如小熊竊毛而黃竊即古淺字竊脂爲淺白也而諸儒必爲盜竊脂膏者以此經下測桑扈與竊黃等並列則爲淺白者也春秋九扈是也此自別一種青雀好竊脂肉目驗而然詩云交交桑扈是也〇左傳云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〇山海經云崍有鳥焉如鷄赤身白首其名竊脂今呼小青雀爲竊脂疑非此〇淮南子云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非廉也〇通志云桑扈今名蠟觜性慧可教多在桑木故名〇埤雅云桑扈一名而二種詩所謂率場啄粟者以性之竊脂膏者言故以啄粟爲失其性所謂有鶯其羽者以色之淺白者言故其序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爾雅于詩言之小雅桑扈所取有兩故亦兩解〇補傳曰或指其色或指其性其實一物耳

岸

傳云岸訟也〇韓詩作犴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

小弁篇

鸒

爾雅云鸒斯鵯鵯音匹鶋郭云雅烏也小而多群腹下白江東亦呼爲鵯烏〇小爾雅云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〇說文云雅楚烏也一名鸒一名鵯居秦謂之雅〇方言云頻頻之黨甚於鸒斯亦賊夫糧食而已〇東都賦云鶻鶋秋拔〇通志云雀類差小多群飛食穀俗呼必烏鵯音匹聲相近

按孔氏以斯爲語辭而與劉孝標類苑並以鸒斯爲名然爾雅法言俱名鸒斯何以定斯之一字必爲語辭乎鄭夾漈通志亦曰鸒斯

毛

說文眉髮之屬及獸毛也〇釋云名毛貌也冒也在表所以別形貌且以自覆冒也

辰

箋云謂六物之吉凶〇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服虔云歲歲星之神也左行于地十二歲而一周時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也

足

釋名云足續也言續脛也又云足底也〇禮記云足容重

壞木

壞說文作瘣云病也一曰腫旁出也〇爾雅云瘣木符婁郭氏曰詩云譬彼瘣木疾用無枝符婁尫傴內疾瘣磊故疾用無枝郭璞曰謂木病尫傴癭腫無枝條

墐

傳云墐路冢也〇說文作殣云道中死人人所覆也〇左傳云道墐相望

巧言篇

寢

爾雅云室無東西廂曰寢○周禮云隷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祭祀修寢大喪復於小寢大寢（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惟祧無寢）詩云寢廟繹繹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朱傳云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于廟而燕于寢

毚兔

倉頡解詁云毚大兔也

犬

說文云犬狗之有縣蹏者也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何承天纂文曰守犬為獶（音獶）隴西以犬為獻

階

說文云階陛也○喪大記虞人設階（梯也）○釋名云階梯也如梯之等差也

微尰

爾雅云骭瘍為微腫足為尰郭注骭腳脛也瘍瘡也孫炎曰皆水濕之疾也

何人斯篇

蘇公

蘇公成周卿士也蘇子爵初周武王時蘇忿生為司寇封于溫為畿內之國地在河內溫縣成公善篪幽王時成公入為卿士暴辛公譖之成公乃賦何人斯以絕之詩曰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

入我門伊誰云從誰暴之云

暴公

暴辛公周畿內諸侯也暴辛公善壎周幽王時暴公與蘇公皆為王卿士暴公譖蘇公蘇公乃作何人斯以絕之

暴（附蘇）

鄭氏曰暴蘇皆畿內國名○春秋文公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杜注云鄭地○路史云暴新公采鄭邑也一門鼗○成十一年傳云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寰宇記溫縣故國己姓蘇忿生所封○世本云暴辛公作壎蘇成公作篪○一統志河南懷慶府溫縣周為蘇忿生之封邑

陳

爾雅云堂塗謂之陳孫炎曰堂下至門之徑○攷工記堂涂十有二分

壎

爾雅云大塤謂之嘂塤燒土為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風俗通云塤燒土為也圍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六孔○白虎通云壎坎音也在十一月陽氣于黃泉之下薰蒸而萌○釋名云塤喧也聲濁喧喧然也○周禮小師掌教塤瞽矇掌播塤笙師掌教吹塤○禮記曰鞉鼓椌（音腔）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世本云暴辛公作塤○呂氏春秋云倕作塤篪○唐樂志云壎熏也立秋之音萬物將曛黃也○樂書云塤立秋之音平底六孔水之數也中虛上銳火之形也以水火合而成器亦以水火相

而成聲故大者聲合黃鍾大呂小者聲合大簇夾鍾古有䃴塤如鴈子頌塤如鷄子又云土堰壎以成䶂而沖氣出焉其卦則坤其方則西南之維其時則秋夏之交其風則凉其聲尚宮其音則濁立秋之氣也。

篪

爾雅云大篪謂之沂。孫炎曰沂悲也。郭璞曰篪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邢昺曰鄭司農注周禮云篪七孔蓋不數其上出者故七也○廣雅云篪長尺四寸有八孔前有一孔上有三孔後有四孔頭有一孔○風俗通云篪管樂十孔長尺一寸○釋名云篪啼也聲從孔出如嬰兒啼聲也○周禮云笙師掌教吹篪○月令云仲夏之月命樂師調篪

○世本云蘇成公造篪吹孔有觜如酸棗○竹譜云有竹象盧因以為名東隴諸郡緣海所生凡今之篪匪茲不鳴

詛

周禮司盟掌盟載之法。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詛祝掌盟詛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毛氏云詛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鷄○韓詩云盟牲所用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鷄○鄭氏曰大事曰盟小事曰詛賈公彥曰盟者盟將來詛者詛往過○左傳注云詛以禍福之言相要○陳祥道曰盟有載之以詛詛有不繫于盟大事必盟而或詛詛以詛往過而或為將來盟詛皆共牲加書以告神明。其異者盟有執耳歃血。既盟有祈而詛無

是也。

鬼

說文云。人所歸為鬼○韓詩外傳云。人死肉歸于土。血歸于水。骨歸于石。魂氣升于天。其陰氣薄然獨存。無所依也。故純陰底滯之氣著人為害。

蜮

陸機云。一名射影。如鼈三足。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周禮壺涿氏掌除水蟲之狐蜮○漢五行志云劉向以為蜮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為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弧。劉歆以為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京房易傳云忠臣進善君不試厥咎國生蜮○韓詩外傳云短狐水神也○抱朴子云蜮一名射工。一名射影水[illegible]狀似鳴蜩。有翼能飛。口中有橫物。聞人聲以氣為矢。激水射人。中之身體發瘡。病似大傷寒。不治殺人。冬天蟄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蟲所在雪不積。留氣起如灼蒸。當掘之入地一尺則得也○玄中記云水狐者視其形蟲也。其氣乃鬼也。長三四寸。色黑廣寸許。背上有甲厚三分許。其頭有角。去二三步則氣射人。中十人六七人死。然鵝鴨鶩[illegible]蟾蜍悉食之○地理書云。江南山溪水中有射工。甲蟲之類也。長一二寸。口中有弩。以氣射人。影隨所著處發瘡○南越志云水弩四月一日上弩射人影。至八月卸弩○埤雅云。一名溪毒。俗呼水弩。鵝能食之。禽經所謂鵝飛則蜮沈○雅

翼云說者言水弩狀如蜣蜋尾長四寸即弩也

按蜮創角以爲生于南越百越之地至秦方入中國時人咸從入咏膏是中國亦有之耳然本一物也或言如龜鼈三足或言如鳴蜩或言如蜣蜋或言甲蟲或言有翼能飛或言長三四寸或言含沙射人或言淼氣射人其說紛錯如此廣韻東方朔傳人王之大城陸占云羊蚐說者以爲短狐非也蟲有白石又云說文所謂似鼈三足者能也非蜮也蜮乃但以晃蝗之蜮音惑短狐之蜮音蜮赤木如然否

巷伯篇

貝

說文云貝海介蟲也古者貨貝而寶龜至周而有泉到秦廢貝行泉○爾雅云貝陸居贆音標在水者蜬音函大者魧音杭小者鰿音迹玄貝貽貝餘䝅音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蚆音巴博而頯音䫏反蜠音囷求貧反大而險蟦小而橢○運斗樞云搖光得江吐大貝○山海經云陽山濁浴之水注

于蕃之澤中多文貝陰山漁水中多文貝邽山濛水多黃貝蒼梧之野爰有文貝○相貝經云盈尺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珠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紫愈疾珠明目綬消氣障霞伏蛆蟲貝大者如輪濟貝使八寐雅貝使人善驚蟦貝使病瘧䝅貝使胎消惠貝使善忘勿以示孕婦貝使童子愚女人淫有青貝使人盜委貝使志強○南州異物志云交趾北南海中有大文貝質白而文紫天姿自然不假雕琢磨瑩而光色煥爛○交州記云大貝出日南如酒杯小貝貝齒也善治毒俱有紫色○埤雅云貝中肉如科斗而有首尾以其背用故謂之貝

箕

毛(?)云箕四星爲二踵二爲舌踵狹而舌廣○詩緯云箕爲天口主出氣○春秋緯云月離于箕風揚沙○史記天官書云箕爲敖客曰口舌索隱曰宋均云敖調弄也箕以簸揚調弄爲象箕又受物有去來去來客之象也○晉書云箕四星亦後宮妃后之府亦曰天津一曰天雞凡日月宿在箕東壁翼軫者風起又主口舌主客蠻夷胡貊故蠻夷將動先表箕焉○荊州星占云箕舌一星動則大風至不出三日又云箕第二星名風后

豺

爾雅云豺狗足郭云腳似狗貪殘之獸○禮記季秋之月豺乃祭獸戮禽又云豺祭獸然後田獵○左傳云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說文云豺狼屬狗聲○埤雅云豺似狗而長尾白頰高前廣後其色黃季秋取獸四面陳之以祀其先世謂之祭獸豺柴也豺體細瘦故謂之

豺○雅翼云豺牙如錐足前矮後高肉酸不足食

有北

傳云北方寒涼而不毛○莊子云窮髮之北

揚園

傳云揚園園名

按楊生下濕欲之高燥者先歷平處故云猗于畝丘也是乃園中有楊者必有園名楊園也

畝丘

爾雅云如畝畝丘李巡曰謂丘有隴界如田畝曰畝丘也孫炎曰方百步也

谷風篇

頍

爾雅云焚輪謂之頹。李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頹。頹下也。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頹。

蓼莪篇

蓼莪孝子

蓼莪孝子周人也。周幽王時民人勞苦。孝子困於行役。不得終養父母乃賦蓼莪詩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孔子曰吾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

蔚

爾雅云蔚牡菣。某氏曰江河間曰菣。郝氏曰蔚即蒿之雄無子者。○陸機云牡蒿也。三月始生七月華。華似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爲角。角似小豆。銳而長。一名馬新蒿。○本草馬先蒿陶隱居云一名爛石草。唐本注云葉如茺蔚紅白色。實八月九月熟。俗謂之虎麻。茺蔚苗短小。子夏中熟而初生。二種極相似。○陸佃云蔚大於蒿。○羅氏曰蔚無子者。今青蒿葉端皆作子如米大。蔚獨無耳。

按爾雅蘩之醜秋爲蒿。蔚即蒿之大名。莪葉可生食。蒸食香美至秋則變爲蒿蔚矣。故以喻父母生子以爲美而卒不得終養也。朱子此說蔚于蒿。汪但莪美菜。蒿賤草之謂。似以爲二物未精明耳。蔚古人皆以爲無子。故曰牡菣。而本草注云八九月有實。圖經云入藥當用有子者爲正。未知何以矛盾。

缾

說文缾罋也。或从瓦作瓶。○揚云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缾凶。○左傳云挈缾之知守不假器。○淮南子云古者抱缾而汲。○朱傳云缾小罍大皆酒器。○詩緝云井卦言羸其瓶楊雄酒箴以瓶喻爽瓶子厚瓶賦以瓶喻鴟夷蓋鴟夷盛酒器瓶汲水器也。

大東篇

匕

詩云匕所以載鼎實。疏云雜記云匕用桑長三尺。謂喪祭也。待賓客之匕。疑宜用棘。○易曰不喪匕鬯。○特牲禮棘心匕刻。又云右人於鼎北匕。肉在人於鼎西升諸俎。少牢饋食禮雍人概鼎匕于雍爨。廩人摡甑甗匕與敦于廩爨。有司徹司馬以二手執挑(挑音遙)匕枋以挹湆注于疏匕。若是者三。又云雍人舉府加匕于鼎東枋。雍人羅二疏匕于俎上。○雜記云枇(枇音比)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三禮圖云匕以載牲體長二尺四寸。葉博三寸。漆丹柄頭。疏匕形如飯操以棘心爲之。○說文云柶(柶音四)匕也。所以取飯。○陳氏云匕之別有四。有黍稷之匕。有牲體之匕。有疏匕。有挑匕。三匕以棘。喪匕以桑。饌人之所概黍稷之匕也。雍人之所概牲體之匕也。挑匕也。其制則黍稷之匕小于挑匕。挑匕小于疏匕。特牲少牢有司徹公食皆有舉鼎挑匕俎。皆與其人。士喪禮執匕執俎者舉鼎者爲之。古禮尚文。喪禮尚略故也。特牲右人于鼎北匕。肉在人于鼎西載諸俎。士虞禮則右人載者以吉禮尚有喪禮尚左故也。

砥

禹貢荊州厥貢礪砥砮丹。蔡氏云礪砥皆磨石。砥以細密爲名。礪以

僉穪爲稱

譚大夫

譚大夫譚國之大夫也周幽王時東方小大之國因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大東之詩以告病焉詩曰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杼

說文云杼持緯者也○曾氏云梭也○淮南子云伯余之初作衣也緂(緂他敢反)麻作緆手經指挂後世爲之機杼以便其用

柚

朱傳云受經者○董氏云卷織者也

氿泉

爾雅云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李巡曰水泉從旁出曰氿○釋名云氿軌也流狹而長如車軌也

穫

爾雅云穫落某氏曰可作杯圈皮韌繞物不解郭璞曰穫音護可爲杯器素也○陸璣云今柳檢也其葉如榆其皮堅韌剝之長數尺可爲絙[illegible]索又可爲甂帶其材可爲杯器

熊羆裘

傳云言富也○禮書云周禮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皮革鄭氏曰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爾雅云羆如熊黃白文詩曰舟人之子熊羆是裘則熊羆亦裘之美者也○箋云周世臣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冥氏[illegible]穴氏之職○周官冥氏下士二人穴氏下士一人冥氏掌設弧張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

僚

釋詁云僚官也○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夏商官倍○小宰云天官屬六十地官屬六十春官屬六十夏官屬六十秋官屬六十冬官屬六十○禮記云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左傳云同官爲僚○楊用修云僚小窻有闌同官爲僚亦指寮者同窻爲義

漿

釋名云漿將也飲之寒温多少與體相將順也○周禮酒正辨四飲

之物三曰漿(漿今之截漿)此漿亦是酒類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禮記進食之禮酒漿處右又云飲漿水醷濫[illegible]○管子云左酒右漿○素問云今時之人以酒爲漿以妄爲常

璲

箋云以瑞玉爲佩

漢

爾雅云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illegible]○大戴禮云七月漢案戶○括地象云河精上爲天漢○天官書云漢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漢星多則多水少則旱○晉書云天漢起東方經尾箕之間謂之漢津乃分爲二道其南經傳說魚天籥天弁河鼓其北經龜貫箕下次絡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南道乃西南行又分夾

颯然絡人星杵造父騰蛇王良傳路閣道北端太陵天船卷舌而南行絡五車經北河之南入東井水位而東南行絡南河闕丘天狗天紀天稷在七星南而沒○唐志云雲漢自坤抵艮爲地紀北斗自乾攜巽爲天綱○物理論云星者元氣之英也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浮上浮宛轉隨流名之曰天河一曰雲漢衆星出焉博物志云舊說天河與海通

織女

漢書云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晉書云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主果蓏絲帛珍寶王者至孝神祇咸喜則織女星俱明天下和平大星怒角布帛貴○焦林大斗記云天河之西有星煌煌與參俱出謂之牽牛天河之東有星微微在氐之下謂之織女○續齊諧記庚武丁云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暫詣牽牛世人至今云織女嫁牽牛也

牽牛

爾雅云星紀斗牽牛也牽牛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終始故謂之星紀又云河鼓謂之牽牛今荊楚人呼牽牛星爲擔鼓擔者荷也疏如此文則牽牛河鼓一星也漢書以爲二星郭注順經爲說○漢書云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晉書云牽牛六星天之關梁主犧牲其北二星一曰即路一曰聚火又曰上一星主道路次二星主關梁次三星主南越摇動變色則占之星明大王道昌關梁通

服

傳云服牝服也○周禮云大車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柏車二柯大車牝服長八尺謂較也羊車較長七尺柏車較六尺

箱

禮書云輿人之車箱廣六尺六寸隆四尺四寸廣而不方車人之箱方而不廣○疏云兩較內容物之處爲箱

長庚

傳云日旦出謂明星爲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疏云啓明是太白長庚不知何星或一星出在東西而異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廣雅云太白謂之長庚或謂之太囂晨見東方爲啓明昏見西方爲長庚○鄭樵曰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實二星也按天文志云長庚乃妖異之象非每昏常見者也

畢

爾雅云濁謂之畢○史記天官書云畢曰罕車爲邊兵主弋獵○後漢蘇竟傳云畢爲天綱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伐紂上祭于畢求助天也○漢書云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晉書曰畢入星主邊兵主弋獵其大星曰天高一曰邊將主四夷之尉也星明大則遠夷來貢天下安失色則邊兵亂月入畢多雨

斗

朱傳云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晉書云北方南斗六星天廟也丞相

大宰之位主褒賢進士稟受爵祿又主兵一曰天機南二星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星天府庭也亦爲壽命之期將行天子之事占于斗斗星盛明王道平和爵祿行○易是類謀曰斗機絕綱王衡撥攝提亡五星合很狐張鄭玄云斗者天中之精天失其平故斗機絕綱王衡撥也攝提者斗前之星爲斗施政教布之八野今斗失其政故攝提亦爲之亡不見也○文耀鉤云斗者天之喉舌玉衡屬杓魁爲琁璣○斗威儀曰齊候五色宋均注曰北斗七星有五色宫商角徵羽各應其星○問令內傳曰北斗一星間百里相去九萬里置二十四氣四宿行四時五方立五星主五嶽也○石氏云第一曰正星主陽德天子之象也二曰法星主陰刑女主之謂也三曰令星主中禍四曰伐星主天理伐無道五曰殺星主中央助四旁殺有罪

六曰危星主天倉五穀七曰部星亦曰應星主兵○晉書云北斗七星在大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故運乎天中而臨制四方以建四時而均五行也魁四星爲璇璣杓三星爲玉衡又曰斗爲人君之象號令之主也又爲帝車取乎運動之義也又魁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衡六曰開陽七曰搖光一至四爲魁五至七爲杓樞爲天璇爲地璣爲人權爲時玉衡爲音開陽爲律搖光爲星

四月篇

暑

釋名云暑煑也如煑物也○書曰暑時燠若豫恒燠若○禮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稽覽圖曰夏至之後三十日極溫○五經通義曰冬至陽動于下推陰而上之故大寒于上夏至陰動于下推陽而上之故大熱于上故易云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日在牽牛則寒在東井則暑牽牛外宿遠人故寒東井內宿近人故溫也○荀爽傳云夏則火旺其火在天溫煖之氣養生百木

鶉

說文云鷻雕也从鳥敦聲詩曰匪鷻匪鳶[illegible]鵰鷻也鷻爲黑色多子師曠曰南方有鳥名曰羌鷲黃頭赤目五色皆備○埤雅云鷻能食草似鷹而大黑色俗呼皁鵰其飛上薄雲漢性刻制今大鵰鶉鶉水上翔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一名沸河六翮乘風輕勁其爲猛狠○雅翼云鵰者鶚之類土黃色健飛擊沙漠中空中盤旋無細不覩亦能食麏鹿之屬可謂鷙有力矣純即人鵰

鳶

倉頡解詁云鳶鴟○說文云鳶鷙也○爾雅云鳶鳥醜其飛也翔○禽經云鳶不擊有貪（不主搏擊貪于羣肉）○又云風翔則風（[illegible]）○抱朴子云鳶飛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陶隱居云鳶爲飛鷹江湖間捕魚食之

棟

爾雅云棟赤棟白者棟其氏曰白色爲棟其色雖異爲名同江河間棟可作轂郭璞曰赤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山中中爲車輞○陸機云棟葉如杵皮薄而白其木理赤者爲赤棟一名夫白者爲棟木皆堅韌今人以爲車轂

北山篇

鞅

疏云鞅讀如馬鞅之鞅○說文鞅頸皮也○釋名云鞅嬰也喉下稱嬰言嬰絡之也○左傳注云在腹曰鞅

小明篇

上天

爾雅云冬爲上天李巡曰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毛傳云自上降鑒則稱上天

艽野

毛氏曰艽野遠荒之地○蘓氏曰艽地名

寒

釋名云寒捍也捍格也○書云謀時寒若急恒寒若○禮記云季秋之月霜始降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又云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稽覽圖云冬至之後三十日極寒○國語云火見而清風戒寒

罟

廣雅云罛罟魚網謂之罟

除

箋云四月爲除○爾雅云四月爲余李巡曰四月萬物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孫炎曰物之枝葉敷舒

鼓鍾篇

淮

禹貢云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山海經淮水出餘山

○水經云淮水出南陽皮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釋名云淮圍也圍繞揚州北界東至海○一統志淮水在河南河南府唐縣東南一百八十里即禹貢導淮自桐柏者天下有四瀆此其一也今桐柏支隴有水泉潛流三十里東出大復山經汝寧信陽縣東流會泗沂自泗洲過山北流入淮安府界穎洞府城東入于海

鼛

周禮鼓人以鼛鼓鼓役事韗人爲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樂書云鼛鼓以皐爲義役之緩者之皐鼛鼓中高而兩端下

三洲

疏云水中可居曰洲淮上地也

笙磬

毛云笙磬東方之樂朱云琴瑟在堂笙磬在下○釋名云磬罄也其聲罄罄然堅緻也○爾雅云大磬謂之毊（[illegible]）○周禮小師正樂縣之位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眡瞭掌擊頌磬笙磬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鍾教縵樂燕樂之鍾磬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儀禮大射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西階之西頌磬東面（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以東方鍾磬謂之笙頌言成功也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西方鍾磬謂之頌）○禮記云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又云叔之離磬○通禮義纂云黃帝使伶倫造磬○白虎通云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

盛也有貴賤焉親疎焉長幼焉三者行然後王道得萬物成天下樂

川磬也○樂經云黃鍾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八寸此謂特懸大磬配鑄鍾者也孔子在衛所擊謂編磬○叔子注云磬聲清厲而近于悲故憂而擊磬○樂書云石堅實而不動其卦則乾其時則秋冬之交其方則西北之維其風不周其聲尚角其音則辨立冬之氣也先王以爲磬之屬焉小華之山其陰多磬鳥危之山其陽多磬高山涇水出焉其中多磬要之一適陰陽之和者泗濱所貢浮磬而已其用編之則雜而小離之則特而大

音

樂記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

謂之樂○周禮太師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又云教六詩以六律爲之音

雅

朱傳云雅正也○子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鄉飲酒禮燕禮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乃合樂燕禮又云若以樂納賓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射云歌鹿鳴管新宮○左傳穆叔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

觀于周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

南

傳云南夷之樂曰南○薛君章句云四夷之樂唯南可以和于雅者也以其人聲及籥不僭差也○文王世子云胥鼓南（南南夷之樂也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周禮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歙（吹）而歌之燕亦如之○孝經鉤命決云東夷之樂曰昧持矛助時生南夷之樂曰任持弓助時養西夷之樂曰株離持鉞助時

殺北夷之樂曰禁持盾助時藏皆於四門之外右辟○樂元語曰南夷之樂曰兜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曰離東夷持矛舞南夷持羽舞西夷持戟舞北夷持干舞○白虎通曰南之爲言任也任養萬物一說東方持矛南方歌西方戚北方擊金○正義云言南得總四夷者以周之德先致南方○朱傳云南二南也○呂氏春秋云塗山氏女令其妾待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周禮樂師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磬師教燕樂之鍾磬（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鍾師凡祭祀饗食奏燕樂笙師燕樂共其鍾笙之樂）○鄉飲酒禮笙入間歌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又云乃息司正（鄉樂周南召南六篇之中唯所欲作不從大也）

鄉射禮笙入立于縣中西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又云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燕禮閒歌魚麗以下至笙由儀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若以樂納賓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與四方之賓燕有房中之樂(絃歌周南召南鍾磬之節也謂之房中者后夫人所諷誦以事君子)○左傳吳公子札請觀于周樂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

楚茨篇

倉

釋名云倉藏也藏穀物也○月令云季春發倉廩賜貧窮孟冬命有司修囷倉務積聚○周禮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散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

庾

釋名云庾裕也言盈裕也○周語云野有庾積韋昭云庾露積穀也○疏云庾積粟未入倉露地積聚之九章算術平地委粟是也

享祀

疏云享祀雖總於祭因在前則為灌及朝踐○郊特牲云周人尚臭既灌然後迎牲詔祝於室坐尸於堂(謂朝事時也)○禮書云尸入既祼于室然後延之於戶西坐于主東南面行朝踐之禮是時君出迎牲薦截膟膋合黍稷(同蕭)爇于爐然後詔以黄定焉其禮亦謂之朝事又謂之朝獻以象朝時之所養也

妥

疏云妥侑當饋食之節○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妥尸(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斝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自不安則以拜安之)○少牢禮云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即奠○賈公彥云天子諸侯大夫士雖同名饋食仍有小別何者天子諸侯食前仍有饋獻二是饋孰陰厭陽厭尸入室乃獻大夫士則饋孰與黍稷為陰厭陽厭前無饋獻以此為異耳○禮書云黄定詔於堂然後延主于與尸坐其北主人拜妥尸而奠(尸荅拜焉)俎則載合亨之熟而簠簋之黍稷進焉又云周官掌次祭祀張尸次于廟門之西及其入也主人立于阼階東西南面尸盥而進升自西階主人升自阼階祝從尸主人從祝尸入即席東面而坐祝主人西南面立皆拜妥尸尸荅拜遂坐而授祭

侑

特牲禮云尸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少牢禮云尸三飯又食食胾

又食舉牢肩舉牢骼(音格)又食告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舉牢肩尸不飯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大祝云辨九拜(八曰褒拜)以享右祭祀(右讀為侑侑勸尸食而拜又云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鄭氏云食大名小數曰飯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賈公彥云一口謂之一飯士三飯即告飽而侑大夫七飯告飽而侑諸侯九飯而侑天子十一飯而侑

絜牛羊

疏云鮮絜爾王者所祀之牛羊於周禮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劉執中云絜者在滌而芻之也郊特牲云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

按絜字右胥笑詰二音絜字右邊作絜故孔𤫊云解絜向祀之牛羊也朱傳無明說今遵鄭以絜爲度義恐自專擅

剝

鄭云有解剝其皮者○禮運曰腥其俎孰其殽（腥謂豚解而腥之孰謂體解而爓之）孔氏云豚解腥之是解剝其肉體爓之是爓孰之者陳祥道云國語曰禘郊之事則有全脀王公立飫有房脀親戚燕飲有殽脀全脀豚解也房脀體解也殽脀骨折也士喪禮特豚四鬄（他歷反）去蹄兩胉脊既夕禮羊在肆（音剔）亦如之然則四鬄者殊左右肩髀而爲四又兩胉一脊而爲七此所謂豚解也士喪禮略豚解而已至虞然後豚解體解焉有焉若夫正祭則天子諸侯有豚解體解大夫有體解無豚解以其無朝踐獻腥之禮故也○周禮內饔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司士凡祭祀帥其屬而割牲

享

周禮內饔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亨煎和之事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外饔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腊凡賓客之饔飧饗食之事亦如之邦饗耆老孤子士庶子掌割亨之事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內外饔之爨亨煮辨膳羞之物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

肆

傳云肆陳也或陳于牙疏地官牛人云凡祭祀共其牛牲之牙（牙若今屠家縣肉架謂肆謂既殽分陳之於牙上也）○箋云有肆其骨體于俎者釋文肆他歷反○（謂分別骨體之貫既以爲衆俎也）禮運云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禮器云周禮王之牲事家宰太僕贊之五官共奉之內饔外饔掌亨之司士師其屬而割羞諸子正其牲體肱骨三肩臂臑（音而）也股骨三肫胳（音格）骼（戶交反）也脊骨三正脊脡橫脊也脅骨三代脅短脅也正脊之前則臑（音盍）也肫之上則髀也然則左右肱之肩臂臑與左右股之肫胳骼而爲十有二脊骨三與左右脅骨六而爲九二骼正祭不薦於神尸主人之俎而髀不升於主人主婦之俎臑不升於吉祭之俎則祭之所用者去髀臑而二十有一去二骼而爲十九矣祭統曰商人貴髀周人貴肩以周人之禮觀之脅貴中而賤兩端骨貴右而賤左貴前而賤後貴上而賤下

將

傳云將齊也王肅云分齊其肉所當用○箋云有奉持而進之者疏云是司徒小子之類然群臣助祭各有所掌奉持進之非獨此二職

而已○大司徒云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享先王亦如之小子職云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

祝

周禮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掌六祈作六辭辨六號九祭九拜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隋釁逆牲）饗逆牲逆尸令鐘鼓右亦如之來瞽令皋舞相尸禮既祭令徹小祝掌小祭祀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尸盥贊隋贊徹贊奠凡事佐大祝喪祝掌喪祭之祝號甸祝掌表貉之祝號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儀禮士喪既夕有夏祝商祝士虞特牲饋食少牢饋食皆有祝

祭

周禮太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尚書大傳云祭之爲言察也察者至也至者人事也人事至然後祭祭者薦也薦之爲言在也在也者在其道也○禮記云禮有五經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盡祭之義

祊

爾雅云閍謂之門郭注引詩曰祝祭于祊疏云案祊本廟門之名設祭於廟門因名其祭亦名祊凡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于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祊及詩云祝祭於祊注云祊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即郊特牲注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及禮器云爲祊乎外是也然則廟門內外皆

有祊稱○郊特牲云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祊之爲言倞也○說文作鬃云門內先祖所彷徨也○王氏云凡祀裸鬯則求諸陰焫蕭則求諸陽索祭祀于祊則求諸陰陽之間蓋冤無不之神無不在求之之備如此

神保

朱傳云神保蓋尸之嘉號○禮記曲禮云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又云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曾子問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于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禮器云周坐尸詔侑武讀曰無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酬六尸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後坐也尸神象也小記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少儀婦人爲尸坐則不手拜雜記孔子云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祭統云尸讓君與卿四人餕只在廟外則疑于臣在廟中則全于君又云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周禮掌次凡祭祀張尸次守祧祭祀各以其服授尸大司樂尸出入則令奏肆夏大祝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火而號祝隋則執龘逆牲逆尸令鐘鼓侑亦如之相尸禮小祝大祭祀逆尸沃尸盥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士師若祭勝國之社則爲之尸祀五帝則沃尸○士虞禮尸服卒者之上服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逸禮記祫禮云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曾子

云王者宗廟以卿爲尸不以公爲尸辟嫌也○禮書云天子諸侯之尸以卿大夫則幼者不與禮曰尸必以孫孫則使人抱之此大夫士之禮與喪禮始喪而奠則無尸以人道事之也既葬而祭則有尸以神道事之也祭祀同凡則一尸儀禮曰男男尸女女尸謂虞祭也大夫前祭一日筮尸士前祭三日筮尸大夫于尸再宿而一戒士于尸一宿而無戒推而上之人君蓋亦前三日筮尸而宿戒之儀又加隆矣

爨

釋名云爨銓也銓度其辛調和之處也○禮記云孟夏其祀竈又云臧文仲焉知禮燔柴於奧奧者老婦之祭也故盛於盆尊於瓶又云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士虞禮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

而魚腊爨亞之北上饎爨在東北西面特牲饋食主人視饎爨于西堂下亨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上記云特爨在廟門外魚腊爨在其南饎爨在西壁尸卒食而祭饎爨雍爨少牢饋食禮雍爨在門東南北上廩爨在雍爨之北淮南子云黃帝作竈死為竈神○白虎通云夏祭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

俎

周禮膳夫云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禮記云取俎進俎不坐又云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又云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又云俎有虞氏以梡（梡音）夏后氏以嶡（嶡音）殷以椇周以房俎又云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又云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是故

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三禮圖云梡長二尺四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諸臣加雲氣天子犧飾之又俎名嶡嶡亦如梡而橫柱四足中央如距也○褚遂良云舜造漆器禹雕其俎

燔

傳云燔取膟膋○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illegible]）郊特牲云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于碑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爓祭（[illegible]）又云建設朝事燔燎膻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箋云燔燔肉也疏云燔者火燒之名雖熟者近火故肉燔也亦為爓貫之以炙于火非炮燒之也○士虞主婦亞獻尸賓以燔從獻祝佐食皆如初賓長三獻燔從如初儀特牲饋食主婦亞獻尸兄弟長以燔從尸受振祭嚌之反之羞燔者受加于肵出獻祝燔從如初儀賓三獻燔從如初有司徹云次賓羞羊燔豕燔○周禮量人凡祭祀饗賓掌其從獻脯燔之數量

炙

傳云炙肉也疏云傳以炙為炙肉則是薦俎非從獻也○箋云肝肝炙也疏云炙者遠火之稱物熟者遠之故肝炙也○士虞主人酳尸賓長以肝從實于俎縮用鹽特牲云主人洗角升酌酳尸賓長以肝從尸取肝擩于鹽振祭嚌之加于菹豆獻祝以肝從主婦致爵于主人肝從燔亦如之主人致爵于主婦宗婦薦豆俎從獻皆如主人少牢禮主人酳尸賓長羞牢肝擩進不獻祝羞牢肝

君婦

箋云君婦謂后也凡嫡妻稱君婦事舅姑之稱也○釋名云天子之配曰后言在後不敢以副言也諸侯之配曰夫人夫扶也扶助其君也卿之配曰內子言在閨中之內所治家也大夫之配曰命婦婦服也服家事也○禮記云古者天子立后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道○白虎通云天子之配謂之后后者君也○後漢書周禮王者立后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喪祭賓客女御叙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居有阿保之訓動有環佩之響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所以能述宣陰化修成內則閨房肅雍險謁不行者也○初學記云案夏殷已前后之制其文畧矣大率皆稱妃故黃帝有四妃帝嚳四妃周因天子立

后。泰稱皇帝。正嫡曰皇后。○周禮。內宰。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凡建國。佐后立市。中春。詔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上春。詔皇后帥六宮之人。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九嬪。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若有賓客。則從后。世婦。帥女功而摡濯。爲齍盛。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女御。凡祭祀。贊世婦。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大賓客。則攝而載果。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王后以樂羞齍。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宗伯。○禮記云。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服。(純音緇)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也。及時將祭。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太廟。君純冕立於

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涗水。(涗詩具反)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特牲云。主婦纚笄宵衣。立于房中南面。洗爵于房。酌亞獻尸。少牢云。主婦被錫(被錫讀爲髲鬄)衣侈袂。薦自東房。韭菹醓醢。坐奠于筵前。贊者執黍稷。薦以授主婦。主婦受。陪設于東。主婦興入于房。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坐設于羊俎之南。婦贊者執敦稷以授主婦。主婦興受。坐設于魚俎之南。又興受贊者敦黍。坐設于稷南。又興受贊者敦稷。坐設于黍南。主婦興入于房。又云。主婦洗爵于房中。出酌。入戶西面拜獻尸。尸拜受。主婦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

獻酬交錯

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皆以齒。○特牲云。三獻。主人酌西階上。獻賓。薦脯醢。設折俎。賓卒爵。主人酌酢。卒爵。酢奠于其位。衆賓升受爵。坐祭立飲。主人洗觶。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賓奠觶于薦南。揖復位。主人洗爵。獻長兄弟于阼階上。如賓儀。洗獻衆兄弟。如衆賓儀。洗獻內兄弟于房中。如獻衆兄弟之儀。嗣舉奠。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賓坐取觶。酬長兄弟。長兄弟卒觶。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辯音遍)皆如初儀。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觶于篚。賓子弟及兄弟[illegible]其長皆奠觶拜。其弟子爵。皆無筭。有司徹云。主人酌獻賓于西階上。衆賓長升拜受爵。坐祭立飲。辯受爵。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長賓西階上北面。飲卒爵。宰夫洗觶升。主人受酌酬長賓于西階南北面。遂飲卒爵。

主人卒洗升酌。賓拜受。坐奠爵于薦左。主人獻兄弟于阼階上。辯受爵。洗獻內賓于房中。獻私人于阼階上。二人洗觶升實爵西楹。坐奠爵尸。侑卒爵。尸酬主人。主人酬侑于西楹。卒爵。主人復進。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至于衆賓。遂及兄弟私人。兄弟之後生。舉觶于其長。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筭。若不賓尸。賓拜受爵。洗酌醋(醋同酢)于主人。卒爵。賓以爵降奠于篚。主人洗獻衆賓獻兄弟與內賓。與私人皆如儐禮。賓長獻于尸。尸酢獻祝。致爵于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筭爵。

祝告

箋云。祝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擩[illegible]于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筐。祝則釋嘏辭

以勿之〇禮運曰修其祝嘏又云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又云天子祭
宗廟諸侯祭社稷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會于[illegible]不假
古作嘏 鄭特牲曰嘏長也大也〇特牲饋食尸九飯主人酳尸尸酢主
人佐食摶黍授祝祝授尸尸授以菹豆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左執
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答拜主
人出寫嗇于房祝以籩受少牢饋食尸十二飯主人酳尸尸酢主人
上佐食以綏祭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摶之以授尸尸
執以命祝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
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
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嚌之詩
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
受嗇黍主人嘗之納諸內

孝孫徂位

箋云祭禮畢孝孫往位堂下西面位祝于是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
成疏云孝孫在堂下西面則祝當以西階下告〇特牲云主人出立
于戶外西南祝東面告利成尸謖利猶養也供養之禮成少牢云主人出立于
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祝入尸謖賈公彥
云特牲尸外告利成少牢階上告利成以尊者稍遠于尸若天子諸
侯禮畢于堂下告利成

送尸

大司樂云尸出入奏肆夏〇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〇鍾師九夏[illegible]
以鐘鼓奏九夏肆夏杜子春云呂叔玉云肆夏周頌時邁也[illegible]

夏大也言遂于大位謂王位也玄謂九夏皆詩篇名

按尸出入奏肆夏[illegible]
故後用[illegible]
天子之禮不同[illegible]
升即席奏肆夏[illegible]
內公[illegible]
禮正無所[illegible]
成告[illegible]
告利成後[illegible]
于廟門[illegible]
也由篇文于[illegible]

諸宰

周禮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王
之胙俎膳夫親徹胙俎胙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

徹

周禮膳夫祭祀賓客食徹王之胙俎九嬪祭祀徹豆籩世婦內宗及以樂

徹則佐傳豆籩外宗佐王后薦豆籩以樂徹亦如之小師[illegible]及徹帥學
士而歌徹小師大祭祀徹歌〇特牲云宗婦徹祝豆籩入于房徹主
人薦俎佐食徹尸薦俎賓出佐食徹胙俎堂上俎畢出有司徹云司
士歸尸侑之俎主人退有司徹若不賓尸眾賓出婦人乃徹徹室中
之饌

燕私

禮記云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
降一等又云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又云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〇特牲禮俎出于廟門[illegible]
設于西序下[illegible]
實宗婦之庶羞主[illegible]〇尚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
婦以燕飲于房[illegible]

于賓莫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燕也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敬○禮書云族燕禮服皮弁服即于路寢宰夫為主異姓為賓王與族人燕于堂后飾內宗之屬燕于房其物散[illegible]所以合好也其食世降一等所以辨親疏也昭穆以序之所以明[illegible]次也夜飲以成之所以別異姓也若夫凡庶之位升降之儀[illegible]後而[illegible]立監相禮盡廢羞以盡愛爵祿無算以盡歡大率與諸侯燕禮不異

樂

尚書云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內五言又曰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禮記云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

以作動物太師含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樂緯云黃帝之樂曰咸池顓頊曰六莖帝嚳曰五英堯曰大章舜曰簫韶禹曰大夏殷曰大濩周曰勺又曰大武是以清和上升天下樂其風俗鳳凰來儀百獸率舞神祇升降靈[illegible]安寧

稽首

周官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拜頭至地也

詩經考卷之十四

古閩　黃文煥維章甫　[illegible]著
豫章　楊廷麟伯祥甫　校閱

信南山篇

甸

箋云南山之野禹治而丘甸[illegible]之六十四井為甸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成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賦法○周禮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illegible]又云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司馬法曰四井為邑四

邑為丘丘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謂之乘馬又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成十為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為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賈公彥云一成惟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此謂天子畿內采地法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此比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

曾孫

疏云。曾者重也。自曾孫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

疆理

傳云。疆畫經界。理分地理。疏。經界者地畔之名。分地理者分別地所宜之理。若孝經注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朱傳。疆者爲之大界也。理者定其溝塗也。○周禮。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于川。賈公彥云。遂人爲溝洫法。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以彼遂在夫間。故以南畝。遂則縱。夾匠人井田法。云田首倍之爲遂。以南畝圖之。遂節橫也。

同雲

埤雅云。古文雲字作云。象雲回轉之形。其上从二。二者天中之陰也。天中之陰底之於上。故地中之陽升而爲雲。詩曰。上天同雲。冬日上天。燠則雲陽而異。寒則雲陰而同故也。

霢霂

爾雅云。小雨謂之霢霂。○釋名云。霢霂。小雨也。言裁霢歷霑漬。如人沐頭。惟及其上枝。而根不濡也。

場

孔氏云。以田之疆畔。至此而易主。名之爲場。

廬

孔氏云。古者宅在都邑。田於外野。農時出而就田。須有廬舍。○班固曰。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又曰。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場。在野曰廬。在邑曰里。○說文云。廬。寄也。春夏居。秋冬去。○春秋井田記。人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丘氏曰。公田百畝。內除二十畝爲八家治田之廬。○黃氏云。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每廬舍二畝半。

按公田百畝。除二十畝爲廬舍。其說出于漢書食貨志。趙注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則鄭意無宗各二畝半爲廬[illegible]。

菹　詳見[illegible]

說文云。酢菜也。○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王舉。共醢。以七菹實之。○

記云。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疏。周禮。場人祭祀供果蓏。是祭必有瓜菹。醢人豆實無瓜菹者。文不具。○采蘩傳云。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王后則荇菜。

清酒

箋云。清謂玄酒也。酒。鬱鬯五齊三酒也。朱傳云。清酒。清潔之酒。鬱鬯之屬也。孔疏云。以周禮言之。祼獻所用則鬱鬯與五齊三酒之清酒。卑于五齊。諸臣之所酢。不用之以獻神。○儀禮特牲云。尊兩壺在東序。尊于戶東。玄酒在西。又尊兩壺于阼階東。西方亦如之。少牢云。尊兩甒于房戶之間。甒有玄酒。○禮記。祭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又云。玄酒在室。疏云。玄酒謂水也。以其色黑謂之玄。太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貴重古物。陳設之。在于室內而近北。○

周禮鬯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祼事沃盥鬯人掌供秬鬯而飾之凡王之齊事供其秬鬯大宗伯凡祭大神享大鬼祭大示涖玉鬯肆師祭之日及果[illegible]云築煮築香艸煑以爲鬯鄭玄云鬱鬱金香艸宜以和鬯[illegible]芬香條暢于上下也秬如黑黍一稃二米○禮記云諸侯[illegible]賜珪瓚[illegible]鬯於天子又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陰達于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又云鬯曰以椈杵以梧又云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又云加以鬱鬯以報鬼也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毛氏云九命錫圭瓚秬鬯○[illegible]爲貫百廿貫築以煑之爲鬱一曰鬱鬯百艸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艸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鬯以秬釀鬱[illegible]攸服以降神也从凵凵器也中象米匕所以扱之易曰不喪匕鬯○本艸圖經六四月剝生筍似蘘荷黃花白質紅末秋出莖心無實根黃赤○周禮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illegible]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皆有酌數惟齊酒不貳皆有器量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禮書云寫莫如五齊清莫如酒祭祀有五齊以神事之也有三酒以人養之也鄭氏以祫備五齊禘備四齊祭備二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所用凡酒然祀曰夫人薦盎則酳以上君所酌盎以下夫人所酌而無君饋爲盎之禮矣酒正曰凡祭祀以五齊三酒實八尊則中祭小祭皆備五齊矣

騂牡

傳云周尚赤也○周禮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illegible]及宗廟○禮記云周人尚赤牲用騂又云周人騂剛又云於[illegible]之郊牲用騂尚赤也

鸞刀

正義云鸞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禮記云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又云祭之日君牽牲[illegible]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取膟膋乃退[illegible]而退敬之至也○何休云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鋒有鸞[illegible]

啓毛取膋

郊特牲云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道也[illegible]禮器云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楚茨觀斜文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膋取以獻其爲發敬也[illegible]升首報陽也又曰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illegible]○賈公彥云案說文膋字林膟血祭肉也也是膟爲血膋爲腸間脂也

甫田篇

耘

說文云耘除田間穢也○左傳云譬如農夫是穮是蔉雖有饑饉必有豐年[illegible]○汲冢周書曰農之服田務耕而不耨[illegible]

之○呂氏春秋云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莊子云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

耔

說文曰壅禾本也○食貨志云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艸因隤其土以附苗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

齊

周禮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供粢盛[illegible]又云凡[illegible]王齍[illegible]廩人大祭祀則共其接盛○舍人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舂人祭祀共其齍盛之米○饎人掌凡祭祀共盛[illegible]

宗伯凡祀享祭奉玉齍小宗伯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illegible]○禮記云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又云季秋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藉之收于神倉又云惟社丘乘共粢盛又云天子爲藉千畝諸侯百畝以爲醴酪粢盛又云八簋之實○左傳云粢盛食不鑿昭其儉也又云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穀梁傳云三宮米而藏諸御廩○公羊曰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國語曰廩于藉東南鍾而藏之又云天子郊禘之事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夫人必自舂其盛

犧

孔氏曰羊言犧謂純色四方之神亦太牢言羊以叶句○禮記云祭牲之純在色犧之完在體然牷者亦必完犧者亦必純

社

鄭駁異義云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illegible]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又曰[illegible]后土[illegible]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illegible]封人掌設王之社壝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令社稷之職○鼓人以靈鼓鼓社祭○舞師掌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牧人陰祀用黝牲毛之○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王大封則先告后土○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爲位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肆師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鬯人凡祭祀社壝用大罍○司服祭社稷五祀則希冕○大司樂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

大祝大師宜于社大會同宜于社○大司馬仲春教振旅以祭社若師有功獻于社○王制云諸侯祭社稷以少牢仲春擇元日命民社孟冬大割牲於公社○禮運云命降于社之謂殽地又曰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禮器云三獻爓○郊特牲曰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又曰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于北牖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唯爲社事單出里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illegible]也

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

方

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illegible]○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五祀[illegible]大司馬仲秋云遂以獮田羅弊致禽以祀祊[illegible]詩云以社以方○左傳蔡墨云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鄭志荅[illegible]犂爲祝融句龍爲后土左氏下言后土爲社謂暫作后土無有代者也[illegible]祝融兼之因火土俱位南方

農夫慶

箋云謂大蜡之時勞農以休息之也○周禮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鼓人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司服祭羣小祀則玄冕大司樂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籥章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羅氏蜡則作羅襦行人張獸候以息焉○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臘先祖五祀勞農而休息之郊特牲云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illegible]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祭坊與水庸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illegible]大蜡天子之祭也[illegible]蜡。一日之澤[illegible]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秦[illegible]臘書云蜡祭川澤山林以至土示天神莫不與焉所重者八[illegible]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畷也貓虎也坊也水庸也昆蟲也既蜡則臘先祖五祀于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民

鼓

周禮籥章掌土鼓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illegible]

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illegible]古之先教田者○禮運云夫禮之初蕢桴而土鼓[illegible]也○樂書云離音絲南方之樂也坎音革北方之樂也[illegible]田祖琴瑟擊鼓者以自冬至春農事則終而復始有夜則死有[illegible]各有度數存焉土鼓之制[illegible]土以爲之故禮運之[illegible]土鼓[illegible]土之前與壺涿氏泡土之鼓異矣

田祖

傳云先嗇也箋云設樂以迎祭先嗇謂郊後始耕也疏云先嗇神農田祖一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祭田祖時后稷句龍及典田之大夫亦在祭中○周禮大司徒樹田主[illegible]疏云田神謂郊特牲云先嗇與神農一也蓋

章云國所年于田祖神也。

茨

疏云墨子稱茅茨不翦謂以茅覆屋故箋以茨爲屋蓋○說文云茨以茅葦蓋屋也。

梁

疏云孟子十二月輿梁成梁謂水上橫橋○爾雅云隄謂之梁石杠謂之徛（徛音寄）梁莫大于溴梁○說文云橋水梁也榷水上橫木所以渡者也東楚謂橋爲圯（圯音夷）○國語云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釋名云橋桯下橫水入汲者謂之[illegible]。

大田篇

種

周禮大司徒辨十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遂人以土宜教甿稼穡疏云高田種黍稷下田種稻麥稻人澤艸所生種之芒種司稼辨穜稑之種○月令孟春王命布農事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導民季冬令告民出五種○孝經援神契[illegible]丘土田利以給天下黃白宜種禾黑墳宜種麥蒼赤宜種菽洿泉宜種稻。

螟

箋云螟螣之屬盛陽氣嬴則生之○爾雅云食苗心螟李巡曰言其姦冥冥難知也疏曰舊說螟螣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許慎云蟲食穀葉者吏冥冥犯法即生螟○陸璣曰螟似虸（虸音子）蚄（蚄音方）而頭不赤○月令仲春行夏令蟲螟爲害○呂氏春秋云蝗螟疾特而殺之爲其害稼也蔽天狀如嚴雪是歲天下大凶又云亂國有螟兼其地其音凶○春秋漢含孳云螟應苛克○淮南子云枉法令則蟲螟○雅翼云今食苗心者乃無足小青蟲亂食其葉又以絲纏裹衆葉使穗不得展江東謂之蟦（蟦音貴）蟲孔叢子蟲賦曰爰有蠕蟲厥狀似䗇是螟爲無足蟲也。

螣

爾雅云食葉蟘（蟘音特）李巡曰言假貸無厭故曰蟘也○許慎曰蟲食苗葉者吏乞貸則生蟘○陸璣曰螣蝗也○月令孟夏行春令則蝗蟲爲災仲夏行春令百螣時起孟秋行冬令介蟲敗穀仲冬行春令

蝗蟲爲敗季冬行秋令介物爲妖○五行志云劉歆以爲傳曰有介蟲孽也蝝蜚蝝食穀爲災○蔡伯喈曰蝗螣也當爲災則生水澤中數百或數十里一朝蔽地而食禾粟苗盡復移難得有神祗之災其是魚子在水中化爲之○洪範五行傳曰刑罰暴虐貪叨無厭[illegible]動衆[illegible]矣介蟲行中能飛揚之類陽氣所生於春秋[illegible]之螟皆其類也畢氣動衆至矣○春秋佐助期曰蝝之爲蟲亦頭甲身而翼飛行陰中陽也蝝之爲言衆暴衆也。

蟊

爾雅云食根蟊李巡曰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云蟊也說文曰蟲食苗根者也吏抵冒取民財則生蟊○經房易傳曰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食根○毛詩義疏曰蟊長而細或說云蟊螻蛄也食苗根而爲

人患（按今之螻蛄亦為而患爾雅螜天螻注云螻蛄也一名天螻一名螜蟲云一名碩鼠又夏小正云三月螜則鳴淮南子蚤蚤螻蟈鳴者是也螻小而短飛去不遠穴土而居處處有之然此蟲自是螻螻非螻蛄也）

賊

爾雅云食節賊李巡曰言貪狼故曰賊也○陸機曰賊似桑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京房易傳曰興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節

騂黑

疏云五官之神其牲各從其方色詩記云求南方則用騂牲求北方則用黑色○周禮大宗伯云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以為玄冥之方天帝人帝所在食焉）

瞻彼洛矣篇

洛

東萊云職方氏雍州其浸渭洛故毛傳以洛為宗周之浸水洛水雖出於京兆上洛西山然其流向微此詩所謂洛蓋指東都也○禹貢云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山海經云洛出上洛西山又曰讙舉之山洛水出焉東與丹水合○初學記云周官豫州其川滎雒與伊瀍二水為三川泰于河南置三川郡○水經云洛水出京兆上洛縣冢嶺山郦經上洛弘農河南縣盧氏蠡城陽市宜陽洛陽合伊瀍穀澗之水至鞏縣而入河又周禮雍州其川洛汭此洛一名漆沮出馮翊此關輔之水非河南洛也又水經注云洛水出漆水東經洛縣及新都與湔（音翦）水合此又在蜀土○春秋說題辭云洛出熊耳山洛之為言繹也言水繹繹光耀也○河圖云洛水地理陰精之宮帝王明聖龜書出文天以與命地以授瑞按河合際居中護群王道和洽吐圖佐神逆名亂教摘亡弔存故聖人觀河洛也○又春秋說題辭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淮南子云洛水輕利宜禾○一統志洛水源出陝西洛南縣冢嶺山東流經河南河南府盧氏永寧宜陽洛陽偃師鞏縣入于河

韎韐（詳見前釋）

孔氏云韎韐是衣服之名用茅蒐柳染之爾雅一染謂之縓韎韐是縓也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韍士無韍名謂之韎韐○上冠爵弁服緇衣純衣緇帶韎韐（韎韐縕韍也士縕韍而幽衡合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為韎韐韍之制似韠）○朱傳云韎茅蒐所染色也韐韠也所謂爵弁

六師

劉公瑾云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蓋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故萬二千五百家為一軍六軍總七萬五千人也

鞞

傳云容刀鞞也○說文云刀室也○左傳云藻率鞞鞛（[illegible]）其敵也○內則子事父母右佩遰（音逝）遰刀鞞也○（[illegible]）

琫珌

毛傳云琫上飾珌下飾天子玉琫而珧珌（珧音遙）諸侯璗（音蕩）琫而璆

琫音琫反珌大夫璆琫璆音料而璆珌士珕琫珕音戾珕珌○爾雅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郭璞曰鐐即紫磨金也○釋文云璆音虯玉也鏐又作璆玉也

桑扈篇

屏

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屏謂之樹疏云屏蔽也樹立也立牆當門以自蔽也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郊特牲云旅樹大夫之僭禮(旅道也屏謂之樹所以蔽行道)明堂位云疏屏天子之廟飾(屏今浮思也刻之為雲氣蟲獸如今闕上為之矣)○禮緯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天文書云屏四星在端門內近左執法

翰

傳云翰幹○釋詁云楨幹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幹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

鴛鴦篇

鴛鴦

古今注云鴛鴦水鳥鳧類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一者相思死故謂之匹鳥○荊楚記云節木鳥鴛是也○食療本草云食鴛肉令人美麗夫婦不和與食立相憐愛○雅翼云歸藏曰有鳧鴛鴦有雁鷫鷞雄名為鴛雌名為鴦大如鶩杏黃色頭戴白長毛垂至尾尾翅皆黑黃赤五采者有冠者皆鵁鶄耳

畢

月令云羅罔畢翳(罔小而柄長謂之畢)○大東傳云畢所以掩兎疏云象畢星為之

廐

說文云廐馬舍也○曲禮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廐庫為次○周禮校人云三乘為皂三皂為繫六繫為廐六廐成校圉師掌春除蓐釁廐○釋名云廐鳩也聚也牛馬之所聚也○左傳疏云凡馬春分百草始繁則牧于坰野秋分農功始藏水寒草枯則皆還廐此周典之制也○星經云天廐十星在璧北主天子馬坊廐苑之官也

頍弁篇

蔦

爾雅云寓木宛童郭云寄生樹一名蔦○陸璣云葉似當盧子如覆盆子赤黑恬美○本草云桑上寄生其實明目輕身通神一名寄屑

一名寓木一名宛童一名蔦生弘農川谷桑樹上三月三日採莖葉陰乾爾雅云桑上者名桑上寄生詩云施于松上方家亦用楊楓上者各隨其樹名之生樹枝間寄根在皮節之內葉圓青赤厚澤易折旁自生枝節冬夏生四月花白五月實赤大如小豆蘇恭云此多生槲櫸柳(櫸音矩)水楊楓等樹上子黃大如小豆葉實九月始熟而黃非也圖經云寄生云是鳥鳥食物子落枝節間感氣而生葉似槲而厚軟莖似槐枝而肥脆三四月開花黃白色六七月結實黃色如小豆

女蘿

毛公云女蘿菟絲松蘿也○陸璣云菟絲蔓連草上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菟絲殊異○本

艸云松蘿一名女蘿生熊耳山川谷松樹上五月採○桑性論云松蘿能治寒熱吐客痰

霰

箋云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爾雅云雨霓[illegible]為霄雪疏云水雪雜下也因名霄雪霄即消也○月令仲冬行夏令則天時雨汁[illegible]○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為霰陰之專氣為雹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溫煖為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摶為雹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為霰○證義說云霰者陰脅陽之象霰者陽脅陰之符○釋名曰霰星也水雪相摶如星而散

車舝篇

鷸

爾雅云鷸雉郭云即鷸鳥也長尾走且鳴○說文云鷸走鳴長尾雉也乘輿以尾為防釳[illegible]著馬頭上○陸璣疏云鷸微小于雉走而且鳴色如雄雉尾如雉尾而長其頭上有肉冠冠上有紫[illegible]長數寸如雄雉尾角肉其美故林能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鷸

青蠅篇

青蠅

王充云青蠅所汚常在練素○段成式云青蠅糞能敗物雖玉亦不免所謂蠅矢點玉○陸佃云青蠅首赤如火背若負金傳曰以冰致蠅蠅逐臭者懷蛆禁利言變惡寒故遇冰輒側翅遠引

賓之初筵篇 [illegible]

的 五見齊風侯

傳云的質也孔氏云周禮鄭衆馬融注皆曰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為質王肅云質方六寸鄭以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為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為正正大如鵠中皆為侯中三分之一此傳惟云的質也蓋亦以為所射處與鄭同燕射則謂麋侯白質者

子孫奏能

鄭氏云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劉瑾云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觶獻尸尸飲畢酌之長兄弟受而卒爵少牢下篇三獻之後亦有二人洗觶酬獻之禮各公[illegible]明此類與

室人

孔氏曰特牲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也謂于賓客之中取人令佐主人為尸設饌食特牲佐食一人少牢佐食二人未知天子諸侯當幾人也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觚為加爵又衆賓長為加爵[illegible]也○特牲記云佐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韠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凡祝呼佐食許諾佐食十旅[illegible]弟

監

朱子云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恐有解倦失禮者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鄉飲酒禮鄉射禮曰作相為司正燕禮曰射人為司正

大別曰旅者遂爲司正

史

呂東萊云存于晁說齊威王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此人君燕飲之制猶存于戰國者也立之監即執法也鄭射注所謂立司正以監察儀法者也佐之史即御史也嚴氏所謂佐之史以書之者也○周禮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四方之事書外史掌書外令達書名于四方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數從政者○禮記云史載筆士載言又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大戴禮云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則有司過之史○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太史令也○左傳云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史通云古者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皆所以[illegible]其誦實若其官曲禮曰史載筆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至于諸侯列國亦各有史官

羖

爾雅云夏羊牡羭（羭音俞）牝羖（羖音古○夏羊黑羖䍽也今人便以羖爲白黑羊名）○羅氏云羖本夏羊牝者之名吳羊白夏羊黑羖羊之角毛明目安心益氣輕身辟鬼魅虎狼療疥蟲蠱毒精氣止驚洩爲用甚大而詩云俾出童羖羖曰必無之物猶言而無實不爲用也羖在今世但爲黑羊之名不取牝義而音又通于牯故本草羖羊條注稱牯羊牯乃牡之名

魚藻篇

鎬

郡縣志周武王宮即鎬京也在京兆府長安縣西北十八里自漢武帝穿昆明池於此鎬京遺址淪陷焉○輿地廣記云豐鎬相去二十五里○一統志鎬水在陝西西安府城西北十八里上承鎬池下流合滈池水鎬京城在咸陽縣西南

采菽篇

黼

賈氏曰黼謂白黑爲形則斧文（詳見九罭衮衣）

檻泉

爾雅云濫（濫音檻）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李巡云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釋名云水正出曰檻泉檻銜也如人口有所銜口閉則見也

芹

爾雅云芹楚葵（今水中芹菜）○本草水芹味甘平主養神益氣令人肥健嗜食一名水英陶隱居云二三月作英時可作葅及熟瀹食之又有渣芹可生噉（[illegible]）○圖經云生水中葉似芎藭花白色而無實根亦白色○蘇頌云水芹置酒醬中香美人[illegible]者名白芹○周禮醢人云加豆之實芹菹兔醢○呂氏春秋伊尹曰菜之美者雲夢之芹○埤雅云芹潔白而有節其氣分芳而味不如葵美故列子以爲客有獻芹者鄉豪取而嘗之蜇于口慘于腹

邪幅

傳云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箋云如今行縢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云邪纏于足謂之邪幅○釋名云偪今謂之行縢言以裹腳可以跳騰輕便也○左傳云帶裳幅舃昭其度也○內則子事父母有偪

之冠也雜記大白緇布冠不蕤又曰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冠不蕤○陳氏云緇布冠有前有後纓屬于缺無蕤後世以尊者不可無飾故加緌緌用於始冠及大夫之卜宅與葬日而已庶人或以為常服用於始冠則玄端玄裳黃裳雜裳緇帶爵韠用于卜宅與葬日則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若庶人則深衣為庶人雖服衰貌而儉者服緇布謂之緇撮則無緌矣

吉

左傳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國名記云邘黃帝之宗見詩風俗通云殷時侯國一作吉滑夫論云邘與姞全兩字異○唐宰相世系云吉氏出自姞姓黃帝裔伯鯈從吉封於南燕賜姓曰姞

厲

箋云鞶必垂厲為飾厲字當作裂○內則男鞶革女鞶絲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疏云此是鄭玄若如服杜左傳鞶厲注則以鞶為大帶厲是大帶之垂者○小爾雅云帶之垂者謂之厲

蠆

詩義疏云蠆一名杜伯河內謂之蚑幽州謂之蠍○通俗文云長尾為蠆短尾為蠍○左傳云蜂蠆有毒○葛洪方云蠍中國多此江南無也○陶隱居云蠍有雌雄雄者螫人痛止在一處雌者痛牽諸處○段柯古云鼠負巨者多化為蠍蠍子多負于背蝎前謂之螫後謂之蠆常為蝸牛所食以迹規之不能去○雅翼云說文蠆字象形蓋象其吝螫曳尾之形蜥蜴能食之

采綠篇

申伯

申伯周宣王之舅也申姜姓侯爵其先神農之後為唐虞四岳受封于申周國在南陽宛縣今在河南南陽府宣王時申伯入為王卿士出為南方侯伯王命召虎為之築城于謝尹吉甫作崧高之詩以美之詩曰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藍

爾雅云葴音針馬藍郭云今大葉冬藍也疏云今為澱者是○夏小正曰五月啓灌藍蓼啓者別也陶而疏之也灌者聚生者也記時也○禮記曰仲夏令民毋艾藍以染為傷長氣也此月藍始可別○蘇恭云藍實有

三種一種圍徑二寸許厚三四分出嶺南名木藍子於藍葉切為澱本艸經所用乃是蓼藍實其苗似蓼而味不辛者亦藍惟堪染青藝藍不堪為澱惟作碧色

襜

爾雅云衣蔽前謂之襜郭璞云今蔽厀

黍苗篇

召穆公

召穆公名虎召康公十六世孫也初召康公受封於燕而食采於召國在王畿內雍縣東南其後世世輔王室周厲王時穆公為王卿士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穆公思周德之不類乃糾合宗族于成周而歌棠棣之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厲王行暴

虐。國人謗王。穆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
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
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
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
至於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
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
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
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
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
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厲王淫昏無道。
穆公傷周室大壞。乃賦蕩。刺王。不敢斥言。借商紂以言之。國人畔。襲

王。王出奔彘。太子靖匿穆公之家。國人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
不從。以及此難。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爲懟而怒乎。夫事君者。險而
不懟。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得脫。召公與周公
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太子長于召公家。召
公立是爲宣王。既而宣王命穆公平淮夷。錫以土田圭瓚秬鬯。尹吉
甫乃賦江漢以美之。其一章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江漢
來求。其五章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
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穆公乃作
常武之詩以美之。宣王封申伯于謝。命穆公往營城邑。公能勞來徒
役。詩乃賦黍苗以歎之。

輦　互見車攻後

說文。輓車也。从車。扶在車前引之也。扶音伴。並行也。从兩夫。○漢書
注。駕人以行曰輦。

謝　詳見王風申

水經注云。沘（沘音彼）水又西南流。謝水注之。出謝城北。○國語注。鄧南
謝北。號鄧在焉。

白華篇

申后

申后。申侯之女。周幽王之后。平王之母也。初。幽王娶申后。生太子宜
臼。後得褒姒。生伯服。乃黜申后。遂廢宜臼。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詩
人爲之賦白華。詩曰。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英英
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

念彼碩人。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鼓鍾于宮。聲聞
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
之遠。俾我疧兮。幽王十一年。申后召西夷犬戎。殺王于驪山下。立故
太子宜臼。是爲平王。

白華　詳見陳風菅

爾雅云。白華。野菅。

滮池

水經注。鄗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滮池合。水出鄗池西。而北流入于鄗。
世傳以爲水名。○一統志。鄗水下流合滮池水。滮水在西安府城西
北二十里。發源咸陽縣之滮池。西北入渭水。

煁

爾雅云煁烓(烓音恚)也郭璞曰今之三隅竈○說文曰行竈也○孔氏曰烓者無釜之竈其上然火照物若今火爐

鶖

埤雅云鶖扶老醜食鶖鶬醜黔鶖性貪惡俗呼禿鶖長頸赤目其毛辟水毒劉楨賦云綠鶖蒙翠鶖色蒼青也○古今注云扶老禿鶖也狀如鶴而大大者高八尺善與人鬬好啖蛇○禽經云扶老強力(食之益人氣力走及奔馬)○魏青作光云貪惡之鳥野澤所有

石

傳云王乘車履石○夏官隷僕云王行則洗乘石先鄭云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禮書云乘石王與后乘車於是登降也設于兩階

漸漸之石篇

豕

爾雅云豕子豬(豬音㹠)豶(豶音賁)么幼奏(奏音湊)者豱(豱音溫)所寢櫓四豴皆白豥(豥音該)其迹刻絕有力豜(豜音堅)豕五尺為豝○方言云豬北燕朝鮮謂之豭關東西謂之彘或謂之豕南楚謂之豨其子謂之豚或謂之豯(豯音奚)吳揚之間謂之豬子○易以上九曰見豕負塗大畜六五曰豶豕之牙吉姤初六曰羸豕孚蹢躅說卦曰坎為豕○禮記曲禮曰凡祭豕曰剛鬣豚曰腯肥又曰士無故不殺犬豕月令以孟冬天子以彘嘗麥王制曰秋薦黍以豚○韓詩說云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春秋說題辭曰斗星時散為彘四月生應天理○淮南子云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行傳云聽之不聰則有豕禍

蹢

傳云蹢蹄也○說文云住足也

波

說文云水涌流也

苕之華篇

苕

爾雅云苕陵苕黃華蔈(蔈音標)白華茇(茇音沛)郭璞曰一名陵時本艸云疏云詩苕之華鄭箋云陵苕之華紫赤而繁陸機亦言其華紫色而此云黃白者蓋就紫色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為黃故詩曰芸其黃矣○陸機云一名鼠尾生下溼水中七八月中華紫似

今紫葳可染皂煮以沐髮即黑葉青如藍而多華○廣志曰苕艸色青黃紫華十一月種下種之蔓延盛茂可以美田葉可食○本艸云紫葳一名陵苕一名芰華生西海川谷及山陽圖經云陵苕花也多生山中人家園圃亦或種蒔初作藤蔓生依大木歲久延引至巔而有華其華黃赤夏中乃盛○雅翼云此華亦彌猛有毒雖更視之如錦繡不可仰望露滴目中有失明者

牂

爾雅云羊牡羒(羒音焚)牝牂郭云謂吳羊○博雅云吳羊牝一歲曰牸羜三歲曰牂

何草不黃篇

棧車

傳云。棧車。役車也。箋云。棧車者。疏云。有棧是車□士所乘之□□□云
人乘役車。蟋蟀言役車其休是矣。彼不以人載物。不與此同□□人
疏說不分曉。不如從以為士之棧車。○春官巾車云。士乘棧車。
乘役車（役車不華飾而漆之。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考工記云。飾車欲侈。棧車欲弇。

終

詩經考卷之十五

古閩　黃文煥　輯著
漢陽　李若愚　校閱

大雅

文王篇

商

鄭譜曰。商者契所封之地。孔氏曰。湯取契之所封以為代號。○皇甫謐云。在上洛商縣。○禰傳云。地有商山。因是得名。○一統志。陝西西安府商縣在府城東南二百六十里。本契始封地。商洛山在縣東南九十里。

殷

鄭氏曰。湯始居亳之殷地。孔氏曰。殷是亳地之小別。○書序云。盤庚將治亳殷（商家□□日殷）○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為名。河南偃師為西亳。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徙都之。○黃氏曰。三亳。南亳北亳亳殷也。南亳今應天府穀熟縣。北亳拱州考城縣。亳殷河南偃師縣。○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稱商。自盤庚既都亳。于是殷商兼稱。或單稱殷。

祼將

周禮小宰祭祀。贊王祼將之事。注云。將送也。贊王酌鬱鬯之酒以獻尸。謂之祼。祼之言灌也。明不為飲。主以祭祀。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莫稱焉。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又云。凡賓客祼獻

內宰后祼獻則贊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大宗伯大賓客則攝而載果贊
祼曰小宗伯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祼肆師祭祀賓客贊祼將將祼人凡
祼事和鬱鬯司尊彝祠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烝祼用斝彝黃彝追享
朝享祼用虎彝蜼彝行人諸公再祼而酢侯伯子男一祼而酢○禮
器云諸侯相朝灌用鬱鬯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既灌然後
迎牲祭統曰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又云獻之屬莫重于
祼

冔

冠禮記云周弁殷冔夏收（弁名出于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疏云
宋淡禮器制度弁冕周禮弁冕相參考之冕以木為體廣八寸長尺
六寸績麻三十升布為之上以玄下以纁前後有旒尊卑各有差等

但夏殷禮亡制與周異故云未聞○禮記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
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陳祥道云皇收而下皆冠也○世
本云胡曹作冕（黃帝臣也冕服起于黃帝前已有冠冕此謂加旒起自黃帝矣）○白虎通云殷冔冔何謂之冔以十
二二月之時施氣受化詡張而後得牙故謂之冔○論語疏云冕俛
也以其前高後下有俛仰之形故因名焉

大明篇

王季

公季古公之子也初古公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季歷娶太任
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泰伯仲雍知古公欲
立季歷以傳昌乃俱如荊蠻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讓位泰伯泰伯
不受季歷乃立是為公季公季事殷為西方諸侯遵后稷公劉之業修古
公遺道篤於行義諸侯順之殷庚丁之末季歷伐西落鬼戎俘二十
狄王殷太丁二祀命季歷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四祀周人伐
余無之戎克之於是太丁嘉其功賜之圭瓚秬鬯九命作伯號西伯
得專征七祀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祀公季伐翳徒之戎獲其
三大夫故詩人歌之曰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
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
祿無喪奄有四方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
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
于孫子公季卒子昌立是為西伯實文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欒水
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羣臣百姓也夫故使
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至周武

王伐殷有天下追尊公季為王季云

適

左傳云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公羊傳云立適
以長不以賢○禮書云父服長子三年爲服適孫亦以其傳重也

任

國語司空季子云黃帝之子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
是也○玉海云仲虺居薛臣扈祖己皆其胄裔

洽

地理志云左馮翊郃陽縣在郃水之陽○水經注云郃陽城南有瀵
水東流注于河水南猶有文母廟廟前有碑去城十五里水即郃水也
縣取名焉○一統志陝西西安府同州郃陽縣在州城東北百二十

里以在郃水之陽故名郃水在郃陽縣東自西北經縣北東入黄河。縣東四十里有太姒墓。

陽

穀梁傳云水北爲陽水南爲陰。

嘉

朱傳云嘉婚禮也○周禮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

文定厥祥

朱傳云言卜得吉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士昏禮云下達納采用鴈請問名納吉用鴈如納采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請期如納徵禮記曰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

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周禮媒氏云凡嫁女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玉人云穀圭天子以聘女大璋諸侯以聘女○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昏義云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賈公彥云納幣士大夫以玄纁束帛天子加穀圭諸侯加大璋庶人用緇無纁○孔穎達云納幣謂之納徵

親迎

郊特牲曰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壻親御授綏親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哀公問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昏義云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昏禮記曰父醮子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禮書趙氏曰王者之尊天下莫敵故嫁女則使諸侯主之適諸侯諸侯莫敢有其室若稱尊乘之尊行親迎之禮則何莫敵之有乎夫子對哀公云云非爲天子發也左氏謂諸侯不親迎公羊謂天子亦親迎其說不能全與經合當从趙氏爲正。

造舟

釋水云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郭璞曰造

舟比船爲橋維舟維連四船方舟并兩船特舟單船泭併木以渡○孔氏曰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維舟以下則水上浮而行之但船有多少爲等差耳○左傳疏云造爲至義言船相至而並比。

莘

世本云莘國姒姓禹後○唐世系表殷封支子於莘○水經注云郃陽城故有莘邑太姒之國○國名記云今同之夏陽漢郃陽有太姒冢城祠廟皆故宜生聖有莘氏美女獻紂周代有神降之亦號地大名之莘縣有莘亭亦國也齊祭管城陳留俱有莘○一統志莘城在西安府郃陽縣南二十里本莘國。

牧野

牧說文作坶。○周書牧誓云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郊近牧三十里）牧地名。疏云牧是郊上之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耳。○周書克殷曰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水經注云自朝歌以南，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據皋跨澤，悉坶野之地，故詩稱坶野洋洋。竹書紀年曰武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于坶野。○皇甫謐曰在朝歌南七十里。○一統志河南衛輝府汲縣本殷牧野之地，牧野在府城南，陵西距朝歌之故。武王伐紂，陳師于此。

騵

爾雅云駵馬白腹騵。（騵音原，駵音留，赤黑色）○檀弓云周人尚赤，戎事乘騵。○傳云騵言上周下殷也。○埤雅云騵从縓省，縓淺赤也。

鷹

爾雅云鷹，鶆鳩。（鶆音來）鶆當爲鷞字之誤也。左傳作鷞鳩是也。○月令云仲春鷹化爲鳩，季夏鷹乃學習，孟秋鷹乃祭鳥。王制云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陳氏曰仲秋也。○左傳郯子曰少皞氏以鳥名官，爽鳩氏司寇也。杜預曰爽鳩，鷹也，鷙故爲司寇，主盜賊。○運斗樞云瑤光星散爲鷹，立秋之日鷹擊。○廣志云有雉鷹，有兔鷹，一歲爲黃鷹，二歲爲撫鷹，三歲爲青鷹。胡鷹獲麋。○禽經云鷹不擊伏，鶻不擊妊。○隋魏彥深鷹賦云資金方之猛氣，擅火德之炎精。指重十字，尾貫八角。立如植木，望似愁胡。觜若劍利，腳等荆枯。亦有白如散花，赤如點血，大文若錦，細斑似纈。（纈音頡）眼類明珠，毛猶霜雪。身重若金，爪剛如鐵。生於窟則好眠，巢於木則常立。雙骹長則起遲，六翮短則飛急。毛衣屢改，厥色無常。寅生酉就，總號爲黃。二周作鴘，（鴘音鳥卞反）千日成蒼。雌則體大，雄則形小。犬驁猶得人覊控。○埤雅云鷞次赤也，頂有毛角微起，今通謂之角鷹。○鳥獸考云鷹類甚衆，種角雖黃者以鷹名，然角鷹有二種，一種青腳有毛，一種兩腳無毛，名鷢鷹。（鷢音厥）角鷹。

緜篇

太任

太任者，周文王之母，摯國任氏之仲女也。王季娶以爲妃。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傲言。能以胎教，寢見長人，少溲于豕牢而生文王。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于邪色，耳不聽于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過人矣。故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人生而肖萬物者，皆其母感於物，故形音肖之。文王母可謂知肖化矣。

瓞

爾雅云瓞，瓝。（瓝音雹）其紹瓞。舍人曰瓞名瓝，小瓜也。紹繼，謂瓞子。漢中小瓜曰瓞。孫炎曰瓞，小瓜，子如瓝，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瓞。邢昺曰瓜本有二種，大曰瓜，小曰瓞。而瓜蔓近本之瓜必小于先歲之大瓜，以其小如瓝，故謂之瓞。瓞是瓝之別名。

陶復

疏云陶，瓦器竈也。覆，地室也。覆者地上爲之，穴者鑿地爲之。○朱傳云陶，窯竈。復，重窯。穴，土室也。○考工記云摶埴（摶音團，埴音植）之工陶旊

有虞氏尚陶。○尸子曰昆吾作陶。○周書曰神農耕而作陶。○賈公彥云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纍土爲之謂之爲複言于地上重複爲之也若高地則鑿爲坎謂之爲穴其形皆如陶竈故皆開其上取明。

穴

說文云土室也。○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禮運云先王未有宮室冬居營窟夏居橧巢。

岐

郡縣志云岐山亦名天柱山。在鳳翔岐山縣東北十里。○地里志右扶風美陽縣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水經注岐山爲周原下北則中水鄉成周聚水北即岐山。○河圖括地象云岐山在崑崙東南爲地乳上爲天麋星。○一統志岐山在陝西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山有兩岐故名亦曰天柱山其峰高峻狀若柱然禹貢導汧及岐太王邑于岐山之下文王時鳳鳴岐山皆此也亦名鳳皇堆。

堇

毛傳云堇菜也。○詩緝云孔氏謂堇即烏頭則與鴆毒同類非荼菜可食之類矣荼雖苦得霜甜脆故可言如飴烏頭毒物不可食何由知其如飴乎毛氏以堇爲菜不言毒物。○說文云堇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爾雅云齧苦堇郭云今堇葵也葉似柳子如米汋食之滑者。○本草堇汁味甘唐本注云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堇菜葉似蕺蕺側入反花紫色。○朱傳云堇烏頭也。○爾雅云芨堇草郭云即烏頭也江東呼爲堇音靳。○晉語驪姬置堇于肉賈逵曰堇烏頭也。○國策云人之饑所以不食烏喙者以其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廣雅云附子一歲爲萴萴音側子二歲爲烏喙三歲爲附子四歲爲烏頭五歲爲天雄。○本草云冬月採爲附子春採爲烏頭味辛甘溫大熱有大毒一名奚毒一名即子一名烏喙三寸以上爲天雄。陶隱居云春時莖初生有腦形似烏鳥之頭故謂之烏頭有兩岐共蔕狀如牛角名烏喙喙即烏之口也吳氏本草云烏頭一名茛音艮一名千秋一名毒公一名果負一名耿子。○馬錫等云正月始生葉厚莖方中空葉四面相當與蒿相似。○圖經云烏頭烏喙天雄附子側子都是一種冬至前將陰日耕五七遍以指其之逐月杌杌至次年八月後方成苗高三四尺莖四稜葉如艾花紫碧色作穗實小黑如桑椹本只種附子就後有四物長三二寸爲天雄附子勢尖牙角爲側子。絕小者亦名側子元種者爲烏頭其餘大小皆爲附子。

按爾雅翼[illegible]

餳

內則云棗栗飴蜜以甘之。○釋文云飴餳也。○方言云餳謂之張皇飴謂之餧餧音謂之餹餹音。○說文云飴米糱煎也餳飴和饊饊蘇旱反者也。○釋名云飴小弱于餳形怡怡然也。

炙

周禮菙菙音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歛其焌焌音俊契以授卜師遂役之卜師凡卜事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士喪禮楚焞焞音純置于燋在龜東。○陳祥道云燋炬也契灼龜之木也所謂

之塊亦謂之楚椊楚其材也椊其體也方其果也○羅氏云楚可造
椊以荆爲之必以荆者荆木心圓荆心方其之德方以知以其德方。
故以方木灼龜也。

司空

尚書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女平水土又曰司空掌邦土居
四民時地利○禮記云司空執度度地居地遠近興事任力○元命
包云人東六星兩兩而比曰司空主水○昔人傳云溝瀆壅遏水爲
人害百廢不舉則責之司空○家語曰司空之官以成禮度量不審
舉事失禮都鄙不修財物失所曰貧貧則傷司空○白虎通云司空
主土不言土而言空空尚主之況於實乎○璪溪要略云冬官司空
掌邦事城郭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器械監百工

皐門應門

毛云王之郭門曰皐門王之正門曰應門箋云諸侯之宮外門曰皐
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疏云毛云郭門者宮
之外郭之門毛以諸侯之門不名皐應與鄭別○爾雅云正門謂之
應門○朱子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
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皐應者則皐應爲天子之門明矣
意者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
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也○周禮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先
鄭注云王有五門外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
門一曰畢門玄謂雉門三門也又云匠人營國應門二徹三个王宮
門阿之制九雉○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鴫

云皐門之內外朝也朝士建其法小司寇掌其政列三槐與九棘設
嘉石與肺石而朝諸侯聽訟謫大事在焉應門之內治朝也司士正
其位宰夫掌其法大僕正王之位而王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燕朝
也太僕正其位掌擯相而族人朝焉諸侯之外門曰庫門魯以周公
之故猶不可稱皐門應門特爲皐應之際而已○考索云皐者遠也
明最在外故曰皐應門者則居此以應治也

冢土 詳見甫田社

傳云冢土大社也美太王之社遂爲大社　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
曰大社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禮
書云王之大社壇土五色而封以黃其位則中門之右社主陰故也其
壇北面社稷陰故也其飾則不存記所謂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也其
表則木傳所謂夏以松商以柏周以栗是也其方廣則五丈其王則

石爲之

太王

古公亶父公劉九世孫公叔祖類之子也古公居豳復修后稷公劉
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
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古公屬耆老而問之曰狄
人又何欲乎耆老對曰又欲土地古公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爲社稷
乎古公曰社稷所以爲民也不可以所爲民亡民也耆老對曰君縱
不爲社稷不爲宗廟乎古公曰宗廟吾私也不可以私害民與人之
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爲吾
臣與爲狄人臣奚以異也且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遂

杖策與太姜及私屬去豳渡漆沮踰梁山止於岐山之下豳人曰仁
人之君不可失也於是父子兄弟相帥負老攜幼揭釜甑來修爾而
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及他旁國聞古公仁亦多歸
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作五官
有司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寇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改國號曰周
故詩人歌之曰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
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
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
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捄之陾陾
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迺立皋門皋門

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肆不殄厥慍亦不隕
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古公有三子長泰伯
次仲雍少季歷季歷生子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
乎泰伯知古公賢昌而欲季為後也伯仲去之吳古公將死謂季歷
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即不來汝有義而安古公薨季之吳告伯仲
伯仲從季而歸群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群臣欲我立
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
立後文王昌生武王發果興王業追王古公為太王孔子曰泰伯獨
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泰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
而能承志矣

周

傳曰小聘曰問○大宗伯云殷覜時聘曰問○大行人云凡諸侯之
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聘禮云小聘曰問不享有獻
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其禮如為介三介鄭目
錄云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王
制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

棫

爾雅云棫白桵郭云桵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啖○陸璣
云于本說棫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白桵直理易破可為
犢車輻又可為箭笴今人謂之白桵或曰白柘

虞芮

括地志云故虞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古虞國故

芮城縣西二十里古芮國閒原在河北縣西六十三里○皆太康記
云虞西有四十里有芮城○郡縣志云閒原在平陸縣西虞芮爭田
讓為閒田之所○史記正引地理志云虞在河東大陽縣芮在馮翊
臨晉縣今按芮在臨晉在河西閒原在河東虞芮同爭非合西芮城明矣○一統志平陸縣
在山西平陽府解州東南九十里閒田在平陸縣西五十里即虞芮
相讓之地俗呼讓畔城

棫樸篇

樸

傳云樸枹枹音茅反木○爾雅云樸枹者郭云樸屬叢生者為枹

樕

箋云祭皇天上帝及三辰聚積以燎之疏云月令注皇天為北辰耀

昊天上帝爲五帝三辰。即宗伯所云日月星辰也。○周禮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槱積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鄭註○禮記月令云。季冬。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

綱紀

說文云。綱網紘也。紀別絲也。○尚書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

旱麓篇

旱

地里志。漢中郡南鄭縣旱山。沱水所出東北入漢。○曹氏曰。旱山在梁山之境與漢廣相近。故取以興焉○周地圖記云山上有小石而南

○一統志。陝西漢中府南鄭縣。附郭府城西南六十五里。有旱山。

麓

穀梁傳云。林屬於山曰麓。○漢書應劭云。麓林之大者。○釋名云山足曰麓。麓陸也。言水流順陸燥也。○周禮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法于山虞而掌其政令。

楛

陸機曰。楛其形似荊而赤。莖似蓍。上黨人織以爲斗筥箱器。又屈以爲釵。○禹貢荊州貢楛中久切

瓚 互見衛風考斯干璋文王祼將

箋云。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周禮典瑞云。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祼於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玉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凡流皆爲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白虎通云。圭瓚宗廟之盛禮也。玉飾其末。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禮書云。王之肆先王。祼賓客。以祼圭。后之亞祼與王之遺祼以祼璋。圭璋其柄。瓚其勺也。○羅氏云。鬱與鬯皆陰而玉爲陽物。圭璋又東南陽方之玉。故假之以嫌于無陽也。○禮圖云。上瓚如祭大五升。口徑八寸深二寸。璋瓚口徑四寸深二寸

按玉人說三璋云。射四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此言圭瓚之制則爲勺者黃金也。玉人云祼圭有瓚。不別云瓚之制。明三璋即用瓚也。陳氏禮書乃云圭瓚璋瓚用玉多而少。璋三璋之勺則備以金此何據乎。鄭注其引鄭氏黃四玉一石之說。從漢禮已讀瓚爲贊取雜色之意。非此瓚也。且若三璋之勺以金爲飾。玉人但說青外朱中足矣。又何用黃金勺一句以見知其以玉爲瓚三璋有瓚。注當亦有瓚。鄭氏下繫龍口之說。或是漢法不足以據。周制。古者諸侯九命賜以秬鬯圭瓚。天子之瓚其柄之圭尺有二寸賜諸侯圭九寸以下也。

清酒

箋云。祭祀之事。先爲清酒。○周禮酒正辨三酒之物。三曰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

思齊篇

太姜

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呂氏之女也。太王娶以爲妃。生太伯仲雍王季。太姜有色而貞順。率導諸子。至於成童。靡有過失。太姜明智非常。太王謀事必於太姜。遷徙必與焉。君子謂太姜廣於德教。德教本也而謀事次之。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此之謂也。

在宮 辟雍別校

箋云宮謂辟廱宮也羣臣助文王養老○周禮外饔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其割烹之事酒正饗耆老共其酒無酌數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二曰養老遺人門闈之委積以養老孤司門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羅氏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夏后氏燕衣而養老殷人縞衣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凡三王養老皆引年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文

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又云天子視學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脩之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入武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內則云凡養老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樂記云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疏曰云天子之於老所養也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庶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養之者死政者之老也若夫外饔酒正偏人所謂耆老者總三者而言之也

皇矣篇

泰伯

泰伯古公之子也古公三子長曰泰伯次曰仲雍少曰季歷季歷娶太任氏生子昌昌有聖瑞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興王業者其在昌乎因更名曰季歷泰伯望風知指曰歷者適也知古公欲以國及昌泰伯將讓其國於季歷謂其傳曰太王欲以一國之事而以屬我我其羞之吾聞至人也不君一世而爵世以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吾焉能貴乎一國而賤乎萬代哉古公病泰伯與仲雍託名采藥於衡山逃之荊蠻斷髮文身為夷狄之服示不可用古公卒泰伯還赴喪哭于門外示夷狄之人不得入王廟於是季歷涖泰伯長當立泰伯再讓季歷不聽三讓曰吾生不供養死不含飯哭

不臨喪猶不孝之子也何得繼又斷髮文身則刑餘之人也戎狄之民也三者不除何得為君季歷知不可從而受之泰伯還荊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為句吳吳人或問何像而為句吳泰伯曰吾以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故自號句吳非其方乎荊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有餘家共立以為句吳數年之間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於荊蠻故泰伯起城周三里二百二十步外郭三百餘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人民皆耕田其中泰伯卒葬於梅里平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及後西伯昌之子發承代殷有天下是為周武王乃追封泰伯于吳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二國

傳云殷夏也○帝王世紀曰禹受封爲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陽翟是也即天子位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一統志河南開封府鈞州本夏禹所封地秦爲陽翟縣安邑在山西平陽府

菑

釋木云立死菑李巡曰以當死害生曰菑○孔氏云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故曰菑也

翳

釋木云蔽者翳郭云樹蔭翳覆地者也○孔氏云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爲蔭翳故曰翳也

栵

爾雅云栵栭郭云樹似檞樕而庳小子如細栗可食今江東亦呼爲

栭栗○陸機云樹如榆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轂○內則云芝栭蔆椇鄭氏云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

檉

爾雅云檉河柳郭云今河旁赤莖小楊○陸機云生水旁皮正赤如絳一名雨師枝葉如松○本草云赤檉木皮赤色葉細其中木脂一名檉乳衍義云人謂之三春柳以其一年三秀也花肉紅色成穗河西者戎人取滑枝爲鞭○南都賦注檉似柏而香○雅翼云天將雨檉先起氣以應之故一名雨師亦能負霜雪大寒不彫有異餘柳○通志云大概松杉之類而意態似柳故謂之檉柳其材可以爲盤合又有一種名赤楊又名水楊與此相似而柳之水邊其[illegible]紅人多植于門巷

椐

爾雅云椐樻郭云腫節可以爲杖○陸機云節中腫似扶老即今靈壽是也今人以爲馬鞭及杖弘農郡北山甚有之○本草云靈壽木作杖令人延年益壽詩謂長皮紫○漢書孔光傳賜靈壽杖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山海經云廣都之野靈壽實華○王粲頌云靈壽幹堅正不待矯揉

檿

爾雅云檿桑山桑似桑材中作弓及車轅○禹貢青州厥篚檿絲中琴瑟弦○考工記云弓人取材檿桑次之○管子五粟之土其檿其桑○師古云山桑之有點文者○花木考云檿生山桑不浴不飼居民取之製爲弓軸久而不敝

柘

月令云季春無伐桑柘○投壺云矢以柘若棘○考工記云弓人取材柘爲上○周書云季夏取桑柘之火○淮南子云八月其樹柘○四民月令云柘染色黃赤人君所服○蠶書云柘葉飼蠶其絲作琴瑟絃清響勝常○埤雅云柘宜山石古今注柘葉白雀雀言雀鳥性所食○本草衍義云柘木里有紋亦可旋爲器

按鄭箋云啟闢之[illegible]陵多樹木乃鼓翼列除[illegible]作器處其所除之次陸農師謂之詳矣作屏修平修待攘剔人之宮作剗除之基也蓋歸周日衆地無所容故伐木以立田宮[illegible]其用之矣不美以去留之也程子有修治叢[illegible]去[illegible]而陳子因之後人遂謂去惡木以存美[illegible]不乏拒則人業爲器柘中爲杖亦何害不可用而作弓杆亦

密

傳云密須氏○地理志安定郡陰密縣詩密人國○[illegible]名[illegible]世

本云商有密須文王伐之密有密須之鼓杜預謂姞姓國在安定陰密今涇之靈臺也史索云是河南密九域志以爲鄭之敦密城皆非○一統志陝西平凉府涇州靈臺縣在州城南九十里古密須之國○書傳云文王受命三年伐密須○皇甫謐云文王問太公吾欲用兵孰可太公曰密須氏疑於我我可先伐之管叔曰不可其君天下之明君伐之不義太公曰臣聞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文王曰善遂侵阮徂共而伐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文王○左傳云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

阮徂共

箋云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文王伐之○孔氏云毛以徂爲往阮共爲周地密須所侵也○魯詩說云阮徂共皆國名○張氏云阮國

名共阮國之地名皆在今涇州今有共池即共也○氏族略云阮諸侯國在岐渭之間

旅

傳云旅地名疏云毛意以旅爲周地○孟子疏云大雅曰以遏徂旅孟子曰徂莒者案春秋書莒子盟于密則莒密之近地詩言密之衆孟子言密之地其言同也○左傳注云莒今城陽莒縣城陽淳于縣東北有密鄉（按古莒國今山東青州府莒州漢之城陽國也去密須殊遠孟子疏非也）

鮮原

傳云小山別大山曰鮮○爾雅孫炎注云別不相連也○疏云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前漢地里志安陵顏注曰闞駰以爲本周程邑○通鑑外紀云西伯自岐徙鮮原在岐之陽不出百里○朱傳云其地於漢爲扶風安陵今在京兆府咸陽縣○國名記云在今咸陽亦在岐南與畢陌接所謂畢程孟子言文王卒于畢郢

夏

箋云諸夏○說文云夏中國之人也徐鍇曰象有威儀文飾備具行遲也○書古漢書注曰夏大也言大於四夷

鉤援

孔氏曰鉤援　物所以鉤引上城者墨子稱公輸班作雲梯以攻宋蓋此之謂

臨

朱傳云臨臨車在上臨下者也○釋書云楚子使解揚登樓車以告

宋人蓋臨車之類

衝

朱傳曰衝衝車從旁衝突者也○禮書云墨子有備衝之篇荀子曰渠衝入穴而求利楊子曰衝不若乎言衝車之大也孫武以攻城之法修其櫓轒（轒音汾轀音溫）轀四輪車蓋衝車之類也

崇

朱傳云崇今京兆府鄠縣○一統志陝西西安府鄠縣是崇侯虎國殷爲崇國○史記云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後赦西伯受命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說苑文王曰余聞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分財不均百姓力盡余將來征之乃伐崇令毋殺人壞室填井伐樹木動

六宗天人關之因請降

類

爾雅云是禷[illegible]是爲師祭也疏云王制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illegible]則類祭祭天也尚書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南郊春官肆師[illegible]周尚書說[illegible]○書曰類于上帝○周禮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爲位肆師類造上帝則爲位大祝六祈一曰類大師類上帝祖祝掌類造之祝號○禮記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illegible]○禮書曰云類皆有所祈其禮劣于正祭與旅

禡

爾雅云禡師祭也○禮記云天子出征禡于所征之地○周禮小宗伯伺後之禡禂肆儀爲位肆師凡四時大甸獵祭表貉則爲位[illegible]○公羊說云師出曰祠兵祠者祠五兵矛戟劍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應劭云至所征之地表而祭之謂之禡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考索云漢書稱高祖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蚩尤作劍戟史記稱黃帝與蚩尤戰于阪泉皆軍法之與始此故後世以祭之與

靈臺篇

靈臺

箋云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疏云天子靈臺在國之西郊與辟廱同處○易乾鑿度云文王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禮含文嘉云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陰陽之會也揆星度之驗徵六氣之端應神明之變化覩因氣之所驗爲萬物獲福於無方之原招太極之清泉以興稷稽之根天子得靈臺之則五車三柱明制可行水泉川流無滯寒暑之災不當豐稷○禮統云所以制靈臺何以尊天重民備災御患也夏爲清臺何明明相承太平相續故爲清臺殷爲神臺周爲靈臺何質者其天而王天者稱神文者其地而王地者稱靈也○五經通義云靈臺在于郊中國之南附近辟廱積土爲臺其高九仞極陽之數上平無屋望氣候者○說苑云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是故文王始救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三輔黃圖云文王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十丈周四百二十步○一統志靈臺在西安府鄠縣東三十里圍中有沼曰靈沼[illegible]

囿

傳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風俗通云囿者畜魚鱉之處也囿猶有也○說文云囿苑有垣也一曰禽獸曰囿○白虎通云苑囿所以在東方何苑囿養萬物者也東方所以生也○周禮囿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呂覽云昔聖王之爲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周語

云轂有圓似圍有林池所以禦衆人也○淮南子云湯始作囿以奉宗廟鮮犞之具○穀梁傳疏云徐邈何休皆曰天子囿方十里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未審孰何爲說○隋天文志云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天子之苑囿○管子云武王有靈臺之囿而賢者進

虡業

釋器云木謂之虡大版謂之業○爾雅疏云虡者立於兩端栒則橫入於虡栒上加大版側著於栒其上刻爲崇牙似鋸齒捷業然或曰飾刻又畫之掛繩於上以爲懸又置羽於栒虡之上角○釋名云懸鍾鼓者橫曰簨簨峻也在上高峻也縱曰虡虡舉也在旁舉簨也○禮記曰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殷以龍上加之崇牙垂羽以挂懸紘也周又畫繒爲翣戴以璧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簨之角上○周禮典庸器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

大司樂凡國之大祭祀縣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眡瞭掌太師之縣○考工記梓人爲筍虡臝屬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爲鍾虡羽屬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虡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

賁

爾雅云大鼓謂之鼖○周禮鼓人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鼓人鼖鼓鼓軍事司馬中冬教振旅諸侯執賁鼓鍾師凡軍之夜三鼜皆鼓之鼓之以鼜鼓○書云鼖鼓在西序○賁大也故謂大鼓爲賁

鏞

爾雅云大鍾謂之鏞孫炎曰鏞深長之聲李巡曰大鍾音聲大鏞大也郭璞曰亦名鎛○書云笙鏞以閒鄭注云鏞即大射頌一也○周禮鎛師掌金奏鍾師掌金奏之鼓考工記云大鍾十分其鼓閒以其一爲之厚○射禮云西階之西頌磬其南鑮注云西方鍾磬謂之頌古文頌爲庸○書傳云天子將出撞黃鍾之鍾右五鍾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鍾左五鍾皆應○呂氏曰黃帝命伶倫鑄十二鍾○陳氏曰十二辰之鍾大鍾也大鍾特縣詩書爾雅所謂鏞也非十二辰之鍾則編焉周禮所謂編鍾也按鄭以詩爲頌磬注書及儀禮則鏞即道以鏞爲小鍾鏄爲特鍾詩疏云特鍾而小於特鍾而大於編鍾三說亦不同

辟廱

箋云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疏云辟廱即天子太學也王制

言太學在郊乃是殷制周制大學在國大學雖在國而辟廱仍在郊陳祥道云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太學也周又有辟廱成均瞽宗之名周之辟廱即成均也東郊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王制云天子曰辟廱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又云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又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商人養國老於右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文王世子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冬讀書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有司卒事適東序祭義云祀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又

云春合諸學秋合諸射○韓詩說云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廱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潔清也○禮統曰辟廱圓如璧雍以水內如覆外如堰盤○三輔決錄云辟廱水四周於外象四海○白虎通云璧圓法天雍水象教化流行辟積也積道德也雍壅也壅蔽賊也又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黃圖云文王辟廱在長安西北四十里○史記豐鎬有天子辟池索隱云即周天子辟廱之地

鼉

月令云季夏之月命漁師伐蛟取鼉鼉皮可以冒鼓○周書王會云會稽以鼉○陸機云鼉形似水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鵝卵甲如鎧甲皮堅可冒鼓○本草圖經云肉至美口內涎有毒長一丈者能吐氣成霧致雨力至猛能攻陷江岸性嗜睡恒目閉形如龍大長者自嚙其尾極難死聲甚可畏人于穴掘之百人掘須百人牽一人擊須一人牽不然終不可出○晉安海物記云鼉宵鳴如桴鼓○續博物志云一名土龍鱗甲黑色能橫飛不能上騰其聲如鼓○趙辟公雜說云鼉聞鼓聲則鳴○埤雅云鼉具十二火肉蛇肉故後在尾其枕瑩淨魚枕弗如欲雨則鳴夜鳴應更初更一鳴而止二即再鳴方俗徙善類坎形

矇瞍

傳云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疏云詩亦有眸子而瞍之小別○韓詩說云無珠子曰矇珠子具而無見曰瞍○周禮注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禮運云下筮瞽侑皆在左右玉藻云御瞽幾聲之上下○周語瞍賦矇誦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誦謂箴諫之語韋昭云矇瞍瞽聲

文王有聲篇

豐

皇甫謐云豐在京兆府鄠縣東豐水之西文王自程徙此○孔氏云從鄠原徙鄠郊在咸山東南三百餘里○朱傳云即崇國之地○一統志豐宮在西安府鄠縣東五里周文王作邑於豐時所居

淢

傳云成溝也○韓詩作洫云洫深池○周禮云匠人爲溝洫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按說文淢疾流也毛傳以爲成溝則淢當作洫毛鄭之意本謂文王築城但一成之溝洫內外方十里文王作十里之豐與之相應城字異采子讀注讀下指成溝作城溝不知城郭溝池所以爲固書從傳廣深八尺[illegible]而設險守國升稱崇墉言城既高大池必深廣[illegible]八尺而已既門城溝以推引匠人之文亦恐失經旨

豐水

禹貢云漆沮既從灃水攸同又云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於灃入於河○鄠縣志云豐水出京兆府鄠縣東南終南山自發源北流經縣東二十八里北流入渭○黃圖云出鄠南山豐谷○水經注云渭水東與豐水會同除山無他高山異稽惟原阜石坳○文子川老子云豐水之深十仞而不受塵垢金鐵在中形見於外○一統志出終南山谷太平寰觀谷水東至咸陽縣入渭

皇

白虎通云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總美大稱號之爲皇者煌煌人莫違也不擾匹夫匹婦虛無廖廓天地通靈也

生民篇

姜嫄

棄母姜嫄者邰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跡好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卜筮禋祀以求無子終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踐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之覆之乃取置寒冰之上飛鳥傴翼之姜嫄以爲異乃收以歸因命曰棄姜嫄之性清靜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之種樹桑麻棄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棄居稷官吏國邰地遂封棄於邰號曰

后稷及堯崩舜即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其後世世居稷至周文武而興爲天子君子謂姜嫄靜而有化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又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此之謂也

禋祀

箋云禋祀上帝於郊禖○月令仲春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蔡邕云高猶尊也禖者所以祈子孫之祀鄭玄云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爲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孔穎達云毀已高辛氏以先媒配之伏羲也王高辛簡狄之興後王以是爲媒官之嘉祥以高辛之君立爲禖神以配天○五經要義云玄鳥感陽而至集人棟宇有孚乳之祥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王居明堂禮云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

帝

易緯云帝者天號也德配天地不私公位稱之曰帝○書大傳云天立五帝以爲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慶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也○白虎通云帝者諦也象可承也

敏

釋詁云敏拇也孫炎曰拇迹大指處

后稷

尚書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疏云稷是五穀之長立官主此稷事后訓君也舜帝各爲稷君之稱爲后稷○周語云稷爲大官王耕后稷監之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上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日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

穎

說文云穎禾末也○孔氏云穎是禾穟之挺○小爾雅云禾穗謂之穎穟穗謂之銍

邰

毛氏曰姜嫄之國○左傳云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后稷受邰國駘在武功縣治斄城）○一統志陝西西安府乾州武功縣古邰國后稷所封故城在武功縣西南二十里古有斄亭久廢

秬

釋艸云、秬黑黍、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黍。○爾雅翼云古者薦鬯有白黑形鹽白爲𫇭秬黑即秬也、至藏氷則用秬黍以享司寒、蓋倣其方之色、亦以爲酒、謂之秬鬯。○瑞應圖云后稷播種、天降秬秠。○孔叢子魏王問子順曰、昔上天神異后稷、爲之下嘉穀、周遂以之興、

秠

釋艸云、秠一稃二米、李巡曰、黑黍之中一稃有二米者別名爲秠、郭璞曰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是、鄭氏鬯人注云秬如黑黍一秠二米、答張逸云秠即皮、其稃亦皮也。○本州圖經云秬黍之中一稃二米者得天地中和之氣乃生米粒皆匀無大小、得此然後可定鍾律、今上黨或值豐歲、往往得之、但稀闊不以充貢。○爾雅翼云鄭氏釋鬯人以秠之狀維于秬、郭氏解釋艸、以秬之色維于秠、郭又引漢任城生黑黍、詩歌后稷降播乃民事之常、如必待任城所生而後降之則後世不可待矣、按今百穀一稃二米者惟麥爲然、説文解秠亦云一稃二米、而解來字云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然則秠正來麰爾、但生民臣工所稱不同、來麰又爲𪌄麰、古者來麰不三字相通、

肇祀

鄭云、肇郊之神位。○商頌肇域箋云、肇當作兆、兆域正爲界。○周官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兆爲壇之營域、五帝蒼帝亦於南郊）。○説文作垗、云畔也、

惟

朱傳云惟齋戒具修也。○周官注云具所當共、修掃除糞洒、

羝

爾雅云、羊牡羒（羒音墳、吳羊白羝）。○易大壯、九三、羝羊觸藩、羸其角、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廣雅云、吳羊牡一歲曰牡𦍩、三歲曰羝。○爾雅翼云、羝是牡羊總名、而羒乃吳羊之羝者、蓋羝性好抵觸、齊民要術畜牧之法、大率十羊二羝、以爲羝小則不孕、多則敗羣、尤取其無角者、恐其抵觸以傷胎也、蓋羝爲白羝、羭爲黑羝

軷

周官、大馭掌馭王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軓乃飲、注云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菩音倍）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險難也、犯軷如玉路之儀、又犬人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聘禮云、出祖釋軷、祭酒脯、乃飲酒於其側。○月令孟冬、其祀行、祭先腎（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祭法、王立七祀、曰國行、諸侯立五祀、曰國行、大夫立三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行。○崔靈恩云、宮內之軷、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軷、祭山川與道路之神。○孔氏曰軷本山行之名、以祭道路之神爲之、在國門外、卿大夫用酒脯、天子以犬、諸侯以羊、祀畢、乘車轢之、月令冬祀行（[illegible]）、軷祭是天子諸侯當祀、與載異也、軷又名祖、聘禮及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風俗通云、按禮傳共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蹟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祖者徂也。○顏師古云、祖者送行之祭、皆黃帝之子累祖好遠遊而死于道、故後人祭之以爲行神、

登

釋器云，瓦豆謂之登，疏云，對文則木曰豆，瓦曰登，散則皆名豆，冬官旊人掌爲瓦器而云豆中縣是瓦亦名豆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湆不和實于鐙，公設之于醬西。（大羹湆煑肉汁也，大古之羹不和無鹽菜）○禮書云，登依禮作鐙，其實大羹，食禮用之，飲禮不用，故公食大夫設于醬西，鄉飲鄉射燕禮不設也，士虞特牲有司徹皆設之，少牢不言設者，以特牲有司徹見之也。

行葦篇

几

釋名云，几庋也，（庋音紀）所以庋物也。○周禮太宰大朝覲會同贊玉几，司几筵掌五几，凡大朝覲大饗射封國命諸侯王設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侯祭祀右彫几，昨席筵國賓左彤几，甸役右漆几。

凡喪事右素几，吉事變几，凶事仍几。○顧命云，牖間南向華玉仍几，西序東向文貝仍几，東序西向彫玉仍几，西夾南向漆仍几。○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操几杖而從之，又云，獻几杖者拂之，又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以几杖，又云，仲秋養衰老授几杖，又云，父母舅姑將御者舉几斂席，又云，父母枕几不傳。○左傳云，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禮之至也。○國語云，倚几有誦訓之諫。○禮書云，席常設于賓未至之前，几常授于行禮之際，其將授也必拂，（于尊者內拂，皆拂之三，於敵者外拂）其授之也必拜送，其受也必拜答，統之或橫（…）或中執，（…）授之或受其足，（…）或受于手間，（…）或以几辟，（…）或不以几辟，（…）伐（…）公食大夫皆有几，冠禮醴賓鄉飲鄉射及燕賓無几，皆輕重之辨也，喪或同時在殯則尊敦（敦讀曰燾）異几，及祭則同几，生事鬼事之別也，士喪禮綴足用燕几，曲禮尸乘必以几，婚禮婦乘以几，不特所憑以安而已。

斝

說文云，斝玉爵也，一曰斝受六升也。○明堂位云，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周以爵。（斝畫禾稼）禮運云，琖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郊特牲云，舉斝角詔妥尸。○禮書云，斝有耳，琖斝先王之器也，惟魯與二王後得用焉，諸侯用之則僭矣，故記曰琖斝及尸君非禮也。○博古圖云，琖从戔，故三足象戈，斝从㕚故二耳，作爵之字通於雀，

洗爵奠斝

詩緝云，今考燕禮諸侯燕其臣，以膳宰爲主人，主人獻賓，賓卒爵，洗爵酢主人，主人卒爵，主人獻公，公卒爵，公酌酢主人，主人卒爵於

是主人所以酬賓，賓奠而不舉，

醓醢（互見伐柯篇籩豆）

爾雅云，肉謂之醢，有骨者謂之臡。○釋名云，醢海也，冥也，封塗使密冥乃成也，醢多汁者曰醓，醓瀋也，宋魯人皆謂汁爲瀋。○公食大夫禮云，韭菹以東醓醢，醢（…）醓醢百甕，小宰禮韭菹醓醢（…）奠于筵前。○周禮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深蒲醓醢，（並見下）祭則共醓六十甕，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凡事共醓，鄭注云，醓肉汁也，作醢及臡者，先膊乾其肉，乃後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甁中，百日則成矣，掌客上公饔餼醯醢百二十甕，侯伯百甕，子男八十甕。○禮記云，醢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産之物也，加豆陸産也，其醢水物也，注云，此謂諸

侯也與天子之豆有銜雜○禮記外傳云醢有陸産有水物天地陰
陽之氣所生○四民月令云五月一日可作醢

脾

說文云土藏也徐曰脾裨也在胃下裨助胃氣主化物○月令春祭
先脾○尚書歐陽說脾土也古尚書說脾木也

臄

傳云臄函也○通俗文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

咢

爾雅樂云徒擊鼓曰咢孫炎曰聲驚咢也○樂書云咢無章曲非樂之
正特歌之助而已

敦弓

荀子云天子雕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何休公羊注云天子
彤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孔氏云冬官弓人云天子之弓
合九而成規又云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弧此敦弓即彼王弧也

鍭

爾雅云金鏃翦羽謂之鍭骨鏃不翦羽謂之志郭璞曰今鍭金鏃(翦羽)
(鍭)箭也骨鏃金骨鏃也○方言云矢江淮之間謂之鍭[illegible]關西曰[illegible]
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獵[illegible])又矢人
爲矢鍭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illegible])○禮書云翦羽尚疾不
翦羽尚飭尚疾則以金鏃而必其入尚飭則以骨鏃而防其傷

序賓

朱傳云賢射多中也不侮敬也○鄉射大射禮云釋獲者先執右獲

二算爲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
則橫于下一算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遂左坐兼斂算實于左手一
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遂進取賢獲執以告右勝則曰右賢
于左左勝則曰左賢于右以純數告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
右各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遂復位○投壺曰卒投司射執算曰二算
爲純(純全)一純以取一算爲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
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魯令弟子辭曰毋憮(呼 憮音)毋敖毋偝(佩 偝音)立
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
若是者浮

大斗

說文曰斗勺也○疏云大斗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

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以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不當用如此之長
勺也○儀禮加勺于尊皆南枋○禮器云犧尊樽杓明堂位云灌尊
夏后氏龍勺殷疏勺周蒲勺○周官梓人云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
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觚當
爲觶豆當爲斗)○禮書云勺非斗也勺挹於樽斗挹而注於爵故斗挹於大器
而注諸尊彝

台

箋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釋詁云鮐背耇也(耇人氣衰皮膚消瘠
背若鮐魚)○吳都賦云王鮪鯸(鯸音侯)鮐(鮐[illegible])
[illegible]
鮐及大魚不敢[illegible]之蒸煑肥美○本艸云鯸鮧魚肝毒殺人無腹無膽頭無腮故知
害人鯢魚肝及子有大毒一名鶘夷魚以物觸之即嗔腹如氣毬亦

名鱯魚。腹白背有赤道。○日華子云。又名吹沙魚。

按爾雅翼云。鯸鮐今之河豚也。段成式又作鯸鮧。又一名鯸鮐。所謂黃者白者。或謂爲鯸鮐魚。又謂之鯢鮧魚。今之□魚鯢鮧亂。蓋鯸魚之鯸。亦有鯸鮧二音故也。若然則本草之鯸鮧河豚魚。魚河豚昔一物矣。而分其三處。又云鯸鮧魚肝子有大毒。河豚魚毒何也。吾采北人不食河豚。故不能的指爲何物耳。蟣志又云鯸魚一名河豚。陳藏器顏亦云然。其肝子及經□□名系之鯸魚。又未知魚河豚爲同爲異。吳中食河豚以爲□味。□思所之本草未聞有皆殺人。如本草所言也。河豚皮有□□□人手。人皮肉相硬。有似此皮。故謂之白背。升如白之文也。但河豚非西北所產。未知詩人何以得入詠歟。者白斯一魚。

旣醉篇

孝子

朱傳云。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特牲饋食云。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舉奠左執觶。再拜稽首。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觶。拜。尸備答拜。舉奠洗酌入。尸拜受。舉奠答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嗣主人將爲後者。舉猶飲也。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大夫嗣子不舉奠。辟諸侯。)○記云。嗣舉奠佐食設豆鹽。○文王世子云。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

壺

爾雅云。宮中衖(衖巷同)謂之壺。孫炎曰。巷舍間道也。○朱傳云。言深邃而嚴肅。

十五卷終

詩經考卷之十六

古閩　黃文煥　輯著
豫章　楊以任　校閱

大雅

鳧鷖篇

鷖

倉頡解詁曰。鷖。鷗也。一名水鴞。○禽經云。鷗信鳥也。信不如用。(鷗知潮而小。隨潮而翔。迎浪蔽日。食小魚。潮至則翔水。鷗以爲信。反爲鷙鳥所侵。是知信而不如所以自容也。)○晉中興說云。鷗鷚澤鳥。○南越志云。鷗在漲海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嶼。生卵似鴉卵。色青。翔如風雲。若群飛至岸必風。○風土記云。鷖以名自呼。大如鷄。生卵于荷葉之上。○埤雅云。鷖好沒。鷗好浮。○爾雅翼云。鷗色青黑。亦有白者。

公尸

箋云。首章尸在宗廟。次章祭四方百物之尸。(蜡祭見□□□田祖□大□□)三章祭天地之尸。四章祭社稷山川之尸。(社稷見甫田篇　山川見□□方)五章七祀之尸。疏云。宗廟祭後燕尸。大夫謂之賓尸。即用祭日。天子諸侯謂之繹。以祭之明日。燕祭天地之尸。即以祭日。其餘諸神亦以其日也。○絲衣箋云。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爾雅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肜亦作融)夏曰復胙。○公羊傳云。繹者何。祭之明日也。○穀梁云。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禮器云。設祭于堂。爲祊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郊特牲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於西也。)祭義曰。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

也。又曰。祭之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統曰。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禮器曰。繹于明日則與牲詩日作羊徂牛是也。賓尸于祭日則用正祭之徒而已。有司徹篇（綏音）尸俎是也。蓋正祭重而王於禮神。繹輕而王於禮尸。重故者牲祝具在宗伯。輕故使士而爵弁緣衣者也。王於禮神。故在室。王於禮尸。故在堂。則自堂徂基。揔堂設延者皆堂上之事。○三章箋云。渭猶平也之有丘喻祭天地之尸。疏云。此唯喻二室之祭。其文不及郊。○周禮。大宰。祀大神示。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於王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司裘。掌爲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又云。凡祀大神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省牲鑊。

奉玉齍。詔大號。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大司樂。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大簇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以神仕者。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鬽 鬼同）○曲禮曰。天子祭天地。疏禮疏云。祭天特牲。又云。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卒章箋云。燕七祀之尸。○曲禮云。天子諸侯大夫祭五祀。歲徧。月令。春祀戶。祭先脾。夏祀竈。祭先肺。季夏祀中霤。祭先心。秋祀門。祭先肝。冬祀行。祭先腎。孟冬臘先祖五祀。儀禮曰。禮行五祀。正法則也。家主中霤。國主社。郊特牲云。三獻文。祭法云。王爲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白虎通云。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因四時牲也。一說。戶以羊。竈以雞。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餘不得用。○禮書云。考之于禮。五祀之牲。牛牲凡祭五祀于廟。有主有尸。觀月令廟先祖五祀同時。則五祀祭于廟可知也。曾子問。既殯祭五祀。尸入三飯。則五祀有尸可知也。既殯而祭。不酳不酢。則凡祭五祀。固有侑酳與酢矣。老婦之祭。先儒以爲竈祀。則五祀固有配矣。先儒又謂卿以上宗廟有主。五祀亦有主矣。大夫以下宗廟

無主。五祀亦如之。然大夫之廟。未嘗無主。五祀有主與否。不可考也。（按禮記月令及中霤禮皆曰冬祭行。行在廟門外之西。禮方云冬祭宗廟行是也。惟于白虎通則云冬祀井。其說只井者水之生藏在地中。冬亦水王。萬物伏藏。故祀井。于冬也。○說不同愚當以禮記爲正。蔡月令祭法。並有祭行之文。及中霤禮所記祭行甚詳。不應皆誤。祭意亦以爲冬祭行。）

沙

說文云。沙。水中散石也。○易需卦。九二。需于沙。（[illegible]）○釋水云。潬。（音襌）沙出。（今河中呼水中沙堆爲潬。）

膴

釋名云。膴。幠也。乾燥相幠著也。脩。縮也。乾燥而縮也。○周禮。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腊。（[illegible]）

全○曲禮云。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祭宗廟。脯曰尹祭。婦人之摯脯脩。內則。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郊特牲云。大饗尚服脩而已矣。少儀云。其以束脩賜人若獻人則執脩以將命。○禮書云。膳夫凡王之稍食則脯醢。冠禮醮則脯醢。喪禮小斂特豚脯醢。以脯醢之于魚腊俎為輕故也。大饗尚服脩以禮賓。冠禮取脯以見母。婚禮賓取脯授從者。燕禮賓執脯賜鍾人。又婚禮婦摯腶脩以見姑。學者束脩以見師。以脯之于禮為重故也。用之于前則冠禮始醮再醮之類是也。居之於後則遂人加籩之實栗脯是也。脯體之位謂之脡。上與胸四脡。鄉飲酒禮薦脯五脡是也。脡亦謂之膱(膱音職)。鄉射禮薦脯用籩五膱。祭半膱。膱長尺二寸是也。

詠

說文云。潨。小水入大水也。○箋云。水外之高者也。

亹

傳云。亹。山絕水也。○詩緝云。亹謂山當水路。令水勢斷絕也。西漢地理志。金城郡有浩亹(浩音誥)(亹音門)縣。(浩水名也。亹者水流夾山岸深若門也。)

假樂篇

百辟

箋云。畿內諸侯。○王制云。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周禮。太宰以八則治都鄙(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在畿內者)。載師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賈公彥云。家邑大夫之采也。小都六卿之采也。大都三公之采也。親王子母弟與公同處。而百里次疏者與六卿同處。而五十里次疏者與大夫同處二十五里。○典命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其出封加一等。

公劉篇

皐陶

皐陶。一名庭堅。字隤敳。顓頊高陽氏之後也。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而庭堅則其一焉。初陶母曰扶始。升高丘見白虎。其上有雲如虎。感己生皐陶。唐堯時季秋下旬。堯夢白帝遺以馬喙子。乃索扶始問之。如堯言。陶生馬喙。忠信疏通。勤而敏事。明於刑法。罪次終始。堯立皐陶為大理。陶決獄。明白察于人情。獬豸一角。能知曲直。性識有罪。陶治獄。其罪疑者令豸觸之。天下

無虐刑。虞舜時。皐陶為士師。陶一振褐。而不仁者遠。乃立犴獄。造科律。聽獄執中。終虞之氏。而天下亡冤。舜命禹宅百揆。禹讓于皐陶。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舜老期倦于勤。命禹攝位。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

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

上下敬哉有土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孔子曰合於皋陶謨見皋陶之忠勤功勳焉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曁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俞師汝昌言禹曰予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羿封之于皋是曰皋陶夏禹時興九招命皋陶爲夏籥足鼓簫簧八佾六列皮弁素幘九成而功昭曰大夏禹將昇陶政陶辭乃封之六陶李其仲子克世使襲六奉其祀又封其後于英周襄王三十年楚滅六蓼臧文仲聞之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積

委云乃有積委○周禮大司徒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小司徒小賓客令野修道委積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

積凡國野之道路室有委候館有積委積者廩人倉人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少曰委多曰積凡賓客令野修道而委積遺人掌賓客之委積廩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倉人凡國家之大事共道路之委積以資客至戒官脩委積

戚詳見豳風斧

傳云戚斧也○釋名云戚慼也斧以斬斷見者皆感懼也

揚

傳云揚鉞也疏云鉞大而斧小大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也○劉存事始案輿服志曰黃帝制以銅爲鳳首銜刃古今注云金斧黃鉞也鐵斧玄鉞也三代通用之武王以黃鉞斬紂太公以玄鉞斬妲己將軍出征授黃鉞者亦以銅爲之○韓詩外傳云諸侯有德入錫鈇鉞

巘

傳云巘小山別于大山也〇釋名云小山別大山曰甗甗甑也甑一孔甗形孤出處似之也〇爾雅云重甗隒（謂山形如累兩甗甗甑山形似之因以名云）

百泉溥原

曹氏曰漢朝那縣屬安定郡隋改爲百泉縣屬平凉郡魏于其地置原州唐因之百泉溥原即其處〇一統志陝西平凉府鎮原縣漢爲安定郡後魏置原州

廬

周禮遺人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廬若今野候徒有庠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也一市之閒有一廬三宿〇序音許）

依

箋云公劉既登堂負扆而立〇爾雅云牖戶之間謂之扆（牖東戶西也禮云斧扆紀以其所在處名之）疏云本牖戶之間名扆覲禮天子設屏風之狀于戶牖閒因名此屏風爲扆是以其在扆處即名曰扆也〇覲禮云天子負斧依于戶牖之閒左右几（依如今綈素屛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〇明堂位云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

牢

禮書曰養馬謂之閑養牛羊豕謂之牢閑以防之牢以固之各象其性而制之也〇郊特牲云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鄭氏曰滌者牢中搜除處〇周禮肆師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〇何公公羊丘云滌宮名養帝牲三牢之處也滌取其蕩滌潔清三牢者各主一月取三月一時足以充其大牲

匏

陸佃禮圖云舊圖匏爵用匏片爲爵據此乃杓也若然宜戕其身以盛酒不應破匏爲之鄭氏說取其匏去柢以齊爲正〇禮記云郊特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〇又云三王作牢用陶匏

流泉

郡縣志云邠州三水縣以縣界有羅川谷三泉並流故以爲號幽城在縣西高泉山亦曰甘泉在永壽縣北二十五里五龍原在新平縣南三里原側有五泉水因名

三單（乃見然于蒲牌）

箋云公劉遷幽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〇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〇周禮小司徒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賈氏曰此謂六鄉之內上劑致甿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羨卒若六遂之內以下劑致甿一人爲正卒一人爲羨卒其餘皆爲餘夫俟遂故也〇遂人以下劑致甿（以下劑爲率謂可任者家二人）

隰原

孔氏曰禹貢雍州原隰底績公劉居豳度其隰原以治田是豳有原隰之野〇郡縣志云邠州新平縣有五龍原永壽縣有永壽原宜祿縣有淺水原

徹

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左傳云穀不過藉以豐財也○穀梁傳云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鄭匠人注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內外之法耳○朱子孟子章句云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語錄云此亦不可詳知但因洛陽議論中通徹而耕之說推之耳或但耕則通力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按徹兼貢助二法助法當如朱子所言公田有廬舍在內是也如鄭通率之說則助之所取重貢之所取輕非孟子皆什一之旨也）

鍛

傳云鍛石也箋云所以爲鍛質○說文作碫云碫石也○朱傳云鍛鐵也○禹貢梁州厥貢璆鐵銀鏤○月令季春命工師審五庫之量金鐵（毋）或不良○廣雅云鐵朴謂之碫○一統志終南山出鐵

芮

傳云芮水厓也箋云芮之言內也○朱傳云芮水名出吳山西北東入涇周禮職方作汭○夏官職方云雍州其川涇汭（汭在幽地）○一統志汭水在陝西鳳翔府隴州城西北源出弦蒲藪東入涇水周職方雍州其川涇汭詩曰汭鞫之即皆謂是也吳嶽在隴州南八十里

鞫

爾雅云奧㞕也厓內爲奧外爲鞫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表也

洄酌篇

餴

傳云餴餾（餴音分餾音溜）也○釋言云饙（音分）餾稔也孫炎曰蒸之曰饙均之曰餾郭璞曰今呼餐（餐音盖）飯爲饙饙熟爲餾○說文云饙一蒸米也

餾飯氣流也

卷阿篇

昄

朱傳或曰昄當爲版版章猶版圖也○周禮小司徒職闔里以版圖司會云掌凡在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版戶籍也圖土地形象田地廣狹司書邦中之版土地之圖職方氏掌天下之圖小司寇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

鳳凰

釋鳥云鶠（音偃）鳳其雌皇○說文天老云鳳象鴻前麐後蛇頸魚尾鸛顙鴛思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東方君子之國翺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風穴飛則群鳥從以萬數五方神鳥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西方曰鷫鷞（音肅霜）北方曰幽昌中央曰鳳皇○左傳云鳳鳥氏司曆也杜預云鳳知天時故以名曆官○大戴禮羽蟲三百六十鳳凰爲之長○韓詩外傳天老曰鳳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心入信翼挾義足履正尾繫武小音金大音鼓食有質飲有儀游必擇所處不妄下其鳴也雄曰節節雌曰足足昏鳴曰固常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章舉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元命包云火離爲鳳○運斗樞云天樞得則鳳凰翔○斗威儀曰君乘土

而王其政太平。鳳皇集於林苑。○樂叶圖徵云。五音克諧。各得其倫則鳳皇至。冠類雞頭。燕喙蛇頸。龍形麟翼。魚尾五彩。不啄生蟲。又曰。五鳳爲瑞者一。其四似鳳並爲妖。一曰鸝鶇。至則役之感。二曰發明。至則喪之感。三曰焦明。至則水之感。四曰幽昌。至則旱之感。○論語摘衰聖曰。鳳有六像九包。六像者頭象天。目象日。背像月。翼像風。足像地。尾像緯。九包者口包命。心合度。耳聽達。舌詘伸。彩色光。冠矩州。宋均云州當作朱 距銳鉤。音激揚。腹文戶。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世。飛鳴曰郎都。知我者唯黃。持竹實來。故子欲居九夷。從鳳嬉。○淮南子云。二皇鳳至於庭。三代鳳至於門。周室鳳至於澤。德彌麤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合璧經云。鳳青謂之鶡 赤謂之鶉。黃謂之焉。白謂之鷫。紫謂之鷟。○瑞應圖云。鳳皇仁鳥。王者不刳胎剖卵則至。

梧 詳見定之方中篇桐

釋木云。櫬梧。郭注今梧 ○青史子云。梧東方之木也。春木也。○王逸子云。梧桐。柔陽木也。○埤雅云。梧一名櫬。即梧桐也。今人以其皮青號曰青桐。華淨妍雅。極可愛。故多近齋閣種之。梧桐[illegible]五[illegible]其子似孔殺其葉。寅生多或五六。少或一二。飛鳥喜巢其中。莊子所謂桐乳致巢也。○雅翼云。梧木易生。鳥銜墜者輒隨生。礎其畔種者亦成。可高一丈。

板篇

凡伯

凡伯蘇姓。周公之後。因於畿內。在汲郡共縣。周厲王時。凡伯人爲王卿士。厲王無道。凡伯乃賦板以刺之。詩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藥

說文。治病艸。○周禮。疾醫以五藥養其病。注云。艸木蟲石穀也。瘍醫。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本艸經云。上藥養命以應天。中藥養性以應人。下藥治病以應地。藥有陰陽配合。子母兄弟。根莖華實。艸石骨肉。○三皇紀云。神農始嘗百艸。始有醫藥。

蕩篇

羹

爾雅云。肉謂之羹。○廣雅云。羹謂之湆。○釋名云。羹。汪也。汁汪郎也。

○天官亨人。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疏云。大羹肉湆。盛於登。謂大古之羹。不調以鹽菜及五味。鉶羹是陪鼎膷臐膮調以五味。盛於鉶器。謂之鉶羹。若盛之於豆。即謂之庶羞。即公食大夫十六豆也。○曲禮云。進食之禮。羹居人之右。毋嚃羹 嚃音 毋絮羹。羹之有菜者用梜。梜音夾 無菜者不用梜。禮器云。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郊特牲云。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內則云。膳。膷臐膮。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兔羹。和糝不蓼。凡羹齊視夏時。士不貳羹胾。[illegible]羹。[illegible]之羹。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玉藻云。子卯稷食菜羹。○毛詩義問云。鉶羹有菜。鹽豉其中。菜爲其形象可食。因以鉶爲名。○朱子云。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少牢饋食禮。皆曰羹定。蓋以羹熟爲節。然後行禮。

鬼方

易高宗伐鬼方。○大戴禮帝繫曰陸終娶于鬼方氏。○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羌。○後漢西羌傳云武丁伐西羌鬼方三年乃克。㊃唐高祖紀云夏曰熏鬻商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㊂朱子殷武傳曰高宗伐鬼方蓋謂是與

抑篇

蠻方

鄭注云九州之外不服者疏云謂治夷鎮蕃三服○禹貢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大司馬云蕃畿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周語云蠻夷要服戎狄荒服。

屋漏

爾雅云西北隅謂之屋漏。孫炎曰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舍人曰古者徹屋西北隅以炊浴汝者訖而後之故謂之屋漏○箋云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于奧旣畢改設饌于西北隅而厞（厞扶味反）隱之處此祭之末也疏云天官幕人職掌帷幕幄帟（幕以布幄以帛爲之帟在帷幕內則爲小帳也）亦有之屋漏者孔王謂西北隅也言祭末特事在特牲禮尸謖之後云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凡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是其事也禮記鄭注云祭成人者設奠于奧是謂陰厭尸謖後改饌于西北隅是謂陽厭若宗子爲殤惟有陰厭若庶子適殤宗子適殤惟有陽厭士有陰厭陽厭天子諸侯亦同唯上大夫無陽厭爲倄川賓尸故也

按鄭之義以陽厭爲祭末之事助祭者至此易倦也故以不視義之考之特牲禮陰厭尊有玄酒陽厭納一尊而已陰厭備肴俎陽厭俎釋三个而已則非徒在祭末而其禮亦略矣朱子云獨居於室不主祭言故通旃瑱言云不愧屋漏猶曰不羞闇室然孔子云當室之白尊于東友是謂陽厭則屋漏非闇室矣此箋云厞隱之處蓋用儀禮厞用筵之文彼文又云佐食闔牖戶降則室內無人故彼注云改饌爲幽闇有司徹司宮闔牖戶注云或者神欲幽闇是也非以屋漏爲闇室也若詩取闇室之義則宜云不愧于奧不得云不愧于屋漏若欲從朱說其但謂室中雖處向當不愧于東北之隅理亦自通何必指明爲隅反亂子之說乎

柔木

箋云柔忍之木被之弦以爲弓○考工記弓人爲弓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

桑柔篇

芮伯

芮伯姬姓字良夫伯爵在畿內爲卿館晉叔芮卿周厲王時芮伯爲王卿士芮伯稽古作訓納王於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解芮伯若曰予小臣良夫稽道謀告予惟民父母致厥道無遠不服無道左右臣妾乃違民歸于德德則民戴否則民讎茲言允效于前不遠商紂不道夏桀之虐肆我有家嗚呼惟爾天子嗣文武業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不顧道王不若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民將弗堪治亂信乎其行惟王暨爾執政小子攸聞古人求多聞以監戒不聞是惟弗知后除民害不惟民害害民乃非后惟其讎后作類后弗類民不知后惟其怨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嗚呼雖畜亦如之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爲事不勤德以備

難下民脊愁財單竭手足靡措弗堪戴上不其乱而以予小臣良夫觀天下有土之君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時為王之患其惟國人嗚呼惟爾執政朋友小子其惟洗爾心改爾行克憂往愆以保爾居爾乃聦爾觀我遂弗悛余未知王之所定烈乃小子惟禍發于人之攸忽咎起於人之攸輕心不存焉變之攸伏爾執政小子不圖善偷生苟安爵以賄成賢智箝口小人鼓舌逃害要利並得厥求唯曰哀哉我聞曰以言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成惟爾小子飾言事王寔蕃有徒王貌受之終弗獲用面相誣蒙及爾顛覆爾自謂有餘予謂爾弗足敬思以德備乃禍難難至而悔悔將安及無曰予為惟爾之禍厲王無道芮伯乃賦桑柔以刺之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將釆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填兮倬彼昊

天寧不我矜厲王悦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御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

圉

釋詁云圉垂舍人曰圉拒邊垂也孫炎曰圉之四垂

肺

說文云肺金藏也○釋名云肺勃也其氣勃鬱也○素問云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生腎肺主鼻又云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又云肺者氣之本魄之處也其華在毛其充在皮為陽中之太陰通於秋氣○文子云肺為氣○白虎通云肺所以義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殺成萬物故肺象金色白繫於身

腸

說文云腸大小腸也○釋名云腸暢也暢胃氣去滓穢也○廣雅云腸詳也○素問云六經為川腸胃為海又云脾胃大腸小腸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轉味而入出至陰之類通於土氣○白虎通云大腸小腸心之府也主禮禮有分理腸亦大小相承受也

大風

箋云西風謂之大風○釋天云西風謂之泰風孫炎曰西風成物物豐泰也○易緯云立秋閶闔風至○呂氏春秋曰西方曰飂風飂音溜

雲漢篇

仍叔

仍叔周大夫也周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烖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仍叔乃賦雲漢以美之詩曰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此之謂也

郊

周禮太宰祀五帝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事卜日

遂戒及執事視滌濯及納享贊王牲事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帥人
祭祀以夏布巾冪八尊掌次祀五帝張大次小次設重帝重案大司
徒祀五帝奉牛牲羞其肆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
芻之三月大宗伯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
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祀大神祭大示治其大禮國
有大故則旅上帝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大裁及執事禱祠于上下
神示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司服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大司樂奏黃鐘歌大呂
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大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大祝掌六祈一
曰類大司寇禋祀五帝蒞誓百官祭之日奉明水火小司寇禋祀五
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職金旅上帝共其金版士師祀五帝則沃尸

及王盥洎鑊水○禮記月令孟春元日祈穀于上帝仲夏大雩帝禮
運云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于國所以列地利禮器有以下為
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有以素為貴者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
素而越（越音活）席犧尊疏布鼏樿杓郊特牲云郊特牲而社稷大牢郊
之祭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
祭于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
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卜
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
姓也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乘素
車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
事天神與人鬼也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

用騂犢祭義云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
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
朝及闇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
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公羊傳云郊則曷為必祭稷王
者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主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奠瘞

孔氏曰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地禮與物皆謂為禮事神之物
酒食牲玉之類也○爾雅云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薶疏云祭天之
禮積柴以實牲體玉帛而燔之使煙氣之臭上達於天祭神州地示
於北郊瘞繒埋牲因名祭地曰瘞埋

宗

傳云宗尊也凶荒索鬼神而祭之○周禮大司徒荒政十一曰索鬼
神黨正春秋祭禜大祝掌六祈類造禬（禬古外反）禜攻說小祝掌侯禳禱
祠之祝號以逆時雨寧風旱○祭法云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
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
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
神有天下者祭百神（相近當為禳祈宗皆當為禜）疏此經所載謂四時乖序寒暑
僭逆水旱失時須用祈禱非關正禮之事○左傳子產云山川之神
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
於是乎禜之

群公先正

月令仲夏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

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 疏百辟則古之上公。國語韓爲宗伯。祭法有祀之文。社稷五祀雖爲王朝卿士。蓋帶上公之官。故左傳云封爲上公祀爲貴神。○周禮舞師掌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稻人旱暵共其雩斂。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女巫旱暵則舞雩。○左傳云能見而雩。

旱魃

說文魃旱鬼也。○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即死。旱災消也。○山海經係昆之山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黃帝攻蚩尤冀州之野。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文字指歸云女妖禿無髮。

祈年

疏云孟春祈穀。孟冬祈來年是也。○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謂以上辛郊祭太微之帝 疏云郊特牲云郊不言祈穀。此經言祈穀不言郊。鄭以爲二祭是一。故此注謂以上辛郊祭也。郊各祭所感之帝。殷人祭汁光紀。周人祭靈威仰。○左傳孟獻子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啓蟄夏正建寅之凡祀謂春分 又云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天宗謂日月星辰也 ○蔡邕云日爲陽宗。月爲陰宗。北辰爲星宗。○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 疏云五緯即五星。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辰雖據日月會時而言。即二十八星也。○祭義云郊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疏云天帝獨

爲壇。其日月及天神等。各爲一壇。○爾雅云祭星曰布。按此祈來年於天宗既非遇災禬禳則與祭法所云王宮夜明幽禜祭日月星者異矣又非朝日夕月則與祭義所云祭日于壇祭月于坎者異矣其豐當如郊祭王日配月者日月及五緯星二十八經星合爲一壇而以實柴祀之但並用牲以大宗伯注推之可見

庶正

疏云正長也。周官三百六十。每官各有其長。

崧高篇

甫侯

甫侯周穆王時人。作呂刑者。或曰宣王時人。而作呂刑之子孫。未知孰是。嶽山高大降靈氣以生甫侯。皆姜姓之國也。

崧

釋山云山大而高崧。今中嶽嵩高山蓋依此名。○釋名云崧竦也。亦高稱也。

嶽

釋山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恒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禮記云遂狩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南嶽西嶽北嶽如初。禮天子祭天下名山。五嶽視三公。○大宗伯以血祭祭五嶽。國有大故旅四望。四望五嶽四鎮四瀆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四望謂山川則還先人司樂奏姑洗歌南呂舞大濩以祀四望凡五嶽霍令去衡職方氏荊州衡山豫州華山兗州岱山并州恒山 ○白虎通云嶽之爲言桷。桷功德也。東岱宗者言物更相代於東方。南霍者霍也。太陽用事護養萬物。西華者穫也。萬物成熟可得穫也。北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有常也。中央嵩高。言其峻大之也。○風俗通云東方泰山尊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五嶽長。南方衡山。一名霍。霍者萬物盛

長垂枝布葉霍然而大西方華者萬物變華於西山也北方恒者常也中央嵩者高也○說苑云五嶽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德視傳大故視三公也

介圭

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玠○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

按介之爲言大也毛以爲諸侯之封圭是也鄭箋以爲尺二寸之圭不知尺二寸乃王之鎮圭豈得以賜諸侯乎尚書太保承介圭孔安國云尺二寸大圭天子守之可證介圭即鎮圭也

郿

朱傳云郿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一統志郿縣在陝西鳳翔府城東南百四十里郿城在郿縣北十五里渭水之北

韓奕篇

梁山

禹貢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釋山云梁山晉望也在夏陽西北臨河上○玉海云梁山在京兆府奉天縣北五里古公踰梁山泰立梁山宮又同州韓城縣南十九里亦有梁山漢左馮翊夏陽縣西北詩所謂奕奕梁山也爾雅以爲晉望

韓侯

韓侯武王之後也韓侯之先因自爵而長之故錫之追貊使爲之築修城池治田畝正稅法納貢於王侯娶妻乃厲王之甥

韓

左傳云韓武之穆也○通典同州韓城縣古韓國有韓原○一統志古韓城在韓城縣南十八里

按水經注引王肅曰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後魏志亦云范陽方城縣有韓侯城或云詩下文又有燕師所完蓋受北國之又據李氏疑韓國在燕者是古方城在今順天府固安縣北志作之以備參攷

仲山甫

樊侯字仲山甫食采于周東都畿內之樊諡曰穆仲周宣王時仲山甫爲卿會武公以子括與戲見宣王王欲立戲仲山甫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爲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之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

立之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肅恭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不干所問不犯所咨王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于夷宮宣王命仲山甫築城于齊尹吉甫乃賦烝民以贈之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革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於籍蒐于農隙耨穫亦於籍獮於既烝狩於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

無敵而料民。天之所惡也。至於敗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

受命

朱傳云蓋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王制云諸侯之世子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韓詩內傳云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白虎通云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尊也故詩曰韎韐有奭世子始行也

覲

大宗伯云秋見曰覲○大行人云秋覲以比邦國之功○聘禮云侯氏裨冕釋幣于禰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瑞玉有繅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依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侯氏坐取圭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

擯者延之日升升成拜乃出記凡侯于東箱偏駕不入王門奠圭于繅上

入覲 互見韓奕長發篇

姜云覲於宮王而不享禮○周禮內府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 孔者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 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覲禮云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 四當為三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惟所有分為三享皆以璧帛致之 又云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奠幣再拜稽首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事畢。

凡伯

凡伯周幽王卿士也幽王變喪奴任奄人以致亂凡伯乃賦瞻卬以刺之詩曰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

綏章

傳云綏大綏也○王制云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 綏當為緌 有虞氏之綏 明堂位云夏后氏之綏 虞當言夏夏當言殷字之誤也綏謂注旄牛尾於杠首所謂大麾 旌建大旄以明○夏采注云徐州貢夏翟之羽虞以為綏後世或無染鳥羽象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為之綴於幢上所謂注旄於竿首○晏云綏所引以登車有采章也○說文云綏車中把也○曲禮曰君車已駕僕取貳綏跪乘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乘路馬必朝服不敢授綏火

儀曰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論語曰升車必正立執綏

鏤錫

疏云金路無錫有鉤此金路得有鏤錫者蓋特賜之○巾車云玉路鍚樊纓 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所謂鏤錫當盧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

鞹

傳云鞹軾中也○考工記輿人為車參分車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為之式崇參分軫圍去一以為式圍○孔氏云軾者兩較之間有橫木可憑者也

淺

傳云虎皮淺毛也○月令其蟲倮 虎豹之屬恒淺毛

幭

傳云，幭覆式也。○玉藻云，君羔幦虎犆，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幦覆笭也○少儀曰，御負良綏，申之面，拖諸幦。曲禮曰，大夫士去國素幭。○周禮王之喪車，木車犬䄙疏飾，素車犬䄙素飾，藻車鹿淺䄙革飾，駹車然䄙髤飾，漆車豻䄙雀飾。○荀子曰，絲末彌龍，所以養威也。○禮書云，幦若幭然，施諸軾上。爲書幦蔑作 木其所飾字

金厄

疏云，毛以厄爲厄蟲，則金厄者，以金接轡之端，如厄蟲然。鄭易傳，以金爲小環，往往纏搤之，往往者，言非一二處。

㸑

李氏曰，同州郃陽縣。○說文云，郃在馮翊郃陽亭。○朱傳或曰，即杜也。

○解頤字義云，㸑蓋在鎬京東北之地。未詳其處，或以爲在同州郃谷，則太遠，或以爲即鄠縣之杜陵，則其地在鎬京南，不當至此也。

蹶父

蹶父，周之卿士也。韓侯初立，朝周而歸，宣王命蹶父餞之，㸑屠詩曰，韓侯出祖，出宿于屠，蹶父餞之，清酒百壺，此之謂也。

壺

說文云，壺昆吾圜器也，象形，從大，象其蓋也。○周禮，秋嘗冬烝，其饋獻用兩壺尊。掌客上公壺四十，夫人致禮八壺，侯伯三十二，夫人致禮八壺，子男二十四，夫人致禮六壺。○禮記，五獻之尊，門內壺，又云，尊壺者面其鼻。○特牲禮，視壺濯，尊兩壺于阼階東，又曰，設兩壺爲尊在南。鄉飲酒，尊兩壺于房戶間，鄉射，兩壺斯禁，聘禮陳饔，或八壺，或六壺。燕禮，卿大夫兩方壺，士旅兩圜壺。公尊瓦大，大射，膳尊兩甒，卿大夫方壺，士旅圜壺，少牢尊兩甒，士喪大斂兩瓦甒，虞兩甒。○三禮圖云，洗壺受一斛，口徑一尺，頭高五寸，大中，身兌下，赤漆中，上加青雲氣，方壺受一斛，腹圜足口方，圜壺受一斛，腹方足口圜。

蔌

釋罷云，菜謂之蔌。○孔氏云，蔌者，菜茹之總名。

筍

爾雅云，筍，竹萌，爲筍萌。○天官醢人云，筍菹鴈醢，筍菹魚醢。○陸機云，筍皆四月生，惟巴竹筍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鬻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呂覽云，和之美者，越駱之菌。越駱國名，菌竹筍也。○筍譜云，竹初種，根食土而下，求乎母也，及稚筍，月七而上，愛乎子也。筍大約不過青綠色，本草木性，甲乙氣。○李英公本草云，竹筍性甘，無毒，主消渴，利水道，益氣，可久食。

贈

覲禮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太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太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太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樂記云，大路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群，則所以贈諸侯也。

侯氏

覲禮注云，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

韣

傳云貓似虎淺毛者也○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虦貓（竊淺也詩作有虎又云虎淺虎如淺黃）○爾雅翼云虎淺色謂之虦貓而西域傳注稱獅子似虎正黃而有顏尾端毛大如斗又詩稱韓土之樂有貓有虎周書記武王之狩禽虎二十有二貓二則是虎之類也。

（按釋獸之文貓蓋有虎之淺毛者以上下文熊羆皆猛獸〔illegible〕獸非捕鼠之貓也〔illegible〕）

燕

朱傳云燕召公之國○地里志薊縣故燕國召公所封○國都城記云地在燕山之野故國取名焉北燕伯款始見春秋○元命包云箕星散爲幽州分爲燕國○一統志順天府武王封堯後於薊封召公奭于燕即此燕山在薊州玉田縣西北二十里。

詩經考　大雅　十六卷　韓奕　燕　蹶父　追貊　廿八

蹶父

蹶父周宣王時卿士也蹶父爲人武健歷使諸國獨以韓爲樂土遂以其女韓姞妻韓侯焉詩曰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莫如韓樂此之謂也。

追貊

傳云追貊戎狄國箋云後追貊爲玁狁所逼稍稍東遷疏云貊者東夷之種分居於北故於此時爲韓所統○周官職方辨九貉之人民（北方曰貉狄貉隸注云征東北夷所獲）○說文云貉北方豸種孔子曰貉之爲言惡也○漢書高紀云北貉燕人助漢師古曰貉在東北方三韓之屬皆貉類也地里考云後漢傳有貊耳小水貊濊（濊音濊）貊之屬東夷之貊也。

韓姞

韓姞周厲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之夫人也韓侯朝周親迎韓姞以歸韓姞既嫁能盡婦道致有顯譽君子謂韓姞賢而宜家詩曰慶旣令居韓姞燕譽此之謂也。

北國

箋云北面之國疏云職方氏正北曰并州言受王畿北面之國當是并州牧○黃氏曰今治名（并音）并州曲梁赤狄也中山安喜鮮虞國眞定故國冀城西爲肥國皆白狄也。

貔

釋獸云貔白狐其子豰（豰呼上反）○陸璣云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遼東人謂之白羆○說文云虎豹屬出貊國（貊音）云如虎如貔于商郊○曲禮云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莊子曰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夜行晝居求食江湖之上。

詩經考　大雅　十六卷　韓奕　北國　貔　江漢篇　淮夷　廿九

江漢篇

淮夷

陳傳良云江漢常武二篇同言淮夷以地里考之曰江漢之滸者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入之路也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所接之地矣孔氏曰召公伐淮夷在淮水南宣王親伐淮夷在淮水北當淮之南北皆有夷也○禹貢云淮夷蠙珠暨魚費誓云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春秋僖十四年杞辟淮夷遷都諸侯城緣陵十六年會鄫淮夷所病謀于淮謀鄫○後漢東夷傳殷武乙衰敝東夷浸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周公征之

遂定東夷。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

卣

疏云，鬯人掌和鬯以實彝，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秬鬯一卣者，當祭時乃在彝，未祭則在卣，賜時未祭，故卣盛之。○爾雅云，彝卣罍器也，卣中尊也。孫炎曰，尊彝為上，罍為下，卣居中。郭璞曰，卣不大不小者。○周禮鬯人廟用修。（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自饋食始　修讀曰卣卣中尊謂獻象之屬）

常武篇

程

楚語云，重黎氏世敘天地，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韋昭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失官，謂失天地之官，而以

諸侯為大司馬。○郡國志，雒陽有上程聚，古程伯休父之國也。○一統志，上程聚在河南府洛陽縣。

程伯休父

程伯名休父，重黎氏之後，周司馬也。初帝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夏商之際，重黎氏世序天地，周時休父失其天地之官，食采于畿內之程。宣王常親征淮北徐州之夷，命尹吉甫衆命休父為大司馬，以董六師，從征有功，其後因為司馬氏。詩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此之謂也。

徐

曹氏云，禹貢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其地廣人衆矣。若淮夷則東夷之種，散處淮浦者爾。○陳氏曰，徐大而淮夷小，淮夷即徐州之夷，而服屬於徐。曰徐方者，兼徐淮而言之，曰徐國者，特言徐戎也。○地里志，臨淮徐縣，故徐國。○郡縣志，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徐子國。○玉海云，徐嬴姓，伯益佐禹有功，封其子若木於徐。○一統志，直隸鳳陽府泗州，春秋時徐子國，徐城在州北五十里。

三事

箋云，三農之事。○太宰云，以三農生九穀。先鄭云，三農平地山澤也，玄謂原隰及平地。○朱子云，上中下農夫。

驛

箋云，驛當作驛傳（傳張戀反）遽之驛。○周禮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廣雅云，馹，驛也，置亦驛也。○漢書田儋傳云，尸鄉

廄置。臣瓚曰，案廄置謂置馬以傳驛者。○李陵傳云，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丹鉛總錄云，按說文，驛，置騎也。馹，驛傳也。合而觀之，驛主于騎言馬也，馹主于傳言車也。字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謂之乘傳，如淳曰，漢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又謂之遽。

瞻卬篇

織

說文曰，織，作布帛之總名。○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

狄

爾雅，八狄。（八狄在北）○周官職方氏辨六狄之人民。○王制云，北方曰狄，

衣裲毛火居。有不粒食者矣。明堂位。五狄之國。○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一日月支。二日穢貊。三日匈奴。四日單于。五日白屋。

召旻篇

昏

箋云。昏椓皆閽人也。昏其官名。○周禮閽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以時啓閉。掌掃門庭。○天官酒人奄十人。奄精[illegible]閽[illegible]漿人奄五人籩人醢人各奄一人醯人鹽人各奄二人冪人奄一人內小臣奄上士四人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閽官[illegible]人府人各奄二人槀人奄八人舂饎守祧奄八人

苴

傳云。水中浮艸。○箋云。樹上枝苴。○疏云。苴是艸木之枯槁者。故在樹未落及已落爲水漂者稱苴也。

疏稗

朱傳云。疏糲也。稗則精矣。○九章算術云。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稗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

十六卷終

詩經考卷之十七

古閩　黃文煥　維章甫　輯著
徐　𤊹　興公甫　校閱

周頌

清廟篇

顯相

箋云。諸侯來助祭。○周語云。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日祭。月祀。時享。○何休公羊注云。王者貴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曰。羣后肆朝是也。

我將篇

將享

序云。祀文王於明堂。疏云。此祀明堂。是大享五帝。非迎氣告朔也。五帝之牲用特牛。文武爲配。於禮得有羊。○孝經云。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曲禮云。大饗不問卜。不饒富。月令。季秋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是月也。大饗帝。禮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祭法云。虞祖顓頊而宗堯。夏祖顓頊而宗禹。殷祖契而宗湯。周祖文王而宗武王。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明堂位云。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

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周書明堂曰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東應門南庫門西皐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玄堂中央曰太廟以左爲左个右爲右个○帝命驗云帝者承天立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黃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大戴禮云明堂凡九室一室而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外水名曰辟雍○含文嘉云明堂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禮記外傳云一堂之上爲五室兩箇三階五室者象地載五行也五行生於四時故每室四達○援神契云周之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在辰巳

時邁篇

時邁

序云時邁巡狩告祭柴望也○尚書云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嶽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周禮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鄭註巡狩會同]職方氏王將巡狩則戒于四方曰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土訓誦訓王巡狩則夾王車○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所好惡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大戴禮云十有二歲天子巡狩是故諸侯上不敢侵陵下不敢暴小民○逸禮云巡狩者何巡循也狩牧也謂天循行牧民也○禮記外傳云殷五載一巡狩[五年再閏]周制十二年一巡狩[一歲星一周]巡狩之年四方諸侯先脩職下以候見

櫜

疏云櫜者弓衣一名韜伏納弓於衣謂之韜弓○左傳楚公子圍娶於公孫段氏垂櫜而入注云垂櫜示無弓○樂記云武王克殷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曰建櫜[兵甲之衣曰櫜]

夏

疏云樂歌大者稱夏○周禮大司樂大祭祀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鍾師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illegible]○杜子春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陔夏公出入奏驁夏○賈公彥云此九夏者惟王夏天子得奏其肆夏則諸侯亦得用故燕禮奏肆夏大夫以下不得故郊特牲云大夫奏肆夏由趙文子始明不合也其昭夏以下諸侯亦用之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賓醉將出之時皆云奏陔大射公入奏驁是明天子亦用也○禮記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國語曰金

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呂叔玉云，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傹（傹競同）也，渠思文。肆，遂也。夏，大也。言遂于大位，謂王位也。故時邁曰肆于時夏。

執競篇

筦

書曰下管鼗鼓。○周禮小師掌教簫管（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官有焉）。笙師掌吹管。大司樂孤竹之管圜丘奏之，孫竹之管方丘奏之，陰竹之管宗廟奏之。○儀禮大射下管新宮。○禮記下管象。又云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爾雅云大管謂之簥（簥音喬），其中謂之篞，小者謂之篎（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篎音妙）。○風俗通云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象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尚書大傳，舜之時，西王母來獻白玉管。

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泠道舜祠下得笙白玉琯，知古以玉為琯，後乃易之以竹耳。天以玉作音，故神人和，鳳凰儀也。○白虎通云管，艮音也。○樂法圖曰：東律主黃鍾，聖人承天樂用管。管音調則律歷正。○樂書云八音七曰竹，其卦則震，方則東，時則春，聲尚議，律姑洗，風明庶，其音溫，春分之氣也。先王以為簫管之屬，昔女媧氏命娥陵氏制都良之管，以一天下之音。又命聖氏為班管，合日月星辰，至帝嚳命咸墨吹笭展管，亦因是矣。

思文篇

來牟

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來麰麥也。○雅翼云古稱下田宜稻麥，今小麥例須下田，大麥則不然。詩所謂青青之麥，生于陵陂者，謂大麥也。麰者，周所受瑞麥來麰也，一作牟，又作麰。節今大麥，劉向以為麰麰麥也。然則來牟一物，唯廣雅以麰為大麥，來為小麥。○本艸云小麥味甘，主除熱，止躁渴，養肝氣，以作麴作麪，溫。大麥味鹹，主消渴除熱益氣調中，為五穀長。

臣工篇

保介

箋云保介，君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躬耕帝籍（保介，君右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保，衣也；介，甲也）。○呂氏春秋注云保介，副也。載耒耜致于保介之間，施用之。○朱傳云蓋農官之副也。

畬

爾雅云田三歲曰畬。孫炎曰畬，和也。田舒緩也。疏云畬，和柔之意。

錢

說文云錢，銚，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銚。宋仲子云銚，刈也。○孔氏云銚，刈物之器。○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鎌一耨一椎一銍，然後成為農。○莊子云春雨日時，艸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修（鎒，七遘反，鋤也。能有所穿，刺也。又他堯反）。○爾雅斛謂之疀（疀，楚洽反）。○方言燕之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㪺，宋魏謂之鏵（鏵，華音），或謂之鍏（鍏音韋），江淮南楚謂之臿，趙魏謂之喿，東齊謂之梩。

鎛

傳云鎛，鎒。朱傳云鉏也。○爾雅云斪斸（斪音劬，斸音竹），謂之定。李巡曰鋤別名也。郭云鋤屬。○廣雅云定謂之耨。○世本云垂作耨。○周

禮攻金之工段氏爲鎛器鎛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爲鎛也○呂氏春秋云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耨芸苗也六寸所以入苗間）○周禮云鋤助也去穢助苗長也齊人謂其柄曰橿（橿音姜）頭曰鶴耨以鋤嫗耨禾也鎛亦鋤類鎛迫也

銍

說文云銍穫禾短鎌○釋文云銍穫黍鐵也銍銍斷穗聲也○廣雅曰銍謂之刈

噫嘻篇

三十里

箋云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周禮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言三十里者舉成數○朱傳云此必

郊遂之官司稼之屬其職以萬夫爲界者溝洫用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

耕

周禮閭師云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不耕者祭無盛○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神農耕而種之○山海經云后稷播百穀始作耕○韓詩說云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呂氏春秋云冬至後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也於是始耕○氾勝之書曰秋耕宜早春耕宜遲強土而弱之弱土而強之○王氏農書曰耕地之法未耕曰生已耕曰熟初耕曰塌（塌音塔）再耕曰轉生者欲深而猛熟者欲淺而廩

振鷺篇

雝

傳云雝澤也○韓詩章句云西雝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朱氏云先儒多謂辟廱在西郊故曰西雝

客

箋云二王後杞宋○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樂記云武王伐紂旣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尚書云成王旣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作微子之命王若曰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王家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書傳云天子存二代之後與己三所以通天三統立三正○左傳皇武子云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史記杞世家云武王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

杞以奉夏后氏之祀○括地志汴州雍丘縣古杞國○一統志開封府杞縣在府城東百里殷周皆以封夏後爲杞國

豐年篇

廩

爾雅云廩廯（廯音仙）也○說文云㐭（㐭部廩字）穀所以振入宗廟粢盛倉黃㐭而取之也○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凡命同師役之事治稍食大祭祀共接盛（藏米曰廩廩人倉人司祿官之長）○公羊傳云御廩粢盛之所委○孟子疏云倉有室曰廩○釋名云廩矜也寶物可惜者投之其中也○天文集曰廩星主倉○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

秭

韓詩傳云，陳穀曰秭。○毛傳云，數億至億曰秭。

有瞽篇

應

傳云，應，小鞞。○爾雅云，鼓小者謂之應。○釋名云，鞞，裨也，裨助鼓節也。聲在前曰朔，朔，始也。在後曰應，應大鼓也。○周禮小師大祭祀，下管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illegible] ○禮記明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大射禮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鞞在其東，南鼓。西階之西一建鼓在南，東鼓，朔鞞在其北。[illegible]

田

傳云，田，大鼓也。疏云，應既是小，田宜爲大。○箋云，田當作朄。（朄音胤）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周禮太師大祭祀，下管令奏鼓朄。鄭司農云，朄，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朄。小師小祭祀小樂事，鼓朄。○禮書云，儀禮朔鞞，乃朄鼓也。以其引鼓，故曰朄。以其始鼓，故曰朔。是以儀禮有朔無朄，周禮有朄無朔，其實一也。鄭氏以應朄朔爲三鼓，恐不然也。

縣鼓

明堂位云，夏后氏之足鼓，殷人楹鼓，周人縣鼓。○樂書云，縣鼓，周人所造之器，始作樂而合乎祖者也。以應鼓爲和終之樂，則縣鼓其倡始之鼓與。

鞉

書云，下管鞉鼓。○儀禮鞉倚于頌磬西紘。[illegible] ○周禮小師掌教鼓鞉。[illegible] 大司樂靁鼓靁鼗於圜丘奏之。○禮記云，天子賜伯子男樂，則以鞉將之。月令，仲夏命樂師修鞀鞞。○爾雅云，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illegible] ○釋名云，鞉，導也，所以導樂作。○世紀云，帝嚳命垂作鞀。○白虎通云，鞀者，震之氣也，上應卯星，以通王道。○鬻子云，禹縣五聲曰，語寡人以獄訟者揮鞀。○禮書云，儀禮諸侯之燕大射，大夫士之鄉射鄉飲，皆有鼗無柷，諸侯之樂非無柷也，文不備。

柷

傳云，柷，木椌也。[illegible] ○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illegible] ○廣雅云，柷，象桶，方二尺五寸，深尺八寸，四角有椌。○尚書益稷曰，戛擊鳴球。又云，下管鼗鼓，合止柷敔。○周禮小師掌教柷敔，眡瞭掌柷敔。○禮記王制云，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月令，仲夏命樂師飭鍾磬柷敔。明堂位云，揩擊，四代之樂器也。[illegible] 樂記云，聖人作爲鞉鼓椌楬塤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illegible] ○白虎通云，柷敔者，終始之聲，萬物之所生也。陰陽順而復，故曰柷。柷，始也。敔，終也。一說柷在東北方。○釋名云，柷如物始見柷柷然也。○樂記圖曰，柷，衆也。以舉衆樂，乾主立冬，陰陽終始，聖人象天以制柷，法使死者不恨，生者不悲。○國語云，革木一聲。○樂書云，木者所以合止樂之器，其卦巽，其方東南之維，其時春夏之交，其風清明，其律夾鍾，其聲一，其音齊，立夏之氣也。先王以爲柷敔之屬，陰始于二四，終于八十，陰數四八，而以陽一主之，所以作樂。此柷所以居宮縣之東，象春物之成始也。

圉

爾雅云所以鼓敔謂之籈（籈音真○敔如伏虎背有二十七鉏刻以木長尺擽之籈者其名）○釋名云敔止也所以止樂○字說云虎西方之獸故敔爲伏虎二十七鉏齬者三九之數陽成于三變于九樂之長尺十之數也陽三九而陰十勝之所以止樂○樂書云敔以居宮縣之西象秋物之成終

簫

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筊音交○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簫一名籟）○傳雅云簫大者無底小者有底○釋名云簫肅也其聲肅肅而清○周禮小師掌教簫瞽矇掌播簫笙師掌教吹簫○書曰簫韶九成○禮記仲夏命樂師均管簫○易通外驗云夏至之樂以簫（[illegible]）○白虎通云簫者中呂之氣○風俗通云舜作簫形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一尺○通禮義纂云伏羲作簫十六管○月令章句云簫長則濁短則清以蜜蠟實其底而增減之則和○三禮圖云雅簫長尺四寸二十四彄（彄驅丘反）頌簫長尺二寸十六彄無底者謂之洞簫

潛篇

潛

釋器云槮謂之涔（涔李巡曰今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槮郭璞曰今之作槮者聚積柴木于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簿圍捕取之）○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𣝥𣝥槮也○韓詩曰涔魚池（潛槮涔𣝥音義同字林作罧）

鰷

爾雅云鮂（鮂一作）黑鰦（鰦音茲）郭云即白鯈江東呼爲鮂者○埤雅云鰷形纖長而白故曰白鰷又謂白儵釋魚鮂黑鰦是也此魚好游水上故莊子稱儵魚出游從容以爲魚樂明遂其性也

雝篇

祀

序云雝禘太祖也箋云禘大祭也大于四時而小于祫太祖謂文王玄鳥序云祀高宗也箋云祀當爲祫高宗崩始合祭于契廟狄是詩焉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于其廟而後祫祭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春秋謂之大事長發序云大禘也箋云大禘郊祭天也

載見篇

鈴

釋天云有鈴曰旂李巡曰以鈴著旂端郭璞曰縣鈴于竿頭畫交龍于旂○左傳云錫鸞和鈴昭其聲也（鈴在旂）

有客篇

白馬

傳云殷尚白○檀弓云殷人尚白戎事乘翰（以建丑之月爲正物牙色白翰白色馬也）（白馬翰如）明堂位云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

訪落篇

家

箋云厥家謂羣臣○皋陶謨云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卿大夫稱家）疏云大夫受采邑賜氏族立宗廟世不絕祀故稱家

小毖篇

蜂

爾雅云。土蠭。木蠭。疏云。此辨蠭在土木之異也。說文云。蠭飛蟲螫人者。其形大。在地中作房。而啖其子者。名土蠭。又名馬蠭。今荊巴間呼為蟺。其形差小。在樹上作房者。名木蠭。亦食其子。又云。蠭醜螸。螸音餘 疏云。蠭類好垂其腴以伏息。說文云。螸。垂腴也。腴。腹下也。○援神契云。蜂蠆垂芒。○方言云。蜂燕趙間謂之蠓螉。其大而蜜。謂之壺蜂。○化書曰。蜂有君禮。○埤雅云。蜂有兩衙應潮。其王之所在。衆蜂為之旋繞如衛。有君臣之義。其毒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方言曰。大而蜜謂之壺蜂。即今黑蜂。黃蜂亦其一種。無蜜。纖長。其窠仰綴于崖。衙潦以固。其蒂陰陽在尾。喜合。末端有岐者牝。銳者牡也。

蓼

爾雅云。薔。虞蓼。疏云。即蓼之生水澤者。頌云以薅荼蓼。毛傳云蓼水草是也。○禮記云。腒秋用蓼。濡 濡音而 豚包苦。濡雞醢醬。濡魚卵醬。濡鼈醢醬。實蓼。鶉羹雞羹駕釀之蓼。○蜀本圖經云。蓼有紫赤青馬木香木等七種。紫赤二蓼葉小狹而厚。青香二蓼葉相似而俱薄。馬水二蓼葉大上有黑點。木蓼一名天蓼。蔓生。葉似柘葉。諸蓼花皆紅白。子皆赤黑。木蓼花黃白。子皮青滑。○埤雅云。蓼生水澤者。莖赤味辛。一名薔。離騷曰。蓼蟲不能從乎葵藿。則葵藿甘而蓼苦故也。○朱傳云。今南方人謂蓼為辣荼。或用以毒溪取魚。

載芟篇

畛

遂人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孔氏云。畛是地畔道路之名

良耜篇

荼

釋艸云。荼。委葉。疏。王肅說詩云。荼。陸穢艸。然則荼者原田蕪穢之艸。非苦菜也。按荼蓼二艸也。蓋由田有隰有陸。以蓼穢水。陸穢艸。朱傳云一物有水陸之異。恐未然也。

櫛

說文曰。櫛。梳枇總名。○曲禮云。男女不同巾櫛。玉藻云。櫛用樿櫛。髮用象櫛。

百室

箋云。百室。一族也。出共洫間而耕。入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 酺音蒲 合醵之歡。疏云。鄉族於遂則酇。○大司徒云。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族師云。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酺者。為人物災害之神。鄭氏云。亦之祭。謂祭酺。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遂人云。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又云。百夫有洫。酇長各掌其酇之政令。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

絲衣篇

絲衣

朱傳云。絲衣。祭服。弁。爵弁也。士祭於王之服。○箋云。繹禮輕。使士。○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純衣絲衣 ○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按周禮大祭祀逆齍省鑊告時告備者。使小宗伯。見繹祭祝。故使士耳。朱傳說言祭而飲酒。非也。朱傳及箋所云繹之次。飯畢作。詳為文。

基

箋云。門塾之基。疏云。釋禮在門不在廟。知其是門塾之基。謂廟門外西夾之堂基。○釋宮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儀禮圖云。塾有內外。西塾門外西堂是也。

鼐鼎鼒

爾雅云。鼎絕大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附耳外謂之釴。款足者謂之鬲。鼒音兹。上而小口。釴音弋。款足如鬲。鬲曲脚。○說文云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荊山之下。○韓詩說云。鼒小鼎。○周易鼎卦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九四曰鼎折足覆公餗。六五曰鼎黃耳金鉉。上九曰鼎玉鉉。○禮書云士喪有上中下鼎。有司徹司馬舉羊鼎。司士舉豕鼎魚鼎。天子諸侯有牛鼎。大夫羊士豕魚而已。膳夫王日一舉鼎十二。掌客諸侯之禮鼎皆十二。聘禮賓之飧饔皆飪一牢鼎

九而飧腥一牢鼎七。饔腥二牢鼎二七。上介飧饔皆飪一牢鼎七而饔腥一牢鼎七。衆介飧少牢飪鼎五。大夫少牢五鼎。士特牲特豕禮三鼎。既夕五鼎。掌客聘禮諸侯與卿之鼎過王之數。士既夕鼎過于特牲何也。聘禮陳鼎也。王之日舉食鼎也。特牲庸禮也。既夕斯須禮也。然所謂陪鼎羞鼎皆鉶鼎。所以實羹者也。王日食九鼎而陪鼎三。公食大夫七鼎而鉶鼎四。掌客上公鉶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聘禮之賓上介飧饔之羞鼎皆三。少牢佐食設羊鉶豕鉶。特牲主婦設兩鉶。公食大夫之鉶多于王日食者。以公食者衆也。聘介之鉶同于賓者。以三鼎殺故也。周禮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然則牲體皆亨于鑊。然後肉齊之鼎而羹納于鉶。公食大夫禮。甸人陳鼎設扃鼏。若束若編。考工記曰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三个。鄭氏謂牛鼎扃長三尺。膷鼎扃長二尺。扃謂之鉉。易稱玉鉉金鉉。以橫木貫耳而舉之。金玉其飾也。鼏以茅為之。長者束本。短者編中。陳鼎必于門外。舉之去鼏。然後入。既入則徹扃。然後加匕。○三禮圖云。天子之鼎飾以黃金。諸侯飾以金。容一斛。大夫羊鼎飾以銅。容五斗。士豕鼎飾以鐵。容三斗。牛羊豕鼎各狀其首于足上。

般篇

嶞

爾雅云。巒嶞山。謂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巒。○孔氏曰山之小者嶞嶞然。言狹長之意。

翕河

箋云。河自大陸北敷為九。祭者合為一。○禹貢兗州云。九河既道。又

云河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爾雅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九河。○春秋保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命歷序云。人皇九頭提羽蓋乘雲車出暘谷分九河。○酈道元云。九河碣石苞淪于海。○蔡傳云。九河六曰簡絜。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絜為二。○葩洛語錄云。九河故道今永平府撫寧縣碣石山即山家所稱碣石之狀。合則九河在滄平間。海之淺。永平謂之府海。此或逆河今河徙而洋存。山東通志馬頰在商河。覆鬴在海豐。鉤盤在德平。鬲津在樂陵。徒駭在齊河。皆濟南府所轄。今真定府三百里方是濟南北境。真定去濟南東西六百餘里。古河自澤水前趨而北至大陸皆真定地。又北播為九河。固永平河間地也。不應河至大陸折而東。及

過流而南以至濟南之境滄州古志徒駭在滄州廢清池縣太史簡潔在本州南皮縣馬頰在景州東光縣胡蘇在甯津在滄州慶雲縣鉤盤在獻縣此九河相去不遠又與黃河故道相近此古志得之上人可徵也河雖爲冀兗之界然兗地下九河之分皆在兗故于兗言之○一統志直隸河間府九河故道舊志云云此蓋後世新河傳以舊名今亦湮塞詳前九河論濟南府云商津枯河自齊河縣經禹城平原德州德平樂陵東北至海豐入海鉤盤枯河自德州經德平東北至陽信縣又有覆鬴枯河自慶雲經海豐縣南入海又濟陽縣東北至商河縣境有馬頰枯河東昌府有馬頰河故道

終

詩經考卷之十八

古閩　黃文煥維章甫　輯著
商　梅[illegible]孟和甫　校閱

魯頌

駉篇

駉

傳云駉遠野也林外曰駉。箋云必牧於駉野者避民居與良田○釋地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五者之界界各十里○郿縣志駉澤俗名連泉澤在兗州曲阜縣東九里魯僖公牧馬之地

驈

釋畜云驪馬白跨驈孫炎曰驪黑色白跨股腳白郭璞曰跨髀間也

魯僖公

魯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兄母成風也初慶父弑閔公季友以僖公適邾慶父奔莒乃入立之僖公元年秋楚伐鄭僖公會諸侯于檉以謀救鄭公敗邾師于偃冬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拏公命季友為卿賜以汶陽之田及費巳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夏不雨魯人憂懼於是僖公憂閔玄服避舍躬節儉緇衣出下錄獄之懸休罷治之宮釋更徭之逋罷軍冤之誅去苛刻峻文慘毒之教所彈浮令四十五事放讒佞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領人之吏受貨賂趙倪九人等率群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曰寡人方今大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姓何罪不敢煩人請命願撫萬人害以身塞無狀禱

已退舍于郊天立大國徐人取舒四年春僖公從齊桓公侵蔡蔡潰
遂伐楚次于陘夏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秋伐陳五年夏僖公
會諸侯于首止六年夏伐鄭七年夏小邾子來朝秋僖公及諸侯盟
于寗母八年春僖公會諸侯盟于洮九年夏僖公會諸侯于葵丘秋
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齊桓公率僖公討晉亂至高梁而還立
惠公十年春僖公如齊十一年夏僖公會齊桓公于陽穀秋大雩十
三年淮夷病杞夏僖公會諸侯于鹹以謀杞十四年夏鄫子來朝十
五年春僖公如齊楚人伐徐公會諸侯盟于牡丘以救徐公孫敖帥
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十六年春季友卒自是季氏世為鄉淮夷病
鄫冬僖公會諸侯于淮以謀鄫十七年夏季孫滅項齊人執公于會
既而釋之冬齊桓公卒十八年春宋伐齊納孝公夏師救齊十九年

冬僖公會諸侯盟于齊以脩齊桓公之好二十年春新作南門夏郜
子來朝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
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
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冬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
奔公伐邾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邾人以須句故出
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
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
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
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
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二十四年春晉文公立二十五年冬公
會衛成公莒慶盟于洮二十六年春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齊人

侵魯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夏齊孝公伐魯北鄙公使展喜犒師
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
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
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
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
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
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
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
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二十七年春杞桓公
來朝不恭公卑之秋公子遂帥師入杞冬楚成王率諸侯圍宋公及
諸侯盟于宋二十八年春晉侯入曹執曹共公班其所取侵地于諸

侯夏晉侯敗楚師于城濮冬晉人執衛成公歸于周公會諸侯圍許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來夏公會諸侯之大夫盟于翟泉秋晉人使醫
鴆衛成公不死醫亦不誅三十年臧文仲言於公曰夫衛君殆無罪
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
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扑以威民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
之市朝五刑三次是無隱也今晉人鴆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
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大諸
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
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公說行玉二
十瑴晉乃免衛侯自是晉聘於魯加於諸侯一等冬周襄王使周公
閱來聘享有昌歜白黑形鹽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

物之享以象其德薦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三十一年春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謂文仲速行從之獲地於諸侯為多反既復命為之請曰地之多也重館人之力也臣聞之曰善有章雖賤賞也惡有釁雖貴罰也今一言而辟境其章大矣請賞之乃出而爵之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二十二年冬晉文公卒二十三年春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夏公伐邾取訾婁以報升陘之役冬公如齊十二月僖公薨子文公立

季文子

季文子名行父季友之孫魯之卿也初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

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魯人尊之文公時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駉詩頌以美之文公六年夏文子聘于陳且娶焉秋聘于晉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十二年冬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十三年冬公請平于晉返鄭伯宴公于棐子家賦鴻雁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十五年春文子如晉秋齊人侵魯西鄙文子告于晉冬晉會諸侯于扈將謀伐齊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齊是以復侵魯西鄙遂伐曹入其郛討其朝于魯也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汝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火年反齊平公有疾使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文公卒仲遂以殺嫡之惡殺太子赤及公子視而立宣公時莒太子僕弒紀公以其寶玉奔魯宣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夫莒僕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是以去之未幾宣公懼齊見討行父遂如齊以濟西之田賂之以請會齊侯許之於是與公會于平州八年仲遂卒子歸父貴而有寵十年文子聘于齊十八年冬宣公卒行父言於朝曰使我殺嫡以失大援者仲也遂逐歸父出奔齊成公嗣立行父懼齊人間逐歸父之故於是作丘甲又使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以備齊冬行父聘于齊時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歲在

爲行父禿郤克眇良夫跛公子首僂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皆怒二年行父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鞍齊師敗績遂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魯汶陽之田四年夏成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公歸欲叛晉而從楚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二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六年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七年吳伐郯郯成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

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配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冬晉士燮來聘言伐郯公賂之請緩師士燮不可曰君命無二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行父懼遂使宣伯帥師以從之九年春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二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及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賦韓奕之五章

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十一年及文子如晉十六年晉伐鄭楚救鄭公將會晉伯通于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汝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不及晉楚之戰期宣伯賂郤犨而訴公于晉侯沙隨之會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君欲得志于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二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於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爲讎治之何及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十八年冬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襄公二年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爲櫬與頌琴文子取以葬四年秋定姒薨不殯於廟無櫬不虞匠慶謂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文子爲己

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之季孫曰略匠慶用之季孫不御五年冬文子卒大夫入斂襄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史克

史克一曰里革魯太史也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魯人尊之於是太夫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駉諸詩以頌僖公宣公初立莒太子僕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

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

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鼈以爲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罜麗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麌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公聞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爲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晉人殺厲公邊人以告成公在朝公曰臣弑其君誰

之過也大夫莫對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位而至於弑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旁有慝無由省之益邪多矣若以邪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桀奔南巢紂踣于京厲流于彘幽滅于戲皆是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能爲焉

騅

釋畜云蒼白雜毛騅郭璞曰即今騅馬疏云蒼淺青也毛有淺青及白兼雜毛者名騅○說文云騅馬蒼黑雜毛

駓

釋畜云黃白雜毛駓郭璞曰今之桃華馬疏云毛色黃白而復有雜

毛者名駓〇孔氏云騅駓二者皆云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間雜
上云黃白曰皇黃騂曰黃止是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
異〇說文云駓黃馬白毛

騂

毛傳云赤黃曰騂疏騂爲純赤色上云黃騂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
赤黃曰騂謂赤而微黃

驒

說文云青驪白鱗文如鼉魚〇釋畜云青驪驎驒孫炎曰色有淺深
似魚鱗也郝璞曰色有淺深班剝隱粼今之連錢驄〇韓詩傳云驒
白馬黑髦

雒

毛傳云黑身白鬣曰雒

騢

釋畜云彤白雜毛騢郝璞曰彤赤也即今赭白馬邢昺曰毛赤白黑
雜毛者名騢〇說文曰馬赤白雜毛色似鰕魚也

驔

傳云豪骭白驔疏云說文骭骹也郝璞曰骭脚脛釋畜云四骹皆白
驓無豪骭白之名傳言豪骭白者蓋謂豪毛在骭而白長名爲驔驓
則四骹雜白而毛短故與驔異〇說文云驔驪馬黃脊 [illegible]

魚

釋畜云一目白瞷 [illegible] 二目白魚郭云似魚目也〇雅翼曰相馬之
說曰馬目欲得黃又欲光而有紫艶若小而多白則驚畏驚畏馬之

大病故其序尤在後

有駜篇

駽

釋畜云青驪駽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云今之鐵驄

泮水篇

泮水

傳云泮宮之水箋云泮之言半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
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然疏云魯有四代之學其行禮之飲酒養老
兵事之受成告克當於周世之學在泮宮也〇朱子曰說文曰泮宮
諸侯鄉射之宮西南爲水東北爲牆康成以爲東西門其說不同〇
王制云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

曰辟廱諸侯曰頖宮 [illegible] 此大學小學殷制 [illegible] 禮器云魯人將有事
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 [illegible] 詩疏云魯以小學爲頖宮明堂
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學
也〇白虎通云諸侯曰頖宮半于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
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其餘壅之以垣〇水經注曰光
殿之東南即泮宮也在高門直北道西宮中有臺高八十尺臺南水
東西百步南北六十步臺西水南北四百步東西六十步臺池咸結
石爲之詩所謂思樂泮水也〇一統志泮水一名雩水源出曲阜縣
治西南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入泗水詩思樂泮水即此今泮宮池在
曲阜宣聖廟東南

芣

說文云茆鳧葵也詩曰言采其茆力久切○周禮醢人朝事之豆茆菹麋臡（茆鳧葵）釋文云茆音卯北人音柳○干寶云今之鳧葵（鳧音蹲）堪爲菹江東有之○鄭小同云江東人名之蓴菜生陂澤中○陸璣云茆與荇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匕柄葉可生食又可瀹滑美江南人謂之蓴菜或謂之水葵諸陂澤水中皆有○何承天云此菜出東海堪爲菹醬○蜀本圖經云蓴生水中葉似鳧葵浮水上采莖堪噉花黃白子紫色三月至八月莖細如釵股黃赤色短長隨水深淺名爲絲蓴九十月漸粗硬十一月萌在泥中名瑰蓴體苦澀惟取汁味○唐本艸注云瑰蓴爲羹猶勝雜菜（案本艸鳧葵是荇菜蓴別一物合陸機鄭小同之說觀之鄭是蓴耳干寶何承天之說非也或以爲蓴荇蓴非本草圖經所謂鳧葵又一名鳧葵蘇與荇本相似故古人通謂之鳧葵）

飲酒

箋云從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儀禮鄉飲酒鄉射皆云息司正羞唯所有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鄉樂唯欲（先生鄉人致仕者君子有大德行不仕者）

獻馘獻囚

箋云馘所格者之左耳囚所虜獲者○馘說文作聝云軍戰斷耳也王制云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受成定兵謀也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鄭云訊是生者馘是死而截耳者

閟宮篇

稙穉

傳云先種曰稙後種曰穉○韓詩說云稙長稼也穉幼稚也○說文云稙早種也穉幼禾○正義云重穋稙穉生熟早晚之共稱耳非穀名嘗爲先種先熟後種後熟但傳略不言其熟

魯公

魯公名伯禽周公元子也周成王少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知君臣父子長幼之道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伯禽朝於成王見於周公三見而三笞之伯禽問於商子曰吾見於周公三見三笞何也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三子盍往觀之於是伯禽如其言而往觀焉見橋木高而仰見梓木卑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伯禽明日復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汝安見君子乎伯禽以實對公曰君子哉商子也初周既定天下偏封功臣

封周公於魯周公不即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崩成王少周公留相成王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墟是爲魯公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王成王分魯公以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成王召伯禽而告之曰爾知爲人上之道乎凡處位尊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撙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無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

進忠信乃命伯禽冉拜受命而辭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傅
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為人也寬好自用以慎此三者
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為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
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
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智如士不與士爭智
彼爭者均者之氣也汝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聞之曰無
越踰不見士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不聞即物少至少至則淺彼淺
者賤人之道也汝又美之吾語汝也我文王之為子武王之為弟今
王之為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
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
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

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上士吾薄為之貌下士吾厚
為之貌人皆以我為越踰好士然故士至士至而後見物見物然後
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汝其以魯國驕人幾矣夫仰祿之士猶可
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為賤舍富而為貧舍
佚而為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
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
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
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
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
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

淮夷徐戎亦並興反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費作費誓公曰嗟人無
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
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
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
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
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
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
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遂平徐戎定
魯有民鬪于莘魯公不能理周公聞之而憂以書戒魯公曰我先王
之未造也有狄之難去邠邑岐饑渡艱阻及我文考肯揚令德以受
休命作邑西土衛供侯職汝伯考嗣休奄有天下伾祖宗之烈朕光

被于民神實汝文祖伯考之績也竊人曰予輔之行汝封于魯邑予
夙夜憂懼汝亦無怠厥德則亦我先王及汝文祖伯考汝叔父往命
其封不遐汝亦式之以無貽叔父戚汝邑既營遂荒竊恐予又受汝
伯考之命至于今不復以汝有我忘委汝以魯之社稷以及其故舊
人民汝其念而言今莘土之人不靖含其柔亂而其私淫流言于國
無乃故舊不親大臣不以求備于一人以致是令予日念茲指陳深
謂汝惟克勤無怠以鎮綏莘土之人予言不再魯公因是以節其政
讓裕其柔業故舊益親大臣益邁薄刑而弛禁信民而文俗行之三
年而魯國化山不崩峭水不溢濫周康王十六年魯公卒子考公立

成風

成風風姓太皞伏羲之後須句國之女魯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初

公子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既而莊公薨成風聞成季之繇而事之而屬僖公焉故閔公之弒成季立僖公僖公五年杞伯姬歸寧成風八年秋公禘于大廟致成風為夫人任宿須句顓臾四國皆風姓伏羲之後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僖公二十一年冬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公因伐邾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文公四年冬十一月成風薨五年春正月王使榮叔來歸含且賵三月葬成風襄王使召伯來會葬九年冬秦康公來歸成風之襚君子謂成風以一女子於須句之滅雖造次發言不捨周室至以禍之

說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皆不能知知之者成風一人而已其見不可及也詩云魯侯壽母此之謂也

聲姜

聲姜一曰聖姜齊之宗女魯僖公之夫人文公之母也僖公十一年夏公及聲姜會齊侯于陽穀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時公有諸侯之事未歸十七年夏季孫行父歸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于會秋聲姜以公故會齊桓公于卞為之請齊乃釋公三十三年冬公薨于小寢文公十六年夏五月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十七年夏四月癸亥葬聲姜君子謂卞之會聲姜能免魯侯詩稱令妻此之謂也

奚斯

公子魚字奚斯魯大夫也公子慶父弒閔公走而之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卻返舍于汶水之上使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涘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輈經而死僖公嘗使奚斯上新姜嫄之廟下治周公之宮詩曰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此之謂也

魯山川

禹貢云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公羊傳云三望者何泰山河海○爾雅十藪魯有大野○一統志兗州府春秋時為魯國有嶧山鳧山陪尾山龜山蒙山泗河洙水泮水沂水鉅野澤羽山在登州府

附庸

王制云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元士視附庸（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上公之封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大司徒注云凡諸侯為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為有祿者當取焉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玉海云顓臾邾國無駭入極咸鄟（鄟音專）取鄟魯附庸國也

楄衡

傳云楄（楄音逼）衡設牛角以楄（楄音逼）之也○周禮封人祭祀飾其牛牲

設其楅衡器其穢司農云楅衡所以楅持牛也穢者牛鼻繩所以牽牛者皆謂夕牲時楅牛杏云楅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玄謂楅設于角衡設於鼻如椵(椵音加)狀也

白牡騂剛

公羊傳云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群公不毛何休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不以黑牡者嫌改周當以夏黲然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又云夏后氏牲用黑殷白牡周騂剛○說文云犅特牛也

犧尊

司尊彝云春祠夏禴裸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鄭司

農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或曰以象骨飾尊○禮器云犧尊疏布鼏樿杓此以素為貴也又云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明堂位云以禘禮祀周公尊用犧象山罍又云泰有虞氏之尊也著殷尊也犧象周尊也○左傳云犧象不出門○鄭志云犧讀如沙刻畫鳳凰之象於尊其形婆娑然或有作獻字者齊人之聲誤耳○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為牛象之形○王肅云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然則象亦為象形

毛炰

封人云歌舞牲及毛炰之豚[illegible]○內則云炮取豚若將牂(將音作牂)封之刲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謹音作墐)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皾(皾音)為稻粉糔溲以為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醯醢○說文豚小豕也

胾

曲禮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胾切肉也殽在俎胾在豆)又云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辨殽○說文胾大臠也

大房

傳云半體之俎○箋云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柎似乎堂後有房然○明堂位云周以房俎○周語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房大俎也詩云籩豆大房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

千乘

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論語道千乘之國馬融云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包咸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孔氏云千乘有七萬五千人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天子六軍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三鄉下云徒三萬自是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衆也此軍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

胄

說文云胄兜鍪首鎧也○易曰離為甲胄○書曰善敹乃甲胄○禮

記曰獻甲者執胄甲胄則有不可犯之色……遷與戰無事曰……校
者校人之執刺兵者也胄戴虎皮傳云蒙皐比以犯陳蔡因是有虎
皮胄焉蜀隊戴貝胄被犀兜此古制也詩云貝胄朱綅謂以貝齒飾
胄朱綅綴之也胄抽以翟尾垂以紅絮朱綅之象也

舒

疏云楚之與國○左傳文十一年群舒叛楚宣八年楚滅舒蓼成十
七年滅舒庸襄十五年滅舒鳩○地理志廬江郡舒縣故舒國龍舒
縣群舒之邑○世本云舒氏偃姓國○地理今釋云春秋有舒今廬州
舒城縣舒鳩今無爲軍巢縣舒蓼在安豐縣舒庸東夷國謂之群舒
皆偃姓○一統志並隸廬州府春秋時屬舒舒城縣廬江縣無爲州
巢縣皆屬焉安豐廢縣在鳳陽府壽州境

泰山　至見於魯頌

公羊傳云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泰山乎○禮
記云因名山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疏云此惟泰山爲之餘嶽
則否○考槃餘事云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泰山
記云盤道屈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經小天門大天門如從穴中視天
窻矣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山頂西巖爲仙人石閭東巖爲介
丘黃河去泰山二百餘里於祠所瞻黃河如帶若在山阯○封禪記
云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
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
玉盤中有玉龜山南有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

龜

水經注云龜山在博縣一十五里山北即龜陰之田春秋定公十年
齊人來歸龜陰之田是也○一統志龜山在兗州府泗水縣東北五
十里春秋龜陰之田在其北今屬泰安州

蒙

書曰蒙羽其藝○地里志云泰山蒙陰縣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
在蒙山下○一統志蒙山在兗州府沂州費縣西北七十里居魯之
東一名東山孟子所謂登東山而小魯是也

大東

孔氏曰魯公所東方小國凡於盟會惟邾莒滕杞而已○爾雅云東
至於泰遠東至日所出爲太平○一統志兗州府鄒縣周時邾國青
州府莒州古莒子國滕縣在兗州府

鳧

鄒縣志鳧山在兗州鄒縣東南三十八里○一統志云鳧山在鄒縣
西南五十里連魚臺縣界世傳伏羲畫卦於此土人呼其處爲八卦
山○楊奐東游記云過泗水地勢高敞南望鳧嶧諸峰出沒於烟蕪
雲樹之表

嶧

禹貢嶧陽孤桐○地里志嶧山在魯國騶縣北○鄒山記曰鄒山古
之嶧山也山下是鄒縣本邾國魯穆公改鄒山從邑變故謂鄒山然
嶧陽猶多桐樹○水經注云鄒山所謂嶧山邾文公所遷京相璠曰繹
邑依嶧山爲名山東西二十里南北十三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
無土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一統志嶧山在山東兗州府鄒縣

東南二十五里史記秦始皇上鄒嶧山刻石頌德

常

箋云常或作嘗在薛之旁魯莊公築臺于薛是與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于薛○曹氏曰漢地里志魯有薛縣而齊孟嘗君食邑于薛則嘗先當爲魯○史記正義曰薛故城在徐州滕縣南四十四里○一統志薛城在兗州府滕縣南四十里孟嘗君墓在縣南五十里

許

箋云許許田魯朝宿之邑○左傳隱八年鄭伯請以泰山之祊易許田（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許之田桓公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公羊傳云許田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得爲繫之許近許也○括地志許田在許州許昌縣南四十里有魯城周公廟在其中

庶士

周禮上士一千一百三十二人中士四千五百三十六人下士一萬九千二百九人○王制云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說苑伊尹云列士所以參大夫也○周書曰尚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白虎通云士者事也任事之稱故傳曰古今辨然否謂之士天子之士獨稱元士何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諸侯之士

徂來

郡縣志徂來山亦曰尤來山○水經注鄒山記曰徂來山在兗州梁父奉高博城三縣界今猶有美松亦曰龍蟋之山赤眉樊崇保尤山自號尤來三老○一統志徂來山在濟南府泰安州東南四十里上有紫源池玲瓏山獨秀參天平東西三峯有白鶴湾

新甫

後魏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通典漢汶陽故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九域志襲慶府有新甫山

尋尺

禮記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按[illegible]十寸爲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古周尺八寸步更爲六尺四寸）○家語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小爾雅云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前漢律歷志云一黍之廣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尺若蒦（蒦音約）也

桷

說文云椽榱也桷也橑也（椽音）榱也秦謂之榱周謂之椽魯謂之桷○通俗文曰屋加椽曰橑○釋名云桷确也其形細而疏确也或謂之椽椽傳也相傳次而布列也或謂之榱在檼旁下列衰衰然垂也○莊二十四年刻桓宮桷穀梁云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

商頌

那篇

正考甫

正考甫宋湣公之曾孫孔子亦六世祖宋大夫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正考甫校商之名頌十二篇于周之太師以那爲首

甫佐宋戴武宣三公三命茲益恭故其鼎之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恭也如是。考甫生孔父嘉其後以孔為氏焉。

置

箋云置讀曰植植鞉鼓者為楹貫而樹之〇樂書曰明堂位曰殷楹鼓周官太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儀禮大射建鼓在阼階西南鼓則其所建楹也是楹鼓為一楹而四稜焉貫鼓於其端猶四植之植生也莊子曰負建鼓建鼓可負則以楹貫而置之矣頌曰置我鞉鼓是也。

客

禮記云天子存二代之後〇史記云舜子商鈞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弗敢專也又云湯封夏之後至周封於杞〇括地志云宋州虞城縣舜後所封夏亭故城在汝州郟城（郟音夾）縣東北五十四里蓋夏后所封〇一統志河南開封府歸德州虞城縣古虞國禹封商均之地南陽府汝州隋唐之汝州也

烈祖篇

湯

成湯名履一名天乙主癸之子黃帝之後也契以事唐虞有功封于商賜姓子氏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相土傳十一代至主癸主癸娶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而以乙日生湯故名天乙湯豐下銳上皙而有髯倨身而揚聲長九尺有聖德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湯為夏方伯得專征伐湯聘處士伊尹任以國政湯進伊尹于桀桀不能用尹復歸湯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百姓親附政令流行諸鄰國襁負歸之時有神手牽白狼口含金鉤而入湯庭湯東觀乎洛降三分璧黃魚雙躍出黑烏隨魚亦止于壇化為黑玉赤勒曰玄精天乙受神福伐桀克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肉者奪之衆畏君命不敢抗也有一童子餉曰而不能耕吾為汝耕又奪吾食不亦甚乎葛伯殺之湯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否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桀殺直臣關龍逢群臣

莫敢言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于夏臺已而釋之湯出見羅者方祝曰從天下者從地出者四方來者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此哉乃命解其三面而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諸侯聞之咸曰湯之德至矣澤及禽獸況於人乎一時歸者三十六國桀虐政淫荒諸侯昆吾氏為亂有神降於鑊宮告湯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勝之十八祀伊尹從湯率諸侯興師良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費昌為御湯誓于衆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

協日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
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
罔有攸赦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與桀戰于鳴條桀敗於有娀
之墟入三朡湯遂伐三朡俘厥寶玉義伯仲伯作典寶湯放桀于南
巢時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天子之坐再拜從諸侯
之位湯曰此天子之位有道者可以處之夫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有
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惟有道者理之惟有道者紀之惟有道者宜
久處之湯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湯又承下通誘光而讓之
二人皆遂然後湯即天子之位與諸侯誓曰陰勝陽即謂之變而天
弗施雌勝雄即謂之亂而人弗行都于亳國號曰商夏民大悅農不
去疇商不變肆湯既放桀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仲虺乃

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
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
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
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
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
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
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
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
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

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湯命諸侯於亳
亳於是作誥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德予一人誥惟皇上帝
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
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
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
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
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
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
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
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
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湯自至

於東郊告諸侯群后曰其尚有功於民勤力乃事否則予乃大罰殛
汝毋予怨又曰古禹皐陶久勞于外有功乎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
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
咸有功于民故後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
先生言不可不勉將天先見金刃生於水湯曰金氣勝故以水德王
其事則金色上白牲用白牡建大白以白為徽號改正朔以建丑月
為正月改歲日祀行甲寅用朝會以晝湯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乃
遷烈山氏子柱以周棄代為稷祠其社用石築樹松[illegible]而郊其[illegible]
素服鼻冠而縞衣十二寸為尺湯因山車之瑞作為大路路金根之
色亦謂之桑根車駕白馬建九旒郊祀用之孔子曰殷路車為善而
色上白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以咎單為司空以稷生亦為[illegible]

正又得慶輔淮甲且東門虛南門蛇西門變北門觸以為大夫伊尹仲虺之徒大明憲典定爵禄之制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縣內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班餘以為閒田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因夏諸侯九十一國建官先六大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典司六典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湯又立司過之士湯問伊尹曰諸侯來獻或無馬牛之所生而獻遠方之物事實相反不利今吾欲因其地勢所有獻之必易得而不貴其為四方獻令伊尹受命於是為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漚鬋髮文身請令以魚支之鞞鰂

鯛之醬鮫盾利劍為獻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玳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正西昆侖狗國鬼親枳已闟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請令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為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豹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纖犁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為獻湯曰善十九祀大旱二十祀大旱夏桀死于亭山湯禁民歌舞湯乃封夏之後二十一祀大旱伊尹言於湯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于四方以賑救之伊尹又作為區田之法以教民民是以不困大旱七年洛坼川竭煎沙爛石太史占之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為請雨者人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素車白馬身嬰白茅以身為犧牲禱於桑林之野持三足鼎祝山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

傷民之命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婦謁盛歟包苴行歟讒夫昌歟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歲則大熟天下歡洽遂命伊尹作桑林之樂名曰大濩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又改夏之制始為禘以祖配以立天之道先陰後陽立地之道先柔後剛作歸藏之易以坤為首作諸禮川之銘以為敬戒湯令未命之為士者車不得朱軒及有飛軨不得乘飾車駢馬衣文繡命然後得以順有德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初作圜淑含缺以奉宗廟鮮犧之具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氐羌來服初奇肱民能為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西風吹其車至於豫州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及十年東風至湯復作車以遣之騎門雲入房白鵲來至銀自山溢湯問伊尹曰蕭可為耶伊尹曰王欲之則可

為弗欲則不可為也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無物今惡得物後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極有盡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

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東南故百川水潦歸焉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維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州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爲鄰居焉其中臺觀皆金玉禽獸皆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所於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帝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

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有人名曰諍人長九寸荆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於朝死於晦春夏之月有蠓蚋者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長稱焉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爲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而志之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焦螟群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方晝拭眥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䚡俞方夜擿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爲櫾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

爲枳焉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識其修短何以識其同異哉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火大人舍學聖王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故明君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君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乎得不肖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乎故登山而望其何不臨而何不見陵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以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其與然後福可必歸菑可必去矣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然後聞於卑也故藥食嘗乎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

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是以明王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聞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取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爲明以數行之爲章以數施之萬姓爲藏是故求道者不以目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致道者以言入道者以忠積道者以信樹道者以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而無治安之政者雖欲致顯榮也弗得矣故治安不可以虛成也顯榮不可以虛得也故明君敬士察吏愛民以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湯娶有莘氏女爲正妃生太子太丁太丁三十祀湯崩子太丁未立先卒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葬湯於亳北之沛隰孔子曰成湯受天之命不恐天下之民刈戮乃放移夏桀遷姒姓于杞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服禹功以修舜緒爲副于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

奸來服恭而以怨是以日辟也

玄鳥篇

簡狄

契母簡狄者有娀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於施惠及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使爲司徒封之於亳及堯崩舜即位乃勅之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其後世世居亳至商湯興爲天子君子謂簡狄仁而有禮詩云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又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

九有

傳云九有九州也○爾雅曰兩河閒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楊州濟河閒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郭璞曰此蓋殷制劉氏曰爾雅九州之名與舜典禹貢異乂信以爲殷制由今考之有[illegible]之幽營徐而無舜之青梁并是[illegible]入於徐梁入於雍并入於冀也殷分禹貢冀州之境而復舜之幽州又併青於徐而復舜之營州殷之九州粲然可考至周人又分冀爲并併營於幽復禹之青州而省徐以入於青○舜典肇有十二州禹治水後舜分冀爲幽并分青爲營始置十二州○禹貢冀州濟河惟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荊及衡陽惟荊州荊河惟豫州黑水惟梁州黑水西河惟雍州○左傳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兗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楊用修云春秋命歷叙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度爲九州謂之九囿囿古文省作有

畿

傳云畿疆也○王制注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周曰畿○孔氏曰殷周稱畿虞夏稱服周禮大司馬九畿方千里曰國畿職方氏九服方千里曰王畿○易氏曰禹之五服王畿在內職方氏王畿不在九服之內　漢志云殷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十終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禮書春秋傳曰天子一圻周禮曰規方千里以爲甸服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則天子寰內五百里

中爲王城百里爲郊二百里爲邦甸三百里爲邦削四百里爲邦縣五百里爲邦都

四海

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孫炎曰海之言晦晦闇於禮儀也○虞書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景

朱傳云景山名商所都也春秋傳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括地志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爲名○詩緝云自湯至盤庚五遷亳殷在河南相耿在河北盤庚後傳三世至武丁又傳四世至庚丁之子武乙始去亳徙河北此詩所言河乃指亳也

按宋之南京應天府今[illegible]州城東南有亳城即景亳也[illegible]

長發篇

有娀

呂氏春秋云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九成之臺○淮南子云有娀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史記云桀敗於有娀之墟正義云當在蒲州○國名記云帝嚳次妃簡狄有娀之墟蓋陝虢間

帝

箋云黑帝春秋緯云太微宮有五帝座黑帝曰汁光紀

玄王

契帝嚳之子也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爲帝嚳次妃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賢唐堯使之佐禹治水有功堯使契爲司徒教民人倫命之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契至司徒百姓親和堯曰嗟朕無德欽承不圖賜示二三子斯封契於商七十里賜姓子氏虞舜時亦命契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敦傳至成湯代夏王天下詩人美而頌之曰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玄王蓋謂契也孔子曰昔者堯命契爲子氏爲有湯也

相土

相土契之孫昭明之子也奚仲爲夏車正相土佐之辨物以時五材皆良乃挑榆車建綏旃相土始乘駕用六馬於是登降有數初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相土承契之業始代閼伯之後居商虛祀大火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而甚威武四方諸侯歸之相土有勤于民以食於味其後商人因之故詩人歌之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卒子昌若立傳十世至商湯代夏有天下

九圍

疏云分天下爲九處規圍然故謂九圍

球

箋云小玉尺二寸圭也大玉謂珽也○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璆琳美玉○周禮大宗伯云王執鎮圭[illegible]典瑞云王晉大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又云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天子圭中必[illegible]○考工記云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illegible]○玉藻云天子搢珽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illegible]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又云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illegible]云大圭不琢○左傳云袞冕黻珽昭其度也○禮[illegible]云天子朝日[illegible]搢大圭則所執者圭也所搢者笏也諸侯之朝大夫之聘[illegible]如此諸侯執命圭者必搢荼大夫執聘圭者必搢笏及合瑞而授圭則執其所搢而已此所謂見於天子無脫笏也已上釋大球

旒

箋云旒旌旗之垂者○巾車云王路建大常十有二旒大行人云上公建常九旒侯伯建常七旒子男建常五旒考工記云龍旂九旒以象

大火也。爲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旂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樂記云：龍旂九旒，天子之旌。所以贈諸侯。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

共

朱傳：戒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禹貢序云：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兗州貢漆絲，厥篚織文；青州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厥篚檿絲；徐州貢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厥篚玄纖縞；揚州貢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荊州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豫州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梁州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雍州貢球琳

琅玕。○周禮：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大府：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內府掌受九貢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大司徒：諸公之地，食者半；侯伯之地，食者三之一；子男之地，食者四之一。土均：以均地貢。大司馬：施貢分職以任邦國。大行人：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服物，衛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蕃國各以所貴寶爲贄。小行人：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嚴氏曰：共，珙通，合珙之玉

櫱

說文云：伐木餘也。○盤庚云：若顛木之有由櫱。○釋詁曰：枿（[illegible]同）餘也。李巡曰：槁木之餘

帝

鄭語：祝融其後八姓，彭姓豕韋。○通典：滑州韋城縣，古豕韋國。○國名記云：彭姓，商伯，元哲之封，豕韋也。○一統志：直隸大名府滑縣，古豕韋氏之國，廢韋城縣在縣東南五十里。

顧

郡縣志：顧城在濮州東二十八里，夏之顧國。故莘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莘國地。湯伐桀，桀與韋顧之君拒湯於莘之虛，遂戰於鳴條之野。○一統志：顧城在山東東昌府濮州范縣東南五十三里。

昆吾

鄭語：祝融後己姓，昆吾爲夏伯。（[illegible]陸終第一子名樊，爲己姓，封於昆吾。昆吾衛是也。夏衰，昆吾爲[illegible]伯[illegible]昆吾[illegible]許是宅）○括地志：濮陽縣古昆吾國，故城縣西三

十里。昆吾臺在縣西百步，周圍五十步，高二丈，即昆吾墟也。○左傳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萇弘曰：是昆吾稔之日也。○寰宇記：解州安邑縣有昆吾亭，蓋湯伐桀之時，昆吾以兵助桀，同時而滅，故有亭，非國于此。

按昆吾已[illegible]帝[illegible]之[illegible]昆吾[illegible]方[illegible]二十年[illegible]昆吾[illegible]二十一年[illegible]二十八[illegible]夏桀[illegible]昆吾[illegible]草茅[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之[illegible]今[illegible]

桀

桀名履癸，帝發之子，孔甲之曾孫也。時自孔甲以來，諸侯多叛，桀能制[illegible]伸鉤索鐵，歙金椎移大犧，水殺黿鼉，陸捕熊羆，自恃其力，不爲無道。恭戾貪虐，賊德作威，毅虐於萬方，百姓有弗堪者，教爲無道，虧

以貪很。天下患之。三十三歲伐蒙山有施氏。有施氏進女妹喜。桀嬖之所言皆從爲之。殫百姓之財爲瓊室象廊瑤臺玉牀。日與妹喜行淫縱桀驕事息廢。爲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舟。糟堤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以爲戲劇。三十五歲商湯即諸侯位。三十七歲湯爲伊尹于桀。四十歲伊尹醜夏復歸于亳。桀疏其宗族。恥其勳舊。輕其賢良。棄義聽讒。卿士干辛侵辯諸侯。左師曹觸龍諂嫉才智。諸侯危其位。大夫閔其道。桀舉事戾于天。發令逆于時。瞿山地裂及泉。發徒鑿之。通于河。諫者曰。洩天氣。發地藏。天子失道。後必有敗。殺之。耆老或諫。又殺之。關龍逢進諫曰。人君謙恭敬信。節用愛人。故天下安而社稷宗廟固。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民惟恐君之後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佑。盍少悛乎。桀曰。吾之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

亡吾乃亡矣。遂囚逢而殺之。有金版出於庭中地。曰族。上有湯聞之嘆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於夏臺。已而釋之。桀大會諸侯。有仍氏有緡氏兒桀汰侈。引師先歸。桀帥諸侯攻克之。愈自矜肆。諸侯叛。昆顧氏昆吾氏黨桀之惡。恣行亂政。國人大崩。五十一歲。桀鑿池爲夜宮。男女雜處。三旬不朝。太史終古執其圖法泣諫。不聽。遂出奔商。桀宮焚。旱風破其宮。時天雨血。地吐霧。枉矢流。火神見。裘有刃。夏宮春冰。伊洛竭。泰山崩。梳在宮而鳴烈。容臺搖而攬驚。犬群呼而入淵。豕啣蓐而席澳。夷羊在牧。飛蛉滿野。兩日並照。在東者將起。在西者將滅。費昌問馮夷曰。何者爲殷。何者爲夏。馮夷曰。西夏也。東殷也。於是費昌徙族歸殷。湯修德。諸侯畏服。桀起九夷之師不至。伊尹佐湯帥師以伐桀。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使至此。及戰不勝。走鳴條。入於三朡之國。湯又從而伐之。放於南巢。三歲死于亭山。湯乃踐天子之位。封夏之後以奉禹祀。至周封於杞也。孔子曰。夏桀背厲天子。富有四海。忘其聖祖之道。壞其典法。廢其世祀。荒于淫樂。沈湎于酒。作爲瑤池。以民爲虐。殘賊謀害。謂諫窮其心。忠士折口。逃罪不言。天下誅桀。而有其國。此謂存亡之甚矣。

夏

吳起曰。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南。羊腸在北。○寰宇記。禹自安邑都晉陽。桀徙安邑。○書序孔氏注。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陑。陑在河曲之南。戰于鳴條之野。地在安邑西。○一統志。山西平陽府解州安邑縣。禹始都安邑即此地。鳴條岡在縣北二十里。坑有夏縣。

阿衡

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書君奭曰。在昔成湯。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格于上帝。

殷武篇

伊尹

伊尹名摯。力牧之後。生於空桑。後居伊水。故氏曰伊。蓋處士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又嘗負鼎俎爲庖宰。居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莘得利建侯之扶。湯將往見伊尹。令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之。彼受賜矣。湯曰。非汝所知也。今有藥於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吾必說而强食之。今夫伊尹之於我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而子不欲我見伊尹。是子不欲

我善也因下彭氏之子不使御湯使人以幣聘之尹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幣聘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爝以爟火釁以犧猳明日設朝而見之尹言素王及九主之事尹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對而爲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群之蟲水居者腥肉攫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之爲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

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敝熟而不爛甘而不噥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膑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雋觾之翠述蕩之𢴡旄象之約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鳳之丸沃民所食魚之美者洞庭之鱄東海之鮞醴水之魚名曰朱鱉六足有珠百碧雚水之魚名曰鰩其狀若鯉而有翼常從西海夜飛游於東海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壽木之華指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玄木之葉焉餘瞀之南南極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樹其色若碧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浸淵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搖之桂越駱之菌鱣鮪之醢大夏之鹽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長澤之卵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南海之秬水之美者三危之露崑崙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搖水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實常山之北投淵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江浦之橘雲夢之柚漢上石耳所以致之馬之美者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非先爲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彊爲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已已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則至味具故審近所以知遠也成已所以成人也聖王之道要矣豈越越多業哉湯任尹以國政湯間之曰桀惡甚吾將伐之也如之可對曰可也而非可恃也予非爲子往觀之湯遂進尹于桀尹告桀以君民之相須者而桀弗忠乃入進昏妹喜告尹曰今昔天子夢西方有日東方有日兩日相與鬬西方日勝東方日不勝尹聞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

和而歌曰盍歸乎亳盍歸乎亳亳亦大矣尹退而閒居深聽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格兮去不善而就善何不樂兮江水沛兮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於亳亳亦大兮樂兮樂兮四牡驕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尹入告于桀曰大命之亡有日矣桀啞然而笑曰吾之有天下猶天之有日也日亡吾亦亡矣尹遂去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遂作女鳩女房二篇尹報于湯曰桀迷惑於妹喜好彼琬琰不恤其衆衆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積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湯謂尹曰若告我曠夏盡如詩當是時諸侯昆吾氏助桀爲虐尹乃從湯以伐昆吾湯問於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對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將先取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

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湯乃踐天子位伊尹爲阿衡以左右之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內外若一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辨於萬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爲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通於溝渠修堤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爲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

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爲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強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爲列士故列士之事常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夫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況無法度而任己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

得賢才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力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群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時大旱尹言于湯發莊山之金鑄幣通有無于四方以賑救之民是以不困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鱉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

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太甲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

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
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
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
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
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既而伊尹
以冕服奉太甲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
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
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
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

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
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
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
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
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
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
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
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
成功邦其永孚于休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
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
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

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
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
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
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
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為
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
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
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
民主罔與成厥功沃丁八祀伊尹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
之以天子之禮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葬于亳去湯冢七里商
人世享湯以伊尹配之詩人歌之曰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

左右商王

楚

春秋正義荊楚一木二名故以為國號亦得二名莊公之世荊皆書
荊僖之元年乃書楚人伐鄭蓋始改為楚○疏云周始封熊繹於楚
子武丁之世不知楚君為何人○左傳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
池○一統志方城山在河南南陽府裕州東北

中宗

太戊湯之玄孫帝太庚之子帝雍己之弟也太戊甲申元祀伊陟為
相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七日大拱占之者曰桑穀野木而不合生
於朝意者國亡乎太戊問於伊陟伊陟曰妖不勝德君之政其有闕歟
太戊於是恐駭側身修行思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禮早朝晏退問疾

弗喪三日而祥桑枯死三年之後遠方慕義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
孔子曰太戊以巳逆天時詭禍爲福者也故天災地妖所以儆人主
者也災妖不勝善政能知此者至治之極也唯明王達此太戊嚴恭
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有賢臣巫咸臣扈等共輔佐之
大修成湯之政商道復興諸侯歸之伊陟贊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
有成作咸乂作太戊太戊贊伊陟于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仲衍
鳥身人言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太戊七十五祀
崩號爲中宗子仲丁立

高宗

高宗名武丁小乙之子也高宗自爲太子時能知人民所好惡修飭
其德達于神明及即位元祀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高宗亦弗

言群臣咸諫于高宗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
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高宗用作書以誥曰
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
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傅說築于傅巖之野惟肖見
于高宗高宗曰是也與之語果聖人爰立作相高宗置諸其左右命
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
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
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
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
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傅說受命
總百官乃進于高宗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

永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
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
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
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
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高宗曰旨哉說乃
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高宗曰來汝說台小
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
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
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

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
茲道積于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
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高宗曰嗚呼說四
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
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
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
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
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高宗於是開先祖之府取其明法以爲君
臣上下之節殷民更聰近者悅遠者至高宗繇一制名曰彤脂高宗
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高宗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
祖己乃訓于高宗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

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
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高宗肜日。反諸己以思王道。三
祀。豐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自是章服多用雉羽。孔子曰。吾於高
宗肜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
焉。三十二祀。鬼方無道。王師伐之。次于荊。三十四祀。王師克鬼方。氐
羌來賓。高宗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天
下咸歡。殷道復興。五十九祀。高宗崩。子武丁立。殷人為高宗之德
作殷武樂章以頌之。

氐羌

地理志云。隴西郡有氐道羌道。○郡縣志。及桀之亂。犬夷入居豳岐之
間。成湯伐而攘之。武王伐商。羌髳會于牧野。○括地志云。隴右岷

洮叢等州。西羌也。○孔氏曰。氐羌之種。漢世仍存。在秦隴之西。○黃
氏云。羌本姜姓。三苗之後。居三危。今疊宕松諸州皆羌地。○山海經
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

享

周書伊尹為四方令曰。臣請正東符婁仇州伊慮漚深九夷十蠻越
漚鬋文身。請令以魚皮之鞞。[illegible]之醬。鮫瞂利劍為獻。正南甌
鄧桂國損子產里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
短狗為獻。正西昆侖狗國鬼親枳己闟耳貫胸雕題離丘漆齒。請令
以丹青白旄紕罽江歷龍角神龜為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
略豹胡戎翟匈奴樓煩月氏韯犁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
騊駼駃騠 騠音 良弓為獻。湯曰善。

王

箋云。世見曰王。○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
貴寶為摯。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illegible]王即位乃一來耳。各以其貴寶為摯。[illegible]
也。○明堂位云。四塞世告至。○周語云。荒服者王。終王。[illegible]

虔

箋云。椹 椹音 謂之虔。○爾雅。椹謂之榩。孫炎曰。椹。[illegible]也。○史記
曰。臣胸不足當椹質。椹音砧也 ○韻會注云。椹。斫木櫍 質音 也。一曰木
跌

詩經考十八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黃文煥撰文煥字維章永福人天啟乙丑進士崇禎中由山陽縣知縣擢翰林院編修坐鉤黨與黃道周同下詔獄後獲釋流寓南都以終是書專考三百篇中名物典故其凡例有六一曰世系二曰叢句三曰人物四曰天時地利五曰兵農禮樂六曰動植仍以經文篇第爲序各標其目而解之徵引頗爲繁富惟愛博嗜奇頗傷冗雜其於人物皆詳具始末成一列傳而又不著其所本尤爲蔓衍竊其用意似欲與何楷世本古義抗行一時然不似楷之穿鑿亦不及楷之博洽也

桂林詩正八卷

〔明〕顧懋樊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桂林經說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桂林詩正八卷》提要

桂林詩正

化肇二南聲歌協贊六律敎原四始風尚廣厲工武林霖調顧先生諷誦貫金石型楷重典彝道契繩千百探畫前之謠韻發聲料筆削伏刪後之心雅東海解頤黜浮西河擊節華文丹美趙汴水流玄鴻羽著撰超群許召陵力我虎頭寰中價高都下紙貴

己卯仲冬瑯嬛社主人謹識

詩正序

詩言志引物連類正言繁稱留連之情勸誡之旨也經述成周大備刪述筆削微尼山師莫能考音絜世變風雅頌渢渢乎文武成康以來之作矣玄鳥濬哲備恪聿追先德實匪彤日雊雉前之
堂下之節奏殷人也故存試提雅言而杙之政重于肅將之
在帝左右之鑒觀而祇祇庸庸德成登且咸世何陞降垂紡

大抵始憂勤訖懋勉勉遵先王成憲勿忒師心紊典刑灌灌之臯臯詍詍則卒癉日惑不可救藥矣彝隱隔代諏蒼蒼自浮輿序承懽悅盡下而賓友兄弟命將出師擧以浹也逮爪牙輔予恤式

號式呼繁霜沸川其何能國哉成風下移俗上蹟末奚起萬物之鼓恒因巽之妙也衛陳曹魏唐秦鄭齊俗異總剛柔奢儉之分究厥樵輿聖化鮮不曾後乃支流而倍蓰也豈非秉成之過與雎鳩巢鵲繫氷結縭示王道本夫婦而愼兵農鄭衛弗刪同雅之變也可其所可不可其所不可人懷性情以天下之風風天下之人風之義不亦大乎易用神禮用莊春秋用嚴書用法詩之用也叶以歌咏暢宣陽怒陰之蘊被以管絃發乎舞足蹈之氣令人思無邪而弗覺較五經入人易而捷矣道衰言絕四家咸師其說與西河端木發明間參差猶爲登堂浧洼陞於宗廟上邪嘈于法宮羽翼渠祿淫哇笙鏞綜覈馳騖反不如舟行節儉之爲近也東漢錮惏逾貝錦魏晉纂國悲甚黍離唐鵲彊之羞易世不浣宋車攻之氣瀕海難奮鹿鳴之宴嘉賓樂只之殿邦家葛樛之化南國徐淮之幹不庭絕望式微雖雲漢之章士梗耳況敲推字句之間工拙法律之內乎

太祖再造區域

列聖相傳經明學正詩之諸美靡一不備

今上時御六龍尤亟正人心愼成均督學之選重臣南征

賜以詩篇終有敎養遂民生之詠夫民有敎有養思何自邪上下悉力于敎養詩三百之旨不問而知其合矣屬者噂沓背憎彊禦棓尅厲階相尋恬不知怪手持風雅之編口咏燕鶯之句跡其肺腸豕蛇弗如致孛彗交流誹讟叢生尚莫之底也詩者思也胡不思乎

霖調氏行篤學邃德言竝立無愧不朽授以風雲勳猷必爛旣憫典獄出入騁文有春秋義萁荃宰繹克艱難諶訓有書嚮謂無體無以立有禮約明天道本人事有易丹復屹屹欲力砥俗之變者歸于正有詩正大小變皆正也風頌亦正也一正而三百無餘蘊矣余假館霖調氏幸昕夕接對大雅快聆徵緒敢明其說讀詩者

偽雜詞曲之旨可與言詩也已矣

豫泰臺通家盟弟張天機題

詩正序

經術之足以訓人也大都嚴重典確如東西而之不相易唯詩則發乎情止乎禮義譬爲生家縱筆所如化工在手偃者仰者支者憑者翔者布者側者輾者或跳或登或揮或送殊態異勢鮮有定狀然逞進傳神阿堵呼之欲出非若圖繪魑魅之屬欺其不見而已此詩之能引人深長思而弗自知其爲教也古人主敦尚詩學自元子暨諸王小侯而下迨夫大將軍皆環侍經筵諸儒執經送難其有發明絕倫者賞有差高才生輒以是祭舉出等署吏甚若老師惇碩東帛加璧恐後又甚則入屏詔不趨贊事詔不名焉即英明度越如武帝光武於申公包咸亦然以故齊魯韓三家崛起漢季卓冠當代降是而二劉著于六朝孔頴達蕭叔牙龍盛于李唐臨川眉山章表于趙宋人檀專門家傳世學甲乙雄長無相淵淆要以旁類連引比事屬詞未有能合三百篇爲之宗者我

國朝大儒畜發絕業弘長標流且復躬逢

聖上濬禧爽氣廓清皇路俾中國冠裳頓釋故宮禾黍之嗟葩教光昌正系攸歸真有遠邁前代萬萬者矣自非志放失技工雕蟲間獲振雅騷壇適性辭餘然而識封學究又乏宕拔之才之致亦徒滋舛謬云耳武[illegible]盟兄

顧霖調德器淵醇才思淹廣著述行海內靡不奉爲指南願拜下風十年來四經流傳而獨以詩殿後其意蓋誠愼且重哉霖調之言曰予少依外父查先生於官先生起家毛詩督學江右得士最有聲嘗語予誦詩當具絕大穎悟超超玄箸則樹鳴谷吼花落鳥啼莫非詩中生韻春秋間名卿士大夫賦問徵言後先稱引凡朝祭燕饗境觸情生溫柔敦厚亦復可鼓可歌方爲深于葩教此本之查先生論詩法也今集純主此解而霖調能出其高才絕識標所獨見引人勝場是故辭尚典核旨多通深註所可從從之不可從則或爲參同小序借徑疏箋它若諸經證佐暨子史百家偶揭而旁通者片言合道殊

途同歸大意了然金砂盡點予習聞霖調說詩周匝一日幸北轅將必得披茲集爲快余何能知詩第覺開卷之餘爽氣飛繞紙上謂讀之竟而華羊萃瑟有不樹幟中心者否人之流而已矣況我

聖天子方嘉惠鴻碩訪咨淹雅儆二三大臣手是編進之

經筵用資

講幄端風教而勤

盛治豈直武帝之於申公光武之於包咸也哉若

崇禎庚辰初夏春盟弟金玉鉉渠臣父敬書於潮州之謹舫

霖調顧先生詩正序

五經之教靡不該洽天人詳徵治忽而備莫備於詩且靈氣吸噓章句外別有精神如端木切磋知學卜氏倩盼悟禮標旨拈花洞明透脫豈句櫛字比之爲乎總惟體意法三者而已矣不識三者而言詩是田野綴煩談朝事也是射覆問數莫辨二五爲十也否則猶居流之徒而律令之解也昔漢儒鬮戶得宋儒而後大盛然聽樂觀成尤必考夫條貫升堂入室不可無其逕門引翳炬而畢炤幽遐涉河流而溯原浩渺洵惟悟者有以自得焉我

朝懸經爲的期得兼總之儒而用之但從來探精風簷櫨理寸管率以

專經獲售卽守溪荊川昆吾方山四先生雅稱贍博亦第主盟葩壇其他非乏名儁那得治詩不必此詩而又得以五經治詩俾靈氣霏霏欲動合體意法之全而一軌于正者哉寒宗自姚江分治五經而武林專繇詩起家近兼治大小戴以廣其傳家嚴嘗訓予曰善讀詩者須於無字句處探指築垣投岐挾曲求伸營新豈而肯叔孫之貌吾無取耳惜愚父子蠡測管窺終難億海天廣濶耳霖調顧先生以易學蜚聲博綜淹貫爲世所推其於五經皆探穴取珠得意而忘其象初著易次禮書春秋而殿出之有詩正發數百年之蒙袖三百篇之秘要非應爲開闢也大都折衷傳註彙集詮解收衆得而裁于獨

俾足擬動人心扶植王化以崇體則聖經之羽翼以辨意則宗匠之表章以備法則制科之津筏是正所繇名也今嗣君受嘉善讀父書悉付剞劂以公同志使學者人人湛於經術
國家庶幾收兼總之儒而用之也霖調先生有珍可席若不欲以千旄白駒之求頻易其考槃槃泌之素鹿鳴好我其謂之何曰我求懿德肆於時夏既見君子爲龍爲光願先生勉之矣

崇禎庚辰秋孟武林仝社弟鄒之驊先之父書於吳山瞻漢軒

詩正序

詩曷存乎曰存以刪也刪曷存乎曰刪以有不刪也然則古詩三千謂之盡存今詩三百等之盡刪可乎曰可善刪者何去而意留意留而去亦不去不去亦去非獨南陔以下有聲無詞及成王神鳳之操止存樂府爲然也讀詩者使無眼空千古之識網羅諸子百家之才又不齋祓夙夜滌滌喧塵以靜逆作者與刪者之志縱斤斤櫛比猶夫建鼓而求終世弱喪而不知歸也西湖社長霖調氏與余友童未孩訂忘年交未孩嘗向余曰霖調先生載籍外無他嗜好有忤之者不啻如虛舟之觸則喜怒刪生平祗孝弟布慈和人不之知也恒自歎曰曾做得幾分則美善刪
詔舉賢良辭仰爲祥麟威鳳乃以麟葩兩經歸來卒業則勳績刪著輯遍游內公卿大人咨訪無虛日四方問難孖叟如雲避隱橫山絃誦獨怡則盛名刪併轍跡都刪以故胸懷落落志期浩浩閟聲而憶矣日而吟咏莫非詩之所濫者四經編竟復取三百篇約畧之而顏之曰正其得於刪詩之旨深矣乎余心繹而躍然曰誠哉其深有得也伏羲作瑟女媧笙簧原云無詩嬰孩啼笑鸞鶴鳴舞豈繇有詩以無詩謂詩三百云何以有詩談詩三千云何況端本澄原二南尚矣至若衛鄭之濫王之衰齊之誇陳之蕩秦之雄唐之儉魏之細曹檜之

思周幽之勤篤斃夫雅有小大有正變頌則周簡敬商古奥魯閎肆爲體既不一而其間歷情以繳詞感物而勤難直言而有所託以喻志吏非一解必膠柱噐守自號有功葩敎夫嚀信之雖然學不先其宗楊子過之而流源不泚其極夸父逐之而窮晔唔日夕騖精荒渺宜乎刪詩之旨自卜子夏端木子貢而後寥寥罔覯也霖調氏惟世緣悉刋而胸有明珠筆無纖塵故其說詩也以經爲主以諸子百家有合于經之刪者爲佐廼得序則尋集註伊始邶亦弗縛漢魏註鄘日靜會歌者所欲言旁引曲暢妙悟參同任讀詩者謂有言詩可也謂無言詩可也謂三千詩在今存可也謂三百詩盡刪可也

尼父蔽之曰思無邪謂之一言詩可也霖調氏顏之曰正謂之一字詩可也史記稱魯申公自楚歸獨以是經教授弟子有餘人無傳疑疑者闕而勿傳然試起申公于今日恐亦不免自疑矣何也子所刪詩人之詩申公所解言詩者之詩列復執言詩者之詩以言詩人之詩紛紛聚訟能不爲來學悲哉霖調氏五經亦懺久樹蘊花而詩則余雖未許能知固幼所喬習也因讀詩正而又重爲來學快也以此

古吳昌通家社弟王錫袞仲山父拜書

詩正自序

詩不自詩始也說詩亦無取以詩說也人性有觸斯感無斯又感得正而詩傳焉即感未必正而詩亦傳焉所藉說詩者規方矩圓又無膠柱刻以循其宕越不覊之致譬招搖在天南北指未嘗迷向且譬若射者命中擬一的而後百步之外衆遊彀中焉其虞書教胄子曰詩言志化頑讒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繇是訓典端上風俗齊下歌星雲而賡明良非即帝云罔或干予正者乎我先師之於詩也風冠以關雎鵲巢雅弁以鹿鳴文王而清廟諸什臚次三頌其亦猶易首乾坤書首唐虞春秋之首春王及禮統毋不敬秩乎有紀而斷斷

不可紊也斯雅頌得所聖人謂之樂正予直謂詩正焉已矣雖然正對變言者也歲三百六十日正也餘日爲閏則正又對閏而言也脫有正風正雅無變風變雅則將千萬首一律而成格鑛據胸中尚可與言詩乎若夫清廟迄賚般歲之三百六十也正也駉爲有駜於歲爲朔虛猶與玄鳥於歲爲氣盈使當年盡取而刪之其能令天體日一周依無過度而日行月行又依無一度十三度之不及乎大都執詩言詩定非知詩斤斤以正繩之則正復東西易面矣吾乎孔仲達有言燕雀表啁噍之感鸞鳳備歌舞之容理同開闔用隨運轉益云無詩而詩存有詩而詩降也無詩詩存正於何託有詩詩降正於何

辟君奕駿之姿而不佐以傳辨餍識原本由正極命草木又刻風敎之責不爲無令德可採淑音可嘉而號於人曰賦詩者斷章予曷取焉唐太宗謂杜淹曰聲之所感各因人哀樂不然取玉樹伴侶曲試一奏之今必不悲夫子之與漆雕開子夏論詩顏子路而歌有美一人淸揚婉兮夫蔓草男女什也何與友生事假若好賢必咏緇衣惡惡必咏巷伯是敎胄子者必使端坐而搏拊化頑讒者必使歌某詩爲格某詩爲否也豈善育才之懿軌歟且詩敎溫柔敦厚寄詞而興連類而比陳事而賦非夫拘苦不可訓者也無邪一言足蔽全詩曷嘗𦘕語無邪而令懲勸不互用哉執之皆物也不執之皆神也唯能說詩

詩正　自序　　十二

者之昔中公滕芳鄒邸毛氏光價河間長卿傳之於前而康成於後

復宗紫陽考訂類列啓官詩學大正有賴矣然予又有說小序最近古或耕或從若之何穉子解詩謂深觀其意則無偏惑小序奚獨不然予向詮四經總不敢執臆見竊又嘗窺詩易相表裏先儒謂見乎可畫卦賁與節可悟太極在詩家妙手政不妨觸類旁釋而併以四代謨誥課十五國之貞淫五品秩敘關三百篇之安與庶幾恍遇其粹然正者乎予非能知詩弟附於古者三年通一藝聊次第而編摩之窮年矻矻或可無大謬盭云爾

崇禎十三年歲在上章執徐閏月武林顧愬樊書于萬山中梅隱居
䇿

男㷆祚授梓

詩正　自序　　十三

凡例

一諸經皆以法勝而詩獨以辭勝有興寄且中心弗諼雖侯墻侯洧
比及乎私暱報李投桃亦以爲好荷畢而致之
君親戴高履厚何德不酬陟岡瞻岵何衷不罄則彼野夫游女之吟豈
減清廟明堂之句蟲魚草樹騷人點綴原奇風雨雞鳴學士寤
歌自遠一切方幅語概不闌入
一選韻貴近自然研理要諸不易況四始具有根宗而六義應須
體索或先比後興託物寄懷或興比兼賦敷陳剴切義類未敢
妄裁詮釋務期確解寧從一得是抒斷不輕爲附和

詩正 凡例 一

一註宗紫陽學遵功令必通既遜三家淹貫敢當汗牛但觀覽須
懼繁碎因闕繹止存大綱昔也考核詳明舊文永稱鴻寶今茲
參訂簡要苦心畧比熊允昔註之咎庶其免夫
一小序曾經鄭箋合傳復蘇孔疏惟特其專見偶爲宋儒所排且
釋以三禮復遭時賢之議然遍搜亦足云博即懸斷間有其長
我
明頒大全於黌宮俾士子兼採而肆集之固
列聖作人至意也爰列名解之勝以備流覽之資
一蟲書草譜儘多情性發明水注山經具有原委昭晰故本文既
定閱竄金根而朱註偶遺堪續貂尾淘汰已淨之餘一作見賞
片片簇成全錦點綴欲靈之會觸手皆珠段段集就家珍別以
圈外講未無使正解龐雜云爾
一羲畫箕疇聲教開中正之代孔筆戴記風雅翼暎隆之年總曰
旁採百家可隨文而晰義尤須根據六經以遡流而窮原辭無
害志緣四海皆準之理質雅言於尼編史貴傳心萃列聖相沿
之意條學詩於鯉對凡諸本牽合者予無取焉
一較讎未易精工點書率多改竄魚魯遺譏誰補神仙之食亥豕
滋謬疇訂杜史之迷象形原以代政協令乃可同肄稿經數易

詩正 凡例 二

日力幾疲
一詩有顓門美瓊林之葩發傳無嫡系嘔草野之蔓延予婦翁
杏先生世濟其美於焉起家授政則達專經貫株卜河之樹紹
闡緒廣作人寖解匡鼎之頤若夫
昭代大儒鵲起江南北諸名郡暨江右入閩三楚與吾浙西則嘉禾若
上諸君子人稱丹山白雪字挾赤水玄珠揚摧譚宗不墜風雅
然或師其解而闕其文或茹其華而翻其旨以予友將有古今
鉤玄全刻嗣出問世未盡搜採

桂林詩正目錄

國風

卷一

周南　關雎　葛覃　卷耳　樛木　螽斯　桃夭
兔罝　芣苢　漢廣　汝墳　麟之趾

召南　鵲巢　采蘩　草蟲　采蘋　甘棠　行露
羔羊　殷其雷　摽有梅　小星
江有汜　野有死麕
何彼襛矣　騶虞

卷二上

邶　柏舟　綠衣　燕燕　日月　終風　擊鼓
凱風　雄雉　匏有苦葉　谷風　式微
旄丘　簡兮　泉水　北門
北風　靜女　新臺　二子乘舟

卷二下

鄘　柏舟　牆有茨　君子偕老　桑中
鶉之奔奔　定之方中　蝃蝀　相鼠
干旄
載馳

衛　淇奧　考槃　碩人　氓　竹竿
芄蘭　河廣　伯兮　有狐　木瓜

王　黍離　君子于役　君子陽陽　揚之水
中谷有蓷　兔爰　葛藟　采葛　大車
丘中有麻

卷三上

鄭　緇衣　將仲子　叔于田　大叔于田
清人　羔裘　遵大路　女曰雞鳴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褰裳
丰　東門之墠　風雨　子衿　揚之水
出其東門　野有蔓草
溱洧

齊　雞鳴　還　著　東方之日　東方未明
南山　甫田　盧令　敝笱　載驅　猗嗟

卷三中

魏　葛屨　汾沮洳　園有桃　陟岵
十畝之間　伐檀　碩鼠

唐　蟋蟀　山有樞　揚之水　椒聊
綢繆　杕杜　羔裘　鴇羽　無衣　有杕之杜
葛生
采苓

秦　車鄰　駟驖　小戎　蒹葭　終南
黃鳥　晨風　無衣　渭陽　權輿

卷三下

陳　宛丘　東門之枌　衡門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墓門　防有鵲巢　月出

株林
澤陂

檜　羔裘　素冠　隰有萇楚
匪風

曹　蜉蝣　候人
鳲鳩　下泉

豳　七月　鴟鴞　東山　破斧
伐柯　九罭　狼跋

小雅

卷四

鹿鳴之什　鹿鳴　四牡　皇皇者華　常棣　伐木
天保　采薇　出車　杕杜　南陔

白華之什　白華　華黍　魚麗　由庚　南有嘉魚
崇丘　南山有臺　由儀　蓼蕭　湛露

卷五上

頌

桂林詩正目錄終

朱□曰：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賦比興則所以製作風雅頌之體也。○王介甫曰：風也，二雅也，頌也，雖相因而成，而其序不相襲也，故謂之四始。○程伊川曰：詩有四始，而國風居首。

四始六義圖

風　風者，如物因風動，有聲而其聲又足動物。十五國以關雎始。

雅　雅者，正也。正樂之歌也。有大小，又各有正變。小雅鹿鳴始，大雅文王始。

頌　頌者，美盛德之儀容，告成功于神明。周魯商三頌，以清廟始。合賦比興，曰六義。

賦　賦者，直陳其事，如葛覃卷耳之類。

比　比者，以彼狀此，如螽斯綠衣之類。

興　興者，託物興詞，如關雎兎罝之類。風雅頌是三經，賦比興是三緯。

按周禮太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三經乃做詩底骨子，而裏面撐串底，謂之三緯。詩之作，各有攸始，備言以卒之，先家及政，以底成功，其敘然也。然比興中，螽斯專于比，而綠衣兼興，兎罝專于興，而關雎兼比，此例中又自有不同，學者須當細考。

朱元晦曰：諸儒正變之說，經無明文可考。今姑從之。二南為正風，十三國為變風，正小雅燕饗之樂，正大雅會朝之樂，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大序曰：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

正變風雅圖

正風　周南召南，共二十五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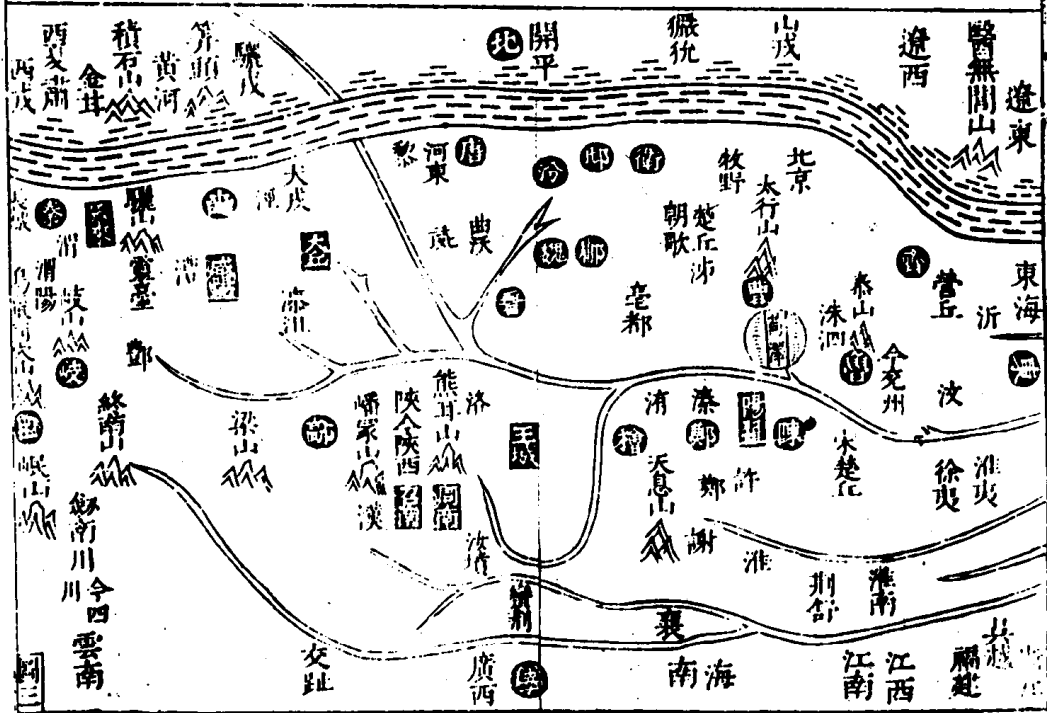
變風　邶至豳十三國，共一百三十三篇。

小雅正　鹿鳴至菁莪，共二十二篇。

小雅變　六月至何草不黃，共五十八篇。

大雅正　文王至卷阿，共一十八篇。

大雅變　民勞至召旻，共一十三篇。

按正風雅皆文武成王時詩，周公所定樂歌之詞。變風雅皆康昭以後所作，然豳風不可謂康昭後詩也。大抵蒙各詩論之，未嘗有意為正變，後人比而觀之，則政教善惡，人事得失，分焉。故以美為正，以刺為變則可，若拘其時世，則其所疑者多矣。

陸德明曰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孔仲達曰箕斗有南北惟畢單名故言天以别之○鄭康成曰啓明長庚皆有助日之名而無實光也

按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爲天漢物理論云星者元氣之英漢水之精也氣發而著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漢一曰雲漢大雅倬彼雲漢是雖諸星牛女言其貌箕斗言其用然皆取有名無用爲義啓明長庚俱金星一先日出一後日入天畢狀如掩兎箕斗二宿以夏秋間見南方云北斗者在箕北也

七月流火圖

詩正圖　五

按火大火心星也六月中而寒退昏中而暑退伏于九月至十月昏旦並不見惟冬至後旦中至正二三四皆見旦後以六月之昏加于地之南方至七月之昏則下而西流矣

鄭康成曰大火者寒暑之候也火星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孔仲達曰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傳謂大辰者大火也哀十二年左傳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火下而流故云流下言六月昏見而中則漸下也

楚丘定中圖

詩正圖　六

按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此星昏而正中月建亥小雪中氣之時夏正十月也於是時可營制宮室故謂營室衛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樹八尺之臬而度其日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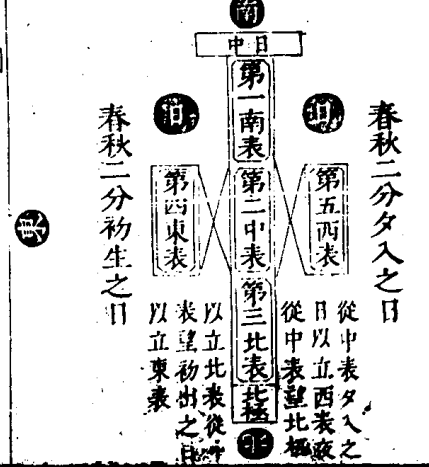
鄭康成曰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陸德明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

朱元晦曰一之日謂一陽之月二之日謂二陽之月變月言日蓋言是月之日也下倣此○張横渠曰七月詩皆以夏正爲斷○鄭漁仲曰公劉正當夏時所用者夏正也

七月風化圖

一之日	觱發		于貉		
二之日	栗烈	鑿冰	其同		
三之日			于耜		
四之日			舉趾		其蚤獻羔祭韭
	春日載陽 春日遲遲	倉庚	條桑		
四月		秀葽			
五月		鳴蜩 斯螽動股			
六月		莎雞振羽		食鬱及薁	
七月	流火	在野 鳴鵙	載績	食瓜 亨葵及菽 斷壺剝棗	
八月		在宇 萑葦	玄黃		
九月	肅霜	在戶	授衣 築場	叔苴 采荼薪樗	
十月	隕蘀	床下	滌場	上入執宮功	稱兕觥

按豳風仰觀日星俯察昆虫以知天時而授民事其祭祀也特其燕饗也節周家風化皆本于此詩中詳載月令獨缺三月蓋春日載陽至公子同歸蠶月條桑至猗彼女桑並不言何月今摘其詞布于三四月之間非敢遽以爲三月也特以備春日事耳

陸德明曰考于日景參之高岡○鄭康成曰以日景定其經界于山之脊○孔仲達曰民居田畝或南或東皆須正其方面故以日景定之居山之脊觀其陰陽則觀其山之南北也

公劉相陰陽圖

按經云既景乃岡又云相其陰陽度其夕陽傳謂測日景以正四方相視陰陽向背及寒煖之宜豳在梁山西公劉相此夕陽地以建國居焉

諸儒詩解緒玄

顧懋樊曰詩分四始而大音以係聲致本提撥人心開立致之端從删後正變皆錯綜之爲言正也先師曰思無邪一言蔽之讀詩者須篇篇從此悟入自得

朱元晦曰男女咏歌各言其情人振木鐸徇路采之[illegible]何邪公曰男[illegible]六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求詩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

程正叔曰二南爲教下于閨房上下皆歌所同劉氏成曰二詩雖不可以風化天下如[illegible]北南雅[illegible][illegible]其詩其并教也

[illegible]山[illegible]二南皆文王風化周南多爲文王[illegible]南雅諸侯之風皆王化所及故言先王[illegible]以[illegible]先王即文也

桂林詩正卷一

武林後學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國風一

國者諸侯所封之域而風者以其被人上之化以有言而其言又足以感人是以諸侯采之以貢於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於以考其俗尚之美惡而知其政治之得失焉舊說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合之凡十五國云

風生於青蘋之末蓬蓬太空昭蘇起伏皆風力也詩王聲教四訖無外故統謂風首周召者二公分陝而治文王雖聖亦頼二公爲之臣子爾至風末仍系以周公太[illegible]末仍系以召旻有無限思古意在見治得人興失人亾則又删詩者所獨會矣

周南一之一

周國岐山之陽古公亶父始居其地至孫文王昌於是徙都于豐而分岐周故地以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且使周公爲政於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至武王發又遷於鎬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乃采文王之世民俗之詩被之管絃以爲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于鄉黨邦國小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詩人借物類之和寫性情之和以和召和

韓氏嬰曰[illegible]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微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朱元晦曰洲上在水小如鳩摯而長尾是雎鳩兩兩相隨不相失然亦不曾相近立處須隔丈來地○于慎行曰淑善也女德之至凡温恭慈惠端淑靜一皆在其中矣文王聖人也而德不滿曰淑太姒聖女也而德不過曰淑故所以爲乾之[illegible]所以爲坤之順

而天神俱和於其際矣太和在一世者風動實在閨門故關雎先焉○凡興比賦一一要還他位置若林却只發大意恐失詩體亦乏生趣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興也

周之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爲之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幽閒貞靜之德故作是詩漢匡衡曰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

王道本閨門此乎當道理然雅咏善[illegible]

有國之始風咏太姒開有天下之始逑爲宮闈關關兩大奇局取義雎鳩者交則雙翔立則異處摯而有別也女德貴在深靜窈窕二字下得妙皆從穴猶云隱身窅篠中耳如此女子纔是淑不然既淑矣又云幽閒貞靜不頭上安頭乎於文王稱好逑君子於后妃言樂只君子兩君子關合勿得草草○君稱龍德后稱鳳儀鳳以儀著也女德無儀與其竊鳳之似爲梟爲鴟不

步南軒曰荇菜取其柔順芳絜可薦之意○陸農師曰荇叢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案酒

蘇子瞻曰求得而采采得而芼先後之敘也凡詩之敘類如此○呂伯恭曰后妃之德坤德也唯天下之至靜能配天下之至健萬化一本諸此

若[illegible]之儀爲[illegible]爲別左傳郯子謂少皞以鳥名官有五鳩雎鳩氏司馬此是已祝鳩氏司徒鶻鳩也四牡嘉魚之鵻是鳲鳩氏司空布穀也曹風之鳲是爽鳩氏司寇大明之鷹是鶻鳩氏司事鶻鳩也乃小宛鳩小宛鳴鳩及氓食桑葚之鳩具備詩中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興也窈窕之淑女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蓋人此德世不常有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已至於如此也

左傳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可薦鬼神可羞王公此取荇菜義也總一時贊美譬頭說快活有何趣味特地將寤寐思服跌起下面友樂出來正詩家妙手若采采分箇未得已得亦覺拘見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興也友者親愛之意也樂則和平之極也

劉須溪曰夫子自衛反魯正樂其時師摯在官爲大師樂闕南故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今人但作詩詞與義耳詩之詞未嘗亡也其所亡也

記稱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竊取乎琴瑟鐘鼓聖人不拂人情欲之私小人樂得其欲君子樂得其道正治之盛耳友之樂之和夫婦以順父母自一家以暨通國而王化成矣此關雎所以爲風首也○按爾雅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後加文武二絃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琴大不流漫小

不湮滅有禁之義瑟精絜其心淳一其行有齋之義鐘之言空也本於鳧氏司其允音鼓之言郛也起于少昊飾其鞞鞞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愚謂此言爲此詩者得其性情之正聲氣之和也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

樂不淫哀不傷是贊詩也非特文王與后妃也如他澤陂之章有美一人傷如之何溱洧之章惟士與女伊其相謔贈

小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志于女工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寧於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陳止齋曰知稼穡之艱者飲食則念農功知蠶績之勤者衣服則思女功所以心誠愛而不忍棄也

之以芍藥視此得性情之正者如何故

可以風始。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賦也蓋后妃既成絺綌而賦其事追敘初夏之時葛葉方盛而有黃鳥鳴於其上也

通章生韻全在黃鳥三句若只從一梭一杼上鋪敘便是郎庄行徑卽後告師氏寧父母亦未免女學究耳○倉庚喚春起采桑黃鳥鳴夏起治葛一物兩名與女工相

關葛生柔弱蔓生可食女事之繁縟者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爲絺爲綌服之無斁 賦也蓋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

莫莫視萋萋葛已老而服事於此起矣刈者金木之尅也濩者水火之化也中具調爕之理焉如天子副瓜巾以絺諸侯華瓜巾以綌尊卑有等只尋常說去許多意義服之句包得廣天下那一事不從有斁而壞那一事不從無斁而成非獨治葛爲然

毛氏曰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朱豐城曰師氏導我每事詢訪見不敢專君子宗子我則師致告見不敢褻

傳曰太姒將歸寧而賦葛覃○張南軒曰絺綌之無斁則知周之所以興觀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

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賦也汚煩撋之以去其汚猶治亂而曰亂也澣則濯之而已私燕服也衣禮服也害何也寧安也

總是追敘其治葛始終有這三段情事末章因治葛纔了那時便欲歸去非煩布置而得歸寧孝也告師氏以逮君子恭以行孝也真堪作萬世母儀夫子他日曰貴而能勤富而能儉疏而能孝可以觀賢矣三

章只此數語了當○後世讀葛覃恍見瓜瓞之漆土焉諷黃鳥不改倉庚之丽月焉刈而濩義以柔天下之衆也絺而綌禮以朝天下之道也無斁則十年十世之永乎美哉始基故曰后妃之化

葛覃三章章六句 此詩后妃所自作

詩敘次於關雎之下煞有深心厥後玆義因鬭牝雞晨鳴維家之索可勝嘆哉

夫一歸寧也猶假之師氏以告那得是

孔仲達曰菤耳江東呼常枲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為茹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璫或謂耳璫草○朱元晦曰雖不自稱后妃而自言我之所懷者如此則亦是賦體也

嚴華谷曰言姑者雖以示可見其託言之意○毛氏曰金罍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碩

女后與政外戚盈朝等事來又如南山
雄狐之刺不待戰矣惟周家邰嫄姜女
太任世有令德直從宮中做起嗣徽音
而廣思媚太姒以之急須明眼人指破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賦也

卷耳枲耳葉如鼠耳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作此詩

紂嘗執王季于塞庫囚文王于玉門又丸
侯禍延于外邑考烹聞于內此何等時如
蹈虎尾涉春冰懷哉懷哉直是憂來無方

與尋常懷人者不同淮南稱瘁師厎女位
厎尚枲言主是役者至微賤也后妃何以
采此此正君憂臣辱夫憂婦辱意降母后
之尊而下同厎女之役作實事存方妙必
云韻家寫景語幾失之矣○本篇卷耳即
蒼耳今人翹藥多用之詩有所周行此及
大東皆指道路鹿鳴道義之道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
永懷賦也崔嵬山之帶石者罍刻為雲雷之象以黃金飾之

鄭康成曰觥罰爵也禮自立司正後旅酬必有醉而失禮者罰之亦所以為樂

序稱行役之臣陟者非註說后妃託言自
陟武云文王去陟俱非也易曰明夷於左
股渙用拯馬壯吉大都患難到極處無坐
以待斃之理只有用馬壯一法登高陟遠
此所以拯之也後來散宜生太顛閎夭之
徒奔走四方求寶玉美女獻紂紂曰一物
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此等方略俱得后
指授惜從前憒憒也酌金罍不永懷便有
慌迫處常得鎮靜意正是后妃求文王能

出險之妙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
永傷賦也山脊曰岡以兕角為爵也

玄黃馬色之變狀病甚也兕觥與金罍異
文王藉此以消憂皆舉其器之貴重者安
石賭墅豈是真偷安閒只風猛浪大時要
把柁子牢守得定尊若一味憂懼手忙腳
亂大事去矣有無限屬望文王大意思在
言外

孫氏炎曰痡人疲不能行之病○輔慶源曰馬病不能進猶可責於人也僕病不能行則斯不能往矣此亦甚之之辭

朱豐城曰此詩是后妃之於君子思之切憂之深念之至然有懇切乖到之意而無悲愁怨懟之情所以得正

孔仲達曰藟一名巨瓜亦延蔓生

陟彼砠矣我馬瘏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賦也

石山蕭士曰砠吁辭雅作盱張目遠望也

馬不堪乘僕不堪御豈真紂之惡付之無可奈何哉力竭則智生思深則慧出周家八百之祀自文王免難來文王得免難自后妃相助出險來古虞舜焚廩浚井昔英皇相之男智莫如夫女智莫如婦寧然哉

卷耳四章章四句豈當文王朝會征伐之時羑里拘幽之日而作歟然不可考矣

此后妃思文王行役作也身在深閨思在道路若後詩所謂計程應說到涼州耳傳云文王遣使求賢而閔行役之難勞之卷耳另一解恐未可從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興也

木下曲曰樛藟葛類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妒之心故衆妾樂其德

木性視上轉抑而樛有似君子卑牧之義故以取興后妃不嫉衆妾衆妾欣戴直是慇殷氣象樂只個詞猶云只有可樂云爾

問君子作后妃亦無害否朱元晦曰以文義推之不得不作后妃若作文王恐太闊越了大抵古人道言語自是不泥著

孔仲達曰福者備也天順之顯名祿者錄也取上所以接下下所以謹錄事上

呂伯恭曰荒蔽也○鄭康成曰此縈纏殷勤之意

福而曰履明乎福非倖致如其所履也與易其旋元吉禮記福者備也意同註訓綏未確○紉蘭之士思君以美人葛藟之縢恭妃以君子藟與葛異此藤五月開花七月結實又名千歲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興也

將猶扶助也

縈繫也荒則奄之也諺云牡丹雖好也要綠葉相扶后妃不絕物自高而[illegible]

無巳就其貼服處是綏扶被處是將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興也

縈旋者奄之周成則有終久意小星環繞居然全毋后之尊是成亦從扶之者衆來竝非虛頌

樛木三章章四句

婦人有君子之名未之前聞而獨於后妃何大凡物絕類者更其名馬離類則稱龍女離類則稱士后妃而稱君子么

小序曰、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朱元晦曰。此是說實事。如螽斯羽句便是說那人了。下子孫依舊說螽上說。更不用說實事。所以謂比。

孔仲達曰、螽斯。蚣蝑也。揖揖。聚也。

呂藍田曰、螽將化。其羽詵詵然。比次而起。已化則齊飛。薨薨然有聲。既飛復斂。羽揖揖然。而聚。歷言衆多之狀。其變如此。

乎女之類也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比也詵詵和集貌一生九十九子振振盛貌后妃不妬忌故衆妾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

螽字可畧逗若曰斯特一羽族耳而詵詵兮則宜爾子孫自宜振振兮宜字作已然看說斯羽底子孫更不須說后妃之子孫也振振字下得軒舉如云生子當如孫仲謀也只是氣岸非常耳○螽江東呼為蚱蜢羽蟲也猶羊言角牛言耳狀物多如此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比也薨薨群飛聲繩繩不絕貌

繩解不絕是然既云多矣何必乎絕而言之左傳繩息嬀以語楚子註譽也則繩繩作有令譽看尤妙頂振字來亦自合拍

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比也揖揖會聚也蟄蟄亦多意

蟄有韜藏意族大飛多便易挑釁生端只緣不能晦處耳振振繩繩後便繼以蟄蟄此正詩人善頌善禱處

傳曰文王有子此據現在稱之○考索曰螽以喻后妃似不倫然其合德何如雎鳩亦以其德之合

嚴華谷曰、夭夭指桃木。灼灼指桃華。○鄭康成曰、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

孔仲達曰、蕡實貌。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

螽斯三章章四句

羽取覆翼之義后妃於衆妾則而翼之敬以所不知尊以所不及是以稱賢不弟不嫉妬已也只隱隱就螽上說為妙

關雎論全體此不妬共一節而子孫多係此故繼樛木之後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興也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

此章取興于桃桃居五果之下婦道執卑也又為五采之精女德居正也因于歸而須其宜室家舊作當下看還該烱斯干云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尤矣一般不然纔于歸那便知得他宜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興也

桃性不耐久更七八年便老老便子細此少桃故言其實盛育先室後家造端遠者而言祥之福斯衍也次先家後室戶庭係

呂伯恭曰三章非有他義反覆歌詠之耳
○楊廣陵曰蓁蓁言有色有德形體至盛也

陳止齋曰小序言宜者血氣正在少年故少艾之女不閉於婦道覲貌之士不墮於臣節

朱元晦曰閒暇代之際而觀其人甚勇可為干城推事稱不過曰公侯亦文王未嘗稱王之驗

孔仲達曰釋宮云九達謂之逵

宜而盛德之容斯美也末併及於家人氣盛化神而群生之類斯序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興也

其葉蓁蓁則庇之者衆矣人家取得好婦則僮僕紛稱一室誰不叨他蔭庇有不獨上事公姑下事夫子者

桃夭三章章四句

首灼灼色之紅而麗也次有蕡有蓁兼有子也末蓁蓁實繁而葉茂能成家又可庇其類詩人序次如此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興也

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罝兔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事以興之

勞頭提肅肅二字古稱持干合禮負薪合樂節織事以卜平生正全詩關鍵處欲言好仇腹心先言干城者見有如此才而能不用方為賢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興也

仇猶曰匹人之耦則非特干城而已下章倣此

呂伯恭曰其詞浸重亦歎美無已意

陳同甫曰文王得良臣於野間人美之賦兔罝
○[illegible]曰雖以兔罝之野人而才德之美者[illegible]者可知

小序曰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毛氏曰[illegible]

有才非難有才而不用難賢如太公望渭濱終牧野矣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上有文王下有武夫子倡我和眞是千古絕對豈非好仇乎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興也

言好仇必言腹心者凡人雖是同量還用各別好仇爲德同腹心則心同既一德又一心非文王培養人才安能有此

兔罝三章章四句

借兔罝寫野人景色語所謂埋名草澤者也文王之為公侯也始終不忍著商諸人才可為公侯用而矢志與公侯同節其品最高註只說得賢才衆多未摘寫得到此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賦也

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采之何用或曰其子治產難

一從前后妃猶勤于葛覃卷耳豈民間女子

陸殷師曰首言采之有之總其終始也次言采時之狀末言所成之處

劉安成曰自采之至襭之有無多寡之序如此○黃氏度曰掇捋事殊袺襭用別助非一人而為此六事而已

孔仲達曰六字本各見其一因相首尾以承其次耳采采非一辭明將婦人樂有子者故頻言采采見其采者多也

反徧無采乎芣苢療癒女子所有事采采未便見聖化只逝下二章看來有頭腦有次第手底並不錯亂因知其胸中無些子掛礙所謂身入兒童鬪草社心如太古結繩時彷彿是此詩光景○車前子本草強陰益精令人有子亦猶陸璣所云治難產之意耳

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賦也

掇捋總來是拾取其子之辭

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賦也

既采則將攜以歸事畢矣○袺貯以衣而執其襟襭乃繫衽之帶於腰間敘述何等詳細

芣苢三章章四句

文王之世其民恬於作息不待言即婦人閒情逸致有可詠歌女紅之暇旁及兼收相與詠芣苢焉不及采桑采蘩者各有其時也○韓詩以為君子有惡疾

小序曰德廣所及也美化行乎江漢無放犯禮求而不可得也○許東陽曰漢言廣則廣也江言永謂沿沂也○謝疊山曰女者未嫁之稱未嫁而出游非禮也詩言出游者猶如此況閨閫之內乎

歐陽永叔曰秣馬猶言雖為執鞭所欣慕焉之陳其閒雅可悅而不可求見文之化被人深也○孔子內曰六尺以上曰馬五尺以上曰駒

人道不通發憤而作芣苢味其喻言君子雖惡疾乎我猶守之而不離去也觀列女傳云蔡人之妻作意即指此尚考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

上株氏曰喬方梓也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故其出游之女人望見之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為比而反復詠歎之也

取義喬木以況其容貌之端靜賢女絕去儇佻令人望而自遠江漢四句喻其德意

淵邃也小家女子佯為羞澀愈增輕褻大家風度舉止閑雅自是起人肅敬宕開一層說與上不可求句不得混帳費去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

錯雜也楚木名 秣飼也

言錯薪而刈楚即所稱刈薪刈長娶婦娶長也秣馬還是御輪意他人娶妻如何替他秣馬得女非終不可求也將以六禮即

輔廣源曰三章之末皆終以不可泳不可方詳詠之使見其敬慕不能自已○孫氏炎曰方木置水為柎栰也

朱元晦曰漢廣游女求而不可得並當時男子則非亦是偶然有此様詩說得一邊耳

傳曰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賦汝墳○羅願曰惄本訓思但饑之思食意又惄然故傳言饑意而非饑狀○李氏巡曰周禮

求女之道江漢非終不可涉也理其舟楫即涉江漢之道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興而比也

蔞蒿也葉似艾 駒馬之小者

語意比前無甚深淺總是詩法以瀾翻疊反覆致繞形容得今日游女端莊靜一非復從前光景都繇王化漸濡中來○蔞蒿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香脆可食葉可蒸

為茹江漢之俗女好出遊古詞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艷驚郎目亦一證也

漢廣三章章八句

總要想得可仰不可即意重在不可求思句喬木在望而高不可攀江漢在前而深不可涉游女未嘗遠人人自不敢狎就耳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饑 賦也

有銜枚氏枚狀如箸是其小也

輔廣源曰未見而思既見而喜發乎情也終勉之以正止乎禮義也○孔仲達曰肄餘也如今蘖生者左傳云晉國不恤宗周之闕翟肄是斬是肄為復生之餘

鄭康成曰言此勤勞之處或時得罪父母甚近當念之以免于害不能為疏遠者計○孔仲達曰赬淺赤也再染謂之赬

王介甫曰前二章為於夫婦之仁後一章為於君臣之義

枝曰條榦曰枚惄飢意也汝旁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記其未歸之時思念之情如此而追賦之也

伐薪非婦人事閔君子處勤勞之職亦非其事調饑對下遐棄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賦也

斬而復生曰肄 肄則踰年矣

不我遐棄又從卜父母孔邇生所謂[illegible]來文以相慰也

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比也

魴尾本白而今赤則勞甚矣是時文王事商之紂因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見其勤苦而勞之

游魚駭沫濡淵靜之底人駭政仁者惠之魚相忘於水而人莫忘於仁則以仁恭遁轉佐后即於焉決也○魴魚赬尾商所以亾白魚躍入王舟周所以興然文王之為方伯也與商繫民心維宗社又有周王業之本

汝墳三章章四句

小序曰關雎之應也○傳曰周人美其公子之多仁也賦麟趾○問以趾興子于嗟麟兮指誰朱元勝曰正指公子言耳

朱元勝曰公本是個好底人子也好孫也好會得麟趾好定也好角也好

子路卒將爲簞豆以于溝瀆者孔子使子貢禮之曰何不告君而以私償是不明君惡也爾雖如燭文不明之於紂獨何歟羑里見囚文亦皆爲民請命矣請不得而君勞之身則慰之以緩其一日之存是亦臣子無可已極思也故夫子以明以之學與之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興也文王后妃德脩于身而子孫宗族皆化于善故詩人言麟性仁厚其趾亦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故其子孫亦仁厚也

以文之德遇紂之暴可王而不王猶之麟然有趾有定有角滿身具殺器而不以殺物所以爲世瑞也○取麟趾者歲星散爲五蹄其孕祥起於趾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興也定額也麟有額而不以抵也公姓公孫也姓之爲言生也

取麟定者有額很額世世似之其發祥又

謝疊山曰頌詠其一身皆仁一曰趾二曰定三曰角自下至於上也

張南軒曰麟出於隆古勝紂在上而周之公子仁厚故周公取之以爲關雎之應○輔廣源曰一章言公子二公姓三公族自近而遠自狹而廣也

朱元勝曰關雎如易之乾坤意思無處無乃縈不指說道其原是德而諸篇都參差一邊說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興也麟一角角端有肉公族有服之親

始於趾終於角言德以升進爲美也大角下軒輊有武不用豈非至仁○麟高丈二身備五色腹下茹黃含仁懷義居不群行不侶音中宮羽步中規矩飲清池而游樂土壯鳴游聖牝鳴歸和春鳴扶幼夏鳴養綏秋鳴藏嘉冬鳴思變食嘉禾餐玉英彬彬乎文藻申申乎有樂章以是爲況愈上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王者視明禮修則麒麟至周自公劉消文王積累蘊釀與機已兆故麟生人中不然公子生長富貴安其驕侈成性矣得仁厚如許公姓公族皆然則他人又可知故曰關雎之應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后妃之德固不爲無所助矣然妻道無成則亦豈得而專之哉或乃專美后妃而不本於文王其亦誤矣

召南一之二 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舊雍縣南有召亭

周南首雎鳩召南首維鳩言夫人之德循之后妃也要知周公集二南意思天子諸侯刑于家邦無有二道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興也

鵲善爲巢鳩性拙或有居鵲之成巢者一車兩輪故謂之兩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故嫁于諸侯而其家人美之

記稱哀公問親迎毋乃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爲宗廟神靈主婚禮者人道

之始也故聖人愼之然章內但舉儀盛無處見德德只於鳩想其性靜專註中拙字妙可以徵夫人之無非無儀矣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興也

方有之也將送也

有迎便有送今人婚禮皆然合下迎送成都以百兩所謂謹始重正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興也

盈謂衆媵姪娣之多成成其禮也

皇甫氏謐曰文王庶子滅殷後封於北燕留周佐政食邑於召輔成康卒謚曰康長子繼燕支子繼召

楊慶源曰鳩多在林谷間或於樹上架構往往墜鵲巢生雛飛去鳩來處之○張南軒曰惟其靜專而端然享之乃是德有所作爲非婦道矣

鄭康成曰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鳩因成事天性如此也復于消息十一月卦故知冬至加功月令十二月鵲始巢則季冬猶未成故云至春乃成也

公羊氏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

鳩善集群用以彰一娶九女之盛又繁於育雛用以祝一生七子之廣皆是婚姻佳話

鵲巢三章章四句

二南皆從周起興又皆取類於鳩絕有關合但在河洲全乎地德也爲天下母此升於巢降一等矣故止爲一國母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賦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以美之也

南國歲味莫先于蘩蓋春始芽夫人執蘩采以助祭神享德與信不求備焉君在阼夫人在房一體之義也官備則具備故曰事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賦也

宮還只訓廟爲迎祭必備物盡禮初只說有事於祭至此乃用之廟中矣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賦也

僮僮在公正當祭時事祁祁還歸是既祭

輔慶源曰夫人惟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其來歸也則百兩之車以迎之此詩意如周南有關雎說得最好

小序曰采蘩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孔仲達曰可以奉祭祀曰事祭必於宗廟曰宮互見其義也

輔慶源曰熟玩之如畫出個賢婦人來其恭敬精神皆可見得○孔仲達曰被次第髮長爲之所謂髲髢也

陳止齋曰采蘩其家人之六二乎无攸遂在中饋言婦人無遂事惟飲食燕享未事則致其力既事則循遜而已

[illegible]大夫能以禮自防也○陸農師曰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草蟲謂之負蠜○謝疊山曰降猶今人云放下心也

畢時事但末章併言其容安閒服行事有始終而敬無間斷不特見夫人之德兼可見夫人之才○記稱季氏祭逮昏而莫繼以燭有司跛倚以臨他日祭子路與焉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徹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與此意恰合

采蘩三章章四句

通章不舉公侯舉夫人觀禮不於易於

難也不舉犧牲舉蘩觀備不於巨於細也不舉威儀舉被觀飾不於重於輕也不舉東房舉沼沚澗觀物不於勉於忽也不舉明舉夙夜觀志不於著於微也不舉在宮舉還歸觀敬不於始於終也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賦也喓喓聲也草蟲蝗屬阜螽蠜也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夫如此

釋文曰周秦曰蕨齊魯曰虌初生似鼈腳故名

胡致堂曰荊楚之間有草叢生修條條之腴者大如巨擘剝而食之甘美野人呼為迷陽○陸農師曰薇草葉皆似小豆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

采薇城門行役久雖有別離之思而無怨恨之詞所以為正

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二伯巡行四方遣使大夫往來問民疾苦大夫以王事而出第三月一祭踰時便不安於心故未見而憂既見而降覯卜蕨薇自見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賦也蕨鼈也惙惙憂貌

隨其所動感其所思時物之變再至而大夫之役未還祀事疇畢欲釋其憂焉悅其有得乎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賦也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蕨

前慘慽已不止於忡忡動矣傷者惻然痛悲者無聲之哀也悅比降便喜動於中矣則心和且平豈止悅之云乎念及先祀不綴得不一節緊一節

草蟲三章章七句

二南諸什凡說念君子俱要說得鄭重

陳曰小內子助於祭祀國人美之○王介甫曰采蘋必于南澗采藻必于行潦言其所薦有常物所采有常處也

稍輕便似相思調矣如這章稱蕨薇大夫妻助祭之物也因行役而登山悵然恐失祭一時因以賦焉纔見是大夫妻之德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賦也

蘋水上浮萍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事以美之也

通章全重有齊季女上少女易足勝任而獨以尸之以其齊敬之心尚在承敬故詳敘祭事而結束在此句特妙者必主敬成

之祭為是撤去大夫妻原詩又太遠矣既采于澗濱又采于行潦總見有隆無殺意魚與蘋藻並陳而此不及魚蓋魚為牲獻牲自在宗子而豆則出之房中之道也妻道也○水萍三種大曰蘋葉圓闊寸許季春始生中者荇菜小曰萍不可茹藻有葉似雞蘇者莖筋大長可四五尺又聚藻莖如釵股而葉類蒿米炒糅蒸為茹皆佳美充饑

劉長樂曰賦敬之至事事必躬也○鄭康成曰事必蘋藻者於魚湆之中是鉶羹之芼

劉安成曰諸侯之庶子為別子別子之嫡為大宗即大夫始祖也故祭於其廟○朱元晦曰古人廟南向室在北東戶西牖皆南向室西南隅為奧尊者居之所謂牖下也

補纂曰采蘩見其始終之敬采蘋見其少而能敬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賦也

方曰筐圓曰筥有足曰錡無足曰釜此足以見其備物有常嚴敬整飭之意

盛於采後烹又於盛後祀禮主婦薦豆而實以菹醢無一不具更無一不親都本此心嚴敬來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賦也

尸主也少而能敬尤見其質之美而化之所從來者遠矣

前而敘述煩不厭久不懈種種積誠益厚此處單發到少而能敬左傳季蘭尸之敬

也非質之美教之豫者不能亦惟文化使然爾○此詩與采蘩近似但采蘩美諸侯夫人這是美大夫妻于宗室牖下句見得

采蘋三章章四句

古者女將嫁前三月必先教之教之而成則祭此季女所以能尸之乎非偶然矣其用牲維魚而芼之則維蘋與藻二者俱生於陰明婦順也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其昭忠信意同

小序曰美召伯也召伯之敎明於南國○陸農師曰棠其子有赤白美惡白甘赤澁俗語澁如杜者是○羅廬陵曰止於其下以自蔽猶草舍耳非謂作舍也

李氏曰如人之拜小低屈也

輔廣曰蘇氏謂周公在內雖有德而不見召公在外述職以宣其德明著則詩作於下其實皆以彰文化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賦也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善爲政者無利民之法去其害民者而已猶之善樹木者無栽培之法去其摧折者而已南人愛棠木間朝蒔而夜溉之弟相敎誡以勿翦伐愛棠卽愛召伯亦猶佗愛民意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 賦也敗折憩息也

公德洽於人心久而不忘愛焉不然翦伐

猶恐傷殘也折取豈遂能毁棠乎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賦也

屈抑靦敗折柳又輕矣其愛棠也深哉○茇未及信宿也憩者車不脫牽說者駒不停輪民直如見召伯一般

甘棠三章章三句

史記召公甚得兆民和巡行鄉邑有棠樹決政事其下人思公懷棠不敢伐歌詠之又一說召公在朝有司請營室伯

朱豐城曰行露女子貞信而男強暴蓋文王召伯敎化不能行之男耶蓋染商之惡深或紂之不變也

嚴華谷曰男欲陵女女不從遂誣女以有室家之約此詩述女子自訴之辭

曰嗟以吾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先君文王志也出就烝庶於阡陌隴畝間而聽斷焉曆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勸於是歲大稔後人見所息樹美而歌之夫南人思召伯不言伯如何息民如何聽政第云此所茇所憩所說而已伯之於民也未嘗以愛之者擾之則民之於伯也亦不忍以愛之者害之篇中大有深意急須拈出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賦也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敎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而不爲強暴所污者自述己志此詩以絕其人

禮者人所用以自衛也男女之際禮宜別嫌而明徵莫如歸妻明之事也常主於旦感帨吠厖瞻之事也常主於夜草首揭此見已所守得正○上行露指道途濕露下行多露則自恐早行而爲露沾濡耳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

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興也家謂以媒聘求爲室家之禮也）
屋以蔽風雨雀則穿之決落而失所蔽矣
譬六禮不備而強欲女有家致之于獄然
雖稱有禮實無禮也故曰不足○角音鹿
凡鷙鳥之嘴銳而鈎雀喙無之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
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興也牙牡齒也）
女貞不踰閾墉者內外之限也女終以禮
詩正 卷一 二十九
疎堅拒登爲訟屈耶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列女傳召南申女亦許嫁於酆夫禮不
備欲迎之女曰人倫之始也不可以不
正遂不肯往夫家訟致之獄女終守節
操義死不往而作是詩據傳則非強暴
之及也如詎足令貞女受辱矣於召南政
不免有缺聯翁亦有此解存以備參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陸農師曰鼠有齒而無牙○輔慶源曰前章
室家不足責之以禮此章亦不女從斷之以
朱□海曰召南非一國被化有淺深此詩其
被化未純者歟必待聽訟而後齊則南國無是
詩然觀虞純被後召南亦不宜有是矣
鄭□曰大夫貞而能儉忠于公室國史美之○
總詩緝曰素絲非線兩皮之縫不易合故織
□絲爲紃施之縫中連屬兩皮因以爲飾

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國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諸侯狐裘大夫羔裘士羊裘宜羔而羊國
家多故深自抱損也大夫勢處偪華使自
公而一味揚公之仁暴公之德必重獲罪
於天子而公心傷矣委蛇云者雖至而飾
不見德成而人不知蓋韜晦屈蟄存得於退
藏之道深矣故以退食著之○章內字字
可想味大夫有絜白之操稱絜白之服中
心無愧怍故外貌有威儀[illegible]
詩正 卷一 三十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賦也）
（緎裘之縫界也）
西京雜記五絲爲纑倍纑爲升倍升爲緎
紽無考蓋疑寡於緎也飾節聲稱委蛇又
特賦於退食之際則在公又不必言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賦也）
一說到縫既合成爲裘矣絲以飾裘緎多於
紽而寡於總是以飾多寡別位之尊卑首
美下大夫次美中大夫此則美上大夫也

許叔重曰皮去毛曰革○孔仲達曰對文則皮革異故掌皮云秋斂皮冬斂革異時斂之明其別也
胡新安曰縫之交凡謂紽緎界限謂緎合二爲一謂總

劉安成曰文王作人如春風和氣所在生輝故人才成就驰諸野則赳赳之武夫公侯腹心觀諸朝則委蛇之大夫節儉正直

朱譜誠曰往役者君子事上之義思念者婦人室家之情二者並行而不悖○劉須溪曰歸哉者不敢必其即歸也

[illegible]氏曰南山之陽之側之下便韻叶聲不必求異義

羔羊三章章四句

全從退食自公四字寫出當年南來商周之際進而為龍之躍不若退而為淵之潛儀其君矢服事臣下迴除一毫意氣則所傷至德者實多當時四十年之小心十三載之守節雖文武為之實諸臣相之也從前惜未有解人近始略稍拈得覺比註中節儉正直又進一步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

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振振信厚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

鶥鳴而婦嘆將風雨則思行者情也況振振之君子乎南山亦只偶爾起興非拘定雷作於此明知王事孔棘而不能忘於思然無棘欲無怨辭故是得正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息止也

莫敢或遑只是閒[illegible]有其[illegible]終[illegible]

謝疊山曰始不敢暇中不敢止終不敢居處一節緊一節

朱善誠曰二南言振振者三子孫眾多取其盛聖化漸深取其仁至深則雖取其信

申屠公曰此女子摽梅之詞○孔仲達曰女必不自呼其夫令及時取己我者詩人我女之當嫁者非女自我也

願其寧止意而下文悠長之思仍復[illegible]矣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興也

古詩換却一二字便含蓄無限不似今人疊床架屋索然易盡只緣命意深厚如此第三章着一處字對行役緊緊關情誰復能下得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召公宣布王政諸侯服焉賦殷其靁此傳解也靁為號令喻召公威望所及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惕於公之威望也連言莫敢莫或皆明公義六言歸哉皆繫私情王政不以公病私賢婦不以私病公其斯為盛治之風乎舊說靁有定在與人無定在殊少意味

摽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賦也女子[illegible]貞信自守懼其嫁不[illegible]而有強暴之辱也

王介甫曰不暇吉日之擇迨今可以成昏矣

歐陽永叔曰謂道媒妁相語以求之也○黃實夫曰男女固欲及時而必待父母之命

朱元晦曰爲父母者能於是察之則必使之及時矣○劉安成曰此固不若桃夭樂及時然召南有此詩則猶周南之有桃夭也

周禮仲春會男女梅落之時則四月矣不已晚乎然不曰求人曰求我雖感物動情猶不失自守之義且必俟吉禮而行於女自何嫌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賦也

梅之落者愈多則日之俟者逾久故云迨今對從前看含有不必禮備意

摽有梅頃筐塈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賦也塈取也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定矣

終之以謂之禮可從殺而片語之訂決不可少何等鄭重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易曰閉有家又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女子深閨靜處閑覬落梅數七數三似意中懷春之況乃文人代寫之如後世閨怨等什若此果女之自作何異桑濮淫詞先儒也嘗辯難云自作亦無害全在求我求字上定着脚根謂之句立着

小序曰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賤妾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孔仲達曰寔是也韓詩作實有也

程正叔曰賤妾侍御是僭恣可行之時乃能諒於知命則教化至矣

劉安成曰此亦周南樛木螽斯之類也○孔仲達曰雖同事於君夫人貴而妾賤禮命之

防範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興也○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之如此

嘒然小星惟三惟五後先旋繞之象故以取興肅肅深宮靜夜貴色不必說到肅邀寔命寔字要看貞乃心安意肯非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也○宜怨不怨便是正莫將感恩語刺刺反失眞趣

嘒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

命不猶興也

衆妾不敢當夕言其賤者耳非若娣姪與左右媵在五日之御者比埤雅云小星衆無名之星大星況娣姪而小星當賤妾故詩人以參昴與娣姪之屬非自謂賤者不怨往來之勤此不怨抱持之勞○參伐也昴留也伐爲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伐其外三星昴六星物成就繫留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勢不得同於行列等也

孔仲達曰水决復入此汜之狀也

鄭康成曰處止也嫡悔過自止

朱氏曰江沱之嫡而能自悔則亦可驗夫化行而美俗成矣

嘆長門悲永巷自來嬪御皆然並同是女流而尊者受人承事則承事人者那得不怨乃一切委順於命心平氣和全要歸德到夫人感通上纔有力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興也

汜水之旁有待年于媵而嫡不與偕行者其後被化悔而迎之故媵因以起興

古者嫁女娣姪從猶汜不敵江然與江一體媵不敵嫡然與嫡同娶也嫡之悔也亦本於此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興也

渚小洲也水岐成渚

不我與只是不相安故然到悔後有何不安處分而仍合亦是嫡從理有此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興也

沱江之別者過謂過我而與俱也嘯蹙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

江便似嫡雖別於沱猶嫡之不廢有妾也嘯歌則不止悔而安矣皆解以末章兼上似費手

一

呂伯恭曰始則悔悟中則相安終則相歡言之序也

傳曰野人求婚而不能其禮女氏拒之既又有死麕劉須溪曰稱其人曰吉士厚也又襲之也

謝疊山曰以上三句與下一句此在興體中又是一格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小星之夫人惠及媵妾而媵妾盡其心江沱之嫡惠不及媵妾而媵妾不怨蓋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各盡其道而已矣

古今只一妒字病根打不破用之李林甫盧杞宋之秦檜把箇錦繡江山都破他折壞了也只脫不去妒心耳何況閨中之女子乎想當日后妃風化不讓如何轉移始能變易江汜歸來亟須理會着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興也

南國被化女子有不爲强暴所污者故詩人因所見以賦其事而美之

月令仲春會男女故欲嫁謂懷春非懷人也如感摽梅落紅皆是既說吉士與強暴不同只不以禮來便爲誘勿將踰垣鑽穴等槪入如此與聖化有礙了

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興也

男號吉士女稱如玉原是一時好姻緣而邊只因一誘便錯須救之以禮

胡新安曰拒之使遠其身又遠其室見凜然不可犯矣。

[illegible]

呂伯恭曰此詩言惡無禮而拒之初猶巽詞次並言其貞潔難犯也至末拒之益切。

小序曰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朱元晦曰何彼穠矣不皆誤刪之際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 賦也帨巾尨犬也乃述女子拒之之辭其凜然不可犯之意蓋可見矣

取女不以禮單謂急於誘之不知舒自中禮急則僨事天地間那一事不從慌促壞來只玩林野二字宛然鄉落間女子鄉落間有此所以賢○內則婦事舅姑左佩紛帨。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昏禮者人道之始也始不以禮終繼以讚其可久乎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興也唐棣移也似白楊王姬下嫁於諸侯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敬且和以執婦道於是作詩以美之

唐棣當能隨而發春明花嬌足助光華故起興焉肅雝二字係一章神理不敢直言故第言王姬之車云○周禮巾車掌王后五路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車凡五等內司服掌王后六服褘衣褕狄闕狄鞠衣展衣褖衣素沙凡六等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服用褕狄須入所謂翟茀以朝是也。

孔仲達曰文謚之正名也以德能平正天下故稱平王如書稱寧王也○皇甫氏謐曰武王五男二女元女妻胡公王姬宜爲媵今何得適齊侯之子武以尊故命同族爲服

鄧智勍曰上美王姬故先言平王之孫此美齊侯之子以善道相求故先言齊侯之子

胡建安曰陽倡陰和夫先婦從則雖王姬之貴[illegible]女何異哉舜爲匹夫。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興也以桃李二物興男女二人也

承上言男女及府顏色俱盛其如二花相狀炤者然○平王是稱文之辭樵樸稱文曰辟王不必拘是謚也又如商頌稱湯爲武王稱契爲玄王文王有聲稱武爲皇王韓奕稱厲爲汾王詩人類如此齊侯之子

先儒引莊公十有一年冬王姬歸于齊左傳齊侯來迎共姬疑是詩所歎自文王以訖陳靈後編目者附於二南未可知存以備考。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興也

二姓合婚禮云絲難之託故取喻於絲緡○齊襄公結婚於王周人傷之此詩却只重王姬克修婦道上立解

何彼穠矣三章章四句

妻帝二女而曰嬪于虞皆兼以後列侯尚公主豈所以爲治歟

朱元晦曰于田獵見動植之蕃庶因贊文王仁澤所及非止田獵爲仁也

朱學成曰公子之仁無異於麟趾見家道之成武諸侯之仁無異於騶虞見王道之成

後代聯姻王室多致參商我艾海天子而不爲郭氏之族幾亦矣詩詠王姬之車易稱帝乙歸妹俱千古盛事○凡木之華皆合而後開獨唐棣則先開而後合故曰偏其反而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賦也葭亦名葦騶虞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者也前因諸侯承文王之化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因歎之曰此其仁心自然不繇勉強是即真所謂騶虞矣

彼茁者葭猶云和風扇物草茂獸肥寫春田景色耳至一發五豝始言殺不盡物以欲侯仁故比之騶虞西方獸也尾參於身王者有至信之德則應○近解騶虞官名不敢斥言侯也故呼騶虞之官而嘆美之亦妙

彼茁者蓬壹發五豵于嗟乎騶虞 賦也一歲曰豵

總前即生物之盛見侯仁之無涯也葭澤生蓬陸生豝爲豝擧豵爲叢衆皆兼意又

劉安成曰麟趾詩公族仁厚故知其化之入人騶虞庶類蕃殖故知其澤之及物

葭茁於下蓬茁於上豝獲於前而豵獲於後不如此不足以形容至仁耳

騶虞二章章三句

騶虞者鵲巢之應而麟趾之終也麟趾之於仁深矣仁以親而始公子公姓備人道之尊仁以物而終五豝五豵識性情之極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有七十七句

桂林詩正卷一終

朱元晦曰衛有衛音鄘有鄘音邶有邶音故詩有鄘音者繫之鄘有邶音者繫之邶○劉安成曰所以必繫邶鄘故名者無乃欲寓興滅繼絕之心如春秋昭公八年楚既滅陳而九年經書陳災穀梁以爲存陳亦此意

嚴華谷曰衛風居首二南之變也○輔廣源曰人有所憂則心耿耿然惟於憂之一路分明耳

鄭東谷曰鑑之照形但知白黑不能度其[illegible]我則衆人善惡外內心度知之

桂林詩正卷二上

後學武林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邶一之三

邶鄘衛三國名在禹貢冀州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自紂城朝歌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以封諸侯邶鄘不詳其始封衛則武王弟康叔之國也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其後并得邶鄘之地至懿公爲狄所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於楚丘但邶鄘地既入衛其詩皆爲衛事而猶繫其故國之名此下十三國皆爲變風焉

汎彼栢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比也婦人不得於夫故以栢舟自比但汎汎於水中而已非爲無酒可以敖遊而解之也

通章神理只栢舟二字三章不可轉等語都從此中生出雖茹難愬群小又見愠焉如此風浪中全憑栢舟撑持得定說箇敖遊正含許多無聊藏在隱憂裡面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賦也鑒鏡茹度據依愬告也

此篇不似前此方直說到自身上故爲賦

○惟鏡始能度物我心安可以茹乎傳云兄弟即同官之稱忠佞肺腸各別故不可據看來兄弟還只娣姪之類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賦也

往愬逢怒宜必改其常度矣其如我心匪石匪席何至威儀心所結也何者可撰而去之效人狐媚乎看來皆盟心自厲之詞非第云自反無歉○烈婦歌有曰雨落不上天泉流不歸山妾心一片石不逐洪濤沒妾心一寸鐵不與洪爐滅妾髮可剪妾頭可截妾心之白不可涅語意與此近似

孔叢子曰[illegible]仁矣吾於栢舟見匹夫之不可奪志也

憂心悄悄愠于群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賦也

孔仲達曰寤覺之中拊心而手摽然

初只言隱憂說到見病被陵直至拊心有摽則其憂有不可解處此倘不獲見諒於群小那得不怨能不過傷耳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比也匪澣衣謂垢污不濯之衣

嚴華谷曰微謂不明也日月食則不明十月之交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

張竹房曰。正風以關雎爲首者。后妃得夫婦人倫之正也。變風以邶栢舟爲首者。非莊姜處夫婦人倫之變也。次鄘栢舟者。處女子之變也。

小序曰。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illegible]州吁[illegible]公子左氏謂嬖子有寵[illegible]此詩[illegible]之詩歟

日月以比嫡妾。日體常明。乃與月更迭受虧。大有關繫。害生於衽席。禍延於國家。豈緊私情哉。作是詩者寫憂居曲如負重垢。而終之以不能奮飛。憾及今不洗。不將沒於淵矣乎

栢舟五章章六句

序言衛頃公時仁人受抑於群小作也。傳又言管蔡畔周康叔諫不聽而作。蓋古詩以美人比君。貞女比烈士。諫而必不聽。或托於棄婦見志多有。但臣道不合則有可去之義。婦人無可去之義矣。故末章曰不能奮飛。況今下四篇皆婦人所作。與二南正變耿對。不必別解。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比也

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

黃正色。綠間色也。綠衣豈有反以正爲裏者。明是母愛子抱。不奪正不止之象。爲君憂。爲君之子憂。都從宗社起見。如何已得。

孔仲達曰。間色爲衣。正色爲裳。所以表裏喻幽顯。此以上下喻尊卑。

顧慶源曰。彼之所爲自悖。我則欲無過而已。所以爲賢。

李元鼎曰。古人所爲。恰與我合。只此便是至善。

湯義山曰。嫡妾易位。尊卑不明。家不齊則國不治。爲他日憂。其憂何能止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比也

州吁阻兵安忍。而公弗禁。既變其母。自愛其子。寵則驕。驕必不降。降必致憾。憾必致殄。後日弑君之禍。已胎於此。宜姜氏之憂無時而敢忘也。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兮。比也

以此妾方少艾。而女又嬖之也。亦思古人有嘗遭此而善處之者。

絲已染綠。勢必登軸。事到此際。無復可奈。何只有法古無訧一策耳。

絺兮綌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比也

絺綌夏則宜服之。過此寒不可禦矣。有不得不斂藏者。即古人與我同然之心也。兩思古人。宛是克己學問。勿作怨嫉等看。

綠衣四章章四句

古來內寵竝后。庶孽奪嫡。所關國家者甚鉅。莊姜不以懟其君。并不以伐其妾若子。而反引爲自修。倣於古。則得憂而不傷之遺意焉。所謂詩可以怨非耶。

王介甫曰燕方春時以其匹至其羽相與差池其飛一上一下故感以起興○嚴華谷曰感人以不盡之意此但敘別離之恨而子弑國危隱然在不言中矣

孔仲達曰旨往飛之時頡之頏之明頡頏非一也彼下上其音音無上下唯飛有上下耳

輔廣曰泣涕如雨初別時也佇立以泣已別而久立也實勞我心既去而思之不忘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興也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爲已子完即位州吁弑之故戴嬀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

燕雀依人爲孚子也故玄鳥爲祈子之祥姜與嬀以子相依子亾相失用以爲比不言夫死子殺而託興燕燕關山寥落隻影孤飛悽般憂切自是情至者有此

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興也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將送也

一燕飛一燕隨上下似相送然妙在佇立二字所謂以目送也公羊傳云廢乘來歸旁人觀之不勝情況其在宮闈共事同心者乎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興也送于南者陳在衛南

合上篇念去者無還之年而言外有感念送者有別之日而中心有悲總之爲戴嬀感慨到此如畫工傳神直是寫得他神情活現

朱元晦曰古人文字之美詞氣溫和理義精足如此秦漢以後無此等語某讀詩於此數詩稱至先王舉修人紀至若惟歎息無而賞之

滿天合曰莊姜於戴嬀非情愛之私繇其平日相觀勉以善者多矣故於其歸而愛之如此○朱子嘗曰余讀是詩未嘗不嘆莊公之狂惑也使其立莊姜爲之主仰戴嬀爲之助則宮闈門正矣立子完爲之嫡命石碏爲之輔則國亂何從作矣

劉須溪曰此章末二句皆有無窮意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賦也仲氏戴嬀字也以恩相信曰任先君謂莊公也寡人莊姜自稱也

前兩句亦猶媺嫡姜相與恩愛相信之情獨至曲終雅奏未亾人之思有如皎日不係得莊姜不愈增哀悼終字妙絕

燕燕四章章六句

纔委贄便是君臣纔問名便是夫婦歸

重到終篇先君之思句與天王明聖同一肝膽真可謂情而止乎性者矣莫泛與思歸引古別離同讀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賦也莊姜不見荅於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

衛之變祭仲諫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定字真是頂門下針然不定根繇都在不古處上古處者端居不狎郤是相敬如賓合觀綠衣之章曰我思

鄒斯成曰、其所以棄及我者、不以相好之恩、恃其于薄已也。

顧華谷曰、此德音無良、及邶谷風德音莫違、皆言其夫待己之意。

輔慶源曰、呼日月但云照臨下土、尊之之詞、呼父母遂言畜我不卒、親之之詞。

問傳云二篇當在燕燕前、今終風莊公於姜、兩有往來之時、日月則公已絕不顧姜而姜不能無怨矣、以此觀之、終風當在日月前矣。

古人莊姜以古人爲法、亦望公以古道處人、其意良厚。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賦也報答也

上云不相顧盼、此云不相酬答、步步寫出莊公變溺無眷我之情、總是不定所致。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賦也

夫婦一到離異、出口不免齟齬、安得有好

言語相慰藉時、但念所遭不幸、何獨使我爲可忘耶、詞愈舒、情愈切矣。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賦也述循也

二章言寧不我報、至此則雖有時報我、都不循乎義理、重望莊公悔悟、或猶不至終絕、連着胡能有定句、玩味何等深婉。

日月四章、章六句。此詩當在燕燕之前、下篇放此

此篇分明作於莊公存日也、定字只因

朱元晦曰、恐或如是。

劉安成曰、首言狂暴、次言狂惑、皆一句爲比、三章皆則復叙、四章則愈深而未已、皆以兩句爲比。

輔慶源曰、疾則憂不能寐、思之則感傷氣閉、而至於疾、危甚矣。

他心志回惑、反覆無定、全然不以古道相處、所以難始夫婦、而及父子孫父子、而及兄弟、而戕賊起於家庭、禍亂生於四國、父千秋達識、等閒自女子口中道破、可稱節絕。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比也

莊公之爲人狂蕩暴疾、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且暴爲比

莊姜全不爲自己悲、好有誹於公、所以變而不失其正。○謔浪笑敖、皆狂暴之狀、中

心是悼、見得不忍形之於口意思。

終風且霾、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比也

霾雨土蒙霧也 惠順也

公雖狂惑、亦或時有順心、但莫往莫來節日月篇胡能有定影子。

終風且曀、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比也

陰而風曰曀、不旋日而又曀也、亦比人之狂惑暫開而復蔽也

嚏從口、却是病寒鼻嚏、故知爲氣鬱、又風霾相侵而成、寫不得於夫之氣逼肖

瞻瞻其陰虺虺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也比

說到願言則懷作雖於悶之極仍然溫厚不忘開悟餘想有如此夫

終風四章章四句

此詩小序謂莊姜傷己遭州吁之暴也風雨晦雷皆以喻州吁疊語每憂子則爲賢母諸婦怨夫則傷於激耳然集註以作傷莊公之詩須從之毛說存以備考可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也賦

踊躍坐作擊刺之狀也衛人從軍者自言衛國之民或役土功於國或築城於漕而我獨南行有鋒鏑死亡之憂危苦尤甚也

州吁不義而得國將以求寵於諸侯使公孫文仲帥師合陳宋伐鄭衛人怨之故賦是詩○傳亦曰州吁阻兵而安忍擊鼓踊躍寫得何等好兵我獨難行寫得何等安忍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也賦

呂伯恭曰暴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曀曀之陰虺虺之靁殊未有開霽之期矣

劉安成曰莊姜初作柏舟綠衣惟自歎其止於和平未嘗指議公也至終風猶不忍斥言及日月然後極其詞此豈情之所得已哉

余三山曰土國城漕非不勞苦而猶在境內今我在外死亡未可知矣

鄭廉成曰州吁使告宋曰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胡新安曰必先和陳宋而後進兵

孫子仲不能以義自克無故而虐用其民以身與簒弒之黨春秋所繇嚴首惡之誅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也賦

見其失伍離次無鬭志也

于以求之于林之下註卽指喪其馬說味其愁慘語氣當與蹇叔哭送其子於二殽之間同意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也賦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也賦

合看來昔之成約如何而今之事勢如何身犯大逆衛人之怨已若此矣

擊鼓五章章四句

春秋書衛人及陳人蔡人宋人伐鄭圍其城東門五日而還時未久也何懟之深也豈非不務令德而以亂成難驅衆衆必畔乎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也比

也

孔仲達曰若我家人于後求我當于林下以軍行必依山林死傷在其下也

劉安成曰出師不久衆叛親離莫肯爲之用

爾

朱豐城曰先王之於民也不得已而用之未聞以役使與羣民以逞若斯之甚者也卒至敗亡宜哉

箋曰凡之寡母欲去而子自訟焉賦凱風○

孔仲達曰凱樂也風性樂養萬物

劉安成曰上章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爲此此言風與棘下卽以母與子應故爲興

陳永湯曰寒泉在浚邑人賴之令子七人反不能安一母乎

輔慶源曰三章以無情興有情四章以無知興有知○孔仲達曰自責言黃鳥之不如也

許正齋曰凱風七子一門昆弟皆有舜耕歷山之怨慕○輔慶源曰母之不善在他人見之則可自其子觀只見其聖善七子自無令人而已

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其子作此詩

一棘叢多刺而難長夏始生凱風南來吹之至於少好風之爲力厚矣此原本母德正以重自引咎衛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興也

以聖善誦母便見七子中有一令子則母亦不忍舍之去矣下筆悽惻褒宛仁孝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興也

一嫁詞幾諫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下章倣此

井五爻寒泉食浚民生養於是乎資以七子而無益於母無乃寒泉不如耶借勞苦求嫁以掩母慝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興也

勞苦猶在母之身說到莫慰母心覺母有不能一日安其室者何可以爲子哉

凱風四章章四句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臣弑君子弑父多只見君父有不是處此章隨口說母氏

小序曰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賦此

輔慶源曰言有盡而意無窮

聖善實實見得母底是己底不是方縱眞孝非世俗打揣作門面說韓愈作文王羑里操云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正此解○古今聰明婦人如天后與南子儘不可及然情欲究極通辨之才可惜嫉聰明錯使了也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興也

婦人以其君子故言雄雉之飛舒緩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從役於外而自遺阻隔也

雉舉雄爲夫喻也或曰雌雄飲啄澤采與人無爭雄雉飛鳴寥濶易於犯患故以爲興又雄德內耿介而外文明其於分疆晝井毫不敢越頗似不忮求意○自詒伊阻不以怨人如後詩悔教夫婿覓封侯之句意極悽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興也

展矣君子誠而且實可想其平日琴瑟之好亦復有刑于寡妻光景

程正叔曰日月取其遞往遞來又陰陽相配又以喻所見動人情思總包括此兩

陳止齋曰懷者常生於嫉人求者常至于枉也

謝上蔡曰詠其言者其情性又淵以考先王之澤大夫久役止曰自詒伊戚作詩如此可以邪心論之乎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賦也

日月不殊而河山久別歸來無期言念君子何以爲懷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賦也

此聖賢學問非婦人語也凡人涉世不免於患多只坐此兩念不肯消除若能斬斷破見徹直是幾貎而行有何風波之險耶

雄雉四章章四句

篇中毫不露譏刺一語惟以義勉君子何言之婉而則歟○傳云此詩[illegible]下乃有苦葉皆爲管叔作也近解管叔流言以撼周公而間王室總起於忮求一念其取興雄雉蓋雉飛不越分域今若狡焉思逞必且一往失利矣曷云能來猶云見師之出不見其入也當時叛黨非一故末章呼百爾君子而正告之若下章全用隱諷蓋管叔不度德不量力不

邢氏昺曰此衣謂褌也言水深至於褌以上者而涉渡之名厲

輔慶源曰前言爲事當有度量此言苟不度量則必害於反常而逆理

孔仲達曰生執之以行禮故言雁婚六禮惟納徵用幣餘皆用雁用所者君子行禮貴其於誠迎用昏○季廣陵曰日入二刻半爲昏

審勢棄親即管匪人是比與冒險求涉非偶而從者相類詩人諱之故爲此語相規亦甚有見似可從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比也以衣而涉曰厲褰衣而涉曰揭此刺淫亂之詩

男女之際須顧禮義猶渡水者須當量其淺深爾○爾雅繇膝以上爲涉繇帶以下爲厲繇膝以下爲揭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比也以比淫亂之人不度禮義非其配耦而犯禮以相求也

總只所求背謬非其常理便了○曲禮塵不出軌周禮轍廣謂之軌轂末亦爲軌軌同則轍迹亦同車輪崇六尺六寸軌居其中濡軌則水涉三尺三寸矣濟盈而不濡轍可怪飛類而求牡尤可怪也牡字真錯解是雄

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賦也

昏禮納采用鴈親迎以昏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如此

子氏遵曰以口曰召以手曰招

腸取其信且和也傳言納采舉六禮之始耳自納采至請期皆用昕親迎則以昏爲期而旭始旦冰未泮都是形容急遽毁禮處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比也 卬我也

蓬內及狼飆刺皆以濟涉爲比關雎琴瑟友之古人舉案如賓有友之義理分可不可自然守正安得望之淫亂者

鄒泉敦曰此詩意雖正而體製見於衛作者有不敢正言之意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小序以爲衛宣公奪伋婦宣姜爲妻公無人道姜亦從亂首章不可涉而涉刺公娶姜二章非其配而合刺姜從三章求之有禮刺公無禮四章卬須我友又刺姜不須伋說者據上如歸妻句謂不當言刺公然或詩多假設士又未盡呆指者乎

傳曰那之良婦棄於夫賦谷風○程正叔曰夫婦道貴有終恪期好合無違至于偕死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非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比也 婦人爲夫所棄故作此詩以叙其悲怨之情

陰陽和而谷風至不和不能成雨言夫婦不和能成家乎黽勉二字妙絶無論伉儷之誼自合諧和即不和亦須強作和耳王制雖犯七出猶有三不去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兩句說得大義凜如○江南有菘江北有蔓青即葑也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非葛類爾雅葍葸菜河內謂蓿菜

鄒泉成曰四句分上賦其棄夫之意而及去者之備下比己之甚苦而狀夫之方樂賦比兩備相成章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賦而比也 畿門內也 宴樂也

閨連者如此厭薄者如彼去閨之異致也薄者忍苦如此新者友愛如彼甘苦之異情也不同心之況已一一從筆尖逗出○物孰如荼苦者以比棄婦苦情則荼反甘於薺矣

劉愛溪曰不忍遽棄其家事者仁也知其不可禁而能忍棄者知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illegible]

劉安成曰泳與游俗所謂迷與泅也深淺以興有亡方舟泳游以興勉求○孔仲達曰匍匐本小兒未行狀其盡力顚蹶似之

程正叔曰凡人所以情而不知普者蘇其心匪絕其善故也○李三山曰末四句正所謂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者是

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比也
涇非眞濁乃以淸謂渭而以濁自居者涇
不濁何繇有湜湜之沚乎此正可想婦之
賢處逝梁云云若禁之使不得爲我躬云
云又若聽之任其自爲諳意纒綿無限悽
惻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
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 興也

手足並行急遽之甚婦人自陳其治家勤勞之事

隨水深淺期于必渡隨事難易期于必成
不問貧富而盡力求之也婦人無外事以
勤家睦隣爲德而已此足見勤而不怨

不能我慉反以我爲讎旣阻我德賈用不售
昔育恐育鞫及爾顚覆旣生旣育比予于毒
賦也

要項上章看來婦見得初不應我以勤勞
取讎也旣阻我德是不售之根回想其時
資生惟恐窮蓋齊隕者謂何乃反比我於毒

項安世曰其勇如水潰水勢積累而四出故怒蓋爲潰○惜子因曰人於物料新可以捐故然厚者猶有不忍夫婦恩情借老乃始以棄若罪愆可知

朱公遷曰谷風篇所作自叙治家之勤睦隣之善安貧之志夙愆之義皆其可取至見棄矣猶眷眷焉徒以夫之新昏不以爲深尤言有序而不迫殆乎所謂可以怨矣

鄭康成曰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

毒而棄之令他從前恩移或有悔念未可
知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
洸有潰旣詒我肄不念昔者伊余來塈 興也

首云不宜有怒今云有洸有潰則怒矣惜
也一生拮据僅當困乏之藉百年盟好乃
同儲蓄之擲不念今日猶不念昔者乎所
稱還將僞將意憐取眼前人也此與前章
又見其怨而不怒

谷風六章章八句

通章見棄之故總繇迷於新昏却中間
不帶詬詈新昏一語只將向來同心甘
苦情節逐一訴出令其默默改悔冀得
復還末插二句穆然一往有情深○宣
姜寵而夷姜縊是以其民化之國俗傷
敗焉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賦也

黎侯失國而寓於衛其臣勸之

鄒子騶曰君之寓衛久矣而衛不一動其不弔恤可知矣胡爲不自歸乎

范華陽曰諸侯失國而寄於他國之邑微甚長寫〇胡衛安曰以詩作於衛地故稱之衛風

傳曰狄侵黎黎侯出奔衛衛不禮焉黎人之賦旄丘〇小序曰黎之臣子以責於衛

國新破亡歸於何所只因君坐困靡計心受辱故以此言激之檇李之敗夫差使人立於庭出入必語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恥之乃以激之耳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賦也

此章只改故爲躬便有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意思把自己流離困憊極言之正以動君愧恥若只說爲君受苦無論志量狹隘微存怨懟亦非對君之語

式微二章章四句

玩味兩章反覆勸勉當想見黎侯羈旅狠狽已若此而方伯連帥絕無救恤之者良可痛憤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興也黎之臣子自言久寓於衛時物變矣故登旄丘之上見其葛長大而節疏闊因託以起興

旄丘之葛節雖濶然斷其一節則有節[illegible]

鄒子騶曰時衛在河北狄壞地相接故狄之患衛亦共之

輔慶源曰責之也自緩而疑自疑而謳自謳而責皆性情之正

孔仲達曰言叔兮伯兮兩無救患恤同之心理報也

劉須溪曰兩必有深望於衛未怨也至靡所與同微怨也要如充耳不能不怨矣

獨存乎奈何久而不救〇時衛侯爲州吁故以救隣之義責之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賦也

承上章何多日也說當來不來必有與國久而不來必有別故設此兩端致詰使他無可置辭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賦也

裘敝者久客之況豈不東告於女而不我同心以言乎禍患均也其可恝然坐視乎

至是始微諷切之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賦也

流離鳥名梟類少好而長醜生則瘋噉故以名黎人喻已瑣尾之狀一說其子長則食母狄之虐始於黎衛人視狄微而不患不知其將爲已禍也黎亡衛將及褎如充耳非惟不知他人痛癢并不知自已利害說得緊切悚聽

旄丘四章章四句

小序曰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於伶官皆可以承王事○輔廣源曰當明顯之職公然爲此而不以爲辱其不恭之意與次章同蓋謂自誇實自嘲深得其旨

劉安成曰亦若上章之自誇而實自嘲也

郭景純曰衛似衡而小○程正叔曰錫之以爵分賤者之道○輔廣源曰於所不足爲而姑爲之於所不足辨而又辨之知其世之不

左傳虞虢之事曰脣亡則齒寒衛不知睦鄰其後卒燕狄滅衛侯以管仲言救之觀衛之德衰也深則知衆之懸衛亦甚切矣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 賦也

賢者不得志而仕於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故其言如此

簡兮簡兮兩字直貫通章有睥睨一世意象萬舞於日中前上日中全不見有人照正平脫衣露頂撾漁陽三撾簡兮詩人正

復似之方將二字有味○萬舞總名武舞干文舞籥又謂之羽舞

碩人俁俁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賦也

又自誇其才之無所不備亦上章之意也

命我舞則舞俄而命我御則又能御有才如此而世不見用簡兮所以賦歟○總自說簡易又自稱碩人只此便見不恭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賦也

才高位下逐隊隨行雖自負寬倍終無以

可與有爲也意獨擬之足以況之

張竹房曰賓碩衛無賢君也然思聖明而不責衰世此詩人之忠厚

李三山曰伶官賤役耳今之賢人爲之正猶君子陽陽之詩言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屈於賤役也

自見迫公言錫爵如有不樂披拜之態斷謂借他人酒盃澆自家傀儡耳○以竹爲籥長三尺執之以舞翟則雉羽爲之燕禮主人洗爵獻工工不興一人拜受爵祭有畀煇胞翟閽寺者見惠不過一散散受五爵祭未見賜不得比於士大夫也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興也賢王不得志於衰世之下國而思盛際之顯王

最妙在云誰之思句寫出一段牢騷誰語

離離孤往穆穆深情時往時來不知何名何象若指定一人思又淺而淺矣○楚詞湘夫人歌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越人歌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秋風辭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與此章興稍相似寄託詞而寄意於君也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張子曰雖其迹如此而其中固有以過人又能卷而懷之是亦可以爲賢矣東方朔似之

傳曰宋姬憫衛之被也賦泉水〇輔慶源曰首四句須見思歸之心極好玩味凡人情皆私背公惜恐人知輒謀而無隱則情之正大可知矣

范仲達曰飲餞爲出宿而設〇劉去成曰夫人之嫁必有姊娣二人爲媵而同姓二國往媵之亦有姪娣謂之媵凡八人

嚴華谷曰載脂舝先以脂塗其舝塗畢乃設舝于軸

賦館今者有無之非節之意不飭不爲[illegible]人不飭不成須人不飭不作酒人不飭亦不能思美人

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 興也毖泉始出之貌衛女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

有懷于衛靡日不思此情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禮也發乎情止乎禮斯爲賢女子知其不可而猶不能去懷只一聊字懷絕慘絕

出宿于泲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賦也

行者有祖道祭道之神正以方有事于道也問便有不敢輕言歸意在禮君夫人父母沒不敢歸寧使大夫寧于兄弟而已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賦也

合上節思歸之人其心[illegible]

胡新安曰一章託泉水起興而謀於諸姬也二章述初嫁時宿餞衛郊今父母終而欲歸次叙問何如耳三章正謀諸姬之語四章既不可歸只須係思探望欲往遊以寫憂而已

害亦曰不至於大有害耳乃自恕之詞

我思肥泉玆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賦也肥泉水名須漕衛邑也寫除也

通章到底只說歸並不說到不歸若說不歸便煞風景了〇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干山言山賦泉水者乃邢侯夫人耳觀衛詩邢侯之姨想緣姊妹之親復結婚姻故衛女嫁於邢

泉水四章章六句 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禮女子已嫁而反兄弟坐不同席食不同器以厚別也使父母殁歸寧誰與爲主乎聖人絕以義斷恩不以恩掩義後世如齊襄魯桓夫人只因防維不早爾衛俗淫僻乃有此女真鉄中之錚錚者

通章寧父母是總領諸姑伯姊思一通問侯肥泉須漕思一探風景皆按得歸之樂而不得歸之意自見添出禮義乎

小序曰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李三山曰貧窶兼言以見貧甚○孔仲達曰君臣道不合則去今無忘心忠之至也

范華陽曰關雎之化行則婦人能閑其君子至於衰世則室家日見而有不知其心者

輔慶源曰讁謫摧折沮抑之又甚於讁也

便庸。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北門衛之賢者處亂世事暗君不得其志故因出北門而賦以自比

北門不必定說暗君大抵發舒之氣多言南發鬱之氣多言北窶者無財以爲禮貧更無以自給貧甚於窶故下一且字天實爲之詩人微詞呼天即是呼君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賦也其勞如此室人至無以自安則其困於內外極矣

詩正 卷二上 五

外爲君所困內又爲家人所不知故又自決於天○王事如天王使求金求車之屬政事指本國如刑名兵甲錢穀之屬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賦也

前適我把王事到我身上埤益輻輳並集之謂此云敦我是擲置於我更不復加一

謝疊山曰鹿鳴四牡之燕樂出車杕杜之勞來勞苦者無不知事功者無不報千秋治安根本在此北門忠臣出入勞頓使室人不能忘其飢寒上不怨君下不怨家亦無一怨天之辭有臣如此而不能勸衛所以亡

之○輔慶源曰攜手既亟只且見幾而作之

謝疊山曰北風怒而有聲不止於涼矣雨雪霏霏而密不止於雱矣霏霏愈急也

分顯恤也徧摧比讁不但指摘又從而摧

幾之矣

北門三章章七句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先王視臣如手足豈有以事投遺之而不知其艱哉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憾之辭所以爲忠臣也

語曰士見危授命味謂之何哉三句真見得怨尤沒用惟有盡心所事落得做好人耳此所謂致命即呼天并非知其無可奈何也說詩者僅只訴苦不想味自盡之意幾抑他精神不透

詩正 卷二上 六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比也言北風雨雪以比國家危亂將至而氣象愁慘也故欲與其相好之人去而避之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志災也自古日食月暈山崩水溢爲禍況屋社先兆皆如此類勢已不得不行故與國人謀之虛邪亟且皆勸駕意也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

朱元翳曰不但指一物當國將危亂時所見無非不好底景象○輔慶源曰氣象愁慘如此非有先見者不能然

劉安成曰詩中曰同車疑此爲仕衛者作首章於忘君報若國已危則難可去之義矣

歐陽永叔曰衛俗淫亂時靜難詩之女且然則他可知

虛其邪既亟只且也凡

其灾轉盛有一往不容復反之勢故曰回歸視所去處將永以爲歸者然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比也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矣

一觸目間莫匪不祥之物賢者先機思爲明哲保身計則國事無望挽回矣比前一節急一節

北風三章章六句

衛當莊桓之季綠衣美侍嫡矣燕燕臣弒君矣新臺男女倫瀆矣二子乘舟父子恩斷矣他若旄丘無恤隣之義簡兮弛尊賢之心北門失勸士之道種種亡徵詩人到此未敢明言始爲擧 悲慘之象危亂之形以動人憂思聊以號召同人促其去轍易傳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斯人有焉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

鄭康成曰彤管筆赤管也

許東陽曰首言城隅末言自牧蓋非特俟於城隅抑且相逐於野矣

賦也此淫奔期會之詩也

詩有美刺因俗而移衛風應有此意態近解以靜女二字遂謂騷人多把美人比君子此或隱鱗藏器相期於虛莽之間可知而不可即故致其傾注之意不如仍王說亦可垂戒范世○女德不貞何以稱靜然詩有云德音無良豈無良可稱德乎出於私昵者之口貞邪溷淆大都類是何所底止

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 賦也

孌即女美之貌至是愛而不見者亦既見之矣所贈固有光采所見尤令人心怡悅且懌也○彤管即內則右佩箴管之屬

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賦也

自牧兩字有味荑正野外之茅耳有何美且異處特以愛其人并其贈之物但見爲美耳較前彤管有煒悅懌女美形容彌比

小序曰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李□□曰今濬州遺址尚存

孔仲達曰齊女反得蘧篨之行而不絕者皆言□醜惡也

呂伯恭曰國人惡宣公以惡疾指之不能俯者蘧篨之所不能仰者戚施之證

私情更奇僻

靜女三章章四句

夫子嘗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此傳亦云時不尚德邪人陳古以諷之如此說詩可謂雖邪不害於規正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籧篨不鮮 賦也

衛宣公爲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判之

新臺臨河衛宣爲要伋妻作也燕婉之求與伋不獲諸好而乃竟歸滅倫傷化之手何以異於抱惡疾者哉

新臺有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賦也

洒高峻也浼平也殄絕也

臺高河平燕婉不復行好矣亦思燕婉嘗問之何人攘而終有之者籧篨之人而已其惡宣公不復□似人形矣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興也

頻呼燕婉之求見大失所望意籧篨不可使俯俯有地地必不載戚施不可使仰仰有天天必不蓋庶幾燔斯臺殄斯類投之河水或者稍快人憤乎以此爲訓而後世猶有如楚平王唐明王其行者

曾子固曰宣公之行尚可謂之人歟燕婉之求而得此非人深惡之之辭

新臺三章章四句

臺之作也知有男女不知有父子矣子婦可奪何愛於子一變而爲乘舟罔不忍言也父既下報子且上烝再變而爲牆茨埽不忍言也華既卽狄狄必竄華

三變而爲楚丘禍不忍言也可弗戒哉

小序曰思伋壽也衛宣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而思之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 賦也

宣公納伋之妻是爲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

伋尊父命壽先兄死二子一往不反顧蓋有獨至之性爲國人徒見其影救之不得是以思之不禁惓惓然亦足諡人心公義也

陳是宇曰二子之死明矣猶爲疑辭而不盡言以彰君惡詩人之厚也

輔廣源曰二子亦未得爲是而夫子取是詩者有以公志行之悲其禍如是踵以爲萬世戒耳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也

逝字比景又妙景故言養養逝但知其有害矣○不瑕有害一見於泉水篇然前云害義此則直害其身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太史公曰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

父子兄弟之間廢長立少豈正命哉伯夷逃而齊從焉古未有非之者伋壽雖未必無怨亦足追其芳躅矣論者以壽無救於兄而又重父過伋當避以俟父[illegible]而徐中當之論豈會設身以處深原其大不忍之心也哉必欲如舜者萬古一人而已矣

邶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范華陽曰衰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守義故以首鄘風

朱元晦曰特有匹義而以爲匹古人用字多如此猶治之謂亂也

桂林詩正卷二下

後學武林 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鄘一之四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髧髮垂貌兩髦者剪髮夾囟儀匹之至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

侯國無越境奪嫁之理父母者舅姑通稱也蓋公既薨共伯死則欲嫁姜者止姑在而舅不與焉是故止言母也對母前故以兩髦動之○士既殯脫髦諸侯小斂則脫之若父母有先死者於死三日脫之服闋著之或云男角女羈此共姜誓死不再嘗沐髮然垂其兩髦如幼年狀實我髮居之容儀耳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特亦匹也慝邪也

前猶曰靡他此曰靡慝實見得此非人道

傳曰衛世子餘未立而卒共姜誓以守志〇孔氏曰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

所爲何等憤烈想母欲共姜再適者不過溺愛使然聞言至此亦可釋然無復後慮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

以矢節而莫慰母心其事小以變節而貽母以不令之名其失大一女子明大體識大義直可愧殺薄俗丈夫

小序曰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於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〇孔仲達曰初惠公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强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許穆夫人〇呂伯恭曰爲謂余之交積衍木亂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興也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故詩人作此詩以刺之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興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興也

三節只一意茨雖可惡依墻而生欲埽去之則恐傷墻以喻公子頑雖疾欲遠之則恐傷國體古者男女陰訟聽於勝國之社蓋此社掩其上而棧其下俾不能通故亦

朱豐城曰宣姜本伋妻也一失身於宣公而爲新臺之有泚再失身於公子頑而爲中冓之不可道則亦無復愧悔之萌矣

傳曰宣姜不偕於禮衛人疆之〇嚴華谷曰此詩不及淫亂之事但中刺有不淑一語而譏刺之意盡見

之以明陰事不容宣洩也〇昭伯者宣公長庶伋之兄宣姜者惠公朔之母茨即蒺藜子有刺狀如菱而小軍家鑄鐵作之以布敵路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楊氏曰聖人所以著之於經使後世爲惡者知雖闇昧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爲訓戒深矣

屢不欲言又嫌恐言之汙齒頰不以其鮮恥而廢提醒感愧深情聖人存而不删者以此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賦也夫人與君子偕老而雍容自得安重寬廣又有以宜其象服今宣姜之不善乃如此雖有是服亦不稱也

全章極言宣姜服飾容貌如此備美有德以當之豈不尊榮乎言外總見其如無德何易傳冶容誨淫良可慨恨與猗嗟之篇畧同〇副以覆首編髮作髻形笄簪也其端作雞形珈笄頭所懸玉其垂有六象服卽書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畫

補慶源曰。其指宣姜而言。夫然如天如帝。是豈可以從俗哉。

毛氏曰。展衣以丹縠爲衣。○孔仲達曰。葛之精者曰絺。其稀也細。縐者縐也。質細而蹙縮。以目視清明名爲清揚者。眉上之美名。

翟雉也。刻繪爲形。畫彩五色。在王后六服中褕翟。二闕翟。二展衣。五褕青。闕黑。展以赤縠爲之。其質白。夫人下王后一等。故服翟展爲宜。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之揥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賦也。鬒黑也。髮自美則不屑於髢而用之也。瑱塞耳也。揥所以摘髮也。云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翟言服美。鬒髮言質美。玉象言飾美。揚皙方說到色上。稱天稱帝。見一時驚訝光景。即子虛賦所云渺渺忽忽若神仙之髣髴。○揚訓眉上廣。上而而廣長也。古人謂眉爲春山橫黛本此。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賦也。美女曰媛

比次章只反覆咏嘆其美。末二句偶絕不必繳轉不淑上一畫便索然矣。○眉上眉下皆曰揚。目上目下皆曰清。則有美之稱。云清揚眉目之間。與顏作三件看。畧重在色。勿粘服說。

補慶源曰。凡人責人。辭愈多則氣愈暴。君子責人則氣愈殺而辭愈和。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呂氏曰。首章之末責之也。二章之末問之也。三章之末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此詩三章只子之不淑一句。露刺意。前後純是用冷刺。微嘆切不可太加譏訾。

小序曰。刺奔也。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

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 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作此詩也。

夸婦烝姑禽行矣。時婦人不以爲醜也。而效其尤。皆有禽行焉。故偕老之後。即繼以桑中。○沬鄉即酒誥所云妹邦。變沬言妹者。妹少女淫昏之稱。唐者宕也。兎絲無根而附於物。苟合之象。背淫曰宕。孟姜指言淫婦

白虎通曰。麥金也。金旺而生。火旺而死。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

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賦也）麥秋不收冬不藏三時在外謂之宿麥有奔象焉萬物未長而先收有淫象焉春秋定姒公穀作定弋弋之爲言小也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賦也）葑蔓菁義取一體相襲也又取風之義焉牛群曰風庸言其賤皆詩人微詞

劉長樂曰采唐采麥以至於葑欲適當遠行其涉歷不敢正名而託以采此也

桑中三章章七句（樂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即篇故小序亦用樂記之語）

鄭叔成曰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自沉於濮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爲平公鼓之

桑中詩雖悍然無忌而猶必假托以寫其私比之今時則又異矣司世者宜何法以正之○論內者長也姜弋庸亦託言指所私未必當時實有三貴族女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興也）

（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偶而相從也）

頑烝宣姜非一日矣牆有茨所老不及惠以尚幼也至是長而復入國人見其恬然相安而不知恥故爲悲之詞以刺之○鶉性妬淫兩雄相見必盛氣而鬪鵲則傳枝而孕不以形接一名乾鵲一名孺鵲以其少欲故曰孺

傳曰衛[illegible]伯無禮於宣姜國人惡之賦鶉之奔奔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興也）左傳箴穆姜曰君必速出夫人對君稱小君以夫妻一體之義則亦可稱君

輔慶源曰詩人疾宣姜至矣而猶不敢不以爲小君也彼謂我童頑鼠爲稱其君者何哉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illegible]陵曰聖人存此詩以爲狄入衛張本使後世知戒也

讀衛風諸篇當與春秋書亂臣賊子意同後代經筵不進國風殊失其旨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賦也榛栗椅桐梓漆四木皆琴瑟之材也衛爲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是詩）

序以爲美文公也首四句文平意自實蓋審此時可作室而必辨方以作之定星昏中正是營室時候民事已畢故曰定樹臬在室基中間日出則影西倒日入則影東倒以繩正之東西向定矣午則日行正南

范華陽曰此詩美其新造而志於永久○劉安成曰上四句言揆天時地利之宜下三句言有久遠預備之計皆追述其事也人君居必南面故亥月昏時見定星當南方午位乃爲營作之候因號營室○孔仲達曰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乃爲位于平地中央樹八尺之臬以懸正之

呂伯恭曰升墟以領畧其大勢降觀以細察其土宜〇李三山曰土壤既善然後稱之卜筮〇劉長樂曰初憂民之不得其所不敢遑寧終喜遂願也

而景影北倒以繩之南北向定矣此皆楚宮時事種植亦爲營建必取可以充邊豆伐琴瑟者樹之便隱然關禮樂大用耳〇作琴瑟者白桐也梓以桐而小花紫亦有三種漆皮白葉似椿花似槐斧其皮汁滴成漆焉皆置琴瑟所不可少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賦也此章本其始之望景觀卜而言以至於終而果獲其善也

升彼三句提楚字爲主不與堂對從虛以望而因及於堂耳望楚又望堂者恐大勢有完不完景山又景京者恐方面有正不正降就下處言非從山看下來觀桑是觀土之桑宜於桑必宜於田也故以桑驗土宜合來止求箇後來好故云終焉允臧隱指民安物阜但不必與下章粘帶

其[illegible]衛門[illegible]陳[illegible]城[illegible]宮室於是言其政事〇朱[illegible]晚[illegible]古人數[illegible]出[illegible]入必身耐勞苦方能畢得人〇蘇子繇曰富強之業必深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賦也此章又要其終而言也

屋而爲之非聊[illegible]淺淺者所致

雨而曰靈所謂好雨知時節也秉心不但空空秉道心心卽秉於經畫此事分明說文公如此操心故能光復舊業却在收處輕輕點出故妙塞淵舊指農桑還該兼這章說并騋牝而本之塞淵便見富庶有道也若乃內多欲而勞師大宛德多慚而貂狳骨利何足語此哉〇樹之榛栗三句是禮樂桑田是務農騋牝三千是武備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衛懿公九年冬狄人伐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而敗死焉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而南立宣姜子申以廬於漕是爲戴公是年卒立其弟燬是爲文公於是齊桓公合諸侯以城楚丘而遷衛焉

衛之處漕也於時宮室壞禮樂弛萬物耗斁非深計其不振乎文公仰觀俯察猶始作一時計也琴瑟之樹積德百年而後興公乃并念及之遜是遠高覽勝觀桑契龜察土宜而占休咎身披荊棘手目不停而忽又戴星命駕勸課農桑其秉心不塞且淵乎惟塞故淵惟塞淵

劉安成曰是詩蓋作於文公末年而追言其始遷時事耳故二章以前皆本其始二章以後則要其終也

劉須溪曰何獨非陰陽之交而虹獨以不正之氣昔見于野詩之托物如此○呂伯恭曰女子終當適人非父在家者衛爲而犯禮

張南軒曰蝃蝀見則雨止初無東西之分感不以正其正反爲之解散故所不能成也

王介甫曰男女之欲性也行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故貞意益然卽致成於牧固與禮樂之漸故夫有所從來矣

蝃蝀在東見之敵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比也此刺淫奔之詩

據傳衛懿公召子都于宋國人識之賦蝃蝀小序則曰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都不必鑿解只說箇淫氣害和淫奔豈非害正便了學雅均衛女也泉水竹竿欲嘗居家而不可得正

乃欲亟去家而不能得耳○虹與蜺別不映日不成日映雨氣則虹生焉下二句總地指點說枉着做了失節底人耳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比也周禮十煇九曰隮注恩之氣有害於陰陽之和也

春官眡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煇日旁光氣也隮升氣所爲故號虹隮有將女子常分以醒其目行不顧之非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輔漢源曰道卽是理理卽是命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小序曰刺無禮也○嚴華谷曰凡獸皆有皮齒體獨有鼠乃卑汚可惡之甚者以甚人之無禮

呂伯恭曰相鼠之惡無禮何甚也蓋溺於亂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疾惡不深則遷善

賦也指淫奔者而言女子以不自失爲信命正理也

在人曰信在天曰命總是守昏姻之正不必制欲而欲自不生

蝃蝀三章章四句

首兩節竟一步只說女子到末節方對着乃如之人不縣得不直截推獻把病源指出來惟懷在昏姻連父母兄弟一齊丟下那復顧信那復守命明白借此入爲色戒榜樣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興也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興也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興也

關尹子曰聖人師拱鼠而制禮每章末句甚疾之之辭首威儀指身容次舉止是謹遜意思末言禮則舉其全體也以皮與儀齒與止體與禮亦自有輕重煞費警策在位之人欲使相循於禮義爾

相鼠三章章四句

不力

傳曰、衛武公好賢樂善。國人美之。賦干旄。○程王叔曰、旄干首、凡旗皆為。卿大夫建旗而來、視浚之都。禮下賢者。○董江都曰、馬在車。小為服。在車外為驂。

孔沖渟曰、旗亦有旄。旄三章互文也。

衛文公欲正其身。臣但以淫亂之後。人未能安。禮節故。取義相鼠。以風諭之。次此蝃蝀之詩。辭意特為嚴厲。則亦徵人心之歸正有漸矣。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賦也。孑孑特出之貌。紕。織組也。四之。兩服兩驂。凡四馬以載之也。言衛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旄旄以見賢者也

章內精神都含藏在次句。車馬旌旄。自是常物。惟忽見於郊原。所以為美。何以二字

詩人擬議如此。反不重姝子身上。有揚詡不盡意思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賦也。旟。州里所建。鳥隼之旗也。下邑曰都

前曰郊。此曰都。後曰城。漸近賢者之廬。非只變文叶韻。周禮司常。曰鳥隼為旟。考工記。鳥旟七斿。以象鶉火。蓋畫朱鳥。及隼於斿縿之上。隼象勇鳥象捷。漢制。太守四馬。加秩中二千石。乃益右驂。稱五馬。書曰。若

徐氏貴曰、析五采羽注旄上。則干之上。有旄有羽。○朱元晦曰。五之六之。亦極言其車馬盛耳。

劉安成曰、衛俗淫亂。墟狐亡慾。往事。於是制蝃蝀。惡相鼠。又有干旄之詩。非文公更化何以臻此。

小序曰、許穆夫人作也。宗國顛覆。傷許之力小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

朽索之馭六馬。想古亦有此制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賦也

旄首曰旌。則干旄干旟一也。五之六之。馬以漸盛。總形容心誠好善。不恃位高勢重。而能降節於賢者有如此

干旄三章章六句

衛承懿公之亂。賢人在野。多有如伏龍鳳雛者。熟識成敗大機。安車蒲輪以迎之。庶可轉危為安也。車馬為迎賢之具。

不妨意增若大夫服色。豈容侈為觀美。況當國政初造時耶。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賦也。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宣姜之女。為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將以唁衛侯于漕邑。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爾

歸唁非徒空空訊問。便有控訴大邦圖興復意在。但未說出。驅馬悠悠者。人情急欲到。愈覺其緩。故曰悠悠。跋涉是來忤不避

王介甫曰宗廟顛覆人情至痛夫人致其思大夫致其義非先王之澤孰能使人如此

鄭康成曰升丘采貝母猶婦人之適異國欲得力助安宗國也

胡庭源曰蓋欲其容我之情而憐我之志爾

水草也要知其初將事倉卒之行耶竟是犯不義惟終能自克爲可取耳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賦也

兩段只是一意層疊言之總見得思底廹切不遠正此心依依不能與衛遠也不閟言大夫能使我不果歸不能使我止而不思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賦也偏高曰阿丘蝱貝母善懷多憂思也許人守禮非真穉且狂也但以其不知已情之切至而言若是爾

或升高或采藥展轉無聊憂患愴怳般廹切穉者少不更事不識人情狂者執拘自是不近人情意其穉耶狂耶亦只假設疑端自明已情之非可已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賦也極至也

濮華谷曰首章婉而未露次章欲言未言三章始慨然言之四章乃言其至哀至切之情其後齊桓救衛而存之○朱元晦曰聖人錄泉水於前所以著禮之經列載馳於後所以盡事之變

野行而芃芃其麥隱然有宗國丘墟盡委草莽氣象狄入衛以閔公二年十二月迨於見麥之盛則經歷三時而四鄰諸侯尤未聞救恤方伯連帥之誼謂何○語云長歌可以當哭首尾委曲詳盡大叚合看方知得許穆夫人至情出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許穆衛甥也狄人滅衛諸夏之恥同體猶宜痛切唇齒況許乎爲穆者不閟畏

及於皇劍及於寢車及於市悉索敝賦以從夫人憂之不得而詭爲之辭若以馳驅歸唁而許或梗之者其曰大夫跋公也曰許人退之也曰衆許諸臣亦有罪也時齊使公子帥車乘戍漕歸君以馬服畜材歸夫人以魚軒重錦許即力不加從齊之後可也不則與宋同事可也漠然不關豈有人心者哉錄載馳而許罪明矣

傳曰武公好學明德國人美之賦淇奧○陳北溪曰切是逐件分析有倫有要磋是講究到純熟道理瑩徹琢是克私使無瑕纇磨是磨礲至十分純粹處○饒雙峯曰有匪君子是說已做成底人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

朱豐城曰首章以竹美盛興德之進修卒竟以竹至盛興德之成就而所以能有是精純溫潤歸其知行竝進表裏相稱也

鄘國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衛一之五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興也衛人美武公之德而興其學問自修之進益也

僖侯之子武公和年九十五猶命羣臣無謂我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詳章內文勢進進不已累成自然去聖人田地不遠故屢稱曰君子○奧者隈也水涯

灣曲之地毛傳以綠爲王芻即終朝采綠底綠此草布地生花詩以菉竹交映發興取斐然成章之義骨角有文理可見理欲相判似之玉石無文理可見理欲相混似之瑟主端莊嚴密僩便有可象赫是氣象之充盛咺則光華發越抑之愈揚令人欲忘之有不可忘者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

陳定宇曰充耳會弁以德之稱服言寬較則以德之稱直言○鄭康成曰君子之德有張有弛故不常矜莊而時戲謔

可諼兮 興也充耳琇瑩美石也以竹之堅剛茂盛興其服飾之尊嚴而見其德之稱也

會縫中也皮弁縫中結玉叫之綦天子每縫中玉用五采綦飾十二武公諸侯則玉用三采而綦飾也三采朱白蒼三色總形容箇尊嚴之貌瑟僩四句緊承說與首章不同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

虐兮 興也興其德之成就而又言其寬廣而自如樂易而中節也

德無渣滓似曾經鍛鍊之金錫德無圭角似生成溫潤之圭璧古人立乘憑較若有所致敬則憑式自式而上得較故曰重較寬綽四句分明寫箇有道氣象古人張不廢弛屏不廢逞肅肅不廢雝雝僩僩不廢祁祁不如是猶然強勉而不可久○江適賦云有嘉生之美竹挺純姿於自然含虛中以象道體圓質以儀天託宗爽塏列族

閒武公進德成德之序。首言學問自修之密。次有諸中而形諸外也。三言鍛鍊已精。渥純深粹而德器成矣。前兩章皆有瑟僩赫咺之辭。第三章但言寬綽戲謔。於此見不事矜持而周旋中禮之意。○朱元晦曰。說得甚善。

傳曰。鄙人美其君子不仕亂邦。○陳永嘉曰。碩人在澗考槃樂歌。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

[illegible]非所處[illegible]甚矣而能寬大自[illegible]紆身揚蓋無人而不自得也。

國田史記渭川千畝竹其人與千戶侯等
蓋皆本此

淇奧三章章九句

首章天人之相辨極精次章天人之相守極嚴末章天人之相釋極化瑟僩赫咺雖光華動人學問尚在淺深間淺人所慕尤深人所忌也到寬綽戲謔庶乎左之右之無不宜之矣所以稱為盛德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勿諼也賦

考成也詩人美賢者隱處澗谷之間而碩大寬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誓其不忘此樂也

所謂碩人非隱屆小隱者流居不費卜聯以供其盤桓故名曰槃獨寐永矢皆從碩人之寬句形容其般道坦坦心胸有如此者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賦也

曲陵曰阿弗過自誓所願不踰於此

前在澗取其清也此在阿喜其曲也適從

蘇子瞻曰。軸。前盤桓不行。從容自廣之意。

孔叢子曰。吾於考槃見遯世之士無悶于世。○朱豐城曰。其養充守正而不相外誘。天下之樂孰有加於此哉。三末句總見衛無往而不獨樂。

小序曰。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嚴華谷曰。[illegible]以毅[illegible]之。蘇子瞻曰。邢[illegible]公後譚近齊。○劉安成曰。詳見莊姜姊妹與莊公姻姬其尊所同。

州從邁猶云草草過得去不求必勝人纔任得深山更無他妄想詩人真知賢者心事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也賦

高平曰陸軸盤桓不行之意寤宿已覺而猶臥也弗告者不以此樂告人也

在陸猶易云上九鴻漸于逵便見據地特高有不可企及處即以此味諸人人不之信故弗告耳

考槃三章章四句

地不必廣而心境自寬適於此軸於此何所事事哉或音之所到莫對而自言或籟之所發長言而成歌又或性之所就無言而靜宿弗諼也弗過也弗告也易曰肥遯無不利無所疑也其斯之謂大隱歟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賦也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

賦碩人極稱其族類之貴以見其為正嫡小君所宜親厚而重歎莊公之昏惑也

鄭康成曰言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也○郭景純曰蝤蠐[illegible]下有之瘦而白

嚴廬陵曰鑣一名扇汗又曰排沫爾雅謂之鑣○孔仲達曰婦人不露見車前後設障蔽之茀因以翟羽爲飾書出視朝畢不過路寢以待大夫之所治決事之多少大夫所主故大夫退然後罷

憫莊姜也碩人二句連讀如所云碩[illegible]長衣錦褧衣之碩人其族類有如此齊侯之子得臣同母而非孽衛侯之妻配又以嫡也春秋譚子奔莒子爵言侯通稱爾○國后嘗襌衣而嫁錦衣在途所服上加之以襌衣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賦也瓠中之子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螓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

倩正笑之巧盼正目之美前五句猶止狀形體之妙後則并其性情生動處寫出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賦也此言莊姜自齊來嫁國人樂得以爲莊公之配而歎今之不然也

四牡二句言馬翟茀言車朱幩擬人君之貴翟茀極小君之儀朝謂入君朝也此敘未嫁時如此不只誇車馬之盛末二句分明畫出舉朝森森肅肅爲主君嚴重大禮

孔仲達曰鱣魚體直邪行甲無鱗大者長二三丈江東呼爲黃魚鮪魚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摩薑大不過七八尺一名鮥肉色味不如鱣也

嚴華谷曰此詩無一語及莊姜不見答之事但美其族貌禮儀誇齊地士女蕃富備而已惟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二句微見其意而辭復深婉風人大抵然也○胡新安曰綠衣言嬖妾之不當僭而僭碩人言夫人之宜見答而不見答

光景說出相親反小而近於昵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 賦也言齊地廣饒而夫人之來士女佼好禮儀盛備如此

河水北流似龍澤之偏注也網張魚躍似公之漁於色而發倖敗忘失魚貫之序也葭菼揭揭品咸而高張也庶姜對嫡看孽孽言其旁生莊姜無子碩人所爲賦也庶士即庶姜生之孽子有朅狀其待爲嗣者

阻兵安忍之州吁也此說雖背註意卻新近解興而寓比而末二句乃是賦總不必太分析

碩人四章章七句

讀栢舟綠衣諸篇莊姜可㦲全以德勝不在此四端詩人直說不得故只就世情淺言正春秋定哀多微詞意也即不見答意詩中亦不指破只歷歷頌其美若仍從顯刺便非詩體○炤註末句都

傳曰文瞞非賤衰而見棄鄭人刺之○朱元晦曰始見其來莫知其誰何也旣與之謀則衛政之亂言之序也○華谷曰頓在朝歌之東

朱氏曰龜歲久則靈蓍生百年一本百莖亦物之靈者○孔仲達曰兆卦之體謂龜兆筮卦也左傳一薰一蕕十年尚有臭是龜之繇易則于不恢下彖繫是卦之繇

推進一層論族不特父兄貴盛而娍衛亦比隆論色不特形骸美麗而手顧更絕世論初來不特一人好合而士女俱欣戴論嫁資不特禮儀盛備而士女具佼好眞不解莊公之不答何爲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送子涉淇至於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 賦也此淫婦爲人所棄而自敍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者何以異此可不戒哉

氓固何知難其遇者堅其約而不能禁絲之無棄捐也焉不蚤自守貞以至此乎令人悚然汗下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旣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賦也復關男子之所居也不敢顯言其人故託言之耳體兆卦之體也

易言卜筮開物成務然豈有淫問而得吉者乎蒙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無

郭景純曰鳩似山鵲呼爲鶻鵃本草云尾短黃色多聲○劉安成曰此章比自比興自興下泉則就以比辭起興蓋有兩例

輔慶源曰女也不爽但言其昏約不若是難云爾不在己然不知婦旣如此則其終罔宏然

攸利使氓與女而知此則升高明遠思踰垣鑽穴之非況敢希倖得免凶咎以遂往來之私哉子曰不占而已矣或者其有悔心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比而興也士猶可說婦人被棄之後深自愧悔之辭不可便謂士之耽者實無所妨也

業已失節非眞知愧悔者但據其意以猶

之當作此詞士有百行功過得以相準若婦人無外事唯以貞信爲大節爾猶可猶字當玩味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比也

桑有落時容亦有謝時追念其初食貧正於被棄後復自言過不在此往彼悔而不悟乃執偶見云云

鄭康成曰兄弟在家不知我之見酷暴若知之則笑我我安思君子之遇已無終則身自哀傷

劉安成曰言總角則此女未笄已有矣至老而後見棄也三歲爲婦三歲食貧言其在夫家貧勞之歲月耳

劉[illegible]曰[illegible]之[illegible]盆事[illegible]人倫以來[illegible]物有此氓詩之所繇作也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賦也

說到總合便垂身棄而不爲兄弟所恤有不心自痛悼者豈情也哉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賦而興也言我與汝本期偕老不知老而見棄如此徒使我怨也

思便自悼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皆悔詞大凡人遇事便當思其反欲心之縱也全在不能思其反上思便終可成思其可復行也

氓六章章十句

詩之存氓也不以人廢言乎士也罔極二句君子立不易方之訓也不思其反二句君子永終知敝之戒也○此及鄁谷風皆棄婦作 桑之黃隕一涇渭之色

鄭康成曰已雖不見答猶不惡君子美其容貌與禮儀也

胡新安曰以北爲左南爲右

小序曰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也食貧靡勞一方舟泳游之苦也至于暴矣猶有洸有潰之意偕老而使我怨亦猶既生育而比予于毒云然宴爾新昏以我御窮夫之過在今女之疵兮不可說也女之過在昔過在今故可咎其不念昔過在昔則今之棄捐亦惟可自悔而已矣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賦也

衛女嫁于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

淇竹獨茂借來作賦竹之長也其根大末漸小曰籊籊亦只因義不可歸故託於遠而不能致耳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賦也

泉源本發於衛之西北而曰在左者其委也淇水本東流與泉源合而曰在右者其源也味末二句便有心安之意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賦也

毛氏曰、檜、栢葉松身。○孔仲達曰、禹貢栝栢、卽此物也。

蘇老泉曰、泉水、載馳、竹竿、皆異國詩、而存衛者、以其聲衛聲歟。記云、衛音趨數煩志。衛女思歸而作詩、其詞衛、其音也衛音矣。

傳曰、童子不孫、鄕人刺之。

瑳笑而見齒其色瑳然佩所謂柔然皆笑也儺行有度也

顛倒前語以諧聲而變調也巧笑二句是

懸想淇上遊女風景含有已不得與遊致

下節躍然動出遊之思焉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與泉水之卒章同意

女子行而遠父母兄弟那得不思者出遊

寫憂又露洩一種淫濫風習來了所以[illegible]

正。

竹竿四章章七句

通詩單從故國寫景思歸至備上描摹

便好詩人未嘗斬截說箇不歸正不宜

看煞使有餘味為妙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

兮遂兮垂帶悸兮興也芄蘭一名蘿摩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知猶智也言其才能不足以知於我也

芄蘭生英支出葉間垂之如觿狀中間勿

添童子不宜僭佩一轉發吝亦有冲主嗣

劉子政曰、能治煩決亂者佩觿、能射御者佩韘。

輔慶源曰、杜元凱謂惠公卽位時方十五六、則小序觿之惠公亦可、但他無所見、而詩文又不明言其所以者、必爲刺衛惠公、則儼然依託繫空之失矣。

傳曰、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嚴華谷曰、致思而悲也、脚跟不着地。

位者自應設佩只自揣知能未充宜欲謙

謙抑不宜容與直遂如弱草之支繁而披

紛示人也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

兮遂兮垂帶悸兮興也韘決也鄭大射所謂朱極三是也甲長也

儀禮大射小射正祖決遂贊設決朱極三

所以韜指利放弦也悸痴傲貌猶云孩子

氣一般

芄蘭二章章六句此詩不知所謂不敢強解

小序以為刺惠公驕而無禮也一說觿

其縱母之欲無制強解難之才似於佩

觿佩韘有關且與能不我知兩句亦合

得着存以備考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賦也宣姜之女為宋桓夫人生襄公而出歸於衛襄公卽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蓋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為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作此詩

婦人出則與廟絕不得復歸義也衛都朝

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一

輔慶源曰但言非不可度非不可至極其情思而然不明言義之不得行最有味

朱[illegible]藏曰宗廟之中不以恩掩義閨門之內不以義勝恩襄公惟盡其誠敬於宗廟而內不失乎愛親之仁則兩全無憾矣

小序曰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輔慶源曰先言其君子之才之美則是惜其用之不得其所也

杜元凱曰潘米汁可以沐頭膏澤是也以膏沐勞齊師則膏非專婦人用也

涉便到一葦便見跂望亦只是發問以

懷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賦也

小舟曰刀 崇終也

不容刀不崇朝即上章意而推倍言之○刀舠古字通用

河廣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止於禮義而不敢過也

先儒皆以此詩贊宋襄母也看來義不可喻而情則可通襄公有母與其於外

獨不能以一介行李時往返宋衛之墟而使其母再四行吟勞勞遥盼乎雖調譏宋襄亦可矣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 賦也

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朅武貌桀才過人也殳長丈二而無刃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

本欲說其夫一往不歸先將用其才說起不然便只是室家燕好私情有何關繫君國正事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賦也

輔慶源曰冀其歸復不歸則其憂思爲尤甚

李廣陵曰北堂有北階○劉安成曰背南向北故謂之背

輔慶源曰范氏之說誠足以警世人君而如此說則知德重於用兵矣

君子行役無所主而念之故也 傳曰女爲悅己者容

叙述他離居色猶俗云蓬頭垢面有甚情緒也言外要見誰使至此而莫之恤者○膏膏首而沐則潛也左傳道之滫沐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比也

雨日有陰陽相倚之象說到首疾曾萬沐不施飾已哉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賦也

首疾猶外體也思夫而心疾作則憂之傷

人取深自是情至語○宜男草一名鹿葱味甘令人忘憂

伯兮四章章四句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兵者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是以治世之詩則言其君上閔恤之情亂世之詩則錄其室家怨思之苦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

采薇之役逾年而歸東山之師三年而至用得其道則民無怨懟如此詩只因用之不得道也○一說姬轍東而衛武秦襄往佐周平戎戰甚力有功夫秦強

衛以國亂民貧君子傷之賦有狐。

謝疊山曰因其有言者揆其不言者可以言風人之旨矣

小序曰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配耦焉

衛弱無衣小戎關中義勇甲天下衛獨不傳採風者有盛衰之感焉幸當時婦人能言之爲之歌伯兮備參。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比也

國亂民散喪其配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

狐妖媚惑人獨行求匹爲無妻者喻也然因見其無裳而爲之憂則婦有思慕之情亦可想見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比也

帶所以申束衣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比也

無帶緜厲字生出既涉水矣無服又緜厲後生出種種繫念情緒相關○狐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丘首是以三德惟性好疑不可以合類又善媚物以虛擊孤故從狐字省文

有狐三章章四句

先王之制儉歲則有十二荒政男女殺

小序曰美齊桓公也衛有狄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衛人思之

[illegible]有琇傳云玖石次玉者是也

禮而婚民未有失所者此義廢而有狐作矣存此以爲王政之放佚也不應概作淫奔看。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此亦瓊玉之美者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

木瓜食之有益一損報人之道有以益之何可忘報況投遺有不止於一物者乎○木狀如柰花生春末淡紅色實大者如瓜小如拳爾雅謂之楙琚處佩中以貫蠙珠而上繫於珩下維璜衝牙者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比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比也

木桃圓而小於瓜木李似瓜無鼻其品又下三章次第總言投我彌薄而報之彌厚盖報人欲其堅久看來三句亦以爲好都從瓊玖生來

徐氏曰瓜有瓜瓞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

陳東齋曰雒邑天下之至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於雒邑定鼎以朝諸侯宅土中以涖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據形勝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漢唐並建兩京蓋亦深識天下形勢所在而有得於成王周公遺意歟

輔慶源曰人憂則行遲而心無所定○李三山曰呼天而愬曰致此者何人哉蓋含蓄不欲指斥其人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刺衛之不能報德也齊桓救之封於楚丘德云渥矣不能報而伐喪於五子之亂是豈有人心者哉故紀之終篇重傷衛之不克復振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王一之六（王謂周東都洛邑王城至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弑幽王于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是爲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爲雅而爲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賦而興也○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

黍離之歌卯麥秀之歌但言心憂不言其故但言何人不言其人所謂無限傷心事盡在含情不語中也○離離垂貌稷似粟而亦粘者爲秫可以釀酒不粘爲黍[illegible][illegible]

王氏曰中心如醉醉於憂也

孔仲達曰噎咽喉閉塞之貌言憂深也

王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只是無所附着意思人乃怪其久留而不去到底這悲傷苦無可指說爾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賦而興也○穗秀也）

國家顛覆臣子那能不悲下一箇如醉分明有或泣或歌景狀直借稷穗之下垂起興寫出他無聊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賦而興也○憂深不能喘息如噎之然）

先說搖搖次說如醉至此直到噎塞田地此與小弁之章云踧踧周道鞠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然如擣臣子一般深情出於不能自已究來此況已兆於褒姒母子僭亂之日不待今日始也大夫追思意良有所歸

黃氏曰黍離之爲國風詩體也周室未遷其聲天下之正聲平王遷東則其音乃東土之音耳故曰王國風○朱豐城曰宮室以奉至尊宗廟以妥先王而今乃均爲禾黍非但傾覆耶安得而不發追思致此者又安得而不怨

補度源曰不知其期不知幾時可歸也曷至哉則不知今在何所也視物興思雖欲已而不能已

黍離三章章十句 元賦劉氏曰其行役往來固非一見也而所感之心終始如一不少變而愈深

周之不爲周而爲王者何也言周則率土皆周言王則平王東遷雒邑耳贊讀書至文侯之命其訓詞止自保其國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之興廢悉置不問是尚足以有爲哉當時諸侯豈遂不能左右王室行役大夫而外亦寂無一臣爲之言者偷安忍恥豈特平王之失[illegible]

臣亦與有罪焉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賦也

而棲曰塒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 大夫久役於外其室家思而賦之

先王之役人也出車采薇以勞之歸有期至有方所以任事者忘其勞而室家亦亡所顧慮今也不然畜產尚出入有節此則羊牛使之而已不只感慮以物起興○埤雅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常先於牛

謝疊山曰怨之意深矣文武宣王之治何時而可復見乎

補度源曰以日月計思猶有節也不日不月則不可期以日月何時來會苟無饑渴正不必遠其歸但幸不至饑渴其憂思不益甚乎

小序曰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而已○嚴江都曰陽陽者氣充於內容貌不枯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饑渴 賦也 佸會 桀杙 括至 苟且也

一則曰不知其期一則曰不日不月所謂先王以佚道使民者謂何此章特兩與君子于役而雞棲之語不變寬閑語正是寫情深至處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遣戍役者預言歸期則云雨雪霏霏勞

還率者詳言歸期則云卉木萋萋四牡之使幾何時而勞之以我心傷悲吉甫在鎬不過千里亦曰我行永久先王推己及物豈有無期度者哉其役人也曾牛羊之不如矣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賦也

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笙十三簧或十九簧竽十六簧也

此詩朱紫陽因連稱君子遂疑爲行役歸來家人相與爲樂也然古君子世不我用

則托處卑位陽陽自得若誠有異於此者
如簡兮之屬多是如此還依此解爲是○
左手執簧右手招我從房中樂官之位天
子諸侯皆有房中樂也笙竽皆中金葉自
簧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翿纛也
翿舞者所持羽旄之屬敖舞位也
與上章一意陶陶比陽陽較爲和樂觀由
敖舞樂愈知非室家之娛而已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君子出身爲國朝乾夕惕猶自不遑及
世衰末爲貧而仕更無心天下事矣千
錄詩至此其亦無復東周之感乎王室
凌夷挽回無計托之簧翿聊以自適脩
曰鼎王好音大夫風之則此又與旻倩
避世金馬伶儞倚跡鵲舞同有苦衷在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
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興也平王以申國近楚數被侵伐故遣畿

鄒廣成曰、君子欲從我從之於燕舞之位亦。係在樂官。
劉新安曰、君子知道不行雖伶官賤役亦樂[illegible]然此於不食其力貪利以沒身者亦不啻賢哉
劉安成曰、先儒多以水弱不流薪楚喻平王微弱不能徵發諸侯益由誤認詩體此乃興時取之不二字相應耳。

內之民戍之而戍者怨怒作此詩也興取之不二字如小星之例
室家無從戍之理周人並不知平王知有
母不知有父戍人遂知有妻而不知有君
上行則下效也○水無所不載束薪之不
流豈理也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
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興也甫即呂也當時蓋以申故而并戍之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
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興也蒲蒲柳春秋傳云董澤之蒲

束楚束蒲物漸輕而水流愈緩並亦不使
流也壁大諸侯有忠天子命保衛之亦未
盡非平王特私其母家耳非有王者保天
下之心人斯怨之矣彼采薇之什獨匪遣
戍也乎哉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天子鄉遂之民供[illegible]今平王不能行其威令於天下故周人[illegible]則共[illegible]於民又可見矣
平王忘親戍讎負大不孝之罪以令人

孔仲達曰、甫與許俱姜姓。重章以變文其實不成許甫也。史漢多謂秦爲趙亦此類。
[illegible]平王忘關天下[illegible]作春秋。

徽曰京師饑民流而怨聚中谷○蔡華谷曰推本禍亂正在流離深其刺宜深

陳永齋曰長民者亦爲所嘆○謝氏曰古人傷死者之詞曰如何不淑

孫子聚曰嘆者知其不得已也歎者悲之深也泣則窮之極也○輔廣源曰歎悲而恨泣

諸侯遂亦肆行忘分貿大不忠之名以
抗上不則擁鑑淵以令天下誰有令不
從倘不應者何至成積弱之勢而東潰
不如耶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慨其嘆矣慨
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興也蓷鵻也凶年饑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歎之詞也
小序謂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
棄說風獨切○蓷曰茺蔚一名益母節節

生花如雞冠其子三稜又名鹿蔥耐旱草
也曠以暴之正爲後二節燒薙行水討耳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
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興也脩長也曾氏曰凶年而遽相棄背而無怨懟過甚之詞焉盡厚之至也
先言乾此言脩後言溼見凶年之淺深矣
早愈甚則悲恨有不止於歎者此豈吉祥
善事不忍斥指所天也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

北經紀至於傷矣

謝疊山曰夫婦人之大倫也饑饉相棄人倫之大變也婦無一語怨其夫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此義婦也與忠臣孝子同道

小序曰閔周也桓王失信構怨連禍王師傷。

其泣矣何嗟及矣興也暵濕者旱甚則草之生於濕者亦不免也
按蓷氏掌殺草夏日至而薙之如欲其化
也則以水夫暴雖猛猶可蘇茭雖刈猶可
蘖加之水則生意盡矣變轉甚所以興
夫日以衰薄如此猶終之曰何嗟及恁般
婉悼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金饑木穰何代蔑有只用君哲相能挽
回氣化而已周禮十二荒政正所以救

之中谷嘆而荒政廢矣此序謂閔周作
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
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比也爰爰緩也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爲此詩蓋述時之多難如此以兔爰與無爲以雉離與百罹也
按左傳周人將畀虢公政鄭伯怨王魯桓
五年王以諸侯伐鄭而蔡衛陳皆奔王卒
亂鄭師合攻之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
敗所謂僥倖得脫者列國之卒所謂雉離

郭景純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孔仲達曰罦器云罬謂掇翲也罬謂之罦覆車也

于羅者殆指王卒歟自詛寐不復動猶云以不見亂離爲幸云爾

有兔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比也罦可以捲兎

有兔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比也罿罬也或曰施羅於車上也

此首章義無甚深淺詩人反覆感嘆見得我生幾何時遭遘閔凶安得一寐而死不復見此之爲快哉其情孔悲含有一段忠

呂伯恭曰言諸侯之背叛者恣睢自如而周人反受其禍也

小序曰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憤意思在言下

兎爰三章章七句

鄭莊公敗王師于繻葛此霸者無王之始子輿氏謂春秋作於詩亡以此直說到無叱無覺無聞須知生人知覺運動具有血性如何看得無王世界而其如莫可誰何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興也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

嚴華谷曰莫我有有覜之者無也

東陽曰岸上面平夷而其下爲水洗蕩者脣也

呂曰平王之族流散而怨賦葛藟

此詩以自嘆

同姓之國魯衛曹鄭弱弗能支東遷而後河汾爲依而一擲耳於東游則猶蜉身而父母昆之也又降志於江漢又喪氣於潤浙是夷狄而亦父母昆之泗上之墻閔而漆沮之陂微君子痛心焉○以父事他人而不我顧若父子天性何至有此哉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興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興也

言父及母以迄於兄親止矣此外則皆他人耳何怪其莫我有莫我聞乎

葛藟三章章六句

武王有天下後封同姓四十四國厚於親也周道衰而文武之業於焉墜矣此爲王族不保作也宜歸重謂他人昆上若泛泛三平看全未理會章脉矣芑茂

相猶見可深念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采葛所以爲絺綌蓋淫奔者託以行也

騷人以蘭蓀比君子多以蕭艾喻匪人而葛之蔓生亦比小人誰指淫奔非謂無據

小序似更貼語曰一日不朝其間容刀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賦也

荻花白而莖肥帶香一日三秋自是情至使然但以用之小人祇自渙耳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賦也艾蒿屬乾之可灸

三秋比三月已久況如三歲乎

采葛三章章三句

葛也蕭也艾也皆指讒也采有矚就意小人本好讒而君又狎與之親故一日不見直如隔三月三秋三歲者然失豈在小人哉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賦也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

小序曰、懼讒也。

孔仲達曰、今人謂荻蒿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

呂伯恭曰、葛爲絺綌蕭供祭祀艾療疾特舉三物見采之難不於此取義也。

傳曰、王好讒大夫憂之賦采葛○輔慶源曰、其託言明矣至於思念之情流而不止如此則以爲淫奔之辭也宜哉

呂伯恭曰、此詩猶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矣亦僅勝東遷初而已○劉氏曰毳衣以宗彝爲首蓋畫虎蜼虎蜼淺毛故

見其車服畏而知止非待刑之而後已語意正以不說破爲妙○禮王之大夫四命與子男同服毳衣畫宗彝及藻粉米裳則絺黹黻書所謂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也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賦也啍啍重遲之貌璊玉赤色

上說行有轍此說其行之貌亦互文以見義。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賦也

始猶不敢奔終焉知其殺身不得遂此志則其政刑之效亦非塗飾者所能幾也謂予不信有如皦日說得兩意堅篤纔見畏之之至

大車三章章四句

畏是畏大夫之平日只即其車服聲容來形出氣勢不可玩有如此一說奔嗣軍潰而走疑即繻葛之役王卒雖敗而王仍能軍也曰畏子不奔所謂法重心

誼義

孔仲達曰、毳衣裳繪繡皆五色青者如菼赤者如璊各舉其一耳

輔慶源曰、漢廣游女端莊靜一不可求野有死麕之女子貞絜自守不可犯此二南之化也今觀此詩世變之愈下可知矣

小序曰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

鄭康成曰言子國使丘中有麥者其世賢其為家食麻其親已已得厚備之

傳曰留子賢而退隱周人嘉之賦丘中

騷威尊命賦亦異乎與此簡背靡使歸聘者矣其卒章應與擊鼓卒章參看解頗好惜背傳註存以備考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賦也子嗟男子之字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疑丘中有麻之處復有與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然而來乎

詮指淫婦人所作而序以爲留賢之詩據傳則留是氏子國係子嗟父其字也似可備考古來高隱之子戀戀一丘彼縱能忘

世世豈能忘賢者哉○本草云一名麻勃其子味甘平無毒園圃所蒔今人作布及履用之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賦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賦也

之子并指前二人也

思轉切而望轉殷以爲情欲之比則私也以爲緇衣之好似此亦豈過也哉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隱者必有事林麥李皆所託業也思之而志其地志其業志其字望其來望其食且望以道德光輝也貽我佩玖亦猶之錫我百朋云爾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桂林詩正卷二下終

[illegible]詩解鈔玄

小序曰、美武公也、[illegible]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illegible]陽曰既粲之又授之以飲食此好賢之至

程正叔曰好賢無已之心當就敝還二字上看

鄭康成曰卿士所之之館如今諸廬在天子之宮自館還在采地之都我則設粲以授之爲之欲飲食之也

桂林詩正卷三上

武林後學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鄭一之七 本在西都畿內咸林之地宣王以封其弟友爲采地後爲幽王司徒而死於犬戎之難是爲桓公其子武公掘突定平王於東都亦爲司徒又得虢檜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爲新鄭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鄭桓公武公相繼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愛之

天子之卿既朝而退釋皮弁服緇衣以聽政衣稱其德則宜既欲其服之常新又欲

其粟之常繼發乎好善之誠於是爲至矣

○考工記染法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館即今諸曹治事處粲者精鑿也粟一石得米六斗爲糲糲米一石舂八斗爲鑿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好猶宜也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賦也

呂伯恭曰所謂賢即武公父子也○[illegible]陽曰桓公武公上得於君下得於民君子好之愈久而愈不厭

輔廣曰雖爲淫奔其心猶未至蕩然而無忌也故列於首爲風之始變○鄭康成曰地[illegible]五家爲里

冠禮玄冠朝服緇帶素韠[illegible]食私朝服之既宜又好入自[illegible]之尊大總是德稱故然不必說安舒爲蓆子之館以聽政故欲適子之粲以食采故欲授

緇衣三章章四句 記曰好賢如緇衣

詩作於武公之日並稱桓者原其始也蓋父作於前子述於後世篤忠貞而[illegible]德在人久乃益厚緇衣曰宜曰好曰蓆惟有如是德始宜有如是服衛下面授

粲即從服推說猶羔羊之什帶出退食委蛇來一般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 杞生水旁樹如柳葉麤而白色理微赤蒲田鄭氏曰此淫奔者之辭

序傳皆從刺莊公說他小不忍以致大亂看來下面自有叔田二詩不如仍從舊爲是鄭衛風氣相類有如此○杞何足惜乃拒仲子之折耶但畏父母不敢耳疑情時

劉安成曰此女猶能知畏懼故其託辭如此鄭叔中曰所畏兄孔仲達曰里者人所居之名故以所居表牆

范淳夫曰大宰職云園圃毓草木

胡新安曰三章皆有所畏而不輕身以從其所懷亦庶幾止乎禮義者也

小序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悅而歸之

父母必有關家之言故又中以仲情可念而内訓之不可違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賦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賦也檀材韌可為車

屢托言以拒人只是怕人議論然當淫風流行畏心未泯假令上邊能施善教挽回亦何至於縱恣無極哉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緇衣之後如何繼以此詩蓋言風也畏父母畏兄畏人都說箇言若誠然畏禮義則不為淫奔之詩矣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賦也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

叔出而里中若無人焉豈無不如緊相呼應詎其洵美且仁哉邪黨私諛亦猶河朔

杜元凱曰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楊龜山曰政教不明國俗傷敗叔段不義而為衆所悅然則豈誠有仁哉所謂武亦若此而已矣

彭盧陵曰玩味此詩宛然如見叔段輕儇浮揚之態疑即少年朋徒遊逛而極口誇美之凡次篇倣此

之人皆謂安史為聖也○叔指段却亦不必露出只混說便了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賦也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賦也郊外曰野服乘也

玩味三章曰田曰狩曰適野分明是馳騁氣習又說無居人無飲酒無服馬亦分明是豪俠貴公子行徑就道滿口稱揚有何仁武好實地美處好在飲酒上武在服馬上看出來連仁亦不過恩惻比田光景切勿呆猜了他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古人文字最非並存節如此詩正為下篇都刺鄭莊公却把當日叔段作用就私黨口中猶摹如畫見得豢馬將擊必伏其形猛獸將搏必隱其爪叔非有深謀遠慮也使公選正人良士訓以義方

小序曰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劉安成曰首四句才也次四句勇也末二句則國人愛之之詞

鄭康成曰上襄首馬之最良也○輔廣曰射御使之曲折如意裕制不過○孔仲達曰

弗納於邪未必不可化也而故子之故縱之叔固淺袪裎實慄弄故深秋兩惡之○編篇之戲狂無君械韻之懷狂無

毋乎鄰之兌狂無粥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賦也國人戒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汝也蓋叔多材好勇而鄭人愛之如此

首章狃字下二章忌字非韋草莊之殺象

始終只一忌字叔之爲莊所殺始終只一狃字晨虎善射良御皆叔之狃也亦皆莊之忌也○前數句叙其方獵而御下方是往獵所事會獸居之曰數王制惟冬田乃用火若刈草爲防驅禽防中然後焚而射焉則四時皆然襢去裼衣空手徒搏皆叔慢侮欺凌氣象不思於此不戢能無褶公之忌乎故以爲戒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

旋磨又能控能縱又能送是叔之善射御也

劉安成曰上章及此言田獵射御之善蓋其卑事無傷皆所謂多才好勇而得衆者也

鄭永嘉曰叔以介弟之親京城大叔之貴而所好者馳騁弋獵也所矜者襢裼暴虎也所

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賦也衡下夾轅兩馬曰服襄駕也猶言上駕也驂馬曰磬止馬曰控舍拔曰縱覆矢曰送

此章總說得叔善射又良御便了末二句正其善良處有才如此曷不知所以用之○騁馬從禽曲折有法所謂逐禽左也馬行方速而遇獸勒之使止便止制控何其如意矢尾着弦滿乃放手任其去爲縱弓引滿則向內既放矢則顛倒其稍並梢於

前有如送矢遠去狀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賦也驪白雜毛曰鴇今所謂烏驄也兩服並首在前而兩驂在傍稍次其後如人之兩手也鬯弓韔也

此叙終獵時事曰將畢則馬行遲發矢希益矢而韔弓在叔儘饒射御之才惜也終狃以取禍耳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陸氏曰首章作大叔于田者誤

賢者射御足力也。出而人思之者。飲酒服馬之僞也。氣習到此。又恃其君母之愛。死於莊公。伴其欲而不可誰何也。欲不爲亂得乎。

孔仲達曰、閔公二年冬、狄入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克將兵禦之。

孔仲達曰、彭消軸。皆河上之地。久不得歸。師行遷移。三地亦應不甚相遠。中軍。謂將所乘中。若士卒兵車則左人持弓右人持矛而中人御。

叔有不義之謀。詩人難於顯言。但提其射御之善。而提以將叔無狃一語。不定是私人也。寓規於諷。此忠告之語。善全人兄弟處。故序以爲刺莊公。良然。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賦也。彭、河上地名。二矛、酋矛夷矛也。英、以朱羽爲矛飾也。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爲之賦此詩。

有國者爲禦侮之防。則當擇人而授任。豈有明知其不堪節鉞。以兵爲戲者哉。克罪

不足懲。文公之謀鄭者。亦甚左矣。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賦也。消亦河上地名。麃麃、武貌。矛之上句曰喬。英敝而盡。所存者喬而已。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賦也

中軍、謂高克也。好、謂容好也。東萊呂氏曰、言師久而不歸。無所聊賴。必潰之勢也。

詩作於師既散後。尚曰逍遙。曰作好。只是翱翔一意。若猶未散者。然並不說鄭文公。亦不說高克。詩之微婉。乃爾令人發深[illegible]思。

鄭永嘉曰、夫擁大衆於外而無所事。不爲亂則必潰散耳。

傳曰、子皮、爲政。忠直。文武。子產美之。賦羔裘。○嚴華谷曰、舍則居之而安也。君子能安於命。臨利害而不變。

輔漢源曰、臣道主於正直不阿。雖孔子、亦以便便闇闇侃侃爲恪。主於柔行巽入。有時而剛。要出於不得已而已。

清人三章。章四句。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使高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離散而莫之恤乎。

高克好利。不顧其君。文公惡之。宜矣。惟以防邊爲修怨。則非也。幸而克奔陳。脫設奔狄。以資國或狄狄以自固。又或狄俟克之怠。一鼓而厭。皆事之不可知者。然則春秋曰鄭棄其師。非直師而已。殆自棄鄭哉。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賦也

洵、信。直、順。侯、美也。言此羔裘潤澤。毛順而美。彼服此者。當生死之際。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奪。蓋美其大夫之詞。

古今事業。都從學問上立根。此詩得力全在命字。處順則以委蛇。安其常。遇變則以堅貞。棠其難。皆舍命不渝也。○舍註作處解。即中庸居易居字。不對取字看。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賦也

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甚也。武而有力。故服其所飾之裘者如之。

程正叔曰三英粲兮若素絲五紽之類蓋衣服之飾

緇衣羔裘諸侯與其臣皆服之以日視朝但大夫下於君故以豹皮爲裘緣袖司直即從服上看出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兮 賦也 晏鮮盛也 英裘飾也

三英作三德說按立政三俊註以爲剛克柔克正直英即俊也此詩每章第二句皆言德美則知三英只美飾之謂

羔裘三章章四句

朱豐城曰爲命則守身之道得司直則事君之道盡既能順命以持身又能忠直以事上此所以爲邦之彦也歟

註中美其大夫之詞不知所指序乃言古之君子以刺其朝僞因此續說鄭自莊公而賢者陵遲朝無正直之氣都與註不相合看來子産子皮同朝共事子皮爲政子産之以也故首章說羔裘次章豹飾三章三英皆就中直文武中抽出贊之不須另解

[illegible]夫婦相棄賦大路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賦也淫婦爲人所棄故於其去也擥其袪而留之

輔[illegible]曰不寁故猶欲解以責之至於不寁好也則其情急而詞益哀矣

滄上有道川上有路對文則廣狹異散則道路通溱洧間風俗靡靡應有此女耳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魗兮不寁好也 賦也魗與醜同好情也

執手與執袪一義惟故乃好女知見棄之爲醜而不知相悅之尤醜也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劉安成曰宋玉去此詩未遠其所引用爲得本旨彼爲男語女之詞猶此女語男之詞

註引宋玉賦云亦男女相悅之詞小序則曰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近解鄭莊殺弟幽母射王中肩悖逆已甚詩故託挽留之詞借先君爲諷不寁故好若曰君子不念某人獨不念先君耶此亦諷諫法說詩者理滋而情似稍隔存參

傳曰夫婦相戒以勤生業爲國人美之○孔仲達曰[illegible]事則翱翔習射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與鴈 賦也 此詩人述賢夫婦相警戒之詞

看詩要識賓主主少而賓多則少者貴士曰昧旦一言是也通章雖說女子之賢卻

補康成曰宜言其佩服相成

補慶源曰一意而三致之正見情之不能自已也○熊廷安曰婦人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大觿木燧之屬雜佩直者使令也

謂男女刑于來無昧旦之男則亦無雞鳴之女矣○稱士女始婚之詞也弋鳧鴈士大夫之事也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賦也加中也宜和其所宜也內則所謂鴈宜麥之屬是也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婦人之職其和樂而不淫可見矣

出弋食而入飲酒彈琴撫瑟一室自怡此豈俗夫婦況味意者漢梁孟舉案齊眉差堪語此○史記楚人好以弱弓微矢加諸鳧鴈之上乘風振之曰弋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賦也雜佩又語其貳美不惟治其門內之職又欲其君子親賢友善結其驩心而無所愛於服飾之玩也

門外之賓不多則室中之樂必荒入室之謫有人可從門之交無力上兩章循乎常賢女子所能樂章爲大樺交顯名成就無限大事此眞女中丈夫詎可貌巾幗叢裏覓取○女子佩鐫解結狀如錐以象骨爲

朱元晦曰此詩意思甚好讀之使人有不知手舞足蹈者○輔慶源曰夫婦之間不昵於宴私相安於和樂而又能貴勸君子成其德此可以觀先王之澤與民性之善矣

補慶源曰鄭詩惟此篇爲男悅女之詩

之燧取火箴貯以線（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簞笥問人者左傳衛侯使人以弓問子貢占謂遺贈問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禮雞初鳴咸盥漱衿纓綦屨女曰雞鳴德一雞既鳴矣落落星光鳧鴈晨飛弋遲則失女曰將翱將翔德二士君子擧瑟不離於側左操五味右操五音靜好時聞夫非家門有道哉女曰琴瑟在御

德三內供其職外爲其名脫簪解珥使君子得交四方賢豪閨女曰贈之順之問之德四一詩而四德備焉誰云淫亂者鄭之俗耶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賦也舜木槿也此疑亦淫奔之詩

書戒色荒非關人間夫婦事此詩病痾只在有女二字上便見得世而降矣好德不如好色正恐所美者其非美爾況云彼美

孟姜非同車之女也序傳乃因孟姜指定
鄭世子忽辭齊婚比之扶蘇致諷於非美
一狡童與刺於擅命恐未必然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
美孟姜德音不忘 賦也
英華無甚別前言都雅此曰德音明白足
對其賢淑音字即從將將裏寫出匪直男
女也夫婦有別同車同行如衛南子畢竟
非禮舉動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據序初齊欲以文姜妻忽忽辭齊大非
耦及其敗戎也欲以它女妻忽又辭曰
是以師昏也兩辭欲以女齊故此詩亦
兩以有女起却不思同車同行有何着
落即曰德音不忘詩中溺情私說者儻
多還只從鄭風看妖撲不破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興也
荷華芙渠也 子都其所私者

王介甫曰於環珮之際於將將有德之容以其類也

小序曰鄭人刺忽不婚於齊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卒以無大國之助至於見逐故國人刺之

時曰鄭厲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子良愛之賦扶蘇

此詩朱子以爲淫女所作狂且狡童皆與
私人謔浪則有之宅說鄭忽辭婚自守卒
以失援亡國比之狂且畢竟欠順況詩人
必有所指引說詩不近情定要把國事避
佐只是邊見〇釋文未開曰菡萏已發曰
芙渠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興也
上竦無枝曰橋亦作喬游枝葉放縱也龍紅草也一名馬蓼
紅草枝幹樛屈着土便有根如游龍縱不
見乃見今人多以此作情凝語亦繇鄭俗

風氣使然無足怪者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依小序解單以扶蘇橋松刺忽喻言硜
硜小信過於高潔而亡社稷之大計然
則荷華游龍又將何比子都子充益屬
無謂矣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興也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興也

江都曰子充不見於書疑亦以美著也

孔仲達曰都謂美好而閑習於禮法都是美好則狂是醜惡

濮源曰爾能倡予則予將成女之志視所和女者情益篤矣

傳曰、五公子爭立。齊楚交伐。鄭國大亂。其臣謀欲諫而伐之。

傳曰、昭公有壯狡之志。賢者憂懼不遑餐。不能息也。

此淫女之詞

先託言木有將落之機因風而動與子有倡予之意予特從而隨之耳下要字對和字看和於始而要於終也味斯詞而女之欲不其熾矣乎

蘀兮二章章四句

一突與忽爭國忽正突逆忽弱突横當時典司宗祐如原繁者實有心定忽而祭仲湶㺯爲突黨急難動搖疑是竊入忽出之時思大國倡義納忽我當起應之也此說意旨偶合特以備參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賦也此亦淫女見絶而戯其人之詞言悅己者衆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賦也息安也

㨿註是婦人語脗中仍帶恢諧分明說出人盡夫也心事不能餐不能息是反言非真爲見絶者所窘而云然

子仲遵曰此是忽復立之時歟

輔廣源曰、婦人從一而終者也。狡童褰裳之詩、則其縱欲而賊理也甚矣。

狡童二章章八句

按傳以狡童目君甚似未安一說此詩宗臣惡仲念忽而作言仲狡詐納忽初不與我言而自宋訂盟遽挈以歸我維以忽故思之不能下咽這等纂奪起禍宗社幾不血食我維以忽故思之不能安寢此亦從古序而小變其說也因鄭風多淫詞擇國事可通者存之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淫女語其所私者亦謔之之辭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賦也士未娶者之稱

記曰鄭聲好濫淫志故鄭詩多作淫詩㨿傳國人思逐突而定忽望鄰國救正曰惠思者猶言惠顧前好當亦有指若果思我溱洧一衣帶水來亦不遠若不我思遠邦一定有仗義興師之士特狡童狂謀已甚不可緩耳存考

劉辰翁曰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

孔仲達曰叔于田傳云巷里塗此指門外與里塗一也但婦自門而出故繫門言之。

鄭康成曰堂當為棖門梱上木近邊者上言待乎門外此言待乎門之次也。

鄭康成曰蓋以禪縠為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

褰裳二章章五句

此狂童時都主祭仲言其佐突為惡也今從毛氏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亦一見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賦也婦人所期之男子已俟乎巷而婦人有異志不從既而悔之而作是詩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賦也將亦送也

此二章悔前之失歎於人下二章望後之有遇於人悔專詞曰予望泛詞曰叔伯夫女子而作不貞之賴不謂之淫奔可乎○

丰且昌此其人風采豈非欲從不可得者而況已俟我矣奈何自失之烏能無悔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賦也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賦也

前敘懊恨心事又將衣裳翻復鋪張乃是形容盛飾冶容將以悅人非惡衣者意思與行與歸相從倚好或伯或叔無所不肯故是可睠之態便稍知閨範畏名義者安肯作此語

小序曰丰刺亂也。

傳曰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孔仲達曰墠除地去草。

鄭康成曰果人所啗食而甘嗜故女以自喻。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初之悔也無自訟之辭繼之望也無自新之志鄭詩至此情蕩極矣一說丰與雞鳴都做欲得人共事看有種用世熱腸終自割截不斷者但嫌眼鈍識人不捷直到事後方悔重新思量得願言駕衣相贈共駕而行有濟也發論似有關繫高出一層

東門之墠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則遠 賦也識其所與淫者之居也

唐棣說室遠此言門旁有墠墠外有阪阪上有草識記分明其室則邇矣無奈人遠思之而不得一覿而更難為情耳○茹藘名茜可以染絳一名地血葉似棗頭尖下濶四五葉對生節間發延蔓木上根紫赤色莖葉味俱澁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賦也

蓋由他所居栗木屋宇宛然在望都是思

輔慶源曰思之切而冀其速來就己之辭。

小序曰風雨思君子也。

嚴華谷曰膠膠羣雞之聲。

極摘寫怨望之詞說子不我即正欲其終能即也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詩人摹情發意活活生動繫於鄭者大抵艷蕩居多近賢就正經着解此與伊人在水一方同一幽情別致非山林非塵市若近若遠韵態翛然無論此中人曠懷高溯即作詩者胸中帶些子俗腸亦寫不出如何槩作淫詩但傳註不能

抹殺存以備参可也

風雨凄凄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賦也

朱子以詩解經態抑賍非思賢之音亦作淫女所期之人而心悅爲風雨雞鳴總形容淒涼蕭瑟景況惠然我來悅也如何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賦也

凄凄只是其氣寒涼到瀟瀟便是風雨有聲如此也雞附之而亂音相和耳瘳者積思之病至是可愈

許東陽曰喈喈膠膠不已皆寫雞聲紛雜意

輔慶源曰喜甚於夷夷甚於瘳云胡不喜終喜劇之辭。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賦也

忽而天色晦冥無怪雞鳴之不已也所思者幸得相遇豈第心平疾愈已哉

風雨三章章四句

毛云亂世則思君子風雨雞鳴明是詩人寫一箇世道慘黯冥豕爭鳴氣象得君子出而共濟時艱巽論總息國是纔定猶宋史所稱李綱入來方成朝廷一般即說云胡不夷云胡不瘳云胡不喜

都合得着想他既見之樂愈知他未見之憂先儒並未嘗作淫奔此說可存○一說此篇及下皆齊詩小序初適皆已有悔不送者已有望其歸而懸擬其章服者可見國人緊心良久奈何禁公子不入乎齊自雄狐肆鼠甲盟傷上唯女是崇致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爲雞暗於時失所爲司晨者也桓公興而仲父相九合一匡斯亦晦冥之大際哉孔

[illegible]曰青青如都人士狐裘黃黃[illegible]青青子衿[illegible]云其父母衣純以青孤子衣純以素

孔仲達曰佩不以青玉而云青青子佩佩玉以組綬佩之

輔慶源曰此淫女謂其所私既無音問又不見其來而極其思之詞

子刪詩錄風雨亦猶徵管仲意也二篇
足爲齊風生色向悞入於鄭竟作淫風
云耳此出詩述中附載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賦也

傳及漢儒皆曰刺學校廢也考亭以詞意
佷薄施之學校不相類然白鹿洞有廢青
衿之疑問至今諸生尚稱青衿而註云此
亦淫奔之詩姑仍之○悠悠我心別必甚

相思也嗣音猶毋金玉爾音而患間不絶
意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賦也

佩佩玉玉藻註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組
綬一物亦用青色子寧不來則終當得來
可知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賦也

此詩浮薄全在挑達句不似學問語然青
閒瀾踈曠學日久其人當亦有此等氣習

傳曰束遷學廢君子傷之賦子衿

[illegible]

註直以輕僇放恣訓之從淫婦人着想一
日三月時之一小變易也

子衿三章章四句

一詩也以爲淫佚所見無非淫佚者即
如此篇士佩璚琨而青組綬則既爲庠
序中人矣乃藉閒逆師蔑辟廢學一去
不返挑達在城之闕烏見其爲士乎嗣
習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
之是嗣音之解也我不往子不來疑即

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大旨曰青青木衿
重厥端之義也如此存備好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
人之言人實迋女 興也兄弟婚姻之稱迋與誑同

人情相與持久甚難一有間焉鮮克有終
矣水維悠揚無力即一束之楚不能流今
終鮮相愛則維予與女相愛淡也女愼無
信讒間而生貳心要知人特誑女耳此章
兄弟與別處不同所謂宴爾新婚如兄如

鄭康成曰咏二人者同心也

呂氏曰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作是詩

曾子固曰鄭以淫名色衰而相棄作俗風以淫於新昏不顧舊唯出其東門則不然○孔仲達曰綦蒼艾色之小別艾青而微白為艾色○嚴華谷曰縞綦詩云荊釵布裙也

弟者是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興也

與上章一意終是恐其相携而欲其相好

不信與廷有間誑女尊言此時不信直以平日無行醒之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此二章詩亦作淫詞直以婚姻稱兄弟諸儒絕少誰佐惟序傳曰閔無臣也蓋

五公子爭立弟兄離異止餘一二親族而又復為讒人阻撓近是然忽棣齊敗戎班後能怒請婚能辭亦是血性男子何至以揚水見喻想只因傾諫人莫敢言而賢士不樂為用亦竟成孤注耳存參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賦也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

鄭詩不堪聽聞唯女曰雞鳴及此詩為得

陳永齋曰闉門之外有闉城闉曲以障門者謂之闍

蔣曰鄭之貞士宜其室家不樂淫俗賦出其東門○朱元晦曰鄭詩雖淫亂然此詩却如此好

孔仲達曰作詩者男女失其時節不得早相配耦思得不與期約而相會遇焉

夫婦之正○目之所睹非無可羨者但反於心而知其所繫則唯有閨中婦雖貧且陋未嘗無如賓之誼琴瑟之好云爾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賦也荼茅華輕可愛者也

雲有游情而無定帶荼似淡妝却乃賤質安得與自家伉儷相比只是人心不正愛憎倒施如何為俗移易了○闉為門障闍則城上之當門臺也邶風荼苦菜周頌荼蓼卽委葉此乃茅草秀出之穗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服奇志淫憐新棄故風俗所繇壞也其病皆起於思只打掃得念頭上乾乾淨淨自然思路不錯邪淫不生此謂頂門一針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賦而興也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

鄭康成曰，蔓草而有露，謂仲春之時，草始生，霜爲露也。

小序曰，思遇時也。

惟郎所在以起興故爲賦而興無非述相
遇之情也首兩句道其景中兩句指其人
末兩句叙其意清揚是笑在眉目之間無
心相逅曰邂逅恰如其夙昔之心故云適
願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
逅相遇與子偕臧（賦而興也瀼瀼亦露多貌）

上四句與首章無甚別到末云偕臧是前
猶暢一人之情到此則兩情皆暢快然而

稱羨矣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傳稱曰季遇郤缺於冀薦於文公胥人
羨之賦野有蔓草此與鄭風似無干關
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賦此又晉范宣
子聘鄭六卿餞宣子宣子請賦子齹賦
是章若云淫詩何以不諱於客也○一
說鄭公子爭立國是靡定爾時忠臣憂
國行野愴然有感草零落之感偶見其

小序曰，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朱元晦曰，蕑與澤蘭相似，生水旁，紫莖赤節，綠葉光潤，尖長有岐，陰小紫可殺蠧毒。

鄭康成曰，訏，大也。

眉目之間大有焦氣遂與班荊定交一
則曰適我願兮再則曰與子偕臧英雄
傾蓋論心便欲共濟時艱勿作男女相
遇看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
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
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賦而興也渙渙春水盛貌蕑蘭也訏大也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此詩淫奔者自敘之詞）

重在士女秉蕑祓除下殷盈往觀相謔處
都脫不得此句源頭秉蕑即采蘭兩字上
巳修禊之辰漢制官民皆絜於東流水洗
濯祓除去宿垢疾鄭風即此意也前士與
女泛指國人下而方是女約士行女且要
之樂地兩人重往而私贈也○詩考渙渙
正三月桃花水下時本草芍藥分草本木
本二種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

顧廣源曰鄭國之土地寬平人物繁夥情意馳於風俗淫佚讀是詩可盡得之

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
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賦而興也渙渙將當作
相贈之謔也
直將波澄瑩澈見鄭地可樂處男女雜出
又鄭俗借樂時所以有從前私訂不禁情
意之綢繆也芍藥一名可離相謔之後有
使去爾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修禊古禮賢者所不廢且蘭乃國香為

藥殷春皆祓禊為辭於義未有礙也挾
漢未嘗禁女之不游而人自不可求豈
秉蘭遂為惡俗唯視上人教化何如耳
教化立引小人於君子之途教化廢引
君子於小人之域子曰詩可以觀誰謂
鄭風不可緣此而範俗正倫哉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二百八十三
句
齊一之八 齊本少昊時爽鳩氏所居之地在禹貢為青州之地周武王以

今三山曰心在則聞蒼蠅聲以為雞鳴心不在焉雖鞀鐸在側而耳不聞

顧廣源曰一章疑於耳二章疑於目至誠所感則其為君慮者有留於寤寐之私者哉

王介甫曰甘與子同夢情也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義也

封太公望姜姓本因居之後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賦也
言古之賢妃御於君所至於將旦之時心常恐晚故聞其似者而以為真故詩人敘其事而美之也
匪雞二句總是一箇恐晚蓋天氣將旦則
二種蟲聲同時並發故自無別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賦也此再告也
月出之光向以為目見而亦恍惚錯辨

則曰后妃一心既恐其遲猶幸其蚤旁皇
展轉直是臥不貼席亦有味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
憎賦也此三告也
不曰君之荒於內而言甘與同夢不曰以
君之故憎我而言以己之故累君此意有
可深玩○蟲飛二句九字中譜出鶯鶯棲
水蝴蝶宿花隱隱畫青雙調猶從紙上聞
之真詩中有畫

朱善曰男女之際大欲存焉節欲而循理明君之所以治也縱欲而滅理昏君之所以亡也

小序曰還刺荒也○鄭康成曰俱出獵而相遭也謂我儇者以報前言還也

謝枋得曰上之人習俗原於一人之好尚下之所好作於一時之放心齊俗好田如此哉

雞鳴三章章四句

此詩序指襄公傳指哀公無確據大都是警時君荒淫怠惰不勤政事故引古爲諷三章一節緊一節只要想得憂勤惕厲夙夜不遑底意思出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儇兮 賦也獵者交錯于道路且以便捷輕利相稱譽如此

表記上之好惡不可不謹也齊俗夸大其君禽荒而其下馳逐巧於自譽宛轉關生讀之猶覺有控弦鳴鏑狀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賦也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賦也昌盛也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

總是相稱譽却只一人口氣非兩兩揚詡也茂與昌不出還字義卽好只臧亦不脫一儇便了○爾雅狼牡名獾牝名狼很鳴能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誘人去數十步其

范華陽曰國君禽荒而國人驚於田獵以爲賢閑於馳逐以爲好安於所習不自知非道民之道也可不謹乎

孔仲達曰門屏之間謂之宁懸瑱當耳故謂塞耳紞懸瑱之繩用雜絲線織之

李廬陵曰堂下至門謂之庭○孔仲達曰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者謂之英然則

捷猛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嘗可煎和皮可爲裘

還三章章四句

握手久肺腑避近共功名此英雄本色若夫才武則居人先折節則居人後斯則尋常甲胄之夫所未易矣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賦也昏禮壻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而先歸俟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已也

齊俗不親迎久矣齊女未必知也詩人托爲新婦歷敘其夫俟已之處容飾美盛有如此者揆禮道便從言外見得○初俟於門內之宁始得見之其冠旁充耳懸瑱之紞素絲爲之紞末加瓊華美石以爲瑱碍素青黄各舉紞之一色瓊英一瓊異名皆美石似玉者亦變文以叶韻非必隨處偏易也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

瓊英瑩華皆玉色光色○謝疊山曰修容盛飾非不美也惜乎不知禮耳

呂伯恭曰既不親迎故但行婿至婿家之禮婿道婦入故於著於庭於堂每節皆俟之

謝曰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歐陽永叔曰相邀以奔之詞

乎而 賦也此昏禮所謂婿道婦及寢門揖入之時也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

乎而 賦也呂氏曰升階而後至堂此昏禮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

統人君五色瑱華士之服瑩卿大夫服英

君服然充耳之飾又施五等之爵而昏禮

又有攝盛之文自士而上每攝一等則據

服定分亦無可憑

著三章章三句

親迎之禮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

周逆戶而奠雁升拜主人不答明授女

也此義不明故齊襄求姜氏於譙僭桓

會齊侯於讙而歇行成焉春秋履緰逆

女譏始不親迎齊俗其末流矣三言俟

我之處隱刺不露然則聖人詩終事而

存齊詩殆亦互相發乎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

履我即兮 興也

日月二字比君臣無謂即說詩人矣志之

鄭康成曰履我發兮言以禮來則我行而與之去○孔仲達曰以行必發足而去故以發為行

輔慶源曰日月因時以起興言彼姝者之女旦則躡我之跡而來暮則躡我之跡而去也

小序曰挈壺氏不能掌其職

辭亦強造大約有女淫奔不以其時非原

則暮只重在我室與下我闥上在我室何

為不過躡我跡來相就耳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

履我發兮 興也闥門內也

前說淫女就男今併欲隨男而行矣齊之

君臣政教不立不能明徵格義防之以禮

也如此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齊光無禮驟如崔氏以祀于撫無極之

歌徂於在室在闥也踰墻中冓宜其及

矣然姝子從來說女欲托言崇姜日其

君似為不倫況我即我發更無所指以

齊風而存此詩刺衰亦何必序言君乃

為快耶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賦也

此詩人刺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也

人君當辨色視朝此詩作於衰亂怠政之

孔[illegible]曰[illegible]不晞謂移必見日之光[illegible]露未見日氣未
晞此無取於乾故言明之始。

[illegible]亦知其限晝夜之
限而乃不能知言無節之甚

鄭康成曰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時諸
侯兼官不立雞人故毛氏刺挈壺。

鄭康成曰雄狐行求匹耦於南山之上形貌
綏綏然喻襄公可惡如狐。

日首舉早朝言之全要在自公召之上着
想便知爲起居繼恣非真有繼日待旦之
精神直可曰顛倒倒顛而已矣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賦也
旭日初升必有光氣明未始升而令從公
出戚何體統詩人巧爲之辭不則上衣下
裳何至使人倒顛若是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莫比也
反覆全章見得箇無節兩字本欲說他暴

朝前邊偏說太早直到掉尾以不夙則莫
一語收住令人那得有此含蘊微婉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傳以刺挈壺氏夫司夜即晨門之官也
典居號令豈所得貸哉於詩見淩躁之
節爲見寅罔之度爲一時之驗可以逆
料其係矣刺挈壺實刺公也亦猶云敢
告僕夫云爾。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

呂藍田曰此上二章罪襄公履與屨爲耦雖
五兩各相偶冠緌之雙亦自爲耦襄公文姜
非其耦也。

呂伯恭曰納不止不行不敢制者今魯侯既
正皆爲又使亦其義邪○毛氏曰衡獵之
從獵之衡之然後得麻○孔仲達曰獵是行
非踐履之名。

曰歸止曷又懷止比也言南山有狐以比襄公居高位而行狐行且文姜既從此道歸於魯矣襄公何爲而復思之乎
桓弒兄以立援齊自固故不能制其妻襄
知桓之怯懦齊立國故敢於淫其妹益
齊勢重而魯輕也此篇中四曷字微意○
左傳稱其雄狐謂牡爲雄對文則飛曰雌雄
雄走曰牝牡散則可以相通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
曰庸止曷又從止比也兩二屨也緌冠上飾也庸用此道以嫁於魯也

亟稱魯道闊外通闊行人共見也亟稱齊
子明乎爲魯婦也首足同體而冠屨異匹
以比同父非配耦也易恒象婦人從一而
終襄公曷又從與亂乎○複下曰舄禪下
曰屨下謂底也二組爲緌屬繚順頭而下結
之謂緌緌垂謂緌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
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興也
娶婦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是之謂告

呂監田曰此二章非刺桓公

□武□曰詠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者其不也

小序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時桓已無父母告廟而已然徒能早制之當不至是桓焉得無罪乎○緩有五等伍伍相兩非五兩之說東西耕爲衡南北耕爲從如此七通則麻生無棄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極也

記中傳云夫妻胖合也故詩多以析薪比鞠窮其欲極甚其惡爲指襄公文姜然縱之無復制者爲誰

南山四章章六句 春秋桓公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

文姜即襄之欲妻鄭世子忽者也忽辭矣援而身死桓得援而身亦死等死耳而桓受譏名焉繇此以言忽之辭昏未爲失也詩人專罪一公汚人齒頰若文姜者且又何誅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比也

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也

呂伯恭曰驕驕桀桀皆稂莠俊茂凌稼殺狀

輔慶源曰末章又以事勢見人共知者爲比以曉之

或問甫田詩志大心勞朱元晦曰人之所期固不可不遠然下手做時也須一步作一步著實做始得

襄公嘗師於首止殺鄭子亹轘高渠彌嘗伐衛納紀季之酅又嘗與宋魯陳蔡再伐衛納惠公皆務大而求霸諸侯曾不思內行不治乃負衆恃力何能有成乎然此詩只用設喻到底亦止以不說破爲事爲高

○佃大田妄作也猶思遠人妄想也妄作事不遂妄想徒勞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比也

與上章一意桀桀有特出貌怛怛比忉忉

更似惻然不安於中也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比也

此又以明小之可大邇之可遠若躐等而欲速則反有所不達矣

童年總聚其髮爲兩角如丱之形曾幾何時而已成人矣天下事皆然然則田甫田思遠人者何以躐等爲哉

甫田三章章四句

此詩聯翁曰未見爲刺襄公初亦疑之讀到末章婉孌突弁等句弁者國君之

孔仲達曰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是盧爲田犬也

輔廣源曰仁美其德鬈美其偲則美其貌也○孔仲詩曰重環謂環相重大環貫一小環也鋂大環貫二小環

序曰以刺荒也

服也犬自穴出曰突突而升分明比衣冠而禽獸且繫於齊風豈漫無所指云然但須渾融說纔得詩人之趣爾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賦也令令犬頷下環聲此詩大旨與還叉同

三章一意但首美其人之才德下美其人之才貌還詩交相譽此爲我譽人故云譽同○逐獸者盧也發縱指示則人也斯人便捷輕利橘技美矣而且仁與衆覩焉譽獵時所見如此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賦也重環子母環也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賦也

其人之鬈鬈然有丈夫之表偲偲然多鬚則有壯士之容○左傳宣公二年宋之城者譏華元曰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乃多鬚貌

盧令三章章二句

註中謂獵者相譽之詞序曰刺荒仍主襄公好田畢弋而不修民事若曰古有聞環聲而喜者非喜其獵也喜其人之

制魴鰥皆可制笱敝不能制文姜本可防閑莊公微弱不能防閑也○胡新安曰有如雲之從則不能禁之意在其中

謝疊山曰如雨如水亦言從之衆也許衡云人思歸者其兄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莊則

有德也而公有之乎在言外見怨意焉風間俗上下同然正不必從君身上說古者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有井田便有狩獵後世廢井田廢狩獵矣還盧二詩亦有美齊能存先王遺意況狩獵爾有相遂之風乎時解衆謂此齊俗之敝恐未盡然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比也比魯莊公不能防閑文姜

通章重一敝字非敝則笱本以制魚耳春秋二年于禚四年祝丘五年如齊師又七年于防于穀何獨不能禁哉其從如雲刺文姜恬不知恥令刺莊之威令不行○東海有魚其名曰鰥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昔衛人釣得鰥魚大盈車子思問如何得之對曰下釣垂一魴之餌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則吞矣是知鰥乃大魚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比也

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爲文姜賦
欲適齊尚可得乎

胡武叔曰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禮禁亂之所繇生此以傳爲弊所用而敝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則知防閑之道矣

孔仲達曰簟茀所以竹爲簟蔽車之後戶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賦也

唯唯行出入之貌

鱮性旅行故字從與亦謂之鰱魚之不美者詩緝曰網魚得鱮不如啗茹說到如雨如水而曰行流蕩不能止意在亦淫佚之象

敝笱三章章四句

序以爲刺魯桓也或云此詩作於桓公遇害後故毛傳曰爲二國患夫制其妻則易子如何制母來詳味詩雖罪齊子

歸止特地說其從如雲如雨如水此豈亦非莊所能制耶可令有詩牽合者一省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賦也

薄薄疾驅聲發夕謂離於所宿之舍齊人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也

此爲齊襄納衛朔抗王人除人從文姜歸齊以爲帥故齊人刺之○首章言車以竹簟爲車蔽朱革爲車飾或云君夫人翟茀此章茀則宜是襄車不思易夕婦乘其茀

鄭康成曰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讀當爲闓弟古文尚書以弟爲圛圛明也

孔仲達曰所陳蓋是莊公時事

謝疊山曰翱翔遊敖文姜情態歡欣快樂如此無慚作無羞恥無忌憚盡見於此矣詩人鋪叙詳形容巧刺深而疾甚也

邪見非爲夫人而用況魯道齊子向來都說文姜唯婦人無行尤可恥也發夕亦因也急於歸齊不能待旦如朝發襄陽及唐鄧發自京師之發看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賦也

濟濟美貌濔濔柔貌豈弟言無忌憚羞恥之意也

馬以駕車轡以馭馬公然馳驅於魯道上內不羞慚外不忸怩純是欣快得遂情欲之態是曰豈弟○四驪遇騎中之純黑者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賦也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賦也

上二章乘車馬之盛矣此二章則言其遊行之自如行人與敝笱如雲如雨如水事指從者不同之指所過之地萬耳萬目在焉而恬然不知愧恥更堪痛絕

載驅四章章四句

篇中止言文姜車馬及道途往來如畫光景絕不言所爲何事此即中冓之言

小序曰、刺魯莊公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

孔仲達曰、正者侯中所射之處。布侯畫正、正大如鵠、三分侯廣而居一焉。王射五正、畫中朱、次白、蒼、黃、玄居外。諸侯射三正、損玄黃。孤卿大夫士同射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射者內志正則能中。亦鳥名、齊魯間名題肩爲正、鳥捷黠者難中、以中爲儁、故名。

不可道也。若云是襄公來會、不是文姜。何以春秋屢書、亦皆云夫人姜氏、未嘗言齊侯來會夫人乎。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賦也。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不能防閑其母[illegible]。

每章首句都兼威儀技藝、下則析言之。頎而長、體貌美。抑若揚、容止美。抑猗若揚、況揚之美、更何如。巧趨蹌之蹌、而巧也。射則臧、大射中鵠、賓射中正、皆善也。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賦也。按春秋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九月子同生、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

名即名其威儀技藝、儀既成、覓一事無失容也。終日射侯、不出正、舉賓射以例其餘耳。展我甥、不知者以爲美其爲齊甥也、今刺甚於譏焉。○周禮梓人、有皮侯、采侯、獸侯。天子大射用皮侯、賓射采侯、燕射獸侯。射義註疏、布曰正、棲皮曰鵠。

鄭康成曰、四矢象有事於四方。○光華陽曰、射足以禦亂、而體不足以防淫也。

嚴華谷曰、譏風之意、逗在言外。如此詩中間展我甥兮一句、只是一甥字、便見得是刺譏。

[illegible]於甥字便見得是人以莊公爲齊侯之子[illegible]是[illegible]不滿處。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賦也。禮射每發四矢、反中皆得其故處也。言莊公射藝之精、可以禦亂、如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可見矣。

清揚婉、言眉目之間婉然美也。舞則選、言文舞武舞皆選出於衆、射則不惟貫革、又力而兼巧也。猗嗟以下妙在句句是稱美、卻句句是刺譏。○左傳莊十一年、射宋大夫南宮長萬、注、矢名金僕姑。

猗嗟三章、章六句。 東萊呂氏曰、此詩三章、譏嘆再三、則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莊之於襄、非甥也、仇也。有人心者、報父怨、絕母恩、自是平常事、而漠然不問、使齊人目之曰展我甥、即其以威儀射藝信爲齊甥、則非刺辭、終相亦無責有此子矣。○夫子惡齊而閔魯、故皆列之齊風、其亦爲內諱耶。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一百四十三句。

桂林詩正卷三上終

呂伯恭曰處大河首山之間土地迫隘○吳安成曰先儒以魏封爲文王子畢公高後

小序曰刺褊也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輔慶源曰葛屨非可履霜以興女手未可以縫裳然自褊者言則亦可使之縫矣

嚴華谷曰宛委曲遜順貌○孔仲達曰不敢而上故就客位

桂林詩正卷三中

武林後學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魏一之九 魏本舜禹故都其地陿隘而民貧俗儉周初以封同姓後爲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興也女婦未廟見之稱此詩刺其儉嗇而褊急

褻人非屨奔走耶寒閭井之女紉針補綻自其常業何足爲刺此詩所刺不論士庶皆若此成何局量乎○士昏禮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雖即見舅姑亦三月乃助祭行未祭行未成婦也以纖纖之手而責以縫裳腰領縫畢而大人服之矣只形容箇急字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賦也揥所以摘髮用象爲之

要合首章看來古人以右爲尊婦至門夫揖之入宛然辟右就左謙貌而背褊外面宜若無可刺處無奈心衷迫促依不中禮

輔慶源曰此章正刺其內外表裏之不相副

陸氏璣曰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今人緝以取繭緒味酢而滑始生又可生食

是以不能不刺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廣漢張氏曰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急迫瑣碎之意

季札觀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渢渢乎三句正如提提左辟如英如玉光景只開國承家也須稍留餘地心量亦須寬大一分如葛屨履霜女手縫裳忮忮乎如日行北陸氣寒晷短何以長世○首章可以兩字但平敘而諷刺躍然次轉到儀容佩飾稱述一番纔點出褊心來縱何婉而多風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興也莫菜也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

前章初昏縫裳還只從士庶家說此直刺貴不中禮者說到公族比公路公行漸貴詩家法類然○人所貴循禮以量勝非其容儀之謂也汾之水敷有莫采焉彼掌公

孔仲達曰宣公二年晉宣卿之適爲公族庶子爲公行藚牛脣水舄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今澤瀉也

小序曰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路車者列爵於朝宜何如度量而纖嗇乃爾不亦大異乎貴介也哉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典也公行即公路以其主兵車之行列故謂之公行也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典也

一方一曲總是汾水流出處采桑采藚亦就其地所有者采之無甚分辨之子翩翩俊逸如華溫然光潤如玉而無奈中之所

存經營鄙瑣殊異大度不誠可惜乎公路公行公族皆借用非必指所刺之人服此職也○國策長桑君與秦越人藥使以上池水飲藥三十日視垣見一方人想古語亦有之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爲國務存大體公儀休拔園葵去織婦不欲與民爭利此大臣風度而悉反之詩所以刺也這寒儉光景正在無度卻

輔慶源曰黍離之憂憂王室之已覆也園有桃之憂憂國之將亾也憂已覆而不我知則亦已矣憂將亾而不我知則欲其思之者亦宜○程正叔曰此詩憂深思遠國無政事則亾故憂思之深至歌且謠

鄭康成曰聊以行國且畧之辭也聊出于國中觀民事以寫憂不知者謂我于君事無中正○傳曰極中也

英如玉上見得世族之家規矩習熟體面自在但稱當自是天性故即大模大樣中終不能掩其局促和盤托出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典也合曲曰歌

徒歌曰謠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是詩

全詩如郇模獻三十字之類一字一意翻覆欲人思他意味改絃易轍非泛泛作歌

謠行吟寄傲敢於訕上者然○桃雖微亦可爲食魏雖小亦可爲政所可憂者全在彼人是哉一語更端重嘆不是要他憂只要他思一肯思便當知我之非驕而彼人之非是矣立地振奮更有何事業不可做將起來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典也

謝疊山曰使忠臣義士之心略見知於人遇國不辭吠而與惡之間所憂何說所當行何邪魏侯閒而怕怡恣爲扶顛持危豈驟滅其國國雖亡亦未必如是速也嗚呼惜哉

小序曰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歌謠不効惟有遊行呼籲即古人泣田吟澤一法而反以爲縱恣亦讒邪之故猶離騷所云蘓糞壤以充禕謂申椒其不芳也思勿思之間即憂不憂之關轉爲不特望君并望與君共謀此國者○棘有亦白二種叢高三四尺似棗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魏傳至武公征歛不息惡聞直言晉獻公將滅之其宗臣畢萬憂而賦此惟恐

直者見爲非則讒邪者反見爲是矣魏何能國哉○後晉滅魏以其地賜畢萬爲大夫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賦也上猶尚也孝子行役不忘其親故作此詩

魏介處秦晉間迫於誅求終歲奔命有往無返征役之子自審危亡而作即白雲親舍深情也初陟岵於草木中隱隱若有見

陳永裕曰岵也屺也岡也皆山高處可以瞻望者各取其一以叶韻耳

劉安成曰詩人雖設爲念己之言實深念親也章末一語行者亦以自悲可見其忠孝之心

尚瞻瞻不甚明故次陟屺於無草木處望箇親切次又陟岡於山最高處再望再擬詩言之叙如此○父曰一段與魯論父母惟其疾之憂同一肺腸寫情特至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賦也尤憐愛季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亦言其勞之甚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賦也必偕言與其儕同作同止

既思父又思母并思其兄既想像念已之言又想像祝已之言曰庶幾其謹之哉斯人也必能以親心爲已心亦可謂孝矣勿把孝友並說○爾雅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屺傳當是誤

陟岵三章章六句

此詩不直言已念父母翻言父母之念已直連兄都思量到猶唐人詩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揷茱萸少一人不録得人

小序曰刺特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呂伯恭曰浙閉十畝者特甚言之耳未可以爲定數也

張敬夫曰周制國郛外有聽爲場圃之地疑家受十畝以毓其才

輔慶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使賢者不樂仕於其朝則其國政可知矣

深孺慕其得力在章尾因而曲體善承無忝爾所生不是空空沒要緊作小兒啼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賦也 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故其詞如此

兩章都是言隱居之樂仕者榮其身不免勞其心安於前不無危於後都在還逝上想得出非見幾而作之謂○閑閑狀他心裏寬曠若宇宙有心人處江湖不忘廊廟

纔是孔顏學問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賦也 十畝之外鄰圃也

泄泄只是舒而不迫光景亦不必拘定採桑人借言丘園有餘適當招隱之歌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此詩明是魏祚已迫國將入晉揣力不能救亂又不忍身事異姓故欲偕我同志共處林泉是賢者無奈何極思若認

[illegible]廬陵曰天下固有爲其事而無其功者然未有不爲其事而能有其功者矣君子之心寧勞而無功必不肯無功而食人之食

孔叢子曰子思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 郝敬仲曰[illegible]也直言[illegible]也直波不言猗者取韻故也

眞閑閑泄泄爲愜意之境便是對癡人前說夢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賦也 猗與兮同

貆貉類用力伐檀將以爲車而行陸也今乃寘之河干則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矣是以甘心窮餓而不悔也詩人述其事而歎之以爲是眞能不空食者

據註謂美君子如徐孺子之流非其力不食而序則曰伐檀刺貪也更似理長蓋不

稼穡取禾不狩獵縣貆正是無功受祿者流末特嘆君子以深刺小人若取禾三百廛庭縣貆皆極貪鄙底小人方有此豈美君子之辭玩河水句下文氣小斷不宜强加襯貼在君子心上看況末句明白提出君子來說何等爽快○三百廛則一夫兼三百夫之穫矣冬獵曰狩宵田曰獵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

嚴氏曰、順流而風曰淪。

毛氏曰、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仕、然耳。

殞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賦也、輻、車輻也 直波文之直也 十萬曰億 蓋言禾秉之數 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賦也 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 囷圓倉也 鶉鴽屬 熟食曰飧

君子不得仕進甘心執賤役處河濱側與漘穢是毘之非其所也然玩彼逝波長往無悶曾不介懷國人惜君子在望而小人

之尸位者恬不知耻故又提他取禾三百億三百囷縣特縣鶉窮極滋味正不知有何功而受此也彼伐輻伐輪君子即一食一飧尚不肯空叨人養豈有此哉是之謂刺貪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劉琨與祖逖起舞同侃刺豫州朝夕運甓晉實賴以中興范文正居官每晚計一日奉養之費與所爲事相稱則已苟或

傳曰、魏人困於貪殘。欲去其國賦碩鼠。○輔廣源曰。三歲貫女。民之於上甚矣。莫我肯顧。則上之於民甚矣。於是而決去之。非其罪也。

范華陽曰、民出力以事上。不以爲德而反蠶食之。所以去也。

不然終夜不能安寢皆此意也士君子處末流須打起精神辦事纔一類隨萬事瓦解此救亂第一義彼欲若處至誦經似道日鬪蟋蟀卒傾宋室伐檀詩人眞有持危定傾之略莫漫看過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比也 民困於貪殘之政故託言大鼠害已而去之也

民者邦之本食者民之依魏豈有意蠶殘

哉玩三歲二字止因國家多故暫行加賦相仍至於三歲而擧括飛派竟奉爲定額矣脂竭髓枯索之彌亟及民病而國亦隨之古今通弊如此可發浩嘆○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足於頭上跳舞善鳴食人五穀逐之則走入樹空中樂土不出繇征薄斂嗚呼爲人上而使民不得所豈長策哉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

孔仲達曰黍麥是鼠所食苗之莖葉以非鼠所食之故云嘉穀謂穀實也

張南軒曰魏人所取以其上失道如此國人厭之甚而欲去之猶有未忍也故著其情於詩著其情於詩乃其所未忍絕也

嚴華谷曰魏唐無淫詩蓋猶有先聖之風化焉

劉安成曰叔虞封唐後侯號晉十七傳至曲沃武公所并然能滅晉之宗而不能滅唐之

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比也德歸恩也直猶宜也

德訓歸恩不如說無德及我爲妙直訓宜不如作遂願解備參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比也勞勤者也言既往樂郊則無復有害已者當復爲誰而永號乎

放勳曰勞之註勞苦微異末句變文言外見爲今朝不謀夕那能已於悲號邪

碩鼠三章章八句

近解碩鼠民何敢以比君特託民言興刺耳曾不聞苛政猛於虎乎玩結句仍望君寬卹有何必遠去故國之情隱躍不露總之國政儉嗇之過必趨於貪鄙貪鄙則不顧民命宪必至於亾國以此殿魏風明爲儉嗇之報也

魏國七篇十八章一百二十八句

唐一之十 不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爲唐侯其

[illegible]子欲絕武公於晉而不可故總名其詩爲唐以寓微意焉

輔[illegible]曰此詩欲及時自樂也而卒曰好樂無荒可謂有禮矣當是時風雖變而先王之遺[illegible]猶未亡也○嚴華谷曰思啓其[illegible]無荒作其[illegible]將其體三言而君國之道盡矣

歐陽永叔曰職思其外謂廣慮也○輔慶源曰思慮周而爲不敷則亦無益矣

地土瘠民貧勤儉質樸憂深思遠有堯之遺風焉其詩不謂之晉而謂之唐蓋仍其始封之舊號耳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賦也蟋蟀蟲似蝗而小或謂之促織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及其歲晚務閒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爲樂

從歲莫說入行樂分明是前此憂勞所不必言且纔要樂尚未樂也而職居早已繫其思矣無荒卽是瞿瞿宛然與良士同一

肺腑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不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可爲此章下註脚○陰陽師萬物以出入帥之爲蟋蟀蓋能呻陰陽之悉者也歲字初見九月建戌於文禾千爲年步戌爲歲益年取禾之一熟而歲騎兩稔故步戌曰歲便要想唐人一歲兼兩年而圖維矣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賦也其所

孔仲達曰春官巾車注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牧納禾稼亦用此車

朱元晦曰[illegible]尚存儉之意作是詩是一篇不敢放肆人○陸定宇曰次思其外則出於所任之外終思憂則思遠而憂深矣

治之事固當思之而所治之餘亦不敢忽蹶蹶動而敏於事也

夫子嘗說不任其位不謀其政郤又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正此勿以其外而不置念也蹶蹶與疾趨一般勤勵又比前瞿瞿郤顯嚴緊爲之緊嚴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賦也慆過也休休安閑之貌

農事畢雖役車亦得休息君子可無一日

之樂乎思之思之至於憂而極矣然始爲瞿瞿而恐繼爲蹶蹶而起終且休休而安方安即瞿瞿蹶蹶之効也如是樂生於憂方說得是良士底樂非苟偷安一日而已

蟋蟀三章章八句

吾觀風於魏首得其褊於唐首得其憂皆有不終日之意心維晉至者懷處堂之憂而以蟋蟀寄諷爲之勸職思者三思居志本也沃大於翼雖過已兆敗亂

小序曰刺晉昭公也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是詩以刺之

○毛傳曰樞荎也○陸璣曰樞針刺如柘葉似榆爲茹美滑於白榆榆皮色白者名枌○孔仲達曰走馬曰驅策馬曰驟

郤顧貽先君羞思外志末也沃以德綏民歸附日衆敢廢勤敏滋門庭寇思憂志警也怨耦生亂階禍彌深敢撤父兄之誤爲社稷殆而尚可荒乎夫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宗室之難晉實始之天子雖一再申討沃盛難制矣晉君無能爲或者其臣實甚三易良士殆將[illegible]之感也歟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

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興也樞今刺榆也此詩亦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蓋言不可不及時爲樂然其憂愈深而意愈蹙矣

前面蟋蟀章纔說樂緊緊說思說憂子輿氏曰人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此章若只泛泛說解前篇之憂便無意味看來其言欲盡樂於生前都是憂遺及於身後註中憂愈深意愈蹙句有味衣裳車馬將竟供他人之服乘不繇人不怵然驚而思其爲晉計者切矣

[illegible]門中開花似樗而細葉止自蓋
樹今宮門種之名曰鵲蔵

鄧潛谷曰鄭言他人是愉中言他人是保末言他人入室一節悲一節此亦憂深思遠也

呂伯恭曰前漢地志云蟋蟀山有樞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
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興也栲山樗也杻葉似杏而尖其理多曲少直材可為弓弩幹者也考擊也）
琴瑟鐘鼓生人適志怡情之具也有而弗
御不至為他人有乎是宜思所以保之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
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興也）
易君子以飲食宴樂曲禮士無故不徹琴
瑟古人豈耽遊哉順時隨遊此中却自有

本領作用切勿如尋常遺日嬉遊看了一
則曰他人再則曰他人終緊條切最在入
室上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詩有興體取其能使人興於詩也假如
此章平平將山與隰發端只一篇有字
人情各欲私己之有而恬不知憂便伏
着變故終不可知防維消弭政須得力
是時桓叔伐晉之謀已成而昭公醒覺

歐陽永叔曰揚水以比昭侯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強如白石見於水中謂其民樂而從之○孔仲達曰刺繡以為衣領名為襮

鄭曰云何其憂言無憂也

嚴華谷曰命謂桓叔命其徒以舉事禍將作矣言不敢告人乃所以深告昭侯

自守所謂亡國之日追以促矣如何可
弗省此說備覽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
君子云何不樂（比也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其後沃盛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
左傳昭侯之始封成師也師服諫曰吾聞
國家之立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
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
弱矣其能久乎後事果然乃見於詩○素

絲也以素為中衣此諸侯朝祭服之裏衣
丹朱為純而繡黼為領桓叔豈應服此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
君子云何其憂（比也朱繡即朱襮也鵠曲沃邑也）
與上章一意前曰云何不樂此又曰云何
其憂分明要晉知所儆戒爾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比也）
粼粼水清石見之貌李氏曰田氏之於齊亦猶是也故其召公子陽生于魯國人皆知其已至而不言

輔廣源曰、昭侯非有大不道、特以其日就萎薾、國人爲不足恃賴、相與離叛、惟沃是歸、乃知君人者感盛動人、天下之大固、非奄奄欲盡之氣所能維繫也

嚴華谷曰、此詩言桓叔之強不交、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言在此而意在彼也

陸農師曰、兩手爲匊、兩匊爲升、先曰升、後曰匊、互相備而已

時沃有篡宗國之謀、潘父主之、將爲內應、而公不知、詩人爲是、從沃之辭、陽以爲沃、陰實警晉、猶斯養卒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見是若直謂國人助之、而隱其情、亦既警之於詩矣、安在其隱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曲沃五世兵、三弒君、而晉人亦五立君、焉宜乎民之足恃也、惜所立者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及緡、狃於苟安、奄忽不

振、尪羸之體、毒藥一劫、而斃矣、嗚呼君其無曰積於弱也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興而比也、椒樹似茱萸、其實味辛而香烈、此不知其所指、序亦以爲沃也

埤雅、茱萸氣好上、椒氣好下、喻沃以支子受邑、其馨香下達、將至盛大、椒聊二句重發嘆詞、須想實之蕃衍正唯枝遠故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

輔廣源曰、揚之水、椒聊、述當時民情、無僭君而繫桓叔也、聖人錄取焉、知臨民凜乎若朽索馭六馬、見民倘常懷上、不可不強於自治也

李三山曰、唐俗尚儉、雖不得時、猶未至於淫奔也○孔仲達曰、綢繆是束薪之狀○劉安成曰、心宿三星鼎立、因謂三星、參春秋之初、辰月末日在畢、昏時日淪地之西、而心宿始見於東方、此詩男女過仲春始得成婚、故適見心宿

鄭辯成曰、邂逅、解悅之意、韓詩作邂覯、不固之貌

李三山曰、國語離曰、三女爲粲、又曰粲美物、是言美女也

聊且、遠條且 興而比也、篤、厚也

詩人只要形容桓叔之勢、借椒來說、重嘆遠條見其實之蕃正未有已爾

椒聊二章、章六句

彼其之子、外之之辭也、此詩疑不主桓叔、當是憂昭公之弱、而美桓以聳之、與前章取水石之張皇、喻強臣之跋扈、皆隱隱爲昭公下鞭策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

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興也、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詩人叙其婦語夫之詞

婚姻常禮、及時行禮亦常事、何至喜之甚、而女子自爲慶幸若是、子兮子兮二語大可想味、莫作淫詞讀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興也、隅東南隅也、此爲夫婦相語之詞也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興也、戶室戶也、此爲夫語婦之詞也

小序曰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孔仲達曰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赤棠子澁而酢無味。

心爲明堂火星見於三月而中於六月参
爲白虎宿見於十月而中於正月自季秋
迄孟春皆可婚姻則参出爲正時而心出
爲失時也星隨天轉昏而正東在天夜久
而東南在隅夜分而正南在戸當與摽梅
之詩叅看

綢繆三章章六句

綢繆之詩男女相遇遇何剌乎失遇而
遇其不遇也久矣其遇而不得遇者亦

尚多矣故本其欣幸之極而感時進會
之情愉然可思焉不然婚姻正期也何
以嘉樂而言之若不能自勝耶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
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
不佽焉　興也杕特也杜赤棠也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

葉者木之扶也人不可以無輔助亦若是
矣已則無兄弟而致望於行之人其兄弟
可知其人亦自可知正與唐事相似

嚴華谷曰同姓亦謂兄弟變文成章耳

小序曰刺晉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幷爾。

孔仲達曰袂是袖之大名袪是袖頭之小稱。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
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
不佽焉　興也

同姓畢竟比同父不同明說胥有桓叔而
反以浸弱呼籲外助非宗黨不可一再說
他人亦煞有深意在

杕杜二章章九句

哀侯之時曲沃益强本根益弱爲公者
惟有親兄弟善四鄰以圖之庶可轉弱

爲强以消其變乃不知修德親族而侵
其弟徑庭之田失計甚矣故以杕杜相
比者諷之厥後徑庭南鄙啓曲沃伐翼
爲沃所執自貽伊戚將誰咎歟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賦也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

國有大臣關中外重望乃今服豹袪者盈
朝而篡宗行逆者全無畏憚安用若人爲
豈無他人可望維子與我休戚相關不能

鄭康成曰民不言而歸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

序曰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illegible]源曰民從征不得耕耨父母無所怙恃[illegible]何時人而猶集得所也雖齊風之事然其[illegible]亦焉發矣

不過望切耳如此看方豹袪有着落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賦也

將羔裘豹褎領起同安樂自應同患難如何可坐視得玩我人爾乎便覺有親暱意思與他人不同

羔裘二章序內何知此詩不知所謂

紫陽闕示後學虛心特切高處在闕疑絕無附會序士刺時說今亦姑從舊說

解之言備世臣仍在大夫以豹飾句看出一說自曲沃盛民服敗屢起而猶未忘舊也言羔裘於我有服比究究疾苦久矣非無強大可從但舊好情深自有不忍去者亦備參

肅肅鴇羽集於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比也鴇似雁而大無後趾

栩柞櫟也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

鴇連蹄性不樹止樹則苦如民性本非習於勞苦也以征役為王事而致令仰瞻弗給安得令人子不恫然呼天乎○爾雅櫟其實梂柞櫟杼栩皆櫟名橡斗子煮食可充饑殼堪染皂盬與蠱字異而義同是不攻牢不堅緻之意

孔仲達曰人窮則反本困則告天故訴天而告愬○范華陽曰思得休息以反其常服之非也

陳永嘉曰春秋之時諸侯猶以王命征役故曰王事但調發未必均故君子苦之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比也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比也

雅之行役取興於雎飛者偶而颺去猶有旋止之日風之行役比言於鴇集者繫而不動竟無飛舉之期故一則近而告哀於君一則遠而控愬於天○上言稷黍到末言稻粱周禮食醫犬宜粱記粱曰薌萁供祭祀又曰大夫無故不食粱古人重粱如此稻分粳糯二種粱則分青白黃皆粟類食之比他穀益脾胃

鴇羽三章章七句

傳曰曲沃三弑其君。僖王命爲晉侯。唐人刺之賦無衣。○鄒麐源曰安謂不得抗衡謂無後悉請命於天子而其辭之悖慢無禮亦甚矣。

周道衰。以天王而遣使求金求車於諸侯。浸至夷厲之世。徵求無已。王既以貪而無厭者令諸侯。諸侯遂以僭而陵上。者陵天子。無衣者揭羽之漸也。但北門曰王事適我。何分曰爲王前驅。此詩亦曰王事靡盬。雖皆怨望之詞。幸而王命行於侯國。亦猶見文武遺澤云。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賦也 侯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爲節。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

周釐王。王以武公爲晉君。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釐王貪其寶玩。是以誅討不加而爵命行焉。則王綱於是乎不振。而人紀或幾乎絕矣。

桓叔生莊伯鱓。鱓生武公稱。至是豈復知有王哉。特因人心不與。將假王靈以定晉。味其詞。大都從利害起見。良可痛恨。一說詩人代爲請命。故作偃蹇之詞。况蓋亦誅意法。非必武實有是詩亦通。○周禮司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註。鷩冕七章。衣三章。一華蟲以雉爲鷩也。二火。三

王介甫曰。六者。子男之服。天子之卿與子男同服故。

嚴谷曰。聖人致嚴於名分。無衣之詩不删者。以著世變之所傷周衰也。

宗彝。皆畫爲繢。裳四章。一藻。二粉米。三黼四黻。皆以爲繡。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賦也 天子之卿六命。燠言其可以久也

先儒或言其義理有未安。雖衣不煖。似不合武公心事。倂言謙詞。亦隔。只是欲受命服。得比於天子之卿。可以壓服人心便了。

無衣二章章三句

曲沃之事。潘父弑昭侯。迎桓叔。晉人攻

之立昭侯子平。爲孝侯。莊伯弑孝侯于翼。晉人攻之。立孝侯子郄。爲鄂侯。鄂侯卒。莊伯又伐晉。晉人立光。爲哀侯。武公虜哀侯。晉人立其子。爲小子侯。及武公誘殺小子侯。人復立哀侯弟緡。國人之不與者五。最後武公滅緡。僖王受賂而命爲諸侯。晉人始不得已從焉。嗟乎民輕如臬。難以戢。故王尊於天。乃以賄動。周安得不弱。諸侯安得不横。嗣後漸

而爲威烈分而爲東西周禍皆胎於此矣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言此

杕杜不足以蔭人則寡弱何足以圖君子然緇衣之好本於中心特無繇得飲食之爲悵悵耳豈終無以飲食之也乎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比也周曲也

道左者往來之人必多處境迂迴則行人更少自非厚蔭可以休息誰復來遊哉形容招致無地如此然此好賢一念則未嘗不孜孜欲致其恍篤也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此詩序以爲刺晉武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味其語意不甚類或者文公爲龍蛇之怨而志過則有之乎杕杜謙言單枚也道左道周謙言迂僻也

輔慶源曰中心好而自恐不得飲食則凡可以養之心無所吝彼賢安有不至而我亦奚患於寡弱哉

孔仲達曰道周遶之故爲曲也

鄒中公曰晉文好賢而國人美之之詩

飲食詠言不言爵祿之也嗟嗟綿山高蹈適我無從身既隱矣焉用文之聞譽不得曷從而飲食之然子推大節正不容無詩以旌之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興也

蘞草名似栝樓葉盛而細予美婦人指其夫也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興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賦也

物類生發於此而蔓延於彼各有依託然也今予所依託之人何在而居止孤影自宵達旦情其能堪乎亦以喻身在近而心不能不繫在遠爾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賦也居墳墓也

夏日冬夜憂思於是爲切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賦也室壙也

婦人之義生同衾死則同穴日夜分寒暑舉其長者言之尤難爲情歸無定期思之深而無二心自明其願直如此

程正叔曰葛之生託於物蘞之生依於地興婦人從君子

張南軒曰斷之以百歲後其亦傷之至也

小序曰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輔廣曰前三章人情之常也後二章[illegible]風之厚也

小序曰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孔仲達曰[illegible]首山在河東蒲坂南○[illegible]山曰亦名雷首

葛生五章章四句

按序謂刺獻公蓋自伐驪戎滅耿滅霍滅魏伐東山皋落氏滅夏陽伐蒲滅虢襲虞伐屈攻戰不休婦人念其夫死亾無日故不敢遽望其歸但言得同歸丘首足矣乃思存而非悼亡之辭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illegible]之也此刺聽讒之詩

讒譖之人不畏人不聽而亦畏人之能審今雖不聽異日或未必不中也齒牙為猾有識寒心君弗愛何口之有亦既知之亟躬自蹈之可乎嗚呼二五之耦已合中巫之謀漸踈前後左右悔善譖也君舍旃斯舍旃耳君無然斯無然耳人言安得而入焉○集傳首為山名春秋傳趙宣子田于首山下二章又皆稱首陽則首陽二字當同為山名

彭廬陵曰或云人之為言不可遽信則固當舍置然舍之猶無所懲必究其有無之實則為言者無所得而自止

朱豐城曰無遽以為信欲察之詳也[illegible]以為然則欲聽之審也能如是[illegible]以理所有且不行況欲詠以理所無哉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與許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比也從聽也

埤雅苓生於隰葑生於圃則首陽之巔固不必有苓矣其下又豈真有苦而東豈真有葑乎據理自無可許聽但不審察則無以見其情偽之所存彼得因而進說耳已則不明且邇而尤人之譖愬將安歸

采苓三章章八句

為此詩者意在狐裘蒙茸驪涼致離之後乎夫處人父子間深譚嫡庶其勢固不可驟而說亦不能無因有因其所甘而以甘中之者如采苓首陽之巔是也有因其所苦而以苦中之者如采苦首陽之下是也有因其時甘時苦而以甘苦雜投者如采葑首陽之東是也嗟嗟大計發於咄嗟危言兼其醉飽姬氏之

李□曰、史記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遂收周餘民有其地。○孔仲達曰、周都楅核為鎬、其地東都楅長、西都方八百里、昭公元年、左傳曰、秦晉侯自雍及絳、是秦自德公已後常都雍也。

傳曰、襄公伐戎、初命為秦伯。闕人樂之、賦車鄰。○孫子瑞曰、凡此皆人君之常禮、秦先君所未嘗有。○孔仲達曰、白顛、令之戴星馬。

輔慶源曰、未見秦君、觀其車馬寺人、已誇美之矣、則其既見秦君也、國家方興、禮樂初備、而人情喜樂、故至於此。

心路人知之、而君弗悟、痛哉。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秦一之十一 秦、初伯益佐禹治水有功、賜姓嬴氏、其後中潏居西戎、以保西垂。□□□□孫大駱生成及非子、非子事周孝王、養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宣王時、犬戎滅大駱之族、宣王遂命非子曾孫秦仲為大夫、誅西戎、不克見殺。及幽王為西戎犬戎所殺、平王東遷、秦仲孫襄公以兵送之。王封襄公為諸侯、曰、能逐犬戎、即有岐豐之地。襄公遂有周西都畿內之地、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賦也

鄰鄰、衆車之聲。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之官、故國人創見而誇美之也。

平王封秦而遂以岐豐相許、此豈人為之哉、天也。觀禮奉束帛匹馬卓上、卓即白顛、故以為上列而九馬隨其後、則馬實白顛正。秦人所舉以誇美者。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秦封侯便當立閹宦、無心創見。鋪張中却是趙高禍秦之讖、亦一奇也。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興也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

劉須溪曰、俯仰一時、景寫其中之所甚快、所以為興也。○嚴華谷曰、觸易相親之俗、悲壯感歎之氣、秦強以此、止于為秦亦以此。

小序曰、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嚴華谷曰、孔阜、馬之良、在乎御之良。媚子從狩、見便嬖足使令於前也。

樂、逝者其亡。興也

王業爐霸圖、興功利、富強、固其習俗、而慨憤激者不能一朝居。甚至曰其耋曰其亡、豈第惜時云乎。直有欲君及早樹功、安能邑邑久居此而空談百年積累之意。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此秦始興詩也。開口便說寺人、起且立國規模、莫先禮樂、今曰並坐是無禮也、仍是酋長部落雜處之夷習。曰鼓瑟是無樂也、仍是彈箏擊甕扣缶之夷音。曰其耋其亡、急促就功、不能優游致理、仍是以力征經營天下之法度。秦雖代周、不數傳而亡、已盡兆於此。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賦也

此亦前篇之意

以立國開創之君、大獮行禮、誇示四方、而媚子與俱、豈所以垂後嗣、令臣民乎。宜其傳世之不永也。驖馬言後以驖為主、

孔仲達曰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曰時牡○朱元晦曰進禽左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也

孔仲達曰夏官田僕掌設驅逆之車驅禽逆前趨後逆御還之使不出圍

一首前以轡為主鐵性堅悍凝於難御今六轡在手磬控如意而無煩手之勞故詩以美之○駟驖四馬皆黑色兩服兩驂各兩轡又驂馬兩轡納之觖而六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賦也

曰左之而捨拔無不獲者言獸之多而射御之善也

君出獵虞人翼以待射公曰左之者欲從左逐君從左射自左膘射之達於右則左當指禽獸左膘有耳公羊傳解三殺射必

中左乃為中殺正以此矢鏃為首故以獲為末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賦

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鸞鈴也驅逆之車置鸞于馬銜之兩旁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

此亦因出狩而遊觀也車馬閑習雖田大亦處之得其宜總是昔無今有故歷叙而詩美之不置秦本保於西戎自襄公始備中國之禮儀侍御觀所美如此則其欲若

張南軒曰讀車鄰駟驖之詩則知秦立國始剏不追然以車馬本務獵為射獵而已蓋不及於用賢利民也故其流風亦至乎是

小序曰美襄公也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朱元晦曰襄公報君父之仇豈快忿哉以大義驅其人而戰此所以善用人而秦人樂為用也

可知

駟驖三章章四句

秦固周地俗悍氣驁周先王馴之以弓矢深其用於蒐情折而入於秦禮教凌遲有夷風焉夫子錄之志譏也何譏爾譏夫秦使壯士嬖狎諂臣以車載犬獵異於軒乘鶴乎用夷狄之俗亂先王之禮為可慟矣○襄公受命平王而所同行者媚子也所從遊者獵狗也以此與

一晉參輿之女謁賜之犬馬廣其苑囿其國不終敝吾未之前聞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賦也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共戴天之讐也襄公上承天子之命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人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興師則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矣

兵車在前六月言元戎十乘故夏約車殷寅車周元戎此國侯謂小戎也俴收是車

孔仲達曰靷所以制馬令隨人意驂馬欲入則逼於服馬內轡不須常挽故知納驂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則以白金為觼也

軫之制梁輈是車衡之制戎車取馳突牧
比大車獨俴取捷蹻輈似屋梁便服馬進
退以皮革五處束之取堅而文也服馬夾
轅控御有定驂次服外縱則外馳混則內
入故貫驂轡於環中而置皮於脇外制驂
有法則驂與服俱馴矣服馬頸頭當於衡
引車固有餘力驂不當衡故別為二靷以
引車靷繫陰板上而續靷處文銷白金鋈
之繫驂有法則驂與服齊力矣重轂上承

之肉是君子所依取其文車輪之設是小
人所腓取其暢而所駕車之馬則駕以騏
馵益馬良車益好也婦人則曰思夫在戎
而無怨亦有快其成功意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
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
為期胡然我念之 賦也邑西鄙之邑也

孔阜則耐馳驅在手則任操縱騏騮騧驪
齊力秀色天下之名馬也四馬當八轡以

孔仲達曰群言和調也曲禮云進戈者前其鐏進戟者前其鐓銳底曰鐏平底曰鐓○李縢陰曰秩秩如字○李三山曰婦人謂夫乃安靜善人其德音又有序是以思之

輔慶源曰一章言車二章言馬三章言兵器所謂婦人必卿大夫為將帥之妻蓋君子良

驂內轡納於觼故惟六轡衡車者盾而畫
龍以昭文合載以備壞故曰龍盾之合制
驂者軜而置觼以繫軜故曰鋈以觼軜益
置觼軾前以繫之庶轡不至以多亂顧言
念歸期者亦思夫之常情但此獨無怨望
故當是義師

俴駟孔群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
韔二弓竹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
良人秩秩德音 賦也

俴駟以薄金為甲諧和中節故曰孔群厹
矛利擊刺主敵人蒙伐備矢石主自衛鋈
以白金畫以雜羽皆尚文采作軍容蒙虎
有韔虎皮為之示威馬膺有帶鏤金飾之
觀美交弓於韔裡必以二預備也用竹為
閉緄為之約正體也起居不寧形容思君
子之深而仍歸美其德便非等閑常情而
已

小戎三章章十句

[illegible]騋騋秩秩皆非士卒所能當也
[illegible]下板屋可見是伐西戎時事

兵輿而三善備惟戎車有焉則馬與蕃
輿人之謂也修於馬則輪轂固然而我
知有調良之法以爲敵矣修於器則軒
輊威然而我知有干櫓之衛以爲敵矣
修於人則輔輻多然而我知尤有仁義
之衆以爲敵矣○克敵在武敵所以覓
還以文羊祐杜元凱皆貌類儒生戰勝
攻取號大將弹琴擊劍洵非兩事此章
歷稱其夫似深於兵事者又能收斂

轂攻木之工釜續公子凫鐏鏤膺攻金
之工五楘游環脅驅陰靷虎韔攻皮之
工龍盾蒙伐設色之工弓竹閉刮摩之
工此誰家婦一部考工記爛熟胸中古
來娘子軍夫人城荀女釋急張妻報怨
小戎婦人殆亦其亞歟

小序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
國焉○嚴[illegible]師曰蒹今人以爲[illegible]因以得
名葭蘆也葦也又名華一物而四名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
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賦也
言秋水方盛之時所謂彼人者乃在
水之一方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

蒹葭蒼蒼物未凋也白露爲霜時之變也
喻周雖東遷故老猶有存者襄公亟有其
業不能訪而求之逆流曰遡洄順流曰遡
游見用非其道則人遠用得其道則其人
仍宛然近也顧用之何如耳○蒹即荻水
草牛食之肥葭蘆之初生者成則爲葦萑

孔仲達曰湄水之岸也鄭康成曰躋言其難
至此升陂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
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賦也
湄水草之交也躋升也
言難至也小渚曰坻

鄭康成曰右者言其迂迴也若正路相當則
易到今右則難到不言左者以右與涘沚爲
韻也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
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賦也
右不相直而出其
右也小渚曰沚
細玩此詩淒淒分明是蒼蒼以前景采采
分明是蒼蒼以後景次第井然不得以行
墨求之全在言外寄思伊人討味

傳曰君子隱於川上而秦人慕之賦蒹葭

蒹葭三章章八句
按傳則思伊人亦以刺當世是也所謂
伊人其即簡兮西方美人歟襄公恃其

小序曰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勸戒之

孔仲達曰黻皆在裳言黻衣者黻衣大名與繡
[illegible]其名耳

力以推挫一世禮義度如何知求賢自
輔哉吾恐在惜乎其時不能用耳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
如渥丹其君也哉 興也此秦人美其君之詞亦車鄰駟驖之意也
盛稱終南者當時者老欲公下居此地故
舉其形勝至於雨地脉自西北積高盤旋
翔舞而來雍州祇在中天下終南獨秀然
而大一張一弛有刑有德盛王氣盡在茲
矣記曰錦衣狐白裘諸侯在朝之服受天

子賜則歸服之以告廟在國弗服也疑此
亦公歸而告廟見之○條於吳越爲柚入
淮北爲枳幹可造車實可療疾梅其皮葉
似豫樟於荊州名柟堅可爲器脆可爲實
渥丹名華丹色甚紅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
玉將將壽考不忘 興也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
黻衣繡裳猶言衣裳而黻以繡爾壽考卽
從終南落想祝願公長居此位而服此服

傳曰襄公逐戎始取周也秦人矜之賦終南○劉須溪曰其君也哉亦似賦其始見猶寺人之令云

小序曰哀三良也○孔仲達曰殺人以葬[illegible]
在以殉

以有此地也申上章未盡意
終南二章章六句
襄文更霸取地至岐岐以東乃獻之周
然復保西垂之官者爲主少皞神也雖
然偏獾不可以遠誅偏據不可以圖大
得雍州而不能處周則失之秦亦未爲
得矣大凡山形太陡則氣不聚居之其
國不强太嫌則氣不鍾居之其國不久
國人知之而君弗知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
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
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賦黃鳥
古之葬有明器但備物而不可用也自作
俑者象人而用先聖猶病其不仁儻以人
殉不知當如何痛惡況國之良乎想味到
臨穴惴慄處生納壙中萬分慘惻恠不得
號人呼天搶地無限悲傷百身[illegible]只

何偕兼曰訓防爲當者甚如隄防之防水

傳曰康公葬穆公以子車氏三子殉秦人哀之○陳永嘉曰穆公悔過自誓見於秦誓至從死一事說者以爲公命夫屬纊方亂未可遽從惟室未撤無所復請以未可從之命而康公從之不孝以不可復請之命而康公行之不仁

要替代他苦無計策底話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防言一人可以當百夫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興也禦猶當也

百夫特言其秀出人表再曰防三曰禦則

就品行才力較量之也三良在秦史中初無甚奇謀異畧著聞只一死聲價頓重則此殉錫之以死正錫之聲譽哉○仲行鍼虎亦當是二子名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春秋傳曰君子曰秦穆公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貽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以是知秦之不復東征也今觀臨穴惴慄之言則是康公從父之亂命迫而納之於壙其罪有所歸矣

陳乾昔子魏顆皆從治命史書稱之[illegible]

孔仲達曰晨風似鷂青黃色燕頷勾喙嚮風搖翅乃因風急疾擊鳥雀食之

公獨不聞乎且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也者大抵秦之廷忍而忮功臣多不獲令終至新故相傾猜德殲焉甚矣彼固欲偏置其私人亦以除偪也然後來坑儒咸陽閉工驪山此實兆之其不二世而亡也宜乎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晨風鸇也欽欽憂而不忘之貌婦人以夫不在而言此與扊扅之歌同意

爲天下者不顧家古來功名之士多如此百里奚扊扅伏雌夫妻情誼何等篤至及爲秦相便爾忘却所稱嫁女與征夫不如棄道傍宜乎晨風婦人疑而致怨也○奚去虞亡之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秦穆聞其賢以五羖羊皮贖之授以國政後作樂所有傭澣婦自言知音呼之援琴而歌曰百里奚五羊皮臨別時烹伏雌炊扊扅今富貴忘我爲問之即奚妻

氏肅曰言六駁所見而言也
陸農師曰棣文細密如羅又有白羅皆文木
○陸氏璣曰檖一名山梨一鹿梨一鼠梨極
有脆美者
小序曰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
焉
陳止齋曰襄公攘西戎救王室得列諸侯故
雖遠處西垂而民知有王報之意東遷後人
心未死也讀文侯之命者歎平王無志有以
哉○孔仲達曰袍者新綿名爲繭雜用舊絮
名爲袍

山有苞櫟隰有六駁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
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駁梓榆也其皮青白如駁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
何如何忘我實多 興也棣唐棣檖赤羅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
兩章與前無別義只憂樂相仍猶或可解
靡樂已不能堪矣況復如醉何以爲情
晨風三章章六句
註云思夫而作序以爲康公忘父業惡
棄賢或當是思賢人之詩耳首章喻士

投主猶鳥投林而嘆君子之忘我下兩
章喻國有賢人猶山隰之有美材也梓
樹質堅如駁馬喻士負武才檖文細
密如羅喻士抱文德今皆忘我則文武
不與君不比之憂何憂乎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
子同仇 賦也秦俗强悍樂於戰鬪其歡愛之心足以捐死如此蘇氏曰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西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
雍士厚重質直不可勢劫而可義怒王之

孔仲達曰但云攻國之兵用短守國之兵用
長此言興師以伐人國殊君不用王命自好
攻戰○王氏肅曰疾其好攻戰故思王興師
者

一字秦人實假此以爲兵端蓋周轍旣東
天未厭德幸西陲之民猶有思周者於是
陽宗以勤王之聲陰用以奪人之志故當
時日夜呼民而怒之曰爾忘主乎吾祖死
於王吾裔勤於王爾民實頼先澤何忍忘
王繇是關中一變尚氣節先勇力亦日夜
自呼其衆曰王于興師而人人樂爲用矣
篇中與子同袍恩愛相結於無事之時與
子同仇患難相恤於有事之日亦惟有先

王遺民故相告語如此○玉藻纊爲繭縕
爲袍周禮戈柲六尺有六寸酋矛常有四
尺註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則矛當長二丈
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
子偕作 賦也澤裏衣也以其親膚故謂之澤戟車戟也長丈六尺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
子偕行 賦也
深咏王于興師句一呼再呼心心戴周[illegible]

傳曰秦襄公以王命征伐周人赴之賦無衣○謝疊山曰幽王歿於驪山為中國不可忘之讐無衣一詩毅然以大義已任心忠而誠氣剛而大詞壯而直乃知岐豐被化最深人心當𡘋於列國也

從襄公之私也無如周不能令秦是以一
出而復大讐再出而盡岐周三出而吞六
國百有餘戰士不厭兵數傳以後非復先
王之民真秦民矣惜哉

無衣三章章五句

秦非能眞為周者然能用其民何也儒
者謂致勇莫先於倡義莫善於私此
詩同袍同澤同裳皆私也為小
惠而私之則私不可用為大義而私之
則非私無以濟故凡臨事能鼓舞直前
奮不顧身者必平日私相結納而心
許者爾知此者可與論作人心之法即
可與握取天下之機矣

詩正　卷三中　四十三

嚴華谷曰何以贈舅氏乎惟路車乘馬而已欵然猶以為薄意有餘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賦也

晉公子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公為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

康公母晉獻公女也遭驪姬之難未反而
秦姬卒後穆公納文公於晉康公贈送之
渭之陽念母不復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

輔慶源曰讀是詩見其情意所至言有盡而意無窮

謝疊山曰送遭喪舅則念母之心可見矣○劉安成曰左傳文公十年晉敗秦師于令狐

焉○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
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故諸侯之
車稱路車其所乘則皆黃馬曰乘黃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賦也

我思者疑傷母氏也瓊玉之美瑰石之美
玉佩則珩璜琚瑀之屬

渭陽二章章四句 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

秦無文章惟有渭陽一詩千載而下讀

詩正　卷三中　四十四

小序曰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之悲慘與骨肉之念如行墟墓而聞秋
蛩之聲也秦伯良哉及文十二年與我
報令狐之役奈之何有此役也雖曰相
有絕秦書是則晉之罪也於秦何尤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
承權輿 賦也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後禮意寖衰供億寖薄言不能繼其始也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賢人所重豈爵祿
哉只是受君眷顧一段情意不忍忘耳如

輔忠源曰每食不飽無一極其至也惟有酒者然後可久

謝疊山曰秦君用賢禮貌衰而不去至於每食不繼非餓死者乎其君固可刺當時猶[illegible]賢者亦可恥矣

此詩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如何可[illegible]賢者始也設館隆重今也豕交獸畜浩然發嘆感慨全在今昔之間○造衡自權始造直自輿始不承猶言乎不繼也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權輿始也瓦器方曰簠圓曰簋簋盛黍稷）

四簋註云禮食之盛禮公食大夫宰夫設六簋此言每食則燕而非禮也但不飽則較無餘禮衰甚矣

權輿二章章五句（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嗜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遂謝病去亦此詩之意也）

是詩非秦辭也亦非秦士也若夫秦則夏屋奚在四簋奚在而發此長嘆哉想亦豐鎬耆碩猶有存者聊賦此以追鹿鳴天保之休風云爾要以周士昭大烹式燕之典此所以背秦士貽焚書坑儒之慘此所以賤也季札聽樂而曰是謂

能夏能夏始大愛其將有中國矣孔子刪書附秦誓於周後刪詩繫權輿於秦終始如神也夫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一百八十一句

桂林詩正卷三中終

[illegible]日刺陳幽公也淫荒昏亂遊蕩無度焉

[illegible]陽曰[illegible]之時人卻知[illegible]凡時[illegible]無冬無夏則無時而知

[illegible]氏曰[illegible]以爲其地之名○李三山曰[illegible]冬無夏但[illegible]常舞也

桂林詩正卷三下

武林後學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陳一之十二 陳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舜之胄有虞閼父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以元女大姬妻其子滿而封之於陳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爲三恪是爲胡公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賦也國人見此人常遊蕩於宛丘之上故叙其事以刺之

游豫爲樂或亦人情一味蕩情而不循禮則無威可畏無儀可象褻慢甚矣是宜來

人誚也從望字應知是刺君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賦也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賦也

無時不出遊無遊不鼓舞音特無望哉國事廢弛不知凡幾矣文舞用羽籥武舞用干戚鷺羽鷺翿明乎非正樂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春秋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公羊曰陳君也曷爲謂之陳佗絕也曷爲絕之賤也

輔廣源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理勢然也陳[illegible]平又以大姬之化遊蕩無度已見于宛丘之詩矣繼以東門之枌亦其業相與歌舞悅豈非勢有必然哉

黃氏曰八月載績則紡績興而麻事起今陳俗不績市也婆娑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也

其賤奈何外淫也殺梁亦曰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喜獵淫獵於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夫以陀如此其馳蕩於國中又安有極詩所云有情無望亦足徵其匹夫行矣淫而蕩亡之道也若陽下筆不苟云國人見此人微矣乎故陳詩嘗有刺陀者非墓門乃宛丘也若墓門述以爲刺孔儀得其解矣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賦也婆娑舞貌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道前後說風尚中一章乃是根由習染處生問俗者有餘恫焉毘提子仲子明白說女子笠容逐隊嬉游便屬非禮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賦也

女而舞視邠風男耕女桑者何如哉瞻言市中爲衆目所萃則往會已非況可棄本業以肆志行樂耶

孔仲達曰荍一名蚍衃水草多花少葉又翹起似蕪菁

王龍舒曰陳風多言東門蓋此門之外獨甚歟

孔仲達曰衡古文橫字此橫木爲門言其淺也

榖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興也

越以鬷邁句畫出三三兩兩姊妹行結隊閒行光景男女涵雜目挑心許而後贈貽私約等事那能不做出來成何矩範也只因不務業所致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善爲國者必去道傍之枝使人不得隱息此塗其末也女子執麻枲蒸則有辟此修其本也本末俱失淫佚生焉是道

民者之過居多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 賦也

門之淺者有阿甍堂宇此惟衡木爲之洋洋水流猶此隱居自樂而無求者之詞

世人馳戀名利雖身在轗軻蹤跡未足爲廣珍錯未足爲飽也惟素心道韻者處之愈隘愈寬愈淡愈雋兩可以最妙不必如此而可以如此云爾棲遲對忙亂看多少閒適饑餓豈有忍得之理註雖不可飽樂而忘饑良然

陸農師曰里語稚鯉河魴貴於牛羊則魴鯉乃魚之美者爾雅釋魚以鯉冠篇神農書鯉爲魚王

濮氏曰集傳以爲隱居自樂無求於世如衛風考槃者與味深長也

孔仲達曰漚麻漸漬使之柔韌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賦也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賦也

又借食色兩端來說味欲甘而色欲美人情乎病在四必字便生出無限不足念頭來隱居之樂見大心泰故應不爲物動如是曠達

衡門三章章四句

此詩從肥遯人口中出只隨緣二字了當受用更無縈繫累我太虛與老死贊

人者不同序又以爲僖公愿而無立志大夫作詩誘之一章言小國亦足有爲二三章言不必大國而後可有爲也就陳國風起見世家虞舜祖功宗德未絕於人儘好打起精神耳又一解有說下二節食魚言何德非民娶妻言何使非臣似太巧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興也

晤猶解也此亦男女會遇之詞

陸農師曰紵一科數十莖根在地中至春自生刈揚間一歲三收去表得裏韌以織布○徐氏曰菅類者蒯俗名黃茅白華者菅也

小序曰疾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

輔廣曰自宛丘爲東門之枌又爲東門之池今之楊流而下也有國者導民可不謹哉

此必偶在池上即其所懷反覆道其意中事也美淑亦自作詩者見之耳非必實有女德而云然○歌取乎倡汝和政自索解人不易得維美且淑方可與此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興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興也

紵即麻屬菅葉似茅而莖有白粉宜爲索晤語晤言總是彼此兩意相喻也○左傳雖有絲麻無棄菅蒯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淑姬向無專指序未有據註亦但云男女會遇之詞讀韓詩外傳則楚王以黃金百鎰錦千純使使聘狂接輿其妻曰堂高數仞所居不過容膝食前方丈所食不過一飽夫子奈何以容膝之安一飽之適而懷楚國之憂乎遂終隱不出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語其是之謂乎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興也

孔仲達曰楊葉之盛興晚失時也

小序曰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

輔廣曰人之惡初猶惧人知形於外則無忌矣然猶幸爲其規刺有改今非一日之積蓋不可得而救藥之也

明星啓明也此亦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也

東門所期之地期在昏時今明星有光矣而何以不至哉夫物得遂其生人卒不得遂其願此似以反爲興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晢晢興也

肺多葉故言其盛晢晢不惟明而且辨也總是疑慮之詞一說所期不見但見有星在天耳亦通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周禮有媒氏掌司萬民之合聘無過五純年荒則殺禮而婚民有陰事聽之勝國之社如此則昏無失時而淫會者亦有所顧忌矣周衰官廢而民始有悼愆期悲無良者因知聖人立法之遠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興也斯析也誰昔猶言疇昔也亦不知其何所指也

人生品行蓋棺論定劈頭提起墓門雖然

小鵯大如斑鳩綠色入人家啄食[illegible]也今謂之鵯鶋亦有作鵯

跖亦當動色究竟惡不可掩亦猶糅一个
能免於斧斤也使速改猶可爲善其如怙
終不悛何訖歸疇昔有及今悔悔亦嫌遲
意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
予不顧顛倒思予 興也鴞惡声之鳥也 訊告也顛倒狼狽之状
鴞食桑葚則變而美其色妙其音食梅則
否故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亦卽不能變
之辭也假歌以告之可以醒矣此而不寻
顧直至顛倒後思何濟乎前後只要望他

及早悔改纔好〇本草鴞肉美可以爲羹
臛又可爲炙莊子見彈而求鴞炙漢書鴞
數鳴霍山家

墓門二章章六句

傳以爲泄冶刺孔寧儀行父近之二子
導靈公宣淫國人知之不已泄冶諫之
不顧後身隕國亡而二子亦踉蹌出走
顛覆之言信然然

孔寧儀行父從君行淫泄冶刺之賦其

嚴氏曰物情難測則字與譸同書云譸張爲幻

孔仲達曰唐堂下至門之徑也〇劉安成曰鷊鳥名傳釋草之名豈因其似鳥而取義耶

傳曰靈公聽讒閔泄冶內子憂之

防有鵲巢卭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興也
卭丘侜侜張也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詞
侜之爲言張也憂讒無疑必以爲男女亦
無謂據傳以洩冶被讒而作近是鵲巢雖
美在防則近人而易驚苕雖美在卭則
動目而來采興君子雖有美行忠直在朝
則侜而張之者衆也忉忉心勞其何能已
〇侜從舟與易載見一車義同

中唐有甓卭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興也

廟中路謂之唐甓 小草雜色如綬
瓴甋而置于當徑必以碍足去之矣旨鷊
生于丘則艷目不使人爭取乎惕惕與上
忉忉無淺深〇埤雅鷊一名綬鳥咽下有
囊如小綬具五色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予美爲泄冶則侜之者知其爲孔寧儀
行父也詩曷不明指從來憂讒畏譏不
敢直刺當路何況詞出閫中乎問誰令

呂伯恭曰：此詩用字聱牙，意者其方言歟。○李氏曰：陽城方言自關之東河濟之間謂好為佼。○錢氏曰：悄，戚憂也。

王介甫曰：慅言不安而騷動也，慘言不舒而憂愁。

[illegible]成曰：月出之詩，悅之也至矣，其思切，其待是心以好賢，亦將何求而不獲哉。

譏賊得行其計而肆其惡者，[illegible]

憂也。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興也

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

詩人咏美色，多起興於月光，所謂星前月下締深盟也。唯佼好僚然而美，便令嬰戀，不覺幽深愁結，特不得舒，願見之情，故自悄然心勞爾。一氣貫下。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興也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興

夭紹緊之意

皎者月之光，皓者月之色，燎則言其用也。

看來懰兮亦主顏色，燎兮別有一種撩人情況，始猶悄悄，後來禁不得懸崔悲愴，一節緊一節。

月出三章，章四句

序以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一說期朋友不至而作，蓋天下[illegible]

鄭康成曰：徵舒，字子南。○孔仲達曰：以字配氏。

小序曰：刺靈公也。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鄭康成曰：我，國人我君也。

朱[illegible]謂：衛之亂，至鶉有奔而極；陳之亂，至株林而極。衛非能入衛也，宣姜實召之；楚非能入陳也，夏姬召之。此所謂女戎，可為淫亂者戒矣。

光人間快事，無踰於偕我知己，把臂論心，有約不至，如此良夜何。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賦也

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蓋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以從其子言之。

大君舉動，兆民之觀瞻繫焉。靈公不畏矣。○章首一問，便一應，又復一解，措辭深[illegible]林之往，是為夏南。不斥言其事，故註云忠厚如此。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賦也

馬六尺以下曰駒

此節直言其往之頻數也，無諱意。

株林二章，章四句

春秋宣公十年，靈公與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廄射而殺之。明年楚入陳，殺徵舒，轘諸栗門。

齊襄文姜以兄妹淫，子頑宣姜以母子淫，靈公夏姬以君臣淫，古今三大案。惟

董氏曰澤水所鍾也〇郝景純曰荷別名芙蕖

李三山曰儼令令其人美且鬈字雖不同其義同一

林林之稅駕無期甚至衷其衵服戲於
朝洩冶諫非惟弗改而又殺之烏得不
亡夫子刪詩盡爲揭出事有異同罪無
末減矣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
寐無爲涕泗滂沱 興也自目曰涕自鼻曰泗此詩之首與月出相類

詩只說得有美一人傷如之何並不曾指
何人傷之甚涕泗而至於滂沱恐非特不
可見已也以陳風想陳事還當從洩冶被
讒說

詩正卷三下　十一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
寐無爲中心悁悁 興也悁悁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
寐無爲輾轉伏枕 興也菡萏荷華也儼矜莊貌

一曰碩大且卷一曰碩大且儼當日洩冶
忠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公亦曰吾能
改矣此必有感動公處光明磊落死然古
大臣風所恨公以告二子二子請殺之玩

傳曰陳殺其大夫洩冶國人傷之賦澤陂

張南軒曰所事惟在衣服則其于政治可知矣〇嚴華谷曰記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天子以日視朝諸侯在天子朝亦服之

味到中心感傷臥不成寐此豈國人[illegible]
得來特畏禍而不敢明告爾

澤陂三章章六句

洩冶偉貌亮節披瀝血誠國有若人眞
社稷之衛也直言甫進斧鉞隨之忠臣
即不愛一死而嬀氏之祀忽斬矣嗚呼
國家安可有殺諫臣之名也哉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一百二十四句 東萊呂氏曰變風終於陳靈

詩正卷三下　十二

檜一之十三 檜在禹貢豫州居溱洧之間其君妘姓祝融之後爲鄭桓公所滅而遷國焉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賦也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詩人憂之

檜最爾小國與鄭密邇臥榻之側豈容他
人酣睡觀鄭桓寄帑虢檜何等矯誣秘計
眈眈虎視而檜方外飾威儀不知人之漸
吞已也哀哉〇羔裘狐裘總非大故而於
遊翱翔實可憂事

慶源曰我心憂傷悲之也中心是悼則不可復救矣彼方冥行而人代爲之憂傷者不能一朝居耳

小序曰國小而迫君不用道故作是詩

[illegible]山曰其冠用縞以素爲紕故謂素冠棘人忠容之變樂者今無此人所以心慱慱而憂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賦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賦也

潔其衣服矜飭容好溺於小自無暇圖於大矣詩人心傷且悼直是長歌當泣一字一淚

羔裘三章章四句

高辛氏火正祝融重黎也弟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六子其四曰檜人武王封於河朔間是爲檜子至夷厲時而君不務政惟好游宴以美衣服爲事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賦也庶幸也縞冠素紕祥則冠之禫則除之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當時賢者庶幾見之既思見是服隨想見是人蓋欲情與服之相稱也不然服於外而忘於內亦何以服哉○喪制再期大祥自喪至此不計閏二十五月後中月而禫禫祭名取澹澹平安之義禮喪事欲其總總爾故曰棘[illegible]

謝疊山曰同歸如者云同歸於治同歸於亂非與之同歸於家○孔仲達曰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

小序曰刺不能三年也○輔慶源曰非以三年爲足報其親所謂喪三年以爲極亡則弗之忘矣

欒欒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賦也 素冠則素衣矣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賦也韠蔽膝也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矣蘊結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

庶見見此服既祥而仍素衣素韠者今無其人故傷悲且加鬱焉幸而見之則有大慊於其心者遵行其禮制便同歸便如一矣○韠太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芾喪冠

有練冠謂練布使熟色益白古人十三月而練

素冠三章章三句 按傳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

喪何以及期也至親以期斷象四時也然則何以三年也加隆焉耳矣使倍之

鄒肇源曰人之有知為萬物靈今也不樂其生何為使之至此極哉

孔仲達曰無室無家謂是力疲不勝役財盡不贍求須源源說為妙

故再期也再期而大祥則縞冠麻衣白
鞸無非稱情立文為至痛飾也而今不
可復見矣何以不復見也惟喪三年乃
有此制也若夫論其始不究其終人非
鳥獸孰能朝死而夕忘之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賦也萇楚銚弋今羊桃也政煩賦重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

古今說民不聊生者輒曰此萇楚所繇作
也以恒情言之可以人而草木之不如乎

詩正　卷三下　十五

樂在此則必有大不樂在彼者○萇如桃
而光花紫赤色一名羊桃生平澤中子細
如棗核英蒻不能為樹然其枝猗儺不妄
牽蔓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賦也無家無累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賦也

狡兎尚營三窟何况於人亦幷家室而願

傳曰鄶人困于賦役賦萇楚

小序曰國小政亂憂及禍亂而思周道焉○黃氏曰周之得民當于此詩觀之

李氏恕曰嘌無節度也車之遲速當有節和之節躁疾故無節

孔氏炎曰關東謂甑為鬵魚用釜不用甑以其俱是食器言之耳○鄭康成曰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

無之乎不堪極矣嗚呼為人上者鬪此能
無心動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鳥窮則搏獸窮則攫民窮而計無復之
其是有天難叫無泪可揮窮者作溝中
之瘠強者將為萑澤之嘯爾詩妙處全
在含蘊夕陽古道腸斷心縈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賦也

周道歸周之路也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此詩

詩正　卷三下　十六

將風發車偈喝起維時令人心怛今匪此
之以也而言念王室陵遲亦復神傷何能
已已乎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賦也

回風謂之飄嘌漂搖不安之貌

比前說風說車倍慘弔視怛亦加有感泣
意言下要見他愛莫能助纔妙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興也

溉滌也鬵釜屬

呂恭伯曰匪風下泉獨作於曹檜何也政出天子則強不凌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頻而共億困征伐之暴惟小國偏受其害所以興懷周室爲獨切戰國虜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詩驗之益明

謝疊山曰此忠臣愛君憂國之心與情處深思遠若禍亡無日不自知辭之痛惻也

誰能誰將緊呼應慰以好音寄思也與唐詩繫得王孫歸意切不關春草綠萋萋一般悽惋○說文大釜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

匪風三章章四句

周室東遷洒上諸侯無一人爲周出氣者獨匪風差爲文武生色顧瞻周道低佪酸楚西歸未服笄到復興與否但人心猶知有共主在即此爲皇靈如絲未絕也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曹一之十四 曹在禹貢兗州武王以封其弟振鐸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比也

蜉蝣朝生暮死楚楚鮮明貌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蜉蝣爲比而刺之

莫靈於人心上下四方何不包括無如曹君之不靈何絜其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心憂之矣於我歸處煞有欲効扶持之誨底意思○楚楚乃說蜉蝣之羽爲比不然

呂伯恭曰曹之賢者憂其危亡近在旦夕無依蓋欲如楚芋尹申亥舍靈王于家之爲也

小序曰昭公國小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孔仲達曰身荷戈殳謂候人之屬非官長也戈殳俱短兵○嚴華谷曰祭服謂芾他服謂韠尊祭服也○杜元凱曰言其無德居位者多

便是與了埤雅似天牛而小有甲夏月陰雨地中出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比也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比也

說舍息也

采采之視楚楚也燦然有文矣何[illegible]掘閱謂從地始生時或以閱與穴通者謂子掘閱得玉是也甲下有小羽如雪之潔白是爲麻衣

蜉蝣三章章四句

詩謂序刺君或然而未有考也然蜉蝣物之至微者不能久存非君臣大義誰復心憂而安危共之此際始知賢臣爲國之幹小人弃傍不着噫亦晚矣君盍不蚤自計歟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興也

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

候人掌道路與其禁令以迎候賓客有士

郭景純曰、今之鵜鶘也、好群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

[illegible]曰、諸侯之制、大夫五人、西國小、亦帝三百、故有薈蔚朝隮之比。

小序曰、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

有史有從何戈與祋者其從也大夫以上
乃得赤芾乘軒唯賢者應受此車服豈之
子所宜冒昧而承哉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興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興也
咮喙、媾寵也、遂猶稱、今人謂遂意曰稱意

鵜形如鶚而大喙長尺餘其入澤共抒水
令竭翼與咮能使不濡亦其長也之子一
長莫展而被服榮寵豈不可媿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饑 比也

借衆木之盛多形小人之衆藪因女貞之
自守惜賢士之食貧故此篇賦與比合而
寫之總以曹國小故

候人四章章四句

彈丸小國大夫不當有三百非其愛升
則以寵授也嗟乎曹郎多賢不免盈庭
聚訟況宵小乎此晉侯入曹責其不用
僖負羈而乘軒者徒衆耳

嚴華谷曰、鄭子謂鳲鳩氏司空、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輔廣源曰、內外無二理、見於內可以占外。

孔仲達曰、玉藻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是有雜色飾。

[illegible]子瑤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又失其在榛、居一以俟之、無不及者。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
儀一兮心如結兮 興也、鳲鳩亦名戴勝、飼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詩人美君子之用心均平專一、是以繇其威儀一於外、而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

君子隆德重望爲世表帥只有此心心不
可見而可見者儀故章首揭出心字各章
都以儀言正人得天雖本儀來實承一心
來○淮南子曰費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
心不一也其儀一心如結君子也夫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

帶伊絲其弁伊騏 興也、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

帶必素絲弁必騏色言有常也以絲爲帶
則必以騏爲弁上下相等尤見其有常此
便是不忒雖儀一中一端要亦心之如結
所著○馬青黑曰爲騏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
儀不忒正是四國 興也

四國不正都繇一人儀型不立正容表度
則人人有神明之仰矣故大學引以爲足

顧定宇曰、表與遠邇一、久近亦一。國人願其年之久、豈非欲稱其表正者久哉

李檢城曰、首章即儀而知心、二章即服而知德、三章歸身之修、故化行以行於國、四章歸國之治、故福有以裕於身

鍾尼源曰、匪風下泉二詩、皆思周。然匪風作於東遷前、尚覬周道復興。若下泉齊桓之後、不復有覬望矣、直慨嘆想慕而已

法而後民法者證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興也

以恩威人、人亦懷之、此煦煦之仁爾。端身帥物、而四國應之、則正己物正、龍德之君子也。壽考萬年、雖云尸祝、亦自是天人感應常理

鳲鳩四章、章六句

曹繡叔為政有慶、四國化之。其後咏蜉蝣、刺侯人、而先世之儀蕩然矣。故國人追美往事、以悼今也。序直謂刺不一、猶恐與詩不相似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比而興也。王室凌遲、而小國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見傷為比、遂真其愾然以念周京也

王衰弱、與小國疲於奔命、猶苞稂殘莠、寒泉浸而見傷。回視鎬京之盛、竟安在哉。以其徒托空言、下感愾。○禾黍秀為穗、而不成則疑然、謂之童粱

陸農師曰、蕭今俗謂之牛尾蒿。蓍似蒿而青色、科生。司馬子長曰、蓍滿百莖者、其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青雲覆之

左氏曰、富辰稱畢原酆郇、文之昭也

嚴華谷曰、匪風思周、而宣王中興。下泉思周、而周不復興、無其人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比而興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嘆、念彼京師。比而興也

下泉比大國、蕭蓍比小國。因而愾然寤嘆、益以王風之不振、故小國受虐於大、非如匪風直懷好音於西歸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比而興也。芃芃美貌。郇伯、文王之後、嘗為州伯、治諸侯有功。傷今之不然也

說到陰雨膏之、則視夫冽泉浸彼者、盛衰沱然。說郇伯勞之、更不言當日之為伯者何如、而殘虐亦自見

下泉四章、章四句

此詩其若於晉文乎。蹇裳思大國之見正、齊桓未霸也。曹共時、晉業方熾、襄王命之為方伯矣、乃思明王賢伯、何耶。曹即有罪、文以私憾、故將甘心焉、執其君

詞新安曰，時乃周詩，豳特其列國耳。盍七月言豳民風俗，故處變風之末。○劉安成曰，七月而後附以鴟鴞東山者，亦周公所作，附以伐柯破斧九罭狼跋者，衆人爲公所作也。

劉安成曰，凡詩中月數，皆以寅月起。不特此爲然，典曰永星火以正仲夏，日在鶉火，及周時千二百四十餘年，故六月而後日在鶉火，七月則日在鶉首，時大火西流於地之未位。此詩上述前代之事，公所見者耳。○王甫介曰，風而寒，尚非其寒也，無風而寒，於是爲至寒。○羅願陵曰，耜，耒下耓也，廣五寸，易斷木爲耜，揉木爲之。○歐陽永叔曰，田大夫見其勸農樂業而喜。

分其田而僅僅貧免，下泉之所以慨歎也。

檜亡東周之始，曹亡春秋之終。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豳一之十五 豳在禹貢雍州，棄爲后稷而封於邰，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窋失其官守，鞠陶生公劉，能復修后稷之業，而立國於豳之谷焉。十世而大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而武王遂爲天子。成王立，周公旦乃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而後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爲周公而作之詩以附焉。

詩正 卷三下 三十三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賦也。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此章前段言衣之始，後段言食之始。二章至五章終前段之意，六章至八章終後段之意。

通章豫字爲主，前段重授衣，後段重于耜舉趾。大寒在冬，而禦寒之具已始於秋；收成在秋，而力農之事又首於春。總見衣食皆豫計。○歲過中則將暮矣，當有卒歲之具，襯寒之備，故以七月流火爲首。大火，心星，季冬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黃昏火心中，大暑退。此將言寒，先著火所在。說文曰，觱，羌人吹角也，其聲悲慄，冬月寒風觱發，聲似之。三月即舉趾者，治田蚤也。少壯則在田，家長婦子則致餉，者用力齊也。勸農欲其不後時，不懈力，外人不待勸而能，故可喜。

鄭叔夫曰，凡事有豫，當於半年前提撥，故頻舉七月爲言。○輔慶源曰，周公作詩至女心傷悲，殆之至此，則其餘疾痛苛癢，又豈有不[illegible]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賦也。

詩正 卷三下 三十四

欲說蠶事，故再提起授衣。蠶始生則采桑以飼，蠶未齊則采蘩以啖。載陽遲遲，變文叶韻，實一時事。人情陽舒而陰慘，故春若見其獨遲。一時女子博採旁求，藹然載道，而此治蠶之女慘然若有所傷悲，則將及公子同歸而遠其父母也。詩人題外摹染情景，恍然如畫，若只說公子[illegible]

家力於蠶桑有何意趣○豳雅今豈知乎
鳴鵙知至故陽氣分而倉庚鳴陰氣至則
鵙鳴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賦也萑葦即蒹葭也遠揚遠枝揚起者也鵙伯勞也言勞於其事而不自愛以奉其上上以終首章前民無衣之憂

再言七月見今歲役事將備又當豫擬來歲治蠶之具故於八月豫收萑葦到來歲

蠶月則大小畢取復如前日爰求故事蠶生於陽氣之淑故以倉庚為候麻成於陰氣之應故以鳴鵙為候凡此蠶績所成皆染之玄黃而朱者尤鮮明獻為公子裳少精以答上賜也此與上章皆終前無衣意其慮遠而備亦孔悉矣○月令季春具曲植筐筥註曲薄而植槌也薄以萑葦為之鵙即題鴂七月鳴陰氣至則衆芳歇矣朱正色以備上服

劉少成曰蠶月雖不可指定然既取柔桑又取女桑先儒疑此詩獨闕三月已其於蠶月開矣○孔仲達曰長條揚起手所不及故枝落之而采其葉鵙夏至來冬至去應陰氣之動其聲鵙鵙得名○程正叔曰為公子裳獻豜乎公皆義也民知義則美俗成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賦也以終前段無褐之意

秀葽四句見天時已變物類因之總說寒以漸進為下狩獵張本後截以于貉其同為主同竭作以狩古者凡起徒役不過家一人為正卒惟田狩則正卒羨卒盡行故曰同纖薄於秋求蠶於春猶未已也取皮為裘以相之而終于獻公何等備至○物

成自秀葽始草木皮葉隕地為蘀狐出則貉為之導故貉賤而狐貴獸一歲為豵華薄毛淺故私之已三歲為豜華厚毛深故獻之君然則下之憂無衣褐者豈僅溫暖是先哉汲汲為公正在此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賦也以終前段禦寒之意

曹氏曰葽今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草○王介甫曰葽感陽氣而先秀蜩感陰氣而先鳴○孔仲達曰獨說冬獵者取皮在冬纖續武事年常習之使不忘戰也○劉安成曰一則云為公子裘二則云獻豜于公非私公有以施之不至是

楊慈湖曰堯命羲和以昏中星正四時鳥獸氄毛希革為之應七月陳蠶績取皮行候又以斯螽蟋蟀候寒暑之節此意也○劉安成曰上三章皆言為公上事此後自言家事可見君臣之義與其上下之序矣

程正叔曰食鬱以下皆老者之具食瓜以下皆壯者之食○陳禾嘉曰取穉以爲私取新以獻公上下之分著矣以養者養老惡者自食長幼之義昭矣○孔仲達曰眉壽者年老有毫眉秀出叔苴拾取麻子以供食也樗惟堪爲薪曰惡木

衣褐備矣非入室無以禦寒故此言感物變而蚤爲計斯螽莎雞蟋蟀一物互變緐在野在宇及牀下見昆蟲猶不堪况人乎隙能生寒鼠偏能生隙故塞向以當北風墐戶以禦寒氣長者命家衆爲之故曰嗟我婦子自田入邑故曰入此室處幽民於衣食之奉必先老而後幼先貴而後賤獨於改歲入室同之以廣愛也○江東呼螽斯爲蚱蜢善害田稼莎雞聲如急織故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投機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賦也自此至卒章皆言農圃飲食祭祀燕樂以終首章後段之意

此章宜以介眉壽食農夫爲骨養老貴豐自奉從儉見邠人處置得宜處介取助意非以爲常食也食取養意則固以爲常矣○鬱名雀李一名車下李薁名蘡李壺瓠

彭[illegible]陵曰築場於圃地之無遺利也○孔仲達曰麻與菽麥無禾稱故於麻麥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輔慶源曰我稼既同謂畢聚也上入執宮功觀上字當從公室官府之役忠君親上發於真誠如此○范華陽曰天運而不息人勤而不已故稼同又將始播種也

蔓生斷之故名斷果酒嘉蔬非必不及少也但供老所需槩而用之不得故特又指明瓜之食壺之斷苴之菽荼之采樗之薪來上下一意貫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賦也禾之秀實而在野曰稼先種後熟曰重後種先熟曰穋再言禾者稻秫苽粱之屬皆禾也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是也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當農事之終即念農事之始正見其憂勤處嗟我農夫勿比前嗟我婦子作者之命只農夫自相儆戒禾稼之納有遲蚤至十月則諸禾無不納於場故曰同自野至都邑治室故曰入執宮功數句輕窩過歸重其始播百穀纔得力亦猶三章既終蠶事復擬來歲蠶功以終無衣一般○於其田畝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於其居室

鄭康成曰上備烝此備者獻羔祭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孔仲達曰二月開冰先薦寢廟用之未暢也夏初出之於是乎普用○問民何得升公堂朱晦翁曰周初時民相親制未甚備而民事艱難君盡得知成王時但知爲君之尊未知國初此等意思公特作詩使之日是以知民事也

則曰上入執宮功然後索綯以乘屋七月之民其誰則不外於農桑其心則不忘於君上如此

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賦也蘇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之盛十二月陽氣蘊伏則納冰於地中至於二月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藏疾不降民不夭札也而尊曰朋公堂君之堂也此章見民忠愛其君之甚既勸趨其藏冰之役又相戒速畢場功殺羊以獻於公舉酒而祝其壽也

推開冰食飲宴終言食以見周民忠愛之情亦猶前言衣褐而歸到風俗之厚上祭非以前是相勸藏冰待後取冰之禮其後是相戒滌場行已祝君之禮獻羔祭非祭而啓冰重節陽氣上朋酒斯饗只重饗君蓋歲時伏臘民豈不能烹羊炮羔斗酒自勞而必登堂舉觥以祝君壽凡禮樸情真宛如家人父子非盛時安得有此風俗○

程子曰七月人意思深遠欲成王知先公以[illegible]之詩民之勞力趨事艱難如此詩中之陳節物人要[illegible]之遲人事當及時耳○王介甫曰[illegible]作無荒也有備乎[illegible]而已不[illegible]器而已人無遺力矣故事不是治地無遺利矣故物不勝用女不淫而仁也又有禮樂士不惰而武也又有倫焉此非政刑所能致風化而已

周禮凌人掌冰秋刷冰室冬藏春啓夏頒冰焉左傳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鄉飲酒禮升兩壺於房間斯兩壺爲饗禮于君王所曾見故於此彷彿可想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周禮籥章中春晝擊土鼓歈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即謂此詩也

豳僻在西土地瘠而俗儉宜於稼穡宜獸家而無他物產其民樸野而知節候驗飛植而無他嗜好且其性勤苦故男耕女織老慈少敬內外視爲一身其俗敦厚故趨事赴公殺羔設醴若民迺爲一家而要之最切者不越衣食兩事以此作者即以此作忠文武所積開國也至成王時猷訫劇堂漸漸疎濶周公備述王事作詩託豳詞以進焉中間感時物之變而修人事之備一言以蔽之曰豫與書無逸篇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小人

之依同爲懇切

周禮籥章氏祈年於田祖則吹豳雅蜡祭息老物則吹豳頌先儒謂風中有雅頌疑本此一說楚茨大田甫田是豳之雅噫嘻載芟豐年諸篇是豳之頌謂其言田事如七月耳雖程子亦謂然唯朱子以爲未敢必恐似壞了詩之六義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比也成王立周公相之而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於國故周公東征

二年乃得管叔武庚而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周公之意也公乃作此詩以貽王

當年周公相周以管蔡監殷致生流言鬻已有挾殷而叛之心矣讀鴟鴞篇直似孫武庚貽禍二叔而然可想古人作詩法但玩無毁我室句則猶作於未叛前也○鴟鴞攫食鳥子蓋鴞之類不有武庚管蔡如何起得風波此取我毁我皆罪庚也猶云既從我室中取子抑知鬻子者恩勤如此之閔乎直推到文王身上哀鳴父字字

[illegible]陵曰鴟鴞比武庚子以比二叔室以比王室○劉安成曰此詩歸罪武庚於二叔有閔惜之意爲親者諱也如書大誥亦然

血淚要感悟成王詞意不得懇惻若說已子便不倫矣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比也桑土桑根也亦爲鳥言

從今思昔叙述自家爲王室謀如此及時圖治防患未然意思只重未字迨前要着一段精神到下民或敢侮予只須輕帶益明豫戒之密非過計爾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

予未有室家 比也捋取也荼萑苕可藉巢者也以比己之前日以王室之新造而未集故也

五箇予字可玩勞亦予也病亦予也唯予而已無他可諉者爲予王室故並不說及被譏意留在下文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 比也亦爲鳥言以比己既勞悴王室又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而不汲汲也

羽殺尾敝本期免風雨而風雨偏從而[illegible]

輔慶源曰言已深愛王室以防禍亂疑當時流言必謂公平日皆爲己謀故今攝政而欲不利孺子爾此以辨正也

輔慶源曰拮据手口並作親捋荼蓄租則其所作事先言手拮据終言口卒瘏亦言之法也○

徐正叔曰此公之詩所以詞哀而意切也

孔仲達曰流言方起成王未知罪人為誰東山之詩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蓋公居東而王感天變親迎公歸二叔懼罪遂脅庚以叛[illegible]之[illegible]首尾又自三年也

[illegible]陽因人情[illegible]而樂歸歸猶閱過雨則[illegible]可知○呂伯恭曰此歸士之情所謂序其情而閔其勞也

播之則翹翹乎室不可保而已之哀鳴始不容不自白矣

鴟鴞四章章五句 事見書金縢篇

書金縢管叔及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按文王繫羑里而作易周公居東土而作詩同為明夷

之貞而公素危矣冊祝尚納之金縢鴟鴞竟托之鳥語噫戾戾乎向非雷雨彰公德則禍豈特取子毀室已乎且常人一遭挫折便生退悔公當流言之危厄胡疐尾亦僅自保而迎歸時仍不敢卸擔曲悟王心永圖天命如公而後能有幾臣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

感事谷口別家久住猶或相忘至於歸心已動行而未至則思家最切故叙其在途之情以慰勞之○孔仲達曰果臝一名天瓜伊威一名委黍在壁根下甕底木中生似白魚蠨蛸小蜘蛛長腳[illegible]俗呼喜子

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賦也成王既得鴟鴞之詩又感風雷之變始悟而迎周公於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既歸因作此詩以勞歸士

首四語總冒紀往來時日勞而且久兩西悲無專指思量從此可服常服而免行陳事節杜詩喜心翻到極嗚咽淚沾巾之句蜎蜎四句兩在字相炤有私幸生全意蠋以絲自裹又久在桑野雖獨而已然其自營也完矣故序曰一章言其完也○古者

車戰止則為營衛以當壁柵兵械衣服皆載其中焉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 賦也

丁夫於役則田事廢而室廬荒蕪如果臝以下是真景也至此言歸室家相近家中事一一纖悉猴上心來故不憚縷析形容言之可畏驟思之而卒然驚可懷轉念之

陸農師曰鸛似鶴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孔仲達曰垤蟻冢土為冢以避濕鸛好水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

[illegible]氏曰歸而及時成婚姻之禮人情所[illegible]○[illegible]曰上章熠燿言宵行蟲之光故為明[illegible]此言倉庚之羽故為鮮明

而釋然喜○伊威本草曰鼠婦多生下濕處及土坑中以其常惹鼠背故名鼠負作婦者誤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賦也

居者方思行者之苦行者適慰居者之望光景宛然都是軍士在途想像逼真此時家人婦子歡笑相迎不言可知而反借瓜

苦以寫歎情意獨曰感慨卽唐詩所稱始憐幽竹寒窗下不改清陰待我歸也○詩攷巢處知風穴處知雨本草鸛頭無丹項無烏帶身似鶴不善唳但以喙相擊而鳴雨蟻所苦鸛所喜也婦嘆于室亦感雨而增念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賦而興也

朱興讓曰公之征也袞衣繡裳舒徐容與於東山之下諄諄乎友邦之訓誨懇懇乎儲民之戒飭使人心曉然知逆不可犯順不可干正自然翦其羽翼而披其枝葉將不必斧鉞干戚之用而罪人斯得矣惟其以德服人故從公而來者雖有別離之苦而無死亡之患

黃白曰皇騮白曰駁縭母戒女而為之施衿結帨也

師歸團樂及時婚姻尤可樂九十云者猶云十分好也總狀新婚迎送景象新者孔嘉如此舊者更當何如二語一點綴更覺有意況結局特妙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其上下之際情志交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之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十百年而無一日土崩之患也

通篇于今三年句是公造周大關鍵故

提出言之三年間萬一失手將十三年前佐文武集統勞勤盡行拋却此時何等憂危茲幸討罪西歸纔得心閑神定只將征士家室情景一一揣摹除却勿士行枚句絕不似曾出征來惟事關手足不忍言功雖以此當凱奏可矣○此詩好處只是倜曲盡人情方盛時作之於上東山是也及其衰則作之於下伯兮是也

陳紹濬曰詩人洞見聖情以爲破斧缺斨蓋欲誅殺祿蔡而正四國也

末句識曰誅一人而天下服聞有之不正者後之於正矣詩中四國皆所以哀我人也匡四國者以功言哀我人者以心言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賦也詩墨曰斧方斧曰斨征伐之用也皇匡也從軍之士以前篇周公勞已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

前篇分明是公能得歸士之心此則轉是歸士能得公之心也六軍從征到破斧缺斨豈不極勞極苦使公一毫爲私下必有窺其微而未肯服者惟實見得公此舉忠謀密算如何不安如何得安專爲四國起見荷利王室雖碎身而不辭則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終不成衆人還護惜這斨斧莫護看按堅執銳除裏郛是聖人心事方有此詩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賦也錡鑿屬吪化嘉善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賦也銶木屬遒斂而固之也

武庚挾三監倡亂并奄與淮徐幾半天下與漢七國無異周公居三年始克平之破

李舜卿問是詩可謂護其殺否朱元晦曰他已叛只得殺如何留得管叔蔡叔性較慢罪較輕所以只囚於郭鄰降爲庶人

詩同周人思周公而賦伐柯

斧缺斨器與東山辞免皆是實錄或云公之於叔宜不煩血刃故以斧斨爲析薪之用錡銶爲炊具皆非

破斧三章章六句 蒙上篇及於斧而已故將封之管蔡流言將危周公以固王室得罪於天下故周公誅之

管蔡流言謗公公征之不知者謂自救其身故詩發明其心事如此一心在四國連兄弟義所不容也顧不得此何等赤心雪肝宜乎人人感激雖勞苦弗恤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比也周公居東之時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周公之難

天下不患有朋起之奸謀而患無主心之獨斷亦不患有金滕之間隔而患無君側之調和公居東郊以待罪也東人日夜與王歸公更與有人如召公奇遘王以其時危疑已成非堅剛之斧斷弗決也豈匪未浹非好合之媒弗和也此特只說東人

陳氏曰簠簋形制相類竹曰籩以爲果物木曰豆以薦菹醢其實各四升

序曰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思見公議論較有關繫○周禮考工記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比也

緊頂上章來不平大意云鴻飛之遵立郎居攝之精忠故武可按比於伐柯而有斧舊柯亦新柯之則矣此語之居闇郎太宰之立致辟起可合比於娶妻而有媒一見有籩豆之陳矣其如公久於東何哉○籩

豆昏禮用特豚夫婦各一胖合升於鼎俎所謂同牢而食也禮有醯醬二豆菹醢二豆無設籩之義

伐柯二章章四句

此詩諸儒無特解唯註以爲東人始見公之難而後喜其易也雖非樂禍亦似徇私本序傳說稜乎一段爲公以爲奠王室計蓋流言之入鴟鴞爲獻於王而王弗悟也以名公之同心未敢輕出一

傳曰周公歸於周魯人欲留之弗克賦九罭○孔氏炎曰魚之所入有九囊○郭景純曰今之百囊網也

鄭康成曰鴻大鳥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公不宜處東也

朱元晦曰是以兩字今都不說某本謂緣公齊至于此是以此間有被袞衣之人其爲東

言爲公白他何望乎古今相業危疑大都如此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興也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言

鱒魚圓魴魚方君子道以圓成義以方外而周公之德備焉故是詩舉以興之然則鱒象公而袞衣者道也魴象公而繡裳者義也玄袞黼黻而後可以見公猶之九罭之取鱒魴也○埤雅鱒好獨行字從尊以

此上公有降龍而無升龍以其首卷然名袞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興也渚小洲也再宿曰信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興也不復言將留相王室而不復來東也

鴻之爲物進有漸飛有序羽可用爲儀以冲天之姿而偶爾遵遁渚陸豈久住足之鄉哉公之歸期可必矣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

人歸留公詩意不明白。

劉安成曰此詩其作於周公避居成王將迎公歸之際乎○朱曾城曰留公者東人之私情而迎公者天下之公論私不足以勝公此東人所以拳拳于公也

孔仲達曰狼跋前行曰躐路卻頓曰疐○李迂仲曰天子諸侯冕服用舄他服皆屨○鄭康成曰几人[illegible]以爲安故云几几

今賦也承上二章言

留公只就東人意中事也曉得決留他不住若曰無遠迎公不則於吾儕眷戀之懷可奈何

九罭四章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爲天下計則不欲公之留爲東人計則不忍公之去妙處全在若留中而歷舉公歸之心隱然在言表當從公歸無所公歸不復兩句討出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興也

老狼有胡進而躐其胡則退而跲其尾周公雖遭疑謗然所以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之

通篇以不失其常爲主上言不失德容之常下言不失德音之常俱本心上見之唯其心事光明故已有以自信而安重自如人亦有信之而德音無瑕○跋胡疐尾狼性不能平行平行每一俯一仰也凡人喜止不安懼者喪履喜者折屐故又以赤舄

鄭康成曰德音不瑕天下之人皆諒其心而毫無間然如破斧之時是也

小序曰周公攝政遠則四方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范華陽曰豳風之終雅之始也變風終於曹而明王賢君不可得於是次豳風之公而後於鹿鳴[illegible]之雅繫公也

言之。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興也

德音猶令聞也

兩句倒說即前意一說狼獸惡似應比武庚以與公似不倫然與亦有反說者只在疐跋兩字上對照便醒惟公有碩大之美之德聲聞自是如玉無瑕也雖讒謗亂何傷於忠聖乎

狼跋二章章四句

聖人豈能必所遇之無危疑哉安而不惑粹而不疵說詩者正須靜會當年氣象乃合○看兩公孫碩膚句初不說破流言如何害公若春秋魯昭公分明爲季所逐却書公孫於邾如其自出不使臣加於君邦加於正是扶植名義大手筆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程元問於文中子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曰變風也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

公乎繫之幽遠矣哉

風首二南者王化之所從始繫豳七月者王業之所繇隆文武而後道在周公孔子憲章與[illegible]其有同情矣乎

桂林詩正卷三下 終

鄭康成曰小雅自鹿鳴至菁莪十六篇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爲正經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變雅

小序曰鹿鳴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鹿鳴廢則和樂缺矣○陸農師曰苹今名藾蒿初生香可食又可蒸食○嚴華谷曰笙以竹爲之十三管吹笙則動其簧而發聲○劉安[illegible]成曰[illegible]幣帛於食有幣帛然後王[illegible]正禮已然然後盡嘉賓之忠告而明聖人之大道

桂林詩正卷四

武林後學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小雅二

雅者正樂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說又各有正變之別正小雅燕饗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及其變也則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

鹿鳴之什二之一

雅頌無諸國別故以十篇爲一卷而總舉其法以十人爲什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興也此燕饗賓客之詩也以通上下之情而言其禮意之厚如此庶乎人之好我而示我以大道也

全詩之妙首示我周行乙以言也次德音孔昭示我不在言也三推樂嘉賓則會意忘言相視莫逆有飲酒而已時說於前後定補乞言殊贅○鹿性喜山林食野苹而呦呦猶賢者以考槃在澗爲樂也王者聘之而宴之適其性矣琴瑟笙簧娛其耳篚幣用悅其目使夫優游樽俎若曰在宴

許廬陵曰。荊楚之人。謂荷爲敵。○鄭康成曰。
稱音先王道德之教也。

胡庭源曰。此章再言燕之以樂。永矢無斁。不言酒以暫其心。其所望敬示益深至矣。

之歡娛不減在野之逍遙爾堂上鼓瑟歌
鹿鳴四牡皇華堂下笙入奏南陔白華相
對鼓簧帶在吹笙說幣帛將於鼓樂時未
兩句直是禮賢大主意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
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
以敖 敖也言嘉賓之德音甚明則亦不待言語之間而其所以示我者深矣
德音三句總是稱賓之辭處昭德音者嘉
賓也挽俗佻者嘉賓也使君子則而傚者

嘉賓也旨酒在陳豈有餕焉所謂情洽而
言深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
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
心 湛也言安樂其心則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
疊下鼓瑟句有深意見非一而足也燕樂
直說到他心上君臣相與不在形迹只此
脉脉相照耳上章已含此意在特於章末
點破

劉安成曰。先王作此詩燕饗賓客後乃用之燕禮。用於鄉大夫賓士之禮。又大學始教皆大射亦有歌鹿鳴之文。則又用於諸侯射禮矣。然有傳禮上下通用此小雅二南諸詩可見。大雅獨爲天子之樂。此二雅所以分也。

嚴華谷曰。使臣既還。文王燕饗以勞之而歌是詩。○孔仲達曰。傷悲正謂念憶父母也。

須溪劉曰。古者席地。故有跪有坐。跪起身居則坐也。○李迂仲曰。不遑啓處。大意謂不遑

鹿鳴三章章八句 范氏曰食以饋賓者豈以飲食幣帛爲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鹿愛其類發於天性分背而食食必相
呼群居則環角外嚮以防害故取爲君
臣況先王宴臣下多儀及物正其爲王
公之尊賢也最妙在終篇幷與燕底意
思都不復提純然止求嘉賓之心與我
心實實相欣和豫非後代可及矣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
心傷悲 賦也此勞使臣之詩也臣勞於事而不自言君探其情而代之言可謂各盡其道矣
皇華遣使風以義四牡勞使閔其情原有
分別傳謂文王爲西伯時詩王事者西伯
受命於天子統諸侯使臣來往都爲王事
爾○盬亦鹽也出河東解池以不經久易
敗故謂不堅固爲盬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

眠居處耳

謝疊山曰忠孝不兩全先王探人情眞切而爲言○嚴華谷曰杞根名地骨將仲子樹杞柳屬也南山湛露山木也此詩四月杞桋北山言采其杞枸杞也

不遑啓處 啓跪也白馬黑鬣曰駱

啓處指還家在來親周旋上說昔以啓處爲出使時事則反亘公叢上下與前後文都不聯貫矣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興本君之使臣悅存其勞苦而自傷亦憂其憂如己而已矣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興也

子應王命則親食天祿豈有缺養只一離

子舍不能朝夕視膳故不自逸而言將者先意以迎視無形聽無聲如曾子養志一段光景不可得耳人君體貼至此誠之與令臣子感泣○鵻當作隹乃鳥之短尾者一鳥十四名即鄭子云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性孝而慈祝鳩性孝而孝故主養民詩中有三杞此是苞杞一名仙人杖又名西王母杖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

孔仲達曰母恩意偏多故承上章而言今恆行勞苦恩上不知今擇其情以告

劉安成曰本爲勞使臣也其後與鹿鳴皇華同爲通用之樂而此詩以王事爲言則三詩皆作於武王以後歟

母來諗 諗告也欲也設言其情以勞之耳事使人作是歌也

前兩章父母並舉而結重母以倚門倚閭母之望子尤切也作歌歌字下得確甚凡歌皆起於難爲情爭情至而無所控則歌無以控而必欲控則亦歌歌本乎情君承能禁之臣亦臣有必欲顧之君者爾○周禮大小行人其職有五物以和諸侯之好有六物以周知天下之故

四牡五章章五句 按序言此詩所以勞使臣之來甚協詩意

聖人孝治天下如此詩末章再言母本恩所起以教愛也愛母則敬父敬父則尊天未有愛親而不忠其君者駱馬耐苦不辭勞忠於所服也今人讀全部忠經不知忠古人見一馬知之鵻鳥性壹不離營處孝於所養也今人讀全部孝經不知孝古人見一鳥知之只是他天性仁厚感觸易入

歐陽永叔曰原隰道所經也靡及於懷惟恐不及也○朱豐城曰不曰使臣曰征夫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

則不特使臣此心，其爲亦此心。

第三山曰：周爰咨諏，猶於其所而詢問之。○情慶源曰：每懷靡及者，心也；諏謀度詢者，事也。有是心則有是事矣。○劉安成曰：沃若，有鮮澤義，故猶二章之如濡。

本示廖曰：大雅氣象宏濶，小雅說得精切，如鹿鳴兄弟賓主相好之誠，四牡古詩無公義

此遣使臣之詩也，美其行道之勤，而述其心之所懷，遂亦因以爲戒。

周禮大行人之設，全是聯屬諸侯妙用，蓋分邦建統，期與天下公其治，逮其敝也，勢重而難一，末大而不掉，先王憂之，而不欲明言，皇華遣使，微其權於不示，弟畢邦之事，邦之難，邦之禮，邦之親，藉使一一參稽，而因以聯其否隔，封建所以久而無弊也。

○皇皇有光輝之義，忠臣忝使，能光君命。駪駪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賦也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賦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賦也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賦也

陰白雜毛曰駰。均，調也。

訪問於善皆咨也，但咨事爲諏，咨難爲謀，咨禮爲度，咨親爲詢，總來博采廣問，不徒將一事報命而已。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非忘私情，非孝者，人情少不得，如皇華首云每懷靡及，後便云咨諏咨詢，此等詩不用小序，意自明。

小序曰：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常棣廢則兄弟缺矣。○呂櫟卿曰：今王季也，華鄂相承甚力。

補慶源曰：雖公處變爲言，然兄弟之情於此方後見分曉，若平時人或以朋友與兄弟等耳。

古使臣如今大行之屬，銜命而往，采風問俗，歸報天子，使知四方之輕重，布政因以察群侯得失，有聯屬大法焉。惟人君耳目不得與小民相接，特遣以宣已意而達下情，爲使者其可不思以副君心哉。與後世奉差及巡方有專職者別。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興也

常棣，棣也。韡韡，光明貌。兄弟之業歟

痛哉周公之念二叔乎。小腆破四國，思創

禮作樂，天下大定，乃還思幼小嬉游左右，提挈底人，慘焉何在，不覺對茲常棣，慨然興嘆，繁有悼，草木不如意。○華以覆鄂，鄂以承華，華鄂承覆而光明，與兄弟並榮一般相似。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賦也

蓋周公防誅管蔡而作此章，以下事以死喪急難鬩牆之事爲言

死亡人所畏之說，到積尸橫野，其變尤慘，他人鮮不袖手遠避，誰則如兄弟能相恤

濮氏曰小宛題彼脊令載飛載鳴序言於兄弟之詩○輔子源曰小人好以親爲怨而樂從其隙故每以告之

王介甫曰非令兄弟也然及祭儀則良朋豈如兄弟之可恃

劉安成曰喪亂通前二三四章言然所謂懷與求者尤非朋友所能及

者。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興也

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疎之分使之反循其本也

脊令一名雝渠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飛鳴以求類猶兄弟於急難急是急人之急春秋傳所稱急病讓夷也曰良朋非淺人可知曰永歎亦非無情者但朋友有朋友之道如父母在不許友以死者憑此得手足來

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賦也

賦也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

鬩字從門加兒見兄弟偶爭不過孩子家氣認不得真一遇外侮仍復幫助豈可望之朋友有此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賦也

此章遂言安寧之後乃有視兄弟不如友生者

此設言平日安寧人心易迷如此非必真而喪亂過後安寧也

程正叔曰孺者親慕之義小兒慕父母故謂孺子

謝疊山曰兄弟和則妻子之樂亦久蓋天合者微有睽人合者亦不得康寧也

王新安曰常人思慮不及遠以爲兄弟親踈無甚損益患其不信故使深思而究圖之

楊正叔曰此詩句少而章多章多所以盡其事句少則各陳一事故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賦也

凡人燕親友常盛待兄弟常簡此見樂莫樂於兄弟聚會孺字下得妙過真元初見童嬉游光景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賦也

又以見妻子之樂亦皆須於兄弟也向時急難爭鬩惟兄弟能救今燕樂和平亦兼兄弟又安反覆總觀至此如何解得

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賦也

兄弟可以宜室家樂妻孥也反以室家爭隙妻孥憎怨故而疎其兄弟非心果昧也弗思耳清夜窮謀其然其否當自分明乃詩中喫緊提醒人處

常棣八章章四句

兄弟天顯至親禍端常開於名位古來斗粟尺布之歌煮豆燃萁之泣太白經天之變燭影斧聲之疑何慘且毒也唯長枕大被庶幾有華鄂之意焉其後鄂

[illegible]鳥山[illegible]五品天叙大倫也朋友居一焉○[illegible]若能盡道于友雖鬼神亦聽之相[illegible]而[illegible]和平之福

不元瑞曰釃酒乃今漉酒也○毛氏曰人君

光二王不免以潛構見誅賜死勢位之戚人骨肉也如此周公若非功高任重二叔何緣造不利之流言乎坡公詩有云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蚤被此老覘破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興也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

伐木鳥鳴這是我輩深山中一段天然幽韻不意聖人收作詩料發出謀國絕頂議論來友聲兩字不特寫帝王都俞意象且開千古文士金蘭之緣友生二字不特寫明良喜起活趣且開千古師弟薪火之傳收到神聽上古者國家得一士必引而告諸廟然後授以政事嘉與子孫以永定之謨正祖宗所樂聞也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

友其實焉○孔仲達曰天子呼諸侯同姓大國曰伯父小國叔父異姓大國伯舅小國叔舅○[illegible]嚴氏曰交際常生於遞相責望故此詩但欲盡其在我者

[illegible]正[illegible]民[illegible]以[illegible]明交乾餱不相及亦失德也[illegible]孫曰有則湑無則酤不以有無為[illegible]以[illegible]以舞盡其有以樂之

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興也許許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邪許釃酒者禮所謂縮酌用茅是也言具酒食以樂朋友如此寧使彼適有故而不來無使我恩義之不至也

把伐木盡力與交友盡情至末寧適不來非任其失於人也只要見我情無時不到耳○爾雅註五月羔為羜周禮王與諸侯燕皆十二公食大夫六簋天子反言八者據設食之禮言燕入則籩豆倍之此為燕禮數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興也衍多也踐陳列貌無遠皆在也湑亦釃也

伐木必於所生興燕飲必於所親止四句與下串一層豈必大故哉乾餱之愆微過猶謹況其大乎下連用五我字倒插與上章微我相應求其在我所謂先施之爾雅

小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酒以饋曰醲以饌曰湑禮記天子食三更
五老於大學冕而總干親在舞位此與故
舊宴樂非王親舞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三章都將伐木起興友生益人主驕倨
念頭須斬截得去方能親友所謂克而
復生也首章又將出幽視接遷喬者人
主義理念頭須從轉徙一番方能日就
高明所謂遷而復新也連後兩章都是
一片克已自下底意象從來論交無如
此透徹

歐陽永叔曰詩人謂其君者蓋稱天以爲言（）王介甫曰君恩至重錫犬馬不足上答惟禱福祿以報之此出於懽心而不強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
爾多益以莫不庶 賦也人君以鹿鳴以下五詩燕其臣臣受賜者歌此詩以荅其君

書惟命不于常此獨爲天眷注故曰保厥
位惟危此獨無所遷改故曰定這保定爾
極其固正天保爾獲福處惟無時不受福
則積之極厚爲單厚惟無事不受福則得

劉安成曰與嘉樂之詩同此歌於宴饗之際以荅前詩嘉樂則歌於繹祭之日以荅鳧鷖皆祝願君也

之彌多爲多益○稱君以爾古人冥率亦
有之如禹戒舜無若丹朱傲予創若時正
見得親愛至情不但是對天而稱君說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
爾遐福維日不足 賦也戩盡也穀善也書所謂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許意正如此

單厚多益言福還虛此提出戩穀來總實
落戩穀句足上天保句罄無不宜四句一
例看然俱當從首二句目下不得如時解
混讀

爾雅山脊曰岡大阜曰陵則岡爲田之高者陵爲阜之高者○呂藍田曰如川方至言其增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
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賦也

上章言受百祿降遐福既庶矣欲日積而
高大故曰以莫不興既興矣又欲日益而
不絕故曰以莫不增增緊頂如川是來不
可窮意思

劉安成曰吉者擇日齋祭於前有一日之先次日乃卜所謂吉者又三日射宮選與祭者遂謂七日戒三日宿及溉祭器埽除宗廟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
曰卜爾萬壽無疆 賦也吉言諏日擇士之善蠲言齋戒滌濯之潔春日

之類○朱元晦曰周禮祀先王以衮冕祀先公以鷩冕用諸侯之服

鄧慶陵曰神飴之福逆民皆被之賚而言之正修己安人安百姓之意○顧靜谷曰歸美中有責難有箴規詩人頌禱多兼箴言民心自得曰福爲爾德民因君而含其天曰莫匪爾極

孔仲達曰八日九日月體大率正半而中似弓之張而弦直謂上弦此取漸進義故云上弦不言望○關承是相續義如何朱元晦

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謂后稷以下先王太王以下也此尸傳神意以嘏主人之詞

諏日擇士齋戒滌濯其吉蠲有如此水泉火齊黍稷潰瀡其爲饎有如此是用孝焉享焉而不致或疏或數怠其期矣于公爲先王焉而不使五世三世殊其制孫是神歆錫福豈倖也哉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爲爾德 賦也弔至也言祖考來格也質實也爲爾德者則而象之猶助爾而爲德也

首兩句輕輕從上帶來民質四句正言詒爾多福也分明指見謳歌擊壤景色只將民情巧偏爲上治累對炤便見得時至成周民風已漸淳故庶幾言視民不恌此言民之質矣俱有深意○偏爲者群黎百姓之爲皆爲爾之德也勿太着力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賦也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

[illegible]松柏非常不凋但舊葉將落新葉已生○又日照曰上言神享民信福祿無以加矣又欲相承不衰故以日月南山松柏喻焉

歐陽永叔曰六章皆下愛上之辭文義重複其[illegible]至[illegible]新此○程正叔曰天保歲陳人君受天[illegible]福祿之厚崇被臣民皆君德所致[illegible]曰人臣愛君無已祈要上無愧於神[illegible]懼於斯民欲後辭之以無不爾或承[illegible]謝叔重曰藝祝令聲諧亦此意

劉安成曰初言勸爾次言悲傷而終言公義一詩之中情義反覆所以感人者深矣

騫虧也 承繼也

劈頭四如字說起因正意前說盡了須[illegible]出正意而以喻言配之纔明總是以德[illegible]福無不悠久意

天保六章章六句

通章頌中有箴單厚諷以仁也多益[illegible]以損也戩穀諷以善者享諷以[illegible]也日質諷以誠也終言日爾德歸美[illegible]內含有責備之義此爲盛世康歌雅音

不然其去叔季稱天書神爵者何異○把天神作骨子首二章天福君四五章神福君三章六章乃是形容其福有如此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故 興也[illegible]北狄也此遣戍役之詩程子曰毒民不由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

止言遣戍不及將帥者禮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何待上勉若小民愚則何知公族

輔子曰內憂歸期之遠而外痛饑渴所困亦甚病矣○輔慶源曰戍苦情有四曰舍室家之痛不遑啓處之勞載饑渴之苦不得信音之憂此詩首兩章備道以慰之

孔仲達曰十月爲陽君子愛陽而惡陰也○劉長樂曰古將帥與役者同勞報國而不敢顧其私也

或以爲上實苦我不可無辭以進之直言采薇丁寧行期也歲亦莫止丁寧歸期也兩言玁狁之故見非得已之師○周都雍鎬與西戎壤錯西戎弱必挾北狄而後動此禦戎必先禦狄耳北狄群犬羊習水草又畏暑耐寒天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防必留屯以守焉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興也

薇自作而柔而剛特詩人立言之序不必拘說到靡使歸聘承上靡室靡家來私情固然已而戍未定則又自以公義爲重耳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興也 此見士之竭力致死無還心也

盛暑非無陰故四月而靡草死極寒非無陽故十月而薺麥生特以微陽始胎名陽月我行不來即漢伏波所稱丈夫寧聚戶馬革不願生入玉門也末四句既風以義而叙其情又叙其情而風以義何等鼓舞人心

程正叔曰四章五章皆勸以義也○鄭康成曰侵伐戰用師之大名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者謂侵伐戰于三事之內望有勝功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興也

[illegible]貌

戍士守此言戰兵未有不戰而能守者故爾常華與將帥車馬服飾之盛錫君子以

車如師二曰王三錫命命將之權重則三軍之命輕故天子常示重將之意於三軍也其庶乎奏捷有望矣○左傳鄭子蟜叔孫豹王賜之大路凡對敵用革車馳敵用輕車負載用輜車唯路乃公卿命車其制革輓而漆色上建太白龍勒而像纓中植五就

劉長樂曰君子依之以備禦小人腓之以進退○陳永康曰孔棘宜若畏矣曰日戒游作氣以勇進其誠心所以旗旗變色士卒生氣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賦也

謝疊山曰、始去以二月。歸以來年十二月。路長道而身饑渴亦勞苦傷悲之極也莫知我哀於遣戍初而述言及此亦不憂上之不我知矣。

彼爾兩章都說車戰古者禦戎狄於險野人勝易野車勝車之習於用也行連以爲戰居斷以爲營坐作整暇殺人之中又有禮焉故戎車之利爲大戎云者別乎君子車也前云既駕業業示車制馬政表裏爲用也自晉敗戎於大鹵而車戰法廢後世不講久矣○騤騤只訓强貌以車行列言象弭魚服則又以車上器械言魚皮雖乾燥作弓之韔矢之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

其毛皆豎起故奇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賦也此章

又設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

此章與出車不同出車是將率故當叙戍功之難此是戍人故專叙馳驅之勞○楊柳依依卽首采薇時雨雪霏霏卽首歲亦暮止時也首尾申言皆是丁寧以安[illegible]者之心

謝疊山曰采薇一詩見先王仁厚之至所謂體群臣所謂本乎人情所謂勤以使民民忘其勞皆與東山詩合觀。

采薇六章章八句

自古禦戎無上策者惟君不知將將不知士士敵來不知所攻敵去不知所守此虜患不可驅而長爲中國憂也周之於虜也遣有時代有候其將率君自遣之旣習知其賢否其士卒家自選之又不混以老弱有戰守之方而無身家之患嚴尤謂周得中策豈其然乎恐無有更出其上者

歐陽永叔曰南仲爲將始出其車於郊外則稱天子之命使我來將[illegible]僕夫[illegible]以趨王事之急難○[illegible]曰[illegible]時忠敬以慰勞之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賦也牧郊外也此勞還率之詩

此章有尊敬王命之禮有憂勤王事之誠有整暇果決之才有奔走犯難之忠○闕以外將軍制之故兩言我出我車自天子二句只言承命意非師出有名也召彼僕夫二句下得嚴重體君言不宿於家王事不留於境正謂此矣

左氏曰將者建旐設旄之事又本出車者之〇黃勉齋曰臨事而懼懼則有持重謹畏之心此行軍法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賦也[illegible]

軍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龜蛇曰旐鳥隼曰旟曲禮所謂前朱雀而後玄武也

前車以載軍器後車以載輜重全要見聲勢相倚首尾聯絡意象旗者考工記鳥隼七斿以象鶉火先陽示勇健也取象龜甲後陰示威武也旆旆飛揚重在統衆不專尚其象僕夫非卒伍比古之御者與將軍並肩故亦況瘁如此爲謀方深而功方得成

程正叔曰此章將元師之名顧其城朔方之方也〇輔慶源曰有前之戒懼後有此之奮發靜斂而動闢自然之理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賦也襄除也

爲旂此所謂左青龍也

制虜之道人皆知乘障者逸特邊地遮闌虜無處不可入而我尺寸守之兵力愈紛亦愈弱不若擇要害築而城之朔方表裡山河內聯關隴形勝而資也西北多沙而此方沃野黃河大患而此資灌溉土地可

嚴華谷曰此章述南仲北伐還師又承命西伐事〇劉安成曰後四句反覆言公義私情勞之

輔慶源曰全詩我字皆設爲將帥言惟此我心句又設爲將帥室家之言辭家人皆以伐戎不勞餘力則王師有征無戰可知矣

保也朔方城則我足以據彼彼不能以擾我虜即欲置龍庭於漠南而馳鳴鏑於塞下豈可得哉嗣後漢開五郡河西唐築受降河外皆祖此意以廣之耳〇傳[illegible]作士氣上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illegible]

策命臨遣之詞也

此章重在出師又上不重在勞黍稷方華[illegible]

前歲之季春也雨雪載塗今歲之孟春也以玁狁在北昆夷又在西是謂多難故下章特序伐西戎之功云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賦也

薄伐一語是籌邊要畧特借婦人閨思中道破蓋徼外蠻夷惟北虜最强能我周京都雍隴去虜猶遠而戎爲近南仲今茲不歸當是唱呼岐隴畧定河湟直須大將出

敖輩谷曰獨言玁狁者舉出師所主也

鄧正叔曰自受命逆還歸其間有敘大要在歸功將帥○輔慶源曰讀前三章如秋霜之

[illegible]風之威是為王者師[illegible]

也

輔慶源曰述室家之情不直言思之而必曰王事靡盬則雖其室家亦知義也

壯猷以底平之慰勞中仍要帶激勵意況纔好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賦也鄭氏曰此詩亦伐西戎獨言平玁狁者玁狁大故以為始以為終

南仲初受命為玁狁出師此述凱還自應以平玁狁收局于夷說得淵見道功在天下都就歸日歡情以勞之。

出車六章章八句

雖勞還率詩而天子朝命大將列營其見精首言憂悄克敵本乎懼也次城朔能守而後能戰也終于夷王者治夷狄來則驅之而已不窮兵也前云天子命我後云畏此簡書出令者天子之尊用命者其大將之能乎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賦也此勞還役之詩

杕杜雖感時變然取義於杕亦因征夫在外久傷其孤特之意遑止言向時從未得歸難道此時也還不暇要揣他且疑且望一段光景

劉安成曰戍者還當以仲春至家故於杕杜萋萋之時而知征夫可以歸矣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賦也

杕杜睆實是去年十月秋冬之交到畢戍時其實萋萋則實落而又生葉為今年春暮亦應得至家矣故曰歸止公義私情仍然並行而不悖

李三山曰此詩似鴇羽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然鴇羽為下自訴其勞苦此則下之人勞苦而上知之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征夫不遠 賦也

雖託言登山采杞以望君子然非獨以室家情好而已只憂我父母句便見王者勞還役心事來不然蕩子從軍行亦能作情癡語也車敝牡罷只是揣度歸期應不遠耳。

王氏曰多恤傷病歟疾病歟死亡歟是何期逝不至也○輔慶源曰征夫近而思愈切者今清乎行者逾期不至則居者之憂百端矣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賦也范氏曰以卜筮之言思

劉安成曰前三章皆述其家室私情而兼公義爲言卒章則又專勞之以私情大槩與四牡采薇出車同

小序曰孝子相戒以養也南陔廢則孝友缺矣

之切而纍所不爲也

禮大事先筮後卜小事龜筮不相襲相襲俱作者思極故也然前云征夫不遠只偕料之詞今言邇止是決詞此而又不歸將何以爲情乎

杕杜四章章七句

傷止悲生小婦人思夫常事忽將夏變母來說不但父兄女情深矣王者勸恩之內郎寓教孝切莫等閒讀過○始言

還止繼言歸止情猶緩也至而多爲之恤則緩轉迫矣始念杕杜繼念車馬事猶虛也至卜筮偕止則真成幻矣摹寫閨思曲肖

南陔此笙詩也有聲無詞舊在魚麗之後以儀禮考之其篇次當在此今正之說見華黍

笙詩六章解者謂必有諸篇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亾之今亦無用强解廣徵補亾詩特錄以備觀覽非敢肺爲者

小序曰白華孝子之絜白也白華廢則廉恥缺矣

入也

其一

循彼南陔言采其蘭養戀庭闈心不遑安

彼居之子罔或游盤馨爾夕膳潔爾晨餐

其二

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居之子色思其柔

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潔爾晨羞

其三

有獺有獺在河之涘凌波赴汨噬魴捕鯉

其四

嗷嗷林烏受哺於子養隆敬薄唯禽之似

勗增爾虔以介丕祉

鹿鳴之什十篇一篇無辭凡四十六章

二百九十七句

白華之什二之二毛公以南陔以下三篇無辭故升魚麗以足鹿鳴什數而附笙詩三篇於其後因以南有嘉魚爲次什之首今悉依儀禮

正之

白華笙詩也

小序曰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其一

白華朱萼被于幽薄蓁蓁門子如磨如錯

終晨三省匪惰且恪

其二

朱華絳趺在陵之坂裿裿士子無營無欲

鮮侔晨葩莫之點辱

華黍 亦笙詩也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

其一

黮黮重雲習習和風黍華陵巔麥秀丘中

靡田不播九穀斯豐

其二

奕奕玄霄濛濛甘霤黍發稠華禾挺其秀

靡田不殖九穀斯茂

其三

無高不播無下不殖芒芒其稼參參其穡

稿我王委克我民食玉燭陽明顯猷翼翼

劉安成曰此詩樂工極道主人所薦如此見優賓之意後三章指物之多矣旨矣有矣即前言酒之且多且旨且有者也

陳定宇曰以見物之與酒稱也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興也此燕饗通用也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多且旨 興也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興也有猶多也

易曰離麗也蓋以竹薄為罶魚入則不得出故取以象陣春秋魚麗陣是也興主人禮意綢繆曲折不踈漏爾鱨黃魴青鱧玄鰋白鯉赤五色具備故序以為萬物盛多也先鱨鯊次魴鱧又次鰋鯉蓋鱨鯊長魚也而魴鱧一方一圓鰋鯉又一偃一仰亦著萬物衆多也○北方羊牛多而魚少少者貴諺泰水無魚埤雅鱨性浮善飛躍燕頭魚身頰骨正黃一名黃揚𩷑大如指狹圓而長有黑點印今為刀劍靴者本草註鱧黑鯉魚鰋大首方口背青黑無鱗多涎似鮎即鯷魚也詩亦以味之美為序云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賦也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賦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賦也嚴氏曰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

傳曰魚麗燕羣臣嘉賓以燕大臣也。朱元晦曰諸侯燕群臣宴飲詩道主人意以嘉賓如今宴飲致詞間亦有敘賓客辭者

小序曰由庚萬物得繇其道也繇夷庚則陰陽失其道矣

則患其不將言曲全也

就前三章復行之要想凡可致其美盛者無不備方見恭敬處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笙詩既三奏工歌乃再登於是魚麗陳焉薦酒以陳禮禮以合懽酒之不備豈敢以獻而今見其多矣且旨矣有矣酒盛一至此我有嘉賓其式飲庶幾乎無以實氣氣以行志物之不備豈敢以薦

而今見其多也又嘉焉旨也又偕焉有也又時焉物今一至此我有嘉賓其式食庶幾乎竟將酒食對看先正有主此者於章旨甚徹

由庚 此亦笙詩

其一

蕩蕩夷庚物則繇之蓊蓊庶類王亦柔之道之既繇化之既柔木以秋零艸以春抽猷在于草魚躍順流

陸農師曰南有嘉魚出于丙穴罩以竹或以荊故謂罩笮

鄭康成曰汕今之撩罟也

其三

四時遞謝八風代禪織阿衆樹呈變其麗五緯不愆六氣無易愔愔我王紹文之跡

按繇庚崇丘繇儀與南陔等篇同義朱子云亦笙詩故引鄉飲酒燕禮曰間歌魚麗笙繇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繇儀間代也疏云間歌者堂上堂下遞歌不比篇而間取之所謂升歌下管之次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興也罩編細竹以罩魚者也此亦因所爲之物而道達主人樂賓之意也

道章樂賓爲主罩罩汕汕衆勤求也樛木象謙抑也翩翩衆而愨也樂而無厭王者之求賢如此近在江漢間故稱南焉○古來明良相得循章然賢者招致不易以彼貞修儆廾非竭誠致敬如何網羅得爲國家用單而又畢有千方百計意思在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

輔慶源曰詩中興體固有兩項但此二章相比故於此發之

孔仲達曰頻與之燕[illegible]盡之甚也

嚴華谷曰成周所用之人必先有德者立政詩卷阿皆用吉士此篇魚曰嘉則味之美者瓠甘則弁之美雖性宜而慈則爲之美喻吉士也

衍 與也汕樔也

上罩罩言魚欲逸則罩之使入此汕汕言魚欲伏則汕之使出君子樂與賢者共太平而所以求之者上籠之如罩下撩之如汕至誠之道也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與也樛木下垂而美實纍之固結而不可解似此而實與也

前二章嘉魚對嘉賓看此章又變一法樛木與君子甘瓠與嘉賓亦惟賢知賢聲氣

應求之意註云似比實興良然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與也思語辭也又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

王者費了多少悃誠方纔招致得嘉賓惠然而來豈復以尋常醼禮相待乎一燕再燕情文備至有溢於儀外者矣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詩法參差讀者亦須活看始得如此詩翻覆起興總見得聖主賢臣會合未有

小序曰萬物得極其高大也崇丘廢則萬物不遂其性矣

劉安成曰通前魚麗嘉魚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皆一時樂工所歌被爲燕饗樂賓則此美之祝之者爲尊賓也○陸農師曰兗州人烝桑爲茹謂之萊

劉安成曰此章亦美其德而祝其壽也○鄭

不須旁求降禮而得者連說嘉賓燕饗鳴章大旨辭異情同非成周盛時安得君此懇懇專一者註云有加無已本此至誠眞透骨妙解

崇丘 說見魚麗

其一

瞻彼崇丘其林藹藹植物斯高動類斯大周風既洽王猷允泰

其二

漫漫方輿迴迴洪覆何類不繁何生不茂物極其性人永其壽

其三

恢恢大圓茫茫九壤資生仰化于何不養人無道夭物極則長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與也臺夫須即莎草也萊草名葉香可食者也此亦燕饗通用之樂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

康成曰光明也政教明有榮譽

劉安成曰此章則專美其德也○鄭康成曰已止也不止者言長見稱頌也

劉安成曰此章又所以祝其壽而美其德也○鄭康成曰遐不者言其近留壽也

只君子萬壽無疆 興也

兩章一意昔人有言治生乎君子儒者在朝則美政在位則美俗故首云基可以爲邦家本次云光可以爲邦家榮也惟有益於邦家因而祝其壽曰無期曰無疆皆取久遠之義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興也

此詩樂只父母二句大學引用只是個至

及人處但引用從君身上說此却指賢人看杞與李二木皆多子故以興民之父母玩此詩五章舉草木各有倫類臺也萊也附地而生則曰邦家之基桑也楊也其葉沃若則曰邦家之光下文栲杻枸楰四種皆極耐久則又曰眉壽黃耇緊根着德音不已句生出來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興也栲山樗杻檍也

朱元晦曰枳枸子呼爲棘窍味甘而能解酒毒人家左右前後有此木則釀酒不成○孔仲達曰老人髮白復黃面如凍梨色

輔慶源曰前章末相應前願之之辭雖必之之者德音是茂者不但不已也又愈益茂盛矣則保艾爾後則願其安養子孫豈但爲今日計哉

古人稱高年爲眉壽壽長則眉亦長而秀非德盛何以有此故曰德音是茂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興也枸似白楊有子著枝啖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亦名木蜜楰鼠梓樹保安艾養也

末章專是祝詞然保艾爾後則皆得一時邦家藉賴光采將世世實食其休矣經言賢人有用鼓舞人主不容不致其禮遇見此爲久安長治第一策

南山有臺六章章六句

通章取義於山者何凡君臣相與懽忻一時非難也而唯如山之堅凝則難也詠山何以必詠南也得天地之仁氣者莫盛于南南者萬物皆相見也詠南又何以必詠北也得天地之義氣者莫盛於北北者天下之所歸也詠南北山又何以必詠所有也數者其材可飾其[illegible]可依其實可食喻多而皆可用也得[illegible]

小序曰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矣

輔慶源曰諸侯來朝天子見之而得輸寫其心則上下皆可保有聲譽和樂也故上樂下與則否之時何能有其安樂於長久乎

盛則邦之榮慎子孫黎民之禔福而何以皆終其天年於山也可樂也故咏之以樂只君子也

由儀 說見魚麗

肅肅君子由儀率性明明后辟仁以為政魚游清沼鳥萃平林濯鱗鼓翼振振其音賓寫爾悰主竭其心時之和矣何思何修文化內輯武功內悠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興也諸侯朝於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詩

蕭者上達神明之物脩然長斯足承受天露諸侯於天子地遠勢隔猜忌易生唯既饗而燕天子盡情輸為降色溫言以逮之則上下情通有以得其譽處矣○王者有燕饗饗在廟而燕在寢燕升殽於俎相與共食左傳晉郤至曰宴以示慈惠與饗訓共儉者不同[illegible]詩不嫌重複

劉安成曰於宴笑之中寓其勸戒之意○鄭康成曰龍光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己也

濮氏曰其燕而情樂易則知其宜兄弟德可久也○劉安成曰令德壽豈即上章末二句意宜兄宜弟又即不爽其德之本所以教國人

[illegible]京山曰和金口[illegible]上近於馬和在[illegible]由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illegible]車行遲速皆不合節矣

彤弓饗詩也故曰一朝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興也瀼瀼露蕃貌為龍為光喜其德之詞也

為龍見能膏澤下民為光見能炤臨下國註喜其德之詞則龍字不必作寵字解龍光便是德不爽只是德之有常宜說得自然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興也

宜兄弟便是令德壽豈一戒事隋煬兄弟猜忌殘賊五子皆以不終正可反觀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興也鞗轡也革馬轡所把之外有餘而垂者也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皆諸侯車馬之飾也

沖沖雝雝只在道光景爾何以為萬福所聚國語秦師過周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言於王曰秦師必有謫王問之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

輔慶源曰一章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通上下言天子與諸侯皆然下三章則專美諸侯一章三章又因勸戒而稱歎之也

歐陽永叔曰燕飲以晝而言夜飲古雖禮飲有至夜者以申私燕之恩盡恩勸之意

無禮則脫寡謀自陷能無敗乎知輕驕之必敗則知沖雝之獲福矣

蓼蕭四章章六句

只我心寫兮何是綱領爲龍爲光心一寫於君子之在國宜兄宜弟心一寫於君子之在家冲冲雝雝心一寫於君子之在道所謂橫看成峯側成嶺面面皆好然心寫從旣見君子來蓋天子與諸侯聯爲一體只在來朝否則非與菀柳

之悲即重匪風之嘆矣通章亦俱頌中有規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興也

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

燕禮宵則庶子執燭阼階上司宮執燭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大燭於門外禮輕無庭燎設大燭而已此古人有夜飲之禮也不醉無歸亦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醉○露夜降

丘氏曰言在所尊者之室○輔慶源曰於路寢以示親親旣云成其禮則必無過當之事

謝疊山曰顯者其心明白洞達允者其心忠信誠慤○輔慶源曰莫不言與燕之諸侯無不有是德是儀也○呂伯恭曰以德將之不至於亂中無所主則爲麴糵所迷矣

問蓼蕭湛露二詩朱元晦曰文義也只如此卻要諷詠乃見他至誠和樂之意方好

因夜飲故取爲興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興也

儀禮受賓聘享則於太廟亨食則於禰廟燕又在寢彌相親也在宗載考考成也讓則不成不許其讓故曰成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興也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興也

杞棘中堅故以爲令德與桐椅外秀故以爲令儀與顯允豈弟四字不輕下大抵明

盛之朝臣品多光明俊偉敦厚慈祥即廻翔樽俎之間而氣象已見故王者不覺深喜而極贊之

湛露四章章四句

前兩章見情之親厚後兩章美其德將而無醉也先儒言此詩亦褒美中寓規戒看來說到莫不令德莫不令儀了只主宴樂爲是不必添足左傳稱酒以成禮不繼以淫周王有爲以君成禮不納

於涇諸侯有焉

白華之什十篇五篇無辭凡二十三章

一百四句

桂林詩正卷四終

嚴華谷曰賜弓不張曰弨○孔仲達曰弓昔漆之以黑霜彤弓色赤旅弓色黑賜弓赤一而黑十周禮夏官司弓矢云唐弓大弓以授勞者饔烹太牢以飲賓殺牲俎豆盛於食黨

顧臨源曰首章已盡其意下兩章只咏歎以加重焉耳藏重於載載重於藏好甚於喜喜甚於貺醻厚於右右厚於饗

桂林詩正卷五上

武林後學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賦也彤弓朱弓也弨弛貌大飲賓曰饗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

王者之賜重彤弓唯周尚赤也凡賜弓矢必以饗禮行之用大牢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獻如命數獻數終而止不得終日故曰一朝司馬法賞不踰時欲使速得爲善之利也合來見守之者重守之者誠及界之者速總是待功臣厚意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賦也右勸也尊也）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賦也醻猶厚也）

載謂抗弓於檠使體常正櫜謂韜弓於櫜使色嘗新古以右爲尊醻者主人於一獻

一酢後又復酬賓以將其意之厚○潘勗九錫文云以君龍腹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十旅弓十旅矢千

彤弓三章章六句

春秋諸侯有四夷之功者王乃賜弓矢爲歌彤弓可知此詩之所繇作也始藏器以待不敢輕終則推誠以錫不敢惜不如是雖得予人人不之感矣此可爲賞功者法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興也

莪蘿蒿也大陵曰阿 此亦燕飲賓客之詩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興也

中沚 沚中也

莪生澤藪香美可食以爲菹通於神明以供稹升臭於都廟故爲得賢才起興也樂且有儀猶情發乎外我心則喜直是愛根於中矣

范氏曰先王知諸侯之不可無統故爲方伯連帥以統之其有功則錫之弓矢以正諸夏此王室所以尊也不然強凌弱大幷小而莫之制天子政令有所不行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

陸農師曰莪生於澤田漸洳之處○輔慶源曰見呼有所稱或不足則愛雖至而敬不至有儀則愛敬之心兩盡矣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興也

古者貨貝五貝爲朋

損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古來人君以得賢爲寶曰十曰百總形容一見欣喜不啻多珍在握耳○貝五等二貝爲一朋大貝一朋可直錢二百十文牡貝幺貝小貝次之不成貝者不稱朋枚直三文其云五貝爲朋亦誤也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比也

楊舟楊木爲舟也

楊舟二句極有解會國猶舟也君子其檝舟長年乎未見君子浮沉有風波之患既見則檝舟得人而浮沉定吾心與之俱定矣此全詩眼目須點出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天子宴賓與歌此詩蓋賢才得失關國家重輕得之如獲不貲之寶失之如汎不繫之舟明乎此必能愛養人才不妄挫

孔仲達曰漢食貨志大貝壯貝幺貝小貝不成貝爲五

輔慶源曰又追言其未見時心之不定見則休休然安定矣意味深長

小序曰樂育才也○陳滸室曰此篇舊以爲比今改爲興而下文兼存比說矣

朱義城曰中國不可一日而不尊玁狁內侵雖六月出師人不以為暴知過之不在上勞我者乃所以安我也此述始受命出征之詞

彭廬陵曰以厲王大亂之餘支玁狁之患意必倉卒不暇為計而今也車馬器械修備知非一日矣

折如裘之不變為篙蔚而哲哲者始與蕭蕭斐斐者等矣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賦也 成康既沒入世而厲王胡暴虐出居於彘玁狁內侵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代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序其事如此

六月紀時也棲棲紀事也此時此景車攻馬良師整以服將廉以翼王國之定不待出師而知之矣○周禮戎車五戎路王在

軍所乘廣車橫陣闕車補闕苹車對敵自蔽苹猶言屏也輕車馳敵致師之車曰既飭則俱備矣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賦也 比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既比其物而曰四驪則其色又齊閑習之而皆中法不疾不徐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欲其有以敵王所愾而佐天子耳

前云我是用急矣此又說得從容不慌不

謝疊山曰征伐者叛則伐之服則舍之不窮征遠討也將不嚴者軍心不齊師不敬者軍不整

劉子政曰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嚴氏曰鎬非豐鎬也○劉安成曰此南仲亦以玁狁之難往城朔方靈夏等地此

忙所謂暇而且整佐天子自上匡王國說見師非得已唯吉甫為師中丈人能之後代如漢趙充國唐李光弼差解此法○閑是人去閑馬維則便謂駕車而行隨人馳騁如意矣三十里者師行止于一舍正不以敏速踰度也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賦也 共與供同言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也

嚴如號令明賞罰信之類翼就自心戒慎言二句乃成功張本後邊許大功勳都從此運用出來書威克厥愛允濟嚴也欽承天子威命敬也嚴敬則足以共武事而定王國南仲後唯吉甫一人○首言用急次言從容是急中有暇次言常度此言嚴翼是寬中有嚴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賦也 織幟

侵者栽師其地○呂伯恭曰日月交龍皆織
[illegible]耳○黃震曰白旆也以帛續
旐末為燕尾○謝疊山曰兵法堂堂之陣正
正之旗元戎啓行則可以摧鋒而破陣左氏
所謂先聲有奪人之氣也

字同央央鮮明貌言玁狁不自度量深入為寇是以建此旌旗選鋒銳進發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

玁狁知厲之亡而不知宣之興便是其能茹處故大衆盤據乎焦穫之間復輕車播襲於鎬方之地遠及涇陽焉用是建旗旄選鋒銳以攘之其曰十乘馬四十匹甲士三十人步卒亦不過七百二十人止耳惟詞直氣壯用之以律則玁狁雖衆且盛何足平哉○幟文即鳥隼之章白旆帛原是

一絳色獨言旆者未戰則旆之也元戎車級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為陷陣車車前曰啓後曰殿兵法無逆鋒曰北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賦也凡車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至于太原不窮追也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為法矣

自穆王遷戎太原後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往征至是仍有存食上

謝疊山曰小戎車安矣必制度工巧則利於戰
[illegible]四牡閑矣必教訓習熟則耐於馳驅○輔
[illegible]曰車調馬壯征至太原而已吉甫之德
[illegible]用進止有度號令有法可謂全才矣妥
[illegible]不為法

末段[illegible]張仲正見宣王之[illegible]
吉甫[illegible]以有張仲[illegible]非[illegible]
[illegible]倚何自立哉

國者宣王[illegible]征之[illegible]而還[illegible]其規戎狄之優[illegible]猶蒼蠅之[illegible]驅之而已正此時也夫克敵以武所以能克敵則不以武以文吉甫本文事為武備後世稱敦詩書而說禮樂如羊叔子輕裘緩帶卒以平吳尚祖此意豈止為一時驚乎○覆於前不倚於前如有所至之勢於後不側於後如有所干之故曰如輊如軒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

御諸友炰鱉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賦也吉甫燕飲喜樂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其所與宴者之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燕也

燕喜王飲至說舊云私宴非也愚房藏盡奏凱旨還天子安王國定一人之福天下之福亦大臣之福也而有賢友助之於盃容樽俎間殆所謂矢其文德洽此四國者歟

六月六章章八句

兵于夏[illegible]伐[illegible]而不用[illegible]

呂東萊曰上三章自治之周四章言玁狁來
侵而禦之五章治戎有備車馬安閑驟之勿
追也六章休兵飲至樂與孝友之臣同燕樂

則窮兵黷武之意消矣。

朱元晦曰：南征荆蠻，想不甚費力，不曾大段戰鬭，故只極稱其軍容之盛而已。○孔仲達曰：五路惟金路有鉤，以金為之，馬頰上之飾也。在馬膺之飾，惟有樊纓。方叔不乘金路者，以革路臨陣所乘耳。

孤矜。兵者所以聾百物也。非時出師易於張皇。詳大將神閒氣定，本之以嚴翼，運之以文武，一若有成局於胸中者。歸而飲至，則又與朋友叙闊，不言功最妙。三、三句結得冷雋，從來將相調和而後能立功。處。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茀魚服，鉤膺鞗革。典也。芑，苦菜也。

卷五上　八

宣王獨此亦極其盛。行役于命方叔南征，征行不得耕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

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方叔夫當用三十萬衆，然乃此數也。蠻荆

新田在彼，菑畝在此，師衆如彼，練習如此。相呼為與，涖與率不同，既秉節鉞臨之於上，遂總部伍而率之以行。詩中每提方叔，重美將帥。上「師干之試」，師衆之捍敵者極練習也。馬之驂服，各順其序，將之象路亦極其文。簟茀蔽車，而魚服則載於車；鉤膺飾馬，而鞗革則御乎馬。總是後言軍容有如此。○天子六軍，法當用車七百五十乘，稱三千，兵家先聲而後實也。膺，樊纓也。樊，即馬上帶纓，馬鞅皆以當馬胸，故總名曰膺。

齊履謙曰：寫命服金路非戎車，和鸞非戎馬，所以然者，方叔克壯其猶，如吳起將戰，不樂鉛，諸葛武侯不親戎服，羊祜輕裘而盛，皆威名在前，不須跨馬自能制勝，故詩人詠其車服之美而已。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典也。中鄉，民居其田尤治。約束軝以皮纏束兵車之轂而朱之也。鈴在鑣曰鸞。瑲瑲，聲也。瑲，玉聲。

詩正　卷五上　九

前既鋪張車旗之盛，此復以乘路車、服命服美之。用皮約轂，欲其固而雜文飾。衡都言車，用鸞係馬，尚其和而八鸞在御。都言馬至黃朱之帶，皇然有色，葱色之珩瑲然有聲，又皆言命服。方叔精神氣概，只車馬佩服間而威靄已若此矣。于蠻荆又何難服哉。

孔仲達曰：鉦、鐃俱得以鉦名。鉦似小鐘，鐃似鈴，有大小之異耳。凡軍鼓動鉦止，非直臨陣，然此在陳師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鞠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

嚴粲曰將戰誓衆有法既戰鼓聲不絶戰罷而入則又齊一無先後也

[illegible]安曰此章美其成功言以稚將董大衆而[illegible]服不待戰而屈也

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興也隼急疾之鳥也言隼飛戾天而亦集於所止以興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也

把隼集止興兵練習上六句轄鉦人以下正發明師干之試也三軍耳目憑於鉦鼓鉦人伐鉦鼓人伐鼓以司進退之節陳師鞠旅以告進退之節淵淵取其和平戰而若不欲戰闐闐取其齊一退而若不遽退孫子所稱戰如守行如戰亦此意◎西北之戰利用散非堅車不爲功東南之戰多

用整非節度不爲勝此處顯允要粘在軍事說方妙顯者號令明允者賞罰信下伐鼓振旅串前二語合來只說得箇進止有節便了

蠢爾蠻荊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賦也大邦猶言中國也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以蠻荊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易在師中吉蓋指丈人也其元老壯猶之

朱豐城曰北伐之詩言軍法南征之詩紀軍實不言法無以見軍制之復古而不紀實無以見民數之復古◎陳永嘉曰二詩皆班師時作然六月之辭迫采芑之辭緩蓋六月以[illegible]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

謂平執訊句就人言勇戎車二句就卑言勇如霆如雷或另指王師氣勢可畏看不如單頂戎車爲緊末仍以顯允收見制敵取勝全在節制上得力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通章以壯猶爲主按司馬法位欲嚴氣欲閑力欲窕心欲一政欲栗維茲荊蠻寔剽而黠吾以節制威之師之鍊也車馬之同也旂旐之整也以重待輕是爲

位嚴服之雅也芾之雍容也珩之鏗鏘也以治待亂是爲氣閑隼是鴥飛翰之勢鉦鼓鳴師旅進動而觀其䟽是爲力窕按進退之紀鼓不惑旅莫譁靜而觀其怠是爲心一正辭罪之師如霆如雷震驚來威危而觀其懼是爲政栗此皆元老之壯猶也夫然而克敵似後世稱小范老子腹中有數萬甲兵在若徒說以虛望收功則方叔一番出處幾同齋

朱元昉曰好田獵古人所刺宣王乃用以見車馬之盛紀律之嚴中興在此異乎尋常之田也○朱善曰攻同泛言車馬備則自君子所乘言車政修治於閑暇四牡充實于路行可以駕言而徂東矣。

謝疊山曰此以馬徵爲善馬以齊同爲盛首既言以與同矣故二章但言善與盛也。

虎矣。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賦也

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

先王以天下有事則鎬京可以利控馭故建都西鎬者扼其勢也無事則洛邑可以覲入文故設都東洛者宜其慮也宣王中興田賦復馬政修非仍前車馬彪激景象既攻既同兩既字兢未出行時說欲往東都當有王命布告故曰駕言未便指明作

何事下方點出行狩來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賦也

指言將往狩於甫田也

傳曰田事齊足尚疾也然四牡不獨齊足且齊力矣後曰四黃又不獨齊力且齊毫矣甫草即下文敖也爲畜牧地故云甫草行狩分明是大蒐以收文武之舊業非止區區獲禽耳○宣王封弟西都咸林爲鄭

呂伯恭曰宣王往東都會諸侯二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戒具待會同畢而田也○孔仲達曰選車徒備器械搏取禽獸于敖。

曹魔陵曰車馬龐服飾嚴會同絡繹不遑見人心之齊也不然安能聯翩如此乎東都未朝覲地夷厲以來此盛久廢中興復有詩人所以美之○王會諸侯于東都君道也故方叔服朱芾會同于王臣道也故此亦芾○鄭康成曰金舄黃金色

嚴華谷曰決即衛詩所謂韘也○孔仲達曰周禮繕人注云拾韝扞也著左臂裏射夫即諸侯以下大男子之總名

桓公子武公於平王時徙封東都然後謂田爲鄭地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賦也

言至東都而選徒以獵也

不敢斥言王故言之子即王也獵徒麃入戒途獸人辨物司常掌旂虞人植旌故須用選囂囂者衆且肅建設則又序且整焉方有事于選徒輒云搏獸便見士衆之勇而氣大事小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賦也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言諸侯來會朝于東都也

上二句諸侯在道時下是入覲時事總要形容得中興氣象○奕奕者前後總進彼此錯出也有繹者九折有序五等有班陳列於兩階相續也諸侯之芾不用朱而用赤以爲臣故履三等亦爲[illegible]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賦也

射夫蓋諸侯來會者柴說文作𢽊謂積禽也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王介甫曰四牡言力强令四黃言色純也不猗者御能正其馬不失者車行御而法如破者矢行巧而力

輔慶源曰蕭蕭悠悠聲服無始終之異也不驚不盈卒事無擾攘禮法而不縱欲以取也此爲王者之事

彭盧陵曰宣王治兵之法見於田獵已如此詩人固信其大有成也○劉安成曰前七章既序其始終此又言始事整肅終得有成亦

決拾相比曰佽弓强則矢重弓弱則矢輕曰調去金爲解赤芾乃用決拾持弓矢故曰射夫此見人心一時踴躍意同者同心同力非比耦而射也助我指天子說

四黃旣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也賦

言田獵而見其射御之善也

御法一鳴和鸞二逐水草三過君表四舞交衢五逐禽左射法一白矢二參連三剡注四襄尺五井儀合來皆中其法乃爲善

于田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也賦

言其終事嚴而頒禽均也

斷枚疾走按轡徐行在幽閒中有嚴肅氣象故自不驚不盈三等之殺惟下殺始入君庖那得有盈張子謂均及於衆而有法良然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也賦

總序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

[illegible]之有亂轍也

朱豐城曰行於中有興衰撥亂之志施於外有內修外攘之事故終謂之君子靜治于往狩之初嚴肅于旋歸之際故終謂之大成

孔仲達曰伯者長也馬之祖始是長也夏官校人春祭馬祖鄭謂天駟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

成事貴其精嚴然以嚴始又懼以弛終今師出而返皆肅然靜治這種精神何等管攝法紀何等整肅只一事而全副力量非常事業皆徵於此豈不然哉○宣王王業不終雖曰讚辭亦寓規戒

車攻八章章四句

國家積弱後宜加一番振刷纔能聳動四方觀瞻車攻吉日兩詩車馬强號令嚴軍容整睹新天子聲靈赫濯誰敢解志罹後至之誅是中興本領不得作尋常狩獵看○宣王東都一駕而千八百國同軌畢至景色攺觀不繇詩人不極口鋪張第此時亦宜率會同諸侯復修朝太廟祀文與武各以騂牛一之禮竟不及此何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群醜賦也

此亦宣王之詩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車牢馬健於是可以歷險而從禽也

黃氏曰[illegible]以剛日○劉安成曰此言差馬猶車攻我馬同此言漆沮之從[illegible]

劉安成曰舉率左右亦猶車攻之射夫同而助舉柴也

車攻狩於東都此即狩於西都也馬祖房四星左驂次左服次右服又次右驂謂之天馬主車駕禱在宮祭外時用其力則禱之車馬關說勿泥是神力只言車馬爲田

一 獵用與下宮皆未然耳○戊者茂也萬物

一 盛於戊外事尚其吉馬有牝壯而日亦剛柔牡馬利剛也天用剛能地用如馬然發所以用戊辰耳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

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獸也庚午亦剛日也漆沮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

一 謂洛水

吉日差馬頂前孔阜來不重樸馬漆沮只主中原平曠爲獸所聚意亦不必言興王之地也文氣是上下過接關脉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儦儦獸三曰群二曰友言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各

一 共其事以樂天子也

中原即漆沮之地其祁而大故其獸亦孔

謝疊山曰田得禽非爲自奉燕諸侯及諸臣也先王用心公溥而均齊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小序曰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有而多下二句是多之實悉率兩句要想見天子得人心以振中興勿拘拘就從禽上看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獸也言射而獲禽以爲俎實進於賓客而酌醴也

既獵而燕行敬賢之典與蓼蕭湛露意同不欲其極事武功故終以文治也古者王享諸侯則設醴不惟燕賓且復古焉俱從中興落想便妙○善射者舍矢如破小豝

一發則中大兕一中即斃醴五齊之二酒熟時上下一體汁滓相將故名

吉日四章章六句 黃氏曰車攻吉日皆蒐狩之禮可以見王政之復焉可以見車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夏書敗於有洛五子作歌商書恒於游畋伊尹是訓而茲獨美之者頌中興之也凡舉曠儀一而鼓再而盛三則實武不可頻亦不可恃故終以燕賓益欲甚

楊子晤曰民人如鴻鴈四方無所不往徒聞嗸嗸嗷嗷未知所止也○輔慶源曰行者無非可憐之人而就中又惟鰥寡可哀

孔仲達曰周禮設一堵之牆長高一丈○鄭康成曰侯伯卿士又于壞滅之國徵民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

輔慶源曰非明智者真能體卹我前日之情亦焉知其病苦哉但見今之安定則必以此歌為宣驕矣

於文德如召康公所祝云厥後敗績於姜戎詩人蚤見其微矣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興也大曰鴻小曰鴈劬勞病苦也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

鴻鴈春避暑而北秋避寒而南往來亦有勞瘁意與流民相似鰥寡即矜人不定指老凡室家棄捐皆是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興也

從于征得止集築居雖勞轉言安矣玩百堵皆作句宛然見國運中興民生復聚光景註一丈為板言高也板高二尺廣六尺五寸堵五板高一丈百堵者所作非一家也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比也韓詩云勞者歌其事魏風亦云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

朱豐城曰于野自流散言百堵自還歸言安宅則自安定言也此詩不作於流離之時而作於安定之日是以有知不知者

[illegible]曰央中央秦風水中央央亦中也○孔仲達曰燎之光明司烜供之樹於門外曰

當劬勞時不暇哀鳴也痛定思痛始哀鳴嗷嗷不堪耳哲人備說宣王惠人特相形語非追論厲王

鴻鴈三章章六句

全章傳神在一鳴字鴻鴈何以鳴也蓋鳴之于垣時也于垣巳非復如前飄蓬矣而何以鳴大凡驚心之痛急不能出諸口徐乃轉憶所經今雖百堵聿興乎若嫠婦夜啼孤人寒起[illegible]是千古愴心事況其播遷異域艱辛尚狀者哉今而天開哲人以摧殘餘骨勉就土木之圖嗟夫瘁矣但幸故園聚首無乞命榛莽即登之板築畢此一生固亦甘之嗚至於此聞之而不泫然者豈情也乎○昔矣當人哀此煢獨幽王以之亡祚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宣王以之中興猶有文王惠鮮遺意云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

大燭門內曰庭燎

劉安成曰首述王初問此再問亦如齊風雞鳴之例○孔仲達曰艾末曰艾初艾猶初艾也艾竟猶且也未艾者未至于旦先雞鳴時也若未央則又在其前矣○鄭康成曰見其旂是朝時也朝禮別色始入

將將賦也其語辭君子諸侯也王將起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

三章皆稱君子至止從來人主親女謁則亂親君子則治不第臨御時也雖在床第若有君子往來意中倏而聲告倏而色傳始為與君子不疏如此看較鈍說問夜有味○燎樹庭中燎而生明釋文在地為燎執之為燭郊特牲註天子以物百枚并束之今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

詩正　卷五上　二十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賦也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賦也煇天欲明而見其烟光相雜也

一夜也添未中說未盡直說到近曉總形容得箇時候尚爭一燎也添光明說光衰又說到散雜總形容得箇將次入班王者念及群侯雖未聞聲若有聞未見色若有見者然都辦一片精勤接見意思在非好

劉安成曰列女傳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王悟勤政蚤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即此詩事

序曰規宣王也○謝疊山曰身之遇亂不足惜父母之遇亂深可憂為父母謀固當念亂則必有所以救亂耳

輔慶源曰不循道理則危亂之孫不遑寧處孫憂思之源也

賢令主不能

庭燎三章章五句

此詩疑宣王初政急思與二三君子商確而作又疑晚年倦勤姜女脫簪進規賦此總要重心在君子上立論方爲得

不自逸豫精神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興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此亦憂亂之詩

詩正　卷五上　二十一

水流赴壑鳥飛反本臣心戀君一也遂承言諸人獨不肯念國家之亂乎縱不為身謀亦當為父母謀特把誰無父母喚醒他

○一說莫肯念亂紛紛託養親而去若曰不去者誰無父母中間似多了一轉折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興也不蹟不循道也載起載行不遑寧處也

水不歸海則流湯湯鳥不止林則飛載揚

輔廣源曰亂世訛言繁興所以嘆其噂沓之愁我友必有指其興則是無自而興也

顧炎武曰[illegible]父母[illegible]兄弟[illegible]以反[illegible]不[illegible]大故詩人忠厚之意

念及於時事不績邦人諸友何怪其[illegible]皇

而靡定乎我亦憂之不忘只為事關君父

不能已已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興也始憂於人而卒反諸己也

隼雖高飛率止中陵難道訛言終莫有懲之者但恐我友不克敬耳敬則言者不戢自止矣蓋事無必然當維其所以然時已難為猶圖其可以為也○理取乎分之平

則衰世之上善武可當盛世之中善力求夫術之足則盡百安之利亦式以逃一危之方皆從小心畏慎內消弭得力來

沔彼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疑當作三章章八句今章脫前兩句耳

奕主果敢示以幹事猜忌亦足以生讒宜王晚年聽讒而殺杜伯及料民太原亂之階也故序以為規王而作春秋傳近臣進規[illegible]敢直諫但呼其親朋

韓詩曰九皐九折之澤○呂藍田曰落葉積韓曰蘀

謝疊山曰小人[illegible]君子無德所以儆君子而進於德其君子無才所以儆君子而勉為全才

念亂以感動王若據詩中邦人諸友說作民間私語便不悚切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為錯比也此詩之作必陳善納誨之辭也

此章如國策隱語海大魚之類法言雖為顯折而隱語可以微衆註中誠不可執理無定在愛當知惡憎當知善皆主感王說傳解鶴鳴詩慎幾微也魚潛詩釋困滯也

園檀詩節恩倖也山石詩收遺逸也較更警策○澤曲曰皐見楚辭注

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比也穀一名楮惡木也攻錯也程子曰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然後修省畏避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

合上章看更有進焉者咫尺之上即為九天則謀野非繇香乎一變之形還有萬變則一得能永得乎左右之容忽長根株引

小序曰、鶴鳴、誨宣王也。○傳曰、所以修身也。

類不更護短乎直方之性俾資神聖輔德止效一官乎是用于閒野者言聞天在淵者言在渚檀之穫復有穀石之錯且攻玉也臣終言之王終聽之王又無徒終聽之而終繹之此詩託諷深矣○殷中宗時穀桑共生卽此穀也幽州謂穀桑荆揚交廣謂穀中州謂楮江南擣其皮爲紙績之爲布武又云皮斑者楮白者穀

鶴鳴二章章九句

善諫者正言不足以諷行之則易入也二章無一句啓己意最爲微婉可味○一說鶴性嗜魚靜立道旁而取必得方欲魚時寂然若寐令魚不覺及既得而長鳴水際魚聞聲潛藏惟恐不速矣喻殺伐之志外形人將震懾而遠去也備參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祈父之什二之四

鄭氏曰、責司馬之辭、謂見使從軍也。○孔仲達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此王之爪牙、以鳥獸爲喻。

劉安成曰、不斥王、而責司馬。以其主爪牙之士。其職得爵人也。亦若北山所謂大夫不均意。○鄭康成曰、已從軍而母爲父陳饌飲食之具。自傷不得供養也。

嚴華谷曰、宣王料民太原。人不足用。乃出禁衛以從軍。責祈父。責宣王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賦也

祈父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爲號 軍士怨於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

王制軍政掌之司馬一徵一調俱有明法六軍出自六卿法不取於王之爪牙蓋禁兵不以扞圍重內地也今一旦而使遠戍曰轉予于恤○古祈圻幾通用故註引酒誥圻父薄違此作祈父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曰虎賁掌執戈盾夾王車曰旅賁所謂爪牙者也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賦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賦也 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反主勞苦之事也

禁衛而驅之邊庭萬一肘腋之間猝有不虞誰則捍之獨予而令之從軍萬一高堂之上猝有不諱誰則聞之違戾法制人情上下交病莫甚於此

祈父三章章四句 序以爲刺宣王之詩 但今考之詩文未有以見其必爲宣王耳下篇放此

謝疊山曰賢者高蹈遠引吾知其不可留矣猶欲强留之雖一朝一夕亦滿吾意此好德之誠性自不能已也○呂藍田曰逍遙徘徊少留貌

李三山曰嘉客猶鹿鳴稱嘉賓便有許多愛重之意

輔慶源曰此章又原賢者欲去之意反說以留之謂賢者不過欲自適而已若一旦肯來以爾爲公與侯何必决其去志哉○朱元聯曰賁讀爲奔言來之速也

論者曰宣之末也戰於千畝王師敗績於姜氏之戎軍士怨思而作然歟否歟抑何六月采芑之風微以渺也使王自棄其爪牙不習使司馬棄士之爪牙不忠至使孤子而無以爲親養不孝宜不聽有刺也噫古法遠矣曾勾踐無忌之不若耶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賦也縶絆其足維繫其靷也爲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賦也

白駒表賢士之操今朝今夕皆指駒到逍遙嘉客方指人都要得托言意方妙○草之類始生亦曰苗藿豆葉可作羹用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愼爾優游勉爾遁思 賦也賁然光采之貌或以爲來之疾也

註愛之切不知好爵之不足縻留之等不恤其志之不得遂極透快其云爾公爾侯要看得好見公侯乃爾本分事進退得賜其忠奉職得行其志雖處均衡而從容論道何嘗不逸豫正曲揣賢人心事爲萬一勉留之詞○賢者所過而山川草木皆有精采蓬戶篳門亦有輝華故曰賁然

孔仲達曰毋得自愛音聲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賦也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故節之

白駒去而空谷愈深生芻味永伊人自此不可返矣眷戀猶然無已曰無毋其遐心乎惓惓般拳切○生芻猶云青芻新刈之草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小序曰大夫刺宣王也○輔慶源曰見賢而好之人情也賢已去而且視其無重音聲以遠氏終後見好賢之誠

白駒龍種也龍性難馴豈場苗得而縶之乎儵賁然肯來行將霖雨天下爲在田之文明其如志不可抜何哉則亦在彼空谷潛藏勿用已耳此詩雖著留賢

鄭康成曰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不固也

呂伯恭曰人之相依以能知其緩急休戚也不可與明何可與處

王新安曰不我肯穀則不相恤矣不可與明則不相知矣是以不可與處

之功實表士品之卓爲禮賢不敢寄蘇砭○逍遙欲客之也公侯欲臣之也至以不賓終焉何姚而曲乎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比也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

遊子思鄉毋從所如不合處動輒特挾節如此詩惟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假若相善何遽言念族人哉誰使民離佗轉展而俱

憊也故以爲刺士黃鳥比佞臣耳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比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比也

連言旋歸都說見不可與之故可想其中情非好跋蹤也愈知夫撫此民者曷不宜之樂土使輕去父母之邦乎

黃鳥三章章七句東萊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

李三山曰樗不才之木莊子云大枝擁腫而不中繩墨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陸農師曰遂似蘆服而葉長赤

嚴華谷曰人情親昵不敢斥則怒形色此序上下乃原情而歸之忠厚爲詩可以怨於此見矣○孔仲達曰娶妻者受命父母新婚者也以非受父母之命則是特來之女也

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邦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

下篇亦然

杜詩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謂送留唯花鳥也即此詩告別唯黃鳥有無限深情在昔人重桑梓者何他鄉雖好終歎陌路之人本土雖涼尚存瓜葛之意

古今一歎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賦也民適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收卹故作此詩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賦也

惟樗不可依蓫不可食乃思依其至戚誰料爾不我卹義亦至此耶再言歸復無聊甚矣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我新特成不以富亦祇以異賦也言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於故耳

昏姻較貧富虜道也明知以貧故見嫌棄

傳曰去就親戚而就之恤賦我行其野○嚴粲曰刺其不正嫁娶之歌而行荒政多婚昏之族

彼捐棄而托言新故爲解苟後人可及
犬戎之禍雖幽平時未見行野依樗其亦
披髮祭河之兆乎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黃鳥刺薄同姓此刺薄異姓婚姻與王
族有甥舅之稱者周盛時以婣睦任恤
教民風俗醇如也至黃鳥行野作此教
道微而風俗薄矣故序以爲刺王

歐陽永叔曰古人室成而落之必有稱祝之言如檀弓記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美哉奐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

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賦也猶謀也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

王居必有水以疏其穢有山以鎮其浮秩
秩臨近而旋繞也幽幽深遠而朝拱也苞
者根基之堅固茂者結構之平密從來國
家亂亡多起於兄弟分爭厥後伯服宜臼
卒以煬而招尤詩故豫爲之計云○兄弟
相好與蓼蕭三章意同

曾子固曰似續妣祖以生民閟宮之詩考之是謂姜嫄后祖歟○輔慶源曰舉西南以見東北矣語謂歌于斯也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
笑爰語 賦也似嗣也

似續一語通章關鍵王家肖建全爲妣祖
計久遠而兄弟相好子孫奕葉皆所以綿
似續於勿替也作室牆垣四周曰百堵則
王室內皆舉之矣戶亦百堵以內之制也
居處似妣祖上下陟降笑語似妣祖聲欬
優游

劉安成曰此章言牆壁之美爲君子尊大之居也○嚴氏曰以下序外而內築牆垣而堂室次第當然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
子攸芋 賦也約束板也椓築也橐橐杵聲也除亦去也

古者作室治垣爲先繩均則端正勤築則
堅久皆言垣也至風雨除鳥鼠去則室牢
固矣攸芋有尊無二上勢無兩大意

孔仲達曰如跂如人跂足而立○鄭康成曰伊洛而南雉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呂東萊曰翬飛翼尾加之丹艧有文采而勢翔舉也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
子攸躋 賦也跂竦立也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也躋升也

四如字是形容語非喻言也嚴正者堂之
大概整傍者堂之四隅棟監宇垂高峻而
揚起有似鳥振羽變革之象前後爲檐旁
出爲阿華采而軒翔有翬飛五色彰施之

李廬陵曰堂上至門謂庭三倍于堂深○王介甫曰噲噲正則知冥是偏也噦噦冥則知正是明也

象縣是升焉以朝萬國臨諸侯外王之業
於以樹矣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賦也殖殖平正也覺高大而直也楹柱也噲噲猶快快也噦噦深廣之貌
前樹外王之業此怡內聖之體○殖殖二句規模以平直爲大也噲噲二句向背[illegible]陰陽爲宜也攸寧對升堂胥肆言居其室者以逢聖體以保天和於是乎在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

歐陽永叔曰下至乃占我夢生子之事○嚴華谷曰設爲之辭非實有是夢也

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賦也[illegible]其君安寢[illegible]夢兆而有[illegible]亦頌禱之詞也
室既成而安寢必於是矣將生男夢熊羆將生女夢虺蛇詩人[illegible]頌禱處[illegible]稱虎生子不搏者殺之熊雖武也[illegible]東遷下堂敢侮裂繒召兵男子如虺蛇而女子如鴟梟矣故以此祝○西人呼蒲爲莞蒲下莞則鋪席其上竹簟之簟以設席也熊類大豕性輕健而好攀緣羆色文皆黃白虺亦

劉安成曰周禮大卜爲卜筮官之長季冬獻吉夢於王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贈送也

呂伯恭曰芾者蔽也行以蔽前天子朱諸侯赤以韋爲之上廣一尺下二尺

蛇屬但色有文綵者是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賦也大人大卜之屬
頂前吉夢來總是陽從陽類陰從陰類故占之無有不驗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賦也半圭曰璋喤喤大聲也
乃者將然之詞寢牀供帳如成人象他日南面之尊衣裳儼然爲備服見他日袞冕

劉安成曰婦人於事無所敢自遂正位乎內專任饋食而已

之榮弄璋比德於玉望他日致治之美其泣喤喤生而異質后稷之呱厥聲載路定是吉祥帝王子孫嫡者服純朱以天下爲室家而王其庶服黃朱以一國爲室家而君理合如此非[illegible][illegible]則[illegible]語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賦也蓋女子以順爲正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意
寢地卑之也裼即夜衣明當主內事男子

呂[illegible]田曰一願保兄弟於斯二願繼妣祖於斯三四五章願其安身體六章至末願其傳子孫○輔廣源曰斯干詩始於兄弟和睦而終於男女之祥益家道之成無踰此者。

嚴氏曰[illegible]以犉[illegible]無[illegible]犉只[illegible]爲[illegible]亦各以其數也○陸[illegible]曰古之[illegible]牛者以[illegible]祭義謂卿大夫祖而毛牛尚耳

裳之出右手示有志四方女子褑之弄予
瓦[illegible]褒示無外務也女事紡績故弄以紡
傳[illegible]非易知無儀難知語云女子無才便
是德即此意○列女傳孟子以母老而道
不行爲憂母曰易詩言婦人無專制之義
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而已君子謂孟
母知婦道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此爲落成作何以首及兄弟無相猶末

又惟恐男女不令無非爲保室也宣王
晚年怠政拒諫作詩者想已見其微因
而俾之立家法以訓孫彼斯彼寧永世
不拔其豫戒也至矣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
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賦也羊以善觸爲患故言其和牛病則耳燥安則濕澤也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

羊三百一群而群不知其幾犉一色九十
而非犉者尚多正解非無羊非無牛意洪
濈無爭傷濕濕無疾耗此牛羊所以多也
○註聚其角而息濈濈然呞而動食已復
出嚼之曰呞

劉安成曰降阿飲池或寢或訛者美其無所驚畏也○朱豐城曰物適其生人勤于事至色無不備用無不周則以效言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
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賦也
正是一幅古名死圖寫牧人從容自得追
隨於澹烟微雨之中出入於峻坂叢林之
內景象風物皆可想見言外○別其色有

三十樣非每色三十也

王介甫曰矜矜兢兢牧之者不失其性而至堅强也不騫不崩言羊無耗敗則牛可知○徐氏鉉曰羊以瘦爲病故羸從羊詩曰不騫不崩爲是故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
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賦也
薪蒸供爨燎雌雄備飲食皆牧法不必添
餘力意羊皆從前日矜兢因知其舉群無
病不虧損爾以手麾之而來且升則人馴
物情物理人意尤見牧底妙處

嚴華谷曰考牧詩終皆有頌宣王承饑饉後所願年豐也故就牧事設夢以禱之耳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
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賦也 溱溱

黄勉齋曰古人以耐多寡卜人盛衰故牽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此詩借牧成有於是民和而神降之福與前斯干占夢皆設言

嚴華谷曰言師尹失民望猶京面對終南故以所見起興○輔慶源曰望重則責深固不可以冒處竊據也小人而居高位其終未有不墜虐爭人口音然關將終絕何用而不察識

衆也

國家民安則物阜前云三百九十即豐年之顯象也詩却將此意敍後而借夢發之所謂從少至多繇物盛庶之患以終牧事若只絲牧説到夢繇要説到後日猶屬空談

無羊四章章八句

誰謂兩字也其新特便隱隱吸得末章富庶着若曰僅以牧事論誰謂爾無羊

爾無牛乎惟就蓼古之尚當進於富庶以成中興乃爲美耳舊説昔日凋耗特借此開頌美之端覺通篇皷動不得力且古人頌不忘規應非只一番譽詞便了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興也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

有山而石冠之有君而大臣托焉類也積石成敍則見石不見山權臣專擅則知臣不知君亦類也此時雖欲自結於主發讒正之辭彼內我外以踈間親説不行矣憂心如惔敢戲談乎但尹氏托於國猶鳥托於巢幾見覆巢之下能有完卵難望小人真正爲國終不然連自謀亦忘却耶

劉安成曰左傳我蒂其實衛風綠竹猗猗可為有實其猗之證

王介甫曰京室以大族為氏朝廷以尊官為氏氏者安危存亡所出○朱元晦曰均當從余濟云謂車盤者是益運迫急成器迫快曰秉國均只此義今當平者亦惟平乃能運也○呂伯恭曰空我師人之衆將滅矣其言之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興也藕氏曰為政者不平其心則下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亂人

怨而謗讟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

有實其猗諸説糢糊獨藕氏云草木山之實也山之生物平均如一凡草木無不倚之以長如此解與不平意相關益通章刺尹氏大要以不平為主而不平之實全在委政小人上

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賦也

尹氏大族大師尊官所係上下維持是何

輔慶源曰小人蹤處高位智識既不能啓寤其微又不能辦理事務必分委姻婭而小人並進矣若能平其心視不當者已之無使汙辯鄙而登名籍亦何至危其國家哉

朱[illegible]曰[illegible]不可盡歸於天者轉以為祥天也有人為君[illegible]天[illegible]謂天也

鄭重令以一不平故拂天心孤人望乃獲使久於位而致昊天降禍窮及一國不大可念哉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婭則無膴仕 賦也

着眼在瑣瑣姻婭二語大都小人當國必至掃除正人引用親暱植私交而樹黨羽闘謀非望標榜之稜茂祚皆坐此式已是式夷之實無小人殆是式已之方姻婭無膴仕是無小人殆之藥○一要姊一要妹相次曰亞

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賦也 夫為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為天實為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

章內兩提昊天下復兩稱君子分明見得天人並重惟君子能以人回天不徒以天意為解也詩多援天只是說此等小人使非天生出來何以致禍人國急急望王平

胡新安曰秉國成即上章秉國均斥尹氏也○鄭康成曰昊天不自出政教則終勞苦百姓欲天有長命以救[illegible]此正與[illegible]伊[illegible]同也

[illegible]

孔仲達曰[illegible]又疾皆是無常小人故使其致亂也

呂伯恭曰[illegible]終矣復歎尹氏不自懲創方[illegible]

心任尹氏尹氏平心任衆賢何不可挽回氣運傷王與尹氏不能在言外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賦也 酲病酒曰酲成平也

天心未厭亂亂乃愈生小人便欲委咎在天再提誰秉國成出來叫他無可卸罪處不自為政只緣膴仕者皆姻婭此豈亦天使之否○如酲即黍離中心如醉解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賦也

後詩來足皆蹶惟何云天地覓止此蹙蹙靡騁意夫有大領足以馳驅而無柰四方昏亂可不思端其本乎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酬矣 賦也

四句合來形容小人喜怒不常雖君子如何布置得他是緊際可憂處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賦也

孔仲達曰詩人或微諷或指斥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

劉安成曰詩刺尹氏爲政不平曰國既卒斬民卒弘多物爾大尺等語皆似亂亡以後之詩疑武東遷後詩

小人求諸人那肯帖心悔過此章乃又深怨天說到我王不寧尹氏曾秉國政胡不動念而翻以正己者爲怨十分可恨不得不歸惜指出他病痛來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賦也

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戢兵而家父作詩爲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

上面都譏尹氏用小人初不及王并前章說我王不寧猶推之天到此直歸根王心雖王有不得辭者從前深責尹氏用小人

之罪亦皆責王也終篇猶曰訛爾心畜萬邦一片格君至討忠義藹然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一篇精神總重在式訛爾心句從來權奸蔽主不怕天不怕民只怕君心覺悟所謂探驪龍之珠遭其睡也一覺悟而權奸自戢這個力量極大故可以畜萬邦○論者曰尹氏不平此幽王所以亡然考尹氏世官蓋歷於平王之末書

范逢源曰正月長養之月繁霜肅殺之氣○呂伯恭曰凡聲張爲可以罔上惑衆者皆謂訛言○輔慶源曰上下恬然皆安危而利菑者惟大夫獨以爲憂

輔慶源曰君子處亂世彼以爲是己以爲非彼以爲樂而已以爲憂動與衆違所以反見侵侮

尹氏卒見權臣之纏世也於是王之後書尹氏立王子朝見權臣之危國也詩所刺及春秋所譏以此坊民而猶有五侯擅漢三馬食曹之禍洵可痛恨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憂以痒 賦也 此詩亦大夫所作痒病也

繁霜是天變訛言是人亂兩意不平言天特起下耳訛言如飄風卒發莫知起止也

亂到人心回惑是非恍惚方有此象○癙從鼠鼠病而人所不知故應憂爲癙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賦也

上四句只傷我生不辰惟從憂得侮爲此不平耳兩自口對心說言不繇心出倏而好升之九天倏而惡墜之九淵堯可爲桀蹠可爲舜賢奸混淆國是靡定故君子憂之日甚一日其來訛言者之侮亦在此○

朱貴城曰念我無祿傷己也并其臣僕傷斯民也于何從祿未知其所從之人也此哀亂將亡而撫定之詞○輔慶源曰民指下民人指并上下言

劉安成曰夫者爲斯訓者爲旄其分明也○[illegible]曰其代向而貪者有時而變及其既定則天必能以勝天今日之禍安知不爲他日之福

詩以穀爲善故以莠爲惡

憂心惸惸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賦也無祿猶言不幸爾

國將淪喪已與民俱當被虜所可哀者一世之人當從何人而受祿乎此亡國之憂思亦只要脫災害保生全祿字勿說煞烏向啼背棲而招集流亡稱烏合之衆以其聚散無常也故借烏言○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興也

侯訓維中林之木摧毀殆盡維薪蒸在焉其殘之也至矣幽王播虐而天下大家世族散爲皂隸正類是視天夢夢惟時覺天有不可問者若既定之天福善禍淫如券不爽伊誰云憎見得天心初無私意降殃出慰方殆之民情也

[illegible]曰凡今鳥皆以其毛色別之鳥其雌雄毛色[illegible]不肖入所難別○輔慶源曰故老占夢[illegible]而言但皆自以爲[illegible]誰能別其言之是非

謝疊山曰身在天地間如無所容則人之窘者爲跼爲蹐世道亦可哀矣

胡新安曰抑有趣趨頹挫之意○蔡子曰書云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弗克繇聖此之謂也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賦也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卑高倒置正訛言之象惟故老明於臧否占夢明於吉凶乃具曰予聖謂其平日動以聖人自居而於訛言實不知也詩意只如此不必深求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賦也

曲身細步皆遭亂時行徑人號呼而出斯局蹐之言者合理有倫非事未至而妄發近理有脊非無此事而設說如此勿聽[illegible]

獨何欺害人者即其可哀者也

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興也

地力雖薄且能生物以興天心至仁乃不

劉安成曰此章末四句辭意反覆相應其言褒姒之將滅正以傷歎宗周之將滅似追已然事使褒姒方寵未應指斥如是〇朱善曰天命眷周未衰也民心眷周未散也而王用褒以亂先自絕於天將絕於民則滅其身而已矣

孔仲達曰輹是可解脫之物〇鄭康成曰以車之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〇胡新安曰左六年鄭人來輸平公羊傳訓輸平為墮成左傳每存將隋帶為服虔訓墮為輸其義俱相通也

愛人抗我如不克者挫折而困頓之應所不至其云求我不過求我做倒榜樣非實實為修己治人之則所謂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也末二句正足上意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賦也正政也火田為燎宗周鎬京也威亦滅也

前七章皆憂訛言至此憂暴而無如暴方盛何也直指出褒姒威周見王之棄賢信

詩正　卷五上　四四

訛皆繇於此〇周以火德王褒姒禍水也滅火必矣又無形之水不知不覺故威之去來訛言浸淫亦屬水水兵象也故滅旁有戈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比也輹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輸墮也藉氏曰王為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上又不廣輔之弊至而棄賢臣為苟其載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則無及矣

永懷句貫後二章正教之以深思遠慮也

范華陽曰治天下者任重道遠故以將車為喻

鼓峯谷曰魚相忘於江湖今在沼非所樂矣喻君子立亂朝也魚雖伏深無所逃於網罟君子雖韜晦能必禍患乎

王介甫曰君子困厄而小人得志也〇李三山曰國勢如此小人乃群居飲酒以相樂殆燕雀之類也

其車四句一氣說下喻意總繳此句以將伯助予如後世唐太宗敗於高麗乃思郭元振玄宗蒙塵入蜀乃思張九齡亦何濟哉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比也此承上章言蓋能謹其初則厥終無難也

輻以固載輔以益輻僕以將車三者備而後所載可以不墮否則始之不慎其何能踰險若平乎〇員音云作益解註一說王

詩正　卷五上　四五

曾不是以為意亦得叮嚀警戒大意似可存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比也

上四句都借魚說人憂心仍從國起見總不是君子私圖避計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賦也洽比皆合也云旋也

酒殽惟洽比周為樂惟悠忽無事人能之

胡新安曰前章念我獨兮若倦及其私粧則不忘天下之情如此○朱豐城曰均之爲栐喪也富者稍於身猶未甚困惸獨豈不可哀甚哉

輔慶源曰天災人禍雜然並見而當時君臣不以爲憂憂之者惟作此詩之大夫耳

若憂亂畏禍者方其家猶並身之憂不克保而何以能及鄰里婚戚耶此君子之憂所爲至於疾痛自傷小人之不如兩

仳仳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賦也

本卑小者而豐潤本實庶者而饒足小人富則民必貧矣非天曠禍之末兩句直椓喪來總在可哀中提出惸獨看暮政不施窮民固無時而哿虐政不除富人亦有時

而哀也○從勞役之甚者較輕重則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困苦之甚者較淺深則曰哿矣富人哀此惸獨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天人之際以氣感以類從自褒姒入周陽明之氣盡被於是繁霜降焉陰雨作焉訛言興焉淆世界沉瀠眞似鼠蠹於穴鳥擇其屋如何是好只有任賢一着同心協力譬車陷泥塗大家要挨扶得

李三山曰唐志日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六年○謝疊山曰日衆明之本而爲陰食其惡甚矣非日之醜乃天之變國之災也國亡則民禍烈亦可哀之甚幽王之時臣欺君妻欺主小人陵君子犬戎侵中國陰長陽消日所以微也○唐一行曰日行黃道月有九道遇交則有薄食之變在於合朔如合朔不食其交不械道則食也○劉安成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食百餘者在乎人君行事所感耳

過險處不然陷水遭焦爛終怎生脫卸得一說申侯與犬戎謀攻幽王有成約矣幽王亦既聞之矣故開口云民之訛言亦孔之將無奈王不用賢以恤民無能挽回大事到底貧富俱受其禍哀哉何時而已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賦也

日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

虧也彼月則宜有時而虧矣此日不宜虧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兆也

十月爲純陰辛卯日爲重陰交者日月交會在晦朔之際而此正在朔也朔爲月光死而復穌考天干庚辛屬金而重光之辛爲陰金地支寅卯屬木而單閼之卯爲陰木人事所感天象示之純陰之月不避日而食占曰宮闈與大臣用事日恣不忌君也○天道微遠其體即星辰次舍周布之定體其度即二十八宿縱橫布列之度數

王介甫曰月食非其常也然以陽侵陰猶為常此日而食則為變大矣

嚴華谷曰天道乖矣地道亂矣胡為乎莫懲創也○謝疊山曰災異如此詩人不指王而哀今之人微而婉也○孔氏光曰皇極之道不立則咎徵荐臻

也左行既一周復過其既匝之西以度準之適滿一度是一日該三百六十五度二百三十五分也儒家論天道皆順而左旋曆家考天度則日月五星逆而右轉月行與日對相去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有奇分天之中謂望望時正相向如一在子一在午日食於朔者火日外影其中實闇至明中有闇虛其虛至微望時月與之薄無分毫差為闇虛所射故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賦也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不用善人故也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連月食之因亦在內但陰亢陽而不勝與陰勝陽而揜之有別故獨以日食為不臧

爗爗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賦也言非但日食而已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

李三山曰上三章言災異之事下五章言災異之源故責外所用之人又責其內寵○朱氏域曰有豔妻以蠱惑於內有小人以扇亂於外此災異[illegible]而亂亡[illegible]致也

出怪異以警懼之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十月電收其聲引威自斗而爗爗為占曰人主既弱威勢不振作物之所宜興也百川沸騰占曰群小不飛也高下變流占曰君臣易位君子小人之不守其處也攷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日食三年三川震岐山崩此云震電或其時與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者承天弭變以長有其四國若不畏懼而輕忽簡誣凶罰加焉所不免矣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聚蹶楀皆氏也卿士以總六官之事也內史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者也趣馬掌王馬之政者也師氏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豔妻即褒姒也方處未變徙也

卿士權之首皇甫奸之首諸臣皆其引進而豔妻煽惑王心則皇父所以得恣其黨搆也權奸嬖倖勢常相倚故並言之○國有六卿分庶政即設卿士總六官應不是

宰屬周禮天官太宰卿一人地官大司徒
卿一人天官膳夫上士二人春官内史中
大夫一人掌王八法之柄趣馬夏官屬地
官師氏中大夫一人居虎門之左司王朝
掌國得失之事總要說得與王朝國政有
關着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
我墻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賦也

單提出皇父連下頁俱是他背公營私罪

案以專恣而害民使無以安其身食其力
乃猶假供役之常曰非戕女也古豈有作
大事動大衆而不通群志不順下情者哉
仁人不為矣○空說動作且勿露作都于
向字面記曰汙其官而瀦焉楚茨田萊多
萊即此田卒汙萊解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
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賦也

三有事三卿也憖者心不欲而自強之詞

彭旒陵曰三代之君不鄙夷其民以從已欲凡有興作謀及庶民如盤庚遷殷登進厥民而告之世守此道也故曰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孔仲達曰皇父以畿甸封圻内采都邑令人居之役不以時

許疊山曰文侯之命亦曰閔有耆壽俊在厥服西周賢在於此使皇父柔政能留一老如周召之師保仲山甫之保王躬則幽王有過有輔何至於身辱國亡哉

西京無向按東都輿縣西有地曰向上云
皇甫擢用難之及謀遷以避乎此自謂子
孫爲全之計也而不知驪山禍發向之所
積一朝化為煨燼矣故首下孔聖二字深
慨之○畿内侯二卿今置三有事僭擬
也不憖遺一老非收為私用只是顧身自
家便不為國把耆舊盡斥不留為王衛耳
用人取其富并居民亦與富者俱而天變
人言總置不問非特不忠亦不智矣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下
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賦也 噂聚也沓重複也職主競力也

匪降自天便叫起繇人句群聚中說背陽
為相悅情態而是背非譏人之反覆如此
此指皇父所用小人而好譏者實繇皇父
一人為之爾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
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

樵子孫曰無罪猶見讒況敢告勞乎○陳永嘉曰聚語相背小人相見之狀如此背則憎疾也所此在位所以興孽未可歸於天

劉安成曰上言孽降自天此復以勞役不均歸於天命亦無所歸咎之詞○謝疊山曰君子不以一身憂樂為憂樂不以衆人逸樂為

朱善城曰兵已成矣而爲惡不退饑已成矣而遷善不遂近臣方切惡弊無肯告君者不盡其誠引身者遠避其禍斯人也爲身家計得矣以大義責之能無愧乎

謝疊山曰上既言諸臣故下兩章又體其情而言此章言彼所以辭然亦有不得已者○胡新安曰居仕不分禍福反易

心敬身則無不敬人與天者豈可因王不見聽輙忘忠敬哉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荅譖言則退 賦也暬御巷如濮侍中之官也

承上敬身說君子事君必退改過從善之主方纔獻忠邪見得思敬處惟苦口極諫愛君忘其身憂國忘其家註若曰王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若是恝乎大旨了了

○國語有侍御之箴入侍天子故憂稱切答兼未問不言言亦不盡兩意則荅則退蕭出個落落無情君臣如陌路光景來發人慨憤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賦也蓋亂世昏主惡忠直而好諛佞類如此

劈頭看哀哉二字無限感慨誰能忠言逆以病身誰肯能巧言反處休逸都替則荅則退者慨厚本情矣此然而臣義仍不

嚴華谷曰此言亂世進退皆咎也從道則違時從時則違道違得罪于天子不可得罪于公議

稍說源曰既能盡人之情又能盡己之志此[illegible]蓋非常人矣○嚴華谷曰責引去者也

恕彼將何辭以解乎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賦也蘇氏曰人皆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

仕以行道也急且危則身之不保志安得遂直道既有以忤君枉道又無以慰友進退無一而可不去何爲不可使可使從王意中惡直好枉分說連上章總言亂世之難仕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賦也居者不忍王之無臣已之無徒則告去者夫者不聽蓋其懼禍之深至於如此然所謂無家者則非其情也故詰之

承上五六章來把言難能而仕多患體貼去者之情至是勸以復反王都共扶國事彼借無家可歸爲辭直自憂思涕泗言言痛切猶復數語之言之[illegible]以無居而阻於去便見得今之[illegible]

劉安成曰。四章言暬我暬御。固知作于暬御之臣矣。但玩二章及卒章。似是群臣備稱者。固以離居不復隨王同遷於東都。故見於詞如此。參考正月及節南山二詩。猶皆為東周變雅。

而者於遷哉。使他無言可復。仍庶幾或逐

意思。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曰正大夫刺幽王也。王其詩之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未有所考也

以賢臣事闇主。有罪無罪一般苦思若。論臣誼如逃雨然。將無之而不濡。故名雨無正。○味一二章說周宗既滅。似道已然事。大都主上聽讒妄刑。天綱不[illegible]。人離不恤。法言不信。朝廷何等景象。看去者鼠憂泣血。一味怕死。怎生扯得他轉。惟敬可以祝之。所謂不可以貳天之制也。拚着一個身子。刀鋸斧鉞不避。這都是敬君分內事

所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桂林詩正卷五上終

輔慶源曰。亂世勝君。謀猶邪辟。無日而止。故無所歸咎。而歸之天。然我觀其于善不從。不善反用。已甚病矣。不待謀敗而禍來也。

[illegible]曰衆小在位而從邪謀。然欲相是否[illegible]小任之 朱豐城曰。上章指王。此指小人而[illegible]

輔慶源曰。謀貴乎博。今乃以孔多不集。蓋上無聽言之明。則人人肆說。而莫能決其是非。故無任成敗之責者。○孔仲達曰。謀而不行

桂林詩正卷五中

武林後學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小旻之什二之五

旻天疾畏。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賦也。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

開口稱天。不獨為君諱。亦見天人有合一之理。謀臧二句。分明是好惡拂人之性。故我視之甚病。預恐蹈必速身弱。不然臣子豈敢懟其君乎。

潝潝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賦也。言小人同而不和。亦何能有所定乎

小人從小人臭味。如何能與君子同心。故其違其依。臧否皆謬。恰合上意。迄無成謀。日予可知。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

則於道不進言而無決則於事不成

劉安成曰詩中猷猶字通用故前章猶訓謀此訓道

[illegible]曰[illegible]下[illegible]有無才之世哉但患不能用耳雖有才如泉流不返戒王庶幾愛護而扶持之無使至于此極

于道 賦也卜筮數故不復告以所圖之吉凶 謀夫衆則是非相奪而莫適所從爲肯任其責而決之者猶不行不邁謀之雖審亦何得於道路哉

洪範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所謀蓋衆人主之者乃心而已此多謀夫直欲名是其是焉能必得事來正謂議論多而成功少也

如匪行邁譬得好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賦也潰遂也不以先民爲程不以大道爲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言

詩正 卷五中 二

人人得爲異論其能有成也哉

程于大經議論日少爭于邇言議論日多

古云築舍道旁三年不成皆坐此病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 賦也聖哲謀肅艾卽洪範五事之德豈作此詩者亦傳箕子之學也歟

貌之德恭而作肅言之德從而作乂視之德明而作哲聽之德聰而作謀思之德睿而作聖疇範五事次第與此不同蓋本人

鄭康成曰人皆知徒涉徒搏立至之禍而不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亡也

小序曰大夫刺幽王也○輔廣曰作是詩之大夫其心量廣大志慮深長學問博洽皆可見矣

事發見序先後詩主變文叶韻也楊龜山上具曰予聖私見自然嘉謀嘉猷無不[illegible]

庸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賦也近而易見則知避之[illegible]

無形則不知以爲憂也故曰戰戰兢兢懼及其禍之詞也

君子之戰兢也匹夫匹婦或勝予爲無安衽席或戈矛焉臨謂禍將値履則萬當其境矣逈與衆慮遠近不同有如此

詩正 卷五中 三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刪之矣

爲國圖建不拔猶築室然工師執斧去楛取良室可計日落成惑於邪謀而無斷使哲謀肅乂之賢與淪詐輩不分良楛共朽敗於衆流之地是故衆人善謀不若一人善斷斷之義爲弁也所以然者持兵搏虎操舟渡河自料膽壯而氣

陸農師曰鳩似鶉項有繡文○輔廣源曰兄弟相戒則發言而首及于父母

叔曰蚤湎者不以酒而喪儀適明者不以酒而敗德彼昏不知反是者兄弟可不敬乎敬則天命可保不敬則天命難恃

決帽此方知戰兢不是首尾畏縮的全
在好惡分明從違不爽不有君子其何
能國○後世新法規利而不經大猷師
心而不程先民只是神宗昡惑不能斷
雖有程范歐蘇諸君子到底淪胥以敗
可畏哉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
發不寐有懷二人 興也宛小貌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

詩之

鳩小物也今飛戾天勉強使然以多聲故
曰鳴人窮反本思想着父母因而帶傍着
兄弟相與惴謹廉隅宜聣懿美總來這是
孝子終于立身一念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
敬爾儀天命不又 賦也富猶甚也又復也此時王以酒敗德臣下化之故兄弟相戒首以為說

成天下事難念念敬苦不足要壞天下事
易只一醉全局瓦解矣終日就飲即有善

輔廣源曰昔賢人皆可行不似者可教而似同一乘彝故也兄弟戒免禍上念父母下及其子可謂懇至矣

朱元晦曰今人看文字教的關係便說意味却不曾得即如這詩看時也只是恁地裏面意思却有說不得底解不得底意思在

孔仲達曰俗呼青雀盜脂青食之因以名之○劉安成曰行胡地大也野大所以守故

不能行有子不能教便不征不邁便宜岸
宜獄喪家亡身都從此處起彼曠放者那
可為訓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
誨爾子式穀似之 興也菽大豆也螟蛉桑上小青蟲也蜾蠃土蜂也似之以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為善也

教訓二句是本意其曰菽終采菽之興曰
似蜾螟蛉之興○本草註細腰蜂無雌皆
取青蟲教祝變成己子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
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興也題視也脊令飛則鳴行則搖言當各務力不可暇逸取禍各求無辱於父母而已

把物之飛鳴興兄弟之進脩兩載字與兩
斯字應邁即皋陶邁種德之邁有勇往意
征訓行亦有進邁意日月須看得圓活見
交相勉勵時至而功俱至也即此便能不
媿父母了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

以穀穀行

鄭康成曰、衰亂之世、君子雖無罪、猶恐懼。○

戴溪曰、恭人小心、皆指他人敬戒、則自淑也。

濮氏曰、此詩兄弟相戒之詞、故其人皆行酒德之賊、序謂刺王、非矣、感念存沒、詞之令人悲惋。

粟出卜自何能穀 興也塡病也岸韓詩作犴鄉亭之繫曰犴言王不恤窮窶然不可不求所以自善之道言握粟以見其貧窶之甚

前三章念親之意盡矣但世網可畏舉足

觸罹只尋常工夫未必遂能自免當更思

一個自善道理故雖貧亦卜○淮南子曰

不食肉不食粟非廉也無肉食粟矣

性矣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

戰兢兢如臨薄冰 賦也

集木臨谷各形容上句然集木猶有枝可

攀臨谷猶有地可踐若冰則全無攀倚其

懼益甚二句是戒詞

小宛六章章六句 說者必爲刺王之詞字縣破碎無理尤甚

凡人處無道須細心步步穩實行去兄

弟左提右挈謹儀矣又要教爭日征月

邁尚恐陷于刑辟卜之於神直如履冰

保懼方免禍患弁之始者何莊子謂鸒

鳩也此鳥有戾天之志却從地決起飛

朱元勝曰、只我罪伊何句、與舜于我何哉意、同在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親、上面何辜于天、亦似自爲無罪、不可與舜同日語也。

朱學識曰、此詩憂字三見、如擣憂之至于病也、用老憂之至于衰也、疾首憂之而至于病也。

揄榆枋上漸漸努力上去與脊令在原

桑扈率場俱非放膽孟浪廸得處亂世

法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

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興也鸒[illegible]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爲鵯烏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我罪伊何[illegible]也云如之何則如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詞也

借鸒起興見物尚有依我無依爾呼天[illegible]

只是引歷深衷弁卽弁見之弁提卽提[illegible]

之提如字解近賢有云既恐遠道之易迷

而身自前驅又恐後隊之或失而時一廻

顧妙絕

踧踧周道鞫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

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興也踧踧平易也

周道之踧也一棄置則榛蕪矣父子之親

也一隔絕則憂傷矣此興意○如擣謂如

有物擣其心也[illegible]謂心曲攣中亦長吁[illegible]

謝疊山曰。桑梓。父母所植。以遺子孫。見桑梓。思人所以必恭敬也。父母不我愛。求其說不可。得。曰天生我時。果何在歟。○孔仲達曰。太子為父所放。并言母者。人皆有父母之恩。故連言之。

曰永嘆愁多髮白。非特能老人。又能病人。

疢如疾首。病之甚。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典也）（二木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然父母之不我愛無所歸咎則推之于天）

靡瞻兩句。要見家庭朝夕瞻依。只有二人。我情之切如此。而何以父母待我又如此。豈我非從毛裏出耶。竊訝若不自信。無已或者生辰之不善耳。究竟曰安在。仍是不

詩正　卷五中　八

解語。

王介甫曰。周流蕩漾。無所止。若窮人無所歸。○謝疊山曰。以物之無所不容。興王不能容其子。

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典也）（蜩蟬也漼深貌淠淠衆也）

蜩依茂柳。萑葦依深淵。皆與類而各得所歸。豈父子天性。反如舟流無所屆乎。是以憂不暇息。言與說假寐。永嘆雖假寐。猶為不遑矣。

孫子曙曰。鹿走雉鳴。物無有不思其親者。王何棄子何哉。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譬彼壞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典也）（伎伎舒貌雊雉鳴也）

詞意比前更慘。以鹿性之易驚。猶戀其羣。雉性之耿介。猶求其匹。唯子為父逐。一似壞木無枝。即殷仲文所稱此樹婆娑生意盡矣。人孰從而知之。悲哉。

孔仲達曰。墐有埋藏之名。是前路冢。左傳曰。道墐相望是也。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典也）

先脫奔兔。埋掩遺骸。都只是人一點不忍底心。豈爲子者曾視此不若耶。維其忍之

詩正　卷五中　九

句。提出王棄逐他根苗。一憂思到能弗涕零。

朱[illegible]城曰。讒者之言。未遽可信。骨肉之親。未必可疏。使王加思徐而察之。則猶有惻隱是非之心也。今有罪不我恤。則惻隱不亦甚矣乎。

君子信讒。如或醻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杝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賦而興也）

這章先正意。後借興。蓋言王聞讒。即受而行之。與旅酬受爵一般。更不加惠愛舒緩而究審之。伐木析薪。注猶謂不妄挫折。看木着眼該在掎矣杝矣上。木附着於根。既

用斧伐又以繩從後拽倒使絕薪本相連既用斧析又把手杝之析而爲二喻父子一體而讒人橫離絕之即此是彼罪而王不問反加我以非其罪何哉一直說下與末二句有情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賦而比也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凡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小弁之作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爲階也

首二句從見宮垣無蔽高深言不可易也繇言未就是廢嫡之言只意向愛憎幾分左右窺姦得以潛伺而竊聽之矣太子愛不忘國叫他無逝梁發笱到底若無如之何有引決已耳

小弁八章章八句

此詩哀怨全依在末二章蓋忍成於信讒讒起於易言大都人心雖壽計雖工亦必俟間以投物先腐而後蟲入之也

間此四句、蓋是以上兩句、興下兩句耶、朱元晦曰、只是賦。蓋莫高如山、莫浚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於言、恐有人聞之也。○輔慶源曰、此章總始終言之、無逝無發、在於讒、必下先悖洩此意、左右得附會成之。下四句、則邪已決、後絕意之辭耳。

小弁[illegible]、太子之傅作焉。○[illegible]曰生之際、下無通于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所以爲怨也○朱豐城曰、哀痛迫切、意具首章、下不過因此推之耳。

假令夫妻父子懽然讒從何生無易一語自是被廢根因實非有罪可廢也七

凝字通篇大綱領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賦也大夫傷於讒此自所而求免之詞也

大夫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語之蔽明也故幽愁憂思而作巧言之什蓋人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曰天乎予何罪遭此已威

雖遭此已威也予則審無罪天乎予何辜罹此泰憮雖罹此泰憮也予則審無辜非正人不能自反如是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賦也君子指王也

國所繇亂不生於讒人之譖而生於上有信之者亦不成於又生之信而成於初有涵之者初但真僞不察又則信而用爲譖

嚴華谷曰、首章傷已被讒也。

嚴華谷曰、次章言亂生於讒、讒生于僭。僭不不斷今、忠讒不分、是以邪正混淆、是非易位、而亂天下。

□安成曰此上三章先刺聽讒下三章專刺□人○李□山曰盟者生于君臣相疑而致□鄧辰元曰讒人乘間伺隙以中君子如□然

云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
意者開牽枉之門使怨與害一當其品何
亂不可勝哉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
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維王之卭 賦也 讒言
之美使人嗜之而不厭然此讒人不
能供其職事徒以為王之病而已
一大抵讒人卽未必為王之共未敢為王之
卭往往鈎致有術以先餂之者甘也君子
卽未必以讒言為祉但未肯以讒言為惡

屢屢狐疑有根以先中之者盟也如是而
亂安得沮安得已則亦安得不長不暴而
不餤乎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
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雖有讒乎幾不
作矣

朱元晦曰本意寢讒卻以寢廟大猷起興便見大形於言無非義理極致○輔慶源曰讒者方肆采肆害自謂人莫知己智者臨之情偽顯露誠似乎毚兔遇犬無所逃矣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
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 興也 比也
反覆興比以見讒人之心
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
豎頂維王之卭來蓋讒人將傾我宗社仰

鄧□元曰巧言悅聽如笙簧然使其知愧則不為矣○劉安成曰五章言讒人出口無恥也

覘寢廟肅然曰這是當初君子作底說人
將毀我人倫追想大猷慨然曰這是當初
聖人定底眼前人情有何難揣須知一忖
便着獲之便有誅除了當意在要說得斷
截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
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興也 柔木
椅桐之屬行言行道之言
也數辨也碩謂善言也
君子擇木取柔而可用者樹之豈於言有

難辨乎惟善言宜出於口若簧舌巧弄亦
可恥甚矣直欲發出他良心來不戢自止
耳

嚴華谷曰本章斥讒人而賤惡之也○呂伯恭曰非特賤之且言其本亦易驅除惜王不悟耳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
微且尰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賦也
斥讒人也故為不知其姓名言此讒人居
下濕之地雖無拳勇專為亂之階梯又有
微尰之疾而為讒謀則大且多如此
是必有助之者矣言亦不能甚多也
讒人高張賢士無名此獨斥為下流無勇
且有疾焉幷其徒衆而輕之令此輩辟足

[illegible]先曰此詩屢言亂不卽指讒者二三章[illegible]所以生亂者也如末章[illegible]所以階亂者也

輔慶源曰責之也而不爲已甚之辭絶之也而猶有望之之意將明言之然亦無忿疾也

輔慶源曰大抵讒人自是無面孔見人然其自料必曰此不足見也故前以靦然譏厚面皆如今謂我不可乎

顏亦當退三舍○左傳孟諸之麋水草交處也骭瘍爲微腫足爲尰骭音限腳脛也瘍音羊皆涉水使然

巧言六章章八句以五章巧言二字名篇

、幽王聽讒以致亂其大夫追疾讒人而詰責之中帶有用賢一意然關鍵全在除讒蛇蛇碩言正言之可征者也篇內辨已之無罪猶輕而憂天下之有亂實重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賦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蘇公作詩以絶之但指其從行者而言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已也明矣

劈頭其心孔艱豈有不知何人斯而反知其心者乎此等人何嫌乎不入我門但借隨行者指出暴公恁般宛曲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賦也二人暴公與其徒也唁弔失位也

且不說明暴公禍已只說既使我獲罪

李廣陵曰陳其北當階其南當門內霤也○輔慶源曰古者貴人往往至天而極如用無正所謂胡不相畏不畏于天亦此意

孔仲達曰以其往來而往去知爲我也非在近念遇故下章言其安行

劉安成曰左太冲賦魏國先生乃盱衡而誥註盱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

不我唁詰其情豈眞以我爲不可交耶○天下最難躲閃是平日交好忽地下石令人揣摸不着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賦也陳堂塗也在我之陳則又近矣言其蹤跡之祕則以人爲可欺也女獨不畏于天乎奈何其譖我也

上四句就前語而甚言之想見其步步躲閃光景他只好欺得人欺不得天畢竟譖亦何爲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賦也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値也今則適所以攪亂我心而已

前面皆說近而不相念不解何故此便有嫌他往來經過意思故曰祇攪我心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賦也安徐盱望也

上四句相形說倒重末兩句既脂爾車便是亟行何以託爲亟而不一入見乎

李三山曰亦以見讒者之人慚不敢來也

孔仲達曰壎周禮小師職作塤與汝義如兄弟和如壎篪勢相次比如物之相貫○王介甫曰三物如鄭莊公令出豭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

王介甫曰作此詩將以絕之而曰好歌者有欲其萌悔悟之心焉爾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 賦也

翻翻覆覆却似情不能斷令人忘其爲詭詭者要知詭者之人誰念我不易不安有何面目相見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賦也俱爲王臣而有兄弟之義矣與汝如物之在貫曾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苟曰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詛之可也

詛小於盟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此云三

物重其事也左傳襄十一年季武子作三軍盟諸僖閎定六年逐陽虎盟國人於亳社俱詛諸五父之衢○壎以土爲之篪用竹二孔上出徑三分八孔橫吹之長尺四寸圍三寸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賦也蜮短狐也江淮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病而不見其形也汝乃人也靦然有面目與人相視豈其情終不可測哉

讒人縮頭換面怕見人偏要他見言語更

小序曰蘇公刺暴公也○輔廣源曰雖已明知其人之爲讒已而猶爲不知之辭

小序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孔仲達曰錦而連貝故知爲貝文

東掩西無着實偏要他賭誓微譏冷刺不用十分狠罵却教十分難過此爲好歌○蜮如鼈三足埤雅有長角橫口前如弩擔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爲矢因水勢射人俗呼水弩鵝能食之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此詩與上篇類出一手但上篇尤婉聽者此篇專責讒人耳

自來讒人形影滅沒看他逝梁不入關聲不見何等秘詭故篇首說其心孔艱

終題爲鬼蜮而以反側二字收應轉孔艱句唐李供奉稱蜀道難難於上青天飛鳥不得上猿猱莫能扳可謂極天下之險矣然不若讒人甚也詩中妙處在始終不點破不說絕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比也時有遭讒而被宮刑爲巷伯者作此詩以比讒人者因人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

以小文之形成爲大錦謂之貝錦豈但太甚而已哉啓口和平即此可想其行○埤

雅貝中肉如科斗而有首尾以其背用貝

背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比也

南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其踵狹而舌廣則大張矣誰適與謀言其謀之闊也

讒人傾人國家定從戕害賢者始初猶借

小為大終且以虛作實非有主謀協力應

不至此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賦也

譖人者用巧無所不至方其逞吻鳴得意

時忽提之曰慎爾言也聽者一朝覺悟令

爾何處咋舌

捷捷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賦也

曾氏曰上章及此皆忠告之言

女能譖人人亦能譖女禍將及女矣遷字

下得醒無幾知畏不敢恣肆耳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

此勞人 賦也驕人譖行而得意勞人遇譖而失度

先將讒者與被讒者形容提出方始呼天

[illegible]城曰萋斐以成貝錦能因細小而飾成大罪也哆侈以成南箕能因疑似而構成實罪也

[illegible]谷曰讒人情狀捷捷緝緝如女之往來輕飄翩翩如鳥之飛相與經營謀為讒譖而已

輔廣源曰上自譖者言此自聽者言皆必至之理

王介甫曰蒼天蒼天蓋以王之不明無所告愬而言於天也

無窮企望一邊阻抑一邊扶持纔得個平

熄○草草猶慘慘云稍活而已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

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賦也再言

誰適與謀甚嫉之故重言之也不食不受物所共惡也投畀昊天使制其罪

記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嘗而

民愿刑不試而民服玩此章三疊文總是

設詞痛絕之不欲與俱生○豺虎食人肉

讒言攖人心齒更利也北寒砭人體讒言

銷人骨氣更烈也殺有餘辜非天其誰能

勦除之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

百君子敬而聽之 興也楊園下地也以興賤者之言蓋譖始于微者而

其漸將及於大臣故作詩使聽而謹之也

篇終特自揭姓字恐讒人以黯謗窮治朋

黨株連不淺也若曰問誰作此請以

身當之但願君子敬聽使區區之忱得比

楊園復何恨哉○攷寺人周制自官正

眞景元曰讒人為害至深故詩人嫉之亦甚舜之治四凶也以禦魑魅而大學於不仁之人欲屏諸四夷詩亦若是

輔廣源曰譖始微者得之也君若受之則氣燄益壯而心益大流禍並止大臣哉雖王后太子不免故曰譖必折其芽然惟明且遠者能焉

曹氏曰職掌永巷故稱巷伯○劉安成曰武帝時改爲掖庭周宣王姜后嘗待罪永巷○汪氏曰幽王之世大臣傷於讒者如蘇公小臣傷於讒者如寺人孟子則上下其禍以免

內宰之屬咸統於冢宰故士多爲之非如後世專責刀鋸餘人而人主不得聞正言親正事也

巧言之讒離人骨月禍至亡國故怨而恨何人斯之讒忌人爵祿禍止失位故怨而疑巷伯之讒傷人艮善戕及肢體故怨而慘讀三詩而情態盡矣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巷是宮內道名伯長也班固司馬遷贊云迹其

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讒而遭刑也

寺人孟子類賢家閒徒因謗得蠶室而欲以詩上達公卿特痛切言之時褒姒居中又號石父爲卿士實蕃有徒始於宮鄰而卒於金虎故曰大甚斥褒姒也曰誰適與謀惡內比也曰慎爾言危之也曰女遷必其禍及也曰彼驕人此勞人膌指褒姒之黨與申后太子也既而怒之以禦魑魅然而玄黿入宮孤服在

小序曰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孔仲達曰迴風從上下曰頹○謝疊山曰寘予于懷是進人將加諸膝棄予如遺是退人若將墜諸淵

輔慶源曰小怨謂纖悉怨色當時人有如此實事故因風爲比而明言之戒其不可

道天實生此何能遽去太子奔申周必求之求之弗畀勢將無所復止彼三國芃我既深其怨能淺其寇乎怨寇而息我天下事有寒心不忍言者故終曰敬而聽之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惟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興也習習和調貌谷風東風也此朋友相怨之詩

饑依人者飽颺去善思怨者輕忘德自是千古俗情識得這種破方不被此等人瞞

過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興也頹風之焚輪者也

前只說得與且樂寘懷如遺實指出箇處所安不必如彼親危亦不意其如此愁也○釋文焚輪謂頹扶搖謂猋均暴風從上而下者與猋從下而上不同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比也

呂盤田曰急則相依緩則相棄恩厚不知怨小必記皆小人之交也。

曾極仲曰莪蔚不生而蓬蒿蕭蓼秀。

作詩者與此友想曾脫其危而予以生全
故言山峻風高草木枯萎而友至今得安
樂緊誰之德奈何便忘却乎劉峻謂斷金
懸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伍員濯溉於宰
嚭張王附翼於陳相是也猶以小怨自任
爲友分過何其忠厚

谷風三章章六句

人當患難之際忘形相交文貌多有不
簡豈料過了這時到生出許多責備來

猶恐人議他薄也從前恩想那件不好
那處不是說無非無却便把大德一筆
抹殺此千古負心行徑盡被詩人盡情
寫盡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比也

蒿賤草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以比父母生我以爲美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其養以死

味哀哀兩字都是親沒致思之辭故特悲
切初謂之莪今乃蒿而已且自哀傷未說

嚴華谷曰一名馬新蒿蒿之尤麤大者。

劉安成曰缾比父母罍比子如左傳鄭子大叔引此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以喻周晉亦不取小大之義○補慶源曰下四句真能道孝子之情非親歷不知其味。

謝疊山曰此章形容父母愛子之心盡之矣○補慶源曰民之於君其忠有盡子之於親其孝無窮。

破不得養底緣故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比也

我蒿蔚一種非蒿有變也只是終之所成
不能如始之所望漸長則漸無用故再引
以爲喻

缾之罄矣維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
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比也缾小罍大猶父母與子相依爲命也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

喻言父母失養維子之羞何以爲人爲子

乎蓋辜負怙恃之恩不孫得出入不憂痛
來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
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賦也

顛揭九個我字便見非我報之誰當報之
者生資其始鞠成其形拊以防觸畜以
時饑飽此與鞠同一義但分鞠胎養畜乳
養耳漸次滋培而長與嫗煦咻謂育顧者
迴首返𥌓復者旋觀不已腹則置之於懷

嚴華谷曰孝子念親之沒觸目皆悲傷也故曰民莫不養父母獨何爲遭害不得終養乎○輔慶源曰何害不卒兩句最宜玩末後方及其不得終養意

陳永嘉曰此詩孝子行役而喪其親者所作○朱鬱城曰陟岵鴇羽思念於存日此感傷於沒後斷有甘旨輕煖無所養之嘆彼父母俱存者孰知此之悲哉

也總來是劬勞勞瘁實事如此深恩豈易報得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興也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興也

孝子抱生不如死之念睹南山感飄風哀自不能已讀此興可一字一淚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爲廢此詩

父母生子百千辛苦原不止貪目前供奉事望成就中抑無賢家艷忝所生爾若莪我變爲蒿蔚把一生珍愛化作灰冷則生不愜懷死不瞑目爲子者轉念親恩生亦何用此詩人所以有感而重哀也○司馬昭攻吳敗死者數萬人昭問誰任其咎司馬王儀對以責在元帥昭怒斬之裒痛父隱居三徵七辟不就讀詩至此三復流涕聞昭子炎纂魏終身坐不向西

孔仲達曰禮器說祭稷雜記七月祭禘則用棘謂國在京師之東○輔慶源曰周道與下周行一意集解東方賦役皆是西輸於周然觀上四句又似指周之王道言

輔慶源曰昔來衰不循而來往又不一周道一也方從而往行之小人視焉及其衰公子行之亦病焉時移事變如此

輔慶源曰上兩章與傷於財此章推本其困于役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焉出涕 興也 此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

章首突用有饛二語自有怨極無聊滿目不直不下意思自飲食微末以及天象上下觸慨許門不能不仰天而呼○古祀享體解肉之胖以七出之再而升於俎

小東大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賦也 杼持緯者也柚受經者也佻佻輕薄不奈勞苦之貌公子諸侯之貴臣也

杼柚其空非無杼柚也只杼柚上無經緯耳葛屨履霜亦甚言貧蹙猶不免勞瘁何況他乎

有冽氿泉無浸穫薪契契寤嘆哀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興也 側出曰氿泉穫艾也憚勞也

艾薪不堪再漬勞民不堪再事首四句已括得下意但欷歔之深言之屑叠耳分截

李三山曰東人勞西人逸小人得志綱紀敗壞無復王室之舊

朱豐城曰出之也甚顯視之也甚隱蓋其意激騎流類此貧富勞逸不均勢態慚懟之天而已意者天漢有光能監視我織女亦能報我也耶

便誤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賦也此言賦役不均群小得志也

合前看粲粲衣服不似杼柚其空熊羆是裘必非葛屨霜百僚是試何至行彼周行而勞逸分於其間矣東人公子無有德其勞者皆不敵西之賤人此際廻環多少觖望

詩正 卷五中 二十六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 賦也鞙鞙長貌璲遂也跂隅貌無所赴愬而言惟天庶乎其恤我耳

其酒四句極言西人暴殄不必實指酒漿佩璲之供漿卽酒也酒正辨四飲之物三曰漿佩璲以瑞玉綴於佩綬也○詩後三章猶騷之問天悲憤之氣上干天象故驚織女而歷數之漢水精華浮上宛轉隨流曰天河織女三星鼎足終晝日自卯至酉七時

歐陽永叔曰皆怨望之辭○劉長樂曰金星朝在東所以啓日之明夕在西所以續日之長○李三山曰古人多以箕斗爲虛名蓋此數星皆人間常用之物有名而無實故以爲喻

當歷七次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賦也逕是則知天亦無若我何矣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賦也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北也

五章織女義未了承上言織女爲之投梭牽牛爲之稅駕啓明爲之闇滑長庚爲之

詩正 卷五中 二十七

失芒天畢爲之弛職南箕爲之扼腕而輟簸北斗爲之頓足而停挹不但此也南箕驚而翕舌北斗憤而揭柄累七政二十八宿悉若散無有紀焉僞解怨天不助東而反得益西之虐褻若浮○織女川緯一去一來反成報章今說左旋而不返故不報牽牛卽河鼓星啓明長庚一在日西故先日出則東見一在日東故後日入則西見註俱金星其實金水二星也畢星狀如掩

輔廣源曰，侯邦供王賦役，其職也。然觀禹貢厥慎財賦，無逸惟正之供，必不至于易視輕用矣。東國財力俱困，西人易視而輕用之，此東國怨讟而刺之[illegible]。自維天有漢以下，皆述譚人譏天詭，其取資于地者竭矣，欲取于天，又不可得也。

兎之罼。箕其踵似箕，且有舌。斗其方如斗，且有柄。

大東七章章八句

通篇雖怨誹而不亂，歸之天，不敢明斥王也。王制九賦九貢九式，以斂民而節財。賞者賢者能者老疾者，皆令使民攻老之事，食壯之食，先王以爲足而今不然，詎西人之爲乎？故曰天也。爲周興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在北維，合五位以臨炤天下，俾無逃天盡我令。亦維傾瞻漢津，而河精不臨，雖天女主絲帛，河鼓爲犧牲，祇虛語耳。蜀衍有金水，好有風雨，義戾言失罰見太白小星。附耳有讒在側，維彼敖客實行讒賊，東人尚契契焉，憂懣帝虞，以怨告四鄉，此實難矣。吾見口之先於舌，斂杓之先於魁，隕也夫。春秋來，余[illegible]必[illegible]取民

范華陽曰：言夏秋冬不及春，蓋天氣和暢，萬物發育治之象也。

呂伯恭曰：秋日冬日，猶云秋時冬時也。

余三山曰：天下莫不被害，乃云民莫不穀，此亦作詩者言。

錢氏曰：卉，草也。通言之則草木皆卉。

一。無已乎？榮夷蠱內，衛巫暴外，民不敢呼王而呼天，不忍視西而視南北，若大東之怨誹不亂，其亦可矣。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興也。

此亦遭亂自傷之詩

六月暑正盛，其云往者，天地之氣以稚爲壯，旺爲衰，四月方來者進，則六月成功者退耳。炎蒸困人，亦似天有忍處，故以興己遭禍，應爲先祖不忍見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奚其適歸。興也。

天道肅殺，用威無物可免，人事亂離爲害，則亦何處可安。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興也。

日寒則風疾，其氣相似，以興民穀而我害，則其情相懸，曰莫不穀者，身處害中，見人皆勝己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興也。

侯，維；尤，過也。

鄭康成曰刺諸侯並爲惡曾無一善○孔仲達曰江漢南國之大水紀理衆川其神足以綱紀四方故禹會羣神于會稽使諸侯主其祭

陳永叔曰言鵰鳶高飛深潛而不可得也

輔慶源曰維以告哀而已無他事也則其情可知矣

利梅栗者蹂菲草利征輸者困艮民○楚
辭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何昔
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
故兮莫好修之害也蓋睹世亂朝事衰相
類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興也）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興也）

泉有時清我則離侯矣江漢以滔滔得爲
南國經絡之宗而王不我諒我則盡瘁何

膚哉○古詩泉水數汲濁復清人力既屈
仲無期可補相彼飾疏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賦也）

賦此見除四物外無所逃害意淵明詩望
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人處亂世直是魚
鳥不若耳雅雕食草似鳶而大色黑俗呼
鵰爲阜鵰○因四匪字故不可謂興此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興也）

先儒說此詩不言春其實蕨薇生則及春

小序曰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歐廬陵曰天運迭遷時景不無哀悲惟人所屬四月之大夫遇其生悲其心無一時得以自寬焉可見當時之亂矣

傳曰大東言賦之不均北山言役之不均○鄭康成曰王事不可不堅固故我盡力勤勞於役久不得歸父母思已而憂

矣此詩家妙手見夏苦溽暑秋感凋零冬
悲栗冽宜也到芳春時候人皆怡悅而我
仍離愁終歲而卒無須臾惟亦獨何哉

四月八章章四句

歷譜時景從夏說起以及秋冬無非愁
苦光景以故民窮而我害盡瘁而莫我
有戾天無淪潛淵無歸皆緣殘賊在位
所致也末章翻出蕨薇杞桋相彼草木
各得其時而君子惟有哀可告憑般情

景總見得迴詩都是哀詞想亦謫大夫
之流感時而作

東國困征輸也歌大東南國困貪殘也
歌四月大東之星斗箕畢觸象興悲四
月之歲序景物隨時可泣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北山之什二之六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
事靡盬憂我父母（賦也大夫行役而作此詩）

記曰五十強仕勤勞非力不勝也登山采
杞者皆堪驅馳王事君父並重於天地間
既盡忠盡不得孝不免貽親憂耳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
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賦也不斥王而曰大夫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如此
只因不均兩字便起嗟嘆明白說王臣當
任王事況役獨賢敢辭勞乎要看得圓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

力方剛經營四方 賦也鮮少也以爲少而難得也將壯也旅與膂同
先說車不得息事不得已乃又曰天子所
以嘉我者以我年富力強堪副任使仍是
感慨知己意即上章從事獨賢句法妙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
已于行 賦也言役使不均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
事鞅掌 賦也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

[illegible]曰無才者多逸有才者多勞以其能任事故也○謝疊山曰雖云役使不均我獨賢勞然君子本心亦不願逸樂也

劉安成曰此章言所以從事獨賢之意○毛氏曰旅衆也尚書解云膂力如耳力目力手力也

劉安成曰下三章皆以他人之逸樂對己之勞形容不均

事不爲 賦也
三章邇平平敘開略無纖毫怨懟聽士自
體察耳惟其尊王也切故不以言詞重複
爲嫌○燕安也重言以見安之甚鞅以控
馬而執在手者一失手則馬奔而不可御
矣總攬國事亦然故曰鞅掌風猶放也出
入放恣議論時政者然俱兩兩緊對妙自
是得解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從來議事之人不必是任事之人而任
事無心者議論偏有口觀末兩句賦北
山者殆不免憂讒畏譏之意乎無怪其
詞詳其衷曲也不然勞大夫者方尊其
賢以國士遇我自當國士報何得若紀
營爲煩而借辭於父母云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 興也
將扶進也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
幽王之時小人衆多君子懼與共事故借

李三山曰孔子云公則說若不均則雖從役未盡勞者而人亦怨矣

輔慶源曰行役者進有王事退有家事憂固不一而足或以無思者言姑爲之不然適自病而已

鄒泉成曰寘寘者蔽人目明令無所見也猶進擧小人蔽已功德也

陳德明曰此疊從無始來不知幾千萬斛祇以自累亦復誰能遣此

小序曰大夫悔將小人而作

將小將之車行利輕而惡重貴馬而賤牛牛車喻小人負重者始以不察誤用至於困德不前誤國債事所以可憂○後世惡準用丁謂參知政事卒因拂鬚一語積債中傷身禍而國亦隨之鄙夫不可與事君千古烱鑒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

熲與耿同小明也

無將大車維塵雝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雝猶蔽重猶累也

君子推挽小人小人既進則讒害君子如人推挽大車大車進而塵汚於人故君子始終病之病斯悔悔斯戒矣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通章無確據連序傳亦影響今姑紹舊解解之○近說把無將大車着眼疑是幽王失道犬戎入犯兵車未備而倉卒遣將大車以禦之胡塵蔽天社稷存亡

孔仲達曰君子舉事尙早故以初爲吉○謝疊山曰僕以雖恭敬自持然[illegible]無時不下無賢者不知果能免禍否所以至於涕零

生靈安危身命生死皆付之不可知矣三言無思百憂祇自病還自重不般有意味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illegible]也大[illegible]夫以二

月西征至于歲莫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

此章稱天與北山從普天之下起一例雖君門未敢言艽野何地也僉然有虎尾虎

豹有艽草野疏行艽存我亦炤臨中人比徂西土爰居其野此果上天私若我耶郎以艽野中景序言之冽寒酷暑非復人境矣然而時在[illegible]尙不願與僚友共事哉一番思量一番悲憤止恐忠不見脯歸亦同罹不測之禍耳○日月之明察惟中乃然左傳日上其中易王五日中正以王者繼天理物當如日中之炤此大人與日月合其明之謂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暮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賦也○除謂二月初吉也今不知何時可還蓋身獨而事衆是以勤勞而不暇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曷云其還政事愈蹙歲聿云莫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賦也奧煖蹙急

○兩章語意相似只奧比除爲日略深愈蹙與孔庶爲事略急伊戚不止不暇也出宿

亦不但懷顧而已從畏罪者畏譴怒轉而又畏反覆一節深一節情事堪悲○采蕭穫菽即歲莫事寫其景與言出宿即睠懷事寫其情忙中閒叙非詩人不能點染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賦也上章既自傷悼此章又戒其僚友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賦也

兩靖共爾位勉僚友以盡職親友在遠不

艾源曰睠睠言已於僚友勤厚懷思而爾之譴怒則明其罪責之及耳

孔仲達曰奧卽春溫亦謂二月○鄭康成曰夜臥起宿於外憂不能宿於內也

謝疊山曰君子卽共人凡事必謀之心而安自然其敬而不敢惰得于本其又勉之以靖共也○輔慶源曰居昏朝事亂主與回邪處易得爲所移而醜正故戒以正直是與好是正直

忘君父也讀正直是與當是主聽不聽讒邪比黨結成罪也世界故呼天求神以自白不則徬徨涕零儼徒傲稱亦皆東西南北惟命之諸乎○坦然忘其利害無所爲而爲之謂靖惕焉審其安危知可爲而爲不爲之謂共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詩人以位爲謀者也或曰是乃野賢大夫被讒見放之詞汨羅思美人必乃野念

僚友同一丹赤淮南言光傷大廣自西土皆極荒遠遨在化外我征徂西至于艽野萬里遐荒莫若血誠於行側欷歔而言欲歸不得畏罪有畏也所念至此心殷殷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庶其臨風寄概曰涕零不已轉而懷顧懷顧不已轉而出宿維爾共人之休克自靖共護茲正直其亦猶念我獨乎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

序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呂新安曰小雅西征之大夫尚勸其僚友之處者乎○謝先生曰此詩於己無賢勞之恨而訴憂怨之自詒於友無惟救之辭而勉以正直之是助豈獻北山者有父母此無父母故其辭和平也歟

輔慶源曰樂以象德不回則古之君子樂與德稱也不猶謂與今君子不侔也

嚴氏曰時已非古聞其樂祇見其可傷也

允不忘 賦也幽王鼓鍾淮水之上久而忘返聞者憂之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

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淮水何地而作

樂於斯失禮甚矣傷今思古何能不念盛

王耶

鼓鍾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

德不回 賦也

鼓鍾伐鼛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子其

德不猶 賦也鼛大鼓也周禮作皐云皐鼓尋有四尺

樂聲於金淮上之樂首鼓鐘鼓字都作鼛

看到伐鼛纔是鼓轉湯湯而湝湝而三洲

雖變文叶韻亦有因水落而見作樂之久

意在非只謂淮中有此三洲悲甚於傷妯

動而不息則又甚於悲樂盛作久而民憂

益甚豈古者憂民民憂樂民民樂者哉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

籥不僭 賦也雅南籥三者皆不僭也

鼓鍾瑟琴笙磬言樂聲雅南籥言樂容嘗

從鄭氏周樂尚武故謂萬舞爲雅雅者正

胡新安曰考史無東巡事宣王嘗遣將征之于常自作嚴氏謂古事亦有不見于史而因經見者詩即史也然而詩亦不明言幽王故集傳以爲未詳

豐城曰力農事致勤也奉宗廟致孝也惟致力於民者斯能孝致力於神者詳一篇旨總因說祭祀典

也樂分四夷東曰韎南曰南西曰朱離北

曰禁籥取南者以和煦長養萬物也吹籥

而舞羽文樂也三樂不僭士進退之旅言

較二雅二南之說似長

鼓鍾四章章五句

諸儒皆未敢强解總是傷今便了蓋樂

在人不在器也唐太宗謂杜淹曰夫聲

之所感各因人之哀樂今玉樹伴侶之

曲尚存試奏之知必不悲與此何同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蓺黍稷我

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爲

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賦也此詩述公

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其宗廟之祭

首章爲冒如言饗祀妥侑便引起下煙燃

到燕私等事介福便引起下萬壽後祿等

事四我字重見一粒皆我精神則皆我孝

思也故介大福○原本古人抽棘正爲我

今日蓺黍稷計耳有與與翼翼之蕃即有

倉庾之積庾與甫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意同夫而後可饗祀矣尸入安之使坐尸食侑之使飽總饗祀中事

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皇大也君也神保蓋尸之嘉號

祀大禮也首句領起下盛備將事駿奔也自絜爾至或將言薦牲祝祭于祊言求神

祀事句兼頂上二項說周禮司徒奉牛司馬奉羊絜以視其色純角正之類作省牲看而後剝之熟之治牲也而後陳於俎進於廟獻牲也祊者神所棲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遠諸人乎故祭于祊㫖顧命兼設平生之坐亦此意神無形曰皇尸有象曰饗如此誠敬孝思孚格神保神報來有量矣

輔廣源曰濟蹌謂與祭者有容儀也下剝亨肆將各有其人皆容者此句○蘇子瞻曰肆謂陳其骨體於俎○劉安成曰人君生時所宁立見賓處在寢謂宁在廟謂祊恐神在此故使祝祭之

王介甫曰執爨踖者也踖者踖踖則肯可知燔者尊者也炙者其卑則卑可知○孔仲達

執爨踖踖爲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賦也踖敬也

莫莫清淨而敬至也豆所以盛內羞庶羞主婦薦之也賓客筵而祿之使助祭者既獻尸而遂與之相獻酬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獲得其宜也

下而執爨內而主婦外而賓客無一不敬皆公卿之敬也○爨在門東南北上庶爨在爨北主人洗爵酌酳尸賓長以肝從主婦洗爵酌亞獻尸兄弟以燔從獻尸

後行旅酬禮東西互對飲爲交東西邪行錯綜互飲爲錯雖兼少長亦須從賓客說下此導飲非祭畢之燕祭飲而云笑語古者於旅也語禮也不敢亂曰卒獲

曰羞豢實則羞豢炊米○李廬陵曰內羞穀物庶羞牲物○輔廣源曰四爲字皆有爲之之意中間禮儀合法到底笑語得宜正神保所以來也

輔廣源曰[illegible]如古以其致○李廬陵曰工祝致告[illegible]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賦也熯竭也

行既久而敬之至也於是祝致神意以嘏主人

我孔熯矣就主人看式禮猶言依禮而行

輔廣源曰禮畢樂全事畢矣○李廣俊曰尸在廟門外於於臣故送迎以廟門爲斷○劉安成曰主人之俎佐食徹之尸俎佐食徹而有司歸之賓俎司徹而歸之祝及兄弟衆賓之俎則皆自徹出拜賓門外而不敢留歸賓俎而不敢使人徹也主人以所俎豆遷於尸祝兄弟庶羞與族人於堂主婦以祝豆籩於姑姊妹之俎宴內兄弟於房親親也

致告徂賚逮說下告主人曰爾祀既誠神信來享來佑矣其下爾福也隨欲必得曰幾具足不爽曰式蒸以爾之整且敏端且愼福猶一時本極以凝福者無時非吉事有祥也故曰永錫詩人善祝必言其因萬億總是多福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賦也祭事既畢

主人往阼階下西南之位祝傳尸意告利成於主人於是神聽而尸起送尸而神歸矣不遲以疾爲敬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

祝告送尸徹饌燕私凡四事皆祭畢禮○既備者禮終三獻既戒者樂終三闋戒以告祭也徂位與上別此復未祭時分列之位致告亦與上別上傳神意此傳尸意也尸以神爲度既廢徹諸宰徹饌君婦則徹豆不遲猶不敢留神之餘燕私是不欲私神之惠

孔仲建曰上章云備言燕私此章即言燕私之事

輔廣源曰一章爲酒食以承先二章求陰陽以備之三章俎豆有碩多主婦有靜敬賓客行獻酬之禮四章行禮文而莫愆神意以報主人事五章禮樂備舉祝致尸意以告同姓而燕之事六章則詳燕私並載燕者處辭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賦也祭於廟而燕於寢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且於祭既受祿矣故以燕爲將受後祿而綏之也

祭與燕不同樂樂具入奏者聲歌雖異樂器則一也骨肉安而君之福祿始安對祭時所受有後祿非指子孫爲後禮不煩不簡爲惠期不疏不數爲時內則盡志外則盡物也此總上數節特借慶詞逐一點明作結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

通篇以奉祭爲主而推本力農洪範農政繼五行周官三農先九賦自后稷肇祀不窋失業公劉古公强理力田遂拓丕基子孫守先訓力農奉祀是一篇之旨以後散散敘去次第與禮脗合以徵

嚴華谷曰言禹甸則平水患理溝洫皆在其中○劉長樂曰畫以經界之理以疏導之○劉安成曰地勢東南下水皆趨之故順勢以縱爲遂橫爲溝而或東或南其畝

彭廬陵曰上言南東地利此言天時也俗云蝗産地中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則入九尺故三

字實之而祀事禮樂全矣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賦也甸治也畇畇墾辟貌 此詩大指與楚茨畧同

信南山本禹甸來即楚茨自昔何爲意解者曰地不天成萬世永賴大雅亦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想荆岐既旅則終南惇物禹固治之矣故因原隰開墾而我得以田之疆理南東亦禹敷下土成法○地官小司徒曰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疆如方里

詩正 卷五中 四四

而井十里爲成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者是理如一夫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者是井中通水小道曰遂沿遂岸而溝成焉南東其畝者遂水西來入溝畝於遂南庶使水得就溝不致南流即遇亢旱東引溝水而均於遂可藉此畝爲之障也東其畝亦如之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

白雪豐年之兆○陸庚生曰三農之事雪欲盛而徧故言雰雰雨欲微而潤故言霢霂

多成曰詩本欲言此事先田畝次雨雪故以首二句承上言之三獻尸之後主人亦有獻賓之獻○丘氏曰此祭始終用酒食之事

董江都曰鋪家廬舍二畝半○孔仲達曰古者宅在都邑農時則出都就田須有廬舍

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賦也同雲雲一色也大 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 雨潤澤則 饒洽矣

此章寫景字字新細冬雪不飛普天一色六花撒而絮舞因風入春小雨細如脉轉爲物洗粧光如沐髮迨夫雨雪和合之餘入土更名是爲土膏優焉而廣被渥焉而厚潰霑焉而膠結足焉而飽滿有增曰益無等待曰既殊非諸家月令田家五行肇揣所及也

詩正 卷五中 四五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賦也埸 畔也

翼翼重宜有公意彧彧重宜次章意三句方說到曾孫之穡上歛稼曰穡歸之曾孫明孝思也遠不忘禹功近不忘天賜而能孝奉其先是皆可以膺多福而無愧○畀尸及侑之禮畀賓謂助祭之賓或曰并燕同姓於寢亦在內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

孫之壽考受天之祐 賦也爪成剝削淹漬以爲菹而獻皇祖

章末言爲淹漬作全要得薦其時物順孝子之心大意方醒透○井法人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禮爪祭尚環田大界曰疆場其小者古之人禮有謙畔叚有湽瓜蓄百姓親睦故利與同井共之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於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 賦也

清酒先行灌地之禮以求神而後迎牲也郊特牲云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執以啓毛此時牲已殺矣取血在前先取膋在剝後皆宰夫爲之燔膋退次之薦熟此時止取膋亦殺牲時事故帶言之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烝進也

烝是薦于廟中享是獻之祖考正薦熟升

鄭康成曰膟以主臭的也始降神也已乃迎牲於庭殺之○孔仲達曰毛以告純以膟膋合之黍稷實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升馨香之氣是升臭也○謝叠山曰血與膋存而必見祝以告致其力然後神其心焉耳

嚴華谷曰烝界先祖之烝不必潔烝嘗之烝

奥時事專言牲不及酒孔明者終始不述節次不紊之謂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祀取備物不備不可以祭原隰疆理地力備矣雨雪霢霂天澤備矣黍稷彧彧百穀備矣獻瓜薦牲品物備矣灌降臭升典禮備矣天地之間六氣調而庶類成百族順以此言祀所稱惟仁人爲能享帝惟孝子爲能享親也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賦也倬明貌十千蓋九一之法也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

先王設井田宜民使無取新出陳一法則粟陳紅朽何以通小民之窮取十千實新廩而出陳陳以濟貧困真經久妙用后稷開稽事以思文配天教養同條久矣三代士出於農於耘耔後舉髦士而進之以道

輔慶源曰此詩亦是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宗廟之祭也

謝叠山曰民生三代之前其命制乎君民生三代之後其命制乎天取少與多而斂散得宜豐凶有備上下人得其道也○朱豐城曰斂散之常含農周給之仁道爲遠者之利之備

朱豐城曰上五句報成之祭下五句祈年之祭祭祀以備物犧以達和上言方社因方社以見田祖下言田祖舉田祖以見方社

呂伯恭曰此言省耕之時曾孫在上畦者在下田畯往來其間勸勞撫摩宛然其若一家〇輔慶源曰嘗者否不曰取曰撫以公卿而食饁者猶概必有不敢畝者見如父子之無間不怒克敏謂不待督趨而自勸也

藝相講管子云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正此意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賦也齊與粢同

曲禮稷曰明粢與犧羊皆言物備也以社報其生以方報其成我田既臧卽前章黍稷嶷嶷報正報此非秋成後報神也祈甘雨亦正祈以大嶷嶷之苗非爲來歲祈也

詩正 卷五中 四十八

有收則歸功曰農夫之慶有祈則溥惠曰穀我士女何等廣大〇社神生萬物祭法共工氏之子句龍能平九州死以配神社而祭之方卽曲禮祭田方是也此僅舉其一耳神農神其農業始造田器故謂祖教稽事故謂先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農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賦也

嚴華谷曰未刈之禾曰稼露積之禾曰庾

輔慶源曰大田詩欲故補助而勞來勸相致農夫之般若加上二人大拼水郷沾體塗足勞苦自勤致不係之疲者皆農夫力也終篇美於下而欲報之厚宜哉

此又將省耘情事覆說一層不必泥定緣畢也〇善者實穎實栗之美有者萬億及秭之饒田畯至曾孫不怒上下相親而克敏之農夫亦若喻上意矣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賦也此歸美於下而欲報之如此

稼曰曾孫之稼庾曰曾孫之庾農夫所有皆曾孫有也黍稷稻粱而曰農夫之慶曾

詩正 卷五中 四十九

孫之有亦卽農夫有也爾時上下一體德般太和氣象覩彼用其力亨其奉而曰予不戕禮則然者何如哉圖報無疆固其宜也〇未獲時稱比不梳如茨實煩碩而番未如梁

甫四章章十句

開章令適南畝或耘或耔三章再復饁彼南畝分明爲夏祭省耘而歐人但知先王春秋補助不知當夏有補助故曰

呂伯恭曰大田多稼總言之也以下全章自始及末以次陳之○朱豐城曰此言其農已勤而事上忠也

取陳食農蓋熟耘民若尤宜循省道時飲食易敗故取嘗旨否加謹特隆○古者世祿與井田表裏公卿采地皆世業也其間料理經心如所言收散祈報省勞而一再曰農夫之慶見無感怨督責所以官之祿予不必煩朝廷民之租稅不必問縣官極三代之隆也後代襲游士罷世卿祿廢田亦廢而官民交病矣楚茨甫田諸什殆有感歟詩雖謂力農

奉祭大意主于勸農見得神不可不祭而祭神正以為農也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賦也此詩為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

田大則稼多稼多則種必多器具又多會下兩意故本此言之既備句承上起下備是備於今冬事是事於來春庭直不夅曲碩大不低小也指始生時說

劉安成曰此章言苗既秀實而嘆其無損也○孔仲達曰穗上已有孚甲孚者米外粟皮甲者孚外若鎧甲在人表根莠苗莛似禾實亦似粟螟螣蟊賊四蟲災禾稼者偏甚

謝疊山曰尊君親上之心因自厚矣農夫何見乃能附有餘及鰥寡此上好仁而下好義也○陳定宇曰兩公田知有君利及寡婦知有人其幽風之氣象乎

劉安成曰此為農夫相告曾孫來省歛言收穫之後而祈報禮備也

既方既阜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賦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皆害苗之蟲也

說文吏冥冥犯法即生螟乞貸則生蟘抵冒取民則生蟲然則蟲害悉除非僅曾孫田祖之祭正緣德政修也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賦也雲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徐則入土穧束秉把也滯亦遺

秉之意也言農夫之心先公後私冀沾君德而蒙其餘惠

天將降雨地氣上騰則蒸潤浹洽爲物無公私而有公私者忠仁之心或有彼此而無彼此者恤寡之仁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賦也精意以享謂之禋

首四句雖與甫田章同而意則各別前省耘此省斂前君悅乎民此民悅乎民○凡

年言山川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其始皆言禾稼次言祭祀乃以福祿終之○韓慶源曰心以民為體民以君為心情類為一則君德厚而民亦厚

祭方之牲東青南赤西白而北黑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疾蟲螣去與雨得雨全繇乎日德政詩中却不明說只欸曲叙神能驅之雨能澤之而所以致此者自可想若指定上邊相感循操豚蹄而望歲也亦淺之乎為頌矣

豳雅總來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治天下之道盡矣厥本力田故四詩關政治得

失列之雅也若豳風七月陳民間衣食之原豳頌載芟良耜詳國家報賽之自風雅頌皆有豳以周家王業起於稼穡不嫌繁稱叠舉○楚茨春祭於抽棘知之玩一抽字明乎棘長不斷不務芟柞也信南山秋祭於剝場有瓜知之玩一信字明乎不信先嗇不耑剝理也甫田夏祭於省耜知之玩一倬字明乎不明徵法不恤農若也大田冬祭於省歛知

按雒水兩處朱元晦曰此只就洛邑言之○茅蒐陵目茅蒐一名倩草昭謂急疾呼茅蒐成韎因以名其所染○孔仲達曰韠蔽膝之衣○

毛氏曰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孔仲達曰珧蜃甲也黃金謂之璗

鄭康成曰世子能繼世位其爵命賞賜盡與其先君受命者同而已無所加也

陳允字曰講武事不忘武備乃久福祿而保邦家之道後世知晉武何以能久安乎

之玩一大字明乎小視田工不思矜處也各就其力田光景登而歌諸廟以示訓序皆刺幽王無謂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賦也韎茅蒐所染色也韐韠也合韋為之奭赤貌六師六軍也此天子會諸侯於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

自古天子所都必據大川通四方朝覲貢獻輓為易觀禹貢自見韐以蔽膝而韋弁韋衣在其中韎則染色也六師天子六軍總

七萬五千人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賦也鞞容刀鞘也琫上飾珌下飾亦戎服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賦也

雒邑四戰地先王特以耀武藉西都為根本若棄而恃東都便肩寒背薄何能保其邦家乎此黍離致恨幽平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輔慶源曰。為諸侯而使天子見之悅樂如此。是以譽處矣。

[illegible]源曰。[illegible]中而[illegible]外。彰著備美。固宜其有慶也。孔仲達曰。此華亦以黃為盛。謂[illegible]有黃華者。惟花之華紫赤而繁。黃則[illegible]不同。鄭康成曰。華一時而黃白。[illegible]色非不具而變曰也。

武既都鎬。扼險守要。尤恐子孫深居西北。漸與天下隔絕。故周召復營雒以朝諸侯。一則使子孫睹形勝知警。一則使臣民瞻天威知儆。萬年之長慮也。〇幽王失道。農荒其業。戎不除器。故於大田後次瞻雒。陳古道以示刺焉。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覲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興也。此天子美諸侯之辭

華葉相承而光盛。興君臣相得而益章。〇

雒邑一朝得覲之子。則致治保邦良策。上有以慰求治之聖心。故傾析肝膽。無復留恨。

裳裳者華。芸其黃矣。我覲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興也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覲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興也

又借華色不同。以興文章之雜。絲及威儀之盛。美爲言四駱也。齊色徵其不忒。爲言

陸德明曰。左陽道朝祀之事。右陰道喪戎之事。[illegible]多才多能[illegible]于朝。有功于國者。故左右無不宜。

[illegible]谷曰。[illegible]歎舊子孫之美。曰我覲之子。宜有光寵。宜有章。宜有車馬。何為落寞至此也。末章[illegible]曰。唯之子。先君子具有如此。是以子孫似之。見王不御。其賢亦忘舊德矣。

一沃若也。柔從徹其匪傲。非我心恣。貌不[illegible]形容至此。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賦也。言其才全德備

左右當頂六轡沃若來。言能馭世若馭馬也。有馳驅如意之妙。〇兩章合看。或黃或白。當是左之右之之興。若興止四駱。意味翻薄矣。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序以爲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絕功臣之後焉。諸儒則承上章立解。通篇重我心寫兮句。一見投契必有動入者。一文章一威儀一才德。有是種種好處。纔能邀譽處之榮。遺又是心寫張本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四句

詩林詩正卷五中終

輔廣源曰四章雖皆頌禱之辭然亦寓規警戒勵之意。

王介甫曰屏之爲物藩外以蔽內也

胡新安曰此亦戒之之辭○王介甫曰戢則不亂戢則不敬凝厥受福多

桂林詩正卷五下

武林後學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桑扈之什二之七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祐 興也

桑扈竊脂也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

首以桑扈交飛而有文興君子上交而獲禧○和風惠日禽獸亦多昔天地間唯樂是普同底故曰樂胥君子坦衷易行可親可樂故宜爲天心所福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興也

君子者領袖小國者也樂胥故能作其藩衛上節天默受之此言人顯藉之○王制千里外十國爲連連有帥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伯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賦也

頂上萬邦之屏來敵所所以捍也不特捍而已抑亦以爲法焉三不字註作發聲反辭豈不斂不愼而受福有不多者乎一說

輔廣源曰彼交匪敖亦有戒意。

深定宇曰即韓周之翰四國于蕃文武吉甫萬邦爲憲等辭參之則此爲天子宴諸侯而頌禱之詩無疑。

君子樂胥似收斂矣而彼不知戢似只愼矣而彼不知難受福多矣而彼不知那深一層解有味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賦也

觩角上曲貌交際之間無所敖慢則我無事於求福而福反來求我矣

兕觥雖設而不用旨酒柔和思與共飲彼所以上交者一於無慢惰而已其福自緐亦謙德有必應爾○兕善觸故罰爵以其角爲之

桑扈四章章四句

以諸侯爲方伯屏蔽萬邦者也故以桑扈起興○桑扈二種一青質嘴曲食肉小宛率場啄粟者是一素質翅與領皆鶯然有文章則此所引是也左傳九扈爲九農正扈民無淫春扈趣民耕種夏扈趣民耘耔秋扈趣民收斂冬扈趣民蓋藏棘扈爲果贏鳥桑扈爲蠶驅雀行扈唶唶晝爲民驅鳥宵扈嘖嘖夜爲

頴安成曰四章皆頌禱之詞○鄭康成曰鴛鴦止則相偶飛則雙飛○孔仲達曰畢謂掩以掩物羅謂張以待鳥

程文山摧莝剉也秣穀飼馬也

叢驅歐老遷畏畏則趣民刈畜今不得晏起先王名官主農桑事亦都有杆圉民生意在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興也

畢小罔長柄者也君子指天子此諸侯所以答桑扈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興也

石絕水為梁戢其左翼斂左不用而右便故也

此章亦須中有然也鴛鴦鴛鴦飛而起不安棲水常恐畢羅之及顛倒而睡不安交頸

常防外患之加即前章維水維武意天子安不忘危而以此卜年卜世福祿無疆豈其宜乎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興也

艾養也

乘馬在廄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興也

綏安也

乘馬謝周道之勞而就在廄之逸則有摧以摧之有秣以秣之萬年福祿既養且安

輔慶源曰上之禱下斯思述其德下之禱上則但極其頌禱之情而已若不敢有擬議者敬之至也

頴安成曰首六句弁酒殽兄弟皆述燕樂事創賦而實興伊何興豈伊異人相應又似興

後七句八句則皆比擬

亦唯君子為能享國長久知此適應上章保其家室恰恰對針

鴛鴦四章章四句

據序交物有道則于飛畢羅有弋不射宿之意在梁戢翼有鳴鳥不飛之意奉養有節則無事委之以莝有事委之以穀夫周明王之所以愛國用也不得泛泛作頌禱讀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

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賦而興又比也

弁皮弁蔦寄生也蘿菟絲也此亦燕兄弟親戚之詩

王者燕同姓多服皮弁故從此說到飲食上人知蔦蘿得松柏而弱者有依不知松柏亦得蔦蘿而強者有蔽此本枝相應周家王業所以久遠也幽王骨肉傷殘邪曉得這情事特地把未見既見分箇憂喜後一章醒動一章註泛指燕兄弟親戚似只

輔慶源曰物得其時則善矣與羅其時矣之時同

孔仲達曰盛陰之氣在雨雪而為霰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散而為霰○劉須溪曰相會之始為此危辭感動以極歎息耳○朱惠城曰君子於兄弟觀感情無窮而日有限則宴聚亦情不能已也

讀得一半文字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賦而興又比也

怲怲憂盛滿也

較前章意同但怲怲不止心無所棲泊也

有臧則所悅懌亦非取和樂而已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

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賦而興又比也

阜猶多也將大雨雪必先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

說到末章將霰必有雪與起時事然到底不露本旨善解者須知言今夕便有明日危亡未保意言維宴亦猶云天下事無可為唯有宴樂已耳○大戴禮曾子曰陽之專氣為霰如彼二句隱隱說亂始於父子兄弟禍遂延於天下國家斷不爽也他年驪山之慘實兆於此

小序曰諸侯刺幽王也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

劉安成曰詩皆言燕悅賢女意雖之關雎亦可謂得性情之正者

孔仲達曰箋云四足之美有麟兩足之美有鷸○輔慶源曰碩女適及其時以美德來配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斷當依序說為是不得與行葦伐木同看但幽王時危亡已迫而不自知族人與國同休戚無孫忠告故因王不能燕同姓反就宴樂上說來漸及危亡可懼以警悚之煞有深情非望王宴樂也亦不只是刺王便了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賦也間關設舝聲也舝車軸頭

鐵也無舝則脫行則設之此燕樂其新昏之詩

風有關雎所以興治雅有車舝所以救亂昔褒姒嫉妒無道並進德澤不加於民惜無淑女以配君子玩連章德字可想其有○到卒章方點明新昏來不知首章早說箇親迎底車又緊接思孌季女便是未成婦之詞也惟有德音敵得良友豈不真可燕喜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

已而教誨之也。

貝仲達曰上引入從此故言已無所女此詩已就入故言已日無德

陳定宇曰心寫以得遂其觀德之思也

劉須溪曰高山二句極思慕之情而語益好仁者以之世者讀詩也○朱豐城曰於六轡與而斷章取義用於行道進德之喻亦爲切至

燕且譽好爾無射 興也依茂木貌鷮雉辰時爾即季女也
鷸來集林與女來教已皆可喜者又以二
彼字相應爲興○雉有十二種鷸者爲鷮
尾長而走鳴行止不能自舍女有取節焉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
無德與女式歌且舞 賦也
嘆美新昏而無以爲情只覺物之輕德之
薄○自愧無德亦惟女有令德故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

詩正　卷五下　七　大字□□小十二

我覯爾我心寫兮 興也
析薪而葉盛所得副所求故取爲已得令
德之興我覯心寫情發乎性矣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
爾新昏以慰我心 興也景行大道也如琴謂六轡調和如琴瑟也
它詩如組如舞皆狀六轡之柔從以形容
曰如琴則離形而言聲其諧和中節調
協宮商不惟寫物新巧亦有似夫婦情愛
意寄之況○山高道大故可仰可行騑服

輔漢卿曰一章望其切故得甚再二章德來教故好無厭三章言我無以與女女宜有以相樂四章言我心傾寫與女見誠之至五章專始終而言之

陳孝嘉曰青蠅微物驅之使去而復還猶小人可惡又復難遠詳其情心傾險故當以象易鑒之

御良故可以迎季女至此纔說箇慰心豈
要私情欲云爾乎
車舝五章章六句
小雅鹿鳴宴群臣常棣燕兄弟伐木燕
朋友而獨遺夫婦吾以識刪詩深意焉
一曰防微慮事不入於朝故不雜好樂
於燕饗一曰雜好昏禮必端其始故獨
垂內職于後來此詩曰令德德音如此
而後家理國治是以昏禮尊於朝聘和

詩正　卷五下　八

於射御不必與鹿鳴諸作共絕也爰內
絕不下一刺語惟陳古昏禮以迦令之
專寵而廢嫡者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比也詩人以王好聽讒言故以青蠅飛聲比之而戒王以弗聽也
讒人有讒人之才讒人有讒人之知既已
置身於人意中變亂是非忽然陷身於其
事外實繁有徒蠅似蠅之往來者衆天下
惟易知險惟簡知阻只要君子能以豈弟

鄭厚叔曰棘榛皆所以爲藩者欲外之令遠乎物也○孔仲達曰構者構合兩端令二人彼此相嫌交更成亂也

劉安成曰首以青蠅與君子對言故知以蠅聲比讒言下以青蠅與讒人對說故知是興○歐陽永叔曰齊詩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其飛聲之衆可以亂聽猶言衆蚊成雷也

孔仲達曰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左右謂筵上之人殽核與籩豆對故分言之其實殽亦爲

存心讒言何處投入無信看得自然爲妙
○營營不獨聲小人徵逐之狀亦似之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興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興也構會
交亂也已與聽者爲二人
止于棘止于榛即止于樊無二意合來是
箇罔極人以爲皆在戶庭外也而孰知已
遊衽於几席盤盂間矣所願有豈弟君子
始終無信讒底根因不待驅之使止而讒

自止爾○交構兩字揣出小人情態
青蠅三章章四句
幽王聽讒人之言國本幾搖故詩人推
本於讒而作此諷諫之前漢書昌邑王
傳曰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
石以問郎中令遂遂曰陛下愼之詩豈
弟君子無信讒言陛下左右讒人衆多
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

核○濮陳氏曰射勝二人相對以決勝負曰耦○劉安成曰燕射主於飲酒獻酢旅酬後而射乃命耦射舉司馬命張侯樂正命遷樂於是乃射

王介甫曰先王用酒嘗以祭祀有大禮斯有大樂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劉長樂曰言文舞則武舞可見言笙鼓則八音

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
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
的以祈爾爵賦也初筵初即席也楚列貌殽豆實也核籩實也旅陳也設樂人宿縣厥明將射乃遷樂於下以避射位也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射夫既同比其耦也獻猶奏也爵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觶也此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此詩
古者將舉大祭預於澤宮選士而射禮行
焉其列左右陳籩豆則未射而飲嘉也鐘
鼓設舉醻逸則將射而飲嘉也獻發功祈
爾爵則既射而飲嘉也著飲之人即是覩

德習禮之人○射有大射賓射燕射此大
射將祭擇士於泮宮張皮侯而棲以鵠也
賓射諸侯來朝與射於朝張五色侯則遠
國屬又燕賓客與之射於寢張獸侯則王
以燕恩賓如司馬司射三耦衆耦皆是射
夫兩人爲耦天子六耦諸侯四大夫三多
者爲衆耦祈爵求中以辭爵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衍烈祖以洽百禮百
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

非必因射而飲者飲在射先因祭而飲者飲在祭後言飲初禮樂則必不至于亂也

輔慶源曰溫溫其恭威儀反反抑抑始治也幡幡怭怭屢遷屢舞終亂也飲酒稍不謹必至於此做做比遷僊則甚矣側弁之俄屢舞傞傞則又甚矣不知其郵亦甚於不知其秩○輔子聯曰中言其亂而終箴之

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賦也此言因祭而飲者始時禮樂之盛如此也

既射於澤宮以選士矣於是而舉祭則樂和而禮備焉而子孫獻尸則奏能而飲尸三酢一也賓客獻尸則奏時而飲尸三酢一也飲止此也寧有踰越者哉○室人於賓客中取人令佐主人爲尸設饌名曰佐食三獻禮成又多爲加爵此原是獻尸禮非就賓客所酌之爵再加滿也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賦也此言凡飲酒者常始乎治而卒乎亂也

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賦也號呼呶讙也僛僛傾側之狀郵與尤同俄傾貌傞傞不止也此章極言醉者之狀

蔡元度曰燕禮曰射人爲司正○呂伯恭曰此言人君燕飲之儀○輔慶源曰欲其不至於醉而但告以勿大甚蓋溺於酒者病根只在一念字漢人罪無事故飲無事則怠矣

射祭之法是曰飲法以言其威儀則卒度也即欲幡幡怭怭僛僛傞傞而不能也以言其笑語則卒獲也即欲載號載呶而不能也以言其坐則子孫賓客以分之而何有於舍遷以言其飲則一飲百拜以成之而何有於既醉以言其出則采齊肆夏以送之而何有於不出若合此則爲秩違此則爲郵故曰飲酒孔嘉維其令儀正見今若此無復有儀矣第不知秩已乎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賦也謂告由從也使不醉者告之若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從者勿語醉而妄言則將罰汝使出童羖矣况敢又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也

因祭有飲即或備言燕私而序賓序不傷一射法與飲相終始焉不者州閭之會賓客一族坐彼原不知何爲德何爲儀何爲福是一羹酒而非法酒也至不得已立之監以糾

小序曰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

劉安成曰此詩惡醉酒伐德及反覆言威儀事與抑同然抑言女言爾皆公使誦者命己之詞此言賓言爾亦公自謂也歟

輔慶源曰此詩與賓之初筵相類詞簡而意切矣不須其得者亦皆敵之至不敢加以形容也

其失佐之史以書其過又不得已設爲童
羖以難其罰彼且駭爲奇玩爲戲矣又誰
聽乎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韓氏序曰衛武公飲酒悔過也今按此詩意與大雅抑戒相類

按序主武公入爲卿士詩以戒王與莊
直說公悔過者別近解味初筵及篇舞
即酒誥飲惟祀德將無醉也又誥云爾
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大吉多爲

陳諫而作故入之雅若云悔過何不列
之風乎愚意篇中不知秩不知儀及不
醉反耻等句武公即醉何遽至此況因
射而飲因祭而飲俱諸侯事應得從小
雅載之至此有譏者辨之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興也

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興也

鎬固四塞之國也殽函占其左隴蜀據其

鄭庸成曰天下平安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弟然安也

小序曰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右韓魏中山齊魯宋衛其腹心乃至其拱
趙南荊襄東青兗西巴蜀皆處腹心手足
之列若環衛我元首者實維鎬京而王在
焉大宅中以扼要害是宜可以樂且飲矣
故於在藻之魚興之非藻也而何能首尾
咸暢也哉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興也

居必有所依而後安魚之藉蒲其屋此也
我王之宰則鎬其占勝乎

魚藻三章章四句

此詩註中泛說諸侯美天子並不指幽
王今按盛代天子譬若神龍變化莫測
迎之不見首隨之不見尾者也安得以
魚目之況鱗潛願深若淺水有藻而魚
在其中大首長尾一望可窺又况於蒲
生近岸不幾愈淺愈廹乎惟幽王在鎬
自謂安居而不知危亡之將至也故此
詩與序云思古之武王或者不斥言王

朱豐城曰予乘予衣禮亦厚矣而猶以爲薄蓋先王僚諸侯如此吾非能加於常禮外則有歉然不自足之意

李三山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王介甫曰鸞聲言聲之和無敢馳驅故也

穆然遐企感慨未可知但反覆飲樂亦
恐非微勝實錄耳宜細參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袞及黼 興也此天子所以荼魚藻也
王饗諸侯大牢其鉶羹之芼牛則以藿菽豆之葉也何者應筐筥何者應筥一物不敢僭差況車馬衣服乎錫車馬以分氏族錫衣服以別官階周禮金路鉤樊纓

九就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異姓以封衣色玄繡以龍首卷然謂袞九章之一黼黻於裳則第八章也皆錫上公以衛列侯○王命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如號公晉侯朝王皆賜之玉五穀馬三疋非禮也及鞶鑑賜鄭遂失鄭伯心皆是其[illegible]按度
處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興也

朱豐城曰禮以齊遬爲敬彼交匪敖則萬福所求彼交匪紓則天子所予

孔仲達曰軍行在後曰殿取鎮重之義故曰殿鎮也

李氏迂曰紼所以維持舟者○輔慶源曰葵之言天子揆度諸侯之心而知其底蘊

王使人于檻泉中來芹爲饗諸侯之菹夜
因事起興前五句皆叙來朝者之儀到末
句方驗其至止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賦也 [illegible]
侯服此芾幅見於天子恭敬齊遬不敢紓緩則爲天子所與而申之福祿也
赤芾三句正入覲時事赤芾服屨垂於股而蔽膝謹拜跪也邪幅束脛利趨蹌也一命再命天子之褒嘉錫予臣必有言以將

之與首章錫予應福祿放開說因上以爲薄而此又申重加厚焉者也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興也
天子之邦指王朝言殿邦亦只就來朝說衆諸侯玉帛同會故云萬福并其臣亦辯治相從而至是矣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興也

輔慶源曰首言寵錫之厚而心猶以爲不足二三章言其始至見時恭敬爲天下所孚四五章則言其德足鎮邦故申言之又欲其至而無勉強也一有勉強則怠矣

舟繫於紼與臣結於主義正相似重天子葵之句古來天子待諸侯有禮只是曲體得他心事到自然稠叠申重所以諸侯樂於親近龍光也優游非云假豫寫出彼交匪紓情事

采菽五章章八句

歐陽永叔曰弓之爲物其體往來詩以興九族王者親之以恩則內附不則亦離叛而去矣

王者御世奬勸人心惟禮而已幽王[illegible]火戲諸侯禮教不明故劈頭從等威言之試觀君子來朝其車馬必謹[illegible]

駟可按也衣服必辨亦皙邪幅可按也彼上交者濟濟侯度是飭逮臣下亦平平辯治而他可知矣蓋諸侯散處四方猶楊舟以汎汎靡定禮數失則親疏隆殺之宜亂而諸侯因以解體故章末著葵之葵字與首[illegible]之[illegible]之正[illegible]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興也

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

國家本枝相倚宜親不宜疏宜厚不宜薄自是至情所關至其乖離也不得已而乃有翩反之嗟

輔慶源曰上位在德元風俗之樞機也故爾[illegible]其[illegible]甚速不可不謹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　賦也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　賦也

節節相承說彼民何知上所習爲而又禁之乎胥然胥傚即上好下甚之機也特分出令不令來世能得幾個善兄弟如何不交病此對讒人言愈見爾教要緊

王介甫曰民莫良心不念彼己曲直則怨○輔慶源曰[illegible]以相怨之[illegible]終戒以不遜之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賦也

兄弟以取爵位故相怨怨民故讒生焉寧復望有遜讓不知其終亦必亡耳讓則何怨之能生而已亦未嘗不安也

輔慶源曰此必指言當時小人有讒己以求爵位而不度其不勝任者如食比食饇之無厭如酌比受取之太甚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比也

讒人一意貪取官祿力慾而休不顧其後來之患也因而明詔之曰爾腹宜饜足矣酌取亦過量矣深以警悟之

胡新安曰母教云者申二章爾教之義而禁止之也君子小人以位言○劉辰翁曰小人樂於不善而王又益之不善之教相蒋不可脫矣故陳以爲上之道

劉安成曰盛雪見日氣則自消正如此

[illegible]然有恩間慶[illegible]如[illegible]大[illegible]拔我用[illegible]

劉安成曰此篇和萬邦必以親九族爲本此先王深仁厚澤所以有常棣伐木行葦諸詩也乎此所刺則失其治平之本也

母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此也猱性善升木不待教而能也言小人骨肉之恩本薄王又好讒佞以來之）

善惡惟上所道耳罪不在下也導之以惡

其升如猱速其附如塗與塗堅然先王有

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爲之孝友

故曰與屬甚不易易乎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此也）

讒言之遇明者猶六花之見朝陽彼信讒

者匪直不棄斥而又加寵焉以長其奸足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此也）

雪消於此必流於彼亦猶佞讒而去之矣

其如無禮義而相殘賊者何哉○髦西夷

別名昔人適伊川見有披髮野祭者曰不

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已而楚子

果遷陸渾之戎於此此詩識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尊位重祿同好惡此周道所以勸親親

小序曰刺王者之不可朝事也○孔仲達曰[illegible]名可以蹈善亦可以蹈惡故以[illegible]王心無常數變動也

劉安成曰王者躁動無常行多逆理無得自[illegible]病也

孔仲達曰以誅放殛之目四

也幽王以馭貴馭富之典而爲說人相

爭相軋之端徽猷替矣角弓物弓凶器

故以此起興其勁而背則反弓也蓋而

緩則老馬也狡黠善祿則猱也自汙之

人則塗也變黑爲白愉于肌膚則雪也

言殊性異不通於化則蠻髦也詩人於

卒章深致憂思正望挽本旨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

予靖之後予極焉（此也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蓋諸侯皆不朝）

（而已獨至則王必責之無已如齊威王朝周而後反爲所辱也）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

予靖之後予邁焉（此也邁過也）

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之所之諭以自

衛也人亦孰不欲來朝修其職業者特以

王無厚往薄來之誼將欲自靖而反重譴

過曰極曰邁總見誅求無已此菀柳所爲

作耳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

亭靖之居以凶矜 興也居猶徙然也凶矜遭凶禍而可憐也

鳥飛戾天止矣王心雖止此亦幽王公案

獨是旣誘其責以爲不能靖而又逆料其

凶矜請臣爺何到此可想周衰之勢

菀柳三章章六句

歌菀柳者罪可誅也夫分茅王之土[illegible]

職王之臣貞臣死不足以爲恐亡不足

以爲虞逆畏其誅求而先避之甚[illegible]

哉卽曰王谿壑也臣不當如流水耶其

王心不得逞多矣先畔者所求十不得

一焉後畔者所求一不得焉未之也已

又何臻乎至于居以凶矜亦臣憂也亦

臣耻也亦臣罪也乃竊竊然心幸之故

曰歌菀柳者罪可誅殆苞稂之漸也夫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

句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彼都人士狐裘黄黄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

史記魯仲連曰齊威王朝周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往周弔齊後往周怒于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威王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生則朝之死則叱之誠不勝其求也

黃慶源曰容飾之符言聽之發容言如是其儀可知殆舊氏所作

歸于周萬民所望 賦也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儀容之美而作此詩

從後追想純是嘆惜語氣卽外可以徵內

妙在不改有章上周指鎬京明白是東遷

後作故云行歸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

不見兮我心不說 也

莎草以爲蓑笠緇布以爲冠言撮者制小

僅可持其髻耳首飾綢直如髮之本然謂

不用髲髢爲高髻之類而今皆不得見

矣豈獨此容飾爲然哉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

不見兮我心苑結 賦也琇美石吉讀爲姞尹氏姞氏[illegible]

世貴舊姓婣連王室故都人女謂之尹吉

苑結卽從不悅中懷想出來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

不見兮言從之邁 賦也厲垂帶之貌卷髮鬢傍短髮不可斂者曲上卷然以爲飾也

王介甫曰臺笠緇撮在野與衆偕作之服

小序曰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孔仲達曰尹氏周有外姓傳鄭石癸曰姞后稷之元妃

釋文曰蠆蠍也長尾爲蠆短尾爲蠍

孔仲達曰、欲髮無髲而有曲者、以長者垂竹欲之、不使有餘、短則因曲以爲飾、自是揚起也。

魯申公曰、爲尹伯封作。○輔慶源曰、厲王流於彘之後、都邑蕭條、如被殘敗、但以周爲

埤雅曰、藍綠皆易得之物、今以憂思罷之。
輔慶源曰、薄言歸沐、恐君子之或歸也、好善者婦人之性。○劉長孺曰、既踰於期、猶未瞻見也、六日未久、尚且望而憂之、況遲久者耶。

禮大帶垂三尺曰厲、髮末曲卷而尾長曰
如蠆、思欲見之不可得、故曰見則我從之
行矣、仍是思得甚底意思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
不見兮、云何盱矣。賦也。旟、揚也。
士有帶非故垂之、女有髮非故卷之、頂上
來申言不事修飾、雅自閒美、爾其如不見
何哉、雖欲不望、云何而可不望。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周既東遷、望西州風俗之美而傷今之
不古若、自遷東而念西、故言彼也。讀此
詩、恍披一幅西京圖畫、周家培養教育
繞暢、道盛美光景、平王一旦拋却、遂以
資秦、詩人爲此跌惜不下、玩行歸于周
句、其亦恢復舊業之深長意乎。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髮曲局、薄言歸沐。賦也。
綠、王芻也。婦人思其君子而言。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賦也。

小序曰、采綠、刺怨曠也。

輔慶源曰、狩而韔弓、釣而綸繩、本非婦人事、設言如此、往必與俱、下章承上末句而言、亦望之詞。

詹與瞻同。
前二章是思、後二章是歸、判不相蒙、卽古
人所爲望極成癡、身忘是別也。○綠可染
黃、藍可染靑、婦人以之致飾、故詩正言之。
總之、夫者婦之天、夫不在、不事容飾、況以
憂思計去時之約、逾期不見乎。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賦也。
望之切、思之深、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賦也。

遠行從役、久不歸、于狩于釣、思其相從、此
未能相從也、如釣有獲、將從而往觀焉、一
串事、但不得作實事看、若說我思如此、宅
日之子歸來如此、便是呆夢。
采綠四章、章四句
此仕者處衰周之世、室家恐其牽繫、乃
賦歸思而卽借懸射弋之樂以招之。會
二 士庶人室家懷念、不應入雅、若果大夫
行役之作、又似非可以五日六日爲期

鄒肇敏曰言宣王之德召伯之功。

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興也

宣王封申伯於謝命召穆公往營城邑故將徒役南行而營者作此

申者周之世昏姻也此南行徒役爲穆公營謝而遠事跋涉勞者勞之固宜○看下徒御師旅則南行總提連平淮亦兼在裡面爲是

劉安成曰我輦載任器於輦中也我牛駕牛於重載之車也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賦也

此章見召伯之遇役夫如此器本人所負

詩正 卷五下 二十五

持既行車以載之人輓以行至大車而又復有駕牛之車則爲乃營謝功成即今言歸便見得無久役之意

孫仲達曰[illegible]是師旅之人別師言之所以數上章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賦也

此召伯遇征夫如此上二句一串徒御言事師旅言人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旅僅五百人而師則五旅也班師振旅亦曰歸處

[illegible]師旅言烈烈[illegible]豈能自爲强弱哉[illegible]御之如何耳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賦也

玩此章則營謝與平淮兩事平叙分明工

謝疊山曰溉其土田則原隰平治其溝洫則泉流清。

役以戒嚴爲肅征行以威武爲烈非召伯率先不能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賦也

土治曰平 水治曰清

地有高下水道有順逆雖分言非兩截召伯告厥成功寔能安宣王之心此豈謝一邑之計而已哉

呂伯恭曰申伯之就封不遽則無以鎭定南服召穆公自爲卿士豈得辭其責哉宣王雖深居九重宵旰未嘗一日忘之功成而心始寧此眞知職分者

黍苗五章章四句 此宣王時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

此詩兼營謝平淮皆南行故以冠之二

詩正 卷五下 二十六

章任輦車行爲營謝也三章徒御師旅爲平淮也肅肅二句營謝也烈烈二句平淮也因謝行徹田土之事淮行徹疆土之事故末章總收及此舊解專指營謝似偏○宣王封元舅爲之城申備戎禍其子孫卒引戎弑幽王反以禍周烈是詩於幽雅中殆有深感矣

孔仲達曰桑宜在濕潤之所隰近畔宜桑。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興也

阿美貌難盛貌此喜見君子之詩

[illegible]曰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illegible]之○丘氏曰詩人自道其愛賢之意如

鄭康成曰我心愛此君子雖遠在野豈能不勤思之也

劉長桑曰光澤如膏曰沃

枝美則葉盛夫隰桑亦有然者矣見君子云
當必見其容儀之盛其樂可以言語形容
乎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興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興也

桑之葉盛極自然有光而其色黑也喜音
既見君子欲不樂而莫可禁直自情聯羈
密有如膠然總因德音非關私昵 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賦也

詩正 卷五下 二十七

遐與何同楚辭所謂思公子兮未敢言意蓋如此

凡人惟怍之情一落語言縱使纏綿况味
有盡此要看兩箇心字惟愛根蘇裏而發
不啻口出不謂便是藏之何能已已安得
遺忘

隰桑四章章四句

杕杜之飲食菁莪之錫朋蓼蕭之晏笑
一片傾倒至誠未有不可昭揭白之几
廟前者視隰桑阿難不忘喜樂先不言

朱元晦曰讀詩之法如此章誰言白華與菅尚能相依而我與子乃相去之遠何哉○孔仲達曰漚之柔韌異其名菅在野未漚者爲野菅

陳子嘉曰雲爲我而露爲澤

謝疊山曰嘯歌傷懷所謂長歌之哀過於慟哭也

愛君子樂君子者如何爾時一堂暱斂
兩兩無言但見云何不樂德音孔膠而
云何之心併亦藏之乎其不自知何心
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比也

幽王後得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詩

味俾我俾字便見之子之遠乎自遠也若
我之獨亦乎實俾之傷哉乎心何嘗忘君
耶

詩正 卷五下 二十八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比也

英英輕明之貌天步猶言時運也猶圖也

前章言夫婦之情乖此言時運之適厄○
雲氣當夜上升降即爲露以澤物不猶者
漫不經營爲國家大計特提天步艱難四
字以危竦之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比也

豐鎬之間水多北流碩人尊大之稱亦謂幽王也

池水有涯亦能灌田豈尊大如王而不能

孔仲達曰無釜之竈其上燃火謂之烘。

程正叔曰此章自傷其意之不能動王也從自憂戚視我邁邁而去。

埤雅曰鶖一名扶老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頭高八尺。

王介甫曰鴛鴦能好其匹雌雄相從不失其性幽王不一其德鴛鴦之不如也。

行其寵澤乎無限悲傷正從懷念而起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比也

采薪本為烹飪乃止以燃火炤物有如煁

后被廢一般維碩人使然我心雖勞無可

如何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比也

鐘一鼓而聲聞中外若相應也我樂不予

是憂念無奈曾不我顧也所謂者罔聞知

者此爾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比也

鶖禿鶖也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養鶖而棄鶴也

二物皆食魚然在梁飽而在林則饑矣后

被棄後三迴五想再言勞心而碩人之僉

猶不敢替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比也

禽鳥匹耦兩翼並棲戢左以保內舒右以

防外亦其德也變妾廢后非但喪心亦既

喪德衛風刺夫婦之相背者亦曰士也罔

劉安成曰夫之有婦所以相配有匹者以配己己亦卑也

梁三山曰此詩辭命雖多大抵與綠衣相類

劉安成曰一詩中首之子斥王也繼稱碩人又稱之子

[illegible]不能繫

孔仲達曰卷阿云有卷者阿如丘阿是丘之[illegible]也

極二三其德正此意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 比也

扁卑貌 疷病也

石據卑則履之者亦卑傷王之不知尊貴

已也仍復以之子之遠俾我疷兮結之始

猶自為憂終且為王病始終有序而不亂

后亦賢矣哉

白華八章章四句

后怨而不怒若終猶有望者故仰瞻天

路俯察人情在草願為菅比茅束之纏

綿在野願為茅承白雲之餘膏在田願

為稻沾北流之微浸在薪願為桑作烹

飪之輔藉聽鐘聲以留心嘆有感而必

應嘯斯鶖而得飽悼茲鶴之在林見鴛

鴦而戢翼悲之子以無恒於時綿綿不

寐眾念徘徊我固不足愛兮抑何子之

自卑兮不思夫履石兮矣俾我之獨疷

緜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

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

興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爲鳥言以自比也

鳥飛遠道不能無因而至止此借來寫出勞人依棲以成功名肺腑○鳳鳴高岡士自貴也鷄鳴幽谷士自賤也周秦升降數已兆於詩中矣

孔仲達曰教誨分先後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鄭康成曰士無倅車後車即倅車猶所云副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

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比也

兩章爭差止在隅側趨極四字上深奧爲隅邊傍爲側極亦即趨之所至也錯甚分別靜讀一過搖尾乞憐總不能無望于援引者後車載之疑是閒釣渭奇遇丟然故

三章一詞

緜蠻三章章八句

小序曰微臣刺亂也大臣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

按序以爲刺大臣然天下才人多有心人少古高才厚蓄當其未遇直六月息耳一旦負青天搏羊角九萬里可坐致也寧甘作俛仰態乎玩前篇唯恐失而才薄故不無借力于人分明起下士氣格特次之小雅末以志感

李三山曰瓠葉新生可以爲菹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賦也

此亦燕飲之詩

物薄而情厚主人聊供清酌客不以爲薄也○四章都說君子有酒此非從交有與但不必在王家宴嘉賓上看

嚴[illegible]曰瓠葉以爲菹不必嘉殽一兔以爲[illegible]不必[illegible]燕賓客貴德貴[illegible]而已矣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賦也

有兔斯首猶數魚以尾也毛曰炮加火曰燔亦薄物也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賦也

炕火曰炙酢賓既卒爵而酌主人也

一兔也何足爲賓舉者然獻酢之間兩情歡洽則禮賢之誠亦有可藉此以將者

胡[illegible]安曰主人既飲酢爵欲酬賓又酌而先自飲以導之然後復酌進于賓謂之酬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酬之 賦也

天下惟聲氣感求淡交而永酒唯有自君子能酬皆君子一流人也後賢莫卑會差

陸谷守曰蒲在藻不有物聊寫一二因見微
陳無佚之詩有啟言其豐者愈觀見也不識
言其淺者此詩是也

歐陽永叔曰漸漸高石悠遠山川序其所經
歷險阻遠道之勞耳

近此況。

瓠葉四章章四句

此詩或疑幽王沉湎淫佚故極言簡儉
刺之若曰何必竭水陸晝夜剝民自
侈乎。愚意瓠葉兕首只是友朋燕飲[illegible]
味不須粗作刺王說國家凡事可省禮
賢一節安可草率而一獻一酢以當大
烹亦甚迂濶不倫也。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
人東征不遑朝矣　賦也將帥出征經歷險遠不堪勞苦而作詩也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
人東征不遑出矣　賦也卒[illegible]之末沒盡也不遑出[illegible]但知深入

西師習原野故利在平地東則崎嶇崩束
於關隘也有大水必有高山山高足以吐
雲水大足以泄雨即天日潛蘼深入險阻
猶不勝仰高臨下之煩矧漸石摧車高巖
礙馬窮川接山輒凌萬頃者哉不遑朝不
遑出真有局前促後無可柰何意。

歐陽永叔曰[illegible]
古心胡新安曰畢星好雨月[illegible]之離畢而
雨星象相感如此

[illegible]曰乃采薇出車等[illegible]有此事而
[illegible]行者不[illegible]言勞[illegible]之[illegible]上之人
未嘗念其勞而行者自言之不置也

劉安成曰甚者黃之盛也。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
人東征不遑他矣　賦也豕涉波月離畢將雨之驗也

東多雨非西師所便乃終久之。四蹢白
曰豥豥者躁疾之言坤猶馬喜風豕喜雨
故天將雨則豕進而涉水波也。久役何堪
逢此景勞苦思其安暇及他乎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通篇三不遑句最有意遑者暇也。[illegible]
畫策精神出于暇豫今種種不遑如此
全副精神只好應對山川雨水如何有
工夫料敵制勝此王師不振而周衰亂
所繇已。○曾申公以為桓王伐鄭序以
以下國刺幽王戎狄叛之荊舒不至役
人久病於外詩中皆無實據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比也詩人
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苕附物而生雖榮不久故以為比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比也

周室之於諸夏猶衣有領木有本取深根

鄭甫田曰牝羊本首小今也頭瘦反首大而身小

小序曰戎狄交侵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而傷已逢之

小序曰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謝疊山曰東山采薇出車杕杜諸詩序情閔勞皆以室家之望者爲說而爲夫民血氣嗜欲豈有異哉先王以民待民幽王之待民匪民也

固帶之義不特以在上而已今苕雖居高在弱而依於物所自恃者微矣雖華芸黃葉青青識者將知其不久也○陵苕即本草所云紫葳亦名凌霄紫赤而繁分黃紫白紫及將落則全變爲黃矣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賦也

首句喻周衰求其復興而不可得次句喻周將亡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笱中其去也須臾而已總是饑饉後景象有如此者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是時景王崩王室亂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有漸石自應有苕華耳人皆貪生而茲獨興無生之感豈其情哉蓋兵淫土滿水陸交窮人之生趣殆盡矣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興也

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詩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興也

說箇經營四方則此征夫未嘗不効忠戮力於國家至久而不歸并室家不保無復生人之樂豈不可哀

孔仲達曰視民如禽獸以役民在野也○郭景純曰兕一角青色重千斤

鄭康成曰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棧車輦者

謝疊山曰苕之華言時物凋耗民不聊生天下困窮矣何草不黃言役使勞擾視同禽獸人[illegible]

[illegible]其無復可爲此黍離之降而[illegible]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賦也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興也

芃尾長貌棧車役車也言不得休息也

上云匪民又云匪兕匪虎總是征役罹遑朝夕皆坐怴迫中如車行大道了無休歇日子哀哉斯民眞所遭不幸矣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孔子嘗讀詩而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此豈言窮耶嘆民窮也此又在東遷後敬平時矣周家歷年八百民享樂利者僅及百年餘皆在干戈饑饉之中噫幽王一敗而不可復振豈天之劫運使然雖文武盛德亦無以善其後也耶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桂林詩卷五下終

熊勿軒曰文王大明緜天子諸侯朝會之樂也其後述文王王季德業與大明緜同意生民文武行葦既醉之孫旱麓亦受釐之樂思齊追述太任太姒太姜之德若棫樸言文德下武有聲皆兼武事行葦下四篇爲受釐之辭公劉下三篇爲陳戒之辭則又其曉然者矣

小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朱漢上曰文王在上昭于天之辭上徹於天與天同德也○王介甫曰不顯其言其顯不時其言其時○胡新安曰文王之靈在帝左右若陰有以相之卒歸其文德而武王孫之伐商以有天下

桂林詩正卷六上

武林後學顧懋樊霖調父編著

大雅三 說見小雅

雅以大者尊天子也總是咏歌祖功宗德雖翻覆嘆美中具有嚴肅莊一之致故合正變而不易其名焉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賦也 周公

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本於此以戒成王

通篇大旨在敬天法祖然敬天之實又在法祖而已爲嗣王者不可忘先人之澤忘則無本又不可恃先人之澤恃則無志歷溯商周之際乎彝攸分不繇得子孫不凜然念且驚也直說到萬邦作孚纔能法得文王纔能事得上帝○此章只首四句便了但公告誡詞有盡而意無窮故申言德顯即於昭之謂命時即維新之謂陟降在

彭蠡陵曰亹亹不已之體陳錫百世士亦顯世不已之驗○黄世英曰文德澤及其臣士非惟周召尚父之徒與周無窮而餘亦世竭忠貞以輔周之孫子

補傳曰天所以佑周士傳世之顯者非爲士也爲周也自文王時言則文之身以多士寧矣自成王時言則文之神亦以多士寧乎

帝左右亦即在上之謂惟有德之顯乃以有神之昭末句特奇遠其乘彼白雲至於帝鄉公實恍見文王在焉方能言下親切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賦也

文王非有所勉也純亦不已而人見其若有所勉耳故今既沒而其令聞猶不已也是以上帝敷錫于周百世爲諸侯而又及其臣子亦世世修德與周匹休焉

我周之興始自文王生爲上聖沒爲明神皆在帝左右之靈庇而爲之也天下食報

各當其分如文王亹亹不已自宜有後即如文之臣之輔周者亦宜有後也及物深則維繫固定非一世二世之澤豈天私錫哉要看得上下文皆串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賦也 此承

上章而言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傳世之顯也

周士業已世顯矣却又謀猷勉敬總繇王陶淑之久故生此以爲周幹而周亦卒有

孔仲達曰此作在成王時也從後見其歸周推本而美之耳○輔慶源曰正言文王所以聖與於昭于天今聞不已止在敬之緝熙上○嚴華谷曰四章述文王以敬德爲受命代商之緣

嚴華谷曰不以文王爲念則將噬臍矣此述殷士祼將之事以爲戒○輔慶源曰最可念者莫可悲也故於此呼藎臣而告之

所恃以爲安則文王孫子本支百世未始非多士之助矣說賢才之益於王國全想見文王能造士本領方妙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賦也

從前說了主臣世顯特地指出聖德之要來只一敬字德容穆穆猶可學而敬不可學也大命所集於商孫子見之下又詳言衆不勝德程子嘗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

帝於此詩足信○多士厥猶翼翼即天吏也稱爲顯世而非虛文之緝熙敬止即天體也身爲在上而非褻處有五服甸侯綏要荒周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要夷鎭蕃是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賦也以天命之不可常也故殷之士助祭于周而服商之服也於是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

嚴華谷曰德者民之所歸得民斯得天承成王念祖而鑒殷也

呂東萊曰凡欲體天命者當法天然天無聲臭可象惟儀刑文王則天德全矣○嚴華谷曰七章即上鑒殷於祖之意

德有斷續斯命有去來康誥不于常宋主此意至大之命集焉而骨肉之親不可得而留靡常之命定焉而豪傑之士不可得而挽說得恁地痛切當下以念祖提醒便自是猛省○灌以鬯酒灌尸郊特牲曰人尚臭天官小宰凡祭祀贊祼將之事故將爲送周弁殷冔夏收皆冠名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賦也

緊頂無念爾祖句後王誠祖是念也安得不以脩德自存且安得不以殷事自惕夫繼體如成王亦既稱賢矣公作書尚曰毋若殷王受即此宜鑒之意噫況其中材者乎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賦也

一步緊一步語人主重視命誠欲珍用其身定力行乎善以驗之𦤺誠欲善善自底

劉安成曰、一章以文之德與上帝之命對。二章言天命周。與四章言天絕商對。三章言命周之代臣、[illegible]商之祼臣後嗣。[illegible]殷後言、殷商七章又先言鑒。[illegible]法文亦對、與互言之。周公以告成王者、告天下後世意遠矣哉。

小序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鄭康成曰、聖相承其明德、日以廣大、曰大明。○朱豐城曰、惟天不可信、此爲所以以不易也。○[illegible]南曰、紂所恃尊所傳正而使不挾四方、其不可恃如此。

定須速度乎殷以折之天天無可變文王陟降左右則文一天也故終以儀刑作孚即前念祖意而申誡之庶幾不常之命可永保不至爾躬而遏絶也已此所謂法祖爲敬天之實

文王七章章八句 今按此詩其於天人之際興亡之理、丁寧反覆至深切矣、故立之樂官、而因以爲天子諸侯朝會之樂、

通七章如連環貫珠不過言周家雖有文德是以受命後王亦必脩德如文考能保命但言事者必在其徵舉理者必明其據故惓惓以念祖爲言可鑒殷亦正惕以念祖而始終言脩厥永者此也曰於昭不已者亦此也脫不得緝熙敬止句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賦也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挾有也將陳文武受命故先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達乎上下去就無常紂居天位爲殷適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蓋以此耳

曹氏曰、摯仲氏任、繫於姓而言之、乃季配也。[illegible]曰大任、繫於[illegible]長。[illegible]不[illegible]順則[illegible]有大任以[illegible]其德。○陳定宇曰、有配偶之實、復有嗣續之聖、故生民言姜嫄及姜[illegible]。此言文王及大任下言武王及大姒、皆是也。

天棐命者能造命故命有不可信者天也而其亦有可信者君也惟有德易以王則難諶之天終將轉而爲無貳之天矣成王冲年踐祚周公恐其信天命以挾四方故把往事示警後乃敘文武有德受命事總見得維王之不易○開口說箇明明在下便將天命一手握住但有其格之下者未始不上有其監之上者未始不下甚難乎上下達字妙雖未說出文武而意已寓乎此矣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賦也將言文王之聖而追本其所從來者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

我周有天下必曰文武然未有武先有文未有文先有季醖釀非止一身積累非僅一世其舉殷之四方而有之豈非以明明者在下乎哉詩人本欲說文德翼翼却將婚娶生子鋪敘在先何等生動○曲禮生

嚴華谷曰、此言文王之德天人所與也小心者敬與天周旋遂能懷來多福○朱豐城曰、聖德敬為大非有心求福與求輔也而上受多福下受方國使敬一毫欠缺一息間斷則不可謂不聞矣

劉須溪曰、前言王季作之合者言父母而已此言天命作之合然則下章篤生武王又非人之為哉

曰妻死曰嬪此生而曰嬪周禮立九嬪
官婦人有德之稱故書嬪于虞亦生稱之
也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
德不回以受方國賦也小心翼翼即前篇之所謂敬也文王之德於斯為盛
德行有王季因不回有文王而必本乎下
心翼翼何也敬者德之輿也終日間潤
區區對越上帝即百福駢臻曾無一念覬

詩正　卷六上　七

倖直上直下容何邪曲而不禁四方來將
有受之而已故知明明中自有感通之妙
在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
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賦也大
莘國也子大姒也將言武王伐商之事故此又推其本而言非人之所能為矣
與自彼殷商來嫁于周節同意但前將婚
配孕育一齊追述此欲言天篤武王先從
其生武者徘徊眷顧以有赫之精神臨

嚴華谷曰、五章述文王親迎之事○王臨川曰文德纘天就為之配大姒能之故備禮以定其祥

朱豐城曰、有大任為母復有大姒為婦故謂纘言一德之有繼也既生文又生武故謂篤言天命之匪懈也其伐商上順天下應人故謂燮言無慼德也○劉須溪曰燮伐者當伐則伐也古人厚故稱大商

累代之世德相通敘其將其地并敘其配
之氏族禮非偶然更覺鄭重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
舟為梁不顯其光賦也大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張子曰造舟為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為天子之制也
婚禮凡六此既卜吉而以納幣之禮定之
亦謂納徵也稱曰天妹隆其名自應隆其
禮總根天作之合句來○爾雅註造舟比
船為橋維舟連四船方舟併兩船特舟單

詩正　卷六上　八

船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
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賦也言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纘大任之女事者維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於我也
一路鋪點總因武生有保右伐商之命故
盛稱大姒為周嘉耦伐而曰燮則文之明
主於敬武之明主於和也○文生祖甲三
十一年又二十年而武生商道幾微實開
周業發昌之兆莫為為之非天而誰

呂東萊曰紂以如林之衆當王者裒暴之師計衆寡則必殺矣然將方一心奉天討豈得以衆寡計較哉此設爲虛詞以形容之也

朱公遷曰此述牧野事然言檀車不及矛戟言駟騵不及弓矢言鷹揚不及徒御所以然者殷人之不敢久矣焉用戰會朝清明所謂一戎衣而有天下也○陳定宇曰篇首明明以德言篇末清明以治言然不緣明明而清明非德之明者能乎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賦也此章言武王伐紂之事無貳爾心蓋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決也設言以見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也

承上保右來到此則天之篤我周也非殷監于下命于京而直臨于女師商衆如林曾不若我師勃然起信我王以無貳爾心當時周誓有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武雖欲不實伐大商也其敢違帝命乎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賦也會朝會伐之旦也此章言武王師衆之盛將帥之賢伐商以除穢濁不崇朝而天下清明所以終首章之意也

戰地則寬矣兵車則鮮矣馬匹又復強矣以尚父爲上將而佐王肆伐非黷武也尚者世界陰曀至甲子昧爽而後撥亂反正奏功如神益泰誓直以永清四海爲心茲一朝頓還清明之天如此豈必俟牧野孫

[illegible]三山曰大雅之詩謂大明小雅則謂小明○輔慶源曰此詩作以戒成王使成王思天之命不易祖宗之非易得則兢兢保守自不能已

曹𪧐陵曰公劉以前稷業衰微能不絶其緒故以緜緜況之○劉安成曰周人盛於岐稷雖稱而始於公劉居邠此生於后稷而

師商辛授首之日乃知天監我周赫赫命集哉明字與明明相應○騵馬白腹曰騵殷尚白赤加白上主周勝殷之象王師東伐及河雨注雷疾太公率衆先涉陳甫列而雨止清明八百諸侯大悅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通篇重明明兩字以天字貫與明於武可敬不可信也商紂信而恃之不料遂爲所棄周家一味其勤小心雖到牧野

侯興亦待群情贊決方敢曰無貳總是文之明明在昭事武之明明任變伐然天下清明正明明德於天下也文德武功要知功不離德開散敘次把周家夫婦祖孫父子君臣歷歷如畫而興亡治亂響谷影隨真足令嗣王動色相戒故是鉅筆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比也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大王始遷岐周以

不留於颯民遂靡生矣故將薪遷一初也。付主沮漆又一初也

張子厚曰書稱太王肇基王迹方其去豳民皆携持而隨之固未嘗率之也王迹之始莫大於此蓋民歸之則天命之矣。

李三山曰太王遷岐衛文遷楚丘未嘗不卜然君謀既有定議乃卜洪範所以先乃心謀卿士庶人而後卜筮也○王介甫曰止命臣民

周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

全詩要成王知周家初業極微後來爲因爲家積功累仁邠從這裡創也邠猶瓜之有瓞相續不絕也蓋國之生民不於安樂於患難所集者厚則其初必厲所開者甚則其始必詳甚矣造基之微而實巨也○瓜變近本所生必小于前歲所生瓜作來歲種子以其小如瓞名瓞纔取土于地覆築而堅之爲土屋以居曰復或鑿地以居

曰穴兩者皆若尾器之竈因謂之陶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賦也朝早也走馬避狄難也滸水涯也岐山之側也

羌俗僻處土室爲能計大事而況狄難及之乎其與俱至岐下爾時王季之生未卜何有文王然周家得民心之始王氣所鍾早從走馬率西基之矣

周原膴膴菫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玆 賦也菫烏頭也荼苦菜契所以然火而灼龜者也

止於是時命臣民以上功之時○嚴華谷曰三章述太王定宅於岐也

楊慶源曰首二句民居定而衛以營立矣三四句民田分而衛以耕治矣五六句總言其從西來東凡耕始營爲者無不盡也

劉民樂曰二章言遷三四章先營民居後民耕種此始營公室焉○嚴華谷曰俾立室家定其規模而背若營作則先廟故其序如此

首二句輕借苦味之化甘徵地土之肥美也洪範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庶人謀及卜筮吉然後築可以免暴露而定新都岐亦天作也哉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賦也

定居治田只是爲民經營底始事詩人細敘來覺有一種周匝意思見得創業之精詳○凡公宮中立迺左迺右乃闢地置邑

以居其民根率西水滸句故曰徂東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賦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其縮版而築也位處皆先以繩正之既正則束版而築也獻上下相承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

周禮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也致衆庶令徒役則屬司徒國都中區其宮室前一區爲外朝朝會藏庫皆在焉後爲市市四面有門民居分左右外朝左則宗廟右則社稷營工作未興體式已定起

謂俾立至造作在繩直版載之後[illegible]

正廟貌可觀矣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 賦也此言治宮室也鼛鼓長一丈二尺以鼓役事弗勝者言其樂事勸功鼓不能止也

前四句合來是版築事赴工者衆用力者齊所築自然堅固而平直也鼛者春秋傳魯人之皐取其緩也上之使下以仁常主緩而不迫故名鼓以鼛下之事上以義常

欲敏而有功以鼓節之不止故曰鼛鼓弗勝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賦也王之郭門曰皐門王之正門曰應門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冢土大社也

二門立而社繼之營作將畢有進於不拔一者蓋百堵皆興鼛鼓弗勝則人心之樂[illegible]可想其忘勞迺立冢土戎醜攸行則國[illegible]之方張無阻於動衆然皆在定民居分[illegible]

輔慶源曰此又承上章獨詳版築者垣墻以閑其外奉此而其中衆役可知又比之他工最勞迫於皆與弗勝則人之樂事於是為至矣

朱元晦曰書不聞諸侯有皐應者則為天子之門明矣太王立岐社武王既有殷國立周社以為太社猶漢初令民立漢社稷也〇王臨川曰宗廟宮室內事也自內及外故於卒章言立冢土

田以後王者之重民也詳乎〇考索天子五門皐者遠也明最在外次庫次雉取其文明應門則居此以應治也又次路門取大之義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賦也肆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蓋聖人不能必人之不怒已但不廢其自修之實耳然太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於其後則木拔道通言能盛而混夷自服也蓋已為文王之時矣

統前一時草創而其制大其計遠後世無

以加焉故厥問翩從愠而起其始混夷不服而太王不隕其問其後文王受命而混夷自然總之敘周家王業創作艱難有時而轉積累使然耳〇柞棫材理易白直理易伐可為櫛巾幅又可為矛戟矜維喙者張喙而息也矜趨之狀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賦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言昆夷既服而虞芮來質

呂伯恭曰此章或指太王或專指文王皆未安玩下章言虞芮質成則此章來圖當通文王而言

輔慶源曰質成芮之訟此聖人事然豈一人能致哉故公以為臣之助多識成王者切矣所謂四臣有此四等非止四人也

小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輔廣曰歷述太王積累之基見成王任大責重不可不謹戒而保守之耳

其訟之成於是諸侯歸周者衆而文王蹶此動其興起之勢是雖其德之盛然亦繇有此四臣之助而然

服昆夷者文朝虞芮者亦文厥生大哉然
文王猶自惴惴乎震動欲解六州之從已
也無異乎去幽者之皇皇也維時實有臣
隣共羽翼之予至今可低徊而臚列之結
尾特爲推功四友與次章點綴內助者千
古開闢大關繫非老臣輔導陳戒者心縈
此婉切

緜九章章六句 一章言在豳二章言治岐三章言宅四章言授田居民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言作門社八章言國又王而服昆夷九章遂言文王受命之事

全詩總以緜緜瓜瓞爲比民之初生瓞
也到文王蹶厥生瓜也然從後想前與
妙如瓞蕃門社者復穴土處之報也瓞
喙者走馬避狄之報也二國質成因臣
勤治則太王姜女胥宇築室之報也迫
昆夷服而中夏之治滿四十國附而元

劉安成曰一章二章言左右近臣歸向文王

朱監城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二章言人心趨向見於祭祀之時三章言人心趨向見于征伐之日○孔仲達曰璋群臣從王行禮之所奉頒命曰太保秉璋以酢其証也○王介甫曰涇在周地興所見也○嚴華谷曰文王未有六軍以大雅所述王者之事統言六軍○陳北溪曰汲汲追而及之何待戒命

后之勢集文武宜猷而手足腹心之誼
成都從小心翼翼至德服事中討出蹶
字神力總與緜緜句映炤見道一線緊
周家九鼎之重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興也

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而人心歸附趨向之也

人才培養厚則効用奇故斧斤入而棫樸
見其材賢士歸而人主彰其美辟王曷稱
濟濟正惟有左右趣之者共相與縈懷詩

耳○棫白桵也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芃芃
然豫斫爲薪至祭皇天上帝及三辰則聚
積以燎之與大宗伯槱燎文同但神有尊
卑故禋祀實柴槱燎異文而實則一也此
說炤下文更貼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賦也

半圭曰璋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左右奉之亦有趨向之意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興也

用人若薪槱則用而不匱助祭內事也于

朱元勝曰此篇只說雲漢章于天周王壽考豈不能作人上面引起下面說畧有意思傍者不須深求簡過便得

孔仲達曰上下句相承所追琢者即金玉也○劉須溪曰綱紀亦即作人之意○朱元勝曰追琢作人只說他鼓舞底事功夫細密又在綱紀綫索內[illegible][illegible]都動

鍾伯敬曰此章纔見人心歸文文能有以作之也○歐陽永叔曰雲漢在上爲天之文章

遡外事也或內或外亦皆左右趣之而歸附不異則文王之濟濟見矣并振作綱紀之道至矣故下文暢言之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興也

倬大也雲漢天河也在箕斗二星之間其長竟天文王九十七乃終故言壽考

士氣至商末造衰薾甚矣全藉上邊一鼓鼓舞奮發成章然作人又非一日能得恒象聖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正此稱壽考意雲漢章天亦以久故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興也

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相質也勉勉猶言不已也凡網罟張之爲綱理之爲紀

以辟王爲大冶乃不得躍出于冶中以辟王爲大維乃不得播越于維外說到綱紀四方大趣大小趣小仍然左之右之無不宜之俊髦忘其美介冑忘其力皆在我王勉勉提攜中耳直照應首節看○追琢者共成相前之用相者已成章後之體

棫樸五章章四句

謂賢人在朝爲國之光彩○王介甫曰文王作人外則使有文內則使有質

嚴華谷曰首章言文王受祿以德也○陳北溪曰君子之求祿也樂易而已其諸異乎人之求歟

詩人咏文德其曰濟濟勉勉却不露德字只將人心歸嚮以之爲依摹寫聖化妙處而所以然者可想新標是備材之法追琢是造材之方綱紀是羅材之局有其永年而又有其永心此人心所以在王也非有作君作師實實操契于上烏覩變化若此乎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興也

旱山名此亦以詠歌文王之德干祿豈弟言其干祿之有道猶曰其爭也君子云爾

詩咏文德開口說箇干字與末章求字呼應蓋兩間嘉祥之氣皆人[illegible][illegible]成之不總不與乎慘遲而以樂易相迎始終只豈弟爲本非有心求祿也惟與生材惟天佑德旱麓而榛楛楨豈弟而祿在中有自然不爽之妙○周禮地官有大林麓中林麓小林麓立林衡之官掌之又山虞連職楛榛皆可爲矢魯語肅慎氏貢楛矢春秋隼集陳廷楛矢貫之亦以楛木爲笴也

孔仲達曰圭以玉爲之指其體謂之玉瓚瓚是盛秬酒以黃金爲勺有鼻口酒自中流出瓚狀如大勺柄長一尺口徑八寸下有口徑一寸則瓚如勺爲所以承之也○輔慶源曰承上言不得求之意

輔上蔡曰飛躍猶偉圖繫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詩人言此氣象則天作人似之

李三山曰福豈以騂牡得哉古人事神以告潔曆香其事之也故有德則受福○劉安成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興也

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黃流不注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福壽而福祿不降於淫人矣

玉瓚重器也黃流芬香之味非在此中無以薦馨然則福祿豈容干得有盛德斯爲祉降之緊緊醒出前章未了意思○周禮鬱人掌和鬱鬯本草注鬱金草其花十二葉百草之英二月生狀如紅藍者之用爲鬯合而釀酒以降神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興也

相楸于曰鳶之在下無力及至乎上魚身直趨而已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並豈弟君子而何不作人乎言其必作人也

棫樸稱作人這詩特從中篇亦補此兩句須知國家以得人爲盛能興起賢才正福祿絕大事○鳶性鈍而以風作之則高飛魚性潛而以氣作之則忽躍詩以况作人大可思

淸酒旣載騂牡旣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賦也

曰上玉瓚故言騂牡此柞棫故言茂密○孔仲達曰上章祭以受福此言所以得福者正以爲神所勞矣

劉安成曰言文王之求福紛施以積之不爲回邪之行以取之也

輔慶源曰棫樸旱麓皆言作人蓋人君達賢則歛福是又能有此福而與其民也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興也

兩章文根作人來見無怨無恫宗公實式靈之蓋福祿云者非豈弟寵澤在身也陰陽之休美當合萃幽明之間而豈弟云者亦非豈弟慈祥在抱也仁孝之精神直交徹人神之際說到此纔大纔實○味介勞兩字君子實有凝休集祉本領用得一段鼓舞氣力在先神乃以是撫慰之耳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興也

葛藟施于條枚依附纏綿了不可解造物非回曲以殉君子君子亦安行回曲以邀物乎卽此言祿卽此是福卽此言求福亦卽此言干祿合來造化人事總一豈弟爲務○表記引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引用此條亦可當求福不回註腳

旱麓六章章四句

語曰太和在成周宇宙間文王只一味和不驕欲到上下人神連飛潛動植

王介甫曰、齊者母道也、媚者婦道也、爲人母盡母道、爲人婦盡婦道、此乃陳氏嘉門、此言文王之所以聖、本于大任大姒、使文王頭父臨母將、不[illegible]乎門文王之聖其妙難處其難然文王處其中之難能又處其易

黃[illegible]曰、此言文德足以和神人、治家國、足備[illegible]京之意、其序則先尊而後卑、先親而後疏也。

雝雝、爲治人之本。肅肅、爲事神之[illegible]。簡[illegible]而心齊、戒懼、入雖無厭射而[illegible]、以爲純、亦不已之實。

有不期合而自合之觀、其云作人格神。

總借來形容文德、如前章髦士六師等語、切莫呆實看了。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賦也。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也。

聖德不可測、其可測者惟求有所受而神有所傳、特將大任大姒一齊拈出、見文之聖於茲與有力焉、不宜認煞。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賦也。言文王順於先公而鬼神歆之也。

通節於神則享、於人則和、見得宮府一體、朝野合則、而宗公所以悉與、寡妻所以刑、誰爲爲之、併下雝肅都自此含醞了。○御音迓、有箇迎治天下機竅在。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賦也。

首二章齊字刑字俱是敬、媚字惠字俱是和、此直接出雝雝肅肅來、只將字義倒換。

嚴華谷曰、此章言從容中道也。○輔慶源曰、[illegible]其所遭[illegible]事、如昆夷玁狁之伐、崇黑之四[illegible]、昔戎疾也、大數不能免、特處之有道耳、此樂天、非聖人不能也、亦式從心所欲、亦入不思不勉。

劉須溪曰、兩章肆字皆言其效。○嚴華谷曰、此章言惟天下至誠爲能化也。○呂伯恭曰、聖人擴充萬世者、無有大於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

陳定宇曰、文王之聖、生之有賢母、助之者有賢妃、然文王固資於大任大姒、而實能修身以刑于寡妻、三四章皆言修身事、未不特成己且成物矣。○王介甫曰、初言大姒則化成乎內也、終言髦斯士則化成乎天下也。

更翻理脈、原貫摘摹聖人全副心神活現、遂爲前後大關鍵。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賦也。肆、故今也。承上章言文王之德如此、傳所謂性與天合是也。

文王在母腹中便有教、在閨門中亦爲學、故習與性成、透出得理欲源頭、不待顯射而後持之力、又何待聞諫而能進於純、先提戎殄明乎大難猶然、則居平不必言。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賦也。造、爲也。承上章文王之德見於事者如此。

前面都說聖德、而精神全在卒章古之人無斁句、攝盡今天下不待文王而與底能有幾、彙像非文王至德和敬貫徹、行周何以一時長幼皆得成就到俊人田地、錄今追昔、安得不景仰稱爲古之人。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全詩只嘆文德之盛、俯仰無不奏合[illegible]

接來惠宗公卽在廟肅肅、刑寡妻卽在[illegible]

程伯淳曰此泛言天佑下民作之君長使得安定也天惟求民所定故君不善則絕之而必求誅有德使王天下

宮雖雖說他是天縱底却又亦臨亦保說他是人助底却又亦式亦入大矣化矣迄於今金玉之典刑雖邈棫樸之餘澤猶存低徊嘆美不能已已後起者百男之裔也仰繩祖武又當何如哉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賦也此詩敘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此其首章先言天之臨下甚明但求民之安定而已彼夏商之政既不得矣故求於四方之國苟上帝之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於是乃眷然顧視西土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為居宅也

全詩大意在莫民然莫民非明德之君不能篇中把帝遷明德說大王其德克明說王季予懷明德說文王總見上天立君為民而周家世受天命本此○上帝威明一眼覷善安民當屬何人將有所置於此必有所誅於彼慭不即遣其以俟之大王勢固然術岐周開基非帝誰與拓此土者正

歐陽永叔曰本周作宅之始岐民樂就皆共刊除林木而營理其居○輔廣源曰首八句人事也後四句天命也蓋斯因其死斃而拔去之灌栵因其叢列而修治之檉椐凡木則芟除之檿柘美材則模剔之○彭廬陵曰大王之遷詩以為帝遷之蓋帝以主宰乎天書言天其申命用休正此類也

彭廬陵曰斯拔斯兌林木間有方與未艾之象周既得地為君又得其人非人力所能故詩又托為帝省帝作○朱元晦曰大王欲立賢子聖孫道濟天下非有愛憎之私也是以大伯不為而受者不為貪○胡景元曰季非以伯遜而後友之使彼當遜國友之者亦若是而已○朱豐城曰大伯當立不立文王可為不為皆謂至德非王季無以成大伯之志

從四國究度來何等鄭重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啟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賦也岐周之地本皆山林險阻大王居之人物漸盛然後漸次開闢如此乃上帝遷此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遠遁又為之立賢妃以助之是以受命堅固而卒成王業也

前只說得此維與宅到此方是大王承命以闢險驅夷而啟疆事首八句從人地面畫出箇誅除草莽來帝遷明德大王

辭不得辭串夷載路昆夷欲不遁去亦不得不遁去也最奇在忽揷厥妃而又因天立詩人冷覷半吐連下文大伯王季文寄都收攝在內故遂央之以受命既固云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賦也言帝省其山而知民之歸之者益眾矣於是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蓋自其初生大伯王季之時而已定矣然以大伯而避王季則王季疑於不友故又特言

非武王無以成文王之功，武之存易知而季之友難知，此詩三嘆詠於王季也

朱豐城曰，此章美王季特詳，至文則但言靡悔而已，然其德無間，是以其福無窮。帝度其心，使之能權，故能受讓而篤慶。○嚴華谷曰，類者明之充，君者長之推，比者順之積也。○彭廬陵曰，克長出乎其類，克君則居人上而為之君，王大邦則可以朝諸侯有天下。○孔仲達曰，王季君其國耳，以追號故言王

王季所以友其兄者，則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於文武而奄有四方也

上下文都說王季文王，中段忽入太伯，此與次章插合立配，一般道周大關捩子叁

秉乾蠻統者明德之君也，然有陽而無陰，則德不足以毓德；出震握符者繼明之君也，然有任而無讓，則德不足以衍德。惟伯用晦斯有季之明，惟季篤慶而明不掩其晦斯有伯之錫光，而晦不驕其明，君臣父

子兄弟之間，全憑這讓培植，非詩人想會不到此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賦也，克明能察是非也，克類能分善惡也，克長教誨不倦也，克君慶賞刑威也。言上帝制王季之心，使有尺寸能度義，又清靜其德音，使無非間之言，是以王季之德能此六者，至於文王而其德尤無遺恨，是以既受上帝之福而延及於子孫也

天欲報人祠宗，未有倖而予其孫子以福

胡新安曰，此文王興師之始，必原天命以見怒非出於己私。○朱豐城曰，密敢距大邦，不知事大之禮；侵阮徂共，不知恤小之義，此理當怒而王洪必誅。○鄭康成曰，按解遏不若，解作止字妙

劉安成曰，書法潛師掠境曰侵，此詩固非如春秋例，然既按徂共之衆，密人退歸，周遂侵之，蓋亦出其不意也。○嚴華谷曰，阮不幸與密隣，幸遇文為伯也，伐崇有訊馘伐肆事，而伐密不言，是師次境，密即服矣

者，倖而予之，使德不全而及於孫子，亦且危殆而不能受。當時王季紹烈，昔帝有以裁制其心而安定其言，以德產德，文之靡悔，實本王季來，見受祉施孫，若此良不易易，非只平敘一番世德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賦也，設為天命文王之詞，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羨，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

造道之極至，是以密人不恭，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此文王征伐之始也

劈頭說兩無然，分明指出文王本領學問。若一有畔援，便不中正；一有歆羨，便不剛大。因本來無私，到絕頂，故雖怒而得不怒。共即阮地，而末二句總明兵非黷了，足無畔援，無歆羨意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賦也，矢陳，將側

方鄉也

文王伐密而程邑作方其安然周京時嘗
嘗念及徙都哉自常情觀似謂貪其土地
詩人獨知文心故復原初陟岡侵密乃曰
我陵我阿我泉我池密人無敢陳兵飲水
者辭直理正威靈氣燄殆所謂帝王之師
出乎萬全耶度其鮮原以下即前篇周而
對天下實事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

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
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賦也

鉤援所以鉤引上城所謂雲梯者也臨臨車也在上臨下者也衝衝車也從旁衝突者也皆攻城之具也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伐崇也

步步說帝謂總是與宅作邦文無一毫膚
謀天卒與之而莫之能敢抗故前節其德
誕登命伐密而克剖此節其德順則命伐
崇而無敵而豐邑於是乎作矣○不大聲

張子溥曰不以聲色爲政不以革命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歸焉其惟文王乎○嚴華谷曰崇侯譖文王而文伐之發於修德義文王奉行天討故所伐者非私怨所罰者非有命也

以色則不事外飾不長夏以革則不幾私
意正明德之實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
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
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賦也

類將出師祭上帝也禡至所征之地而祭始造軍法者言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群神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

章分兩段意邦自聯始非示怯也終亦非

恃強合無侮無拂文王唯仁義並行而周
業於是大矣民於是奠矣帝臨於是慰矣
天爲四方擇令主必爲一代鍾世德豈獨
私於周哉○王漁聽謂任左故不服者殺
而獻其左耳曰馘類尚書傳其禮依郊祀
爲之兆師行矣曰肆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一章二章言天命大王三章四章言天命王季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密七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

上帝予奪無遷不爽未嘗以小惡遽斬

李三山曰文所伐者崇耳四方服從以伐當其罪於○程正叔曰聖人之伐未有不俟其革心聽服者不服然後攻之

小序曰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朱元晦曰文王默順帝則只是非勢自不可已文王心事惟孟子識之故七篇告國君莫非勉以王道

曾申公曰文王遷都於豊作靈臺奏辟雍周公來之以訓嗣王○呂伯恭曰作臺主於望氣祲觀民俗以察天人之意一張一弛無非爲也○輔慶源曰勿亟子來兩句申說上四句○問亟子曰不欲亟而過勞者愛民之仁其子來而忘勞者事君之義

人祚而其眷新主也亦必待世德暴積厚流光而後加之且周之興王大得力尤在太伯王季讓受交關盖天爲他定宅因爲他立配時將生王季文王乃先生箇太伯顯得周家命脉鍾靈待奇故章內言帝者不一而終以文德特兼於武豈人世意想所及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賦也

文王伐崇而後豐水之東有臺作焉登臺則在囿在囿則因觀沼觀沼因若非一事文未嘗王也即辟雍非王制也而曷以靈稱想當時其不忍役民一念至今爲烈故詩人追敘以神其事非只迅速疑神之說益經營創始愚民所驚戒期促事人力不及文乃勿亟恤民民反樂趨供役非實有王靈爲之鼓舞何以致此故合下囿沼而皆名曰靈

全子固曰鹿自如而不驚鳥翔集而不去魚亦躍出而自適則文王之時飛潛走伏皆遂其性也○劉長樂曰王在是徙御非少乃不驚不逸爲難得

段氏曰鐘虡飾以贏屬磬虡飾以羽屬鐘磬之筍皆飾以鱗屬設業設虡崇牙樹羽○嚴華谷曰三門皆水環之沼也於辟雍作樂也○張子韶曰古無此名其制始此及周有天下遂名之爲學而諸侯不得立焉○黃實夫曰樂不能已而言不能盡故曰於論

嚴華谷曰申言鐘鼓辟雍之樂詠嘆不能已○樂更端曰奏故九成爲九奏方言奏其事樂之不厭之詞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 賦也

囿與沼皆前經營所布置其中物類亦備遊觀者不廢也但使一一咸若爲盛大意全從王在二字上傳神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賦也

虡植木以懸鐘磬其橫者曰栒業栒上大板刻之捷業如鋸齒者也樅業上懸鐘磬處以綵色爲崇牙其狀樅樅然者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論言得其倫理也辟廱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曰辟廱

前二章並不見一樂字而樂意已含說到此忽轉一景界治世之音安以樂鐘鼓在列恍若心會曰此何聲乎於哉鼓鐘秩然有倫乃從學宮樂得聞此也今而始得王所爲樂有進乎遊觀者矣○學舞東序陰用事則習以聲振萬之什曰于彼西廱即此地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賦也

鼉長丈餘皮可冒鼓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公事也

戴敬峯曰文王未嘗無臺沼然日昃不遑旣爲民人必得所然後有此樂○陳定宇曰[illegible]臺鳥獸鐘鼓之樂樂之形也其樂也外辟[illegible]化道義之樂樂之本也其樂也內民樂[illegible]此夫

承上接下鏞維金表鼓兆羣音元和楷而
聲教抒想此殆務公時乎武王非真自樂
而已再鼓再和并隸腰有職將逢逢續其
響於未央矣緬想我文之世令人不能忘
情辟廱安能忘情鐘鼓不能忘情鐘鼓安
能忘情臺池鳥獸也耶非文靈之而其誰
樂之○攷八音之革皆以牛無廝鼉者鼉
鼓從黽其聲爲長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皆述民樂之詞也

靈臺辟廱一以觀天象一以育人才然
詩人點睛絕巧單在辟廱提出樂字來
當知上無失教則在天之風雲日星俱
可備陰陽之學下不梗化併在地之飛
走游泳亦可昭化育之功民能指爲靈
無能指爲樂也故玲鼓鏞而終之於樂
辟廱不必泥民樂解○武文云遊觀樂
事神合學宮不相爲恭總三代盛典游

陳紫溪曰哲王之在天則大王王季文王也武王在鎬京足以配彼在天者

三山曰作求如敏以求之之求○輔慶源曰孚字與書作周孚先之孚同豈一朝一夕之所能成

實有營御征行有慮從無所往而不與
俊乂俱記稱樂正司樂父師司成則樂
者固學士所常隸原非兩事況靈臺一
篇並列相爲首尾夫復何疑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賦也

此章美武王能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緖而有天下也

此篇下武或作文武或謂革命戎衣有尚
武意俱非確解看來只對天說武自應稱
下也周不特有哲王而且世有不特有哲

三后而且其沒猶然在天疇能配之者乎
其王乎于京猶言在鎬意輕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賦也

言武王能纘先王之德而長言合於天理故能成王者之信於天下也

康誥用康乂民作求謂等匹于商先王之
德也此惟三后一德武王承之乃能起而
作求焉配乎天故孚乎人仍是世乎德永
言要重看武之善繼善述者即在此實落
有一段精神綿亘在裏面且未說破孝字

朱元晦曰求其世德而成王之孚孝思就大於是○陳永嘉曰天下知法武德不知德之可法本乎聖孝○劉氏曰孝可爲法所謂德教加乎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

補慶源曰六章都叠上句獨四章承上言武既能成信又能爲法故上以孝感下以順應嗣服即作求作求嗣服皆是孝孝又即是順德

朱豐城曰繩祖武欲人繼武迹也武何迹惟信與孝○劉安成曰受祜來賀事見周顯王二十六年但秦以力周以德耳○陳定宇曰天且福之人將爲祚不徒賀之而尤佐之見人心藩屏王室之至

故下文頻稱永言。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賦也

上章配命命不屬天配即配其在天者也然則下土何法法亦法其所以成孚者爾凡情可解二人之情不可解故武自孝思無意示人則也人不能解於親自不容已於思亦如武之永言而已矣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賦也

侯維也

天下惟可法者自然可愛可傳人人不忍逆其君正不忍逆其覲維武有德德可應也亟轉呼前語以彼武所爲嗣服者曰永言孝思不亦昭哉一世之法乎而孰知萬年之法已在此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賦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賦也

孝莫大乎世德繼世業尤莫大乎垂萬世之德成萬世之業故兩章皆說箇於萬斯

小序曰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輔慶源曰首言武王纘緒而有天下中三章言善繼善述又有不已之誠末兩章言成效如此後世亦將繼其緒而久受福多得助也

劉安成曰四章以上言文王遷豐六章以下言武王遷鎬○胡鯨翔曰文王征伐皆求所

年根上嗣服來作求之神昭茲來許則凡繩武者蛇然爲嗣服而後人身膺之祿皆武王之祿則不但一時有繼體賀奕代無然恫此四方之賀又以順德者轉而應世德謂祜即三后之祜可謂佐亦三后之佐可永言孝思萬年一則也配京之功豈其小哉

下武六章章四句

古今帝王多矣獨武與舜以孝稱人只

知造周之業武維嗟一世之無君不知造周之德武能令萬世以有祖故前曰配後曰繩然配何容易必能參經權爲創守斯能轉否泰於飛潛周家有文不可以無武此下武之次文王特揭光前耀後重復頌美以見武始終是孝無有慙德處直與文王稿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同一贊法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

以安民觀所以成業之效者也。

孔仲達曰武功非獨伐崇而已須兼之倫皆是賜弓下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為作邑張本也○嚴華谷曰文王受命討罪自有[illegible]最後伐崇成德益著程邑不足以

營作豐居之誠得君道也築城章又明作豐厥心○陳定宇曰上言受命此言來孝見作豐乃天與前人之意○蘇子繇曰克崇作豐便是王業故以王后稱之。

王烝哉 賦也通疑與章同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

周自岐山肇業豐邑建而鎬京闢大意只在求寧為主蓋上天立君以為民也○開口兩句開敘起作冒駿言聲馳如駿之捷也想文王切於求寧而觀厥成功惟其功濯故其聲宏下三章正是觀成實事亦即求寧心事此處且未盡露出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賦也

詩正 卷六上 三五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賦也言文王營豐邑之城因舊溝為淢而不跟而築之其作邑居亦稱其城而不侈大皆非急成己之所欲也特追先人之志而來成其孝耳

文王居臣位實有君道守文德都著武功蓋創業之初非大張威武之烈無以震天下之勢非重遷居處之地無以新天下之觀然而皆本天命文特其受之也且城郛附於土地前人往往求形氣之自合後人因而更張之適以從其欲而已故曰匪棘

李董田曰濯如滌言明白而不昧○王能任曰惟豐之垣有形之勢王后維翰無形之勢也。

嚴華谷曰豐水注河者禹之功四方歸周者武之功蓋以武配禹皆除害濟民也。

[illegible]華谷曰建國居民教學為先故遷鎬而成[illegible]○嚴華谷曰四方先言西鎬京在西近

通道到此規模漸宏遠不其克君此業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賦也公功也王之功所以著明者以其能築此豐之垣故爾四方於是來歸而以文王為楨幹也

從作豐看來受天命而非專追先猷而匪棘至攸同著績維翰典歟文王之為孝子者不可為仁君乎人知允文文王夫誰知豐垣蹶武功作也以副求寧之志者在此則開東注之流者亦在此

詩正 卷六上 三六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賦也豐水東北流徑豐邑之東入渭而注於河故[illegible]四方得以來同於此而以武王為君此武王未作鎬京時也

武承文緒而居豐邑非有禹之功則水猶蹶以東注然非武王大一統起西流以據東南爲能闢四方朝宗而建皇王名號哉文王之有于實天下之有君也故宜以皇王烝哉歸之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

言先教化也繼伐之詩言教化見武王德化流行而人心服也

孔仲達曰豐水猶以潤澤生芑菜況武王豈不以澤及後人爲事乎○王介甫曰孫謀詒之以謀非翼子亦不能以燕也

華谷嚴曰考卜維王則王志先定矣其考卜所以審衆志也○輔慶源曰稽決於龜與謀詢於衆其議慮同○朱豐城曰惟龜能致謀惟王能成其事信乎其爲君也哉

王烝哉 賦也周家自后稷居邰公劉居豳大王邑岐而文王則遷於豐此言武王徙居鎬高謀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

鎬京左嶓冢右梁山控中原而下瞰江漢武王有見於諸侯朝覲者四夷來王者非豐邑可容也故作京於鎬而念首善之地爲教化之原向者靈臺辟廱猶爲國學今茲儼然天子之學矣君以治之四方攸同師以教之四方思服然則武之尚德不猶是求寧心法乎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賦也成之作邑居也此章言者述其事之言也

聖王治天下居陽而用陰陽者不謀之已謀之四方陰者不謀之人而謀之鬼築京考卜用陰之謂也開口說箇維王宅者先斷於心而後卜之洪範稽疑以汝則從爲主此與文受命作豐者何以異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興也鎬京猶在豐水下流故取以起興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武王之事也謀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

靖四方者纘西土之續詒孫子者終寧百姓之功葢兩后建都雖分其地而作豐宅鎬不分其心謀非一世之謀則業定非一世之業文王烝哉武王烝哉詩人深見二王足爲君天下者法故不禁頻頻稱之

朱元晦曰詩中言武功都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呂伯恭曰此詩未嘗一言及武王伐功何耶蓋創業詒謀非大告武功之前所能致也詩亦有言其意而畧其事者不可以一體求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既造其始則武王續而終之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於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

周業源遠而流長事莫大於文武文王

繼先武王繼文觀首尾四章直稱文王武王文始之武終之也中稱王后皇王者明乎繼諸侯而爲天子也文王伐崇作豐而王業始武王伐商作鎬而王業成文王求寧觀成以始武也武王燕子詒孫以終文也故曰繼伐然文王允文而有此武功武王於桓而鎬京辟廱說稱一張一弛文武之道此詩特合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

句

桂林詩正卷六上終

孔仲達曰媒來生産乳蕃故重其初至日用牛羊豕祀郊禖至高辛有吞卵之事以爲嘉祥故爲高禖天子親往帳其事后妃率九嬪從侍御於祭焉○鄭康成曰時有大人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之處○嚴華谷曰首章述姜嫄禋祀而生后稷也

桂林詩正卷六下

武林後學顧懋樊霖調甫著

生民之什三之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賦也姜嫄出祀郊禖見大人迹而履其拇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於是即其所大所止之處而震動有娠乃周人所繇以生之始也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命於天

厥詞民之初生本繇太王此謂繇后稷蓋

從南郊肅舉把稷配天起論肇祀始於有國有國始於生民非自姜嫄生稷始乎而直以爲帝者禋祀之武敏非帝不及此天只一點清虚上浮聖人稟此清氣降生下世做出教養乾坤事業來迫其功成此氣還歸天故聖一帝也帝王崇祖而以爲天配豈矯誣乃祖○嘗讀詩竊疑何以不及帝嚳后稷非嚳子也詩專叙其母名與獨傳其感生事後人疑巨跡之異爲妄抑不

輔廣源曰首言受孕之祥此言降生之易然上帝二句仍指祈禱郊禖事

[illegible]人同類物異類而無不有愛護之[illegible]人之所[illegible]同非人之所能爲也

曹粹中曰聖人一種穎而嘉種各遂其性則異可知矣○劉長樂曰旆旆穟穟幪幪唪唪皆異於常人所種○輔廣源曰言天性生

閟玄鳥降而生商耶。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賦也彌終也十月之期也達小羊也凡人之生必坼副菑害其母今姜嫄首生后稷如羊子之易是顯其靈異也

上五句只說得箇首生容易便足徵奇下三句緊頂上文反言而攸介攸止載震載夙就說不是帝難道連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也說不是帝寧康即含下居歆意。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賦也覆翼以一翼覆之以一翼藉之也覃長訏大載滿也

原根前生之異來到此屢棄而屢不斃又異也感動鳥獸尤異也后稷呱矣下方是收養後事。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賦也岐嶷

知非[illegible]聖得智以終言意

張子厚曰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嚴華谷曰方苞種褎言禾之苗發秀言禾之秀堅好穎栗言禾之實詳言成熟次序見稼穡艱難國家攸賴者視之亦備篤今后稷能敎民盡人事如此○曹氏曰生民之功本姜嫄不可遺也特表而祀之

嚴華谷曰六章述后稷教人種五穀以供祭祀也○劉安成曰稷始主祭則宗廟羣神之

就口食蓺六七歲時也

岐嶷承匍匐之下則爲能立傳以岐爲知以嶷爲識內有所知則外有所識故岐先嶷後蓺之荏菽只是兒戲事大豆揚起而禾而麻而麥而瓜瓞纍之稷亦有不得而知者此中豈非有天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賦也茀治也黃茂嘉穀也邰后稷之母家也

后稷之穡如此故堯以其有功於民封於邰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

穡是總名自蓺種迨收成無非盡人力以助穡事益后稷性勤耕稼之務而又學精畎畝之圖嘉穀告成豈一朝一夕所能致哉封邰主祀不只報后稷並推功於姜嫄也○周官大司樂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序在先祖以上尊之之至即此意。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恒之秬秠是

必省如此

胥庭陵曰朱子謂四者皆祭祀之事雖只指取蕭以下然舂蕪以及謀惟亦一時事特分將祭及臨祭祀以養事而始興則亦以養事而送養祭者報也亦祈也往可稱來又可與矣

稷是秬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恒徧也種於民恒謂徧種之也任猶任也負背負也稷始受國爲祭主故曰肇祀
自稷有相乃知有種自世知有種乃肆所以報稷所繇有郃以肇祀者乎秬秠既以釀酒醴而和鬱鬯糜芑可以供粢盛而實簠簋稷猶在田間任負而歸則備祀之用○魏王問子順聞昔上天神異后稷而降之下嘉穀答曰天雖至神未聞下嘉穀人曹美后稷能大教民利天下猶所謂稷降播種農植嘉穀也。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賦也我祀承上章而言后稷之祀也
前面細陳嘉種收穫以歸此則實實肇祀事也大意去繁用精不出享祀豐潔上說到載謀載惟既卜祭期遇助祭尤必三日齋七日戒供具備而養汚除去乃可親對越矣取蕭祭脂合馨以達氣於上宗廟與軷皆有尸燔烈之爲尸羞凡此者不致之祀使豐年之祥無或間斷后稷之肇祀而重農也如此夫○山行曰軷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以車轢之而去

朱靜撫曰上章方言后稷之祀此遂言今日郊祀配天夫豈尊於帝者不可格也而於之蓋自載謀載惟之致其誠取蕭取羝之致其誠載燔載烈之致其感固思無罪悔自是而公劉太王文武以及後王此心承長猶昔也則上帝用歆饗徒以物哉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賦也此章言其尊祖配天之祭其香始升而上帝已安而享之此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哉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閱數百年言周人世世用心如此也
大羹不和陶瓦無文至薄也上帝乃安然

歆之此惟肇祀者爲后稷繼之而載有明德脩其世業亦猶是后稷之告度迄今上帝眷顧曷有窮時○上帝居歆一句爲全篇肯綮總來稷實粒民以克配彼天而又成民以致力於神者也與天合德已見於有相在帝左右直著於迄今不以配天誰配哉

小序曰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胡新安曰閔氏云郊祀后稷樂歌已見於頌郊祀主於報故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此詩未詳所用豈郊祀之後亦有受釐頒胙之禮也歟

其詞簡此殆大臣助祀事之餘推原其所以尊者耳

朱元晦曰上四句興起下四句勿踐即莫遠意○鄒肇源曰兄弟親戚恩意本厚所以薄者只緣相疏故耳若常使情意浹洽相親相敬其於肆筵授几之事自有不容已者矣○劉辰翁曰肆筵行燕禮授几優老也

凡興國肯始德之本此詩要尊后稷却以天字貫稷本響子因感生帝武徑作天之子看子應與父同食又本堯相因職承帝有徑作天之相看相應與主我饗言下見神靈之佑氣脈之垂後嘗不忘所自若一味稱功便與頌詩無別

文配帝有我將之詩后稷配天有生民之詩我將牛羊不足以必天右惟儀刑文之典庶幾其右饗此言豆登何足格帝心惟世修后稷之業乃能以居歆意相似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興也

爾與邇同疑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方言其时燕設席之初而慇勤篤厚之意藹然已見於言語之外矣

逼詩只莫遠具爾一句下而數章曲盡親洽無非是莫遠情意成周盛時有道敦厖預想到後來漸漸疏潤與爾特把行葦發

朱善旗曰侑御言人之不乏也獻酢言禮之無闕也飲食言物之豐歌樂言聲之備○鄒肇源曰承上章而言肆筵授几之際其意有加無已

鄒肇源曰中多則藝精不傷則德盛○李巖陵曰大射主於射故大夫不與燕則射燕射主於飲酒故於燕旅酬後爲之

端致戒又託喻牛羊踐履深恐子孫之薄周親耳○培其本者勿傷其生初生爲萌長爲蘆成則爲葦莫遠具爾一反一正說肆筵連老少在內老者又加之以几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賦

設席重席也緝御言不乏使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臄口上肉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咢言侍御獻酬飲食歌樂之盛也

分四事看前只說肆筵授几今復敷衍一番以明其盛御必爲之更僕而緝酒必爲之滌爵而奠殽取其嘉而濡汁甘旨之畢供樂奏其全而絲竹革木之迭和凡所與兄弟共享者不嫌過厚如此○臄說文曰舌也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賦也

敦畫也鍭金鏃翦羽矢也鈞一在前二在後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均中也句謂引滿也射禮搢三挾一既挾四鍭則徧釋矣不侮敬也言既燕而射以爲樂也

朱元勝曰此詩作於成王時謂成王也宅荷曾孫指成王爲祭主誤○孔仲達曰漢禮器勺五升爵六升大三尺此蓋從大器挹之於樽斗也人氣衰背有鮐魚○輔慶源曰相引道則不蹶於所適相輔翼則不怠於所行相勸年高而德邵也

將維兄弟衆矣非立法以爲酒政則無序而飲不惟非有巧法以爲罰例則序爵而飲亦不備故進射正而命之出敦弓備四鍭掛宥就位於以觀技焉其序曰中多者賢德優者不侮卽勝負謙盈之間以科衆借此徐爲引滿俾賓歌胥樂惟暢而德〇○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序賢者鄉射禮右勝則曰右賢於左左勝曰左賢於右卽此法按儀禮燕射如鄉射

射雖畢而宴未終舉觶無算爵獻酬尚多故酌大斗祈黃耇皆居其後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醹厚也大斗柄長三尺祈黃耇猶云以介眉壽云爾此頌禱之詞

周官王燕膳夫爲獻主蓋臣主莫敢抗禮也此云曾孫維主尊事黃耇見其序若曰誰爲主人而飲止是爰命司爨取大斗酌之手致於賓且加祝焉祝爾壽壽高則多

朱善曰前兩章未射而飲燕之始也故備言其禮樂之盛後兩章既射而飲燕之終也故惟致其頌禱之誠

徵祝爾德德衆則日盛是曰維祺曰景福我兄弟歲歲常如此燕而今者猶昔慨方芽葉之泥泥政未艾也不亦樂乎○或問何以未後加厚於老燕終而射皆少者事老者弟端坐視之非大斗致祈不虛此席乎正曾孫用情周匝處小序謂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似又多一轉解

行葦四章章八句

戴記貴老近乎親貴長近乎兄周道也

總是戚戚之情所必至戚戚兩字妙凡骨肉團聚極快活時心中偏有一段酸楚說不出底念頭許多體恤周旋如下文都從這裏出讀嘉殽脾臄而知王者之燕死似婦女甘脆之奉防淫也讀序賢不侮而知兄弟之昵不廢賓主之禮之節防淫也讀以引以翼而知父老之養猶作少小切磨之規防怠也件件細看看到非後代能擬萬一

陳永壽曰無疆之福恩澤充足故言飽德○謝疊山曰臣子愛君願其壽考又願天助以大福祝頌之辭也

孔仲達曰殽以牲體實之於俎也○曹氏曰老將至而耆及之古人所祈天既錫王以壽考又大之以昭明則受福無窮

朱豐城曰昭明高朗猶天保單厚多益若以德言而胥以福言○呂伯恭曰自既醉至此皆祭畢而燕羣上頌禱之實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賦也

此父兄所以答行葦之詩

歌既醉者在行葦燕饗之餘緣念吾儕皆食福於君子君子則以後人承其福者也使無君子安得有今日使君子無孝子又安得長有今日故須以萬年申以景福鋪本前篇維祺景福之詞而還祝之故曰答行葦○珍錯滿前不過常味惟有懿勤推況之而一筋矣非醉胥故詩曰飽德孟子曰飽乎仁義角弓與悲只因寡恩鮮誼兄弟所以失望而終乎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賦也

前景福只說箇大此昭明不惟厭人而且宣著福輕者何能有此光輝乎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賦也

融明之盛也嘉告猶嘏辭也令聞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於是公尸以此告之

頂上昭明句又見其意象極於融朗何等純全敦固遂不覺以令終爲君子喜又不覺以令終之始爲君子無窮喜而懶然謝酒飽德於無厭也此非吾同氣之私情一人之應說尸實有告之者矣下都詳尸告云

王介甫曰其始之至謹而爲之也至矣所謂其告維何籩豆靜嘉者○孔仲達曰既俟將嘉爲俎孔碩君婦莫莫爲豆孔庶者敬○劉安成曰將祭並匠之言者戒使助祭孫蘇朋友敬之之詞重祭事也

彭蠡陵曰觀其威儀孔時可以見成王之奉先孝矣爾宜有孝子繼於其後承久不匱代代相傳益天之錫君以類相從必然之理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賦也

其告直領到卒章住既靜且嘉祀神不以文以實主之敬心藉薪美而時者以爲則助祭自然收歛而相攝佐以威儀矣一奉貫與祭義濟濟漆漆既齊既稷既匡既勅

意同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賦也

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君子既孝而嗣子又孝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

前節靜嘉威儀猶外也說到孔時緊接君子有孝子分明孝以繼孝天實佑之如何有窮竭曰子故曰永錫爾類類即類其孝善之本也○孝子飲與以致其傳付祖考儀容之意并後章祚胤從以孫子一齊含醞無盡

鄭康成曰水鳥以居水中爲常沙喻四方萬物之尸其來燕也心自以爲宜亦不以己實臣自嫌也水中有渚猶平地有丘喻祭天地之尸也天地之尸尊事之不以褻味湑酒脯而已○孔仲達曰福祿來厚爲孝子也故曰爲下者王與尸燕飲爲神所饗福祿來下而與之

劉安成曰二宗字意實不同

來成矣乎合來繹思公尸全享得繹思祖
宗意纔妙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
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 興也爲猶助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
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興也渚水中高地也
在沙在渚亦借言鳧鷖[illegible]公尸之
來似之猶是酒殽爾惟公尸來宜故[illegible]
而若有爲惟公尸來處故燕飲而若有下

亦仍然福祿成就乎尸也多嘉湑脯但從
明日內想出滑以茅泲之去其糟與左傳
縮酒義同
鳧鷖在潀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
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興也潀水會也
在潀者鳧鷖來宗者公尸尊事之詞勿[illegible]
言酒殽畨烝嘗備物耳惟福祿之降不[illegible]
於今故福祿之崇亦不止於昔庶幾以此
燕飲公尸也

欧陽永叔曰鳧鷖[illegible]言各不同者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咸得其所耳

鄭康成曰來爲來下飲降飲崇皆指今日言崇猶有後艱則言其後日永無禍難也夫以之子孫克保其後主於無艱則積而爲大者可見[illegible]矣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
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興也亹水流峽中兩岸如門也
何謂在亹亹者門也春夏尸有專祭則[illegible]
五祀之尸小祀尚飲食故欣欣芬芬均酌
之獨不言福祿何也一人有慶非門竈所
得司但願無後艱而已矣然無後艱亦止
福祿所以永也
鳧鷖五章章六句
繹祭之設祂乎目思祖宗不得見見其

貌祖宗者思之不能去恍焉從水鳥中
起興其亦有源源本本之想乎首在涇
象天天主氣故曰涇曰馨天生故曰咸
次在沙象地地主形故曰多曰嘉地作
故曰爲三在渚象山川社稷之尸主蕃
備曰湑曰脯殽卑於天地曰下四在潀
象群主九廟之尸曰宗上祀禮尊曰崇
五在亹凡經皆在門主五祀之尸此小
祀曰欣曰芬而已其禮尤卑也特曰後

劉安成曰此與天保二章文意相似○朱豐誠曰嘉樂言德之可嘉可樂明則光輝不昧令則粹美無瑕德美受祿自然之理申之自天則有此無窮者言○蕭江都曰爲政宜民故能受祿于人鄭只登來謝然玩味之數說樸自有意思

陳至宇曰上言今王之顯德固所以受福未若後嗣之多賢所以久其福也○朱元晦曰並二句願子孫多下四句願子孫賢不願其祿武孫甚好○輔慶源曰有能敬可美之德自然宜君宜王矣不愆不忘又承上兩句只是敬也能敬則能遵先王之法

爲重言反覆總發得箇樂字義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賦也嘉美也君子指王也民庶民也人在位者也疑此即公尸之所以答鳧鷖者也

既醉公尸嘉告宜福也主人不幾倖於寡故此以顯顯令德領出民人咸宜直到綱紀四方燕及朋友子孫實受無疆之福爲皆福有明徵處○鳧鷖之祿不曾舉三答之者開首祝誦王德便以宜民人受天祿爲猶未足曰保曰佑曰命曰申如前篇文法層疊映炤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 賦也穆穆敬也皇皇美也君諸侯也王天子也舊章先王之禮樂刑政也

君之福祿以後代之繁衍爲大弟多而非賢何以膺受畀付若逞越法度逾非所以爲福矣穆穆皇皇宜君宜王無分庶與適皆有積業承先述嗣德然率孫本不愆不

黃勉齋曰上四句即爲綱之道也元氣不存鬚髮壯不足爲身之福綱紀不立雖強盛不足爲君之福詩人祝子孫而繼之四方之綱紀不亦深乎

呂伯恭曰燕及朋友即所謂人也朋友者今百辟卿士也○朱元晦曰四方之綱之紀張之爲綱理之爲紀臣民之所以爲綱所謂不解於位者欲綱常綱紀不弛也

忘來不忘忘本穆皇來而穆穆尤皇皇之實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群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 賦也抑抑密也秩秩有常也此與下章皆稱願其子孫之辭也

直頂上子孫千億來但願得容止與聲譽交擅其美自然無私怨惡盡用群賢所以受福者在此爲綱者亦在此一氣稱願仍是穆穆皇皇便了○蘇子云人勝法則法爲虛器法勝人則人爲備位人與法並行而不相勝則天下安可悟此詩兩率繇意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賦也言人君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爲民所安息也

節節承遞來祝君後嗣則此亦指宜君宜王者說君之後勵精永命燕朋友而無元元不亦休哉此皆福也皆祿也皆天也微臣何知亦體無限之意而以無疆之說爲

劉安成曰首章乃全詩大旨不愆不忘威儀
德音皆令德也四方之綱之綱之紀民之攸
墍者宜民也無怨無惡率繇群匹燕及朋友
宜人也至于千祿百福子孫千
億則受祿無疆者又皆所以受祿于天而自
天申之者也

位乎天位者進耳假樂君子其謂之何○
看前篇結束無有後艱上還復以無斁于
位二語福中帶規最真最厚菁益棫卑淘
賡明良而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
萬事墮哉如使爲臣者但知以綢玆報燕
友之德而不知以虔終貽生民之安豈公
尸所以愛君乎

假樂四章章六句

臣受福於君者也君之受福則必於天

臣以百年身家爲後君以萬年孫子爲
後無以身命而艱任使者亦無纖艱而艱
象賢無追琢而艱金玉者亦無黍交而
艱魚水無有初而艱克終者亦無履滿
而艱熙洽自身而子而孫亦自家而國
而天下世有顯德永宜民人卽渺爾鳧
鷖亦將仰藉九廟神靈與攸墍之民共
黙綴太平靡所窮期也臣舍是何以矢
報哉節節與既醉相類

王介甫曰民有公劉時甚戚事則甚勤稱時
以成其王稱事以懲其過甚否公之志○謝
疊山曰周人以忠厚爲家法六章皆曰篤公
劉篤者厚也至于子孫不可忘也○黃勉齋
曰公劉不輕用民必先有以畜財治情而後
用之孟子見公劉之心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
餱糧于槖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
揚爰方啓行 肤也篤厚也事見豳風召康公以戒成王將涖政當戒以民事故詠公劉之事以告之
創業之主志勤務遠雖處一隅者四方之
慮雖經營一息有千萬世之思蘇是作者
不屑毋易而常審處於所甚難若公劉者
非如太王因狄難而遷也召公從後看前
特把篤字重嘆說起一一要嗣王潛心勵

志領受追種意思首德言其足食足兵下
總舉遷豳事盡人情處裕則逸逸則玩玩
則無震開首匪居匪康又曰思輯用光都
從震奮勤勞安集民人光顯國家上做來
曰凡其所以如此者皆厚民也云爾○遷
都非小可事爰方方字見無限料理在先
故是中興大功業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
永嘆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

蘇成曰瞿哉公劉相此原以居民民衆既
多矣既順矣皆安今之居而無長嘆思其舊
土○劉安成曰此章庶繁順宣民之居也下

言居邑成君之居也亦猶前詩四章言居民五六章言作宮室居室

彭緣陵曰公劉營邑於豳亦是人烟繁盛之地故曰京師之野蓋山川盤結風氣所聚亦一時會也〇王氏曰上章先定民居而此章乃相宇亦厚於民故

瑾鞞琫容刀賦也舟帶也鞞刀鞘也琫刀上飾也言公劉至豳欲相土以居而帶此劍佩以如是之佩服而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為厚於民也歟

土地以精氣應人善相者據形以求氣度知其微而禍福之驗往往而信公劉相度平宅民民時從遷者十有八國故曰衆且繁繁且宣也陟則以下五句翻從民歸其安後轉說初時相土實繇公劉躬親其勞故能開闢宜民如此民非易得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廼陟南岡乃覯

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賦也此章言營度邑居也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覯于京於是為之居室於是廬其賓旅於是言其所言於是語其所語無不於斯焉

豳古帝都也挾殽函之阻因以得勢大而爭時先所以高降之體來遠之恩皆於營度有所寓焉非公劉積深發厚見不及此〇言言語語在賓旅集後當有脊接敷陳講求綜理等事件

孔仲達曰豳雖凡行客大夫濟濟士蹌蹌〇王介甫曰飲也酌之以醇食祝祝不於外其儉如此厚民故也〇嚴華谷曰宮室既成而祭之曰第〇朱元晦曰立君立宗公劉自為君宗亦蓋此言一時燕饗恐未說及立宗耳

孔仲達曰民居田畝須正其方面以日景定之山旁為陰凡為陰廣谷大川有衆有優則無之〇王新安曰大國三軍之法以治兵徹田分一之法以備粟用乘軍制徹法皆起於此〇劉安成曰幽居允荒一時實其處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賦也依安也蹌蹌濟濟群臣有威儀貌俾使也使依几也曹群牧之處也宗嫡子孫主祭祀而族人尊之以為主也

巳得形勝矣乃安邑居巳為宮室矣乃燕飲然開創之君接御常有握手之歡而為禮不失忠樸之意飲食以上勞其下君宗以下奉其上豳今雖之都非後人所及故詩詳美之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廼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賦也景考日景以正四方也岡登山脊以望也陰陽向背寒煖之宜也流泉水泉灌溉之利也此言辨上宜以授所徙之民定其軍賦與其稅法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人之居於此益大矣

立法有兵農之政開利害之端壞賦之則出軍國之儲帝王所有事也公劉特分土一君宗耳兵易名為三單田易實為徹糧意固巳弘遠矣相度之餘益以夕陽而田

孔氏曰史記言自漆沮渡渭取林木即此事○劉安成曰此以上叙其始之定居下則叙衆之富庶○呂伯恭曰風氣日闢民編日衆規模日廣有方興未艾之象為周家王業兆於此

始廣而居始益大規模不倍廓矣乎○大國三軍車三百六十乘人三萬七千五百餘者爲羨公劉時無羨也故曰三單東西爲海南北爲山山西到夕始得陽故云夕陽其地幅員最寬故云荒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 賦也此章又總叙其始終言其始來涉渭取材而爲舟以來往取厲取鍛而成宮室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即芮鞫而居之而豳地日以廣矣

前此密上治地料兵治武立稅供祿不足則取之夕陽亦云荒矣雖豳居允荒民無幾也使厚民之略僅僅往來成其趾而狹小於皇過芮鞫之居安公劉不念乎遷此者大固將進而有所闢也上帝者之憎其式廓是又可以移行矣厥後數百年乃有遷岐即此其基哉○鍛制礪磨礪兩相對而居爲夾一面相遡而居爲遡芮者內也水內曰芮外曰鞫

朱元晦曰后稷之後不窋失守至是始復修而周興○陳玄暉曰七月言先公風化公劉則言建國君民之事風雅不同如此

公劉六章章十句

篤公劉三字領篇者忠厚所繫出也首遷者次相土三定都以落成五受用六處新此做一件必有一件本末樸樸實實無虛夸并無滲漏一點精意直包後來許大王業故知公劉真再造主非直胥原開基而君以惠臣則參蕭湛露之法也宗以睦族則行葦既醉之程也畢立伍徵立賦則丘甸井田之祖也思深慮遠卜年卜世以之本章此基乃理修后稷之緒所謂至爲前烈者非耶

小序曰泂酌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孔仲達曰行道上雨水流聚故曰行潦○陳可大曰父母謂其尊親之如父母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興也泂遠也餴饎酒食也舊說以爲召康公戒成王

人主父母斯民豈徒權尊居貴哉將有安天下之責則必有安天下之德故此詩與召誥誠民所天同意可以傍顧言天神饗之也大遠民微流何遠至此民跡在上

曹氏曰行潦濁不可飲然挹取其清者而注之於此尚有用也○輔慶源曰作以終首章父母之意

呂氏曰每章上三句皆有遠近相須彼此相益貴賤相資之意故以興下二句成其才又諭其心此爲民父母之道

樂易治我與生我同恩康我與養我同德不然烏在爲民父母哉須知是戒而非諂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興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興也塈息也

仁有本則易遒故澄湛之體宏而後濯溉之利溥恩有藉則易施故瞻依之門闢而後解雨之澤長民之攸歸攸塈能外適乎

玩兩攸字便見得有不必歸不必塈者言下凜然可思

洞酌三章章五句

民有常父母乎歸於我者亦可仇我息於我者亦可嚚我俟王自悟而公不明言也人知分崩之民擇所歸却不知統一之民亦擇所歸人謂困敝之民冀有塈不知樂利之民尤冀有塈然則君子何可不豈弟耶○一說行潦與君子似

輔慶源曰賦體皆實卷阿言其地飄風言其時游歌矢音言其事也○朱叔獻曰天下可樂莫如盛時可虞亦莫如盛時夫惟虞於極治此有成有臯陶之賡歌有周有召公之卷阿

呂伯恭曰國家閑暇君臣游衍所願成王惟

褻民猶木也所以蔽君子何可使遠離豈弟之德挹志於下俾其注心乃所以爲民父母而自然攸歸攸塈矣與種子所云物無不可用君子未將有棄民者父母無棄子同一解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賦也卷曲也亦召康公作疑公從成王游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爲戒

天應既至人主樂與天下共之卷阿之作想爾時攬勝大陵蕭風送涼而車塵駢而

馬驤阿之上巍然者岡也岡之側蔚然者梧桐也濟濟人士爭前告王昔有鳳鳴今當復集下食其實王於是臨風興歌而公曰是音也不可以不賡也爰用陳戒視夫作詩有加焉者其旨詳後篇纏綿而不能盡○周詩不分頌戒每稱王豈弟者來君子惟有樂易令德能與老德之賢親亦即與福澤之天近都篇單得下文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

終其淫似先公之耆終而已俾爾者祝辭然之所以戒之二節雖未及求賢然成王所以彌爾性而似先公主百神而皆純嘏果何以致之乎○黃勉齋曰深文時胄說稍失流涕如禍患之迫乎其後發因感深然言太過無從容不迫之意帝退而觀天下之勢不至此則亦不信爲後知康公之戒君其言有法也

謝疊山曰求賢止曰孝德孝於親者必忠於君皐陶九德皆才也舜舉元凱之才又皆德行○輔慶源曰引如引君當道之引翼如羽欲有爲汝翼之翼體貌尊德行樂羣英而成之者大然後爲人君之全德非得賢引翼何以臻此

爾性似先公酋矣 賦也自此至第四章皆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歆動之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賦也昄當作版常爲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賦也茀嘏皆福也

一連三章看幾箇矣字俱是道已然事一君子也所最欲者小命則壽其身大命則壽其社稷當及爾伴奐優游處進而修之

不曰俾爾彌爾命曰爾性命屬天說性便半屬之人特將先公百神提醒他能使皆似先公而主百神此外更無它純嘏矣要說來得公效規大意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賦也引導其前翼輔其左右也自此章以下乃言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繇也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賦也承上章言得爲翼孝德之助則能如此

呂伯恭曰此以下廣言人材之盛○陳定宇曰吉士吉人即前所謂有孝有德也既有孝德則爲吉德莫大焉○謝疊山曰媚于天子愛君也媚于庶人爲王愛其民也○輔慶源曰丙野鳳凰至而與賢者之來集也媚天子見無勉強之意媚庶人見有維持之德

主德不能無藉而成必有以馮翼爲朔之者然下士假薄亦不能助也全藉孝德之人在下爲孝德在上爲豈弟而在賢才則爲吉士吉人其嘉祥淑氣皆足仰近天心故下文遂來鳳鳥之祥云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興也雄曰鳳雌曰凰既曰君子又曰天子猶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云爾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興也

上文四方爲則爲綱明白說人七有大頓於王了此當流覽方暢靈鳥忽來其亦猶吉士吉人之媚衆乎有以使之則鳳飛尚知爰止而吉士何不媚于天子有以命之則鳳飛亦知傅天而吉人何不媚于庶人○古樂府載成王時有鳳翔舞於庭援琴而作神鳳操曰鳳凰翔于紫庭兮余何德兮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

陳永嘉曰言賢者必聚於有道之朝○劉安成曰高岡之鳳高世之賢才也朝陽之梧治朝之賢有也菶菶萋萋人君待賢之盛禮也雝雝喈喈賢和集之德音也○劉氏曰君臣賡會之盛於此可想○

胡新安曰車多馬閑應前來游矢詩遂歌應前來歌若曰今所陳詩不多亦維以遂歌之而致殊嘆進戒之意耳○王龍舒曰此詩非不多也公以為不多愛君之心無已也

寧疑即此事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比也又以興下章之事也山之東曰朝陽菶菶萋萋梧桐生之盛也雝雝喈喈鳳凰鳴之和也

靈哉鳳也其飛彌上則非弋人所慕其翔彌大則非夷思所測借曰不信必高岡梧桐朝陽謝秀而後可而今菶萋雝喈有合德矣豈無因而招來此物也乎○鳳儀六鳳苞九鳳德五昏鳴曰固晨鳴曰發明

晝鳴曰保章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其隱見以時依稀與吉士吉人之類有相似者梧桐十二葉分兩邊從下數一葉為一月閏則加一葉視其小者知閏何月不生則知九州異君此云生矣故知為吉上吉人應期效用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矣詩不多維以遂歌 賦也承上章之興也其辭昔曰是亦足以待天下之賢者而不厭其多矣遂歌蓋繼王之聲而遂歌之猶書所謂賡載歌也

鳳不偶出士不虛附車既繁矣馬既調矣豈君子虛禮哉脫和鈴之聲能一旦徧於巖阿而鍛翮之英已崇朝集於殿陛將先公為之起色百神為之式靈言渭濟之載重光而國禎克生於不衰也於是臣亦矢曰蔣祿康兮純嘏嘗兮歌止矣望王者來有止也矢詩又多乎哉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饒雙峯曰成周明吉人雖衆不可無大賢為之総成公諸明晨將稱賀康公處王任用吉人故作此詩反覆歌咏言不盡意

此康公憂危而作也極治之時人主逸

欲易生在位老成漸謝而宵小已何於旁矣非賢者相繼秉軸何以保治故其詩呼君子者四歌鳳者三隱維恆而言彌性即廻保稱若王疾敬德之謂也陳夏殷而稱先公即殷多先哲故厥元子之謂也誥曰天命哲命歷年知今我初服詩曰受命長蔣祿康以嘗爾純嘏即祈天永命之謂也馮翼孝德為爾引翼豈非勿令胥藏瘝在云乎反覆申重歌

嚴氏曰每章首言民今勞矣可以休息然欲安四方民當自恤京師始○嚴華谷曰詩言我王以爲王休又言戎雖小子王欲王皆語同列之詞以肆亂戒同列亦以刺王也詭隨者心知其非而慢作從此奸人也書所謂面從孟子所謂面諛也○輔慶源曰詭隨必無良之人惽虐必無忌憚之人柔遠能邇與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相應○彭蠡陵曰詩言柔能必難任人詩言柔遠必謹無良者皆有警戒懼之意

終稽首而載颺言曰老臣願王無虛夙
嗚盛事俾吉人士與庶人共效娟茲於
明明后則庶乎嗣響虞廷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賦也汔幾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京師諸夏之根本也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序說以爲召穆公刺厲王之詩以今考之乃同列相戒之詞耳未必專爲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

君之安危視民民之勞逸視國而國之忘

否又視朝廷朝廷上全稽正止不堪發一
詭隨其行無良其口惽數其兇悶極其狀
醜厲其心則縱絕也而加之乎民遂爲寇
虐太平用此民猶恐無以樂生況勞止之
日乎詩特便爲提出動人小異大同到底
一樣看自古及今未有用小人而不亂者
非小人實能也皆因舉朝有以縱之而無
以遏之故章章不脫這兩句○主意全在
無縱上無縱便謹便遏無良之人天也不

曹氏曰自二章而下行暢成篇意不甚遠○輔慶源曰中國民之所聚也謙謙乃詭隨者遁上虐則下疑矣○鄭康成曰無棄爾勞汝始勤政事之功以讓於王○嚴華谷曰二休字異義

許伯恭曰此章言禁小人近君子也○朱嚴華谷曰敬慎以修身近德以親賢者爲務實○酒荒荒然不至於義詭隨而爲寇虐矣

怕我惟不使他得恣權用事自能令遠邇
得所而王室何不定之有一直提應不斷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惽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賦也逑聚也勞苦無棄爾之前功也休美也

以爲民逑無別法只了得惠安中國事以
爲王休無他美亦只了得始初勤勞事來
須逐時把念頭操特謹嚴方不縱放小人
一線邪路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愼威儀以近有德 賦也

到這章末二句纔特揭出箇無縱式遏底
本領威儀所以定命也侮老成遠耆碩皆
從不敬來淑愼爾止正直是與自然小人
容身不得以近近字妙易遯象君子以遠
小人不惡而嚴大壯象君子以非禮弗履
可作此二語註脚

胡慶源曰以小子稱同列必是長老之辭併觀下篇則必王所寵任者也

嚴華谷曰詭隨極言小人情狀而繼之以謹繾綣蓋小人之媚君無所不至孔子所謂佞人殆也○王康川曰然未盡反害正反則無正實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愒也泄去厲惡也戎汝也汝雖小子而不可不謹也

板之什曰小子蹻蹻此曰戎雖小子以是稱君褻甚矣其爲戒同列無疑按功有不立無不可立之人事有不爲無不當爲者時小子亦王官也特呼而責望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

玉汝是用大諫 賦也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正反反於正也蓋亂爲王意以相戒也

玩味繾綣二字分明摘發小人易進難退情態終一不謹將使正盡反而邪矣煞緊提醒去惡務盡纔好本是自己用大諫而先以王欲玉女者曰予小子閑吏雖危而有獨善之民不聞民已勞而有獨佚之吏也今日者不負王心當共掃淸君側君側淸而四方安四方安而中國惠中國惠而

呂氏曰五章首皆言民亦勞止欲息民而閭[illegible]式遏欲謹察小人將害政也○先設[illegible]使去危即安也○濬天[illegible]見王者之休莫大於得[illegible]以近有德見絕小人之法莫先於[illegible]人奮然澈發正敗猶以[illegible]則人爲反乎正矣一章切示一章

李三山曰愛民者天之常道今使民痾則反拂矣言爲猶不遠又言猶之未遠蓋反覆言之以下皆是大諫

王心休豈非安之大者則可知我之大諫矣○玉愛也一說溫而栗如造得溫其如玉則人望之自當肅然起畏亦妙

民勞五章章十句

厲王之世衛巫監謗道路以目故專以爲戒王也不知大諫者故亂其辭旨任一人而言在同列更是穆公苦心進規處但小人未可力排也得力在近有德謹身束己又是近有德者立聲氣之紹

耳下無俾正敗無俾正反並沒工大聖論小人只把先王紀法整頓歸正將明命昭於天而正道昭於朝皆此諫之以故曰大也恰好與六章小字難應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賦也序以爲凡伯刺厲王之詩今考其意亦與前篇相類而曰上帝板板者稱厲王之詞耳

通詩大主意只懷德維寧句其實在所發守上蓋敬者德之聚也周書天視自我民

朱元晦曰始也不有夫聖終也自絕於天何能立於人之朝哉〇朱豐城曰辭者言於天理無所逆也此民所以洽懌者言於人情無所咈也此民所以定〇輔慶源曰辭和與悅則歸於不外者矣民合且定所謂邪違者其有奉乎

視天聽自我民聽敬天不外安民而民之安正乃君之事也詞責僚友意主戒王〇惟天佑聖亦惟聖合天曾睹下民之卒癉也仰而呼天曰上帝板板豈容再出不然理之言爲不經久之謀乎推厥其心不獲見有聖人泜泜無據以虛誕自用非淺鮮何敢習爲此行者是用大諫於諫聽者其亦有奉耳言下含許多欲吐不吐處盡露思在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賦也憲憲欣欣也蹶動也泄泄蓋弛緩之意辭輯而懌則言必以先王之道矣所以民無不合無不定矣

根上板板來天心豈眞忘民者哉今正其難方動時也雖欲懽欣悠忽何可得許慎有和悅其辭使民從此樂附而底定以不辜上帝警戒卽此是畢朝振奮維挽輿上而出話不然迴別

陳定宇曰我雖異事二句則爲朋列相戒警明〇朱豐城曰我于爾爲王臣則一故於爾謀將以輸忠也爾乃不肯愛然乃急務其可爲矣乎淺近之言至理存焉古人不以人賤忽之況於僚友何可弗聽

李三山曰說文蹻蹻舉足高貌〇輔慶源曰此章責之益深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賦也異事不同職也服猶曰我所言者乃今之急事也古人尚詢及芻蕘況僚友乎

此章我卽爾謀我言維服似應累對爲猶不遠者看業已不能取聽矣而弗忽怒然也明白說與他此猶當今石畫大有裨益處貌幸詳察而深信之先民二句又委曲望其勿爲忽略慇慇懇懇〇人亦有言愈邇君也愈諂而親愈遠君也愈公而疏

玄宗幸蜀父老郭從謹進言陛下使祿山得逞其奸至有今日亦芻蕘當詢之一證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賦也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款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女以憂爲戲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爲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

詩人到此漸漸見得有不可挽回光景故其詞不覺加厲也前自比芻蕘今又忽自稱老夫稱人小子因其慢天而怒已安危

輔慶源曰此章言上天方怒戒小人不可行其實諂也夾大言或以爲眞能而信之諫言或以爲憂已而褻之小臣用事善人反不得爲體至喪亂滅亡咨嗟之聲盈耳而卒無有顧我衆意者也此下則譏刺乃及於君

呂伯恭曰亂離極矣導之者固有順易之理不作聰明務邪僻以亂之行其所無事則可矣○樸伯源曰牖家之牖也故設牖以通明○孔仲逵曰半圭爲璋合二璋而成圭

利災樂所以亡諫乃不得不大矣○左傳不如聞而藥之也列子云曾不發藥乎哉不可救仍救之之切故作此語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賦也懠怒毗附也戒小人毋得夸毗使威儀迷亂而善人不得有所爲也又言民方愁苦呻吟而莫敢揆度其所以然者是以至於散亂滅亡而卒無能惠我師者也

步步說得緊來惟威儀盡亂傷者懷賢難人卽欲爲從何處着力益舉朝上下難之

迷亂總只見得一片溷濁世界了民之愁苦漠不動懷也卽禍之蒸生其誰撫恤衆心者無已則以望之吾君乎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賦也牖言天啓其心也壎唱而篪和璋判而圭合取求攜得而無所費皆言易也辟邪也

三喻言只解牖民孔易四字恐人主看得通明人性是件難事不肯下手說箇容易又要他善導之作法於上故云無自立辟

輔慶源曰王者之治親親爲大而用人以爲藩垣屏翰而資同扶爲輔所以立也又必恃德以爲城所以固也大宗宗子反覆見其至重在切於人者皆有形之勢而德之在我乃無形之勢故獨曰維寧焉○董氏曰藩垣屏翰皆以衛王畿者宗子則爲城以禦患者也

朱元晦曰渝如迅雷風烈必變之變且與明只一意才有些放肆則他便知所謂日監在玆○林實夫曰此君子之學必兼慎獨之功實

重化民成俗之方也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賦也价大德之人也大邦強國也大宗強族也宗子同姓也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

•自价人至大邦鄰內說及外自大宗懷德子則踈踈說及親總懷諸侯事而必有所以懷之者詩特把懷德句綰結於中閒便見得宗子維城都是以德懷之下說無俾

城壞亦只因不務懷德城一壞而藩垣屏翰俱壞煢煢獨居之人豈不可畏○彘之亂國人圍之召公以子代王是城壞也王卒流於彘是獨居而畏也兆見乎詩矣左傳君其修德以固宗子何城如之深合此旨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賦也渝變也王往通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及其不可以不敬也亦知其有日監在玆者乎

胡新安曰厲王無道召穆凡伯以親賢之故憂借諫而欲救之顧乃不直致諫而姑責同僚以使之聞之豈亦以監謗故不欲顯斥耶
謗甚而衰舊邊邪○嚴華谷曰次章辭雖
謙然皆章出師為獨來寮友和同合作并智
慮可措民於安奈愚而自用者不能從入舍
已舊首弗聽乃有大害諫言善者愈不復言
矣事漸出不相和洽之故○輔廣源曰六
七章分明戒王朱子於民勞首章二詩辭不
專刺王然當時感事意亦可見其是

到此纔說歸敬天結束兩無敢正對殺底
實際所以然者上天明威凛凛孔赫如此
無分管侍寇虐泄泄底一齊不踈得不獲
然深醒○先儒說此章仍又與戒其同列
不知天所憑依全在王上同列只是賛助
底人曰明曰旦唯宮閫舉動關係特大舊
來注望君臣懷德便了勿太分析

板八章章八句

大諫者一心對着君一眼看着同列一

口呼着天若曰此板板者非上帝乎亦
既方難方蹶方虐方懠怒且渝甚矣謂
明且何今日不辭是不恤笑咲民生之
卒癉懼救藥之無從遂忍大輔悍有辭
維服見聽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師嚕
與惠民嚕與牖懷德勿辟則令輙立於
藩垣屏翰之上者有人焉敬天以安民
而後多辟之事無立即板板之天可回
矣我是用勿毙必竭而灌灌不已也

嚴華谷曰疾威者厲王所為而天實命之然天亦豈欲令王為惡乎其初皆將其終鮮善是人自暴自棄也

朱聖城曰厲惟暴故所用皆彊禦惟貪故所所皆掊克以之居位任事即滔德也○嚴華谷曰以下設為文王之言而託之商所謂借古為喻也○輔廣源曰虎狼之稱草是暴虐聚斂之臣並用蓋此兩等人實相須為惡以綠慢大故耳

桂林詩正卷七

武林後學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蕩之什三之三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
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賦也辟君也多辟多邪辟也蓋始為怨天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
通詩咏嘆成文一直結穴到末二句任須
知殷鑒是本鮮終是主而吃緊刺王又只
在爾德不明四字上○首章八句兩截有

猶言自嘆還自解耳從古不聞有說上帝
疾威說命多辟者非命不可信善之不可
信也有初即下文爾德鮮終即是不明爾
德要隱隱含縮方妙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
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德女興是力 賦也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為此詩託於文王所以嗟嘆殷紂者
下七章都未言先咨想當年厲王行[illegible]
似痛紂剴切監謗有人叩關無計[illegible]

胡新安曰僅與前章相應指所用之人也合流言以對則如所謂禦人以口給之意○輔慶源曰自知人多怨已循巧禍及故諂誹謗訐取不根之言以蔽上爲權應上用是反親信之使得居內恐飾必將得於上矣

謝疊山曰以傲很作氣勢以暴虐作威聲如炰烋然狀○孔仲達曰炰烋謂彭亨自矜氣健之貌也

容直諫又不容不諫爲此借喻終不填入
本朝一事纔寫無詩人口氣像○彊禦如
孟子所云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在服卽服
休服采之服惜德用事說不是天降不可
但問誰起此章而力爲之實女也於天乎
何尤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
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賦也而亦 女也作讀爲訓 訓祝詛詠也

承上章來言胡不善類是用乃用此暴虐
歛怨之人乎呂正獻有言小人聚歛以佐
人主之欲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賞其納忠
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
怨歸於上也正惟一不秉義類以至此故
是可咨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歛怨以
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
陪無卿 賦也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

朱晝齋曰人君荒溢于酒則必信任小人於是威儀迷亂號呼讙譊以晝作夜以娛樂事而不恤

胡新安曰夏曰混夷商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一國而異名

亦須上侯作侯祝而言王性好虐又用這
等暴無力之人肆行無忌招怨不知此卽
不明爾德之實也上無明君則下無良臣
而君之所以不明者則又因臣之無良也
直曰無背無側無陪無卿而已矣雖有人
也與無人同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
式旣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賦也言天不使爾沉湎于酒而惟不義是從而用也止容止也

此章描摹嗜酒形狀殆盡不義從式以上
分明應首章末四句愆止猶云威儀幡幡
威儀怭怭號呼猶云載號載呶直到連晦
明不辨非只卜夜之惟已也直俾晝作夜
一般酒之能禍人國如此哉都說商紂不
得斥指厲王○先正沉湎解齊顏色均衆
寡謂之沉閉門不出者謂之湎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
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孫武叔曰自是無人蓋是無時○胡登山曰國任舊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也人惟求舊無傳老成人盤庚所以中興也衆老指棄格人罔敢知吉紂所以亡也任位用或書疇侯存厥服乎王所以東遷也

賦也如蜩如螗皆亂意也向日縣此而行不知變也奰怒覃延也

縣然依沉湎以後不仁日積其衰亂亦日甚誰則知夫敗計而愁怨者又安存既哉內而中國外而鬼方極言世界中無非愁咨景色○西京賦巨靈奰屭以流河曲則奰者怒而自作氣之貌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賦也言非上帝爲此不善但以殷不用舊致此禍爾然典刑尚在乃無聽用之者

匪上帝兩何一呼一應言下便見王能用舊則時亦當復如舊時爾雖無尚有亦緊緊介說縱使舊人不足徵炳近存法都遭沒了唯併文獻而叶棄之一味自用那得不覆○典刑云何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此亦在爾德是明而已能明德則義類自親人民無然游海內外清和咸理而大命焉有不立者乎

嚴華谷曰王者天下之本也天下未有禍敗而王自無道不先撥矣枝葉蓋將從之

彭雲陵曰蕩之詩皆深刺其君蓋大臣憂國憂深而不敢不如是○潘天台曰首章前四句無天者乃解前四句故以下歎君身使知非天之過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

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賦也揭本根蹶起之貌夏后桀也殷鑒在夏蓋爲文王嘆紂之辭然謂鑒之在殷亦可知矣

顛沛之揭三句皆人言也玩先撥先字則後害不必言矣天無私庇夏殷一耳夏既自以稔惡絕天殷曾獨以貫盈保命嘗歷思之天之多辟非天也命之難諶非命也則有初鮮終爾德不明之故也噫雖言試

蕩八章章八句

開章靡不有初指出箇明德本體下面把紂說也只坐一昏字利令智昏者乎酒溺其神者半而周厲貴甚焉史記厲王好利任榮夷公即此在位在服者也王行修傲國人謗王王得衛巫使監謗道路以目即此侯作侯祝靡屆靡究者也諸侯不享淮夷入寇是內奰中國而覃及鬼方矣召公凡伯芮良夫之諫皆

不庸是殷不用舊而曾是莫聽矣書曰
與亂同事罔不亡與治同道罔不興殆
深有望于王乎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
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賦也
公作此詩使人日誦於其側以自警
抑之詩武公耄而猶志儆也上以撿身以
之皇天下以作萬民之承表遠以豫厥考
之實事近以捄不顯之小心誰謂威儀非

詩正 卷七 六

無抑抑乎○其使進規者若曰告爾修政
不若修德告爾修德不若修儀蓋德為心
旌而儀為衷表郎外以占內也重督哲人
反常總怪習俗不知自傷靡哲不愚故為
此言。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賦也
言天地之性人為貴故能盡人道則四方皆以為訓有覺德行則四國皆順從之故必大其謀定其命遠圖時告敬其威儀然後可以為天下法也

嚴華谷曰首章第一義言威儀之當慎修省其實六章哉○孔仲達曰隅者角也角必有稜故曰廉隅○王介甫曰德譬則宮城儀譬則隅也觀其隅宮城之中可知矣

呂伯恭曰訏謨不止一身而訏天下之安危定命不止一時而鑒百世之損益○謝疊山曰人君以一身之法為天下之法

首抑抑是言既成德者有威儀此敬慎之
言有威儀者能脩德究竟民則不外此可
見可象不知其何以訓之順之而自然相
服於敬慎中也便見得不可不慎處○太
宰職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
乃懸治象之法于象魏小宰職曰正歲帥
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與謀定時告合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
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
刑 賦也女武公使人誦詩而命己之詞也湛樂從言惟湛樂之是從也共執刑法也

詩正 卷七 七

前面只泛說威儀喫緊關緊到此節纔着
到身子上武公直曉得湛酒是一味從湛
樂為迷亂顛覆所繇來便能穆微致思紹
前統而殷然求所以憲成法者一串貫下
去。

肆皇天弗尚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夙興夜
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
用戒戎作用逷蠻方 賦也所謂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者於此見矣

輔慶源曰此章言所予之緒甚重而不可不思念也先王之法甚明而不可不求執也人惟湛樂則於此皆不暇顧可畏哉

朱公遷曰夙興夜寐修身也洒埽廷內齊家也修身齊民之主家者國之則豈不足為章乎車馬以安身弓矢戎兵以防外患不妄動則彼亦不敢輕侮此又治國之要也

蘇子繇曰苟失其民心慢其儀度則將有不虞之禍起○輔廣源曰首三句治國事也中三句治己事也身正而后國治而但言威儀此兼話言形于身出于口皆德之符也

輔廣源曰承上而慎言而戒其言不可輕出下文言謹言之效以歆動之

首三句根上章遞接悚然恐一見棄於天便如泉之流不至淪亡不止也下無分內外遠近無分細大常變總是箇處周而修備一意庶幾乎吾民有所儀表藩方亦知所畏避爾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賦也言既治民守法防意外之患矣又當謹其言語

益告舜儆戒無虞亦以罔失法度為先此

言質民謹度義正相合然不知約歸於話言威儀只在外邊簡防玷缺實多造到無不柔嘉辭氣容貌都克敬愼原不分兩樣看故末後只把白圭做醒慎言便下非白言尤當謹也○通詩六威儀亦三稱言語蓋言有多寡即吉躁之所分家語獨借思仁公居思義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即指此篇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

彭廬陵曰視爾友君子以下以誠而交於人修之於顯也相在爾室以下以誠而對乎天慎之於靜也○呂伯恭曰此章教以內外交修法○劉安成曰不遐有愆者是省察不愧屋漏者是存養

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賦也

無易繇言句領起全要玩味繇字無曰苟方見其無易也所以者何繇已而易曉爲捫之一出便逝矣無言兩句泛說下皆是德之報曰德曰惠豈別有施予結納哉惟口出好與戎盛德所損於多言不小能謹而無易其以開未艾之業來兆億之附應自鑿鑿不爽此金人三緘之銘與老子守

中之戒均切切也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賦也

看輯柔爾顏不遐有愆亦是繇威儀以測其心思人心操存舍亡無時而可或斷武公直有戒慎不睹一段精神下復舉神之來格有不可以微顯分惺弛者恁地謹凜莊周云君子無人非無鬼責亦是這意然

劉炎成曰此章首言辟自君道言之也繼言爾自君臣親審言之也末言小子則公兼訓○黃氏曰武公極言君相之功即物理之易見者言之○嚴華谷曰虹謂蝃蝀也如蝃蝀不正之氣暫見于天須臾散滅

眞景元曰深室以基爲固修身以敬爲本故温温恭謹之人有立德之基也首曰剛此曰基味其辭武公作聖之功見矣○呂伯恭曰言人之質有美惡故有可告語者有不可告語者

不愧屋漏只問心不問神纔細○註屋漏室西北隅也此首章德隅暗炤甚微祭單設饌於此處蘊煩力倦易有惰容人雖不覩神實臨之矣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愼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賦也既戒以修德之事而又言爲德而人法之彼謂不爲德而可以服人者亦徒潰亂汝而已豈可得哉

本要人相戒以君德俾克臧嘉善特欲其淑愼不愆于儀蓋此詩威儀是本領不僭不賊只是永無差舛虧害處如是而人弗取法者亦罕矣理所必有如投桃報李此可信也理所必無如彼童而角其容勿察歟呼小子不只開開示直使一聽猛省

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温温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 興也緡綸也被之綸以爲弦也

嚴華谷曰攜手提耳皆長者教誨小子之常○輔廣源曰告之既詳且切借未有知則亦只况遠期之年乎是豈有譬也

許謙曰上未知以臧否言此則以未知天之故而不能聽言上說

學問消磨得客氣盡德方可日進此項上文樹臧勇消僭賊來即所稱維民之則者也且不聞恭人之基德乎吾心中亦似有柔木焉無奈順德者少有心者多從欲我話言以爲僭耳○書稱堯允恭克讓允塞皆本之以温恭即此基字義武公亦有本之學也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 賦也所以諭之者詳且切矣人若不自盈滿豈有既早知而反晚成者乎

武公時年九十五矣一再自稱小子未知臧否温恭之實不自滿假也如此曲禮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劒辟咡詔之凡德非以誧之實造者爲基而與心之虛受者爲基故曰靡盈靡盈非將人不能哲之覺早愚之[illegible]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

孔仲達曰以上隱士之情已極乎此乃自言諷諫以結之

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 賦也八十日耄

孔昭秉彝之心無刻不凜艱難其致以教爲虐乎誨爾四句正夢夢之實借曰未知與王更有長進然亦既從此昏耄無有所知御欲盈滿亦烏得而猶有滿盈者一片警策步步加鞭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

其德俾民大棘 賦也棘急也[illegible]天道禍福之不[illegible]矣今汝乃回遹其德而使民至[illegible]困棘則喪厥國[illegible]

從前說迷亂說顛覆說淪胥皆爲念厥紹貽振繩計耳而且蕩蕩而且藐藐是違天喪國而終不悟者也使聞我告舊庶謀則明明艱難在日天道豈有差忒哉曾不諱爾之失德以致民棘莫救雖大悔何補乎知有基勿壞者即在有階勿毀斯其爲外抑抑內溫溫有知之夙者在此成治之徵者在此何天不憫易而國不悔存歟

曾示公曰衛武公自警無諸國八○劉歆成十劇諸侯惟衛武公於國風二雅皆有詩其淇澳見公之可美賓筵及此則見公之所修然二詩列于雅與先王雅樂亦自無相亂矣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曰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夕以交戒我於是作懿戒以自儆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懿詩爲抑即此篇也

君國者將光昭令德以鎮撫其民以載物之齊寔亦風厲之司何謂謹候度其章之則民範也其戒之則國靈也又何謂相爾室其無匆則言有物也其不愧則行有守也一德而修己治人該此矣

顧非虛受爲與乎要想武公學問淇澳之赫喧以威儀終抑之戒偏以威儀始述誤命獻告及獄典酒埽車馬戎兵一齊攝入威儀來而其中精神仍在心上炤管故曰德之隅又曰德之基營築室者使無其基則外邊後角何處布置但下手須從敬慎威儀起到柔嘉淑慎溫溫恭人田地只成得一箇抑抑威儀便了

孔仲達曰左氏引大風有隧以為芮良夫之詩○胡新安曰倉兄塡兮言悲悶稍滿於中之意○新安成曰呼天者亦無所歸咎詞也後章言亦然

朱豐城曰車馬旌旗一也在正雅則為美變雅則為怨愁逃而悲喜異也○輔慶源曰王者豈能無征出於不得已民忘其勞今也國不滅無民不燼亦甚言之耳君子之哀邦家其困迫之甚也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兄塡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比也 倉兄與愴怳同塡叠言久也此為芮伯刺厲王而作以桑為比者其蔭最盛故取以比周盛時其蔭無所不徧至于厲王王室惡彰凋弊故君子憂之悲悶之甚而至于籲天

國之治也其時簡征戰而安祿稿君子取於家食小人不敢為寇攘而大要則在主上別貪廉審進退故以一人耕大吏以大吏破羣枉而俾天下寬然懷樂生之心若厲王時反是亦只因所用非人以致病民

中間皆關憂恤二句是詩策秉心宜猶二句是綱領○桑之盛也其劉忽焉厲王之暴成業一敗而下民皆殘何以異此惟憂積故病惟病甚故呼天無所息

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賦也 黎黑首也燼灰燼也頻急也厲王之亂天下征役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

天下之民痛矣痛此下民者誰耶外困刑書而內衰具燼賭此如何氣運岌岌乎殆

李三山曰居徂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輔慶源曰譚音為厲階指厲王言也其辭婉矣○錢氏曰梗水上浮木塞水者斷木也

呂伯恭曰一章至此極言亂也○鄭康成曰皆士卒厭苦怨傷之言

有難支之勢也已○周曰黎民秦曰黔首

靡有黎亦即靡孑遺之謂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賦也 疑如儀禮疑立之疑定也言國將危亡天不我養居無所定徂無所往然非君子之有爭心也禍有根原其所從來也遠矣

頂上章末句說又復呼天而嘆所遭罹不能安行不能避當時皆小必有以此為階君子訴厲者代王卸過詩人特地道破秉心無競使人深思其病民之階而惕然悟也○儀禮士昏禮注曰疑立正立自定之貌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 賦也 多矣我之見病也急矣我之在邊也

以國步則東之轍何日復西以民禍則西之征何日不東傷哉心也逢厚怒之天覯靡止之日民生共疆圉其種種多故將何

蘇子繇、我語女以天下之憂、教汝以次序賢能之爵、其爲之當如執熱之用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

王仲璉曰、風呃入氣不能喘息、故曰鳴唈。短氣也

術而處此乎。說到危急隱隱道起下誹訟

出來

爲誹爲訟亂、况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賦也王豈不謀且供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而誨之以序爵

方今之亂、上不在天下、不在民、內不在既位、外不在疆場、惟王不能自謀也、而代爲憂恤、一言括之曰誨爾序爵、賢分上下

則爵亦遞授焉。序字妙、恐聞者不信、復借執熱說、使人欲不序爵而不能不濯、行溺之憂耳

如彼遡風、亦孔之僾、民有肅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賦也君子視厲王之亂、雖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非吾所能及也、於是退而稼穡、仕進之愛甚於稼穡之勞、言雖勞而無患也

今之爵序耶、不序耶、時非無願彈冠而結綬者、其如銓次失倫、正無由耶、何哉、肅進

劉安成曰、共和之時、厲王尚在、故詩人得以追敘其王、而刺之○朱豐城曰、上言稼穡代祿食、朝廷雖不可留、田野猶得而處也、今中國盡荒、并無可食之實矣、所以危甚

朱豐城曰、宜猶存心公也、考相用人當也、惟衆論之從、而不閒以一己之私、所以爲民仰

不可乃專躬耕、非其志也、不然、忍君父以疲屏胝乃稱好乎。下稼穡二句正解甘爲力田同民耶、代祿食之故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哀恫中國、具贅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賦也贅春秋傳曰君若綴旒然、旅膂同、哀此中國皆危盡荒、是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

前云好是稼穡、又云稼穡維寶、天猶留一路以置君子、到這時稼穡卒痒、並蟊賊敵野而可曰代食維好乎、追惜滅我立王、重

哀世局、務思一挽、回急着盡序爵之誅非以靡力念天委之無如何也◎厲王三十七年、國畔、王出奔彘、太子靜匿召穆公家、以其子代得免、公乃與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又十四年王死、靜立、是爲宣王。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賦也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爲善而不考衆謀、自有私見而不通衆志、所以使民眩惑

篇中兩言秉心、君子無競、以天下爲肺腸

呂伯恭曰此言君昧於上俗敗於下自傷其孤立無助世之難

也用君子者宜猷不敢以一人爲肺腸也然玩考愼頫字仍前是爲謀爲毖毖字此順理之君持心周度無任己意方能擇賢而相之不則惟自獨之臧以佞爲忠以賢爲不肖誰復顧民狂亂者乎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興也言上無明君下有惡俗是以進退皆窮也

鹿性善羣得食則相呼而共之處患則環居以禦之惟時上無明君朋友道絕不肯

劉處源曰聖人非若庸衆之所炳物無遁情愚人則妄危何益其行謂我不惟不覺而更狂以異我言不能言我但無此長忌何耳

信故不能相善則出處何之而可故云維谷危哉〇谷謂山谷嗛谷是窮困之義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賦也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

聖人能爲百里之瞻正所謂幾先如神也瞻與言不平見得遠繞說得徹狂喜對前卒狂看總是戕亂意思史稱召公諫王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無奈王之弗聽也國人莫敢出言者以此

朱豐城曰良人國之寶也棄之如遺忍心固之賊也念之不已〇呂伯恭曰言王棄君子而厚小人民不堪命而不知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爲荼毒賦也

上章聖人愚人泛言以刺王此良人忍人即指所序所考底人說見得用舍進退舛錯如此下二句究民一步正深咎不善用人一着不然豈有貪亂荼毒而猶可不問耶

劉處源曰君子所爲必光明小人所爲必隱昧君子所行必高潔小人所行必汚穢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興也

空谷即風所行之隧道也人品不同行誼亦隨之矣將使氏役絕跡而中垢爲朔者乎以足上章未了義

朱豐城曰敗類者風俗不和傷人害物也〇朱豐城曰王惟貪之所用皆聚斂之臣惟暴之所用皆暴虐之臣貪人敗類則其用暴虐之臣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興也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備大難此詩所謂貪人其榮公乎與芮伯之憂非一日矣

一路說爵宜序而用非良相宜考而任中垢猶未明明指破此將大風起興斥言貪人之能圮族王業已用之矣雖言豈能

劉□成曰赫赫莊子云以眾國赫我是也

[illegible]成曰為力為[illegible]云恐長不勝其人者

哉我惟以不能聽故而誦言如醉自咎悖
耗正終首三章總四句一串說先儒謂都
載在我字上 言是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
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賦也時亦弋獲猶曰千慮而一得也我以言告女是往蔭覆於女女反來加赫然之怒於我也
忍心之人不假國恤然我視之猶有友誼
也敢不竭一得之愚乎無奈強愎不受善
言以陰告效忠而翻使忿怒相報其謂之

何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
之回遹職競用力 賦也言民之所以貪亂寧為荼毒繇此人名為直諒而實善背又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為之也又言民之所以邪僻者亦繇此輩專競用力而然也
民豈好為貪亂者又敢寧為邪僻乎只因
此小忠似信之人儘力刻薄小民民亦效
尤習於不良將他病痛備細指出為不知
序爵擇相者提醒不得不慇懃發心

孔仲達曰未定民心動搖不安定也

鄒[illegible]安曰一章言無以庇民二章言征役不[illegible]三四章言亂離五章言告以救亂六章言仕[illegible]自傷七章言退亦不能安存八章刺小人九章并刺在位之不善十章十一章[illegible]善惡對言刺愚人不能遠慮忍人不可信用也十二章言民不善十三章言王不善繇在位之不賢也十四至十六章則皆諷僚友之詞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雖
曰匪予既作爾歌 賦也民之所以未定者繇有盜臣為之寇也繇其為信也亦以小人為不可矣反其背也則又工為惡言以詈君子然其人又自文飾以為此非我言也則我既作爾歌以言發其情其事已著明不可掩也
小人之蠱君也嘗以許而濟其含赫怒為
威者凡寇盜為巧結主惟而箝眾口總皆
何知然人未有不知者知斯作作斯歌乎
卽未敢曰百里之聽言也寧無飛蟲之弋
獲乎言下追痛多少深情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風雅中言反覆而有倫次者無如此詩
漢下武云京弘羊天乃雨此只須云去
縈夷公則亂止彌時監謗令嚴特將征
役痛苦詳說起五章方纔點序爵出來
又將仕進苦衷演說七章復拈出考慎
其相來仍把良人不順較論十一章乃
實指貪人二字總因厲王任非其相耳
前後指點見得古今民窮財盡兵興國

朱貫城曰哀矜惻怛不能自已之入消截弭禍之本

胡勿齋曰蟲蟲者僭僭熾元之氣薰炎而熾人者也○王介甫曰天神地祇人鬼內外上下無不舉祀○孔仲達曰天言奠其禮地言

亡疾疢不起於奉利小人者私割獄
子豈有亦心哉實欲維持國脈只得說
到職涼善背職盜爲寇虐明正其覆背
善背之罪秉心無競則又民夫自揭出
作歌不得已情事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
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
璧既卒寧莫我聽 賦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側身修行天下喜於王化復行故仍叔作詩以美之

上天仁愛常在君大仕心亦在民今日
有宣王承亂之後令除舊歲爲三年九
年之畜無從也乃籲天而憂旱全在於乎
兩字着精神綦言曰稼穡卒痒此曰饑饉
薦臻食者民之天民無食皆天降喪亂使
然磬牲與圭璧飾靡神不舉內事聊備祀
神盡物盡誠以庶幾天之不終棄也云爾

旱既大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
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

烝其互以相通○劉氏曰前靡神不舉則秋而祭之後靡神不宗則尊而事之○輔廣曰自郊徂宮先尊而後親后稷上帝先親而後尊

李迂仲曰靡有孑遺民不可保也則不我遺身不可保也先祖于摧則宗社之不可保也

下土寧丁我躬 賦也蘊隆氣也蟲蟲熱氣也郊祀天地宮宗廟也稷以親言帝以尊言也
前舉祀徧矣而蘊隆之氣益甚將安咎乎
再言圜丘方澤大典已備胡爲居歆臧否
宜速以今宮之神莫親乎后稷也雖肯臨
我而力不足以勝災郊之神莫尊於上帝
也力能勝災而心不肯以臨我何古一王
以來下土不聞耗斁而竊於我躬乎之處
許多徬徨意思在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
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
相畏先祖于摧 賦也如霆如雷言畏之甚也孑無右臂貌言大亂之後周

上天又降旱災使我亦不見
遺先祖之祀將自此而絕矣
節節說旱大甚節節說上帝先祖總從於
乎何辜今之人看來今民已非如文武成
康之民僅孑然餘黎耳天豈不欲其存而
又重之災乎明白把民底災都攏在自身
止冀甚消弭於後所以形容已之危懼與

補曾曰上章言民心危懼天怒未之息也此言人旱木也而我身無所容大命近止郎前不我人不覆佑先正不我助而於父母先祖胡忍所以望之者有輕重不同也○孔仲達曰正者長也先世為官之長月令注云有德卿士古之上公以下句龍后稷之類

孔仲達曰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魃所見之國大旱一名旱母

災俱深而嘆息祖之宗祊與巳俱慘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

命近止靡瞻靡顧群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

先祖胡寧忍予 賦也於群公先正但言其不見助至父母先祖則以恩望之矣所謂親親流而道之也

承上來今茲旱甚求止無策矣求索無地

矣然則將何仰望乎於群公先正向有

功於民者祀之祈災則再舉之亦既徧者

而無如不我助何也豈父母先祖一體之

親而寧亦忍乎說到此凄然有深情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為虐如惔如焚我

心憚暑憂心如熏群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

上帝寧俾我遯 賦也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魃旱鬼也憚勞也畏也

人疾痛呼父母勞苦倦極則未嘗不呼天

淼父母親而天仁愛也重言群公先正不

我助若如不我聞若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乎反覆皆是求解旱魃之苦

謝疊山曰古之聖王無一日不為民慮春祈社稷巳願百穀之堅實秋報社稷巳願祠歲之豐登○曹[illegible]曰自去歲孟冬祈今歲豐稔謂夙

孔仲達曰散無友紀謂因于饑不能如常紀故稱之○[illegible]曰瞻卬昊天蓋又呼天而訴之言其如我之憂何也亦人窮反本之意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我以旱憯不知

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

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賦也黽勉畏去出無所之也祈年孟春祈穀于上帝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方祭四方也社祭土神也言天曾不度我之心如我之敬事明神宜可以無恨怒也

一路憂勞直至遯亦焉往從何得知其故

然自來有不莫之方社而無不我虞之上

帝惟有莊慈敬恭之誠以庶幾無悔怒而

已到底自反自責便了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

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

昊天云如何里 賦也友紀猶言綱紀也庶正眾官之長也冢宰又眾長之長也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馳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脩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周救也言諸臣無有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為也里憂也

宣王一片苦心萬分痛切反而思曰烈哉

此旱也其友紀之弭災不力歟惟庶正冢

宰而下人人與有恤民之責特地呼醒他

朱豐城曰始言有嘒其星嘆雨之不可必終言曷惠其寧幸雨之或可望止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求其助於神此言大命近止無棄爾成蓋其責於己○瀨子縣曰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定者也

們要他惕然扶持不以天災卸過無不能止句妙絕終之以云如何里直使昊天聞之嘗亦惻然不勝悲愴

瞻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寧賦也久旱而仰天以望雨來有嘒微也然羣臣竭其精誠而助王以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而不可以棄其前功爾非求為我一身而已乃所以定衆正也於是終又仰天而訴之曰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

●此章兩次瞻天盡含日昭假之誠止以寧

平日敬共之忱也又呼大夫君子而不欲其棄成庶幾乎嘒星之滯雲漢迴光甘霖隆於焉消熄而旱魃於焉止虐耶天乎天乎何辜今之人縱弗為身念能弗念吾臣耶縱不為臣恤更不念吾民耶曷惠其寧予日望之不敢遽言得雨尤妙

雲漢八章章十句

通詩要曉得中興令主無非引咎自責惻然為民請命意思而之旱災之烈也

段氏曰一旱而告於上天告於父母先祖又告於百官見情之切念之深也○呂伯恭曰宣王小雅始于六月言其功也大雅始于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亦有是功哉

周之旱厲之烈也當年成湯六事自責而甘雨澍此本宣王舉雩祭而命保章觀雲物之什開口就說何辜今之人只一句宛是剪髮為牲心事叚叚疑叚叚問尋求消弭直有在璧帛之外者到末章惠寧正指民安貂璫何辜愁緊收住

○天旱求諸仁仁洽而時豊國旱求諸德德溥而澤流民旱求諸政政清而俗阜是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彗星見修和風與日爭明修生四者聖人所以免於天地之沐也[illegible]說對魯敷語臧孫達以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宣王其幾矣乎

首句忽曰維嶽降神詩人形容見上天眷周之意○輔慶源曰申伯以元舅出封功業盛大為故推本其所生言深矣○孔仲達曰此述申伯而及甫侯者美其上世俱出四嶽故連言之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賦也山大而高曰崧嶽東岱南霍西華北恒是也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

全詩次章世執其功作領語維周三句指

嚴華谷曰、次章述封謝也○劉安成曰、前四句述王使召伯之事、後四句述王命移公爲申伯定邑居、皆召康公之職也

輔慶源曰、前只言城居宅定、然後築城郭、城郭立然後徹土田、觀下章有俶其城、則城亦召伯爲之也○朱豐城曰、徹土田王者之大法、故以命之大臣、遷私人王者之私恩、故以命之傅御、則王所以待申伯者厚矣

申伯之功、而卒章柔惠且直、則尤立功之本也、揉此萬邦二句、又應轉周輸上來此政、封時惓惓以南國吖嚀深慮切戒、非若後代昵戚晩而輕畀以土田者等○申爲太嶽裔也、神明之志其思舊也、將利其後顯而其福周也、將廣其裔、諭且未說明封事、先援神以厚勛焉

亹亹申伯、王纘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賦也

詩正　卷七　三十八

爾時申嵩中茂矣、玩亹亹申伯王纘之事兩句、見宣王已有倚仗○侵夜夜強勉意、思賢堪繼述先業處、故命大臣爲之營謝、當使南國法之也、登是二句、正惟加地建爵之賞、令子孫與國同休、匪是私情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賦也

庸城也、徹定其經界、正其賦稅也、傅御家臣之長也、私人家人、遷使就國也

王所封者申伯也、而念乃在南邦、豈獨爲申哉、作城徹土田、自是封建常事、重在節節勞王命上、何謂私人、申伯爲卿大夫時所用者、今既封于謝矣、無王命不敢自挾之而往、爰命傅御以遷之、不止得情、抑且得體

輔慶源曰、有俶其城、皆言城、則始作、若寢廟則既落宅而成之矣、召公既迄事而告王、故王命申伯以車馬使之就國

嚴華谷曰、前章遣之也○呂伯恭曰、韓奕以介圭入覲于王、此則是諸侯之瑞圭、非因賜之介圭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賦也

俶始作也、藐藐深貌、蹻蹻壯貌、濯濯光明貌

禮作宮室、宗廟爲先、召伯奉王命爲申伯

詩正　卷七　三十九

營謝、亦既成其寢廟矣、四牡鉤膺之錫、是就國以前、申伯中間過接紀述語、下方遣申伯行也○按申中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象路錫之故是與數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賦也

此章是上章意、見王遣申伯、件件都是體意、莫如南土、非苟封之謝也、以作爾寶、非苟與之圭也、終以南土是保、欲其保障南

輔廣曰、此章言王餞申伯之誠意、且[illegible]召伯爲之定其宅、作城郭以成其廟[illegible]遷私人以分其業、又欲其[illegible]伯之行無道路留滯之虞矣。

曹子同曰、此章所謂文武、後章柔惠且直、辭異而實同、皆美其有全德耳。○嚴華谷曰、七章述申伯至謝、此方送行而豫道其事也。

土方不辜召改封特詳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

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 賦也

郿在岐周之東申在鎬京之東南時王在岐周故餞于郿也

揣寫當日就道光景要不他將行未行王與伯行一種繾綣留連直到謝于誠歸申伯於是誠實歸之矣然申伯未發之時王豫命召伯治申伯之土疆以峙具其糧食使廬市止宿有糈俾得遄往入謝如此恩禮周洽而綜理曲至眞不可及○周禮地官遺人掌道路委積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有積也曰委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賦也番番[illegible]

文武之士皆以申伯爲法也

先說番番但狀其英武終并文武言之總見王之戀戀申伯者以才德加親並入爲

輔廣曰、柔惠柔德之善也、直剛德之善也、剛柔相濟、文武兼資、故能治萬邦而名著於四方、此乃吉甫之詩不容以不作。○謝疊山曰、此章正言其事、形容宣王眷遇申伯、有[illegible]致故曰風

黃佐曰、將謝成申其篤于母家一也、一美其王王親親不忘舅也。○胡新安曰、崧高與烝民相表裏、烝民不過述召伯營謝之功、崧高則吉甫雖美申伯、多述王命、故雅有大小不同。○嚴華谷曰、此詩猶非申言之實、丁寧鄭重之意

腹心之臧而出爲藩輔之良卽不爲元舅豈不能積功自致也耶入而咸喜特借周人口中遞出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賦也

師所誦之詩也

前言周邦喜文武憲未實指如何爲申伯之德此特稱其柔惠且直以能撫綏萬邦勝於四國正不止一謝已也當其信

邁而誦此以贈明乎朝無私典寵不濫隆豐王命獨厚元舅云乎哉謝邑封而仰紓南顧申伯於是能立德崧高作而烝懋勳吉甫於是能立言視彼彝組爲工侈榮五侯七貴者大相庭徑

崧高八章章八句

朝廷封典關繫非小異數之錫原以待殊勳也至懿戚則親親必以賢賢而增重先是烝民有條土田廟寢之經營辟

徐敬參曰明者大槩不昧哲者微細不紊
朱劉曰將之役是明哲只是辦天下事理自然如此交今人謂知幾先去即使有一小疵便苟免者到舍生取義又不如此論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賦也

此章逐漸說到外所倚重處承將王命非保身維之事時巡若否亦非分明之役記曰愛其身以有為也明哲保身正為保茲天子衆本故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關合妙絕

言柔不茹剛不吐剛愉見寡弱者則侮之強⋯⋯仲山甫不然又言其實以充之
○謝上蔡曰此強之有仁之勇柔嘉維則者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賦也

柔故不侮矜寡不吐剛故不畏強禦則仲山甫之柔嘉非軟美之謂而其保身未嘗枉道以徇人可知矣

前面一再言山甫柔嘉小心恐人認他是磨稜倒角底人特借人言形容其德之中和純粹柔剛即就矜寡彊禦兩等人說

朱楊氏曰衆民之德所以立本補君之闕所以致用即上章所謂能保身而後能保君也
○錢安溪曰此非強立者不能又不可獨以柔名之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賦也袞職天子龍袞不敢斥言王闕故曰袞職有闕也蓋惟大人然後能

格君心之非未有不能自察其害而能補君之闕者也

段段說德直本首章好是懿德發脈其能勝人之所不克舉任人之所不能助總歸到能補人之所不能爭上莫作三平看蓋情稱誦都欲王股肱心膂倚賴勿二而乃竟有城東方之命矣若斷若續間包含許多感慨

曹勉齋曰祖者送行之祭因享飲焉其祭設軷于門外出門後祭故云出祖車徒如此速而山甫每以不及事為懷益言其心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賦也祖行祭也業業健貌捷捷疾貌東方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

作詩之因起於此從前偏不露出至是將承命往城一時事中挿每懷靡及句仍與夙夜匪解隱隱打箇照會車馬僕御但見山甫急急東行卻不知他心事雖遠君側而未嘗一念忘乎一人也

錢鍾源曰山甫內外無不綜理而轉輿戒⋯則有定見故告以遄歸焉穆如清風言感而入人之意味深長也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賦也賦政于外雖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尤其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

陳定宇曰首章原天說山甫鍾氣之秀全性之德篇內維則之則卽有則之則儀色威儀以全物中之則不茹不吐則剛柔不過則並是以能秉此德而異於凡民

有所不安尹吉甫乃知之作誦而告以遣歸所以安其心也
前三句承上說下出祖王命也則徂齊亦
王命也然而遣歸亦於王命卜之何也大
凡命以全職定不專一司空之任命以內
輔必不限一保障之功吉甫若曰山甫可
無勞永懷也天子之明且有後命非獨上
意亦天意焉天厚縱之以德而薄授之以
劬必不然矣保茲天子慰山甫其卽風宣
王輿故曰穆如清風

烝民八章章八句

按此賢佐而命城齊故詩以諷爲諷者
周語宣王末年立魯公子戲山甫諫料
民太原山甫又諫此一役也殊似有厭
薄意吉甫把保身保天子立論正恐中
興不克終爾共和以前世界大抵凌夷
怕强剛柔合德全藉山甫方能佐得古
來大作用人先從自己氣質上調燮起
使王聞此而惟山甫是依也其風大矣

小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朱元晦曰纘戎以下述王與命之詞○輔廣源曰夙夜勤也虔共敬也爲侯而能若此則無廢朕命矣○朱豐城曰朕命不易示之以信榦不庭以佐辟又欲其有以致王之懷也

孔仲達曰崧高以介圭爲所執之瑞此介圭亦爲瑞也綏卽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一竿爲首飾之表章以鏤金加於馬面之錫以去毛之皮鞹下軾之巾虎皮淺毛以有毛之皮爲幭覆在式上

貞堪 與崧高並稱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
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虔共
爾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 賦也韓侯初立
來朝始受王命而歸 詩人作此以送之
明王有道守在四夷非其聲靈風著則鋒
鎗得人聯通詩因韓侯襲封朝覲遣道而
來故原本受王命繼祖考以勉之中間錫
予餞贈嫁娶許多舖張始終無非王命耶

重主意在榦不庭方上○梁山曰劍介在
北巍然從來朝周者未嘗無大道可循也
春秋傳世子將卽位除喪必先以士服入
見今韓侯行傳典聽王命爲親命者重繼
體之禮贄服者廻世業之源虔位其職守
榦方佐辟其要務數言盡大凡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
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衡玄袞
赤舄鉤膺鏤錫鞹鞃淺幭鞗革金厄 賦也介圭封圭

劉須溪曰[illegible]韓侯先世[illegible]所賦之舒徐[illegible][illegible]此[illegible]免[illegible]之於臣任不專信不[illegible]日安○詩登山曰高城深池可以固國[illegible]以足食實王之爲遠方處[illegible]矣

韓侯之先因是百蠻而長之故錫之追貊使爲之伯以修其城池治其田畝正其稅法而貢其所有於王也

左傳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先世成王命爲侯命燕衆城韓者召公爲司空耳時固借其威靈彈壓百蠻今乃資其夙望兼領北國凡固圉徹井方物畢陳皆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此謂纘戎祖考此謂夙夜匪解此謂幹不庭方以佐戎辟夫惟有修職幹遠者無煩天子勤兵韓奕所爲惓惓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恩榮異數王者所以風厲百辟也自厲王不道而來享用稀韓侯爲中興故處倡故首曰受命以彰順次曰入覲以明恭王廼親命之錫之餞且贈之爲之聯婚廣地夫非獎其不違勸其不解而選以鼓舞天下哉是故迺國鳴騶乘時鬱鵲吾不奇蹶父之能擇相攸而韓韓侯之恪共先職也末章正翰不庭貢事

後世憂兵微餉濆而變出不虞者視此

堪嘆三歎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賦也 宣玉

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此章總序其事

蘇子繇曰自周而南山於江漢之間召公率兵循江而下○孔仲達曰召公伐淮夷當在淮南當公伐淮夷當在淮北淮之南北皆夷也○輔廣源曰其志專其氣銳有不戰戰必勝矣

我周中興聲教固已無外矣所蠢動者夷虜耳天子命將定太原下荆蠻至是徐夷淮夷並起爲寇乃茲專責召虎而命之其諭江漢率將士無敢安于徐而是求是

伐名胡爲乎來哉所言淮夷以重其事

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賦也 洸洸[illegible]

[illegible]王師[illegible]時事此[illegible]

今首章旨來陳師振旅出車設旗進伐曾幾何時此洸洸一武夫經營其衆而告成功于王何以甚速益王心之不寧以紛爭作國人而王國之不定者以多難在四方也今既平矣亦庶定矣其何爭之有不亦

末句由四言江漢之滸係上帖起下帖〔?〕首章言出車謂宣王臨江漢而命召虎也〔?〕章言中古八代戰後必大有政平賦斂以〔?〕法之後言徹法之事

紓南顧憂乎總形容成功逆意○宣王北伐獵狁南征蠻荆至是興師江漢而淮南北敢悉平故云經營四方庶猶言幸則用兵非人主美事可知

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賦也召虎穆公名也備其同極居中國四方取正也

武事備安定乃命虎曰疆理可施矣淮揚之地禹貢厥土塗泥厥賦下上上錯爾其

示以徹法匪其并牧此豈以病之急之哉立極取中正疆分土傳諭徧南海俾咸知我王朝九一有制但欲穆公因平淮夷而成開復之功耳○玩匪疚匪棘見宣王盡民心事養兵興未免勞傷行法不宜太驟非忙中着閒何

首章〔?〕成〔?〕此述其功歸于王也○劉炎成曰述王命而終上章經營疆理而起下所以賞賜之事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賦也

人情莫不樂士之親已也以爲君事弗親

孔仲達曰上言用錫爾祉此言錫之之事亦謂康公在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嗣業加衆眷之賜故往岐周命之○謝疊山曰三代令主不貴臣子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爾厥亦將此意

以爲家之事則直親矣亦莫不樂主之念其先也以爲家事當念以爲祖之事倍可念也茲者虎來將徧治其事布王命也乃從文武任用召祖說到錫祉仍世典而表世功宜公之拜命飲泣思報效於無窮哉至今讀絲曰予小子數語不惟感以君臣之義直發其祖孫之情令他不得不黽勉繩武何等宛至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

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賦也釐賜卣尊也文人謂文王也周岐周也召祖康公也此序王賜召公策命之詞

圭瓚秬鬯皆爲祀先用也禮祭酌人掌和鬱鬯實彝而陳之賜時尚未祭也一卣而已其錫以山川土田必于烱者不止賜爵祿必于太廟如祭統所云直用文武封康公禮待之見寵非宣王出功亦非召虎成也自召公而下均荷榮施是宜稽首拜命致祝萬年爾

朱元勝曰此章大抵類古器物銘識○劉安成曰皆述其勒銘廟器之詞○輔廣源曰穆公本以平淮夷受賜今乃不言武功陳文德削平兵革聖人得已哉

鍾惺曰周興西北岐豐去江漢甚遠故淮夷僭服最難宣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淮夷平然後四方定此江漢常武所以為中興結局係之大樞末也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賦也言穆公既受賜遂答稱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詞以考其成

上稽首在朝無可報賜曰天子萬年此稽首在廟亦無可酬恩曰天子萬壽作召公考似誦之似勸之似紀祖之所貽似載王之所賜而至于矢其文德一言與告于文人往復映炤隱隱紹述召公之佐文武者迪今明明天子所以報遠卽所以保業世歟要想得他無窮忠愛出來

江漢六章章八句

此詩作於淮平奏凱時前三章敘經營經理下敘褒賞祝願君臣交美也周家功臣後能用兵者推召虎又在吉甫方叔上開于兩武夫明白是擬定淮夷事到後總看來君不忘文武之業臣不忘召公之功賞功者必受命于祖受賞者必歸格于廟最高在武功成後匿武而

小序曰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謝疊山曰先王命將多取之世臣何也文事武備素講乎家庭定亂持危常在其念慮一日用之必老成持重不以輕易慢鬪爭矣○胡新安曰既敬則不敢輕肆既戒則不敢妄殺

劉安成曰此上兩章皆言命戒將士事○鄭康成曰軍禮司馬掌其戒事○曹粹中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故必不留不處然後三農得就耕○王介甫曰此所謂耕者不變也

矢文愈足觀虎之為忠通篇召公是似血脉後人平淮碑頌遠不可擬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賦也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南仲整治其從行之六軍脩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詩人作此以美之也

宣王初伐玁狁再下荊蠻平淮南實僅見將督師未嘗親師也淮徐南擾而三處矣業豈無一二虎臣可假節鉞行便宜滅此朝食者天子曰不可勤師歷遠必持久而後成功雖克亦居損之半矣惟汝皇父實稱世閥重臣凡六軍在戎行者汝得總之惟臨事而懼為兵法第一義特教以既敬既戒便會得不尚武意徐夷戢則南國安故曰惠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賦也上章既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大師以三公治其軍事而使內

史命司馬以六師副之耳

尹氏掌策命者爰命休父爲司馬以貳大師曰於戲欽念哉無玩虜無鈍師無以[illegible]寇之故而轉怵於寇蓋兵行神速爲貴也其曰三事就緒則當師未出境時廟算已占勝矣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 賦也[illegible] 大也嚴威也周室衰弱至是而天子自將以征不庭其師始出不疾不徐而徐方之人皆以震動

此章言王師甫在道而徐夷蚤震恐也知舒之靜居而自利知作之機動每有功總繇有嚴天子上匪紹匪遊初無意震驚徐方但見天威所加勢自披靡不猶雷霆忽作乎而徐方能弗凜凜重言震驚雖未即順從而已先服其心矣此乃用兵之良攻心爲上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

王介甫曰江漢匪安匪舒此曰王舒保作蓋江漢武夫之事此則王者之事如雷如霆先加以聲也如震如怒復致其實也○黄勉齋曰雖以天子之威靈如此亦必安徐詳審而後動

劉安成曰此言王師至徐布陳而制勝也○[illegible]曰王師在淮浦之上仡然不可犯之

敦淮濆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賦也進鼓而進之也虓虎之自怒也仍就也孝子曰懷臂而仍之截截然不可犯之貌也

前章猶是先聲奪人此纔方奮勇肆伐彷彿是王赫斯怒光景進虎臣布師旅集行陳旗旗壁壘件件齊截以全力注在淮浦王師與進將不同機數正未可以一端盡也故下節備細形容有如此如此者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賦也嘽嘽衆盛貌

首尾二句敘事中間七八轉都是借詞總解得箇嘽嘽其氣激揚其聲顯赫其威聚足以遏吞其物色足以褊懾並不言戮一人破一陣可以戰而勝并可以不戰亦勝而淮夷憬然悔矣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賦也前猶召公帥師以出歸告成功此篇王實親行故於卒章以歸功於天子非獨兵威然也

劉慶源曰承上章言王旅之盛如此○劉安成曰極言王師無敵也

嚴華谷曰宣王憤攘天戈克淮服徐無不如意召公虎其恐勝而喜功也因美以戒之○劉安成曰此言王師成功而歸因戒以王猶允塞亦皆上篇言矢文德也

朱善曰首言敬戒卒言允塞不敬戒無以
見猶徐之嚴不允塞無以見王道之大如而
來來而同終而曰不回信有以服其心可班
師振旅而歸矣斯時也其即武王戡于之壽
巧矢求懿德而肆時夏之時乎

自三章有嚴天子下逮皇父休父都不提
起武曰王武旅曰王旅明是猶皆王猶而
已允則無詐塞則無浮惟本精誠格之視
徐人皆吾胞與誰則忍自外乎其神於書
服必也然天子不自侈功趣西下令曰淮
甸既清南國可惠三事永治足矣歸休道
將士武不可究也嗣此仲尹與四方相安
於無事則一二臣有休嘉嗚呼內順德而
後外威嚴斯之為常武也歟○賴頻說徐

方既來且同既來庭且不回中標四方既
平句可見淮夷未服天下猶未全安天子
親征洵非得已

常武六章章八句

首二章既敬既戒不留不處而將師以
仁也中三章震驚徐方以執醜虜濯征
徐國威讐夷以義也本仁義而出之便
自允塞謂之王猷仁義之師武之經也
故曰常武是役也虎臣不有歸功卿士

謝疊山曰此篇極言天下之病○鄭康成曰
如蟊賊之害禾稼無有息時施刑罪以羅網
天下而不收斂亦無有息時

劉氏曰女反有之奪之言王削黜諸侯及卿
大夫無罪者○謝疊山曰反拘反赦亂世皆

卿士不有歸功天子天子曰予豈樂旋
武窮徼而游民以兵其還歸也斯無負
王命初意矣伯戰力王戰德聖人以繼
江漢後深會詩人獻替之思

瞻卬昊天則不我惠孔填不寧降此大厲邦
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靡有夷屆罪罟
不收靡有夷瘳 賦也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亂之詩

全詩說天下之禍莫大乎稱宮中為內聖
毗刑餘為忠良崇其政為良法善人亡則

邦國隨之矣雖然知亂所以造郎知所以
弭而回天何難只爭昏醒間耳故末以無
黍皇祖式救爾後提之切勿說煞○仰天
一呼爲民請命不識其何以久不寧亦靡
定而士民瘵也非天不惠誰降此厲膏想
祖宗朝嘉禾滿郊肆赦解網而今何如哉
盈庭者皆蟊賊以此輩用法法無時能平
兩靡有相因看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

洪刑罰不中者皆類此

陳[illegible]收曰女色與宦者害非一端女色之
政上[illegible]禍斯及矣一悟猝而去之可也宦者
[illegible]欲憐悟勢有不得而去唐昭宗之
[illegible]仲達曰小人親近少小慣習頗
亦無[illegible]之心思狡猾而恍之色且久處宮
掖親[illegible]擇主意或乃色和或乃捷口僞
巧亂實重主信而任之滅亡多繇此作

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 說也收赦

說赦也

始貪以淵酷而利人之有繼酷以濟貪而
寘人於辟卽從上蠹賊罪罟二意說他反
覆情狀要想此何恃而無忌如此下時維
婦寺乃實指其人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
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
教匪誨時維婦寺 賦也言男子正位乎外爲[illegible]人以無非無儀爲善無[illegible]

事哲而反爲梟鴟若是豈眞自天降特爲
此婦人而已蓋其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
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豈可近哉蓋
二者相倚而爲奸不可不并以爲戒也

一城也夫哲則成婦哲則傾婦人而有男
子之才未有不禍者也懿婦賄指褒姒非
不美且哲而爲凶德愈能言愈是厲階厲
字正應首章大厲厲字下便緊承亂降豈
眞天不我惠哉他人多言有益人處此及
奄寺惟陰謀傾險貽禍國家何能教誨
人來

胡新安曰此言與前婦寺之惡也譬如君子
當求仁義婦人當事蠶織公事豈婦人是預
今也惟婦言是用欲不速亡得乎

輔慶源曰夷狄陰類也自古寵任婦人者多
致夷狄之禍君不忌所忌惟忌忠臣義士
正己者此其倫胥以敗也○謝疊山曰君有
君之威儀王亂威儀不類乎君矣國之賢
人如身之元氣元氣亡則身必衰賢人亡則
國必危

呂伯恭曰不弔不祥威儀不類此曰維其
優矣維其棘矣前曰邦國殄瘁故此曰心之

鞫人忮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
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賦也言婦
寺能以其智辨窮人之言其心忮害而變
詐無常旣以譖妄倡始于前而終或不驗
於後則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放恣而反曰
是何足爲惡乎夫商賈之事非君子之所
宜識如朝廷之事非婦人之
所宜與也則豈不爲慝哉

鞫如鞫獄之鞫推勘窮究知則哲也辨而
長舌也然其設心專在忮害讒慝巧行求
自咎責而但曰不爲惡說盡婦寺情態此
與冠裳而工市井之算者何異乎不惟

預事且惟言是聽焉誰秉國政而使王是
尚得歸咎天神耶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
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賦也

天刺與神不富豈無故哉爲王計宜必自
省還自詰悚然動顧忌深情今不然矣伏
戎在前而不覺不祥在輿而不恤令儀與
善類俱喪國運將阽而不知挽也哀哉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

[illegible]矣心之悲矣

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illegible]

天之降罔人之云亡雖承上不弔不祥四句來重言警王然此罔字與首章罪罟不收招殃罔即罟也善人一網打盡安得不亡蒸至是而禍皆來矣幾已迫矣數矣字文情隱隱逗下有挽回意思

[illegible]氏曰[illegible]泉從下上出曰濫泉。孔仲達曰觱沸水[illegible]也

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興也觱沸泉涌貌檻泉泉正出者言泉水濆涌上出其源

深矣我心之憂亦非適今日然也適當此時蓋已無可為者惟天高遠然其功用神明不測幽王苟能改過自新而不忝其祖則天意可回而子孫亦蒙其福矣

根人亡來持危定傾之才伏處巖穴之下而為乘之君憂慄于廟堂之上憂適在今天與亦正在今豈無能牖于衷而相之鞏罔者乎第使忽憤一念曰去晳婦斁鄙寺人斁遠蟊賊而邇善人斁自今以往再振文武之業垂之卜年卜世可也則何殄瘁之與有

[illegible]仲公曰幽王嬖褒姒任奄人尹伯奇憂亂而作此詩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說詩者當會作詩之意如此詩雖婦寺並言然以褒姒為主蓋女禍烈則寺人親婦寺近則正人疎女戎興而外狄亦乘之此定局也故詩人憂人之云亡欲其用正人以迎充塞之天心云無忝皇祖式救爾後亦不外親賢遠奸收罔罟以存善人耳抑中有深意焉太姒之嗣徽文王之刑于寧有如今日者乎求其

無忝則非及今所為不可

賴慶源曰此與瞻卬首章同皆極言喪亂也劉安成曰此詩刺王厲言天降者罔無所歸咎之詞而首章饑饉卒言使削中間則皆言小人之故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賦也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

本要王去小人而任用如召公者以挽運保國開章亦從天起何也凡感國者其民離散民者其天怒違天者其人非猶是盛王後昆天豈真疾威而有意厚喪之哉乃竟饑饉矣流亡矣自國中迄邊徼蕃淪荒虛矣然則亂果何致乎是可思也

胡新安曰小人在外小人在內幽王之亂乃在小人孩口內訌用昏椓而并不關亦在其中矣○王介甫曰言所使靖夷我邦者非其人也

鍾惺曰卑卑訿訿譏者善於毀人以自並立朝而滅惜久不寧則自存獨立哉終必爲大命將也

戴君恩曰谷風有洸有潰怨也小旻不潰于成潰茂遂也潰潰回遹無不潰止亂極也中曰木潰回出故怨之狀亦潰遂之潰遂亂之狀亦潰亂

天降罪罟蟊賊內訌昏椓靡共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 賦也昏椓潰潰回遹皆亂之人而乃使之治平我邦以致亂也

頂上緊說出致亂根原若大說一惡業網罟者然蟊賊害稼在內不在外而此人內潰其腹心直似之又有一種亂我底人不知所職一味妄爲邪僻因不料王所信任偏在此輩也皆不敗乃公事

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塡不寧我位孔貶 賦也皋皋頑慢之意訿訿務爲謗毀也其顚倒錯亂之甚如此

此章只是箇用者不賢賢者不用卻要寵得縣錯都差光景蓋線皆亂之君實不知其惡連篇人那從識取孔貶故宜

詩正 卷七 五十四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賦也潰遂也棲苴水中浮草棲於木上者言枯槁無潤澤也

怨毒之氣聚於下則飛揚之象騰於上而首被其禍者民也饑饉洊臻朝不謀夕不亂幾何故以旱草喻國之無生意終必潰

鍾惺曰悅胡憂亂而無情緒之意

孫元勝曰看詩不須著意去解只平平涵詠自好因泉池之竭矣四句吟咏久之

止而已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 賦也疏糲也粺則精而曷不自替以避君子乎而使彼小人之與君子爲此故至于愴怳引長而不能自已也

百室盈止昔何如富也居圍卒荒今何如疚也吾聞之興國富民存國業民亡國沒民小人何知避賢者路是永無挽回之望也職在愴怳有如斯引耳○粟米糲糲米粺九鑿八侍御七糲米一斛治而成粺則

詩正 卷七 五十五

九斗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弘不烖我躬 賦也言禍亂有所從起而今不云然也此其爲害亦已廣矣故至于愴怳日益弘大而憂之曰是豈不及我躬乎

上愴怳斯引因想今之疚也幾於膏也而似池竭幾於養竭而似泉竭若燔若焦無非蹙形尚不窮其原委安得令我不憂耶憂之如何無已則有先王成法在替疏而粺是謀庶幾潰止者靖夷有日乎

歐定宇曰此及前篇末節有無限深治意前詩冀其改過而無忝皇祖此詩冀其改圖而經用舊人如是豈王有庚稱哉

小序曰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公也○愚此晉曰二南係於周召化之淋者有得乎二公風終以邠雅終召旻化之衰者必思二公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賦也

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及虞芮質成而組紬歸周者四十餘國焉蹙國蓋犬戎內侵諸侯外畔也今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

昔者先王惟用召公遂足以行汝墳被廣漢故能奉天以庇斯民而周用保世豈若今乃委之蟊賊者乎昏椓者乎回遹者乎動輒稱朝廷之人豈不猶有舊業賢舊人者擇而用之卽未必日闢亦應不日

蹙而坐使訖命可嘆也悠悠昊天吾無忝其疾威何矣瘠窮於人主反兼小人能自替是無聊之若衷憂深乎日蹙將指舊人猶尚在是無已之極思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賦

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小旻也

小人無可與任國者人以爲奸王以爲忠人以爲民賊王以爲碩輔不將曰世無召公哉非無召公也卽有之王亦不能用也盤庚人惟求舊易剝之上曰碩果不食世運剝復轉關唯此吃緊着子故瞻卬誘以格天召旻誘以求輔雅終而亟亟爲文武周召之思非聖人無此絕識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桂林詩正卷七終

孔仲達曰雅不言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劉安成曰康王後之詩昊天有成命及執競噫嘻是也

嚴華谷曰周公旣營新邑若洞於事情者不知人主臨御之始齊敬一心對越天地而助祭諸侯下逮庶僚之賤亦皆有孚顒若收其放心其難格者心萃天下之道與會於此○王介甫曰肅雝顯相故能對越文王奔走在廟以承清廟之祀也

桂林詩正卷八上

武林後學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頌四 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周頌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魯頌商頌因亦以類附焉

頌主稱功誦德大都紀往事誌美也然頌天子者有寓規之詞頌侯服者亦有祝願之誼先儒謂禮別尊卑故魯後於周而義分疏戚故商後於魯良然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賦也此周公旣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

通章以文德無射於人斯爲主見今日之祭非以顯相多士祀文王即以文王祀文王也只首句點出清廟下都從與祭處著上說蓋文王不可見矣觀一時人心之誠而聖德隱躍言表顯相助獻故言和敬之度肅雝多士執事故言容貌之美秉文德

李三山曰事神之道尚潔故曰清廟○朱豐城曰於穆哉文王遠矣尊而公侯卑而多士對越在天即以事其在廟之主駿奔走在廟即以事其在天之神

總承宛見其靈洋洋在上斂於趨事是不亦光文緒不亦順文志歟噫誰爲爲之惟德之無射於人迺如斯爾看得婉轉纔有意味○雒誥王在新邑烝祀並祀文武樂歌此單指文德統於所尊也不必添是於不顯不承即君牙丕顯丕承意學者應須領悟得到

清廟一章八句 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

禮祭以其恍惚與神明交孝子之志也至夫奉揚先祖則略於祭義而重於觀德我文升遐以後神在天上在廟穆然深杳豈復覩盛德感人若當日敬應悅服者而以覩顯相多士有如此蓋言念厥祖發揚於外不若省存乎心其顯樂爲無斁即昭格於上亦不若體備乎性其承當爲獨眞故善頌文德不言德也但言人之思而已矣○霸者之功方

鍾伯敬曰自是理自相續非人爲之者使可爲便百般安排須有息時○[illegible]曰凡言如天天與聖德二也此詩但對立而並言之有不容擬議者

而人多歌王者之德百世而思猶新美

斯愛愛斯傳洵非文王不及此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

純（賦也此亦祭文王之詩）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賦也何之爲假聲之轉也恤之爲溢聲之訛也言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存[illegible]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道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忘也）

周書考朕昭子刑乃單父祖德周公相成

王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

告之先儒說文德上合天體下衍子孫總

明純亦不已之意亦妙然非聖德於天命

正欲世懋其德者有助曾孫以不已意在

○乾文言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七字贊

天此則一言蔽之曰純猶呈矣兩稱帝謂

文王明乎文心天心有一無二孫親承帝

命來生則翼翼小心仰上天而昭事衍爲

奕葉之鴻休歿則亹亹令聞在左右以於

昭垂爲燕貽之阜黏試一仰思之使文純

[illegible]源曰上四句言文王與天一也後四句言已與後王皆當法文王不已之德也何以恤我不敢必詳我其收之幸辭也駿惠自期之辭篤又望後人之辭也

我維神之所恫也將必默諭我於冲漠[illegible]

我敢不亟爲收乎收得始放得曰駿惠太

放則又虞其薄也故曰篤曾孫篤之一天

培之也天何心哉文何心哉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頌本成功後告神顧言子孫修德保乘

上慰祖考之神故天作曰子孫保之此

則曰曾孫篤之非空空護文也孫以及

孫歷嗣服泝源遠惠以繼惠愈篤厚[illegible]

不忘方是廟祀登歌大主意

嚴華谷曰清明潔淨不穢雜間斷也不已[illegible]大光明而以典言者德寓於法也○[illegible]齋曰文王之法實啓有周之祚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

禎（賦也此亦祭文王之詩）

典者致治之具也獨文王本心法爲治法

故頌文典者先言維清緝熙記曰清明在

躬志氣如神乃能以明之不已曲直赴之

而典以垂祖宗所創在此子孫所守亦在

此自始祀迄有成太府藏之奕葉仍之所

謂鳳鳴麟囿未足爲祥而典實其祥矣蓋

輔慶源曰典謂法度文章遺祀亦在其中故下便說肇祀周之典文王始之公成之此其為禎祥也大矣

祥者吉之先見者也正與肇字相應言下便見得後人當永寶此祥意

維清一章五句

詩首二句言文典當法下乃表其所以當法處專重贊文德上因前章有合太平之說恐冲主漸有侈心故急急以周典為禎迹杜其萌也夫至治無形聖謨有則固不當以文物視之而以禎祥視之以此為訓而後世猶有附會祥瑞事

鳳凰集京師天書降鴟尾以誣其主者噫

小序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周公居攝七年而致政成王乃祭祖考戒諸侯○嚴華谷曰助祭諸侯錫我以福豈徒目前淺近計哉蓋惠我無疆之休使世世永保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賦也

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

一人撫運百辟承休當必有崇報焉使樹代者不必樹道楔則樹立有幾修職者不必修德意則光昭謂何若烈文辟公貢承世而無序不可忘矣只今啓廟貌而相予祀者誰秉文德而錫祉福者誰籍于無疆

徐玠甫曰疏其孫封以專利無靡以傷財則武王之所崇也○朱善城曰烈文美其德錫福褒其功無封靡致其戒崇之皇之厚其報所以為忠厚之至

直出休於烝許則夫嘉惠我子若孫者非辟公不有此○為一國君故稱辟畢五等之爵故稱公然此章只說得助祭者之功報功意都在下兩節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言汝能無封靡于爾邦則王當尊汝又念汝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汝之子孫繼序而益大之也

頂上來我賴辟公以有助難我子孫皆賴辟公則豈斬侵淫明還施乎能廢倫便是

可嘉至夫礪山帶河增其式廓則是廉於取民儉於持己而偏有豐於立功者是用使其後裔亦能與我子孫俱永永豈過也哉

黃勉齋曰此成王廣勵諸侯不盡之意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又言莫强於人莫顯於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用此道也此戒飭而勸勉之也

無競不顯時說只在戒諸侯身上說看來四方訓之百辟刑之明白說天子況註有

黃勉齋曰遷岐之役曰帝省其山曰帝遷明德曰帝作邦作對又曰天作以岐可以周而天又使太王之遷也段氏曰始作之固自天終保之係乎人○[illegible]源曰山爲[illegible][illegible]世治謂[illegible]也太王荒之而亦曰彼作雖太王與天同功也經始計後已其[illegible]動周宜守之而勿失

王介甫曰先王之於諸侯也欲其[illegible]績則厲矣撫其[illegible][illegible]則中國尊矣欲其四方訓四辟刑則各能以德著有訓胥徵也

確據總是王之念辟公也樞機惟人與偕可以自立乎與辟公共勉之不自勉而使自於封靡其過小不自勉而使王上不能助致相全之意其罪大末咏前王曰無忘固諷然以一體之諍動之感愛人以德者正不忘其功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首美辟公能佐王業而錫福無疆使我子孫蒙其休次美辟公能謹侯度而崇

王大功使爾子孫亦繼其序末章方說我與汝今日入廟而思所謂繼序皇之庶幾後先矧豆者其我子孫並受福無疆也必如此始見周報功之大

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賦也此祭太王之詩

時周業隆矣因祀而思本則自太王始基代興所難者未有勢耳天予以地特於創立時奮其氣而發其端是曰作定宅立廟

鄭東谷曰高山謂岐也書曰道岍及岐至于荊山天作[illegible]高山使民[illegible]以利爲物太王自豳遷岐[illegible]作人之歸其德深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而五倍其利

及治田居民皆太王開天荒事業故亦曰作矣惟文王領得創業艱難大意所以康之使太王安其心至於今日之岐非復如前未荒度之高山也然懷保怡開繼體克勤猶恐墮成績而不克保況若子孫乎此詩三之字兩矣字要體味首說高山到後纔出岐字妙若曰太王以前不知有岐山也太王以後始知有岐山也吾思太王而又及文王以後愈無不知有岐山也創業

固難守成不易尚其念哉

天作一章七句

誦詩須替一決先要識取大意如此篇未荒云高既康始云夷蓋高山爲禽獸窟穴人所望而却步夷行則爲帝王旺地人所攖而思據故以保之提醒子孫使能如文王無忘太王可也參讀皇矣作之屏之八句想太王當年多少血汗精神後人那得輕易而忘阻

竹邨公曰歸上稱成王於明堂之誥○朱豊氏曰不敢康以心言有此心成宏深靜密之德有此德成緝續光明之業所以基天命在心所以繼二后在心故以單厥心終焉今日能安天下而保所受者又成王之勝也

朱元晦曰昊天有成命之類便是康王詩而今都要解那成王做成王業費盡氣力要從王業上說去不知怎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賦也二后文武也成王名誦此章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詩也

一命也非天無以承非人無以受其受之托於心也猶室之憑於基也我周之命天在成之矣一受自文而咸和以能盡不敢盤游之心也再受自武而肯定以能盡不敢泄忘之心也至於成王何如哉只憑一點不敢康天命循夙夜為乘除而王心氣

夙夜為通復浩浩乎在宥者廣淵淵乎藏密者固於都哉為緝為熙亦既無不罄之心以戲豫昊天者矣人知二后之靖天下也抑知其不敢康者靖之乎甚矣基之能永厥受也文作室武肯構成則其桔据綢繆以者所成者故頌成王之烈嘗不在二后下矣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此康王以後之詩

要說成王必從二后說起此周家締造

輔氏曰文王之祀既不敢同后稷于郊又無配天神于宗廟之禮故特尊其祀者明堂也所其禰禮至矣○呂伯恭曰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成先言天○劉安成曰天比文為尊故不敢必天之享以其右言之

王業視夏商為特厚也櫛風沐雨之艱神勞則蹶起佚則驕生故世之不靖皆繇康貽之而心之不盡又以敢為之使天命而可以敢康受也則誦穆穆者不必曰緝熙敬止誦執競亦不必曰緝熙純嘏矣維予小子學有緝熙于光明矣成王之言乎始終一不敢康夙夜匪懈以長靖二后之字心法治法與天一敬大王荒度多有未竟之緒非嗣武者曷

慰其志事故文王康之二后受命全憑無斁之心在繼體者儼接其淵源故成王不敢康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賦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也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

全詩首享帝次享親而終之幾幸其常享總要見得宗祀之禮之至得所據乃以可行明所重乃以可久敢頌大享者直寫其心無已有如此者○主之者天也祀天不

劉須溪曰、詳從言之、以見取法之甚也。○輔廣源曰、[illegible]此所云爲動作。不敢忘文王。○劉安成曰、文王其天命爲親、故知文必享祭而以此享言之。○朱豐城曰、其疑辭既決辭。雖不敢必也、親可必也。

李三山曰、雖享吾祭、亦豈可自滿哉。故當夙夜畏懼怵惕。

敢從簡褻故奉持以將之全蒸以享之羊
人飾饋示敬也牛人授職示豫也有皇上
帝或其祭而右之誠不在物上在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
享之 儀式刑皆法也嘏錫福也
向嘗曰駿惠我文王矣文王本靖民之忠
以制爲典者也典在文亦在四方安而文
亦安伊嘏文王今日願我將願我享令其
勤於訓典之中當必歆其意於牛羊之外

文既右之節從天右之司想也益天親文
而文親我大雅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便爲
宗祀明堂下根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承上來天親交享平日何德而復此休繼
今當何修而毋負此意也耶夙與夜寐緝
秉儀恪一心凜凜承天若隕性栓而不必
右我將享而不必右者但有時時儀式
刑典永言保之可云仁孝之思亦可云時

東元嶼曰、爲壇而祭謂天于屋下而以[illegible]祭之。謂帝[illegible]以上可謂不在[illegible]配天、祭以儀然聚天之神而言之則曰上帝[illegible]祀武上配帝惟以父也。

孔仲達曰、武王述守天下方始作時邁之樂歌。○劉安成曰、何以知爲述守之事。以時邁。○徐氏曰、[illegible]而受之。○嚴華谷曰、有天下曰[illegible]之稱便其王也。

務之勤雖然天不可必必諸文文不可恃
恃乎我乎祀者殆有深會矣
我將一章十句 東萊呂氏曰於天庶幾其饗之不敢加一詞焉於父則肯儀式其典法文王所以法天也乎儻惟肯畏天之威畏天所以畏文王也
我之於人者甚難天之乘我者甚易勞
頭就我將我享豈第藉牛羊犧牲爲齎
慰乎帝求冀其天心文典正其燕天者
一也儀式刑不專指奉祀時但到天饗享

後愈加兢兢無違于文典此宗祀配天
要旨也時作是解仰指法文典說日靖
之治與伊嘏之綏夙夜以之而已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 賦也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
定天下之志者存乎政新天下之政者存
乎時武王代商四年同將以須號令而一
天下之人心也不識天心簡在何屬果以
我爲子否乎下一其字便見天不言須有
行與事示之詎容自承○周官六年五服

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燔柴以祀天望祭故于巡守之方具位考以辨之而植表于中剛體旁招以菁茅藉置茅縕設表者是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右尊序次

[illegible]曰序有秩予之懷[illegible]神[illegible]祭[illegible]諸侯[illegible]神則懷柔人神各得其所信乎王[illegible]

實字緊頂其字來初術度而後乃有權衡耳維時于邁猶之乎出震也爲天之子則居震位植震令所至亦莫不震且疊爲祭法有天下者祭百神懷之以信柔之以秩故自百神及河視諸侯嶽視三公者皆若天吏受職然豈復如向者請命不易維王哉信乎人神稱后乃眞于天稱子矣故曰允王維后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又言明昭乎我周也既以慶讓黜陟之典式序在位之諸侯又收斂其干戈弓矢而益求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則誠允王之能保天命矣

[illegible]山曰孟子載巡狩入其疆而農讓行所式序也武王取天下矣必求文德以寵中國可以保天下

前節告祭之禮此肆覲之典也王制不順不敬者黜地削爵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諸發秋奉新天子功令亦既式序在位矣干戈餘怒之具可弗逞也弓矢威遠之物可弗試也以親以遜期與諸夏習教率爲當無疆惟休之時而猶屢無疆惟卹之神如此與天其子之允相符而所爲震疊懷柔者不亦永永保之哉故知時邁非偶然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 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則此詩乃武王之世周公所作也外傳又曰金奏肆夏天子以饗元侯也

陳永嘉曰觀歌方終有岳之行此詩是告祭命辭因其時而褒服諸侯故與他廟樂不同[illegible]齋曰時邁之作見武王所以得天下保天下[illegible]規也頌成功者人告武成此[illegible]之詩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此褒勳之實[illegible]所象君臣在王受命于周[illegible]武序[illegible]武修文歸馬於牛[illegible]戢[illegible]信率[illegible]民王教悼信明義崇德報功此非懿德以保之乎

詩書並載巡守虞嗣唐而帝然於揖讓爲創無故受人之天下何以綏之使不疑周繼商而王然於征誅爲因相沿取人之天下何以鎭之使不駭此時邁所爲作也代天行事萬邦作則瀆會祭告有典黜陟殷最有法偃武修文有敘肆夏奏而武所以定天下者所以承天[illegible]

李三山曰天行健人君亦自强然後可以成功

李三山曰[illegible]昭臨四方無所不察也

偶然哉要說得鄭重○天其子武武直
父天時賢云入之子以克家為纘序而
職不職驗諸家天之子以保邦為右序
而職不職驗諸邦精確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賦也

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競強也

聖王法天立極道必隆乎萬世而後之保
天下者總亦得天下者之所貽其精神德
澤舉有異焉顧命峻而神升淵思而恪事

于以為載福履休之符奕世一軌無如我
周三后甚盛具存斯稿○於爍哉武王乾
健其本神武其略此眞不拔之烈全自不
息中出一傳而以緝熙顯者成再傳而以
咨揚顯者康皆天作之君也然惟統一開
基併不煩子孫閒關十功在執競之主
耳故下文單接成康另說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斤斤明之察也

武首出乘乾德為天下之至健而萬國以

陸雅谷曰此言樂作而神福之次言禮行而神申福之也○李三山曰既醉既飽祭祭終而飲福耳

胡慶源曰武王持心自强故其能强于功烈之盛非內外之符也成康之顯明克君豈無自武下以與有成康之德斤斤亦有無競意順上顯字作樂以祭既祭而無降福之來多而無厭者誠無不息明不已故

堂成康纘序備離體為天下之至明而四
方以昭故維烈與是皇德並茂焉○制作
備於二君自朝廷迄邦國海隅名器等威
如干等物秤稱物斤斤焉錙銖不爽此為
成康之明也

鐘鼓喤喤磬筦將將降福穰穰 和也衆也多也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福之多而愈益謹重是以既醉既飽而福祿之來反覆而不厭也

凡廟中舉樂動神聽也大典行而堂上堂

下無不節之奏福自以降其繁多凡祭必
告虔通神氣也休嘉侈而迎牲送尸無不
嚴之虔福愈以來其反覆爰須三后而遍
請之如此

執競一章十四句 此昭王以後之詩

革命事開自武繼統遞及成康勤亂則
見神威際治轉思文德蓋三后之德顯
是功其功德即是福非聲之能和且樂
也德順應者原無乖戾故稱喤喤德統

小序曰后稷配天也○劉安成曰克配如文之克明德○朱元晦曰立即書所謂烝民乃粒爾指后稷言○曹魏斎曰天地能生之不能養之則亦無遂其生矣惟稷能以養人故○段氏曰詩言來牟者二蓋麥熟最先占一歲之豐稔又正闕乏之時故養民以此為善○李三山曰此當而教之也民無恒產因無恒心矣

同者自無渙散故稱將將降而爲穰穰則
如幾如式非簡簡乎洽而爲豐洵有壬
有林非反反乎誠非一世之所能包而
竟已○小序專言祀武穅氏并自彼成
康作武成而安之解似不如統三后頌
周之盛爲長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
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賦也文有文德也立粒通極德之至也貽
遺也來小麥牟大麥也乃上帝之命以

徧養下民者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
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也

通章只重配天下皆明配天之實也開口
說思文便與陳常時夏一氣貫到要想稷
何以配天而稱文蓋文王不在星辰雲漢
在生成率育登萬世於休明稷文亦不在
教迪倫修在仰替天工育萬民于乃粒自
來牟種降而地文天稷文地向微稷則嘉
種不夷于豐草乎明暘不詘于鹵莽乎帝
將家爲論而富教不囿于疆界乎後世譾

濮氏曰此郊祀獻后稷之樂歌祭天官有詩而今亡矣決不可以與天有成命當之

司徒敷敎者僉曰契先之夷夔後之也然
能令蚩蚩時亦顧化否乃知率育即以陳
常而徧德之風全本稼穡有相中爾○當
年樹藝五穀如何单提來牟乾爲金二麥
金旺則生𣆶則死謂之首種故春秋無麥
書冬至郊祀正麥生時此化工莫大之文
也故贊思文而特舉之

思文一章八句

周祀唯稷與文得配郊禘爲並重天生

烝民而思以粒之者其心也立民體得
天心固是爾極下又從中抽出二麥來
總說他養民形容功用極處爲關鍵第
一文章不須補綴詩書禮樂上○粒米
興則民依隱府事功歌皆隱乾坤若爲
之閉僿粒既興則嘉種暢親賢樂利亦
暢宇宙若爲之開宜信乎配天之烈偉
也文哉稷乎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輔廣曰：舊說無詩特命農官詩，周人以農事開國，重其事也，當時成法布于天下，況后稷教民于群臣或有未知故命之

朱公遷曰：此詩兩言嗟嗟，謂百官農副皆不敬爾，於是戒之曰時至則治爾毋猶田，亦難見也，況既受明賜于上，然當知明皇保而收在秋，孟將奄忽閒耳，言豐積之，然以勸勉之也。○李三山曰：惟能庤乃錢鎛乃能有銍艾之望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賦也

嗟嗟重嘆。此戒農官之詩。先言王有成法以賜女，女當來咨度也。

此詩成王申戒農官也。農者國家之本務，然下重之不若上使之重之，故未言先嗟，且一嗟不已而重復之，總是個敬字。○臣工所司者民事，亦王事也。以爲小民之食業當敬，以爲王之所勤則尤當敬。王方于爾平釐成，來咨來度，如何可忽。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保介，蓋農官之副也。莫春，斗柄建辰，言三月當治其新畬矣。然麥已將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而又將賜我新畬以豐年也。於是命甸徒具農器以治其新畬，而又將忽見其收成也。

頂上來咨茹，維何其法，有三土沃而不犂，與瘠土同；時至而不爭，與失時同；人多而不事事，與無人同。嗟嗟保介，當於麥熟之候，拜天明賜，舉乘時撫，而亦不易春乎，而年不僅豐乎。敬之敬之，爲之歌干耦以幾衆，爲之歌芟柞以省勞，爲之歌耆有盈寬以歆利。錢鎛具，銍艾咸，庶其衆人勤而恤私。爾臣工斯可謂敬爾在公也已。慎無輕視農業，而聽農自爲計哉。○保介助王耕藉者。一歲反草曰菑，二歲始田曰新，三歲成熟曰畬。錢，銚也，耕以起土。鎛，柄長尺，其耨六寸，入苗間能去其草。銍以穫禾，可用於穀。

劉須溪曰：嗟嗟臣工，至來咨來茹，未有所屬也。王嗟嗟保介，則進從而欲其附民事，如觀雜而問之，如何新如何畬以下，則又述其相與勞勸之意焉

朱公遷曰：此詩與成王藉則成王以後之詩，成王既藉田官而戒命之，後王復遵其法而

臣工一章十五句

首釐成咨茹，責成之專，使推諉不得；次何求如何，詰問之切，使鹵莽不得；又次命衆奄觀，督促之急，使蹉跎不得。總來提起司農正副精神，早晚有工，始終有程，轉盼容易，偷惰後悔何及，只了得一敬字。不敬則虛王釐而并虛帝惠矣。敬公爲主，莫之春句亦最重。

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

畫取之地無遺利人無遺力此豈衆所以可必○趙格庵曰按遂人云百夫有洫十夫有溝意鄉遂在郊遠近間六軍所從出必是平原廣野可盡為萬夫之田有溝有洫又有途

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賦也此詩亦戒農官之詩蓋成王始置田官而嘗戒命之也蓋耕本以二人為耦今合一川之衆為言萬人畢出并力齊心民曰雨我公田而君曰駿發爾私交相忠愛如此

全篇單重在率字一直貫到末句任率之事與上篇敬字意同非懼廢官也懼廢農也看着臣工保介說爾所受者何王之舊章乎噫嘻我成王既以地界爾即并任地之功而界之既以衆授爾亦并任人之一略而授之不猶然昭假也哉此念念重穀

詩正　卷八上　二十一

更不越先耕後播一法惟三十里與十千成王不能盡假之故嘗假其率是農夫者為播穀計令發有不駿駿發有不終則將有不布種之地也令耕有不服服耕有不耦又必將有不力田之夫也謂昭假何昭假是明訓下是成規句句要婉而切○私本不好字而然於擔荷事任却用得着故以此鼓舞之耦不只並作直須有豊凶與共鄉田同井之誼

贊申公曰噫嘻康王孟春祈穀上帝以成王配享之詩也○趙慶源曰既昭假爾言昔時成王嘗戒命之矣發私田服耕事亦皆農官之已事

噫嘻一章八句

一章分兩截看識事以制既重田官之建而明徵其辭因立紀法之旁總來援舊訓以申飭之者播必始於耕耕必貴於編兩意盡之矣不然農無專官則既衆無法不虛王昭假初意乎○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即其樂歌也非此刻于頌無謂矣

詩正　卷八上　二十二

[illegible]在西郊故曰西[illegible]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賦也 振群飛貌雝澤也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其容貌修整亦如鷺之潔白也

我周禋祀祼將皆王臣也亦有人焉戾止而耳目頓易斯何人乎皓彩靡容振鷺若為之繪影仙姿映碧西雝若為之旌心我客望周京玄車白馬而來式臨先朝文獻之靄不減二代瑚璉之色獨留行容也歟哉○武王求禹後得東樓公封于杞其殷則以武庚叛而更封微子于宋也

□曰此所謂愛人以德也成王告微子
以國咸休又曰俾我有周無斁皆此意

晉紹聞曰必存二代後者尊其先世俾承祀
而不絶且以示天下公器又使時君常以爲
[illegible]鑒耳

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其
國也

說一箇客字便與本朝臣子不同在彼儼
然主也在此猶然賓也今於其來以此推
彼合彼於此誰爲無惡斁而有譽耶庶幾
夙與夜寐使神明忠質之胄色澤精英不
隨懷感之河山共寂而丰神氣象得與再
傳之禮樂俱新譽其永有終乎蓋旣戾止
時蚤已卜之矣賢哉我客何其直教我以
闢修而併示我以湶雪之原耶西雝振鷺
吾于斯殆有深情也夫

振鷺一章八句

此詩不特使二代有血食見他子孫一
似喜其來助有先世風周德其至矣乎
然玩庶幾終譽等句又以經武庚之叛
中帶有規意不應只作讃美看○容整
譽永明是德但說出德來反無味須從
一見而喜永無間言含無限眷戀容輿

□□曰此詩蓋言收入之多得以供祭祀
□百禮者皆豐年所致田祖先農方社所賜
故降福歸功於神焉○曹盧陵曰洽百神
非特祭而已養賢享賓亦在其中

小序曰秋冬報也○輔子[illegible]曰豐年載芟皆
非宗廟之詩然烝畀祖妣則所以能進乎先
祖者皆方蜡社稷之功耳

意思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
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illegible]
穀而[illegible]下濕而宜者數萬至萬曰億數
億至億曰秭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

周家農事開國何年無美利之徵備無以
告成取盈而居歆助順不可謂豐登之爲
言固可昭太平之盛亦將普民力之存維
茲箕畢調雨暘若高下咸宜矣坻京崇積
矣辨之酒正供之醴人畀之幽無不被靈
之明無不展寧止食農人寧婦子也乎陰
陽變化之外別有玄工造物明賜之中獨
嘗純備是以書大有曰豐稱上瑞曰福優
神麻日降而象庶徵曰皆歌之咏之所以
報之者深矣○周禮職方氏雍冀宜黍稷
揚宜稌酒正辨三酒清以供祭五齊之物
唯醴最濁云

豐年一章七句

備物以致用者人明賜以大惠者神也

詩蓋報神休而後豐年之福也雨暘時
若萬寶告成當日堯九年湯七年那討
得豐登氣象也天雨珠饑不可食雨玉
寒不可襦似此百室盈止真是寶貝故
俗云賽賽詩亦云報賽重一皆字見得
大順之世無處不可見神之休惟有禓
功以昭格頌德以答主靈已爾。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 賦也序以此為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
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既

備乃奏簫管備舉 應小鞞田大鼓也鞉如鼓而小有柄圉亦作敔狀如伏虎櫟之以止樂者也簫編小竹為之管如篴併兩而吹之者也
大旨在合祖上肅雝祖聽句是頭腦我客
只是形容其盛處○樂作象成作樂而合
奏于祖告成也君明樂官官明樂音音發
於器器麗於懸懸與器俱備而奏之皆又
有條管以相間也陳其小則大者可知動
其纖則洪者又可知夫而後有象可觀音
可聽矣○樂作陽也以陰數成之樂止陰

濮氏曰王者功成作樂而始合奏于祖廟此工歌也○朱豐城曰重言有瞽見非一人作在周庭○孔仲達曰植者為虡橫者為栒大板謂業樹五采之羽以為文畫繒為翣戴以璧明堂位所記周之璧翣○郭景純曰柷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連底挏之止其聲名也敔以木長尺櫟之敔其名也○王介甫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參差象鳳翼

也以陽數成之
嘒嘒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
觀厥成 成樂闋也如簫韶九成之成獨言二王後者猶以是為盛耳
承上樂器具備來美哉嘒嘒乎其音和也
皦如曰肅純繹曰雝總嘒嘒之奏曰和鳴
即此為樂成了雖聲元動靜非有瞽所諭
在天功德非有瞽所悉而先祖聽之我客
亦觀之自今以後永觀厥成其入物以精
微也不既為太和洋溢之區哉夫猶是歷

庭闕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
不和敬閭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
順而辟雝膠膠其一變矣乎

有瞽一章十三句

周人祖文而宗武合祖者合乎文王也
文德雍雍肅肅到此俱從管絃于羽中
鳴舞而出故在天之靈聽之亦有悠然
無憾者祖曰聽客曰觀聲容都妙武樂
六成孔子所謂盡美者想亦在此

朱元勝曰成樂之一終也○曹魁齋曰永觀厥成觀之無厭數也○謝疊山曰舜作樂必曰虞賓在位祖考來格武作樂亦曰先祖是聽我客戾止以先代之後與先祖並尊之至矣

濮氏曰如言樂官中言樂器終言樂聲厥成○朱豐城曰樂聲嘒嘒而和鳴故幽有以感神明有以感人

彭居安曰子孫祭先祖九州物味罔不備然樂歌必言其所與之地取所產而祭之示不忘本亦以見其所嗜也○嚴華谷曰卅鍼之序言取之深也解頤新語云魚有潛

潘駿源曰魚澤物之美者故祭以致孝焉月令但有季冬之文季春薦鮪乃序祝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鰷鱨鰋鯉以享以祀以介景福賦也潛槮也蓋積柴養魚使得隱藏因以薄圍取之也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季春薦鮪于寢廟此其樂歌也

爲祭者當潛邊豆朱于王咸皆其文也蒙如以和宗之心祀之而用鱣鮪之屬矣存故祭必告于宗子稾魚曰商鮮魚曰脡厥惟漆沮魚所從出乃入廟而有足深者遠邇黔黎未生家室未有至此則河山統焉風物一焉西顧乃眷高山乃作向說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茲且大饗其王事惟以魚享而魚若幸逢故主惟以漆沮之魚享而祖亦若無異親嘗豈繁數物輒當孝思很云享祀介福乎哉○北方魚少故鱣鮪非如瓜菹只備用耳

潛一章六句

此亦爲其時食也全重在漆沮爲祀澤所鍾故綿及若日皆云漆沮天子以此爲湯沐邑氣特王而產特多謂之沮則

劉安成曰諸侯之來者非一故以雝雝言其和至止於廟中故以肅肅言其敬

嚴華谷曰言將天下歡心以奉先王也○王介甫曰廣牡猶大肥腯之謂

魚亦沐其恩波如近代放生所非人可得而恣取也賢斯守者爲祭斯取爾○祭於廟以神道事之薦於寢以人道事之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賦也

此武王祭文王之詩

武王既定天下特祀文王祔祀文母行天子禮也右烈考是主當重發宣哲節實繇烈考德裕後見來是以烈考右烈考特於

徹祭時歸本頌之若混用祀先公獨贊劉考文王亦必有愀然者即歌雝奚取乎○廟貌一新冠裳生色合辟公之和敬以相天子恍見今日與濟濟辟王我髦士規制不同處

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言此和敬之諸侯薦大牲以助我之祭事而大哉之文王庶其享之以安我孝子之心也

此是上下聯絡文天子事先生先生安孝子皆因偶國之歡心非以其物也連右烈

考及文母者已都在此了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北美 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故能安人以及於天而克昌其後嗣

今日一祭孝子之心實天之心也烈考之心又實烈考之德也從穆穆者想之儼然與今耗恍在目前以此成治群黎莫圖咸降通後不其昌矣乎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宮文 王昌厥後而安之以眉壽助之以多福使我得以右於烈考文母也

詩正 卷八上 二十九

昌後如何壽祉是也所以綏且介者仍宣哲文武之貽也以此來祭烈考在上文母在側辟公相於下而于一人如恤如集於几筵楥楨之間人見予考享與尊養並至而孰知皆昌考之道德昌之哉不然我之眉壽未可邀也能協雝肅而來廣牡乎我愈不敢忘烈考矣

雝一章十六句 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以為即此詩

王者之祭所以修其祀典者孝子事也

謝枋得曰燕及皇天則陰陽和而風雨時日月光而星辰淨○輔慶源曰惟通與知盡人之道文武備君德者能盡之亦只曰乃文乃武而已人道立故天道成天之佑君莫大乎昌以賢子孫是則能昌後嗣

朱善廣曰集禧於人文之宣哲有以盡人事顯於德文之文武有以備德其效下安人上及天而遠昌後則所被者廣矣故能安我介我使我得右享烈考文母於不匱正餘乎業下見目前后之資也

鄭康成曰徹者諸侯○周頌曰以文母配烈考烈考為文王無疑此詩為武王祭文王之詩亦無疑

而所以得修其祀典者非孝子能也從王必須得人以祀先王自能得天以昌後句句要從天子穆穆心苗裏想出他孝思來歸本到文王纔透骨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鞗革有鶬休有烈光 賦也軾前曰和旂上曰鈴央央有鶬皆聲和也此詩

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

先王以覲禮同邦國以祀禮孝人心此本是諸侯來朝也詩却為助祭而作故聽以

詩正 卷八上 三十

率見昭考為主○成王嗣服周公相之以有制作而今王之載見者乃曰求厥章使知仁孝之至通下文考亨綏熙都紹得若蓋辟王者祀法之宗也來與王章朝典始重故精白之誠昭於物采而德容之秩宜於輿衛一時見聞不以顯邦家之光乎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 周廟文王當穆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考此乃言王率諸侯以祭武王廟也

維時辟王者曰今之廟非我昭考廟乎于

小序曰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輔勉齋曰稱慶賞刑威以制萬國者辟王也故諸侯來朝求典章焉

朱善廣曰來朝以辨等也乃率之祀武王何○先王者法度之所從出而宗廟者又禮法之所懸施

輔廣源曰凡若此者皆是有德之諸侯助祭以致之而使我繼續以明之純嘏則又全備於多福也

□□曰奏天平宗親備親莫天平寧神與天平得四海之歡心○彭蠡陵曰諧求朝意氣慌悅真服辭明所謂休有烈光乳庫之以見於廟以致遵而助祭

一人將邀惠龍光爲宗廟重而昭考饗
之威猶在昭考式序之典猶新也唯率見
于廟助祭獎爲内以度料邀爲孝外以綏
儕壯爲享無非求致皇考之假焉已□豈
有宅擬說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
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又言孝享以介眉壽而受多福歸德于
諸侯之詞猶烈文之意也
來者本是諸侯偏從載見辟王說起壽崇

祐本是辟王又從烈文辟公說入非合辟
公爲孝享何能成辟王之孝而困以遵法
循度亦因以獲福豈非處處章法緊環
載見一章十四句
新君踐祚人心玩愒易開直提示以求
厥章一言式刑者前王之法制綏保者
前王之伊嘏其綸禮者則合協國之猷
心也誰曰爲辟公翊哉正助一人以動
作求世德之思而明一人亦永率□□

小序曰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孔仲達曰客止一人而重言之是丁寧殷勤以示尊也敦琢治玉之名明尊其所往故擇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

張氏曰宿宿者凡一宿者再信信者凡再宿者亦再也○嚴華谷曰樂其留之久恐其去之速也

章之念也萬壽無疆俾爾戩穀伊誰力
乎自非率見昭考奚以有此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 賦也
殷尚白族其卿大夫從行者也此微子來見祖廟之詩而此一節言其始至也
有客句提出看周既承帝命九州悉臣執
復有分抗於庭者乎惟宋作賓王家天下
假以威福而不臣焉比其廟見而事也厥
是稱有客有客云禮恭隆矣後面無非主
人挽留及尊禮意末二句繫有深情○曰

其馬昭世守也望而知爲客之儀邀其度
愼選擇也望而知爲客之旅寧唯是尚質
遺風愀然如見且使我於穆清廟爛然生
輝玆客也何忍令其遽去哉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受之縶以縶其馬
賦也 一宿曰宿再宿曰信此一節言其將去也
一宿再宿總要見客不能久留光景一旦
而告行矣恐萋且者旅紛然戒僕夫以就
道旦亦白者馬不將望故國以絕塵乎予

蔣悌生曰敬字從之也微子用其先王之禮服禮樂又異乎列國諸侯矣〇王介甫曰既有淫威則所享福亦大故曰降福孔夷

輔廣源曰[illegible]敬慎威儀又以行文[illegible]其德[illegible]之如此[illegible]也[illegible]之[illegible]文而勸[illegible]

其如客何客又如予何受祿無疆[illegible]能
鑒此哀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旣有淫威降福孔夷之受
無已也左右綏之言所以安而留之者無
方也純亦先王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
縶之不遂甚而爲追追之不已甚而爲左
右之綏予烏乎用其情哉曷亦思夫[illegible]
者千八百國皆先代與繼厥封丘矣至不
拜不名以禘以頌用禮樂而侔天子有[illegible]
人如客者予卽不敢言思客能不爲[illegible]
存繼絶也耶言外仍有一段厚意補寫不

盡處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庚不祿殷無客矣而庶胄立焉人知
抱器以行爲存殷也然爲從[illegible]周黃之
爲鼓柂周懸之爲瑚六周簋而八之爲
俎椇周增而房之惟此周乘殷乘輅
客也而馬猶殷之遺意在斯乎其旅只
帶說不平一說淫威孔夷言尊禮如此

客亦何嫌何疑而不爲少留是武庚誅
後恐微子不安歟以安之歟又云湯之
告廟予有慚德周客微子其有慚心者
得都有意見然反失却愛客本懷了俱
不必從

李三山曰大武之意在於止戈大武之詩在於止殺也〇陳定宇曰武王丕承文德故不[illegible]武爲武而以止殺致定爲武武烈之中實有文德鑠焉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
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獻也周公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言實文王開之而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也
此太武首章武以止戈爲文故曰允文[illegible]

後又曰勝殷遏劉皆言其用武之意非謂
武功文王之文臨河而讓渡也武王之文
涉深而拯溺也順以行文謂文逆以行文
謂武一而已〇開手說無競維烈卽勝殷
遏劉贊詞但想誰開之而且誰受之四者
攸同三分有二明白文有可爲機括然而
文不爲也武王繼之於是悉承其不忍受
之節而弱肩夫不得已之圖泰誓陳師牧
野進戰以敵則克以殺則止而暴事除而

嚴華谷曰：此頌言文王之德，不可無武王之功，爲奏大武而言之。維清言周之成功，皆本於文王之德，爲奏象武而言之，各有攸當。○曹勉齋曰：孔子語賓牟賈，以武樂始於總干而山立，終於周道四達，禮樂交通，豈止武功而已哉。

民率安。蒸是獨夫焰熄，永清化行矣。於湯有光，與天同運。不有開之統，於何肇？不有繼之功，亦於何定哉？是則武之爲武也。○勝殷遏劉，易傳所謂神武不殺者，是武成載文王克成厥勳，予小子其承厥志，與此詩一意。若必曰文王無取天下之心，豈是腐見。

武一章七句 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

君道衰於殷，而後王道隆於周。大武一奏，固將紀治定功成之象，以舞之萬世也。文王既以先天下之武，武王庶以後天下之文。伐暴昭此義，弔民布其仁，民安而天下安，王業亦安矣。武王無競之烈，不於是而大定乎？箋訓耆爲老，王肅年成功，說不如詮言勝殷遏劉爲著矣。致其，如鶴以成大一統之功，二代精神都透出。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輔廣源曰：周至成王，將王業雖成，天下雖治，而其心常若未成未治也。如此，所以知武王之繼述爲於身能孝。

陳氏曰：事親如在者，終身慕親之孝，沒而念爲祀。祀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孝存不忘乎心，安得不僾乎？惟武王之孝有此心，故成王之孝亦不忘此心。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 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賦也。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也。嬛與煢同，無所依怙之意。

全詩孝是繼序，底主意敬是克孝底工夫。武王念皇祖，念即敬也；成王夙夜敬止，敬即念也。末思字即孝思之孝，與念字雖[illegible]妙在冲齡立志，便能爲永世之計。○首三句自叙，愀然哀情未已也。因此而思必使予小子之繼皇考者，能如皇考之念皇祖，然後可，而豈易及哉？於乎皇考，固永世克孝者也。下節正法皇考之實。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承上文言武王之孝思，所謂見堯於牆，見堯於羹也。

孝思能爲永言，則于京之配，求志事於戶庭；嗣服之昭，恍生存於陟降，豈非以敬爲息有如此哉？維予小子何敢言孝，惟是凛凛厥心，有嚴日監，彷彿皇考永世已耳，故曰夙夜敬止。

劉安成曰成王因見於廟對越祖考慨然自念而嘆既曰於乎皇考又曰於乎皇王感慨係之矣。

小序曰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劉安成曰此篇與訪落敬之小毖四詩詞意相承。

悉山曰自訪予至判渙皆是仰先王之遺德嘆渺茫之涼薄若前昔之高遠也○胡新安曰維予小子而下則悲惻懷憎如見之形容成王思慕纏綿微婉懇切曲盡孺慕矣

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皇王兼指文武也承上文言

今日所繼者論續父則皇考之家也論繼

君則皇王之序也天實右序豈可自學不

予而忘非不忘序也不忘皇王也否則新

以克孝哉其有心夙夜者殆即有心於此

也已不惟念考抑復念祖孝哉嗣王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孝子之繼先也常有所不忘於心況其

在入廟之際乎孔廷根桷觸物動懸矣

刻忘爲名爲衆實終不免於墜世業也

舜五十猶慕孔子稱其大孝後此維武

王爲達孝則武王陟降庭止直繼文王

之止孝者歟成王思兼文武故不曰繼

統而曰繼序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

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

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也

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群臣之意

小序曰訪落嗣王謀於廟也○輔廣蘇曰上篇言將繼其祖考之詩此篇謀所以繼之之詩○陳定宇曰武王陟降庭止成王紹庭上下陟降厥家惟能夙夜敬止如見武王之見文者而紹武王於家庭也二詩語意相照

人君天下之本始即位又作君之本此訪

落所爲作首兩句一篇提綱書得下悠哉

守得家法二者相須說悠哉未有艾恐其

道遠難及也忪忪黽勉就之非力不足則

是才不繼如何能團聚自身上來此正成王

會用工夫能識此中味不然便只見得多

事耳多難隱隱指武庚一事討惟有紹述

皇考外內之道庶幾仰賴丕承保安明

顯此身焉耳○宮室始成曰落嗣服亦云

昔伊尹告太甲新服厥命唯新厥德召公

告王亦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

命於庭於家正與判渙相照有以繼之見

爲遠實非遠也以保則無危亡之憂以明

則無昏眾之患

訪落一章十二句

落字極重昭考數大之遺始此小子作

求之緒亦始此顧懸昭考出之道以任

在可領而懸朕身率之神理轉輾難見

仰而思之，蓋除凡庶謂奉以周旋，罔敢
失墜，從身以及宮符從皇考，以求保明
於判渙中，幾幸萬一，有過乎之，就之，或
者多難，可勝乎所望，諸臣不棄其孤而
肯辱教焉，即皇考之恤我，不加於此矣。
段段要不脫訪落意，方於上，言分曉。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
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厭也，成王受群臣之戒而述其言

全詩雖進戒語，都要出自嗣王口吻，原頭

詩經正　卷八上　三十九

只一敬字得力，在不聰兩字，結束在章末
二句，佳。蓋初幸群臣啓其端，終願群臣竟
其說也。○成王心渾是敬，故不罪言敬者。
豈惟不罪，將誦習之而不厭；豈惟不厭，抑
體味之而有餘。嘗時弼王者一再曰敬之，
且稱天稱命，以其難進而王曰然，以高高
非天，陟降臨茲，進而王曰然，無非望王乘
敬止便了。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

小序曰：群臣進戒嗣王也。○嚴華谷曰：敬而又敬者，戒之不已也。蓋天道甚明，故予言無常而天命難保。○輔廣源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者，謂高高在上，便見不敬，不敬則自絕於天矣。常敬則見其陟降於已。

元晦曰：日就月將，是日成月長。○輔廣源曰：成王自知其未至，故欲勉學問，庶幾說將

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此乃自答之之辭

群臣之示王者，專望王仔肩德行也。王敢
不爲德行，而所啓廸乎天維顯思天之光
明也。予小子不敢廢敬止，然無如不聰何？
一片光明晦蝕已久，自非將勤補拙，安能
期學有成。予小子愈不敢以不聰廢敬止
也。予曰日有就，願弼予敬者顯而示以如
何就；予曰月有將，願弼予敬者顯而示以
如何將。何也？不聰之人多謂難爲易，亦謂

詩經正　卷八上　四十

高爲非高。然以未緝熙爲緝熙，未光明爲
光明，則德行何願而仔肩亦何期？非顯示
孰從詔之哉？始終惟群工是佛而已。○佛
家謂六根中唯耳根圓通，即大光明境界。
易剝之上曰：聰不明也。聖如孔子，六十而
耳順，合此參悟了了。

敬之一章十二句

古來堯兢舜業，不過一敬，這裏予其
文王於緝熙敬止，最爲敬法。大約皆就

貴於已者，莫於入。書廣則大學明明德以及乎天下，無可及矣。詩中學有緝熙于光明句最好。

陳定宇曰：戒王以天當敬者，臣之忠也；答臣以未能敬者，君之謙也。學求進於光明而臣願示以德之顯行，則天不在高，高在吾心矣。敬天孰大於是。

蘇子繇曰成王始信管蔡而疑周公既而悟其姦故曰予其懲而毖後患也○朱元勝曰予不可使而使之則是自求辛螫矣始信爲桃蟲及其拚飛則維鳥矣以比信二叔其禍如此

、王曰敬勝怠勝亦此意也此章日就月將又是學肩敬底法然人主見爲已聰者其敬力必微日月去我而不之覺矣詩緊關在此着眼○學記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又曲禮獻鳥者佛其首佛主拗戾而弗之從也有說成王望群臣毋徒以冥順而從解亦好

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賦也此亦防落之意成王自言予何所懲而謹後患乎此其所當懲者蓋指管蔡之事也然我方幼沖未堪多難而又集於辛苦之地群臣柰何舍我而弗肯救

詩首尾是正意中間用兩喻言到底不說破延訪情事而惝怳憂危溢於言表章法特妙天下事有未然有已然而已然中未然者又存焉任心境轉變信目物轉移忘機而機即中於所忘忽微而微即潰於所忽予初不知有辛螫與拚飛也今乃懲之然亦僅知如此耳莫知其袛也天下之

小序曰嗣王求助也○劉安成曰不以蜂爲小而使之則後無辛螫之患不信桃蟲之小則後無拚飛之患篇名特加一小字

負毒而爲蜂匿形而竊桃蟲者豈少哉蓋予所以懲前毖後者極難耳嗟乎家之多難正自未堪將如集蓼何哉諸臣其忍弗救我○註桃蟲鷦鷯小鳥巢於葦苕係之以髮以麻紩之如刺襪然故名襪雀埤雅名工雀又名女匠俗呼巧婦皆本此基作翻爲雕

小毖一章八句　小毖者謹之於小則大患無繇至矣

骨肉之間未可明言故不言二叔負恩

而寓言蜂鳥形倚之外未能逆料故不言二叔胎禍而歸之自求肇允悔不察流言而輕信以疑周公也又悔不去二叔而輕任以黨祿父也想當時辟管叔囚蔡降霍而誅武庚然康叔未泣於殷旄父未宇於東九里之獻民尚未降心於仔肩西國之多士猶思慕乎先王其曰多難集蓼宜然哉

小序曰春耕田而祈社稷也○鄭康成曰耤田王載耒耜天子千畝諸侯百畝耤者借也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　賦也除草曰芟除木曰柞澤澤解散也

騷華谷曰自古以來皆如此猶此以往光屬力耆也○劉安成曰進言田事所來者遠

胡新安曰此與良耜詩不過閔耕種之勞序以之爲春藉田而祈社稷非告神樂歌也若拘拘於祈報則感發之意微矣

小序曰秋報社稷也○劉安成曰一節言始

稍薄而百禮殺用享猶然則曝盧其野之風無能繼此乎焉勝腆酺頌聲之文何繇引躬於得勸今何拜而萬億其豐年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言非獨此處有此祭昔之事非獨今時有今豐年之盛猶言自古有年也

從前面說來以力田若此以善慶若今一見之已爲盛事況乎力田者匪獨此而善慶亦匪獨今也豈非亘古休徵乎竊恐芟作耘耔之功主伯亞旅之力當不能及此意者神之所爲末句正祭祀本旨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人亦有言農趾不獲又曰力田不如逢年蓋耕不勤耘不力農夫責也勤且力矣而年不順成禮隨歲殺則非農也神也然則今以勸之古以慶之人知逢年屬神不知力田處便自有神相之力甚大就此而思所始斯不勝箴志之懼矣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 賦也畟畟嚴利也

鄭二節言苗生

山曰此言婦子行饁之勞與所盛之物

毛氏曰笠所以禦暑雨○孔仲達曰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之草○彭隆陵曰此見其芟草爲力耘耔民之狀也○劉安成曰此節言苗盛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說見上篇

此篇分段與前篇大略相似玩味振古如茲續古之人兩句不言祈報而祈報自存然前篇說到禮數此更說向婦子直追淳龐景色宛有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意○豐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由庚未奏豳風未可歌也爰命旬師師帥庶人終畝土膏一動而負耜者往焉此何爲哉爲南畝也無何百穀播矣聚種而數合生在地茲始

其始事歟

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 饟饋也

氣行於天資具於地農夫蓋爲婦子計耳乃婦子之來寧視農夫特甚爾觴持饟而來相餉於途以不腆之物進若儕若慰庶幾快睹克敏以茂乃黍稷云

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 糾然笠之輕舉也趙刺也薅去也荼陸草蓼水草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 毒氣朽敗土熱而苗盛

鄭康成曰如墉如櫛言積之高大且相比近祀百室者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劉安成曰六節言收穫之多而齊也七節言其樂豊稔

縉子蘇曰以似以續與來歲繼往歲也續古之人無幾不替其先也

縮覩其笠遊穫於風日者數以鱣再覩其芸鎛堅忍於田功者深以剌詠處夫荼蓼之種雜處以茂相竊也而荼蓼且朽矣我黍與與我稷翼翼不自此並茂乎噫是可以穫矣○鋪爲鋤趙有急疾意

穫之挃挃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 挃挃穫聲也栗栗積之密也櫛理髮器百室一族之人也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穫之而刈於畝積之而滿於場如墉者孰

爲崇如櫛者孰爲比不且開百室而百室盈邪憶初俶載時引領期祝亦求寧婦子止耳今而後何幸載筐及筥者即其會哺鼓腹者乎伊誰之功何可不思

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黃牛黑脣曰犉捄曲貌續謂續先祖以奉祭祀

從前倉廩實樂利蕃固其人事哉皆神之明賜也用是將奉牲以告色本一王之制取其方角仍祭祀之常取其正非邀福也

縉子蘇曰詩可以興厥發人善志也先言勤勞後言逸樂使勤者忘其勞而怠者亦知以自勵

黃從諫曰承祭群禁而整齊行禮服習而有序有器而式而甘言威儀敬靜而體飭如是則宜得壽考之福

夫子欲承先祀有不敢廢也微祥所弗道而放而行者原本耕田鑿井之遺混沌固漸流而經而循者正守仁人孝子之實故不徒曰似續且曰續古之人此日以往願似者似續者續世世其誦良耜之咏於不衰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古之人知稽事之重也勸相之外輔以鬼神蓋鬼神以爲徒則事可守百貨競

極老弱之力亦可致故神地道者敎民美報而必使千古共尊其事此良耜之作

緊緊與載芟並傳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賦也絲衣祭服也紑絜貌載戴也弁爵弁也士祭於王之服鼐大鼎鼒小鼎也吳譁也此亦祭而飲酒之詩

全詩總見箇敬雖士祭本王者作主士敬皆王敬則獲福亦與王同休重祭不重飲

李三山曰此章上五句未祭之先整絜謹敕下四句既祭之後敬謹如此則祭時之謹禮可知矣

絲衣賓尸而用則主於獻士也小宗伯兹祭有常儀今此絲取絜弁取順絜志而恭順之士行之吾見其濟蹌肅廟肥腯香祖基修以稱爲貴未祭已然迨祭畢而飲三獻用和兕觥如此旨酒柔溫克不譁不敖繼周士始終是敬然後神之鑒之授以爵祉覆以懿德胡耇考終洋洋乎獲休哉同非敬何能襄王祀不且愧此衣弁也夫○

玄衣纁裳皆絲弁色赤微黑如爵頭然基

者廟門內西夾室之基與西階相直處壺設東序籩豆陳東房几席及敦陳西廂士次第省畢往於基告主人壺籩豆告濯几席告具而已牲鼎俱在門外鼎當門居牲北牲鼎南少近西士往門外視牲畢反基告充肥又出外舉鼎羃而視之還入基告絜此禮之次也兕觥罰爵賦乃設而無用孫助祭謹禮而不吳不敖爾

絲衣一章九句

[illegible]華谷曰初則遵養後則蹻蹻酌其時措之宜也○楊復源曰頌武功而言其初與勝俱霸不見有跡直至時節到來既耗光采然後一著戎衣而天下翕然此所以爲武王之武[illegible]受能而嗣之不先時而動不後時而[illegible]之川武也能如是是亦武王也已

均清廟之祭也正祭禮重使顯相助之一歌顯相緝祭禮輕使士助之歌絲衣此詩疑與鳧鷖同用也祭謂之繹者士以助告虔事事不敢不繹乃觀終事而向也舉觶實觶卒虔卒獲之制奉行於三獻後者惟其敬久而儀善萬年與純嘏偕臧多士休而王心用是大慰又誰謂繹之用輕乎哉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

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酌也此亦頌武王之詩

此詩歌大勺而以酌名篇全從時字着眼乘時有二候曰晦曰熙而所以宰之則惟一念曰公王業也師統也而即龍德也維時商澤俱傾人心共憤天子西顧之餘虎賁鷹揚具附而且魚躍於舟而且烏流於屋於鑠哉非王師乎稍有利天下之心孟津一會而舉所發之龍不可王曰未斷以

輔氏曰詩本樂章與舞人爲節故以詩爲舞
之節○蹈曰方其未可遵養時晦見其可而
後[illegible]之所以爲酌也

示公也龍未見爲潛時當處晦迨其躍而
後飛時則熙矣而王於是用之矣化也雲
爲離螭騰躍然固王所肇造哉乘六既以
御天得一乃以垂後武惟秉公成功嗣王
亦惟公是師猶三后之貽孫而祖兩朝之
鉅遜其效法正不在武而在養晦雖謂酌
王之龍即我龍焉可矣○註中龍訓寵公
訓事近賢依本字解恰於時酌都合更覺
有趣味總之武功不須說得妙處全在一

晦然用晦得明故人不以爲天下之大變
而以爲千古之一時即用嗣允師非專用
介也

酌一章八句 酌即勺也内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爲節而舞也然此詩與賚般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耳

勺舞言成王能酌文武之道以保太平
之治也乾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時晦時
熙卷舒豫我斯所爲乘龍御天者邪明
夷三之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而大

王介甫曰師之所處而嚴量其爲武也展乎
人之武矣○曹粹齋曰天祚有周因匪懈然
所以致此者蓋得士以爲用也○朱豐城曰
詩言於昭于天者二左惟以文之神言此以
武之德言惟文有維新之命而武有代商之
命

小序曰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嚴華谷曰
[illegible]新語云成王制作於是作詩歌其事以

象曰用晦而明直寫武王心事與此詩
一一符合唯聖人能知聖人前後都妙

武王說嗣王法之意輕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
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

賦也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而武王克商則除害以安天下此亦頌武王之功

劈頭說綏萬邦便知爲屢致大有之兩[illegible]
識者深有意乎屢待殷士之報即此誅代
商而王何論其他益聖王之取天下非以

利之即聖王之誅天下亦非以怒之也天
鑒其意而歆其聲可不謂桓桓之功哉吾
獨謂公天下者無所忌於士而能重用之
特維勝國之士祿位如故也完聚如故也
保任不疑武王眞桓桓矣大武實代商者
也滅人之宗而仍用其臣子是宜爲君則
亦惟於以四方有以大服天下之心耳何
論其他

桓一章九句 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六章

言於武王耳

劉公瑾曰述武王大封于廟之詩爲大武二成

伐暴用賢總只爲安民計總是公天下底所賜微定兩字重保士以定之正所以綏之此中善體匪解之命不以屬己而遂已厥家家字熟得妙王者直把天下與家看做一般左傳僖十九年衛大旱寗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豊此其證歟賢之所歸民亦歸之天安得而不武是命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賦也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

詩雖兼文武只就武發心事根文德來不並重兩繹思醒動人要想文王日昃觀成以成厥功我能受之何敢專享于時紛爵雖五分土維三以賞元勳大小輕重相制實賴庶邦戮力藩屏爲此舉也時已非復商政之舊矣諸臣可不繹思乎顧安茲革土者若徒列公侯自顯庸罔克念紹大命其若先王何亦惟是退而深維恪命共職

劉安成曰昔武王封賞而推本文德所謂以文武之功亦若大武首章兼頌文武之德

無替先王之功則社稷之福也人知文承勤止周不王而其臣不侯孰知武不大封治不長而其祚能永乎下武維周詩所以並頌爾

賚一章六句

賚爲封建歌也大學誦前王不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不忘卽繹思意詩重言者遡堂構所自來卽命祿所自往人宜從註兩解且看做篤緊要爲

求定計更把聖王一段孝思埋沒了君臣父子閒有可深思而未可明言者不有諸臣何有今日不有文考何有諸臣不有時周之命何有文考正不忍底功之不續於後人也諸臣可以勸矣○烏古功臣難御者二恩寵已極智勇足恃雖慈惠不足厭其非望之心時勢方定事會可乘併聲靈不能弭其勃發之志一經抽繹二患都銷以此警諸侯抑亦

賁勉齋曰得天下必告於名山大川禮也况革命之主乎故首末皆言周命○劉安成曰上四句言巡狩而祭告河嶽事下四句言巡狩而朝會諸侯事

[illegible]曰般遊也○嚴華谷曰酌與賚般一[illegible]大武中之一篇

諸侯自爲正之道歟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 賦也允以敷天之下莫不有望於我故聚而朝之乎嶽之下言各其意乎

機開於積久則發數騰乎勝氣則降於皇哉我時周乎王者革命必有效其義而新其事諸凡改朔易制治曆正書皆欲示入歸往之端也特以封傳祠於神明告成功於百物從山嶽始何也典廢無常富其會

者斯爲尊而因華遊所値其主者斯爲貴於皇哉我時周之命乎旹天率土能不對是而益凜凜哉○巡四嶽而周之故名般般者旋也登高柴望柴祀上帝望祀山川惟事畢受朝特着敷天二句該重歸朝會上

般一章七句

新王受命之印正寰區屬望之初時邁我周率玆群后激憩山靈假道河伯若是登高遠涉不憚勤歟既以仁而易暴復用德而止戈此我周之一時也旹天更始王度新攜帝命集焉夫祭告會同之事亦何異於殷也哉而時則維周之命矣權有所獨專斯政有所獨一蓋聖人道洽而應章固應歟此豈與夫後世東封西禪粉倆太平者等乎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桂林詩正卷八上終

孔仲達曰頌者名爲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王新安曰魯頌皆美其君不宗廟無預其詩似用以無變此頌之變也

輔漢卿曰僖公備作魯侯夫人亦心既遠所感必厚大凡富厚之事非輕易淺者所能致○呂東萊曰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效昔者此非獨駉馬而已

桂林詩正卷八下

武林後學顧懋樊霖調甫編著

魯頌四之四

魯少皞之墟在禹貢徐州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魯於是乎有頌以爲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獨閟宮一篇爲僖公之詩或曰魯之無風何也比於先代故廢其不陳其詩當時列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

魯無風而有頌天子禮之爾然頌之變甚於雅之亡夫子刪詩存魯頌使後世必有見其非者非謂頌言盡當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驈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 賦也驪馬白跨曰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由其立心之遠稱文公秉心塞淵而騋牝三千亦此意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思馬斯才 賦也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赤黃曰騂青黑曰騏

思本內而外應乎物君心一有所注則宇內精神才術奔應恐後不獨一馬也而就

段氏曰苟思焉而馬善則凡自思慮之所及者無不善矣○彭蠡陵曰夫子教人學詩法思無邪一言乃學者之樞要

龍山曰僖公以誠心故言思無疆無期無斁無邪馬之所以臧才作徂者其效也與無間

牧馬有可悅思者國有六閑能思則閑廄皆上駟馬有四種能思則種種皆名驥良馬尚容朝祀以之於此有忠臣孝子之思戎馬尚力行列以之於此有扞外衛內之思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有駱有駵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思馬斯作 賦也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鬣曰駱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賦也陰白雜毛曰駰彤白雜毛曰騢陰淺黑色豪在骭而白也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

田馬所尚者疾也而振柔起懦有思斯作矣戎馬所尚者健也而憂國卹民有思斯徂矣駉駉者無所不行亦唯無所不思故鉅細兼成民物並阜岡知駉馬之頌其頌化原也夫

駉四章章八句

以馬養馬圉師之職也馬調而無害以

人養馬較人之能也馬郡而善思以思
養馬人君之感也馬壹而多異古者按
圖索駿色具而後用營用營而後行利
故駕之車而有彭彭然臧驅馳善也伾
伾然才彊力剛也繹繹然作絹亘長也
祛祛然徂奔逸絕塵而千里一息也斯
畢以歸之思參天兩地不厭恢必世三
年不厭遠旰食宵衣不厭疼定業北本
不厭莊以思馬者而思政萬物一馬也

萬事一牧也魯侯之思能極其變有如
此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
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興也

肥強貌鷺鷺羽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鷺
胴同鼓聲之深長也胥皆而起舞以相樂
也此燕飲而
頌禱之詞也

首兩節燕飲三節頌禱于胥樂兮是主賓
重到自今伊始四句則交儆之意未嘗不
寓頌禱中也○君臣相得自古爲難此特

劉氏曰此篇燕飲之詩唯末章自今以始下
則頌禱詞○歐陽永叔曰明明猶明其職事也
取其僚案有威儀也○鄭氏曰鷺白之臣
群集於朝君與飲酒以鼓節之咽咽然

因所乘起興者曰彼駜然者四馬皆黃矣
臣乘此而來夙馬祖識夜焉斜度在公勤
職亦既綏以肅矣於是燕而下集如鷺
淵深如鼓醉而起舞樂也何如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
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興也

振作鷺羽
如飛也

上節猶言在公明明今此乘牡來者直云
飲酒于在公之所欽洽得毋易醉乎翁以

仍鷺振而更飛揚仍鼓咽而轉歸遲甚至
不醉引滿極量方歸所謂胥樂豈有進
焉者矣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
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興也青驪曰駽有
有年也穀善也

頂上來德威禮恭分明泰交景色自然小
人樂利而君子親賢世宙雍熙樂事於此
駢集矣以君燕臣以臣禱君即頌豈腴哉

劉氏曰上章醉言舞以樂成之也此章醉言
歸以禮節之也

輔氏曰願其君富且有後也○嚴氏曰
魯民如此治道得失復何爲哉皆自此年穀
豐登子孫相承力於爲善則無疆之休

輔廣源曰來衞者乘馬因與在公明明嶺孫曰一心以承休德也故其符爲萬民之[illegible]遠貽孫子爲後世之慮深此詩所以喻矣

○看來歲有之辭兆自飲酒有穀之慶足於明明一日可卜千古夫子不得而刪焉

有駜三章章九句

伐木采蹲蹲舞我湛露歡不醉無歸旣醉則顧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而此詩兼之君樂臣樂百姓樂子孫樂純是歡忻鬯遂郤從禮樂節宣出來政不獨爲勤爲能啟治而豈豫亦足興邦矣是謂之于胥樂兮庶無一入一時一處而非樂也。

鄭康成曰泮之言半也○李迂山曰國人無長幼皆從公而往如漢明帝臨辟雍觀者擁[illegible]八闗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輔廣源曰首二章本其始而言魯侯與民至泮宮也三章後方言飲酒頌禱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賦其事以起興也諸侯之學東西南方有水以其半於辟廱故曰泮水此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詞也

國家文教武功並重而德威道化相成全詩說魯侯涖泮事却以服遠因之故是可頌而明德尤全章本領涖學全要明德到服遠方了得箇明德來○我魯泮宮一敢風氣華開思樂哉公且親執詩書臨涖其中而旂茷茷而鸞聲噦噦非僅飾其儀而已試思當日翠華初御小大咸從何人心之鼓舞若是蓋必有以致之乃不虛此一往者。

黃氏曰魯人非樂泮水也樂公之所而人才輔以成就也○劉安成曰二章言魯侯至泮而和其笑語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賦其事以起興也

兵威無如德教德教無先學宮業已小大

從邁矣聽睹於焉咸集馬之蹻蹻猶外也至德音之孔昭色笑儼如春風而匪伊教者是何如之陶鑄歟洪範而康而色惟善以教人者爲能

鍾惺曰唯難老可以一長道而服群醜○輔廣源曰首祈其壽考次祈其功業亦莫皆[illegible]服醜者衆便令得濡爽在其中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群醜賦其事以起興也茆江南人謂之蓴菜者也長道猶大道也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也

一人宴矣於上簪裾紛集於旁何所稱頌滿飲此觴文將何以祝之亦惟曰國有長

李三山曰內能愼德外能愼儀表裏盡善民所以則之○劉安成曰頌公之化其民孝其祖以求福祿也

輔慶源曰此魯侯與群臣燕飲泮宮時而詩人欲其能獲淮夷之功耳○司馬文貫曰受成訊馘於學先禮義而後勇力也○李迂山曰有者道學藝才在此飲酒在此受成在此獻功在此則學不徒講有關風化多矣

君克盡君道永爲群醜主國人其共彬彬

大化中乎下文武都從此兩節着根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賦也 烈祖 周公魯公也

明德威儀不平惟敬明乃能敬愼也民何則乎亦是則其敬爾順治爲威嚴之本穆穆其析衛之能是允文也而卽允武矣下格祖求祜亦不分看蓋福祿無有大於孝者況靡不孝乎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皐陶在泮獻囚 賦也 馘所格者之左耳也蓋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

仍從克明其德說起泮宮一作而綏歌之地卽是禦侮之場他年韜鈐明乎反於以獻馘獻囚卽此焉在誰非魯侯以敬作忠之力歟○馘是不服底人只須武臣截取其耳囚是既獲底人更受訊而斷罪唯明允如皐陶始得獻之

王介甫曰遐服而拂之也○朱豐城曰淮夷爲患自伯禽已然故詩人頌禱必至狄彼東南而後可無愧于烈祖○曹氏曰並進而獻烝烝合而大之皇皇然○李三山曰征伐有交爭者必告治獄之官惟其心廣未嘗爭惟在泮獻功而已

輔慶源曰此章又頌其器械修整乘龍勤陣將淮夷其善而無有違命者未成以獻囚馘獻豈終不可獲故將魯想爲所獲未有以豚之也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訩在泮獻功 賦也 德心善意也狄猶逖也不吳不揚肅也不告于訩師克而和不爭功也

多士卽小大從邁者德心克廣亦卽本色矣伊敎中來濟濟皇皇便自桓桓作忠當是時遠征淮夷有衆盛而無諠佛方消威功者推能其又何競焉全重濟濟德心上

角弓其觩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旣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賦也 觩弓健貌搜矢疾聲也無斁言競勸也逆違命也

此章備舉弓矢車徒色色精緻人人爭先此群醜感屈者非卽其淮夷攸服者歟武從文出純然以德不以力也所以淮夷悅從而無復作慝自此軍謀堅固度已之德與彼之罪以出兵而終皆歸命向者民之順祖之假卒爲遠人之服已矣○禮大司寇入束矢於朝左傳賜諸侯彤弓一彤矢

劉安成曰辛章願僖公使淮夷順服而來獻也○司馬子長曰龜千歲滿尺二寸○孔仲達曰禹貢徐州淮夷蠙珠暨魚其土不出龜象此兩不屬荊揚而獻龜象南金者非謂淮夷出此物也

胡新安曰僖公作泮宮因舊而修是以不見於春秋而三章以下則朱子以爲頌禱之詞是亦僖公存日詩也

百又云東矢當百箇。

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興也琛寶也元龜尺二寸此章前四句興後四句如行葦首章之例也

從獻功後說到獻琛方是盛詞泮林有黮鴞來食之音變而美是歸我好音也要描寫這光景出來林陰拂乎杯酒倍增呂奚之光逸韵襍乎絃歌猶恊鼓吹之聯此日以往淮夷永服方物畢供不落武功孰振

抑且文德彌隆我公之飲酒未既而小人之于邁者覩光亦無艾也盛矣哉用是爲魯侯頌

泮水八章章八句

全詩爲公涖泮作也士入學攬其芳臭曰采芹於是學文譬則采藻及其久而知道味焉又譬則采茆終主意却歸重到服遠後四章是服遠須知其精神都伏於前四章內了濟濟多士者小大從

嚴華谷曰閟宮猶斯干之意耳序摘詩中復周公之宇一語以通之非事實也○呂藍田曰魯廟非姜嫄廟○孔仲達曰枚枚細密之意言其部隔其材而鑿之加密石焉重穋稙穉末章說之異稱非穀名禹能平水土稷能植種二者俱以利民故謂續禹之事

公之人也式固爾猶者穆穆敬明焉也憬彼淮夷者順道屈服之醜也後武後而中間把允文允武作一箇關紐至于鴞亦變音夷亦來享豈爲魚上下豈弟作人之速亦然耳目前故開首思樂兩字陶鑄性靈與靈臺於樂辟雝意同

閟宮有侐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

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賦也閟深閟也侐清靜也將叙修之故詩人歌詠其事以爲頌禱之詞而推本后稷之生而下及于僖公耳

僖公修廟而作閟宮九章以張大后帝皇祖之眷望祀不祈其福此祠官祝嘏致詞非公意也故亦曰頌○魯業中衰我公慨廟祀之不稱命臣奚斯修之義取深閟象其清而上則肇固下乃輦稍與魯之新

廟哉然魯小宗也而幾與大宗等孫來之矣以配天本自后稷故首推所奉閟宮之祖爲下文封魯張本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賦也無貳無虞猶大明無貳爾心也敦治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也首只推本后稷此又歷敘周家王業之始

鄒子阿曰武王旣有天下推其發盛之所以實始翦商者始因帝王子孫之語而言之邇耳○輔慶源曰一有二心他慮便與天爲二不足致天之屆矣此能治商之衆皆上下一德一心之功爲周室輔則封魯不特爲魯乃爲周計也

格天心而得衆助惟周公有大功殊故成王封伯禽以開魯宇爲周室輔四字[illegible]着色有許大意思在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賦也上旣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言其命魯公而封之也以後皆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

劉安成曰此言自伯禽封魯以至僖公教郊廟而推稱周公在位一年公薨兄繼立三十三年上皇祖在后稷前是指后稷下皇祖在周公後故知是群公

魯自元子受封啟宇王以爲報未盡也乃命孟春得以旂十有二旒郊祀上帝益三十六傳於玆顧就有不忒是宜如我公者乎帝若曰周公旦後有此孝孫其分福于嫡子者福之而周公而下亦用福女東方乎○日月爲常上建之僖公雖仍郊祀而猶以龍旂承祀不敢全僭天子禮也舊位直謂公乘大路載弧韣旂十二旒日月之常祀帝于郊者謬

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賦也嘗而夏楅衡其牛言夙戒也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故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所爲故用騂剛犧尊畫牛於尊腹也毛炰去其毛而炰之也胾切肉也羹肉汁也有菜和者也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如堂房也萬舞名三壽三卿也

詳言一日之祭禮備樂和而祀事於此聞矣正是致敬底實處祀周公以別於祀文

孔氏穎達曰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公羊傳謂周公用白牲魯公用騂剛群公不毛毛不純色也烝有郊之事有全烝王公立飫有房烝親宴燕乃有殽烝全者載牲一體殽體解節折之升房是半體可知○嚴氏曰自閟羽下皆頌詞不虧如日常盈不崩如水常平○濮谷曰願有壽考三卿爲朋皆如岡陵之固祝其君臣同壽也

嚴粲曰魯頌多夸大之詞曰千乘曰三萬不必數盡合也○孔仲達曰貝者水蟲甲有文章皆謂兜鍪以貝爲飾○李三山曰泮水美公能服淮夷而新是事而美之則亦祝頌之詞類此○曹氏曰壽考者相與試用不特作頌而已所用皆老成人也○劉安成曰承前章以祀獲福之意而美公以武功祝公以福壽也

孔仲達曰泰山在齊魯之界其陽則魯陰則齊二國皆以爲望也○曹氏曰龜則鄒之望

武故用白牲祀魯公以赤牡其間用器具設酒殺務使如制都要循恭敬意出來如此孝孫固應錫之以福俾邦永永說到朋三壽齊岡陵豈平等徼求可得

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胄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賦也朱英所以飾矛綠縢所以約弓也二矛重弓備折壞也朱綅所以綴也戎西戎狄北狄荊楚之別號舒其與國也懲艾承禦也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之而祝其昌大壽考也

此章說車徒之衆盛隨能振其武功則亦神實有以禦之乃實寵神所反覆俾公者不過壽臣壽主保所有增所未有而已與上節意較爲恢廓○魯田爲井車有千乘則徒應有十萬曰三萬者不以舉國行也

矛在車左弓在車右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

山蒙則費之東蒙山淮[illegible]諸夷在魯南者同東會並莫敢不率循而順從也

王介甫曰言魯之治東及于海邦南及于淮夷○劉安成曰非魯所有則皆以遂荒發詞而致其願望於公

曹氏曰魯有薛縣而齊孟嘗君食邑於薛嘗先爲魯○孔仲達曰成王賜周公許田爲魯朝宿地近鄭故鄭易之○蘇子繇曰願公盡有以復魯地實其室家臣庶以俾有其國也

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賦也 [illegible]同大東極東也海邦近海之邦也

前稍美祝頌猶虛此則舉其治境內而服遠邦直說到淮夷來同纔是魯侯之功正欲此繼膺戎狄懲荊舒之遺緒也看來都是期望意

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於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賦也泰山龜蒙鳧繹魯之所有其餘則國之東南勢相連屬可以服從之國也

鳧在鄒東南繹在鄒南其北有戎狄東有大東海邦而南則爲荊舒淮夷徐宅蠻貊凡我荒服所甫來歸一順則無不順都本內治修爲主不則亦何能至此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賦也常在薛之旁許許田也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願僖公也令妻聲姜也壽母成風也兒齒齒落更生細者亦壽徵也

[illegible]安成曰此復詳脩廟事與篇首兩句意相首尾○輔慶源曰有所興作而不順民心則興怨讟矣安能致彼如斯之頌禱哉

書稱欽福以壽爲先郎如此詩前兩章誠詳祝君臣齊壽到此稱頌僖公兼壽福康寧之祉於夫妻子母之懽此豈其無因倖獲者哉全要不享祀不忒來皆足降福既多亦其福女之意也特把天錫公純嘏五字領起一直貫下到底邇大夫庶士邦國總只是俾嘗復宇受多祉永難老而已蓋事先享命一禮也神呪天祐一福也須從前看得融液方透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賦也徂來新甫二山名八尺曰尋舄大貌新廟僖公所修之廟奚斯公子魚也曼長碩大也萬民是若順萬民之望也

公之修祖廟於二山取松栢於奚斯董督成然其制備矣爲言乎新祖新龍也丕新既也前此十五王二十六公新廟脊於斯祀後此萬千歲八百年新凡廷於無窮謂之新廟自我公始詩所爲頌爲奕頌曼碩

胡新安曰閟宮頌做殷武而作首原僖公家世大夏承宗祀蕃奕秋復境土極頌其壽考而結之以作新廟與殷武作寢廟結局如出一手但殷武簡而嚴閟宮張而夸耳○輔慶源曰詩人頌公上爲神之所福內爲國人所安外爲夷國所懼而脩舊起廢治其宗廟即其若萬民之望也

○陳傅予長曰宋襄公修行仁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故追述契湯高宗之所以興

而不禁神之飛也說者謂旁而去泝意感然歟○松之爲桷者大則梁柱可知廟後之爲正寢者宏則廟可知教護屬功董其衆役爲奚斯所作制度甚長且大而必曰以順民望則與築怨築怨者不同可知矣帝皇祖之眷宜哉

閟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

人主之禔福必有神俾之天錫之福

厥所繇亦唯人主自致耳魯公修廟受神豈爲邀眖然有魯始於有周有周始於有稷源遠斯流長夫乃上帝依臨而郊特賜爲世世血食不替自公之廟修一新則人感而神應所繫洵匪小矣不然郊禘非禮周公其衰乞日不嘗救乾乎胡此詩錄而不之削也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商頌四之五

契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及紂無道爲武王所滅封其庶

補○[illegible]曰約軝轂飾也錯衡[illegible]門爲則八鸞
言[illegible]下[illegible]者乘車[illegible]鶬鶬然聲和○
[illegible]爲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所謂
得人也降康豐年所謂得天也

我思而成之人何應之速邪至羹豈荊戒
熟矣卻又誠意寓於物既戒既平誠意存
乎人無言無爭黃耇之無疆即由鬷之無
疆也但以爲敬齋一則爲祈福所合耳○
五味和所熟得節曰和羹所銅羹也
約軝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
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之無
而亂考未假下之而祖
考來饗則降福無疆矣
合日者合萬國以祀祖協天心而慶祭之

氣相感大得天人此真無疆之福也果何
德而至此哉以假以享者諸侯而來假來
饗者烈祖也來假者烈祖而將之者烈祖
之孫也下文特把祖孫一體意綰束不得
與邪同看過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嘗者往而意來聲色冥而純嘏錫嗟嗟
烈祖其亦顧此髮旒佩玉祼將駿奔者誰
乎奉烈祖者即烈祖之後胤錫後人者亦

補○子縣曰上言人既助之天又您之然後祖
宗來格而享其祭報之以福故曰此湯孫之
所奉也

補○鄒[illegible]源曰那與烈祖皆祀成湯之樂然那專
言樂此及酒饌爲兩人商祭先始作樂則歌
那既祭而後歌烈祖歟

即烈祖之自錫主鬯有人承佑不違天命
斯所此其所歎顧予烝嘗夫豈偶然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通篇曰思成曰無言正幽明交際祖孫
合漠之時也其以假饗爲顧予飲食將
䏲洋洋如生存者然烈祖存而烈孫之
祜未往因祜舉祭因祭受祜向非烈祖
何以得人何以得天何以得天人合祖
故章首呼嗟嗟烈祖而以是名篇與邪

旨大別○序曰祀中宗也鄭氏謂大戊
有桑榖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
顯之看來那言助祭專指先代之后此
則總言助祭諸侯朱子以末二句同那
當是祀湯近解又以末二句同那不應
是祀湯然定說中宗詩亦未有確據不
如仍從註爲穩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
湯正域彼四方賦也來分玄鳥降武湯以有
武德號之也此亦祭祀宗廟

補○[illegible]成曰此詩推本玄鳥猶周詩推本周人
於帝武其追敘契以及湯亦猶閟宮追敘
后稷以及文武也○鍾華谷曰契封於商

○三代之業生契所以生商也○朱豊城曰契生本於天命湯興亦天命也契受命爵有一國湯受命爲帝有四方但非契無以開前非湯無以繼後故並尊無異辭

○華谷曰域彼四方則九有在其中矣天命湯湯命諸侯成天下也○鄭康成曰武丁修德脈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高宗

之槩而追叙商人之所繇生以及其有天下之故也

一代王業係命曰天然有開先者有集統者有續緒而中興者此詩本欲見商所繇生本湯見商所繇造而總承曰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又曰在武丁孫子明白說者不在武丁命亦幾乎殆矣序云祀高宗難註泛指廟祭尤長○直言天命玄鳥而生契謂之降者若自天來重其祠爲帝然候封也追湯以智勇王天下商書曰布昭聖

武長發曰武王載旆故此直稱以武湯蓄始受命而正域於四方之諸侯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言商之先后受天命不殆故今武丁孫子精輔其福

自帝以正域命武湯而后王君公咸遵約東要荒綏甸共入職方上布伏迄舊耕下啓赫赫維圖肆今武丁孫子不但襲湯號以精餘休抑亦繩湯武而勝任矣此節

朱豊城曰諸侯受命於商王者非一國商王受命於天者亦非一世惟武丁孫子武無不勝故諸侯莫不承湯○嚴華谷曰龍旂十乘見諸侯之尊者言耳

[illegible]之本人心安則四海皆

輔慶源曰承上章言來王者衆見商形勢之盛所居之安如此故又嘆受命無所不宜所以能負荷百福也

爲上下大關鍵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　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建無不奉黍稷以來助祭也

殷尚白又尚玄金乘水殺皆武祥也一用爲湯再用爲丁前云方命厥后方者未旣之義也物久而固而後不易壞故孫子必皆允武諸侯之歸命奔走全從適武靡不勝來○龍旂承糦形容萬國群趨貝象要在人心上看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止居肇開也

王畿歸御而九有提封非要之也殊威震疊可以壓人之跳梁不可以聯人之携貳看箇止字連四海歸王都有心安意肯底意思此豈一武所勝耶

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景山名商所都也員與下篇幅隕義同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何春秋傳作荷

總前看來初猶方命奄有到此來格祁祁

鄒肇敏曰此章與殷武時之格單提出契以明帝命所由始

孔仲達曰此嘆商家孫智不衍者一人○朱豐城曰有商受命其祥在於濬哲相繼之時而其實定於有娀生商之日故契與商人所

則內外之封域不改其初而表裏之山河益增其廓渾頂說殷受命咸宜蓋契有玄德宜受命宅殷湯有武德宜受命正域而武丁有湯德故亦宜受命有人有土而百祿之衍其傳者以是克負而荷之耳向使德不類則命雖常孰能當此咸宜而中興者乎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此詩要頌武丁先說湯要說湯先說契

然湯詳於契而武丁又詳於湯故知是祀高宗也武湯與武王兩武字炤映受命不殆與受命咸宜炤映人心土字是篇中眼目然堯文思舜文明禹文命至湯始溢爲武又曰帝命之豈時異勢殊非武莫勝任乎雖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然亦竟以武功顯矣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

王所有娀又商人所自出也○嚴華谷曰自此方言曰幅自商圖言曰隕

殷湯承叔周稱洛王事王○古人往往以契其深微之稱老氏玄之又玄是也○孔仲達曰國語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玄明契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土○輔廣曰契爲司徒初不見有武事然文武乃君道之極則撥亂之撥武德之驗也受國咸宜而又能循行禮法則爲民儀式何所不備

嚴華谷曰商自契以來天命所向至湯而後與天齊○彭覆陵曰聖敬日躋節節至誠無息

商 賦也言商世世有濬哲之君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國爲中國之竟而幅隕廣大之時有娀氏始大故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室也

全重在湯受命而基於玄王延之相土故有湯則發祥所爲長也三王一德皆其濬哲而伊尹亦惟咸有一德故得並享祀於○首節只原商始事說若曰布昭聖武表正萬邦是宜爲帝所命然何與之暴戾非也自當年大禹錫圭有娀降土蚤已祥開濬哲而命脊生商矣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賦也玄王契也王者追尊之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能循禮不過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相土契之孫也至是而商益大四方諸侯歸之截然整齊矣

此章又敘契與相土時事或開文明之運而化洽域中或揚烈奕之光而威加海外濬哲不獨一湯則受命亦豈始自湯耶言下便逗得不遲式圖意在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

漢氏曰序以為大禘無因言相土若為祫祭則祀事特詳不及伊尹意皆祫祀宗廟而以阿衡配食之宗歟

李三山曰荊為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商室中微往往為患高宗所以討之○輔慶源曰撻彼言能奮於用武也奮伐知所怒也不憚勞不縱殺而使之各居其所所以為商宗之功

王也蓋然非倖成也稽高宗服奉若天命者湯章求元聖與之戮力者尹天有不遲之降而復有卿士之降則造攻鳴條厥載自亳又烏可忽佐命元勳乎左右商王有力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禘也豈其祀於商之世數今猶大禘不及群廟之主此宜為祫祭之詩

長發之頌維商九圍式矣九有截矣厥

群亦既盛矣而追溯本始奕世積德宜主根生然稽其統中敷政載旆秉鉞實阿衡能護聖敬之脉而培濬哲之元其自玄王而下實式憑之至卒同堂並祀猗與休哉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賦也舊說以為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高宗撻然用武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

此詩以伐楚為中興功兼慶民為中興根

曹氏曰禹荒度土功弼成五服則諸侯設都之地皆禹功也○李三山曰夷狄率服則天下無事所先者農事耳觀天子巡狩首以土

[illegible]之功此章言奮荊楚之

本每言祚尼相承極是要之妙總見得嚴宗當有特廟世祀非遜荒無此學問非恭默無此作用○甚哉高宗之材武之懿其祖也楚以號舉狄之也而高宗決策俊之必先奪其險阻險阻奪而後其勢餒焉而後其衆出焉不煩兵刃一舉蕩平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自非以武德屢奮能振王綱於既墜合人心於已離也耶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

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賦也既克之則告之曰雖氐羌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此商之常禮也況汝荊楚曷敢不至哉

商居河維之間荊楚在其南鄉故既克與語爾亦吾儕耳昔成湯之世雖氐羌遠在西戒尚且來享來王此中邦常制誰敢獨廢乎要使荊楚帖然心服不徒武功抑有文告也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賦也來辟來王也適謫通言荊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

桂林詩正八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顧懋樊撰懋樊有熙易丹已著錄是編成於崇禎庚辰博采衆說參以已見然多不根之創解如謂鄭之丰及風雨篇皆齊詩而誤入於鄭丰詩爲小白適莒國人自悔不送而望其歸之詞風雨詩以雞鳴失時比齊之昏亂桓公與仲父相乃晦暝之大際孔子刪詩錄風雨亦猶微管仲之意也如斯之類不知何據而云然至於笙詩六篇竟以束皙補亡列入淆亂經文尤爲乖刺矣